

第一章 红房子

亦琼的家乡，好似一座半岛，被长江和嘉陵江两江合围住。长江从李家沱那边流向市中区的珊瑚坝，经菜园坝火车站、储奇门、望龙门，流到朝天门。嘉陵江从北碚上边流向市中区的牛角沱，经曾家岩、大溪沟、一号桥、临江门，也流到朝天门。清亮亮的嘉陵江水和绿幽幽的长江水在朝天门码头汇合了。汇合处有一道深深的分界线，一边是平静温和的嘉陵江水，一边是波涛翻滚的长江浪。那老大哥的长江，一个卷曲式的裹挟动作，就把嘉陵江拥在了自己腋下。分界线消失了，辽阔的江面是凶猛的波浪和涛声，两江缠绕着朝长江下游流去，把上游的半岛留给重庆市中区的人。

沿着环绕的长江、嘉陵江，半岛上有两条主要的公路，一条从牛角沱经两路口、观音岩、七星岗、较场口到朝天门，另一条从牛角沱经学田湾、大溪沟、一号桥、临江门、沧白路到朝天门，沿江的这两条主要公路成为一条环城公路，它们和两江水一起，弯弯曲曲把半岛紧紧包裹住。

两江水养育的半岛，密密麻麻地住着五十万人口，房子都是倚山而建的，五十年代，环城公路两侧大都是木板房、平房，江边和山崖边的木板房吊脚楼居多。一半房基在土里，一半房基用两根裸露的木头或竹子撑着，这样的房子山城人习以为常，可它常常让平原来的外省人或者成都人倒抽一口冷气，不敢把头探出吊脚楼的窗外看，也不敢轻易在吊脚楼下行走，担心那房子会随时塌下来。

从大溪沟公路走进人和街的支马路，里边座落着一幢四层楼的红砖楼房，俗称红房子。

建国初期，红房子巍然耸立在一片木板房、平房和吊脚楼中间，是那样神气。1954年，亦琼的父亲扛着被卷，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小妹，6岁的老大背着两岁的亦琼，一起从大溪沟江边的木板房搬进这幢翻身工人住的工人宿舍。以后小弟在这里出生。

红房子是木楼板，两头上下，中间是通走廊，两边房间全是单间，每层楼中部有四间公用厨房，每间厨房有一个上下水管，四口烧煤的烟囱灶，一家一口。公用厕所夹在厨房的中间，男女厕所各有两个蹲位，最初是抽水马桶，没用多久就坏了，只得端水用水冲。洗澡就在蹲位上边，把换洗衣服搭在蹲位的小门上。

绝大多数工人家庭都住一间房，屋里安了木头架子的上下铺，大人小孩挤在13平米的房间里。亦琼家住两个单间，仍不可能有孩子自己的空间。按男女性别，父亲和两个男孩住一间，母亲和两个女孩住一间，亦琼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男的女的是有分别的嘛。楼里住着60户人家，大都是公用系统的工人，清洁大队、肥料站、采石场、修缮队、市政公司、机修厂。

红房子位于从大溪沟到观音岩的必经路口。没有从下半城到上半城的直达车，就是有车，城里人也很少坐，有那坐车的8分钱，可以吃顿饭了。从大溪沟爬坡上观音岩，弯弯曲曲有几百级石梯坎。天不渐亮，那些到观音岩外科医院挂号看病的人、出门做活路的人就在红房子外面咔哒咔哒爬梯坎了，下梯坎的脚步声，是一阵嗒嗒嗒的小跑。

睡懒觉是很难的，半夜都有过路的人声。三更、五更还有打更匠报时

的梆子声。打更匠是个精瘦的小老头，住在后阳沟的吊脚楼里，门口搭一架梯子进出。白天他蹲在屋门口的梯子前抽叶子烟，晚上就拿着竹筒出来敲。他站在红房子边上的石梯坎上，“梆—梆—梆—”的竹声，总是对着亦琼家的窗口最先敲起，而后悠悠扬扬地远去。醒了，翻个身又迷迷糊糊睡，母亲却随着梆子声起来做早饭。这回还不起床的孩子就由母亲来叫了：梆子都敲过了，该起床吃饭上学了……

那梆子声，是大人上班，小孩上学的钟点儿，要知道那时候很少人家有钟表呀。

直到有一天，梆子声没有了，红房子的大人小孩都感到奇怪。怎么啦，不敲了，我把钟点儿都忘了。

吊脚楼里传来了老太婆的哭声，红房子的每户人家都凑了三毛钱，给打更匠买了一幅祭帐。后阳沟的半山坡搭起了一座台子，和尚在那里念经，打更匠的儿子跪在地上烧纸钱，缕缕青烟笼罩着灵位上的竹筒和木椎，映着发黄的竹筒在空中升腾。

亦琼、小妹和母亲一起去进城，沿着黄花园、一号桥的马路，爬上之字形的临江门上坡路，头上崖壁是层层叠叠，直到安乐洞、捍卫路山上的吊脚楼，象是镶嵌的岩壁画。脚下的嘉陵江水一动不动，只有水面上漂浮的几大块白色泡沫在缓慢地变化着各种图案，凝固的冰山散开来变成朵朵白云，奔跑的山羊蜷曲着身子竟是一只大白熊。嘉陵江水走得比人还慢，待亦琼她们爬到临江门的城门上，那造纸厂的白色泡沫还停在江心没走。

来到解放碑，亦琼有些辨不了方向了，她死死地盯着解放碑塔顶上的钟，左右环视。来的路是夫子池，大众游艺园，解放碑的右边路口是四层楼的“三八商店”，通较场口，左边路口是两层楼的“群林市场”，通小什字。这是重庆两家最大的百货公司了。对直的路口上去是大阳沟菜市场，再往上是重庆剧场。学校组织他们在那里看过儿童剧《美猴王》，是京剧，亦琼就听懂“美猴王”三个字，但她总算开眼界看到真人演的戏了。

雄伟的解放碑高出了“三八商店”，石碑的顶端四面都是钟，每半小时敲一次。不论哪个方向的人远远的都能看到大钟，迷失了路，径直走到碑前再辨方向。解放碑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修的，这是国民党陪都的一件大事，它成了重庆城的标志。解放碑的街道只能并排走三辆车，很拥挤，很多人坐在碑底下的石阶上休息。有公共汽车从那里经过。碑的上空萦绕着鼎沸的人声、汽车喇叭声、钟声和层层烟霭，给石柱子的解放碑增添了几分仙气。

母亲一手拉着一个女儿的手，绕到解放碑的后面，走进钟表店，买钟。

挑来选去，最后买了10块钱一只的小闹钟，是公鸡啄米的，公鸡头一点一点地啄米，闹钟嘀嗒嘀嗒走。一路上，母女仨沿着临江门的下坡路往回走，江上的白色泡沫没了。亦琼捧着小闹钟，象捧着一个宝贝一样，她和小妹一个捧一会儿。要不是打更匠死了，说不定妈妈还下不了决心买钟呢。

母亲看看钟，又看看女儿，总算办了一件大事，她感到很欣慰。她长得眉清目秀，嘴巴小小的，薄薄的，右鼻孔下有一颗豌豆粒大小的黑痣，衬着和善的面容，更显得慈眉善眼的。看她斯文的动作，沉思的神情，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她是读书人家出身的，其实，她是山里农家的姑娘，一个地道的劳动妇女，40年代初，嫁给城里做工的父亲才来到重庆城的。解放初期扫盲，她认得了自己和儿女的名字。看书是不成的，写更不成。尽管她没有文化，心里却亮堂，极其明理，她是张家儿女的主心骨和保护神。她轻言细语

地对女儿说，有了钟可要好好学习呀，“叫化子养儿——一辈不强二辈强”。

两个女儿嗯嗯地应着。

红房子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红砖早已风化，斑斑驳驳，说红不红，说白不白，说灰不灰，不知道是个啥颜色。只是用手一拈，粉末唰唰地往下掉。楼梯的木头早已磨塌了，陷下去了，没了颜色。地基的柱头被白蚂蚁蛀空了，换木头不成，用水泥加固也不行。终于红房子前面的墙上钉了一块小木牌，此房被白蚂蚁蛀空，属拆迁危房。在90年代的某一个时辰，红房子从山城消失了……

红房子成了真正的永无乡，但它难于从红房子儿女的记忆中抹去。那是他们永存不灭的家园。

个子矮小的母亲嘴里哼着小调“二呀吗二郎山，高呀吗高万丈……”，把手里的一块白底的花布铺在写字台上，用手指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终于拿起来一撕两半，坐在床头，一针一线给亦琼姐妹缝裙子。

裙子布的纱子很粗，买它，图便宜，幅面宽。裙子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红色、蓝色的小圆圈，就象小小的肥皂泡一样。平时，全家都穿补丁衣服，青蓝二色的劳动布、卡其布居多。

母亲说经脏。父亲说牢实。

穿裙子是很希罕的。母亲用牙齿咬断最后一个线头，把缝好的裙子提起来抖了抖，然后到走廊口去叫正在那里做蟋蟀房子的亦琼回家，又对着下面院坝跳房子玩的小妹叫一声，小妹，快回来，穿裙子。

小妹听见穿裙子，丢下脚下修房子的算盘珠子就跑。她穿上裙子，乐得又唱又跳，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然后象小鸟一样飞出去了，她要去院坝给那些玩的小女孩炫耀她的花布裙。

亦琼仍然坐在走廊口，楼板上是一摊碎泥、一把洗锅用的烂竹刷把，她拿着手里的泥巴房子，象在做一件雕塑品一样，慢慢掏空里面的泥，撒下刷把上的竹签，给房子安上窗户，再用一小块碎玻璃做一个滑滑门。小弟蹲在一边看大姐做蟋蟀房子，他要用它去装灶鸡。按山城的方言，蟋蟀叫“灶鸡”。小弟见妈妈连连叫亦琼去穿裙子，就说，大姐在给我做灶鸡房子。

亦琼把一个灶鸡房子做好了，拿给小弟，答应晚饭后一起到后阳沟山坡上捉蟋蟀，把它装到泥巴房子里。

亦琼从地上爬起来，到公用厨房洗去满手的黄泥。母亲也在厨房，对亦琼说，去王妈家看看几点钟了，我得做饭了。亦琼答应一声，好的，脚不沾地地飞起跑到走廊的另一头。

二楼的14户人家，就只有王家有一只老式的挂钟，大家都去那里看时间。各家各户除了晚上睡觉关门外，白天都是不关门的，有的大开着，有的虚掩着，谁都可以自由进出。主人在家可以进出，主人没在家也可以进出，就象出入自己的家门一样随便。谁家吃肉了，谁家来客了，只需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就一目了然了。红房子的隐私是公开的，准确地说，红房子压根就没有隐私。

王家的房门虚掩着，亦琼把着门，探头往墙上的挂钟瞄一眼，正回头要跑，和上得楼来的罗家女撞个满怀。罗开英瞪了亦琼一眼，鬼打慌了呀，撞啥子撞？

亦琼嗯了一声，把话咽回去了。罗伯伯和父亲一个厂，是党员，吃得开的人。罗妈是居民委员，惹不起。罗开珍象她妈，脸上的肉也是横着长的。

亦琼绕过罗开珍，又脚不沾地地飞跑回家。妈，差十分打四点。

亦琼穿上新裙子，还没出门，就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比穿新衣服，可以在穿之前用刷子使劲刷，刷旧一点再穿，免得人笑话。这裙子怎么洗怎么刷呀？再洗再刷也是裙子呀。她浑身上下不自在了，左看右看，不行，不行，连腿都迈不开，还怎么捡煤渣，捞菜叶呀？她急急忙忙脱下裙子，对母亲说，妈，我不喜欢裙子，我还是穿裤子好。

父亲冒火了，有恁个不知好歹的人，你以为穿衣服还有得你挑挑拣拣的，你家开了百货公司啦？他顺手拿起棍子朝亦琼打去。亦琼吓得哇啦啦叫，妈呀，我不穿呀。夺门往走廊里跑。走廊黑咕隆咚的，两边摆满了各家的箩筐、扁担、洗脸架、鸡笼子。亦琼跑得慌张，这里哗啦，那里哐当，磕到撞到的。终于跑到了明亮的走廊口，她扶着木扶栏，一溜滑到楼下。

父亲提着棍子在后面追着打，亦琼在前面拼命逃。边跑边哭边叫，不要打我呀，我没有要好的穿呀！

母亲跑到楼梯口直对父亲嚷，不要打，不要打！

亦琼挨了打，仍是不穿。母亲把牙都咬紧了，死女子，你犟啥子，硬是要你爸打你呀。

做条裙子不容易，你还不穿！

夏天就两件换洗衣服，常常脱了这件，那件从晾衣竿上取下来穿。大家都叫它“等干衣服”。母亲把亦琼的“等干衣服”藏了，就只有裙子，看你穿不穿。

亦琼动也不动裙子，悄悄从柜子里找出冬天的旧棉袄穿在身上，脚上穿着父亲做的皮草鞋，是用废轮胎底剪成鞋底，扎上几块猪皮做的，身上斜肩挎着父亲用消防队的废水龙带镶拼做的书包。书包有棱有角，象是一个帆布工具包。一走动，书包在屁股上打得啪啪啪响。

亦琼穿着棉袄，沿着市设计院的墙根往学校走，汗水顺着脖子淌。

她一进教室，同学就惊呼起来了：哎呀，好怪哟，你怎么穿棉袄？

老师过来摸摸她的头，病了？没有。那怎么夏天穿棉袄？爸妈把衣服藏了。

放学了，老师随亦琼来到红房子，要父母不要勉强她穿裙子。父亲见她身穿棉袄，还惊动了老师，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躲在一边，不好意思笑出声。

在这如花朵般的童年，亦琼就没有穿过任何女孩都喜欢在花裙子，她象男孩一样野，母亲说她是“儿马婆”（假小子）。

说来打孩子是工人家庭必不可少的内容，红房子住家，似乎就没有听说过哪家不打孩子的。那是真正的打，打得惊天动地，尘土飞扬。邻居家的王老汉爱喝酒，喝了酒，就发酒疯，打孩子。父亲节约，滴酒不沾，但脾气暴躁，喜欢打人。他是电工，别人却叫他“铁匠”，说他打孩子象“打铁”一样厉害。没钱了，要打，不如意了，要打，儿女犟了，要打，别人告状了，更要打。抓着什么，用什么打，棍子、火钳、扁担，都是打人的工具。常常不是儿女告饶了，他停手，而是他打累了，才住手。

亦琼四兄妹，挨打最多的自然是老大。他犟，父亲讲不来道理，你犟，我就打。老大被父亲追着满楼逃，从楼上逃到楼下，楼下逃到楼上。十级一层的楼梯，他拼死往下跳，摔得在地上滚，爬起来又跑。楼里的人都给他让路。跑脱了，算他运气，逮住了，一顿死打。谁也不敢去劝张师傅。

打头最方便，敲得梆梆响。老大抱着头在地上滚，象杀猪一样叫。母

亲就在一旁喊，不能打头，不能打头！哪有这样打人的。

父亲不听，仍然使劲敲。

母亲冲上去夺父亲手里的棍子，嘴里喊，你是个打人的疯子，傻子，没有谁象你这样把儿女看得烂贱的了。

老大趁机跑了。父亲见跑了老大，就用棍子、火钳乱打母亲。母亲个矮，棍棍都打在头上。母亲叫，你打吧，打死好了。

老大听见母亲的叫喊，又折回来。父亲又去抓老大。

母亲大吼，你折回来干什么，要找死呀！

老大听了，转过身又跑。

父亲吼道，你还要帮他，老子看你帮！他狠命打母亲。

母亲叫骂起来，你是个“杀人不抽刀——还要搅两转”的阎王，婆娘儿女都不是你的下饭菜！

三个小的，吓得缩在一边。看见棍子落在哥哥和妈妈的身上，就条件反射地大叫一声，跺着脚哭。父亲打累了，扔下棍子，坐一边去喘气。母亲坐在地上哭诉，你是个“铁石心肠——长的不是肉”哟，一点感情都不讲哟，“虎毒不食子”，老虎也毒不过你哟，你妈怎么养你这么个报应哟！

亦琼至今想着父亲打人的情景，还感到心惊肉跳，陡生恨意。

老大跑出去，直到父亲走了，才回家。他走到母亲身边，叫声妈。眼泪扑簌簌掉。

母亲说，老大，你不要那么犟，顺着你爸一点。他没文化，你跟他扳什么死理。他说得对的，你接受，说得不对的，你就听着。

老大嘴里应着，可是他不该打你呀。

母亲流着泪说，他没出到气，是不得停手的。

老大说，妈为我挨打了。

母亲说，妈只希望你争气些，一家人和和气气，妈吃糠咽菜都愿意。

老大说，我会给妈争气的。

母亲去厨房锅里端来热着的饭菜，要老大吃。老大要母亲吃。母亲摇摇头，她吃不下。

看着老大吃饭，母亲又说，老大，不要记你爸的仇。你爸勤快，从不休息，你们吃的，穿的，用的，都得靠他那双手，这个家没有他，你们只有喝西北风。要记仇，该妈的仇最大，他打儿女，就是妈的仇。我不记他的仇，就是看到他勤快。他除了脾气不好，别的都好。要看到他的优点。

老大嘴里包着饭，应着。

母亲又对四个儿女说，我是“一心想梳个光光头，偏偏癞毛不争气”。你们要争气，不要学你爸的坏脾气。“人无心，狠个心，磨子无心安个心”。

四个儿女都流着泪说，记住了。

老大记住母亲的话，怎么也没有被父亲从家里打跑，打散。眼见父母起早贪黑刨生活，“手扳石头脚蹬沙，为儿为女把船拉”，还能离家跑？再说又往哪儿跑？谁家不是一大群孩子，谁希罕收养孩子？“韭菜煮豆腐——一清二楚”，老大心里是很明白的。父亲长期领57.77元的工资，养一家六口，母亲在单位做临时工，有工做时，每月有24元，没工做了，就回到家缝缝补补。

每到月底，父亲唱着自编的歌儿“穷十天，富十天，不穷不富又十天”，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对付到关饷时——那时说发工资是“关饷”，颇有点领

军饷的味——老大就在这时候把他放学拉纤挣来的一把角票双手捧给父亲。爸，给你。父亲捏着皱巴巴的角票，拍拍大儿的头说，老大呀，老大，你真是张家的老大呀！

老大总是浅浅一笑，眼里有潮湿的泪光。是呀，我是老大呀。我还得加油加油再加油，多多地担起家庭的责任呀。

“老大”的名，是被父亲叫出名的，整个红房子都叫他“老大”，传到学校，同学也叫他“老大”，大名倒少有人知道了。

阳光透过被打碎玻璃的窗框，映在教室满是裂缝的旧条桌上，把桌上用刀刻的图案和用笔写的小字照得格外清楚，有的条桌的中间用粉笔划着一道分界线，那是防止邻桌的女生越过的“三八线”。老大的课桌中间没有那道“三八线”，他觉得划它很无聊，自己还有两个妹妹呢，那不等于说她们也该被邻桌的男生揍拳头吗？

他的那张破课桌的上角，笔直地钉着一颗一寸长的铁钉，他不时溜一眼铁钉，钉子头上发出太阳的反光。

上最后一节课了，老大心神不定了，他不断地看那颗铁钉。阳光照在钉子上，映出一道影子直拖到桌子上。在影子的末端，是用钢笔划着的刻度线。太阳绕着钉子转，已经走到第一道刻线了，还有20分钟下课。影子越来越长，到第二道刻线了，还有十分钟下课。老大开始把桌上的书、笔往桌下的书包里塞。鼓鼓囊囊的水龙带书包里装着纤绳。影子走到第三道刻线了，课室外传来放学的摇铃声。老大把书包往肩头一撩，侧着身子通过过道，望一眼台上的老师，第一个跑出教室。

他按住屁股上的书包，撒开光脚丫子就跑，直奔大溪沟码头。码头上河风阵阵，吹拂着他的衣角，好凉快。他双手撂起衣襟，抹一把脸上的汗，从书包里拿出纤绳，理出绳头，弯弯绕绕地斜缠在自己身上，就象斜肩背着一条子弹袋一样。

河边到处停着两个铁轮子的人力板车，有的正在装货，有的已经开始转动了。老大背着纤绳，在板车丛中穿行。

一个板车夫在喊，小崽儿，拉飞蛾！

老大回过头，应一声，来了。他真的象只飞蛾一样，背着纤绳，在沙地上轻轻巧巧地飞，一直飞到装满货的板车前。

板车是山城的主要人力运输工具，从江边拉货到坡上的人民路、枣子岚垭和犹庄巷，四五里路都是上坡，板车常常需要帮忙的临时拉纤人，由车夫付给力钱。在山城，拉纤叫“拉飞蛾”，它既指四人或六人的拉纤阵势形如张开的飞蛾两翅，也指拉纤人临时拉车，象飞蛾一样飞来飞去。很多工人家庭的男孩，都象老大那样放学后去拉飞蛾，挣点角子钱。

亦琼背着竹背篋，到大溪沟江边捞菜叶。她在四维桥的石板路上碰见迎面拉车的哥哥。

只见纤绳象勒进肉里去了一样，老大弓着腰，一只手反身拉着纤绳，另一只手时不时触着满是泥泞的石板地，手和脚都是黑黑的泥浆。石板路下面铺的是通往河边的城市下水道，板车碾在石板上，发出阵阵的空响。老大汗如雨注，和大人一起喊着“嘿唷，嘿唷”的号子。号子声、下水道的流水声和脚踏石板的空响声混成一片，那是这座山城生命的喧哗。老大的书包在板车上象钟摆一样摇来晃去，它的啪嗒啪嗒的声音被巨大的轰响所吞没。

亦琼叫声哥哥，老大抬起头，很费劲地咧开嘴一笑，叫声大妹。亦琼

把背篋卸在石板路边的木板房食店，去帮着推车，板车纹丝不动，她用肩膀去顶，一会儿就满头大汗。老大头低着，倒着眼睛看见亦琼在后面推车，扭过头，使劲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没用，你走。

亦琼重新背上背篋，站在一边，看着高耸如山的板车象蜗牛一样在前面爬行。多年后，亦琼看见板车，就仿佛看见一个拉飞蛾的少年在拉纤，一只手触着地，一只手把着绳，粗壮的号子声中有一道还未变嗓的童音……

老大拉纤回家，肩膀又红又肿，久而久之那里磨起了一层硬皮。他把挣来的硬币摇得哗哗响，对着弟妹做怪相，每人奖赏两个一分或两分的硬币。而后双手捧着一把角票，笑嘻嘻地往母亲怀里一揣。说，妈，给你。

母亲用衣角兜着钱，拉开抽屉，拿出里面的小木盒，把钱倒进里面。盒里装的是菜钱。

母亲坐在那里大致数数多少钱，心里算计着该买些什么东西。

大雾笼罩着嘉陵江，在木船和沙滩上空飘荡。白茫茫的雾幕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些红色、黄色的斑块、圆点。雾在漂移，黑色的人影和红色、黄色的色块也在滚动，时大时小，时滚时停，象是巨大的银幕在上演皮影戏。老大挑着一副空箩筐，在雾中徘徊。他的脸挂上了一层湿雾，眼睫毛上是一排小水珠。他的手冻得象红红的胡萝卜，已经裂开了血口子。

他不时把手放在嘴边哈气，嘴里吐出的热气也化作雾和周围的大雾混成一片。他总是赶前不赶后，他来得实在太早了，看不清哪里是囤船，他要去哪里，只是挑着两筐雾团，在云端里团团转。

太阳好不容易穿透雾层，露出一片没有光芒的红晕，河滩上的雾散了，红澄澄的桔子和金黄色的广柑露出了光艳的笑脸，把缠绕在它们身体缝隙之间的丝丝游雾一点一点地逼退。

雾慢慢退到河边的囤船边了，一溜子摩肩接踵的木船展示着它们的阵容。木船上都搭着半圆形的篾席篷，里面堆满了圆圆的桔子和广柑，它们是头天晚上从嘉陵江的上游北碚、合川划来的。船老板从篷子里钻出来，站在船头上，抬头看看天，一个个冻得黑里透红的脸再也不怕雾团的遮蔽。他们吐出滞留在喉咙里的雾，冲着岸上吆上一嗓子：这里有刚刚运到的桔子，又新鲜又便宜，请到船上来买哟！

一声吆喝，把盘桓在木船中间的薄雾追逐到河中间去了，它们已无力再与滔滔江水抗衡，半推半就地由着嘉陵江水把它们带到下游去。

码头热闹起来，船上开始下货了，搬运夫把一筐又一筐的水果抬到岸上过秤。过秤的人总是有两个，把扁担穿在杆秤的头号秤绳里，一个负责抬扁担，一个负责看秤，报斤数，旁边坐着记数的人。过完秤的桔子倒在河滩的堆栈里，周围用竹篓子拦着。岸上到处堆着桔子，象一座座山一样，等着板车拉，汽车运。

老大挑着箩筐没有往堆栈去，他朝那船上吆喝的船老板奔去。他要上到木船上去买批发。明摆着的要比岸上二老板的货便宜得多，还更新鲜。

老大挑上一担桔子，过木船上的跳板下船。有货的担子不象空箩筐那样好走。江水拍打着木船直晃荡，跳板窄，挑着担子得侧着身子，横着脚走。老大也象扭秧歌一样晃荡着担子，一步步下得船来。

跳板下面全是被人们踩熟了的褐黄色的稀泥，稠得很，粘得很，担着的担子把身子压得直往下沉，脚上的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可是又不能把担子放在烂泥上，老大咬着牙在那里拼命拔鞋，终于没能把脚上的鞋拔起来。

他打着一双赤脚，跌跌撞撞地把担子挑到高坡的干处，然后放下担子，又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烂泥里，用手到泥里去摸鞋。

本就开了血口子的手插进泥里，冷在骨里，痛在心上。咬着牙不能缩手呀。横了心摸呀摸呀，把手肘、胳膊都伸进泥里去了，总算把一双已经穿得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摸到了。老大把摸到的胶鞋拿到江水里去荡一荡，水从大脚趾的鞋洞里流出来，象是鱼嘴吐水。他洗去手上的泥，提着鞋来到高坡，穿上又是水又是泥的鞋，象个泥人一样——衣服、裤子、脸、脚全是泥——挑起担子往家走。

圆饭桌上堆满了桔子，凳子上放着脸盆和搪瓷碗，亦琼和小妹坐在桌边剥桔子，理下桔瓣上的筋。两人的手指都红通通的，湿漉漉的，就象从泡菜坛抓出来的泡红椒。手指冷得发木，两姐妹时常停下来捏捏手指。小妹忍不住嘴馋，不时塞一瓣冰冷的桔子到嘴里，包着嘴吃。

小弟戴着一顶布耳朵的棉帽，围着圆桌转，趁两个姐姐不注意，就抓一把桔瓣塞到嘴里。嘴包不住，桔子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湿了一胸襟。

亦琼手在继续剥桔，嘴里连声说，合适点，合适点，吃得差不多了。其实，她自己也想吃，喉咙里就象伸出爪爪一样，但她使劲咽着口水，把它噎下去。还得卖钱呢。

亦琼把剥下的桔子皮摊晒着，那是要卖给收购站的。她把理下来的一大竹箕桔子筋倒进布口袋里，提着它上街了。她走到人和街煤店，半条马路都堆着煤，煤店工人两手握着铲，很有节奏地把煤一铲一铲地往支撑着的铁筛网上倒。过不了筛眼的煤块哗哗地往下滚，细煤粉积在了筛网后面。煤粉加上泥巴水，用来打蜂窝煤。煤店工人一身都是黑的，只有两只白眼仁在动，扮黑人不用化装了。亦琼家从来都不买筛过的煤粉，价钱要贵些，也不买蜂窝煤，她家烧烟囱灶，再说加了泥巴水在里面，每一百斤至少比干煤少20斤。她家买粗煤粉，担回家自己加泥加水用手捏炭粿。带着满脚的煤灰，亦琼穿过大溪沟的柏油马路，到人民路转角的药房卖桔子筋。

药房在临街二层楼房的底层，楼上是住家。药房门面很小，门框儿漆着红油漆，店里很清静，只有一个老售货员，他已经把亦琼认熟了，笑盈盈地接过比柜台高不了多点的亦琼的口袋，称了秤，把桔子筋倒在店里的大簸箕里摊上。亦琼接过口袋和钱，笑嘻嘻地数着，然后把钱放在布口袋里，横过马路进了对面的大溪沟菜市场。

菜市场进口是卖豆腐的，搭着一个石灰台子，豆腐很便宜，两毛钱一斤，但要凭副食品票供应。每人每月半斤，那是国家对居民的豆制品补助。亦琼家六口人，每月可以买三斤，也就可以吃上两次。

菜市场的左边是油腊铺，酱油麸醋豆瓣甜酱花椒胡椒盐肉腊肉摆了一圈。买的人很少。

亦琼家是从来不买酱油麸醋的，嫌贵。把豆豉加上水和盐，放在锅里一煮，就是酱油了。要吃醋嘛，把泡菜坛的酸盐水舀上一勺，就可做凉拌菜了。豆瓣酱自己做。把胡豆用水泡涨了，剥成瓣，放在簸箕用谷草或枸叶盖上，发出酶来，再把红辣椒切碎拌在里面，豆瓣酱就做成了，用来炆菜。亦琼最喜欢用豆瓣酱兑水喝，咕咚咕咚喝上一碗，辣乎乎的，额头都沁出汗珠，就象吃了一碗红汤面一样过瘾。

菜市场最让亦琼驻足的是烧腊制品，白市驿的板鸭用竹块撑着肚子，透亮透亮的，好看得就象可以生吃一样。橱窗里的烤鸭卤鹅黑红红的，油亮

亮的，总是诱人得咽口水。亦琼捏着手里的钱口袋，定睛看了好一会儿烤鸭鹅，抿抿嘴角，不舍地走开了。她来到蔬菜摊前，买了一棵大白菜，拐进菜市场的老虎灶，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热气腾腾的，一个两人合围不住的水炉子在烧开水，水炉边安着计量水的高度的玻璃管，水在里面一荡一荡的，下面是两个出水的开水龙头，打开水一分钱一瓶。亦琼跨过老虎灶的积水沟，抄近路穿过罗家院。

这是大溪沟的背街，地上到处是积下的污水，都已经发黑了，下水道经常溢出来。罗家院街道食堂的烟煤灶孔正对着三和灰的路面，煤灰全下到路上，烟囱不断冒出硫磺色的浓烟，呛得过路的人直咳嗽，墙边的石槽盛着泔水，两头架子猪儿在那里吭哧吭哧地拱食，猪嘴巴嗒得啪啪响。猛地一甩头，把嘴上的猪泔溅得满墙满路都是。过路人总要一闪身，一脚又踩在煤渣，菜渣和污水上，街边住板板房的居民一阵哄笑。

亦琼抱着大白菜，三步两步跨过街道食堂，前面拐角处的板板房大开着门，有几个老头老太婆在门口打麻将。脱漆的四方桌上，几双皱巴巴的老手在洗牌，桌子有太多的污垢、油腻，洗牌不滑爽。使劲搓牌，搓不动，连响声都不脆。桌上黑黑的油腻都给洗在了牌上，也洗在了手上。摸牌的手使劲盲摸牌上的字符，把手上的污垢又塞满了麻将牌。嘴里喊着“条子”，把那牌打入堂子。对方老太婆把手里的牌往下一摆，嘴里叫着“服了”。一桌人嘎嘎地笑起来，好象是抽水马桶上下拉动的声音，又象是走了调的风琴。放炮的老头子站了起来，把屁股下面的长板凳往后挪，下回得站着打了。

亦琼听着背后的笑声，爬坡到民政局，再从坡上直接下到人和街粮店，对直回家了。

老大正站在人和街粮店的路口，他对走来的亦琼点个头，又继续他的吆喝：“买桔呀，买桔呀，两分钱一碗呀！”他的身边摆着一张独凳，上面放一个吃饭的瓦碗，尖尖地装一碗桔瓣，这是今天亦琼和小妹新剥的，亦琼去药房卖桔子筋，他就把桔瓣倒进桶里拿到街上来卖。买桔子和卖桔瓣是老大的任务。亦琼不敢吆喝卖桔，怕丑。老大不在乎，有什么丑不丑的，怕得丑来就得饿肚子。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肚子重要？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为肚子有什么丑的？都是自己的劳动。他对着过往的行人吆喝得更起劲，引来不少小孩买。老大把桔瓣倒进小孩胸前的口袋或裤兜里，又盛上一碗，放在凳子上，继续吆喝卖桔。

嘉陵江水面上漂浮的菜叶子在打着转儿，时沉时浮，有的是从上游冲来的，有的是码头卸货掉下的。它们在水里转呀转呀，翻着跟斗，象不倒翁一样飘飘摇摇冲往下游。

亦琼挽着裤脚，站在浅水滩，用眼睛搜寻目标。漂过来了，漂过来了，是一窝小白菜。

她聚精会神，用铁钩去钩菜叶。够不着，还得再往外面走走，裤腿湿了有什么关系，上岸风一吹不就干了。她把身子使劲往前面一探，白菜钩到钩子上了。慢慢把竹竿收回来，把菜放进背篋里。又涉水站到浅水里。这回漂来的是萝卜，这可是一个大收获。亦琼屏住气，用铁钩去抓。一个浪子打来了，把萝卜荡到了深水区。水已经齐胸了，亦琼不能再往深水里去。

她伸直了手臂，铁钩挨着萝卜了。她又使劲戳去。太远，达不到力。圆滚滚的萝卜在水里翻了一个个儿，象是存心跟亦琼开玩笑一样，它摇晃着身子，往江水中间去了。亦琼只好放弃了它，拿着竹竿，继续站在水里，活

象一个水中卫士。

又一个萝卜漂来了，亦琼不急于动手，她用竹竿往里掀浪，把萝卜往浅水区赶。萝卜随着人为的水浪，一摇一晃地往浅水漂过来了。她稳稳地用铁钩猛扎过去，萝卜被铁钩抓住了。她扬起手，把萝卜往岸上背篋里一送，萝卜象投篮的皮球一样掉进筐里了。

下李子、杏子时，各船跳板的两侧，站满了小孩，筑成两道人墙，站在齐腿深的水里，全神贯注地等待水果掉落的一刻。水垃圾浮在木船下面，浑黄的江水轻轻地拍打着孩子们的双腿，就象无数的小鱼在用小嘴咬一样，发出啧啧的声响。亦琼端着撮箕，巴巴儿地指望那过跳板的水果筐全都打翻掉在水里。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搬运工过跳板时绳子断了，哗啦一声，百十斤的水果筐全打翻了。亦琼把撮箕高举过头顶，朝前面涌去，要去接住半空中撒下的水果。空中全是奋力高举的撮箕在那里展开争夺战，左一挤，右一掀，不时有水果滚下来，砸到脸上。果子咕噜噜掉到水里去了。

亦琼奋不顾身地往水里扑，只剩半张脸，一对鼻孔露在水面上，两只手端着撮箕使劲在水底捞果子。后面的人扑上来，亦琼一个趔趄连头带脸栽进水里。她呛了一口水，拼着命把头抬起来咳嗽，满脸胀得通红。缓过气来了，撮箕里只几个果子。这怎么行？

她吸了一口气，索性把头埋进水里，憋着气在水里捞果子。这下子跟她争的人不多了，没几个人敢把头埋进水里去的。在水底捞了一撮箕，亦琼猛地从水里站起来，就象水中钻出一个水鬼一样，浑身水淋淋的。

围船上有人吼，你不要命了呀，为了几个果子！

亦琼腾出一只手，把脸上的头发和水都抹一把，露齿一笑，没事，我会游泳。她端着滴水的撮箕，往岸上走。把果子倒进岸上的背篋里。

在齐腿深的水里站了半天，当从江里爬上岸，两脚已经泡得发白起皱，湿衣湿裤贴在身上，冰凉冰凉。河风一吹，冷飕飕的。亦琼打个寒噤，咬紧牙关，背起大半背篋瓜果回家。一路上，背篋都在滴水，顺着脚跟流，柏油马路上印出一双光脚印和一道水印子。

回到家，赶快换裤子。选出好的菜，人吃，坏的菜，兔子吃。养兔子合算，两三个月就可以吃上肉。李子选出好的拿去卖，杏子全自己吃。吃后留下杏核，用锤子敲出杏仁，拿到药房去卖。也时常留几个杏核，在石头上把两面的顶部磨穿，用针挑出里面的仁，就成了一个对穿眼的杏核孔，放在嘴里当哨子吹，呼呼直响。

天空下起了黑色的毛毛雨，慢慢地，越来越大，终于变成漫天的黑雪，不断地飞呀飘呀，把大溪沟的柏油马路铺上了一床黑色的地毯。两边的窗户都是紧闭的，可是卖杂货的铺子、理发店、国营餐厅却关不了门，黑雪花毫不留情地飘进去，钻到蒲扇缝里、锅台上、碗堆里、理发剪子上，给所有裸露的东西都印上黑色的斑纹。那雨、那雪，是固体的煤屑，大溪沟发电厂的烟囱是黑雪的播撒者。每当发电厂的烟囱升起滚滚浓烟时，天上就开始下黑雨，飘黑雪了。过往的行人总是顾头不顾尾地捂着头跑，手臂上、衣服上是一层煤屑，用手一抹，化作黑灰色的煤印子。

只有一年，全城的街道、学校、工厂都升起滚滚浓烟，到处炉火熊熊，火光冲天，走到哪儿空气都是滚烫滚烫的。家里的铁秤盘、铁秤砣，还有舀水的铜瓢都拿去完成任务大炼钢铁了。亦琼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操场挖着坑，

垒起了一个个土堡，象一排坟头一样，坟头上面有孔，冒着烟，一群老师被浓烟熏得眼泪巴煞，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揉眼、揩鼻涕、加柴、加铁，要用土法炼钢。每个学生都必须从家里交铁和劈柴来。家里的铁家伙早已交光完了，劈柴也没了。怎么响应号召呢？亦琼就到父亲厂里的高炉旁去转悠，乘人不备，拿块铁放在书包里，腋下挟着一块青杠柴，紧靠着大腿，硬硬地朝传达室走去。还好，没有发现。出了厂门，亦琼把腋下的柴块扛在肩头上，一路都是扛柴块上学的小孩。

行人都在奔跑，亦琼无所谓地走在煤屑飞舞的马路上，嘴里吹着杏核哨子，补丁衣服的袖子挽到手肘上，裤腿挽到膝盖上，脚上穿着草鞋，背上背着背篋，带着掏刨，她到江岸悬崖边的发电厂的煤渣山去拾煤渣。

煤渣从山头发电厂的出口一直齐到山脚的河边，日积月累，早已成了一座结实的煤渣山。当煤车从山上下煤渣的时候，一道发着红光，冒着热气的黑色瀑布，飞流直下，燃烧着的煤团滚着、跳着，象火龙一样蹦到江中，发出咚咚的响声和熄火的嘶嘶声，溅起水花四面迸发。

亦琼每次看着这道景观，都很震撼，黑魔出洞了！只恨自己少生了两只手脚，忙慌慌地避开火龙，四脚并用，往煤渣山边上爬。

瀑布停止了，火龙熄灭了，趴在煤渣山边亦琼和别的捡煤渣的孩子、老婆婆围上去，用掏刨刨一堆到旁边，慢慢选，又是敲，又是掂重量，轻的才可能是没烧过的煤块。煤渣烫，落在脚背上，烫得直跳。

发电厂的煤渣做饭不好烧，亦琼常到近邻的搬运站食堂和水厂食堂卸出的煤渣堆里捡炭花，用来生火，易燃，烟少，特别旺火，容易化渣。每次背上半筐煤炭花回家，喜滋滋地叫声妈，一张脸黑得象只花猫。

亦琼和小妹合盖一床被子，被子上面压着衣服，一人睡一头。被子窄，必须蜷曲着身子，背靠背睡，就象两把放倒的靠背椅一样，屁股对屁股地嵌在一起，才能盖住被子。谁要翻身，把背朝着被子边沿，那是盖不上被子的，必得让背受凉。凉久了，冷醒了，赶快翻身把背朝被里，使劲把被子往自己这边拉。你拉我也拉，最后两姐妹还是象两把放倒的靠背椅一样嵌在一起，蜷曲着不动了。

半夜刮风了，没有撑上风钩的窗户打得哗哗响。亦琼对这声音最敏感，惊醒了，竖起耳朵听，是刮风，风还不小，开始下雨了。这样大的风雨，准有好多玻璃窗会被打坏。亦琼在被窝里高兴极了，明天有得她的碎玻璃捡了。

亦琼提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放一把灰刀，打双赤脚，在学校、机关、工厂、宿舍、仓库的窗户下挨着转悠。人和街、四维桥、黄花园、一号桥、枣子岚垭、学田湾，周围几里路内大小房舍的窗脚、阴沟，几乎都被她走遍了。阴沟里的碎玻璃常被泥沙埋住，表面露出一角亮光。亦琼用灰刀挨着挖，常能捡到满满一筐。

收破烂的来了，吆喝着“玻璃渣子找来卖钱，西药瓶子牙膏皮子找来卖钱！”亦琼听见吆喝，忙把一筐碎玻璃搬到楼下院子里去。收破烂的并不马上称秤，把一筐碎玻璃倒在地上，挨着检查，只要透明的窗玻璃，颜色玻璃不要，破瓶胆也不要。不要的都剔出了，然后才把玻璃渣装起来称秤。

碎玻璃6分钱一斤，常能卖三五角钱。亦琼接过皱巴巴的钱，笑咧咧的，得意地把钱对红房子的小孩一扬，挣的。拿回家，放进妈妈的菜金盒子里。

课间休息了，亦琼去上厕所，厕所旁边的房沿脚下有好多碎玻璃呀。

亦琼心中一喜，正想弯腰去捡，突然心虚地看看两边，周围有人。她就站在那里，低着头，呆呆地看着那玻璃，最终也没敢捡。她是班干部，少先队中队长，她不愿老师知道她捡玻璃渣。

终于到星期天了，亦琼端着筐子，从篱笆洞钻进学校。学校的玻璃真多呀，基本上没有人捡过。她急急忙忙捡了半筐，经过会议室，里边正演节目，亦琼忍不住踮着脚尖往窗里看。

大队辅导员李老师出来了，她长得很美，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亦琼手里正端着玻璃渣筐子，打双赤脚——这是她的一绝，捡玻璃渣从来不穿鞋，却也不会被玻璃划破——裤腿高高地挽在膝盖上。她手足无措，心慌慌的，想溜。但李老师堵住她，直把她往屋里拉。

亦琼吓得直往后退，嘴里连说不不不。她那一身，象什么话哟。李老师死死拽住她，执意要她进去看，还做手势不要她出声，免得影响别人看节目。

亦琼把筐子放在身后，蹑手蹑脚进到会议室后排坐下，把玻璃筐轻轻放在脚下。过了一会儿，她安静下来，注意看演出，忘了捡玻璃渣的事。

第二章 童年纪事

连续三年灾害，乡下来信说，农村没吃的，饿死人，全死的壮劳力。城里没有饿死人，但一样没吃的。老大在家养小球藻，那是一种生在水里的藻类植物，游丝一样细的草根，团团簇簇地裹在一起，生出一些毛茸茸的小东西。整个水成幽幽的绿色，就象滞留的池塘水。

老大把它们养在盆里，家里的盆盆缸缸都装上了。他对弟妹说，这是绿色植物，营养价值超过牛奶

亦琼从小怕吃粘粘糊糊的东西，闭着眼睛喝了一次小球藻，心里直想呕，再不敢喝了。

弟妹都不敢喝，父母对这水不感兴趣，说是不填肚子，也不相信它的营养。就只有老大一人喝了。他养这东西，本是想给家里开发新的食物来源。大家都不喜欢，老大自己喝了几次，也就泄气了。把缸缸盆盆全都洗净，不再养了。

老大扛着一根长长的晾衣杆，上面绑了一个铁钩，他带着提着篮子的亦琼和小妹去爬树。有种叫枸叶树的，长得比红房子的四层楼还高。三兄妹都用手遮成一个阳篷，仰着头，半眯着眼睛往上看。阳光透过树叶，撒在泥地上，拖着三个孩子的影子。树枝尖上长着一些象狗尾巴花一样的小果。树太高，难爬，亦琼和小妹是不行的。老大脱下衣服，撂在地上，肚皮紧贴着树干，一双赤脚夹住树，双手抱住树，一下一下往上蹿，抓住大树桠就好办了，俯身接住亦琼递上来的竹竿，把它挂在树桠上，攀援着桠杈往上爬。而后骑在桠杈上，钩起树枝尖上的枸叶果来。

亦琼和小妹在树下捡。篮子钩满了。老大扔下竹竿，又肚子贴着树干滑下来，手脸肚子都是血杠子。老大对妹妹笑笑，没事。满不在乎地穿上衣服，扛上竹竿，亦琼和小妹提着篮子，把野果提回家。

父亲见了野果，大喜，这才是实打实的能吃，饱肚子的嘛，搞什么科学实验，人都饿死了。老大只是嘿嘿一笑。母亲赶快把野果拿去洗，挤掉水，在菜板上把野果切碎，加两把苞谷面在里面，放进蒸笼里蒸。

那时规定吃公共食堂，家家户户都不开伙。只是到了星期天，家里才额外做一点自己挖的野菜馍馍，就象老大上树钩的枸叶果那样。

没多久菜团蒸好了，老大听见母亲叫，一溜小跑去到厨房端笼子，又一溜小跑端回屋，嘴里叫，来了，热烙的香馍馍。把蒸笼端上饭桌，一股野菜的清香环绕着屋子。

菜团子墨绿墨绿的，点缀着一些金黄色的苞谷面，象珍珠翡翠宝石一样。全家人围着圆桌吃得喜洋洋的，小弟的嘴巴嗒得啪啪响，又是摇头，又是晃脑，母亲连说，猪嘴巴，猪嘴巴，不好听。

亦琼和小妹嘴里嚼着菜团，看看爸妈，看看哥哥，一张脸笑得稀烂。老大也憨憨地笑。

父亲也来了兴头，在饭桌上讲起朱元璋吃“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朱元璋落难，叫化子婆婆送了一碗野菜饭给他吃。他吃得特别有滋味，老婆婆告诉他，那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他做了皇帝，吃厌了山珍海味，想吃当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叫化婆又来了，做出野菜饭，他怎么也吃不下了。我们现在吃的菜团是珍珠翡翠黄金团，比皇帝吃得还好呀，一辈子也不要忘了呀。

父亲的故事都是老古董的，全跟吃有关，在饭桌上讲。有一个“穷秀才赶斋”，说一个穷秀才老是到庙里去吃白食，一打钟就去了。后来庙里的和尚就吃过了饭才打钟。秀才听见钟声赶去，人家已经在洗碗了。

母亲不讲故事，她爱说民间谚语、谐后语，随口甩出一串一串的四川谚子，常令儿女开怀，她却不笑。

清晨，窗外还是黑咕隆咚的，亦琼起来去开窗户，一股浓雾钻进来。母亲说，别开，今天雾大。亦琼赶快又把窗户关上了。四个孩子都起床穿好了衣服，背上书包，鱼贯着出了屋门，父亲锁上挂锁，一家六口出门了。

大雾浓得化不开，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看不见房子，看不见树，看不见马路。这可怎么走路呀？父亲和老大牵着小弟的手，母亲把亦琼和小妹的手捂在自己腋下，一步步往前走。两米之外就看不见东西，每个人都被雾紧紧裹住，象穿了紧身白旗袍一样迈不开步子。汽车都停开了，尽管在马路上走。但是什么也看不见，象喝了酒一样，走得跌跌歪歪的，只听见雾里的脚步声，不见雾中的人。直走到鼻子底下，才发现前面走路的人。

大家都缩着脖子，女孩头上包着粗棉线织的方围巾，男孩头上戴顶破布帽子。但雾还是毫不留情地直往耳朵、鼻子、脖子、手指缝、脚板底钻，往书包里的书页、笔袋里钻，一心要把每个旮旮旯旯儿都光顾到。迎面的雾象一层细雨打在脸上，鼻子吸进去的全是水。雾水跟着脸流，鼻子上的雾呼作响。整个的都是湿，雾把衣服和肉都粘上了，象是穿了游泳衣在水中。

好不容易走到父亲工厂的食堂，到目的地了。摘下包头的围巾，都能拧出水来，衣服裤子全湿了，贴在身上冷飕飕的。嘴、脸、耳朵、鼻子、手，全给冻得麻木了。赶快排队打饭，热饭下肚就好了。

说是吃饭，很难见到米粒。早餐排队打一碗盐水汤，上面漂浮几片牛皮菜叶，领一个代食品馒头。中午是稀饭加代食品馒头。稀饭很清，用母亲的话说就是“红苕煮米粒——周围起波浪，中间淹死人”，“胡豆泡稀饭——

一碗水”。代食品馒头是用一种树疙瘩做的。

工厂组织工人到远郊缙云山挖一种褐红色的树疙瘩，名叫土伏林，长得就象珊瑚石一样，棱棱角角的扎手。运回来，先用斧头把树疙瘩砍破，然后泡在池子里，又用砍刀砍成碎块，最后用钢磨磨成面。磨出的面全是红的，满地都是红水。

这种树疙瘩面跟锯木屑差不多，粗粗的，在里面加一点面粉或苞谷面，放上糖精，就做成代食品馒头。大家叫它“红馒头”。

红馒头吃在嘴里，满口木渣钻，难于下咽。吃多了腹胀，拉不出屎。小妹坐在痰盂上又哭又叫：哎哟哟，我的肚子痛哇，我拉不出屎呀！妈妈呀，我怎么办呀！母亲就用手指伸进肛门里掏，一粒一粒的，象鹅卵石一样，掉进痰盂里铛铛响。

持续高温，太阳白晃晃的，已经没了平时的红艳和光芒，柏油马路的沥青晒得翻起了泡，室内气温39度，马路上的气温高达44度。太阳晒得人头晕，出气不畅，呼吸的都是热气。亦琼和小妹手里拿着硬纸板做的苍蝇拍，光着双脚在马路两边的菜市场、垃圾堆和食堂餐厅穿梭，过马路就象跳车水忙一样，脚怕落在晒得又软又烫的柏油路上。一溜小跑，两脚上下不断翻，亦琼称它是烙粑粑。两人手里除了苍蝇拍外，还有一个装死苍蝇的小瓶子和一根自制的挑死苍蝇的工具——筷子头上绑着一根缝衣针。每天晚饭后，亦琼和小妹去厂收发室交货。那是放暑假，父亲厂里组织家属小孩打苍蝇，每打10个苍蝇奖励一颗红苕糖。从瓶里倒出苍蝇，用针尖点拨着，一个一个数给老师傅验收。有时运气好，一天能打百来个，可得10颗红苕糖。红苕糖是用红苕熬制的，颜色发黑，有很浓的苦味，它是那个年代得人青睐的代“水果糖”。

大家领到糖，嘻嘻哈哈地跑到球场边的石阶上坐下，一点一点撕咬着吃。就象今天的小孩吃泡泡糖一样，嚼得有滋有味，半天舍不得下咽。流出来了，拿舌头一卷，手指一抹，嘍了，嘴边留下一道黑圈。张嘴一笑，一个个全是满口的黑牙。

亦琼真愿意满世界都是苍蝇，她好凭自己的劳动去多多地打。可苍蝇总是有限的，遇上天气不好，或刚打扫卫生，苍蝇就很难打到。亦琼就在死苍蝇上动起了脑筋。按规定，验收过的苍蝇要埋掉，老师傅一个人照管不过来，让小孩自己去埋。亦琼舍不得埋，悄悄把数过的苍蝇保存下来，放在石灰里，第二天添上几个新打的苍蝇，拿去冒领红苕糖，常能把老师傅骗过。

亦琼这么干了好几次，都没被发现。想来老师傅做梦也不会想到，还有人在死苍蝇上搞假冒产品。有一次，苍蝇放久了，起了变化，倒出一堆死而复活的蛆虫。吓得亦琼尖叫一声，丢下苍蝇瓶就跑。这个情景太恐怖了，太恶心了，从此她退出了打苍蝇的行列，也不再吃糖。

好些年里，说到吃糖，亦琼脑子里就飞舞着苍蝇，眼前一片狼籍。后来记忆慢慢远去，苍蝇不再飞舞，眼前一片干净，但不吃糖的习惯已经养成。至今，她都有不吃水果糖的怪癖。说起水果糖，什么滋味，什么品牌，她全不知道。想来这也是她童年自作自受的惩罚。

红房子通人和街的小路是一条土路，只在土路的边缘铺了条石，没有打三和灰。遇上下雨，小路满是泥泞，旁边的山坡又滑下大量的泥土，把小路堵住，积下泥浆。过往行人只得走小路边上的岩坎，绕过烂泥。亦琼倒喜欢走泥浆路。每次下雨后，她有意去踩路上的烂泥，张开脚趾头，压在黄泥

上，用力往下按，一片一片的黄泥从四条脚趾缝里冒出来。喉头咽着口水，心里想的是炒猪肝。多次实验，她有了经验，专门选择不干不稀的黄泥压，压出的泥片很光鲜，怎么看，怎么象猪肝。一路小心翼翼压过去，黄泥猪肝片摆满一路，格外壮观。买肉要肉票，每月每人半斤，情况好转时，每人供应一斤。都是买大肥肉，好有一点油水，包在嘴里油闷闷的，解肚里的馋气。猪肝是万万不买的，自己不出油，还费油。可是亦琼太想吃炒猪肝了，没得吃的，她就自己来做这泥巴猪肝，打精神牙祭。

打赤脚、压黄泥、穿草鞋的结果，使得她的脚趾能象手指一样自由张开，象螃蟹脚一样钳住东西，常把同学宁子钳得唉哟哟叫。这样的脚趾本不得事，只是脚面宽，苦了后来穿高跟鞋受罪。她也就不穿了。

那扇安放在一楼院坝里的长满青苔的公用手推石磨沉寂了三年，现在被刷了又刷，洗了又洗，楼里的石工用鏊子又把纹路新打了一遍。磨子终于转动了，磨出白白的汤圆面来了。

大人的哈哈声和小孩的欢呼声把个红房子都抬了起来。那是熬出三年灾害的第一个春节，有得饭吃了，重庆市供应每个居民两斤糯米。大年初一吃汤圆是山城人的风俗，家家户户提前半个月把糯米用水泡起，从腊月二十七八开始，从早到晚，磨子不停，笑声不断。全楼栋的小孩都集中到石磨跟前，排队磨糯米，推汤圆面。

亦琼和小妹也在排队，等到排队到了，小妹就仰着脖子对着楼上喊，妈妈，快来呀，我们的轮子排拢了！“排轮子”是山城人对排队的说法。亦琼让小妹排在队里，自己三步两步跑上楼，帮母亲把装水泡糯米的桶提下楼来。磨子重，一人推吃力，亦琼也就和母亲两人一起捏住磨手把推，小妹在旁边不停地把出来的米浆往绑在磨盘口的米口袋里刮。刺耳的“呱呱”声成了最美妙的音乐。然后亦琼和母亲把胖猪儿似的汤圆面口袋一起搬回家。

大年三十晚上，红房子的兴奋点由磨前移到了厨房。每层楼四间厨房的十六口灶都是热气腾腾的，亦琼家用32公分的大铝锅煮了一锅红白萝卜加酥肉。酥肉是用五花肉做的，切成条，放上豆粉，加进鸡蛋、盐、花椒拌上，放进油锅里炸。炸得黄黄的，泡泡的，干吃香嘴巴，放进汤里煮，有肥有瘦，又软又嫩。

铝锅里的酥肉汤煮得噗噗响，孩子们把厨房塞得满满的，在看大人切案桌上的腊肉和回锅肉。看不见的，有的搭一张小板凳，有的站在灶台上，手把着厨房门框。菜板上的肉最好吃，看得亦琼直咽口水。母亲不时塞片腊肉在亦琼和小弟小妹嘴里。亦琼嘴角淌着亮铮铮的腊肉油，脸上笑开了花。她唱起了“菜板上切腊肉，有肥又有瘦，你吃肥，我吃瘦，三娃子啃骨头。”几个厨房的孩子都唱了起来。亦琼又领头说起了顺口溜“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爸爸没得钱。”还有母亲教她说的歇后语“拜年，拜年，嘴巴搭到锅沿。”她又和邻居小孩比赛说歇后语，邻居问：“大年三十的菜板——”亦琼脱口答：“油渍渍”。满厨房的人笑开了，“错了，错了！”正确的答案是“不停”。母亲见亦琼说“油渍渍”，停下手中的菜刀，笑得流出了眼泪。她从菜板上拈起一片白肉，在甜酱里蘸了一下，塞进亦琼嘴里说，吃吧，油渍渍。

大年初一，几姊妹一早爬起来，看母亲煮汤圆，嘴里念着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一群白狗，跟着墙走，戳一个，咬一口。”走廊里，各家小孩端着碗穿流不息，碰上了，小声问一声，你吃几个？我吃十个，你呢？十二个。

然后是嘻嘻一笑。汤圆里面包的是白糖、芝麻和花生。

初二一早，母亲就叫几姊妹起床。被窝暖和，谁也不愿起来，这是放寒假又是过春节呢，又不上学。母亲就在儿女耳边轻声说，去国营餐厅吃汤圆，不去了？

好似如雷贯耳，四个孩子一掀被子，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要去，要去！昨天的汤圆还没有吃够呢。母亲在泡汤圆面时，舀了两碗糯米出来，留着做夹沙肉的糯米饭底子用。再在泡的糯米里加几把饭米，凑个数量，满足四个孩子的胃口。

穿好衣服，父母就带着四个孩子出门了，一家人成一条线，歪歪扭扭走在马路上。大溪沟国营餐厅在发电厂隔壁，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一家一家来的，来买汤圆吃。汤圆一角二分一碗，5个。规定一人买两碗。这就是必须全家出动的缘故了。亦琼姊妹每人在餐厅吃一碗，父亲把余下的倒进带来的铝锅和茶缸里，带回家初三吃。连着吃三早上的汤圆，这个年过得很丰实，叫亦琼一辈子也忘不了。

有了吃的，玩的劲头更大。红房子的小孩都有不受约束的自由天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文化的父母从来不对他们指手划脚。那时候的学生极少家庭作业，这可是成全了贪玩的孩子。红房子的小孩在一起玩“官兵捉强盗”，在四层楼房里叮叮咚咚跑，象打雷一样。要么在楼下玩“下河摸鱼”，一个孩子屁股朝天，四脚着地地伏在地上，保护身子下面摆成三角形的三块石头，周围的人就想法去偷石头，伏在地上的孩子则用脚去扫荡偷石头的孩子，谁被扫到了，谁就去伏在地上。

女孩子更多的时候玩“丢手绢”、“跳房子”、“橡皮筋”，嘴里唱着“橡皮筋，橡胶泥，马兰花开二十一……”。

亦琼不爱玩这些女孩子游戏，她在走廊口干她的木工活和泥工活。用白鳝泥做相棋，把每个相棋子都做得滚圆滚圆的，再用剪成条的白纸把相棋子的边沿粘上，用剪下的圆纸片把棋子面蒙上，写上隶书的“帅、士、相、车、马、炮”，一副相棋就做好了。

老大拿着大妹做的泥巴相棋去与别的男孩下棋，把帅“将”得“当当”响，但谁也不知道这是泥巴相棋。只有当相棋子上的纸面飞起一角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这白白的相棋子原来是泥巴做的，禁不住赞不绝口。在一边拉锯子，做木头军棋的亦琼听见夸奖，心里很得意。

她做木头军棋要费力一些，只因拉锯子不象捏泥巴那样听使唤，常常把木头锯歪了线。

她的手也是深一道，浅一道的锯子印、刀印。她把锯下的木条用锉刀锉，砂布砂，直到把一块一块的小木块都打磨光滑了，她就把木块分成两堆，图上用墨粉兑的蓝墨水和红墨水，然后再在小纸片上写上“总、军、师、旅、团、营、排、工兵、地雷、炸弹、军旗”，把它们一一贴在木块上，一副军棋也就做成了。

夏天，红房子的小孩成群结队下河游泳，大的有15、6岁，小的只有6、7岁，大的招呼小的，领头的是几个水性好的中学男孩。江边没有换游泳衣的地方，亦琼和小妹在家先把游泳衣穿在衣服里面，小弟则穿着他的短裤衩。所有的男孩都清一色地打着赤膊，露出黑黑的瘦胳膊瘦腿。

清亮清亮的嘉陵江水，只有在涨水时才发黄。偶尔可见江中心漂浮的白色泡沫，象是一座白色岛屿，那是从沙坪坝的造纸厂漂下来的。靠水厂的

江边有很大一片沙滩，游累了，男孩女孩都躺在沙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太阳把皮肤晒得发红，然后是脱层皮，由红转黑。

轮船和过江轮渡鸣着笛，远远地从上游或下游开过来了，大家从沙堆里一蹦而起，欢呼着扑到江里去乘浪。

玩乘浪就象水中坐摇篮一样，多么自在，多么冒险呀。江水翻着白浪，很有节奏地把孩子们从浪峰抛到浪谷，又推上浪峰。满头满脸都是水，一上一下，又一上一下，孩子们被波浪送回到岸边。他们从岸边爬起来，浑身水淋淋地往下游跑，又扑到下游刚起的波浪上。他们扑打着水，又笑又叫，江边全是孩子的笑声。

上岸了，女孩子围成一圈，用带去的大裙子套在身上换下游泳衣，再穿上衣服。女孩子披着湿发，提着游泳衣，亦琼和小妹牵着小弟。男孩子把红色的游泳裤顶在头上遮太阳，就象顶着一件件红色警报器一样。一群快乐的孩子打着赤脚，走在柏油马路上……

小弟也上学了，张家四个儿女都上学，家里哪能一次拿得出四个儿女的学费？母亲有些犯愁了。她想了一下，把四个儿女都叫到跟前说，小弟刚上学，必须入学就交学费，不要给人一个交不出钱的印象，小妹才上三年级，也不能拖欠，免得受人嫌。两个小的一开学就交，你们两个大的就缓在第二个月交。你们自己去跟老师讲，下个月交。你们看好不好？

老大马上说，好，好，我和大妹下个月交。

亦琼没吭声，唉呀呀，她是中队长还缓交，面子往哪儿放呀？

老大象是看出了亦琼的心思，他用胳膊碰碰亦琼，没关系，缓交又不是不交，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要让妈妈为难。

亦琼醒悟过来，呃，我下个月交。

母亲含笑点点头。

新来的班主任老师让一个同学通知亦琼返校。亦琼没钱不好意思去学校，想躲过报到这一天，她对同学说，你给老师讲，就说我不在家。

那同学象留声机一样把亦琼的原话告诉老师：她说的，她不在家。

行课第一天，班主任点名让亦琼站起来，向全班披露她的谎言：同学去叫她，她还要同学代信说她不在家！还是中队长，成什么话！

亦琼一言不发地站在座位里，喉咙发干，心里感到委屈，有一种被人出卖的难过。但她没有哭鼻子，也没有为自己分辨。她被班主任免去中队长，“罚”当劳动委员。那学期，凡是同学不愿做或没做好的清洁都由她包了。她既不抱怨，也不羞愧，那位老师始终都不知道亦琼为什么撒谎。这件事是对亦琼的一个刺激，养成了她以后遇到任何挫折都能靠沉默挺住，没有面对舆论的耻辱感。

母亲的最大愿望是儿女能够读好书。她常以“叫花子养儿——一辈不强二辈强”来激励儿女读书上进。说来亦琼家是没书的，父母的全部精神财富是一部1953年出版的《学文化字典》。父亲在两岁时就死了他的父亲，是由亦琼的寡妇婆婆带大的。他小时读过两年私塾，但他天生不喜读书，却是个能工巧匠的料。16岁他去轮船公司考工，考实作是要用一把榔头和凿子剪断悬在半空中的钢丝。别的应试者都不知怎么用榔头和凿子剪断钢丝，轮到父亲，他把钢丝放在凿子的刃口上，然后用榔头朝凿子刃口敲去，悬在空中的钢丝就断了。

但他不懂数理化，笔试没通过。他没能当上船员，进了机修厂，一直

干到退休。

父母没文化，家里却有一张漂亮的写字台，尽管写字台黄色的漆面已经脱落，但它仍然是红房子里一件很体面的家具。亦琼长大以后，很奇怪家里什么象样的东西都没有，怎么会有一张写字台呢？她问母亲，才知是父亲赌钱赢来的。父亲娶了母亲后，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他发了工钱就冲到麻将桌上赌钱。他赢了，把桌上的大洋往手里一攥，转身离开牌桌，去到厂部交钱，要买那从防空洞拉出来卖的家具。那是抗战胜利，美国人走了留在洞里的。

母亲说，你爸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就是赌钱老赢，也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要不是解放，他会死在牌桌上。

亦琼爱上书是很不经意的，或者说是很偶然的。就象一阵风吹来一片枫叶，飘飘摇摇，恰好掉在了这个小女孩的身上。她捡起枫叶，看得好欢喜，圆圆的三瓣叶，象一朵花一样裂开，叶子的边缘有些小小的锯齿，红红的颜色是那样的美丽，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树叶，正好可以拿来做纪念品，还可以在它的锯齿形上缠上一些母亲做针线的五彩丝线。说到底小女孩是爱美的，尽管她成天捡煤渣，捞菜叶。她把它放进一个打针药的小纸盒里，里边放的都是小女孩最珍贵的东西，有透明的彩色糖纸，有贴画，有火花票，现在又多了一片枫叶。

老大常和邻近几幢房子的大男孩打扑克牌赌博书。亦琼最初看的书是他赢来的。就象涨潮落潮一样，赌赢了，亦琼家箱箱柜柜都塞满了书；赌输了，家里连片书页都看不到。老大赢的书，有小人书，小说，哲学理论书，绘画书，甚至解剖学书，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老大常常在门外走廊赌书，亦琼靠着门，伸直了腿，光着脚丫子，坐在地上看书。谁也没有留意这个看书的小女孩，她把那片偶然掉在她身上的枫叶——那些赌来赌去的书都装进了她的脑里，珍藏起来。

过去，亦琼以为红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天地，她不知道红房子以外的事情，不了解红房子以外的生活。就象她以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她小纸盒里收藏的糖纸、火花票、纸画一样。现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超越红房子的新天地，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感受，令她感到新奇和震惊。

世界多么大呀，天地多么广呀，人与人是多么不同呀。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她不知道，那么多的情感她不理解。这些书多么好哇，它们比红房子的人都有学问，比红房子的所有小伙伴都更聪明，比红房子的任何朋友都更亲近。它们和她说话，是那样的亲切，她把她的悄悄话都告诉它们，它们给她解答疑问，还告诉她怎样去热爱生活，爱父母，爱兄妹，爱朋友，爱所有的人。她就坐在门口的地上，心儿飞了起来，满脑子的想象在读书的世界里翱翔……

旁边赌书的男孩仍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打牌，把那些中国文学书和外国文学书赢来输去，全然不知身边那个埋头看书的小女孩的变化。他们只是觉得她坐在那里不声不响，一点不打搅人，一点不讨人厌。

亦琼靠着门口，囫囵吞枣地看。天色暗了，她就进屋里去，爬上窗台，骑在窗栏上看。

一直看到天色黑下来，眼睛发毛。有时一本书还没有看完，就输掉了。她就在书里夹上纸条，跟踪追寻，看它赢到谁家，然后去找那家的姐妹妹妹，

求她们借给她看完。

亦琼拖延了还书的时间，放学回到家，那家的哥哥正在打妹妹，说她偷了书给别人换糖吃。老大一把把亦琼拉回家，从她书包里找出书，问是怎么回事。亦琼讲了，借来看的，回报是她给她讲故事。老大没有骂亦琼，把书还给了那家人。

老大发现亦琼喜欢看书，这个初中学生，就注意去赢那些好书来给妹妹看。兄妹俩一个专门赌书，给妹妹提供书源，一个专门看书，不负哥哥赢来那些书的价值。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读书方法，它由红房子的两兄妹发明。赢回的书中，就有那个挨打的妹妹借给亦琼看的。亦琼最早看的哥哥赢回家的外国小说，是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

亦琼家只有一间房点了一盏15瓦的电灯，另一间房没点灯，甚至连灯线都被扯掉了，免得罗妈成天在门口转来转去，疑神疑鬼。红房子的照明只有一个总电表，每月供电公司来抄了度数后，收电费的人就来除以60户人家，看每家摊多少钱。偷电的事情时有发生，多是那些安矿石收音机，烧烙铁的男孩。

只要这月抄的电表比上月高，居民委员罗妈就在楼上楼下拉开嗓子吆喝了：哪个打短命的偷电哟！没人吭气，那些偷电的男孩躲在家里大气不敢出。都“打短命”了，谁还敢吱声呢？罗妈见没人理会，骂得更起劲了。“挨刀的”、“塞炮眼的”、“吃枪子的”、“砍脑壳的”、“敲沙罐的”、“火匣子板板烙的”，全是咒人不得好死。

父亲是电工，他原来拉了一根电线到写字台的屋，用一个多用开关，关这边，开那边，始终只有一盏电灯亮。但罗妈见两间房都有电灯泡，硬说是偷电。父亲示范给她看，她看了也说是偷电，要罚款。父亲气坏了，怎么遇到这么个横婆娘？一把扯下电线，电线都没了，看你还说怎么偷？第二个月，电费还是居高不下，罗妈从走廊的那头走到这头，来看张家是不是又多安了一盏灯。反正门都是可以推开看的。她推开门，正遇上老大在写字台前看书。

她见墙上连灯线都没有，很没趣，对着老大干笑两声。老大不出声，板着脸死盯住她。

罗妈瘪瘪嘴，缩回头就在走廊叫骂起来：哪个敲沙罐的偷电哟？不要装斯文哟！搞不懂她是真的在骂偷电的，还是指桑骂槐骂老大。15瓦电灯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下，泛出淡黄色的光，昏暗昏暗的，比煤油灯强不了多少。亦琼在灯下看不清字，就把凳子放到饭桌上，再爬上桌子，凑近灯光，坐在凳子上看书。有一次看福尔摩斯探案《巴斯克威尔猎犬》，看到深夜，她被书中沼地出现的猎犬的恐怖描写吓住了，凳子一偏，人从半空中摔下来。等她醒过来，一家人都围在她身边。那以后，父亲给电灯安了一个滑轮升降器，平时把灯升高，要看书时把灯降下来，不用再爬到桌上看书了。

老大不赌了，他留下部分好书，把其余的书都换成小人书，放学后摆了个小人书摊，一分钱看一本。摆小人书摊是把小人书的封面撕下来，挨着贴在一张大的牛皮纸上，每个封面的左上角写着编号。把牛皮纸摊在地上，看书的人根据编号取书。在老大添买的小人书中，有一本是藏语的，谁也看不懂。亦琼就“看图编话”，给它写了一个汉语文字脚本。来看书的人“嘿”一声，还懂藏语，还有翻译！亦琼在旁边听着，对着哥哥得意地笑。

星期天和寒暑假，是老大摆书摊最忙的时候，亦琼去帮着哥哥照看书，

免得丢失。老大背着一个大木箱，里面装满小人书，亦琼一手提着布口袋，里面装着中午在外面吃的饭，是用茶缸盛的，母亲说在外面饿，盛得很满；另一只手提着收折的小板凳，是父亲自己做的，两个十字交叉的木架子，中间绷着两根皮带。亦琼和哥哥去市文化宫摆书摊，把书挨着摆放在露天剧场的看台上。

露天剧场是一个有一点斜坡的平坝，平坝的下端有一个露天舞台，台上每个周末周日都要演川戏，或者是整出，或者是折子戏。舞台下面的人坐在地上看，远一点的就站着看。平坝的中间，竖着两根竹竿，那是准备晚上演露天电影挂挡子（银幕）的。平坝地上有很多石头砖块，那是看电影的人搬来当座位的。平坝的上端就是露天看台，有高高的五六级石阶，呈半圆形。看电影正好坐在上面。文化宫的门票是四分钱，四分钱就可以看一场露天电影，这是很合算的。亦琼打算盘还更精，遇上学校组织到文化宫电影院看电影，看后老师点名解散，她就不出文化宫了，等着看晚上的露天电影。为了这场电影，饿一顿也是值的，省了四分门票钱。看台的背面是露天篮球场，打球、滑旱冰都在这里，文化革命前时兴跳舞，还做过舞场，撒两把石灰，场子里就滑溜了，只是跳舞的人满脚的白灰，旁边看的人常被腾起的石灰呛得咳嗽。跳的多是华尔兹，红房子的小孩叫它是“跳蹦蹦”。春节时，球场还是玩龙灯、舞狮子的地方。露天剧场靠近小门，是从学田湾、人民路、大溪沟、人和街、枣子岚垭、红球坝方向进文化宫来的人的必经之路，也是从文化宫大门、两路口中门进来看露天电影、溜冰、看球赛的人的必到之处。星期天到文化宫的人多，看书的人也多，不仅小孩看，那些等着看电影、球赛的大人也看。一天摆下来，可以赚一两元钱，甚至三元钱。

天快黑了，露天电影快开映了，亦琼和哥哥收拾书摊回家。一路上，都是去文化宫看露天电影的人流，大人小孩都很兴奋，一路上叽叽喳喳，踩得石板路嘣嘣直响。两兄妹出文化宫小门，逆着人流往家走。老大掏出一把钱，从中挑出一角新钱，拿给亦琼作奖励。亦琼拿着钱，翻来覆去看。老大则低着头，边走边数银角子。数好了，理顺了，就放进水龙带书包的夹层，然后又掏出一把碎钱数。数完了，老大总是很兴奋地告诉亦琼，赚了多少钱。

天已经黑了，老大背着大木箱，呼哧呼哧直喘气，亦琼肚子饿得咕咕叫，两人都没精神说话了，一心赶路。

路过枣子岚垭菜场，有很多夜吃小点摆出来了，麻辣凉粉，豆腐脑，凉面，煮苞谷。亦琼见了，直咽口水。她见不得麻的辣的，见了，就刺激出口水了。她手里捏着哥哥给她的一角钱，舍不得用。那是她准备租小说看的。老大停下来，买根煮苞谷给大妹，自己又往前赶。亦琼追上哥哥，扳一截苞谷给老大。老大说，我不饿，你吃吧。亦琼就自己啃起来。

摸黑从犹庄巷的石板小巷下到经营队，就进入人和街了，有了路灯。走路平坦了，又看得见。经人和街小学、设计院，粮店，回到家，老大放下木箱，咕咚咕咚喝上半缸水，又来了精神。他拿出几个新硬币，双手捂着，用力摇，把钱摇得哗哗响，凑近小弟小妹的耳朵，让他们听。听见了吗？听见了。好听吗？好听。老大就摊开手，把手里的硬币分给小弟小妹。小弟小妹就象接受棒棒糖一样高兴，笑得合不拢嘴。这钱本来就是拿给他们去买棒棒糖的嘛。

母亲把留在灶台的饭菜给兄妹俩端上桌，老大把桌上放的一堆角票、分子钱往母亲身边一推，说，妈，这是今天摆书的钱，你收起来吧。说罢就

和大妹狼吞虎咽地吃起饭来。母亲从抽屉里拿出小木盒，把桌上的碎钱哗啦啦地抹到盒子里。

街道租书店在大溪沟国营餐厅旁，亦琼一早就去了，朱红色的油漆门面还关得死死的。

八点钟了，书店的人来了，打开门锁，然后把门板一块一块取下来，重叠到旁边的墙柱头。

书店有小人书，也有出租小说。租小说是两分钱看一天。押金一元五毛是母亲给的，租金由亦琼自己出。她来得早，是打小算盘，早上8点钟书店开门她就来租书，第二天晚上8点关门才来还，只算一天。第三天一早再去借，第四天晚上再去还。这样她只出了两天的钱，却看了四天。

租书店的两面墙上挂满了小人书的封面图，屋子里摆着5、6排矮条凳，看书的人就坐在条凳上看，门口有一个看门的人，柜台有一个收钱发书的人。那里有不要钱的小人书看，只是看后必须讲给服务员听。亦琼就去看这种不要钱的书，看后使劲记着内容，去给服务员讲，想不到倒锻炼了她的口才。她喜欢借那些电影连环画看，等于是看了一场电影。

有风。路边枯黄的法国梧桐叶都给吹到露天剧场了，落叶在平坝上滚来滚去，飒飒直响。遇上挡住的石头，就在那里呼呼地扇动，象是老头子喘气一样。但终究是越不过去，积在那里不动了。当又一阵风吹来，那些停在石头边的落叶一轰而散，又自由自在地在平坝四处游逛了。亦琼站在露天看台上照书摊，她穿着卡其布的蓝布衣服，袖子挽在手肘上，下身穿的是蓝布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她有一头又多又黑的头发，黑亮亮的，头上分着一根偏线，把头顶上的一绺头发往右边梳，扎上一根橡皮圈。风吹动着她的齐耳短发，直往嘴角钻，她用手把吹到脸上的头发往耳朵后面拢。拢不住，头发乱蓬蓬的。她就不时发出噗噗的出气声，好把那嘴角的头发吐出去。地上的两张牛皮纸封面图四角都压着石头，谨防风掀起来。

老大坐在皮带凳上，脖子上挂着装钱的书包，垂在前胸，脚下是装书的木箱，他负责收钱，发书。几级石阶上都坐着看书的小孩。

亦琼两手操着，站在那里，她远远地瞅见班主任老师一家从小门进来了。她一下慌了，跨到石阶的那一头，对哥哥说，我要躲一躲，老师来了。她跳下看台，隐身到看台的墙后去了。她贴着墙角，看着老师一家三口从看台前面的马路往中门方向去了，才从墙根下出来，心还咚咚直跳。幸好没有看见，不然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星期四下午过队日，亦琼脖子上围着红领巾，手臂上戴着中队长的二根杠牌牌，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集合全班同学。她一本正经地发口令，立正！稍息。队列里的罗开全盯着她，叫立正他稍息，叫稍息他立正。全班同学都笑起来。罗开全是罗妈的儿子，仗着爸爸是党员，妈妈是居民委员，一向吊儿浪当，到处惹事生非打架。尽管是邻居又是同学，亦琼在红房子从不理他，在班上也很少跟他说话。她不想招惹这家人。现在他故意在队列里捣蛋，影响了纪律，亦琼不得不压着火气批评他了：罗开全，注意听口令，要跟大家一致。

罗开全哼一声，我就是要立正稍息，稍息立正，你能把我怎么样？干望到！

亦琼声音严厉地说，你不听指挥就站出来，我不对你发口令！

罗开全一步站到亦琼前边，用手把亦琼一挡，你凭什么管我，还是中

队长！我来给同学们宣布吧，她放学和她哥哥在文化宫摆书摊！

亦琼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她感到无地自容。

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的班主任老师走过来喝一声，罗开全，你捣什么蛋？摆书摊不丢人，她帮助家里分担困难，没有影响学习。

亦琼流下泪来。看来班主任早就知道她摆书摊的事，只是没有捅破它。

两天后，老师把亦琼叫到办公室，拿出一个市少年宫“阅览室之友”的借书证，对亦琼说，你喜欢看书，我替你办了一个证，你拿去借书看吧，好好学习。她又对办公桌对面甲班的老师说，我们这个中队长是个读书的料，将来她会读大学的。

亦琼拿着借书证，心情激动地走出办公室。哎呀，老师都说我会读大学的，看来这是真的了，我会上大学的，我会上大学的。

顺着人和街小学的墙根，亦琼往家走。一路上她都喜气洋洋地对自己念叨，我会上大学的，我要上大学。回到家，她推开门，叫声妈，我要上大学！

母亲正在纳鞋底，她抬起头，很惊奇地看着亦琼，你说什么？

我要上大学，老师说的，我会上大学。

母亲笑起来，还早得很呢。老师说你会上就能上了？还要你自己努力呀。你要是上了大学，妈是睡着了都笑醒了。

亦琼凑近母亲说，我会努力的，我要让你在梦中打哈哈。

母亲说，那我现在就先打两个哈哈试试看。她真的哈哈地笑起来，笑得身子发颤，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她用手抹着眼泪，鼻子还在抽着笑。亦琼看着妈妈笑，紧闭着嘴，眼睛湿润了。

亦琼沿着巴蜀幼儿园、税务局幼儿园、巴蜀小学、平街的巷道，冲上观音岩的几百级石梯坎，然后沿马路下到罗家湾，枇杷山公园的侧门，进少年宫阅览室借书。阅览室在马路边的二楼，安着大书桌和长条靠背椅，借书台旁是书目卡片箱。亦琼从来没有借过图书馆的书，她不知该怎么查书，脸红红地去找管理员。管理员带她到卡片箱前，告诉她查笔画，查作者名。她不急于借书，在那里翻起卡片箱看都有些什么书来了。

少年宫借书不要钱，只是看后要写读书心得交去。这当然要写，已经是不要钱了，得有回报。一个人不能做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这是母亲常说的。亦琼写读书心得特别自觉，也特别及时。

晚饭前，红房子的几十个中小學生就开始到二楼走廊用小板凳占位子。密密麻麻的板凳把楼口和过道都占满了，上楼的人，得很小心地从凳子边跨过去。吃罢晚饭，孩子们拥着他们的故事大王亦琼来到凳子中间坐下，周围挤满了孩子，他们都是来听亦琼讲故事的。那些孩子不喜欢看书，但喜欢听故事。他们把家里的书都借给亦琼看。这也就成全了亦琼，哈哈，她有大量的书看了。她给那些给她书看，自己不喜欢看书的小孩讲故事，把她所得到的都还给了给予她的人。

亦琼端坐在孩子中间，象个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她不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种威仪，有种倔强，可一说起话来，她的脸就变得生动起来。她的魅力集中在那张生动的嘴巴上，两个小小的酒窝长在嘴角下面，嘴唇薄薄的，有几分俏皮，几分天真，还有几分灵气。

当她咧嘴一笑，嘴成“一”字形，嘴角下的酒窝也格外分明，让人觉得她不仅笑在脸上，就连她的心也在欢笑。她讲得眉飞色舞，忘了自己身在

何处。听故事的孩子都被她迷住了，为了她的故事，也为了她说话的神采和生动的表情。

亦琼象说评书一样讲故事，只差没用惊堂木。讲的故事有长有短，什么《烈火金刚》、《苦菜花》、《保定外围神八路》、《水晶洞》、《牛虻》、《福尔摩斯探案》、《安徒生童话》、《流浪者》。她很喜欢《流浪者》，讲拉兹偷面包抓进监狱，她说，只见镜头一转，12年过去了，拉兹长成了大人，他还在监狱里，手里拿着一块面包狂笑。那时她根本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她是根据电影连环画的故事来讲的，讲得添油加醋，听的人都以为她看过电影。讲《牛虻》，最感于亚瑟和神父蒙泰尼里的父子关系。她说，亚瑟单腿跪在刑场上和他的上帝作战，也呼唤着他的父亲。讲得大家跟着来了感情，流下眼泪。

想来红房子的小孩是有幸的，在他们的小伙伴中，有这么一个讲故事的女孩，使他们知道了那么多的文学故事。小学五年级寒假，亦琼15天讲了45个故事。一天讲三个，迫使她不停地看，讲不出来了，就自己编，还动手写故事提纲，免得把故事人名搞混了，那些外国人名可是一长串的，得反复读好几遍才记得。这是亦琼童年最辉煌的一页。

第三章 革命年代

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开始了。沿着上清寺街心花园转角处的上清寺相馆、新华书店、糖果店，右转弯到中四路的上清寺布店、九园食店、联合医院、药房、水果店、饭馆、到市委的大门，与此相对的马路对面转角处的上清寺电影院，左转弯到中四路的上清寺百货商店、澡堂、人民小学、张治中旧址桂园、重庆六中、中四路小学、市委宿舍，再往上的市妇联、市团委、煤店、周恩来旧址曾家岩50号、市委招待所，整个的从上清寺到中四路的两边马路，看不到巴掌大的墙壁本色，全给标语、大字报覆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象是纸箱厂打的纸板。就连市委围墙外面爬满黄桷树树根的堡坎上也刷满大字报，循着黄桷树根的形状，大字报现出张牙舞爪的狰狞相，使揭发市委、省委走资派罪行的毛笔字也呲牙咧嘴走了形。横着马路用绳子拉着标语，三步一幅，五步一行，遮避了天空。风吹雨淋日晒，空中、墙上，到处吊着、垂着破破烂烂的纸片，上面写着“炮打司令部”、“炮打重庆市委走资派”、“打倒任白戈”、“炮轰西南局，火烧李井泉”等等。在“走资派”、“任白戈”、“李井泉”字样上面都用红墨水划着大大的“XXX”，一片白色恐怖。行人走在这纸片的森林国度里，阴风惨惨，好象在给这座城市开追悼会吊孝志哀。

亦琼从学校出来，看到马路对面市委墙下，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她挤进去，一个身穿黄军装，头戴黄军帽，胳膊上戴着毛主席手写体的“红卫兵”袖章，操普通话的人在那里慷慨激昂地演讲。这些从北京来串连的红卫兵，率先给山城人民带来造反的火种。他拿着一张报纸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你们看，这报纸第一版登的是毛主席的照片，可是你们把报纸翻过来看，第二版上面是一门大炮。他把报纸往天上拿着，去照太阳，大家看，大家看，透过第二版的大炮，我们正好看到大炮对着第一版的毛主席，这不是

反党反革命，要炮打毛主席吗？你们说这报社该不该砸，该不该造反？

亦琼和围着听的人都不知道办报纸每个版面要由不同的编辑来安排文章，报社决不会想到在文化革命会出现这样荒唐的常识错误，就此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宣传喉舌。也许听众中有懂得报纸排版的，但在那个革命年代，躲都躲不及的祸，谁还敢站出来和潮流唱反调？亦琼听着讲，心里很佩服这些北京红卫兵的精细，她就从没想过要把报纸拿来映着阳光透着看，以便从中发现问题。

亦琼从学校回到家，只见饭桌上乱七八糟地甩着从墙上取下的杆秤、锯弓、腊肉、萝卜干、床上甩着书包和衣服。她用毛笔写的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也从墙上撕下来扔在桌上，半截白纸悬在桌子下面。亦琼心惊，出什么事了？

小妹把她拉到一边去说，姐，刚才罗妈和街道红卫兵来检查，说我家墙壁上又是挂吃的穿的用的，又是挂毛主席像，是对毛主席不忠。要用锯子锯毛主席的头呀，锯了还要用秤来称呀？

莫名其妙，她这话就是反革命！这吃的穿的用的往哪儿挂呀？过去亦琼家是从来不会挂画的，也不挂什么像片镜框、先进奖状。文化革命了，亦琼赶着去买了一张毛主席的像，用浆糊贴在墙上。还抄了一段语录贴在墙上。她就怕街委会来巡查，找岔子，说对文化革命没认识。防不胜防，还是给挑了毛病。这语录又怎么啦，不是很革命吗？

哎呀，你写的毛主席语录漏了一个“的”字，给查出了，说是侮辱毛主席，必须重写。

还是用白纸写的，象在吊孝。

她罗妈又没文化，知道什么漏了一个“的”字，真是鸡蛋里挑骨头！

是罗开全跟着来的，他现在是街道红卫兵的小头目，拿着本语录本，一个字一个字对，给对出来的。我看了，是漏了一个“的”字。

罗开全小学和亦琼同学，成绩差没考上市中区一类中学，分配到郊区读书，他对亦琼始终是不满的。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罗家就把张家盯得紧。

小妹说，还算好，没有抄家。这几天罗开全都带着一群赖死猴跟着街委会去抄家，楼上刘家就被抄了，说刘妈是隐藏的地主婆，要把她押回农村去。幸好爸妈成分好，不然也会抄家的。

刘妈是和母亲一起做临时工的，刘伯伯也是工人，刘家娃、刘家妹成天和大家一起玩，大人娃儿都在红房子住了十几年，跟谁都没有脸红过，怎么刘妈一下子成了地主婆呢？搞不懂，搞不懂，真是太恐怖了。

楼上传来刘家大人娃儿的哭声。我不是地主婆呀，我解放前就下重庆城来了呀，你们可以去调查呀，说话要讲良心呀，是哪个黑了肠子烂了心子红口白牙乱咬人呀，要赶我回农村，丢下我的娃儿怎么过哟？

家家关着门，谁也不敢上楼去劝刘妈。就是从那时候起，红房子各家有了关门的习惯。

在派出所的大院里，一个户籍警在烧一堆缴获的书。老大上班路过见了，站在篱笆外面看。等户籍警走了，他象一阵风似地跑进院里，用一根木棍去火堆里掏，把底下那些未烧到的书掏了出来。老大迅速脱下衣服，把这

些烫手的书包起来就往家里跑。

回到家，老大赶紧关上门，抖出书，书还在冒烟，衣服也给烧了几个窟窿。足足有二十来本。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苏联高等艺术院校美术教科书等。老大翻着这些书，连说，好书好书！今天运气好。又对弟妹说，这些书现在是禁书，先把它藏起来，不要说出去。

小弟人小，就爬到床下柴禾、煤炭堆里，掀开木柴，把包上旧报纸的书放在最下面。老人在床外递书。亦琼和小妹拉出写字台最下一格抽屉，把书放进里面的地板里去，然后关进抽屉。老人舒了口气，换了件衣服，去上班。临出门，对弟妹做了个鬼脸。弟妹也对他做怪相笑。

亦琼拿起烧了一个角的《怎么办？》，心里很高兴，她又有得书看了。

又到发工资了，老人回家按惯例给母亲五元钱。这是自他参加工作后，三年来形成的习惯。发了工资，就给妈妈五元，给亦琼一元，给小弟小妹各五毛。他收拾起挎包，对母亲说，妈，我准备出去旅行。

母亲说，外面在搞文化革命，红卫兵串连，乱得很，你跑出去干啥子？

老人说，工厂停工了，造反派在夺权，我没有兴趣，就想出去看看。我还没有出过远门呢。

母亲说，我也不懂外面的事，你要自己当心。你既然要出去，还给我钱干什么？“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你把这钱带上。

老人说，好吧，我把钱都带上。你放心，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一定回来。

老人的年龄和造反的高中学生差不多，如果他读高中，也该是高三年级的红卫兵。但他想工作，初中毕业就进厂当了工人。学生串连，他旅行。

老人随身带了一本地图册，按自己大致拟定的计划，到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南宁、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城市去旅行。他那点工资，买一个地方的票都不够，别说要去那么多地方了。他戴上红卫兵袖章到外地红卫兵站办理乘车手续，有时什么票都没有，他就从出口进到站台上火车，遇上查票时，他就给邻座的做个手势，笑一笑，或者假装瞌睡了，伸伸懒腰，就往列车座位下面钻，躺在座位下面睡觉。再遇上麻烦时，他干脆下火车，等下列车再上。往往准备去这座城市，又临时改了车次，去到另一座城市。反正他是出来看世界，到处听新闻，并没有特别的目的地，也不需要买什么地方特产带回家去。只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照一张相，鸟过留声，人过留迹嘛。

尽管他没有特别的目的地，但他一直在寻找，心里有一个执着的愿望，想解答文化革命是为什么，中国该往何处去，我该做什么？这对一个刚刚20岁的青年工人说来，是一个过于严肃的问题，也是他肩负不起的沉重担子。可他偏偏“咸萝卜，淡操心”，去想了，去担了，去操心了，因而在旅途上，他总是很忧郁。

他象个流浪汉一样四处漂泊，头发长长的，挎包脏脏的，灰色大衣穿成了黑色。每次回到家，他一身脏得象叫化子，狼吞虎咽地刨上三大碗饭，然后就呼呼大睡。恢复精神了，他回厂里领了工资，又开始他下一个旅程。母亲说他，你这是为啥子呀？别人出去是观山望景，我看你出去是受洋罪，就不要出去了。他摇摇头说，妈，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在干大事。

母亲给说得迷迷糊糊。

老大这样旅行了三四个月，回到厂，不再出门了。他看书，作笔记。亦琼不解。老大说，全国我都走了一遍，还接触了几个大学的奇异人物，他们都是反对文化革命的。现在到处都乱套了，一个国家，没了政府，不搞生产，光闹革命是要坐吃山空的，遭殃的是老百姓。

亦琼听不明白哥哥说的。她只有15岁，满心欢喜地参加了学校红卫兵，她专门负责油印传单。成天蹲在教室里用油滚子印。油印滚子坏了，就用胶皮刮子印。每天回到家，总是一手的油墨。

老大也不对亦琼多解释，很多道理他也是在慢慢琢磨。他在广西边境遇到的那个准备偷越国境的大学生，跟他说了一夜的话，但他还没有偷越国境的思想准备，他的文化也不高，他在那个大学生面前有些自卑，他回来了。他想立足自己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抱负。

老大每天在家读马克思、恩格斯、拿破仑、汤因比，还有《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这些书都是那个大学生读过的。有一天，老大突然对亦琼迸出一句话，“历史永远由胜利者书写”，这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的，《斯大林时代》写的。任谁动员他参加造反派，他都摇头，说他不介入权力之争。

学校停课半年多了，传单也不用印了。亦琼和弟妹都停学在家，亦琼仅初中二年级，小妹小学六年级，小弟小学四年级。这个文化革命看来一时半时是难得收场的。老大很着急，说，这怎么行，光长个，不长知识，文化还没有我高。长大了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愚民一个。

听着哥哥这么说，弟妹都傻眼了，亦琼脑子里只有革命，没想过长大了究竟干什么。三姐弟呆呆地看着老大，象三个小叫化一样，盼着主人的赏赐。

老大一下子兴奋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连连拍打自己的手说，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这是自从他到全国串连走了一圈以来，第一次有了自信的神情。他一直都很忧郁，他看到文化革命的不正常，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有所作为，却又苦于自己只是一个工人，又能做什么呢？有谁信他的呢？现在他在弟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使命，他要把自己的弟妹教好，带出文化改革的黑暗。

他转身向着弟妹，象预言家发布预言一样说，你们听我说，世道不会老这样乱下去，你们不要出去乱跑，在家好好读书，总有用得着的一天。

他开始在外奔走了，去找那些升了高中的老同学和他的社会朋友。他拿出收藏的部分小说，换回来一大摞初中、高中课本，对弟妹说，看吧，看吧，够你们学的。

首先得把亦琼矫过来，两个小的就好办了。他坚决反对亦琼再去参加红卫兵，你以为你那红卫兵有多了不起，空事，以后草包一个。

亦琼很不以为然，你以为你又有多了不起，就能拯救我了？但她不敢违抗哥哥，老大工作以后是家里的权威，他总为家里着想，连母亲都听他的。

星期天中午，吃午饭了，小弟老不来吃饭。老大端着饭碗去了另一间屋，来到伏在写字台上的小弟身后。只见小弟在照着《十万个为什么？》书上的插图画画。老大放下饭碗说，拿我看看。他看了画，又看插图，问小弟是不是蒙在上面画的，小弟说不是，是看着画的。

老大说不错，以后每天都画一张。我给你找纸，笔墨。画得好，我想办法给你请老师。

以后小弟每天在家画画，单线的，作色的，越画越象样……

初夏，亦琼回校去看那些坚持在校闹革命的同学，正赶上红卫兵团给大家发藤帽、锄把、钢钎，看着同学们戴着藤帽，一个个神气活现的样子，亦琼也感到心痒痒的。她留了下来，领了藤帽、锄把，住在学校没有回家。

学校已经按军事据点那样在教学楼顶上安了探照灯，晚上，探照灯在楼顶转来转去，强烈的光柱扫着大操场、学生宿舍、办公楼和另一座教学楼，象幽灵在游荡，四处静悄悄的。

学校成了兵营，又有些象集中营。

半夜，学校广播突然播放起阿尔巴尼亚歌曲《游击队之歌》，亦琼被同学推醒，她听着这音乐感到非常的紧张和恐怖。而她的同学已经习惯这音乐了。同学悄悄告诉她，是军事演习，马上就要集合。

亦琼赶快穿上衣服，戴上藤帽，提着锄把，跟着大家跑步到操场。红卫兵团长是高三的学生，他正提着喇叭向大家交待今晚的行动计划。

他说，今晚我们要外出军事演习，我们必须看到，我们3 2 1 1 1战斗团——“3 2 1 1 1”本是一个扑灭大火，表现英勇，在全国受到表彰的石油钻井队，学校红卫兵团采用了这个名字——位于市委旁边，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反到底”派要攻打市委的“8 . 1 5”派，首先就要把我们这个钉子拔掉。因此我们是文攻武卫的前沿要塞，我们必须守住阵地。今晚的行动就是顺着市委家属宿舍向市委前进，去打增援。希望大家靠着墙根走，不要走大路的中间，中间埋有敌方的地雷，大家要小心，不要踩上了。

团长把这假想的敌情说得有板有眼的，亦琼觉得自己的热血都沸腾了，想不到留在学校的生活这么刺激。她跟在同学的身后，从学校侧门进入教工宿舍区，从那里沿着市委家属宿舍的堡坎爬过去，上到马路，然后向马路对面的市委冲过去。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既没有谁踩上地雷，也没有遇到一个敌人。折腾了两小时后，大家闹嚷嚷地回到寝室，亦琼不免觉得有些扫兴，没有真刀真枪的干。

7月7日，二轻的“反到底”和“8 . 1 5”在上清寺嘉陵江桥头的铁园对打起来了，“3 2 1 1 1”团的男生，戴着红袖章，也在“8 . 1 5”这边参战。

亦琼见真的打起来了，跑到铁园对面的山头上。那里已经站满了人，隔着山脚下通大桥的马路，观看对面山头的人开战。

参战的两派人都戴着藤帽，互相扔砖头、石灰包，石头顺着铁园的山头往下面马路上滚。马路上全是砖头石块，空中腾着石灰的烟雾。行人都往回跑了，过桥的货车、公共汽车停下来，汽车长龙一直排到上清寺转盘，分路排到中四路、人民路、两路口、牛角沱去了。从江北开过来的车停在桥上，往后排到桥那头的华新街、观音桥去了。排在汽车长龙后面的车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拼命按喇叭，一个接一个往前按，整个上空轰鸣着刺耳的喇叭声，观战的人捂着耳朵，看得津津有味。交通警察也不能解决这个堵车事故。

突然，“嘭”的一声枪响，只见“3 2 1 1 1”的人在手忙脚乱地把一个学生往下搬。

是红卫兵团的人被打中了。

开枪了，开枪了！快跑呀，快逃呀！枪子可是不长眼睛不认人的，山头观战的人如梦初醒，“轰”的一声散了，象后面有洪水追赶来了一样，不

顾命地往山下牛角沱方向跑。坐在汽车司机台的司机也夺门而出，往后面狂奔。眨眼间，战场上没了一个人影，石头、土块、石灰、烂泥、藤帽、锄把，扔满两座山头 and 下面峡谷的马路，空车摆满一路。

亦琼拼命往学校跑。她想看看是谁被打中了。把着医务室的窗户，她看见桌子上躺着一个小男生，脸色卡白卡白的，胸口上有花生米大的一个弹孔，别人告诉她，是初一年的学生，已经死了。亦琼吓一跳，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就花生米大的一个眼，就这么厉害！

她见红卫兵团长赶来了，医生把死者的背翻过来给他看，亦琼看到死者的背上有拳头大的一个洞，血糊糊的。原来这枪子是进去小，出来大呀！

亦琼怕见血，她急急忙忙退了出来，也没有给别人打招呼，顺着中四路跑到上曾家岩，从小巷的石梯坎跑下去，一直下到人民路，再从蒲草田小路回家了。只有家里才远离战火的硝烟味，也才更安全。

" 7 . 7 " 事件使山城的武斗一下子由钢钎、锄把、藤帽的文攻武卫上升为步枪、机枪、大炮、坦克的武攻武卫了。这也是不奇怪的，重庆是座兵工厂密集的城市，那是抗战国民党留下的兵工厂。兵工厂的造反派把厂里的真家伙拿出来武斗了。红卫兵也源源不断地到兵工厂去领枪扛炮。亦琼害怕真刀真枪，这一回，她不用哥哥阻止，再不敢回学校参加武斗了。

满街都看见拿武器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队伍。就象电影演的德国党卫军一样，造反派戴着红袖章，扛着枪，身子挺得笔直，绷着一张脸，好象橡皮戳子一样僵硬，雄赳赳地在马路上走正步。坐在军车上的红卫兵分两排坐在靠两边车厢的长凳上，也是把身子挺得笔直，板着脸，胸前捧着枪。

嘉陵江江两岸的高射炮、机枪隔着河岸对射，晚上把江岸映得通明。人们在自家的窗户里看打炮，不敢伸出头去。比看国庆焰火还热闹，使人想起二次大战攻克柏林的炮火。子弹和大炮的呼啸声在山城上空掠过，坦克车在马路上威风凛凛驶来。

一个初二的女同学坐在军车上，把下肢打残了，高位截瘫。

高三的一个男生从军车上打下来，摔破了头颅。全体红卫兵沉痛悼念，团长发表讲话，追认烈士，提议把他葬在学校的小山上。“烈士”的父亲不同意，还是埋到“烈士陵园”去吧，也便于以后他们亲人去扫墓。

红房子的黑娃——河运校的中专生，在攻打市委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被机枪扫死了，死时手里抱着钢钎。黑娃妈抱着浑身都是枪子窟窿的黑娃，哭得死去活来。那是她家的老大呀，马上就要毕业挣钱养家了。

亦琼的中学正在嘉陵江边，江对岸是三钢厂和兵工厂。这个被“ 3 2 1 1 1 ”红卫兵团长称作文攻武卫前沿要塞的地方，果然是炮火集中轰炸的场所，它被炮弹击中，整个男生宿舍燃烧起来了，只剩一堆断垣残壁。教学楼的一角被削去了，大操场变成了炮弹坑。

沙坪公园做了武斗烈士陵园，埋了无数红卫兵的骨灰，密密麻麻立着石条和木牌。（这个“烈士陵园”，在 1 9 7 6 年打倒“四人帮”后被拆除，国家不承认武斗死的人是烈士。

）

商店都关门了，市民都龟缩在家里，不敢轻易出门。

亦琼躲在家里看书，那是老大想法搞来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是禁止看的。亦琼把书藏在床下柴禾堆里。每次看书，都钻到床下取书，爬出来时，总是一身煤灰，一个大花脸。洗了手，再来打开用报纸包裹的书，喜滋滋的，

那是她最心爱的宝物。

枪炮声一停，亦琼就拿着米口袋往人和街粮店跑。粮店不是每天开，谁不怕枪子呢？买米的人把粮店售票窗口围了一层又一层，多是停学在家的中学生和家庭妇女。粮店是多重木折门，只开了一人宽的一折门。

亦琼沿着墙沿拼命往售票窗口挤，从别人的胳肢窝下往里拱。她在人堆里感到窒息，难受死了。好不容易挤进去，抓住窗栏。窗栏上全是挥动的手，闹嚷嚷地报着买米的数字。

挥呀，抓呀，亦琼终于把手伸进窗栏，把粮本和钱递进去了。身子脸还在一边，看不见窗栏里边。手不停地挥，嘴里不停地叫“三十、三十”。

售票员根据这挥动的手和叫嚷的声音来判断是谁买米，买多少了。在粮本上记了数，盖上公章，收了钱，把米牌子、找补散钱和粮本卷成一团，塞到伸着的空手里。

亦琼捏着粮本和米牌子，又从人堆里往外挤，连身子都转不过去。她就用手抵着墙根，用屁股往后退。一阵推搡，她终于又挤出来了。

象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她满身大汗，满脸通红，披头散发。她拿着米口袋又到粮店门口去挤，空中一片白布口袋挥舞，象是死了人，招魂的幡一样。

米都是存了几年的霉米，或是被水淹过，结成米块了。天天要吃饭，不买不行，还不敢一次买多了。

邻居在叫，煤店卖煤了，煤店卖煤了。亦琼放下手中的书，迅速塞进被子里。叫声小妹买煤。挑着箩筐，小妹拿着掏刨，一起往人和街煤店跑。煤车还没到，等着买煤的市民已经轧断了街。煤店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卖煤了。成天打枪打炮，煤车进不了城。

煤车到了，还没等煤店工人下煤，买煤的人早已把煤车围个铁桶一般，男的多。亦琼拼命往里挤，被旁边一个男人的手肘使劲往外一撞，正撞到她的胸口。她哎哟一声，退出了人群。

亦琼捂住胸口，小妹在一边叫着姐姐，不要紧吧。

亦琼弓着腰，忍住痛，看着抢煤的人在那里拼命挤，拼命往自己的箩筐里装煤。一眨眼，一车煤就被抢干净了。然后抢到煤的人再凭煤票到煤店过秤。

拿着空空的箩筐，亦琼心里着急，家里的煤快烧没了，煮饭兼着烧家里存的一点锯木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煤买回家。别家买煤，都是男的来抢，亦琼家小弟太小，老大是不做这些买米买菜买煤的家务活的。家里的粗活都由亦琼和小妹干。小妹煮饭的多，亦琼管外面的跑买。亦琼和小妹坐在路边的石阶上，守着一副空箩筐，等着下一辆煤车到来。

煤车又到了，买煤的人又蜂涌而上。亦琼急了，她挤不进去。她围着汽车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提着一只箩筐往车头冲去，纵身跳上车头，直接从车头上往车厢里爬。动作的敏捷，象是电影上演的要去炸敌人碉堡似的。周围看的人都呆了，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亦琼已经跳进煤炭车厢里去了，腾起一阵煤灰。她手里没有掏刨，就用双手使劲往筐里刨煤。三下两下刨满了，对着车下大叫，小妹，快，快把箩筐递给我！

用这样的方法装满了两筐煤，亦琼一头、一脸、一手、一身，全是煤灰。她和小妹排在一长串箩筐后面，等着称秤。

称煤的队伍走得很慢，因为是先抢到煤再去买票交钱过秤，几道程序

一道做了，也就特别难得排队了。亦琼候在那里，她远远地看到中学好友宁子从人和街上面下来了。不用说是来找她的。她叫一声宁子，宁子看见她了，喜出望外，奔过来娇声说，哎呀，我找死你了，我还去你家了，没人。

亦琼嘿嘿笑道，我来买煤了。

宁子家住在曾家岩，离亦琼家有四五里路，是打枪开炮最厉害的地方，那里的煤店根本不卖煤。她想买煤，还没箩筐。平时她家的煤都是请工人送的，在这武斗时期，谁给送煤？她就急了。

亦琼见宁子着急，说，别急别急，你今天先拿一筐我的煤去。你把煤票给我，等明天煤车来了，我再帮你买吧。

称了秤，亦琼先和小妹把一筐煤抬回家，让宁子在路边守着另一筐煤。然后又到街上，和宁子一道把那筐煤抬回宁子家去。

第二天，宁子一早就来了，亦琼拿着自家的掏刨和箩筐，去帮宁子抢煤。

宁子患肾炎休了一年学，从上一个年级插班到初二班来。尽管她比亦琼大一岁，但人看起来很小，轮廓眉眼有些象个外国洋娃娃，大大的眼睛，眼睫毛长长的，往上翘，鼻子长得很棱，笔挺，高高的，嘴巴有些瘪，薄薄的，很大，一笑，露出整齐的白牙，嘴角拉到腮帮了。亦琼喜欢看她笑，很甜，很娇美。

她们结成好友是很偶然的。刚巧上音乐课，新来的插班生宁子坐在亦琼旁边。她穿着紧领的织着蓝色图案的羊毛衫，脚上穿着扣绊皮鞋，套着白色袜子，给人一个很雅致、很清爽的感觉。亦琼见她不开口唱歌，就问她，你怎么不唱呢？

谁想新同学娇娇地反问亦琼一句，你怎么不唱呢？

这么娇的声音，亦琼还是第一次听到，红房子的小孩，男娃女娃都是粗粗的大喉咙，装都装不出娇气来。亦琼觉得那娇滴滴的声音很好听，它象是从另一个国度飘来，从她看的那些外国小说里的富贵小姐嘴里飘来。

她一下无话可说。她不唱自然是有原因的。那是头学期的事，宁子还没到他们班上来。

上音乐课，男女同学分成两边坐。亦琼正值感冒，嗓子哑了，唱女生部的高八度唱不上去，就唱男生部的低八度。音乐老师听见不对劲，一边走下讲台，一边说，是谁在装怪？然后一截粉笔向亦琼掷来。全班轰堂大笑。音乐老师是从部队文工团下来的，老是上课提裤子，鲁得很。

亦琼呆了，她一个女孩，还是中队长——初中一二年级还实行少先队制——老师竟这样当众羞辱她。面对老师的粗暴无礼，她无能为力，只有愤怒的份。

从此上音乐课她不再开口唱歌。老师没法，别人考声乐，让她考乐理，就此过了音乐课的关。

亦琼想着这一幕，没有说话，她对宁子咧开嘴笑笑，伸出手说，咱们交个朋友吧。

这回是宁子愣住了，她刚刚来到这个班，一切都是陌生的，还没有见过这样正式又这样爽快的交朋友方式。她也就伸出手说，好，我们做朋友。

放学了，亦琼和她一起出校门，她们班是住读班，多是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医生、职员、工程师的子女。只有几个走读生。亦琼走读，宁子也是走读，家就住在市委上面的曾家岩。亦琼陪着她，也往曾家岩回家。一路

上给她讲班上的事，问宁子转班的情况。从学校到宁子的家不过十多分钟的路，两人竟走走停停，说了一个钟头的话。

宁子是脖子上挂着钥匙长大的孩子，生下来就请保姆带，三岁送进幼儿园全托，星期六才接回家，星期天下午又回园。上学后，一直跟着姐姐一道吃食堂，胸前挂着钥匙，自己回家开门。父母总是忙，总是有工作，有运动，有会要开，很晚才回家，极少管她和姐姐。她的肾炎病就是给拖出来的，父母顾不上管，急性就转成慢性的了。宁子妈妈这才急了，老说自己没当好妈。

亦琼和宁子就站在宁子家院子门前说话，分手时，宁子掏出钥匙，打开院子的暗锁门，对亦琼娇娇地道声再见，一闪身进去了，把门关上了。从院子的篱笆墙，亦琼若隐若现地看见宁子走到宿舍门，又在那里开门。门真多呀，还都是暗锁门。亦琼心里想。宁子似乎知道了亦琼还在外面没走，她转过身，往篱笆缝看，挥着手对亦琼做再见。亦琼也不由得对着篱笆里面挥手。宁子进去了，大门关上了。亦琼看见自己挥动的手，笑起来。

她一路笑咧咧地下着通往人民路的小巷里的石梯坎，心里对自己说，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我有了一个朋友了。是呀，班上住读班，她和他们总是隔了一层，她没有朋友。

有的人刻意去交朋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得不到一个真朋友。亦琼和宁子，第一次见面就好上了，心心相印了。这朋友，也象谈恋爱一样，得讲缘份，有缘份，是不用刻意去追求的。那是努力求不来的，得有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可是亦琼和宁子又有哪点相近的声音，哪点相同的气味呢？她们是来自不同阶级的两极，一个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家庭，一个是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是那么野性的粗线条，一个是那样精致的一幅画。但是不管阶级，不论粗细，她们做了朋友了，还是那种时时惦着，肝胆相照的朋友。只能说这是她们的缘份，也是她们的幸运。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友谊呢。

亦琼放学改了她的回家路线，不再从上清寺走学田湾菜市场回家了，她从曾家岩走，穿小路到人民路回家，为的是可以和宁子同路。宁子也时时跟着亦琼，两人象姐妹一样亲近。

有一天放学，宁子告诉亦琼，她妈妈邀请她到她家去玩。宁子老在家讲亦琼，讲亦琼的家，宁子妈妈也想认识一下女儿新交的朋友了，还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她听都没有听说过她家的那些事，更没有接触过。她让宁子带亦琼到家里去玩。

亦琼第一次走出红房子，到了另一个文化背景的同学家中。她被宁子妈妈吸引住了，她长得很美，象电影明星一样，比宁子还漂亮。人很风趣。她见亦琼拘束，就给她说笑话，做幽默的动作。她是北京人，讲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很好听。宁子爸爸不多言语，只是到厅房和亦琼点了一下头，就到卧房去静静看自己的书了。

宁子家就两姊妹，姐姐在黄花园41中上高中，她比宁子沉静，说话轻言细语的，音调很低，但是很柔和，举止很斯文，待人特别善良。其实这一家人都是很善良的，也许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和一个工人家庭日后建立起两家友谊的一个契合点。

星期天，宁子妈妈包饺子请亦琼在她家吃饭，另外备了一碟皮蛋、一碟香肠、一碟凉拌黄瓜、一罐海带鸭子汤。饺子是韭菜肉馅，里面还有虾仁。

亦琼家吃东西没这么细致讲究的，她家用大碗装菜，是不用碟的，也没有那么多花样，也不象那样量少，喝汤是一定要放盐的。

这是亦琼长到14岁，第一次到别人家吃饭。她看宁子他们吃得那样慢，那样少，口味那样淡，真是很惊奇。难怪宁子说话那样软软的，宁子姐姐说话那样轻轻的，那是没吃饱，盐放少了呀，哪来的力气？！

主人家都那样的吃法，亦琼也不好意思多吃快吃了。要不是宁子妈妈给她用一个盘子专门盛了一盘饺子，那顿饭她肯定是要饿着肚子回家的。

亦琼和宁子交朋友，她觉得自己身上一些很粗糙的东西，被柔化了。宁子妈妈见她打赤脚，就说，都是大姑娘了，打赤脚上学不好。亦琼一下子脸红了，觉得自己真的是大姑娘了，不应该再打赤脚了。以后到宁子家，她总要记住把鞋穿好，衣服穿干净。宁子妈妈也常常敲打宁子，希望她能够象亦琼那样多一点吃苦耐劳，刚强和自立。这是一个工人孩子和知识分子孩子各自在向对方靠半步，要取一个中间值，成就一个新人。

亦琼和宁子同了一学期学，就爆发文化革命了。有一天，宁子到亦琼家来，见了亦琼就哭起来。亦琼连问怎么啦，怎么啦？宁子说她的父母都因历史问题挨批斗了。她的母亲是天津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抗战时她从北京的家跑出来，到大后方重庆上大学，以后就留在这里了。她的父亲因为解放前在国民党陪都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和证婚人都是蒋经国，他的同学在台湾做行政院长，因而他成了特务嫌疑。文化革命把他们都挖出来了。

宁子说，我过去一点不知道这些，我该怎么办呀？我想和父母断绝关系，划清界限。

亦琼听宁子讲她的父母，着实吓了一跳。她没想到她眼前站的宁子，是一个跟国民党蒋家王朝有关系的人。蒋介石从来都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宁子的爸妈竟跟国民党的最高层集团有关系，这可是不得了！

她想着这些，心里咚咚直跳。宁子见亦琼不开腔，哭得更厉害了。她说，我知道问题很严重，我愿意划清界限，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呀。我家也没有和台湾联系的发报机什么的。我爸从来都是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我真不敢相信他是特务。

亦琼没想到宁子家庭这么复杂。她家就简单得很，父亲在机修厂，从解放前干到解放后，几十年连窝子都没有挪过，填起履历表来只有一行字。但她对宁子母亲的印象非常好，那么善良，那么有修养，还那么美，不会有问题的。就是有问题，也是宁子父亲个人的事，还得要解放了台湾才说得清楚。

她镇静一下自己，问宁子，现在你爸妈怎么样？

爸爸给隔离起来了，没有回家，妈在停职检查。

亦琼头一甩，不管那么多，“后辈不管前辈事——一辈是一辈”，不要对别人讲家里面的事。也不要和父母断绝关系，你总是父母养的呀。别人问起你父母的事，就说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还是好朋友。

宁子一下子破啼为笑，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怎么不知道？

亦琼耸耸肩，我没听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夜之间，红得发紫的“革命动力”红卫兵，变成了“再教育对象”，历时十年的知青下乡运动开始了。

宁子姐姐在家里收拾行李，把她那些高中课本都清理出来，捆好，放在书架最下面一格。她免不了有些惆怅。毕业考试都进行了，上大学的志愿都填了，就差那么一步，就可以迈进大学的校门了，搞文化革命了，一切都乱了套。好在父母是搞经济工作的，不是从文的，工作需要，父亲解除了隔离审查，回家了，母亲也恢复了工作。她象一只惊弓之鸟，对自己，对前途都很没有信心。成天待在家里，也不出门去。过去爸妈忙工作的时候，宁子是她的尾巴，她这个姐姐就象小母亲一样照顾妹妹。宁子对她的依恋胜过母亲。后来宁子插班，认识了亦琼，成天跟着亦琼跑，跟姐姐也少在一起了。宁子常从亦琼那里带回些小说看，坐在马桶上都在看。她拿过来翻了，都是些外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她看着有些心跳，放下了，要宁子少看这些书。妈是一向叮嘱看书要有选择的，要看那些有教益的书，要学好数理化。文学书要少看，特别是外国文学，还只是中学生，辨别能力弱，批判能力更差，不知不觉就受影响了，学些不健康的東西。宁子不服气，怎么受影响了，人家亦琼看那么多，未见受什么坏影响。亦琼是什么家庭，咱们是什么家庭？爸妈还有历史问题搁在那里，你就不想想后果？搞不好就给你戴“反动”的帽子。宁子不再带书回家看了，可是她常常是半天半天不回家，在亦琼家玩，准是在她家看书了。在那里看了才回来。这个亦琼家也是有些自由，没人管，看什么书都没人管。那些外国文学书，有的可以看，有的对她也是不适合的，毕竟年龄小，容易中毒。她是不看的。还是妈妈说的有道理，看书要有选择，有些书是不适合学生看的。她看外语，复习数理化。现在马上就要下乡了，数理化看了也没用了。该看什么好呢？

她坐在书架旁边心事重重，宁子帮她收拾东西。姐姐，你怎么啦？

我在想，我走了，爸妈身边就你一个人了，家里都要你多照顾了。你那病残留城的事，只是一个“缓走”，没有落实。说来你早两年得的肾炎已经好了，保不准哪天还要动员你下乡。我们这种家庭，要你去，还敢不去？你看我干脆第一批报名了，想把你保下来。谁知保不保得住？你有事拿不了主意，就去找亦琼商量，她看书野，人是很忠诚，很可靠的，也很肯帮忙。你们玩得好，姐姐是知道的，这份友谊也很难得。过去姐姐说过亦琼野，要你少找她借书看，那是怕出问题，怕给家里惹麻烦。姐姐长你几岁，看得多些，胆子也就小些，我自己的毛病，我也是知道的。我是从这个家庭出来的，恐怕改也是改不了的了。遇上事情，第一得找的人，还只有亦琼。那家人心直，人好，你看张妈妈多善良，多贤慧，一看就是个心慈的人。做了咸菜、腊肉什么的，总要想着让你带些回家来，连张伯伯钓到的鱼，也要让你提一条回来。一定记住有事找亦琼商量，她还有哥哥帮忙。她来了，我也再给她讲一讲。

宁子点着头，好的，我会找她。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好了。

亦琼背着背卷，宁子提着洗脸盆网袋，宁子姐姐自己提着一口小皮箱，宁子妈妈手里则拿着宁子姐姐的羊毛围巾。宁子姐姐随学校集体插队到秀山，她们一起到朝天门码头送她。

朝天门码头人山人海，重庆市第一批到西（阳）秀（山）黔（江）彭（水）的知青今天出发，乘大船走长江到涪陵，再换小船进乌江到彭水，换乘汽车到沿途的黔江、酉阳、秀山各个农村。朝天门码头公路上，沿江岸竖

着一根根石柱，上面用红油漆写着1、2、3、4、5、6码头的编号。亦琼和宁子一家沿着码头正面宽大的石梯坎下到长江河滩，滩上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厚厚一层，白黄白黄的，象一个个石头蛋和石头饼，走在上面崴脚，摇摇晃晃，把鹅卵石踩得叽咕叽咕响。

鹅卵石滩上黑压压地站满了知青，背着行李，或提着行李，地上也放着行李，大都是一个背卷、一口小木箱、一个脸盆网袋。这些昨日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今日成了改造对象的知青，一个个象遭了霜打，垂头丧气地和送行的父母、同学、兄弟姐妹告别。

一片哭声，高音、中音、低音都有。那抱头痛哭的高音，是刚满16岁的女知青把不可遏制的悲哀冲出喉咙，我的妈妈呀，我害怕呀，我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呀？那在喉咙鼻子里发出哼哼唧唧哭声的中音，是男知青使劲想把那悲在心中的绝望压回到胸腔里去，反正是没得出路，老子豁出去破罐破摔一回。那呜呜咽咽的低音，是年老的父母剝却心头肉的离别情，我的儿呀，我的女呀，到了乡下就来信，莫让爸妈望呀，以后都要各人照顾各人了哟！伴着这低音、中音、高音的哭诉，还有一道逶迤不绝的音调，那是滔滔长江唱出的咏叹调。一方水养一方人，山城儿女不折腰，不要哭，莫悲伤，自有出头的好时光。滚滚长江，把绿黄色的浪花一浪接一浪地推向河滩，推向鹅卵石，拍打着知青儿女的脚背，它分明也在呜咽。水的呜咽，人的哭诉，混合成一首复调音乐，震撼着山城从头到脚发颤。

江中，停靠着等候知青的轮船，一艘接一艘，烟囱冒着淡淡的烟，似乎也在表示它对知青离别城市的惋惜和愁绪。那烟终于浓起来了，直起往上冲了，轮船马达发动了，催促知青上船的汽笛拉响了。黑压压的人流向江水围上去，好象要把那长江截断。在轮船开动的一刹那，哭声象川剧的高腔一样，啊啊啊——啊啊——，刺破青天，随后轰隆隆一片，从天上滚过。晴朗的天空，顷刻间乌云密布，哗啦啦下起雨来。天哭人更哭，船上的知青站在船舷拼命摇手对着岸上跺着脚哭喊，岸上的家长，有的冒雨追着轮船，放声大哭，有的站在原地，不停地抹眼泪。

亦琼回到家，把她那张户口页从户口簿里取下来，卷成一个小纸卷，塞进晾衣竿的竹筒里，用木楔把口封紧。她是打定主意不下乡的。

走廊那头罗妈的儿子罗开全下乡了，红房子少了一个小霸王，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罗妈对响应号召一向是积极的，任何号召，都很积极。不仅照办，还会锦上添花。她当居民委员，一分钱工资没有，但照样干得很起劲，以致过于起劲，讨红房子大人小孩的厌了。大家都说，她怎么不象罗师傅那样本份，老实巴交的一个党员工人，却有一个母老虎一样的婆娘。谁都不选她当居民委员，但是街委会信任她，年年评她的先进。她越是当先进，红房子的人日子越是不好过，她把大家盯得太紧了，成天象只警犬一样，在楼里转来转去，用头去拱开别人家的门，探着头这里嗅嗅，那里闻闻。手脚倒是干净，开别人家的门，从来不顺手牵羊拿东西，她用眼睛偷走别人家的隐私和自由。

她家儿女不象爸，都象妈。女儿开珍看人总象她妈那样，好象对别人有深仇大恨，65年初中毕业，她瞪一眼张家人，气咻咻地修铁路去了。儿子开全成天在外打架，回家就向他爸要钱，不给，就用刀子比着他老子的脖子。自己的儿女不争气，罗妈就不喜欢别人家儿女孝顺，看不得别人家有好日子。这也是她把张家盯得紧的一个原因。每次见张家老汉打娃儿了，还连

老婆也一起打了，她总是火上浇油地对亦琼父亲说，大公无私，打得好，就是不能手软，黄金棍下出好人。张老汉见有人说好，打得更起劲，母亲说他不长脑筋，别人说好，就好，那打人也能说好吗？打婆娘也是“黄金棍下出好人”吗？我好吃懒做了吗，你要打？那是“烂萝卜心子——黑的”。大家都知道张师傅是一个很容易被挑拨的人，一挑就上火。

罗妈不管别人怎么看她的心子，照样看不惯别人家有一丁点异样，动不动就打小报告。

这一回怎么不见张家有下乡的动静？她一下警觉起来，他张家也够意思了，老大初中一毕业就在厂里分配了工作，工种还那么好，跟他老子一样当电工。她家开珍，比老大晚两年初中毕业，她原以为凭着她爸的党员，她的居民委员，可以在机修厂或者别的单位分个好工作，想不到赶上国家调整，不招工，就落到老大的后面了，只有去修铁路。张家小妹小学毕业该升中学，本来过两年也是得下乡的，偏偏赶上重庆市的土政策，小学六年级中年龄大半岁的就不升中学了，叫什么“超龄生”，直接等候分配工作。年龄划段以重庆军分区司令唐兴盛2月29日的讲话为分界线，是他提出“超龄生”不升中学分工作的，好给下面积压了几届的小学生让路。他是革命委员会的军队领导，当然得听从。只是这小妹刚好生在2月28日，不就给她赶上了，躲过下乡了吗？还要分工作，他张家不党不团，还尽摊好事。小弟不说了，年龄不到，可是亦琼是该下乡的呀，为什么不去？她家开全都下了。她亦琼读书超过开全，读好学校。现在政策好，好学校、坏学校，好学生、坏学生，都要下乡，莫非她亦琼又要超过开全，连农村都可以不去了？她想到这里，气得来暴牙巴更加突出了，叮叮咚咚往街委会跑。

亦琼被叫到巴蜀小学礼堂办学习班。学习班里全是不下乡的知青家长。也只有象亦琼这种住工人区的学生敢于抗拒下乡。他们本身就穷，一无所有，加上出身“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抓不住父母什么政治问题的辫子，也就不在乎什么执行最高指示要下乡了。

学习班里乱哄哄的，一片喝斥，一片哭声。

- - 说，你的儿躲到哪里去了？把他交出来！
- - 你他妈的那儿想赖，赖得了吗？
- - 你为啥拉你女儿的后腿，下乡光荣，你知不知道？
- - 老脸厚皮的好意思，把你那娃儿的户口下了！

回应的是川戏里的哭腔：

- - 哎呀，我也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几个月没有回家，你们也帮我找找嘛。

- - 我那儿是有腰病，还没检查出来，他不是想赖呀。
- - 我没有拉我女儿的后腿呀，那死女娃子从小就犟死人。
- - 他各人把户口页藏起来了，我哪里找得到嘛。

在所有被办学习班的人员中，只有亦琼是知青当事人。她不愿象别的知青那样，跑出去躲了，让父母受连累。她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来面对动员的人。她一到学习班，所有的眼光都投向她，哭腔、骂腔全都嘎然而止，她成了学习班的重点教育对象。

一群“新三届”的红卫兵向亦琼围上来，要她翻开《毛主席语录》第251页，念。

亦琼念：“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

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亦琼跟这些小红卫兵软磨。嘿嘿，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区的，哪有不碰面的？要说和工农结合，我父母都是工人，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宗都是农民，我就出生在一个工农结合的家庭。不怕见笑，我屙屎屙尿都是闻的工人气味，熏也把我熏革命了。我当红卫兵那两天，比你们干劲还大。这不，当知青了。过两年，你们还不是要下乡，大家都是知青命，何必那样大的火气。你们以为我愿意在家吃闲饭，我们学校下乡点在酉阳，乘船乘车要走四天，那么远，我回家哪来路费？那是穷地方，我下乡了，还要靠家里寄钱粮，比在家里吃饭还花费。我家哪有钱给我寄。我下乡喝西北风呀。我饿死事小，给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摸黑事大，我负得起这个责吗？不是我不下乡，把这些实际困难解决了，我高高兴兴下乡去。

红卫兵被亦琼软化了，他们不再对亦琼吆三喝四。动员办公室的头儿见状，上前一把抓住亦琼的衣服，两眼透着凶光。亦琼神经质地大叫起来：“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

头儿放开了手。大声喝斥，看着我的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亦琼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一句合适的最高指示来抵制这道命令。看就看吧。她死死盯着对方的小三角眼，一脸蔑视。他们的眼光不知对视了多久，头儿输了，转移了视线。而亦琼的眼睛盯直了，半天转不过弯来。

头儿问，说，谁是你的后台？

后台？这不是礼堂的前台吗？她转过身往后看，舞台上挂毛主席老人家的巨幅画像，她跟老人家的眼光也盯上了。

头儿说，少来嬉皮笑脸这一套，女娃子家家习到不要脸！

亦琼跳起来，你骂人，你个男人家家才不要脸！你吃皇粮要我盯着你的眼睛看，你好好把你那副流氓嘴脸放到荷包头去揣起！

亦琼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头儿气得吹胡子，马上决定游亦琼的街。罗妈在街委会听说了这个决定，连连说好。她没有参加游街，表了她的态就回家去了。

亦琼身上挂着游街的大黑纸牌，上面写：“破坏知青政策，抗拒上山下乡罪”，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X”。她手里提着罚站的高板凳，走在由街革委、工宣队和军宣队组织的红卫兵游街队伍前面，经张家花园平街，往观音岩游去。石板路年久失修，有的石板松动了，常常踩着这头，那头翘，还溅起石缝里的黑泥浆来。一路上坡，石梯坎高一磴低一级的，有的还断了，塌了半截歪到一边。这样的路走着游街队伍就吃力了。既要顾着脚下爬坡，免得泥溅裤子，脚踩滑，又要顾着走好队伍，振臂高呼口号。顾上顾下，游街队伍忙得呼哧呼哧的，口号声也常常呼得走了调，时高时低时停顿。呼的口号都有：“上山下乡光荣！”“留在城里吃闲饭可耻！”“坚决拥护最高指示！”“抗拒上山下乡绝无好下场！”“谁敢抗拒砸烂谁的狗头！”亦琼不敢怠慢，口号照呼不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要不是她胸前挂着黑牌子，别人见她呼口号的样，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就是被游街的人。街道两边的住家户倚着板板房的门框，或从吊脚楼的窗户伸出头来，和紧贴墙根的过往行人一起，看着这奇特的游街队伍指指点点笑，游街队伍里的女孩子也忍不住笑。游街

的气氛被破坏了。

办公室头儿直喝斥亦琼，你给我老实点，不许你呼。

亦琼说，怎么不许我呼，这是革命口号，谁不许呼，谁就是反革命。反正她也是跟办公室头儿较上劲了。

游街队伍爬完石梯坎来到观音岩外科医院门前，这里是市中区的主要交通干线，往左笔直向上通七星岗，往右急转弯通两路口。马路的对面是枇杷山峰，过于陡峭的地方长着树，塌坡的地方打了一层三和灰，修整出来的坡地层层盖着房子。山下的人行道特别窄，行人大都走外科医院这边的人行道。

头儿指挥队伍停在外科医院住院部栏杆外的人行道上，让亦琼站到高板凳上去。亦琼不肯，头儿让红卫兵来拉。亦琼就用两个手肘左右拐，没人敢上前了。

头儿发怒了，走上前用脚往亦琼膝盖弯一扫，嘴里叫，你不站，跪也可以！

亦琼不提防，膝盖一弯，扑通一声栽倒地上，嘴唇磕破了。亦琼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嘴角的血，瞪了头儿一眼，自己站到高板凳上去了。

亦琼胸前挂着黑牌子，高出众人半个身子，远远近近都能看到她，她也能看到远远近近灰麻麻的一片。人是灰的，穿着青色、蓝色的衣服，象是满街的灰麻雀、黑狗熊一样；马路是灰的，满地纸屑、灰尘、垃圾、废水；汽车是灰的，电车贴满了标语口号，车窗全打碎了，汽车罩着帆布，扶手断了；房子是灰的，墙的下半截是残破的大字报纸片，上半截布满弹孔，煤烟熏黑了窗户；天是灰的，烟尘滚滚，看不见一点太阳和半点蓝色；连树叶也是灰的，山上山下的树，都被过往汽车扬起的灰尘覆盖满了，没有一点绿色的光泽。自己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灰色的城市里，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呢？

城市有什么值得留恋，要赖在这里不走呢？当然不能走。城市是生她养她的地方，历史闻名的大城市都这个样，农村就可以想象了。那不只是灰色，还是黑色的了。城市没得改善，农村还会有吗？她在了望这座灰色的山城时，更加坚定了不下乡的决心。

她把头高高仰着，望着天，一脸无神的样。她随批斗的人怎么呼口号，怎么数落她的罪状，只是不开腔。这里也没有她开腔的份，游街罚站示众，都是为了杀她的威风，杀一儆百。

人来人往的行人见示众的是个不下乡的女知青，颇有几分希罕，几分同情。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过往电车上的乘客，也纷纷伸出头来看热闹。一时间竟造成了交通的堵塞，喇叭声、吆喝声不断。亦琼也就低下头来打量围观她的人。

有老太婆说，作孽呀，小小年纪就游街。搞不懂她是说亦琼作孽还是处罚她的人作孽。

有人在汽车上骂，这年头，知青也游街，真他妈的新鲜！不去不去就是不去！

头儿听见了，踮起脚尖往马路上看，谁在骂，谁敢抗拒最高指示？

汽车“轰”地一声开走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亦琼一下子觉得在汽车上骂太妙了，叫头儿哪儿去抓人？她想起文化革命追究“反革命谣传”，被追究的人说是在上厕所时听来的，到哪儿去查实呢？

有妇女在抹眼泪，一望而知是家里也有当知青的儿女。那年月，谁家

没有下乡知青呢？

有干部模样的人在说，毛主席指示，上山下乡要说服教育，不能这样蛮干。

有了这句话，人群中的议论多了，是呀，是呀，要说服教育，不能蛮干。

亦琼仍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高板凳上，她不能动，也动不了。一动就会摔下来。不坐高板凳就得下跪。站着还是比下跪好，她就象个塑像一样，笔直地站在凳子上。

站了个把小时，军宣队代表赶来了，对头儿嘀咕了几句，军代表把亦琼扶下来说，好了，好了，回去吧。

亦琼下得板凳，两条腿都僵了。她就地活动了一下腿脚，才能走路。那时她只有18岁。

罗妈做起锦上添花的工作来，把母亲在机修厂做临时工的事情告诉了街委会，不能让“矮子婆娘”安安逸逸拿工资。街委会通知机修厂，停止母亲做工了，到街委会参加办学习班。街委会围攻母亲，说是她教唆的。

母亲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不象娘”，我说服不了她。

小妹被街道弄去挖防空洞，那么好分工的？她回到家哭，抬不动土，罗妈使劲往她筐子里装土。

老大知道了，急忙赶去学习班，和负责的工宣队、军宣队交涉，要他们放母亲和亦琼回家，免除小妹挖防空洞，他负责说服亦琼下乡。

亦琼回到家，对哥哥的作法很不以为然。

她说，你是城里工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下农村试试！

老大说，这是潮流，个人不可抗拒。如果不从改造人的政治立场看，知青下乡是解决失业的一个权益之计，是你们为减轻国家的就业困难所作的牺牲和贡献。搞文化革命三年了，你们早已到了毕业的年龄，新的小学生又长大了。你们再不离校，小的又怎能升中学？你看小弟小妹不是早该上中学了吗？哪里有学校让他们上？

亦琼说，难道我们离校就该是下农村？她和哥哥辩论起来。

老大说，渠道是多种的，也可以进工厂，就象当年我毕业进厂一样。问题还是出在文化革命，工厂都停工了，我们都没有事情做，又怎能招收新的工人？即使招，也只是少量的。

现在积下了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几十万，上百万人，要一下子解决工作是不可能的。国家不发展生产，休想解决就业问题。

亦琼说，既然是招工有困难，为什么要说让我们去接受再教育？

老大想了一下说，共产党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把一个就业问题当做政治运动看待了。因此，你要抗拒是不成的。抗拒就是反革命。爸妈小妹都受你牵连了。这是连坐，其实也不新鲜，封建时代搞了几千年了。即使为家里人着想，你也不能拒绝下农村。

亦琼无语了。让爸妈弟妹受她的牵连，这是她心不安的。她第一次听到对知青下乡如此新鲜的说法，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而且还是很有见解的。她对哥哥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哥哥，你这些思想都是哪儿来的呢？

老大笑了，知道说服大妹了。他说，看书，动脑筋思考呗，我早就对文化革命有疑问，只是不能公开反对罢了。你看我参不参加造反派？我什么

派都不参加。我不介入。

(亦琼后来知道，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一共有1350万，1968年下乡200余万，1969年下乡260万，到1978年，长达十年的知青运动共下乡1600多万。1979年，知青以大返城的行动宣告了下乡运动的破产。返城人数一共有1900多万，比文革期间下乡的总数多出300万。)

亦琼学校集体下乡的地方在酉阳，酉阳、秀山靠着湖南湘西一带，解放初期湘西剿匪就在这里，沈从文的《边城》就写的这里。这里是连农民都不愿待的穷乡僻壤。宁子姐姐写信回来说，她们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有3分钱，一年干到头还要倒补。

老大说，把知青故意安排到这样恶劣的地方去接受改造，就是整人了。这是不能去的。

那么偏远，交通不便，有个什么事，你就成了“墙壁上挂团鱼——四脚无靠”，我也帮不了你的忙。

老大托人挂钩，安排亦琼到綦江县去插队。宁子为亦琼要走难过。

宁子那病残缓走的事，老是象“半空中挂丝瓜——悬吊吊的”，街委会三天五天要她作复查。那已是过去得的病，又不是医不好的毛病，哪里次次检查都有问题呢？

有一次检查小便，没有红血球和蛋白，把宁子吓个半死，没毛病就得下乡。她出身“花五类”(职员、店员、教师、医生、商人)，父母还有历史问题，是不敢违抗下乡的。在复查前两天，她拼命吃鸡蛋、吃豆腐，好使尿里有蛋白，可是没有红血球呀！月经又没有来。

她想着姐姐的嘱托，跑来找亦琼商量怎么办，一定要帮她想个对付的办法。

正好那两天亦琼该来例假，她答应陪宁子去医院复查，到时抹一点她的月经血到尿里去。

宁子怕不保险，连声说，要是你不来例假呢，要是你不来例假怎么办？

亦琼想了一下说，那就把手划破，滴一点血进去。

宁子这下放心了。

去医院复查那天，亦琼月经来了，她跟着宁子去厕所，迅速把手伸进裤子里，摸了一点血，拿出手放到宁子的尿瓶里搅了两下。然后宁子端着尿瓶出去化验了。化验结果出来，宁子小便里的红血球有三个“+++”号。

中年女医生将信将疑地看了宁子一眼，宁子不敢正眼看医生，把下巴搁在亦琼肩上，死死抓住亦琼的胳膊。亦琼毫无表情地盯着女医生。

女医生问亦琼，你帮她弄了月经血吧。

亦琼摇摇头说，没有。她有肾炎病是事实，哪能每次检查都一样？

女医生摇摇头，给宁子的化验单盖了公章。

从医院出来，两人长出一口气。宁子早已吓破了胆，亦琼也只是表面绷着，心里紧张死了。

她对宁子说，好险，看来是我把月经血弄多了一点，引起医生怀疑了。好在她那个年纪也是当妈的，说不定家里也有知青，饶了我们一命。

现在亦琼要下乡了，以后宁子身边就再没有可以帮忙出主意的人了。

宁子对亦琼说，与其象这样留在城里提心吊胆，还不如跟你一起去下乡。

亦琼说，那可不要这么想，你好不容易熬到今天，再坚持一下，以后

总不会老这么把病残知青盯得紧。再说我哥只联系到一个插队的名额，只有等我下去了，再帮你想办法。要不我不忙走，等联系到两个名额的地方我们再一起走。

宁子说，那不行，安置办把你盯得那么紧，又要说你要花招了，你家又要不得安宁了。

亦琼说，这可怎么是好呢？

那天，正当两人站在市委门外这么商量来商量去的时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市委出来，他见亦琼两人愁眉不展的样，又在说下乡的事，就停下步来，听她们说。亦琼两人都没留意旁边有人听她们说话，还是自个儿说自己的。

那干部终于说话了，你们是知青吧。

亦琼宁子这才注意到旁边的人，说，是的。

干部说，我好象听你们在说下乡的事，是不是拿不定主意，该去不该去，该往哪里去？只有一个名额到綦江，是吧？

亦琼说，是的，我们是好朋友，不愿分开走。

干部笑着说，你们两人都很为对方作想嘛。愿不愿意到我们巴县来，巴县比綦江近，条件也要好些。我是巴县安置办公室的老胡。

亦琼听着眼睛都瞪大了，还有这样的好事，那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她张着嘴，笑咧咧地说，真的？

干部说，当然是真的，我还拿你们知青开玩笑？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愿意，就到渔洞镇巴县安置办来找我。安置一两个人不成问题。我留一个地址给你们。说着，拿出皮包里的纸和笔，迅速写了一张条子给亦琼。有困难来找我。我很忙，就不和你们多说了。

亦琼拿着纸条连声说谢谢。

亦琼和宁子一起先到宁子家，给宁子妈妈讲这事。宁子妈妈将信将疑，还有这样的好人？她要亦琼把老胡的年龄、模样都讲一番。

亦琼说，一张很和善的脸，红扑扑的，上嘴唇包不住牙齿似的，老是一副露齿笑脸，头发白得差不多了，大约有50岁吧。

宁子妈说，这个事还得想一想，他不是留了地址给你们的吗，按招办地址给他写封信，请他下次到市委办事时，到我们家来作客，告诉他我们家就在市委旁边的曾家岩。宁子妈妈想见见他，她怕两个女孩子遇到坏人。

亦琼和宁子赶快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老胡。亦琼下乡的事本来很急，突然又多了这么一个去向选择，她回家告诉了哥哥。

老大说，这个机会不能放过，说不定是天意，有贵人要助你一臂之力。等老胡进城来访太慢了，我们马上到巴县去找他。

老大和亦琼、宁子一起到渔洞镇去了，什么疑问都打消了。老胡是知青办的负责人。他听了对他的怀疑，哈哈大笑说，看来是我太冒昧了，那天也不是我多管闲事，我只是被这两个知青感动了，那么为难，那么谦让，就想着是举手之劳，帮她们一把。

当即在渔洞定下亦琼到巴县落户了，宁子不忙下户口，真的到非下不可的时候，再把她安置到亦琼的生产队去。他要亦琼好好表现，他会关照她的。

亦琼象吃了定心汤元一样，连连点头说，我保证，我会给你争气的，我要让你为我骄傲，一定不会白照顾了我。

她作这样的保证，也不知该怎样才能做到让老胡为她骄傲，但是她太感激老胡了，也就很诚恳地说出这种以后不一定能做到的话。

以后的事情证明，老胡把亦琼安置到巴县落户，是她人生道路上非常关键的一步。

老大帮亦琼买知青证供应的物品：一个脸盆，一根尼龙绳，一床草席、一床蚊帐，一床线毯，二丈四尺铺盖布——那时城市居民每人每年供应3尺布，只够做一条短裤，全家人的布票合在一起，才可以做一件上衣。因此，二丈四尺白布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了。

另外，老大花了47元钱，那是他一个多月的工资，给亦琼买了一件庞大的乐器——扬琴，要她带下乡。亦琼惊得目瞪口呆。天啦，她一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给她买一件她压根不喜欢，也压根不会的乐器，这不是难为她，逼牯牛下仔吗？

老大自有他的道理，他说，不会可以学。现在要想找个工作，找条出路，只有两个捷径，一是会艺术，二是会体育。要你搞体育是不可能的，打篮球你没有高度，搞田径你跑不快。人家一看你这样，也不是搞体育的料。但是搞音乐就不一样了，这是看外表看不出来的，并且也比较好学。

亦琼说，可是我不喜欢，怎么搞音乐嘛？

老大说，现在的事不是凭兴趣来做的，得根据需要，根据利益。你要想招工出来，就得有个一技之长。虽然老胡答应关照，但他管一县的知青，能关照得过来吗？这次让你到巴县落户，就已经是关照了，不能还指望有更好的事情。关键还得靠你自己的努力，别人到时要帮忙也乐意。我琢磨了好久，既然我到学习班里把你保出来，动员你下农村，我就得为你调出农村负责。我相信你的能力，是能够奋斗出来的。但是除了你的奋斗外，我要尽力为你创造出来的条件。小弟学画画，我就想到你学乐器，这也不是多难的事。在农村参加一个宣传队，你去打打节奏也好嘛，干活也轻松一些，认识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多一些，印象好了，基层也好推荐你嘛。如果上面还有老胡的关照，出来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吗？

亦琼被哥哥说得哑口无言，也十分感动。她对自己的出来问题都没有想得那样周到和长远。扬琴买都买了，她只有答应学它。

临行前的那个月，亦琼忙得象是“砂锅里炒胡豆——搅都搅不转”。一方面她要跟哥哥为她找的扬琴老师学打扬琴的A B C。另一方面，老大又替她联系到外科医院针灸学习班学习扎针灸。

老大说，这是双管其下，稳扎稳打，东方不亮西方亮，下乡总会有出头的一天。学会注射、扎针灸，为社员服个务，尽了你的力，社员对你也会有个关照。

亦琼只有对哥哥的想法服了。她觉得哥哥是个算得很精的人，够实用主义的了，恨不能十八般武艺，都让亦琼在这时学到手。她知道他喜欢看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现在都在亦琼下乡的事情上活学活用了。

第四章 芝麻开花

宁子妈妈到亦琼家来给她的“干女”和宁子送行了。谁知道宁子的“缓走”还要受些什么样的折腾呢？宁子妈妈思来想去，决定让宁子不下户口，和亦琼一起到农村去，跟亦琼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万不得已要下农村，再把户口迁下去。再说，就算宁子完完全全留城了，所有的同学都下乡了，她一人在家也寂寞，何不到农村去看看。宁子妈妈拉着亦琼妈妈的手说，张妈妈，你看你养的儿女多能干，宁子跟亦琼在一块，我放心啦。

母亲连连拍着宁子妈妈的手，微微仰起头说，能干啥子，还是沈娘娘把宁子教得好哟，我常跟亦琼说，你经常到宁子家去耍，眼睛看，耳朵听，要学些规矩，都是你在帮我教育亦琼哟。

两个母亲在那里握着手互相奉承，大家都乐呵呵笑，没有送别的伤感，也没有流一滴眼泪。

正待出门，宁子爸爸赶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纸卷，打开来，是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是专为送这地图赶来的。赶得急，走到亦琼家，他说话都不成句数了，汗水把他的分头头发粘得紧紧的，纹丝不乱，他用叠成豆腐干的花格手巾蘸着额头上的汗珠。

宁子妈妈说，就为送这地图，跑得满头大汗？

宁子爸爸点点头，呃呃呃，就为这。我想，宁子她们下农村了，也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把它贴在房间的墙上，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一本正经又是十分小心翼翼地说着这些，好象面对的是审查他的工作组。宁子妈妈收缩着嘴角，空气有些严肃。

老大看看宁子爸爸，又看看宁子妈妈，他接过宁子爸爸手里摊开的地图说，好好好，蓝伯伯想得周到，我都把它忽略了。带到乡下去好，让贫下中农也知道。我想蓝伯伯肯定是愿意让贫下中农也知道的。

宁子爸爸点点头，是的，是的。

老大说，亦琼，你把箱子打开，把地图放到里边去，别搞坏了。

亦琼忙拿出钥匙开了木箱锁，那木箱，是父亲自己动手打的，很大，刷了猪肝色的油漆。老大把重新卷好的地图放在箱子的边缘上。

宁子爸爸看到放得这么宝贵，现出了笑容。他的笑是由衷的，欣慰的，抿着的嘴唇向上弯曲。他又面向宁子和亦琼说，我还给你们提个建议，下农村也要抽出时间看报，订份《参考消息》，天下事都知道了。也不贵，一个月才五毛钱的报费。没时间看，哪怕只看看通栏标题，了解一下内容也是好的。我一直都是看《参考消息》的。你们也要养成看报的习惯。

宁子妈妈说，得了吧，怎么老是用你自己来比。

用自己比，其实是他的一种表白方式，宁子常见爸妈这样抬杠，不想在这时让他们再起矛盾，连连应着，好的，我们订《参考消息》。亦琼也跟着说，是是是。

宁子爸爸连连点头，好好好，我对你们很放心。

自宁子爸爸在文化革命隔离审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生活得十分小心谨慎，处处表现他对共产党的忠心和积极，在家里对宁子妈妈和两个女儿也是如此。谁知这一点不讨宁子妈妈好，她总是显得很不耐烦。宁子爸爸见宁子妈不满意，越发一丝不苟地突出政治，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忠诚。宁子妈妈常常对他无名火冒，看你那德性，究竟累不累？

老大找的汽车，他亲自送亦琼和宁子到生产队。汽车走两路口、杨家坪到九龙坡车渡过长江。到车渡的下坡路一直伸到江里，排着汽车长龙，老

大、亦琼和宁子都从车上跳下来，站到江边上。长江江面很宽，比起朝天门码头的水，这里的水绿殷殷的，象嘉陵江水一样清亮，江面上的风，踮着脚尖在波浪上跳，一跃一跃地往岸上飞，吹得人的衣服和头发呼喇喇往后飘。

老大两手叉腰，迎着江风，昂着理着平头的头，象根柱子一样一动不动，远处的轮船正在走出视野。老大伸出一只手，指向江面说，你们看这长江多有气势，看着人的心胸都开阔。重庆拥有两条江，长江、嘉陵江，是很多城市都没有的水资源。可惜没有开发得好，连来往的船都很少，白白的流走了。他又在那里“咸萝卜，淡操心”了。

车渡上的水手指挥着车辆一辆一辆开上渡船，并排停了三辆，一共停了三排，随车的人上到甲板上，轮渡向长江对岸驶去了。老大站在甲板头，眺望江水，仍然想着自己的心事，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他觉得他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就是叫他来搞航运，他也会干出成绩来的，不会让这江水白流。

轮渡在长江对岸的李家沱码头靠岸，车渡使劲撞在围船上，“哐啷”一声，老大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招呼两个一直在叽叽咕咕说悄悄话的女孩上岸，他让两个女孩坐进司机台，给司机点上一支烟，自己跳进了车厢。

汽车从李家沱街上穿过，往土桥开去，经重庆机床厂上了巴县境内的公路。砖房建筑没有了，公路两侧都是农田，满目的绿色十分清爽。公路上不时有道班在修整路面，用铲子把碎石子撒到路面上。这是从重庆通往黔江、酉阳、秀山的旱路，也是通往湖南的国道，是有专门的道班护路的。尽管这样，很多地方路面塌下去了，露出一个个大坑洼，颠得汽车一摇三晃的。越往前走，视线就被公路边上的山岭挡住了，山上全是茂密的松树。过了一个十分险峻的山崖，公路是半山腰凿的路，一边是岩壁，一边是悬崖。几座山岭连在一起，汽车在半山腰走着“之”字型的弯道，接连过了三道湾，才驶过了山崖。这几道险峻的急转弯路叫“三巧湾”，属于巴县一品区的辖区。

生产队在国道边上，是一个通向山里去的山谷出口，山谷里流着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一丛一丛的竹子，大都是“硬头黄”，有两人来高，细细的。山脚下全是灌满水的冬水田，水田沿着沟谷的形状，大小不一，象是一面面变化奇异的镜子。山坡上是土，土很薄，长着浅浅的麦苗，成直线排列着，一行行的。很多地方是不能种庄稼的石谷子地，长着灌木丛。田埂上、土坡上，种着一棵棵低矮的桑树，山谷右边半山腰的瓦房院坝是队部，也是蚕房，那里住着生产队的十几户人家，全姓杨，是一个家族下来的，是土地里串来串去的“竹根亲”，队长书记都是杨姓。出了队部，一人宽的石板小路一直通到山顶，上面有队里的部分地，再往里走，是大队的小煤窑和国有松树林。农民可以在松树林里拣柴禾，不许砍树。

山谷左边靠公路的谷底院坝被竹林遮掩住，从竹林上空腾绕的烟雾中，才能知道竹林下面有人家，那里住着十来户农民，两排木板房，瓦顶，他们是生产队的另一半组成部分，全是非杨家的外姓。外姓的社员和杨姓家族有隐隐的对立和矛盾，都是为分配上的利益引起的。比如，养蚕、粉房就全是杨姓的人，常年编篾货也是杨姓的人，这些不晒太阳的活，都是满工分，难免引起别的姓氏的社员的嫉妒和不满。谷底院坝里堆着砍倒的竹子，几个社员在划竹子，编箩筐，那是队里的副业，农闲时干的活。院坝门前的石板路旁有一个硕大无比的塘子，用三和灰打的，里面用石灰泡着剥下竹皮的竹瓢子，作纸筋，是建筑材料。只够一人走的石板路顺着山谷，一直延伸到沟里

去，沟里是大山，别的生产队。

生产队没有用知青的安置费给知青盖房子，亦琼住在谷底院坝侧面土墙瓦房里，是过去地主住的房子，房子很旧，屋子很黑，一抹阳光从窄窄的木条窗栏里透进，照见房子的一个角落。地上到处是老鼠打的洞，用土塞，锄把夯，老是塞不满。第二天又被刨成坑了。一张巨大的老式木床靠在墙角，床架破了，用绳子绑着撑起了蚊帐，床上铺着潮湿的谷草，一股霉臭。睡房的后门是猪圈，装着半池生产队的猪粪牛粪肥料，粪水上面全是绿头苍蝇，提着尿罐去倒，苍蝇“嗡嗡”的一声飞起，向人扑来。亦琼没准备，吓得丢了尿罐就跑，罐子摔破了。不到万不得已，亦琼不在屋里拉屎尿，她出工厕到坡上去，或者社员家的茅坑里。她不愿倒罐子，更怕那苍蝇，她对苍蝇过敏。社员说她是吃家饭（用队里的肥料浇自留地），厕野屎，把屎尿都拉到外面去。颇为不满。

晚上睡在床上，只听见木板屋顶上是咚咚咚的跑跳声，是老鼠。顺着墙角的木梯爬到阁楼上去，刚冒一个头，一只老鼠从头上跳过，吓得亦琼哇哇叫，脚下扶着梯子的宁子，丢了梯子就跑，亦琼死死靠住梯子，抓住天花板洞口才没有摔下来。阁楼的楼板全腐朽坏了，得很小心地走，不注意就踩出一个窟窿，从窟窿里望见下面的蚊帐顶、方桌上的碗筷。地上堆着老鼠叼来的麦秆稻草，吃空了的谷子壳，屋顶墙角结满了蜘蛛网，灰尘吊吊悬在空中。

老鼠见有人闯进它们的国度，在那里表示公开的不满，三五成群地从阁楼的这一角窜到那一角，把楼板跳得蹦蹦响。究竟谁是主人哟？亦琼嘟哝了一声，老鼠不理。亦琼跟它们说不清道理，她只觉得身上的肉都麻了，她不敢直着身子往回走，怕把楼板踩塌了。她半蹲半伏退回到洞口，离开了老鼠的王国。好吧，你住楼上，我住楼下，互不相扰吧。亦琼守住了她的诺言，不再到阁楼去。老鼠可是不守信用的，每天都要跑到楼下来骚扰。亦琼正坐在长板凳上吃饭，凭着第六感官，觉得有双眼睛在窥视她，猛抬头，天花板的窟窿里探着一只老鼠的头，两只鼠眼滴溜溜转。亦琼忙端起碗往旁边闪，她怕老鼠从窟窿里掉到碗里来了。老鼠半夜就从蚊帐顶上的天花板窟窿里掉下来过，嘭的一声响，就象有人跳窗进屋了。宁子蒙着头不敢出声，亦琼的手顺着床沿，悄悄摸起靠在床头的扁担，大着胆子下到床来，打亮灯，拿着扁担往床下一阵乱扫，又一个转身，跳过门坎到吃饭的屋，左右两边一阵砍，咔嚓一声，桌上的碗被砸飞起来了。她象堂吉诃德一样，提着扁担跟自己的假想敌大战了一番，没人。

返回睡觉的屋，宁子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往天上指，亦琼这才看见，一只老鼠被一团草绳套住脚了，兜在蚊帐顶上半天爬不起来。

后来琼知道了，她睡的那张床死过人，是原来的地主老太婆死在床上的。好在最初是她和宁子一起度过那些惊惊吓吓的日子的，后来宁子回家了，亦琼也习以为常了，不再怕那些死的活的魑魅魍魉。

早晨天还未亮，房东黄娘娘就在咚咚打门了，亦琼，出工了！亦琼和宁子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来到和黄家共用的做饭的堂屋，黄家住的是原来地主的另一半房子。亦琼说，队里同意我们去砍一些竹子留做自留地点四季豆、豇豆、丝瓜用的插杆。我们不跟集体出工。

黄娘娘说，那也得先到坡上学习了再回来呀。你看我最小的娃儿还在吃奶，我没有出工，但每天还是要参加学习呀，学了再回来喂猪做饭带娃儿。

出工到地头学习？学什么？

学毛主席语录呀，那是雷打不脱的。我们队是公社的先进队，每天早上都要在坡上学习，这是制度。快走吧，要迟到了。

亦琼和宁子忙抓着梳子，跟在黄娘娘后面，跨过小溪上的石磴，往对面山上跑。社员都已经到齐了，坐在各自的锄把上，男的在烧烟，女的在梳头，有的嘴里嚼着东西。杨队长手里拿着红塑料封皮的“红宝书”，在念毛主席语录，大家沉着脸听。亦琼、宁子挨着黄娘娘，一屁股坐在地里，她们没有带锄头。

记工员把记下的出勤本本给杨队长看。杨队长说，黄娘娘，你今天又迟到了，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工分扣不怕。你总是学习迟到，影响队的荣誉。这个学习考勤是要上报公社的！

黄娘娘分辩道，我有奶娃儿，她流尿了，我给她换。今天我又……，她望了一眼亦琼和宁子，把话咽回去了。反正扣了她的工分，她已经是“死猪”了，为啥子要去“烫”新来的知青呢？她闭着嘴，低着头，不说话了。

社员散到坡上开始锄地了，有的扛着犁头下到山谷犁冬水田。亦琼和宁子跟在黄娘娘的后面往回走。两人心里都不好过，今天黄娘娘本来是可以不迟到的，都是为了叫她俩。

黄娘娘说，我们农村也是开会多得很，“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嘛，一开就开到半夜，就在杨队长的堂屋。突出政治比出工重要，你们来久了就知道了。

黄娘娘看上去有四十多岁，实际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她接连生了四个娃儿，大的已经十岁，歇了两年，她突然又生起来了，一年一个，又生了两个，象兔子一样会生，一窝一窝的。队上受到公社的批评。这是郊区县，土地这么少，一人只投八分地，还这么无止境的生能行吗？黄家是队里最穷的一户农民，都是给生孩子生穷的，都是张着嘴巴要吃的崽，能不穷吗？

回到家，黄娘娘的奶娃儿正哭得嘶声哑气，大一点的一个娃儿在堂屋地上爬。黄娘娘赶快给孩子喂了奶，用布条缠着，把奶娃儿背在背上，就开始舀猪食去喂猪。她把自家的事情做完了，也拿着把弯刀到竹林里帮知青砍竹子。

亦琼和宁子被竹子叶搔得浑身发痒，手上也满是被竹子割破的口子，黄娘娘帮着她们把砍下的竹子用刀剔去竹桠子，竹子捆成捆，竹桠子也打成捆子，拖回家去做柴烧。竹桠子拖到街沿口，碰上杨队长了。他看一眼黄娘娘，又看一眼两个知青，黄娘娘早上才被他骂了“死猪”，此时陪着笑。杨队长没说话，走过去了。

把竹子弄完了，亦琼和宁子去上街，真的按宁子爸爸说的到区邮局去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报纸信件都由邮局分好放在那里，有到邮局去的人，就顺便带回来。头两星期都有社员带回来，后来没人带了。亦琼要上街的社员帮忙也不带了。社员都不再跟这新来的知青说笑，问这问那了。收工了，和两个知青同路的农村姑娘都避开她们拼命跑，象躲瘟疫似的。

这才是有鬼了，我们都得大麻风了，要传染人？

亦琼要弄个水落石出。晚上吃过晚饭，院坝里不再有人走动。亦琼拿着一瓶从城里带来的豆腐乳，悄悄到黄娘娘家。究竟是怎么啦，社员都不理我们了，你也不跟我们说话了，我们哪儿得罪你了？

她说了，都是你们订什么《参考消息》引起的。生产队召开社员会了，

没通知你们参加，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这里有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两个城里知青反骨呢，要里通外国，看那些讲外国的“参考”。“参考”什么，莫非也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叛党叛国？这不是给队里招惹是非吗？

原来是这样，亦琼又好气又好笑，她对黄娘娘说，没有的事，误会了。我家也是工人，在城里就跟你在乡下一样，是最穷的人，也是革命最坚决的人。是共产党给了我们饭吃，我怎么能反党呢？

那宁子呢，我看她很娇气的样，她家不是工人吧，是她要订“参考”，对党有二心吧？

说到哪里去了，宁子家是革命知识分子，你看我家“工人”、你家“贫下中农”都没在前面加“革命”两字，没有“革命工人”、“革命贫下中农”，只有“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宁子家也有“革命”两字，是“革命知识分子”，比工人、贫下中农的觉悟还高，对党最忠诚。报纸是我订的，还不是想突出政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在等着我们去解放呢。我都看看是哪些地区、哪些国家还没有解放呀。你到我们屋里看看，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我们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呀。哪里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既然弄出这么大的误会，以后我不订报了，订的这些报，我把它都拿来撕了。

说罢，她回屋去，拿了一大叠报纸来。你看，我当着你的面撕，再不看了。

黄娘娘忙说，别撕，别撕，留给我剪鞋样。

好，都给你，也让它为贫下中农做点贡献。

亦琼回到屋，对宁子说，你爸爸是个迂夫子，他那一套根本行不通。订什么报？挂什么地图？还是看书好。

宁子说，你不了解我家，其实我爸很可怜，他给搞怕了，掉只蚂蚁也会砸他的头的。单位受压，在家我妈也没给他好脸色。

杨队长分配任何活儿，都把亦琼当男劳力使，栽秧搭谷是男人干的，亦琼也跑不了。下到水田里，蚂蝗顺着脚往上爬，吸人血，吓得亦琼哇哇叫。叫也得下田插秧，知青得改造思想。改造就改造吧，蚂蝗吸血，她不再叫了。插秧下来，两只手又红又肿，手指背，全是飞起来的皮肉，土话叫“倒签”。

那天，亦琼在沟底干活，黄伯伯在山上出工，正想帮亦琼带回坡上分给每人的红苕头子，队长把他喝住了。放在那里，叫她自己来拿，哪能让贫下中农给知青当长年的！

天黑了，亦琼一人爬到沟对面的山顶上去拿回分给她的那份红苕根。看着红苕地上那堆约摸五斤左右的红苕头子，都是挖缺了口的烂红苕和指头大小的头子。望着黑黝黝的山影，听着青蛙呱呱的叫声和呼呼的风声，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农村、农村，你真是不把知青当人呀！她飞起一脚把红苕根踢飞了，老子不稀罕你这玩意儿，老子要都不要了。她叮叮咚咚跑下山。

她从不吭气她认识县知青办的人，也不给老胡讲她在生产队的不顺。

杨队长家的二娃子发烧，到区上诊所看了病，带回一包针药，要亦琼给他注射。亦琼晚饭后，烧开水给针管针头消毒，然后过跳磴，到半山腰杨队长家去。他家的堂屋，还是象开社员会那样，墙壁周围摆了一圈长板凳，中间的方桌，围着四条长板凳，开会时放学习文件，不开会时当饭桌。

杨队长坐在方桌边卷叶子烟说，时间不到，这一针应该半夜两点打。

没关系，如果在诊所打，十来里路，你根本不可能半夜把孩子送去。

队长说，我不是找你吗？

亦琼说，是呀，你找我呀，可是我半夜起不来呀。

队长说，到时我叫你好了。

亦琼说，好吧，到时你叫我。

刚好宁子又从家里来玩了。亦琼回到知青屋，对宁子说，队长说要半夜打针，酸什么酸，要严格按时间打！知青就那么好摆布？到时候他来叫门，我们都不出声，我才不得起来哩。

半夜，亦琼和宁子被一阵嘭嘭嘭的敲门声惊醒了。听见队长老婆在喊，亦琼，亦琼，起来了，给二娃打针！

亦琼在被子里悄悄对宁子说，不要出声，不理她。

队长老婆见敲不开前门，又绕到屋子后面的猪圈敲后门，大声叫，亦琼亦琼，快醒醒，给二娃打针了。

亦琼仍是不答应。整个院子的社员都被惊醒了，纷纷问队长老婆什么事，半夜三更的？只听队长老婆说，二娃子要打针，亦琼睡着了，喊了半天门都没得声音。

杨队长在家见亦琼老没来，也下到沟这边来叫门，嘴里说，嗨，硬是睡死了嚟！

亦琼在被子里使劲捂住宁子的嘴巴，怕她出声。杨队长见敲不开门，两口子终于走了。

等外面安静下来，亦琼和宁子掀开被子，坐在床上，笑得透不过气来。亦琼连说，痛快痛快，总算把队长收拾了。

第二天早上，亦琼正在门口刷牙，队长老婆急急忙忙走来了，说，哎哟，亦琼呀，昨晚叫了半天门，你硬是睡得死哟。快去给我家二娃打针吧。

亦琼包着满嘴的牙膏，吃惊地抬起头来说，什么什么，你昨晚叫了我？我睡着了。我马上去给二娃打针。

她急急忙忙拿了注射器到杨队长家。队长正坐在堂屋抽叶子烟。亦琼说，杨队长，昨晚你半夜叫我，怎么不大声点，我一点没听见。

杨队长白了她一眼，焉焉地说，还不大声，象打雷一样，你们年轻人也是睡得太死了。

亦琼边给二娃打针，边说，就是就是。

这件事后，杨队长再不跟知青过不去了。

一天，亦琼正在地里干活，黄娘娘带信来说，你哥哥来了。哥哥来了？这真是太神奇了！亦琼扛起锄头就往山下的知青屋跑。只见老大坐在知青屋门前喝水，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面沾了好些煤灰。老大身边有四大筐煤球和一个大提包。

亦琼叫哥哥，你怎么来了？

老大淡淡一笑，站起身，叫声大妹，没想到吧。

亦琼说是。

原来老大找了一辆便车，给亦琼拉煤球来。黄娘娘帮着老大，把煤球搬进堂屋亦琼的灶前。进到屋里，老大顾不上休息，就去解提包。老大说，我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打开提包，是一大袋书。

拆开那些发黄的，封面经过伪装的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一本一本露出了真面容。喜得亦琼连声说，哇，太棒了，真是好东西呀！

老大很兴奋，风尘仆仆的脸上放着光彩，他很得意地问，怎么样，喜欢吧？

亦琼说，非常喜欢。

老大说，这是我想办法换来的，料定你会喜欢。

这些书伴随亦琼度过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岁月。她还从别的知青手里借到一本《红楼梦》，如获至宝，把所有的诗词都抄下来了。

确实如老大所说，农村也时兴宣传队，基本上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有宣传队，几乎成了知青休闲躲懒的好去处。亦琼虽然有一架扬琴，可是她怎么也鼓不起勇气说她会乐器，以此参加宣传队。下乡后她练了好长时间，也只能打一点简单的曲子，这样的水平是不能参加演出的。一个宣传队，就靠一架扬琴担任指挥的角色，这可不是滥竽充数，麻麻杂杂混得过去的事情。她心里只怪哥哥也是想得出。真要参加宣传队不是丢人现眼吗？她没有去报名。

老老实实挖地球吧。

进沟的大队知青都要在亦琼的知青屋歇个气，喝口水，放点东西什么的。知青老王是下乡的高中生，也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他路过亦琼知青屋说，你怎么不参加宣传队？

亦琼不答，给他讲了一个寓言，一个主人要他的骆驼跳舞，骆驼说，主人，我连走路都难看，怎么会跳舞呢？

老王大笑，你还有点幽默嘛。

亦琼说，我就是那只骆驼。

老王说，不对，不对，你怎么会是骆驼呢？应该是孔雀才对。

两人哈哈大笑。

老王说，就算你不会跳，你也还会乐器呀，打扬琴在我们公社还没有呢。

“真是哪壶不开，偏提那壶”亦琼最怕别人说她会打扬琴，可是现在是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了。她也就“僧人面前不烧假香”，讲了扬琴是刚学的，打得不好，都是哥哥要强迫她学的。

老王听了，嗯嗯嗯地点着头笑。停了一会儿，他说，你有一个好哥哥，这件事你还不能怪他。其实我们宣传队，又有谁有多大的文艺天赋呢，还不是给现实逼得走这条路的。我给你亮底吧，我跳舞也不行，就是文化革命在学校跳了一下“忠字舞”，这谁不会呢？当时连城里老太婆也上街跳。谁敢不跳，不跳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呀，谁戴得起这顶大帽子？你亦琼不会没跳过吧。

亦琼说，跳过，象扭秧歌一样，我一点不喜欢。

老王说，谁喜欢呀。你看我跳给你看。

老王哼起了“戴花要戴大红花”——用双手在胸前比了一个大圆圈——“骑马要骑千里马”——把两脚踹地一下叉开，跳成弓步形，用右手在前，弯曲着做了一个拉缰的动作，左手在后，作用鞭打屁股的动作——“唱歌要唱跃进歌”——把两手的食指放在嘴前，头随着手指左一摇右一晃的——“听话要听党的话”——左手握拳，右手拍胸膛，挺胸昂头。

老王又唱又跳的怪动作，把亦琼逗得笑得直不起腰来，蹲在地上连叫，哎哟，哎哟，笑死我了。

老王一边喘气，一边笑，你看我就这么个跳舞水平。不过，这农村的

宣传队要求不高，主要还不是起一个宣传的政治作用，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组不组织宣传队是政治问题，公社、大队也不敢不组织。这是上面的硬任务。我看你还是参加吧，大队宣传队也不是好高的水平，打扬琴很多也是打点节奏，不会很难的。另外你爱看书，会写，就给宣传队编个剧来演，又打扬琴又编剧，名正言顺地参加宣传队。

亦琼说，那怎么行，我哪里写得来戏？

老王说，你就摹仿一下那些剧本，不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的对话吗？反正工分是公社给的，不要白不要，不去白不去。大队知青都去了，我也不能把你拉下呀。

亦琼动心了，反正也是赶鸭子上架，她参加了宣传队。她的任务是打扬琴和写剧本。打扬琴她对付着过了，她对编剧的热情更高，编了一个独幕剧《收获季节》，各大队还就这么一个小戏。恰好县里要调演小戏，公社赶快把这个小戏推到县里参加汇演了。

很平常的一个节目，却因它在一片“以粮为纲”“单打一”的抓粮食生产的呼声中，强调栽桑养蚕，“以副养农”，“以副促机”，有反潮流的新意，被县文化馆看中了。汇演结束后，他们把亦琼留在县文化馆，要她修改，作为县的选送节目参加重庆“庆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文艺调演大会”。亦琼去县安办看老胡，他听说亦琼编剧本，很高兴，连说她有出息。还对办公室的人介绍亦琼。亦琼自然是高兴，她没有给老胡丢脸。

亦琼又一次高高在上了。第一次是游街示众，这一次，她作为原作者和知青代表，坐在山城调演大会的主席台上发言。她一向善讲故事，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她是一点不怯场的。

农村生活是灰色的，可是它还有自然的绿色。看见一片金黄的麦地转眼变成青绿的秧田，她感到大自然的神奇和创造的生机。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人生旅程起承转合，她不再畏惧生活的坎坷与磨难。亦琼在千人大会上讲她的这种体会。

新知青小凤赶到县城来了，通知亦琼马上回公社填招工表，是杨队长派她来的，说是不能误了她的好事。亦琼一蹦老高，哎呀，出头的日子来了，杨队长够大公无私的！

亦琼回到生产队，体检在第二天。可她是近视眼，0.2的视力，体检通不过，工厂是不会要的。她晚饭也顾不上吃，怀揣招工体检证明，到公路边上向过路的货车招手，她要搭车回重庆。

这不比她每次从城里返回乡下，到九龙坡车渡去找车那么方便。停一长串等候过长江的货车，亦琼挨着问，总能找到路过生产队的便车。国道沿途的知青，来来去去都搭过路的货车，没有买过票的。

亦琼不可能在生产队的路边拦住行驶的车。她必须到公社场上去找那种停在饭馆吃饭的过路货车。到公社有十里路，亦琼一路小跑到公社，天已经黑了。场上没有一辆停着的货车。亦琼汗水淋漓地坐在路边的石阶上等。终于，前面公路上有车灯一闪一闪的，亦琼一跳而起，站到公路中间，看见车逼近了，她张开双手挥舞，车在她前面一米处停了。

司机伸出头来问，什么事？

亦琼忙到车门前说，师傅，我是知青，想搭个车回重庆。

司机说，我不回重庆，是到县城的。

亦琼这才注意看了车门上的单位，是渔洞镇的车，司机没有说谎。亦琼只好说，对不起，拦你车了。赶快退到路边去，货车开走了。

亦琼又坐到路边石阶去，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把车拦上，这可是决定她命运的关键呀。前面又有车灯亮了，亦琼又两脚叉开，稳稳地站到路中央了。她向货车招手，车停了，

司机伸出头来吼，让开让开，挡什么路？

亦琼说，师傅，我想搭个车回重庆。

司机把头缩回去，不去，不去！边说边把车发动了。亦琼忙把身子往旁边一闪，货车嗖地一声从她身边擦过。

这辆货车后面还跟着一辆货车，它停下了，司机下车来，提个桶，要给车加水。亦琼赶快跑上去，师傅，我帮你去提水吧。

是个说不清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的司机，他看了一眼亦琼说，不用，你给我说在哪里有水就行。

亦琼把他带到小饭馆后面的蓄水池。司机提了水，打开车头盖加水。

亦琼来到车门前，靠着昏暗的路灯，辨认车上写的单位，是重庆杨家坪建筑队的。亦琼心中一喜，赶快来到司机面前，笑嘻嘻地说，师傅，你的车是回杨家坪的，让我搭个车好吗？我是知青，我也要回城。

司机听她讲完，说，抱歉得很，不是我不带你，我的车载不了人了。

亦琼这才注意到司机台里已经坐了两个人，加上司机，就是三个人了，无论如何是坐不了的。亦琼忙说，没关系，我站在车厢里好了。过去亦琼搭过路货车回家，经常是站车厢的。她还愿意站车厢，比坐司机台还要放心一些。

司机说，车厢不行，全装得满满的。

亦琼跑到车厢后面去看，果然是满车厢货，是修房子用的纸筋，用绳子捆得紧紧的。都因是天黑，亦琼看不清楚。亦琼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态度好的司机，又是到重庆。说什么她也得搭这辆车走。

她说，没关系，我在车后抓牢绳子，可以站的。

司机说，不行，不行，太危险了。现在时间也晚了，我看你还是明天一早搭别的车回城吧。

亦琼急了，说，明天回城我就来不及了。她掏出兜里的招工体检表，你看吧，师傅，我要招工返城了，明天体检。我是近视眼，我必须赶回家商量，不然我就失去出农村的机会了。师傅，好事做了好事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呀！

司机笑了，你出农村要我救命了，有那么严重？

司机台里一个妇女的声音说话了，喂，伙计，把她带上吧。

司机说，好吧。

亦琼一听，连说，谢了，谢了，抬脚就往车厢上爬。

司机连说，慢点，慢点，我先上去看看。

司机爬上车，把车屁股的货往里推，重新用绳子把车屁股的货物捆牢，然后跳下车说，这下上吧。你坐了我的车，我就得为你的安全负责。

亦琼说谢谢。

司机为亦琼腾出的空位刚好能站一个人。一路上，亦琼两手张开，死死地抓住捆货物的绳子，把身子往货堆上靠，汽车的颠簸，把她抛上抛下，几次把她往车厢后门甩。亦琼心里吓得咚咚跳。她从来没有坐过这种装满货

物的车，太冒险了，可是一点也怨不得司机，是她自己硬要坐的。风刮得亦琼脸上针刺一样痛，冷气从衣领口直往胸口里灌，她怎么缩脖子也躲不过。也是不得已了，二辈子她也不搭这样的车，太玩命了。

两小时后，货车把亦琼颠到了李家沱车渡，亦琼从车厢下来，看着脚下的江。长江水黑幽幽的，在沿岸灯光的映照下，闪着油亮油亮的波光，象黏稠的石油在慢慢流动，好肥的江！眺望江的对岸，九龙坡山上山下的灯火与夜空星辰连在一起，在黑夜的苍穹下，远处的天边，映着象火光一样的光轮，那是市中区的光焰。亦琼的眼睛湿润了。她可爱的家乡，她热爱的城市，她就要永远回来了。

在杨家坪下得车来，亦琼的脸早已被风刮得一点知觉都没有了，浑身冷得象筛糠一样抖，两只手僵得象定了型的铁爪子一样，不能伸屈。她合着双手，连连对司机台里的人行抱拳礼说，谢了谢了。转身向灯火处跑去。她要赶到公共汽车站，换乘市内夜班车回家。

父母听了亦琼讲招工的事，又是高兴又是着急，他们没有任何人事关系和能力来帮助自己的女儿出农村。母亲说，老大，老大，快帮你大妹想个办法吧。

老大说，别急，再想想，总会有办法的。最后他说，明天我和大妹一道赶回乡下，陪她去体检。

第二天体检视力时，亦琼按照和哥哥商量好的办法进行。老大站在视力表旁边抽烟，亦琼看他的烟头往哪边偏，手就往那边指。谁知当亦琼站在视力表前时，她根本看不见哥哥的烟头，也就不知该怎么办好了。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老大见她看不见烟头，干脆扔掉烟头用手挥了。医生发现了，把亦琼的体检表放一边，继续检查其他人的视力。亦琼傻眼了，和哥哥在那里等到医生下班。检查室的人都走空了，亦琼上前说，医生，我的体检表你还没有给我。

医生说，你还要体检表？说说刚才体检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旁边有人给你做暗号？亦琼说是。

- - 那人是谁？男朋友吗？
- - 不是男朋友，是我哥哥。
- - 哥哥？哥哥跑到农村来帮妹妹了？
- - 是真的，真的是我哥哥，他特地从重庆赶来的。
- - 叫他进来，我见识一下。

老大一直在门外听里边说话，听见医生叫他，笑嘻嘻地进来了。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医生。医生看看他，又看看照片，再看看亦琼，说，嗯，真是哥哥了。

医生这么说，亦琼一下子轻松了，笑起来。她把昨晚怎么搭车回家找哥哥商量，怎样打暗号，她看不见暗号都一五一十告诉医生了。她求医生开恩，给我填个好视力吧。医生听着，边笑边点头。亦琼以为没事了。谁知临了，医生还是要她查视力。

亦琼慌了，说，医生，我把实话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要我检查视力，我看不到嘛！

老大也急了，说，女孩子在农村当知青不容易，我妹妹这次出不来，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了。

医生说，我知道，我只是想看看你妹妹究竟能看到多少。

亦琼松口气，查了。只能看到0.2。

医生摇摇头，这么近视，在农村怎么干活的？

亦琼一下子活泼起来，说，刚下乡我不敢戴眼镜，把麦苗当杂草除掉了，社员心疼得不得了。走路我看不实在路，下山扛着锄头，跌跌撞撞的，社员都不敢走我后面，怕我摔倒锄头把他们耙着了，也不敢走我的前面，怕我摔下去，把他们也铲倒。

老大和医生都听得哈哈笑。医生说，你还很俏皮嘛。好了，过关了。他提起笔来写视力，亦琼盯着表看，只见医生在表上写了一个“0”，

亦琼一声尖叫：啊——！你怎么这样写呢？

- - 怎么啦？我说了让你过关嘛。

- - 你让我过关，干嘛不写“1.5”呢？

- - 你视力那么差，我能写“1.5”吗？你一进厂就露馅。我给你写“0.8”，刚好符合招工的视力要求嘛。

- - 是写“0.8”，我看你写了个“0”，还以为你要写“0.2”呢。

- - 写“0.2”不是坑你在农村一辈子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亦琼和老大千恩万谢道别了医生，老大请大妹去饭馆吃饭。他说，文化革命坏人太多了，好人不多，但总是有的。老胡是大好人，这个医生也是个大好人，这叫做“大地微微暖气吹”。

亦琼当机修车工，开616车床，成天穿着车工的背带裤，一身油光光的。她住厂集体宿舍，工厂常停电，晚上她点马灯看书。煤油灯的煤烟重，掉下黑麻麻的烟尘，一抹头发，手全是黑的，两个鼻孔全是煤油灰，就象长了胡子一样。这样的污染可不得了！她想了一个办法，头上戴草帽，嘴上戴口罩，凑近煤油灯看书。

厂里保卫巡夜，从窗外看见屋里墙上映出个怪里怪气的影子，敲开门，亦琼又戴草帽又戴口罩的怪模样，把众人吓了一跳。她连比带划地说明这是怎么回事。巡夜的政工厂长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也真是绝！

亦琼看了书就给工友讲故事，她在收发室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把一帮知青工友听神了。热情的工友用酸梅粉兑了杯酸梅汤，送给她喝，她接过茶缸低头要喝，接触到嘴边又迟疑了一下，喝了一小口。

锻工大李眼快手快，接过茶缸看了一眼，转身出去换了一杯水来，递给亦琼。亦琼对他眨巴了一下眼睛，笑了笑。又继续讲她的故事。

人都散了，大李落在后面，亦琼上前说，谢谢。大李是老高三的知青，牛高马大的一个，可是一说话就脸红。他涨红了脸说，你太棒了！

原来那杯子里掉进一只蚊子，亦琼怕让送水的工友难堪，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以后，亦琼在哪里，大李也总在那里，俨然是个保镖。

工厂有座砖头砌的乒乓台，那也是青工常聚的地方。亦琼讲故事行，打乒乓球却是屡打屡输。可是自从发生了蚊子掉进杯子事情后，亦琼打乒乓球也有了转机。她仍然输给所有的人，但她总能赢一个人，那就是大李。大李每次都能战胜所有的人，但总是输给亦琼。亦琼糊糊涂涂，没有察觉其中的奥妙，还颇为得意，她打败了乒乓高手。

共青团搞庆祝活动，要排节目。那天亦琼上中班，没能参加。由于每个人的班次不同，文体委员安排每俩人一组互相练。大李和另一个女工编为一组。

刚宣布完名单，大李就大叫起来：我不和别人，我喜欢和亦琼在一起！话一出口，在场的人都愣了，居然说喜欢亦琼！接着是一片哄笑。大李闹了个大红脸，他知道自己把话说丑了，赶紧逃出去了。

第二天大李没有再露面，碰见亦琼也是急急地溜走。

大学已经复办了，是推荐上大学，听说要实行考试了。亦琼忙着复习功课，她心中有道遥远的声音，时不时地要撞到她的耳膜上来发出轰响：“我们的中队长是个读书的料，将来她会读大学的。”文化革命打破了她童年的梦想，现在进了工厂，又死灰复燃了。她很少露面，不再讲故事，乒乓台前也冷清了。

紧接着，她被局里抽调去搞通讯报导。她和大李的往来就这样断了。

亦琼在局宣传科干了半年，到各个厂去采访的通讯见了几篇报。但她心中始终惦着上大学的事，不愿意这样工不工（人）、干不干（部）地再干下去，怕把自己的前途耽误了。

宣传科长同意让她回厂，嘱咐她，回厂一定要表现好，读书也好得到基层的推荐。

亦琼回到厂，正赶上中央发红头文件，搞“尊法批儒”的运动，亦琼的铁嘴和笔杆子早已是名声在外了，厂宣传科安排她给全厂职工讲法家的历史。亦琼是“黄泥巴做磨心——不推”，她也正想要表现一下自己呢。过去给青工讲故事，只是一帮人，全厂职工并不认识她。

这回，她的讲故事的口才和看的那些文学作品都发挥作用了。她不看稿子，滔滔不绝地讲了两小时，让厂里干部职工都服了这个女工的口才和知识。

很快到推荐上大学的时间了，亦琼去局里打听，有没有中文系的名额。她做梦都想读中文系。

宣传科长说，没有，只有政治系的，你愿意去吗？我们可以把名额拨到你们厂里。

亦琼想了一下，政治系就政治系吧，毕竟是上大学读书呀！机会难得，她没有挑选的余地。

名额分配到厂里了，有好几个人竞争。最大的对手是团书记，亦琼只是一个普通团员。

但车间工人对她的呼声最高。

亦琼很顺利地被推荐上大学了，她胸前戴着大红花，工厂敲锣打鼓，用汽车送她去大学。她想到她每一步都比较顺，归根结底说来，都是老大的远见，从下乡强迫她打扬琴开始，可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缺掉哪一环，她都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直到亦琼离开工厂的那一天，她才警觉少了一个告别的人。她问同寝室的女友，怎么没见大李？女友说出了点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亦琼自然要她讲。女友就把年前排节目大李说的话“我不和别人，我喜欢和亦琼在一起！”讲了，边讲边觉得难为情。亦琼听了，也不好意思笑笑。她就这样走了。

第五章 大学风云

亦琼从杏院出来，从杏树林下面的小路走过桃树林旁的桃园，学生宿舍就是以这些不同的花果树来命名的。她顺着下坡的三和路走，生物系大楼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绕过大楼旁的小径，穿过一片林子，眼前豁然开朗，她来到大校门广场了。气势雄伟的大校门立着四根粗壮的石头方柱，中间是大门，两边是侧门。校门内的广场上竖着一座毛主席的全身塑象，正注视着校门和校门外的公路。塑象的石头座子下面是一圈打着菱角型的花格子小径，花格小径又被一圈花台围住，设计是很精心的。广场两边的尽头的矮树丛修剪得整整齐齐，一条左侧的三和路直通山坡上的校本部。

广场的正面是几十级宽大的石梯坎，足足有20米宽，可以并排走五十人，那通观音岩的破烂石梯简直不能比。石梯的两侧是花台，用万年青组成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分别种在两侧的花台里。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小花，紫色的蝴蝶花，黄色的菊花。在市中区是很难看到花的，好些花亦琼叫不出名。石梯两旁是两排高高的柏树，一直排列到石梯顶上。

两棵有几十年历史的雪松对称地耸立在两边的花台里，象是两座山峰，又象篷开的两把大伞，它们是这所美丽的大学的两棵门面树，和在学校电影院旁的两棵巨型黄桷树成为这所学校引以骄傲的标志。石梯上面座落着学校办公大楼，墙上爬满护壁遮荫的藤蔓“爬山虎”，整个房子成了绿色大楼。尽管办公楼是50年代的建筑，可它的宏伟气势就象大校门的石柱、石梯、雪松、柏树，以至爬山虎一样，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逊色的。站在大校门看这整个景观，有些象南京中山陵的建筑格局，从下到上，拾级而上，连气势都象，令人肃然起敬。

亦琼一步一步地爬着石梯坎，内心也随着这石梯坎在步步飞升，她的人生就要从这里起飞，带着她在这座知识的宫殿里遨游。她从办公楼侧面的葡萄架穿过荷花池，经过散发着芬芳的黄桷兰树，来到樟树林。据说这片樟树林是解放初期西南局政府在这里栽下的，如今那些当年的樟树苗已经长成二十来米高的大树了，笔笔挺挺地立在数学系前面和三角路旁。亦琼在林子里抬起头往天上看，太阳从枝叶隙间把阳光星星点点洒在泥地上，亦琼的衬衣和背带裤工装上是斑斑光点。

多么美的校园，多么美的风景，真是读书的风水宝地，闹中取静的世外仙境呀。我是多么有幸，我进了这所美丽的大学！亦琼心中唱起了一支“美丽的校园之歌”。当了农民，当了工人，现在又来当学生，这是再惬意不过的人生美事，她脚步轻盈地向着一教学楼走去。

今天是政治系开迎新会，师生见面。亦琼走进一教楼的大教室，里面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她刚才只顾在校园里转悠，差点迟到了。她东张西望想找一个座位，靠窗户边的前排，有个老人在招手要她坐过去。那边都是老师，亦琼不好意思去，但那位老人仍在那里笑盈盈地招手，亦琼就坐到他旁边的空位去了。这是政治系文化革命复办后的第一届招生，全系教师都来了，连拄着拐棍的老教授也到了。系总支书记刘书记是个50来岁的女干部，她笔直地站在讲台上，满面笑容，两手自然地握着，放在胸前。她讲普通话，话一出口，新生就被那高亢嘹亮的嗓音抓住了。亦琼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悦耳，音质这么好的滔滔发言，她被女书记的讲话风采迷住了。她使劲去注意她的神态，她的嗓音，倒没注意她都说了什么了。

一个个老师都被介绍给学生，一阵又一阵欢迎的掌声。亦琼身边坐的老人起身了，刘书记把他介绍给大家，他是政治系的总支副书记，教授，3

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程老师，亦琼使劲地拍掌，怪不得那么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是老干部、老教授呀！

程老师说话和干练的刘书记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他说话幽默，摇头晃脑，眼睛一闭一闭的，象一个热情洋溢，充满正气的诗人。他把大家带入了这所大学过去的历史。亦琼仿佛看见解放前在沙坪坝磁器口办学的情景，重庆解放，几所院校合并，校址迁到了北碚原西南局政府所在地。学校在文化革命中惨遭重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大学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大学要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国风一派极左。1967年学校被从重庆风景游览胜地迁到了长江边上的贫困山区，没有书教了，所有的教师都在农村劳动，忙着打家具生孩子。

北碚的校址被内迁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占了。学校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待它再从农村迁回时已经大伤元气。

老书记说得唾沫飞溅，他希望大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讲得是那样投入，那样动情，全然不管下面已有教师在嘀咕他的“打胡乱说”，赞成他的人则为他的“惊险”之说捏一把汗。这个老头子，真是无所顾忌呀。对这个在文化革命中打成“叛徒党”，剃光头，扫厕所的川东地下党的老党员来说，他早已是超越世俗，无所畏惧了，他有闻一多式的拍案而起的豪情和胆气。亦琼被他的拳拳之诚感动了，竟自伏在课桌上流泪。

老书记满脸通红地走下讲台，全场一片安静。过了一会儿，学生鼓起掌来，靠窗台边的教师也有部分人加入。刘书记清清嗓子，请新生代表发言。梳着两个羊角巴的女同学穆向红走向讲台。她穿着一件对襟式的碎花布衬衫，下身穿一条阴丹蓝裤子，脚上是一双手工做的扣绊布鞋。这副充满泥土气息的清新打扮，立刻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她拿出口袋里的稿子，一字一顿的念，全场都骚动了，为她那过于严肃做作的表情，也为她那一口浓重的乡下方音，“南充人”、“南充人”。她的声音很严厉，挥着拳头说，我们工农兵学员肩负着上、管、改的任务，这就是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学建成无产阶级的大学。让我们和全体老师携起手来，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所有的老师都愕然了，这个看起来那么朴实可爱的乡下姑娘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单纯，做教师可得当心点，搞不好就“上管改”到自己头上了。

亦琼对这个发言很反感，这样的发言怎么能代表全体同学呢？以后还是少跟这种人打交道为妙。偏偏，穆向红和亦琼编在一个学习小组，还是学习小组的党小组长，管全组的思想情况。亦琼连连在心里说，霉了，霉了。

亦琼如饥似渴地想到大学来读书，拼命读书。可是令她大吃一惊的是没有书读，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几本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以及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以外，几乎就没有书读了。图书馆的书不是都开放的。根据系科，限定借阅。象政治系只能借马克思主义著作，不能借西方古典哲学著作，象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都是被封存的禁书。文学作品只能借革命现代京剧、《金光大道》、《暴风骤雨》，象《野百合花》、《茶馆》也是被封存的。外国文学名著就更不用说了，是更不能借的，只有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借。亦琼看着那么多的书不能借，心里直跺脚，这怎么得了，还读什么书？

从机关和城市来的同学带头闹起来了，就这几本马恩原著就叫读大学？

系领导和辅导员出面作解释了，政治系就是要读原著，不要上假马克思主义的当。真正读懂两本书就是很大的成绩了。可是我们除了读马恩原著外，还想多读一些其他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的书，这些书都没得借的，连自学都不可能。那些书恰恰是政治系不应该读的，我们无产阶级政治系不能培养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要知道你们毕业以后都是要充实各级政府机关、宣传机构的，政治系是政工干部的摇篮。

学生中为这读书之事也分化成了两派意见，农村同学坚决支持系里的安排，只读马列原著，城市同学主张多读书，应该开放系里和学校图书馆封存的书。穆向红那浓重的方音在一片争论中特别突出，叫少数派的城市同学听着耳朵直发噤，两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女同学公开表示自己的鄙视，土农伙，左左派，恶心！这城乡矛盾就为这读书之事加深了。

大学没书读，这不是笑话？系里资料室是借不出书的，还是只有打图书馆的主意。亦琼从小就有自己的借书办法，她相信她还是能从图书馆借到书的。趁着班上同学老在那里辩论，打嘴仗，亦琼自个儿悄悄往图书馆跑。

图书馆的借阅部在搞清理，把架上的图书搬来搬去，一个戴金丝眼镜，身材清瘦的中年人坐在一边补书。剪下纸片贴在那些卷角的旧书页上。亦琼是爱书的人，文化革命老大从派出所拣回的书，很多被烧坏了，她也一页一页补过。

她上前去和补书的老师说话。老师，这些书补了要借出吗？

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抬头看看亦琼说，不借。库存的书，破了太可惜。

亦琼说，我也补过书，还不知道有这样的补书方法，我没事，也帮你补吧。她不待补书人的同意，一屁股坐在那里补起书来。中年人没有开腔，由亦琼在那里补。接连几天，亦琼一下课就到图书馆去帮忙补书、搬书，慢慢地和中年人熟了也和借阅部的人熟了，知道补书人姓周。终于有一天她悄悄对周老师说，周老师，我想借库存的书，保证不损坏，按时归还，不转借他人。

周老师听着，也不说借，也不说不借，继续补自己的书。亦琼想，没门。但是周老师不象是那种装怪的人，他每天都坐在那里补书，对图书馆的任何人都是很和气的，既不严厉，也不卑微，再求求他好了。亦琼又把头往周老师凑过去，周老师——

周老师抬起头，扬扬眉头笑笑，现在补书，下了班再说吧。

亦琼听了，咧开嘴笑了，好的。她坐正身子，专心补起书来。

借阅部的人都走了，周老师也在那里收书。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对亦琼说，跟我到书库去放书吧。亦琼抱起补了的书，跟在周老师后面，他打开借阅部通书库的门，一股霉味扑来。进到里面，全是林立的书架，书真多呀！

周老师一边用鸡毛掸子掸着灰，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书就是拿来看的，借的，不借多可惜，还难得保管，定期还要挪动，免得长虫、发霉。

亦琼在书架中挨着看书目，她在外国文学架前停下来，用手去摸那些书脊，太美了，真多呀，好多书她都没有看过。她抽出《怎么办？》翻到它的最后看。她家的那本《怎么办？》结尾是被撕掉了的，她想知道它的结尾。周老师走过来，拿过亦琼手中的书，嘴里发出一声惊喜的声音，哦，你喜欢看俄苏文学的书？你读政治系还喜欢外国文学？

亦琼说是的，她给他讲哥哥赌书的事。

周老师取下眼镜擦擦，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是应该借书给你看的。书就是应该借给喜欢书的人看的。

亦琼在哲学类图书里借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又在外国文学架借了外国文学史教材，她想自学外国文学，把她过去看的那些零散的作品都在外国文学史上对号入座。

周老师翻看她借的《外国文学史讲座》，说，这本不好，是文化革命中编的，打棍子的多，你还是借50年代编的吗，旧是旧一点，比较客观一些。他从书架上去给她拿了两本。

亦琼很佩服周老师，在图书馆工作，对外国文学那么熟悉，她真是运气呀，遇到这么好的老师了。

现代文学的有些作品因为涉及“革命文学”和“延安讲话”所批判的，政治上太敏感，周老师不敢借给她，让她在馆阅读。亦琼感激不尽，她整天伏在图书馆里抄作品，回到宿舍就在被窝里看借回来的书。对班上的事不闻不问。

一天，团支书老何把她叫到一边问，你是不是在看黑格尔的《美学》？

亦琼问，怎么啦？

老何说，你还是注意点，我听见哲学教研室的陶老师在给辅导员说，张亦琼在看黑格尔的《美学》，那都是唯心主义的东西，要批判的，她看得那么认真。

亦琼很心惊。她只知道同学中有些装怪的人，好上纲上线，芝麻大点事都提到阶级路线和政治革命的高度来看。她没想到老师中也有这种人，还对学生打起小报告来了。她想起那天她在路上碰见陶老师，手里正拿着《美学》，陶老师问她看什么书，亦琼想到他是教哲学的，有问题还可以向他请教，就告诉他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呀。亦琼连忙谢过了老何的提醒，回到宿舍把黑格尔的《美学》包上了封面，上写“马克思主义哲学”。

接下来的一天，辅导员在系上召开大会说，我们是政治系的工农兵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无产阶级的政治干部和理论干部，我们一定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过去政治系培养的学生，有的变成了唯心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去读那些资产阶级的理论书籍，谨防受腐蚀，思想变修，人变质。我们工农兵学员决不允许培养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戈一击。

亦琼听得心直跳。如果老何没有给她讲陶老师说她看《美学》的事，她不会对辅导员的讲话那么在意。有了老何的招呼，她觉得辅导员的话，句句都是冲着她来的。她还是有些害怕，再不敢天天上图书馆了，她怕连累周老师。她也不在宿舍看那些古典哲学和文学的书了。宿舍也是人来人往，小组还有个穆布尔什维克盯着。到哪里去看书呢？星期天教室都是锁上的。她下课的时候注意观察教学大楼周围，看在锁门的时候怎么进去。可以从教学楼背面的窗台翻进一楼教室去。她把靠厕所窗子的铁栓拔起来，把窗户虚掩上，翻窗户的时候，就把这扇窗打开，跳到里面去看书。这个办法很灵，一点干扰都没有。每个星期天她都翻窗到教室里看书。后来平时的晚上，她也背着书包到那间教室去。

那天晚上，天很黑，风吹得一教楼外面半山腰的枸叶树哗哗响。亦琼一人在教室埋头记笔记。待她抬起右手腕上的天津东风牌手表一看，已经是半夜12点了。她赶快收拾书包，关了灯，把暗锁门拉上，走出了教室。教

学楼外静悄悄的，路灯映着道旁的银杏树影，串起一束束黑气球不断地摇曳。亦琼往樟树林方向走去。她看见前方有两个人抬着一张大桌子在走，她扶扶眼镜，好看清楚一点，是四人坐的抽屉桌。半夜三更的，抬桌子干什么，莫非是偷的？她警觉起来，拉着书包带快步往前走。前面的人听见后面的脚步声了，停了下来，亦琼也停下来，闪到路边的灌木丛后。前面两人又抬起桌子在走了，还跑了起来。亦琼也跳出灌木丛，跟在后面跑。前面两人又停下了，转过身叉着腰看着迎面跑来的亦琼。亦琼也停步了，没地方躲了，她就站在马路中间看着那两个人。两个小偷向她走来了，得把这个女学生收拾了才能抬桌子走。亦琼这才知道害怕，她一个女孩子是敌不过两个男人的。她掉转头就往回跑，没有听见后面的追赶声，她气喘吁吁停下来，往后看，两个小偷已抬着桌子转过樟树林了。亦琼又赶快追上去，到樟树林的三叉路口了，小偷早就不见人影了。亦琼到办公大楼保卫处的值班室报告有小偷。小偷在哪里呀，我也不知道跑哪儿了。

第二天上课，一教楼议论开了，昨天晚上教学楼被偷了，偷走两张大书桌。报了保卫处，保卫处说，昨晚有一个女生看见偷的。一打听，落实到亦琼头上。下午全系65名学生集中开会，检查偷桌子事件。班委会一个接一个地批评亦琼不敢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看见小偷偷了一张又一张桌子，也不把他们抓住。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财产受损失。

亦琼分辩，我是在远处看见的呀，再说也只看见搬一张桌子，没有看见一张又一张呀。

他们是两个人，还是男的，我怎么敌得过，抓得住呢？

穆向红一步蹿到讲台上说，张亦琼是我们小组的人，她还为自己开脱抓不住，敌不过，拿出铁姑娘的精神，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抓住小偷不放，打死也不放，学校的人不就赶来了吗。再说抓不住还可以叫呀，喊呀，她不喊不叫，临阵逃跑，这是什么作风，什么思想？还有一个问题，她害怕，半夜三更还在教学楼看书就不怕了吗？她都看的什么书？她违反纪律不按时就寝还放走了小偷，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听着对她的批评，她老在心里问自己，我怕死吗，我怕死吗？

耳边响起一声吆喝：你找死呀，为了几个果子？她摸去脸上的河水，笑嘻嘻地说：我会游泳。这么说她是不怕死的了。可是这是为自己捞果子不怕死，是有私心的。那么为别人呢？

火车上的人挤得满满的，都是从重庆逃出来的。有买票的，也有没买票的。亦琼和宁子蜷曲在车窗上面的行李架上。重庆武斗正打得厉害，宁子妈妈从北京来信，要宁子赶快离开重庆也到北京的姨妈家去。宁子爸妈解除审查后，趁着武斗不上班，全家都跑北京了。宁子不敢一人出门，亦琼答应送她去北京，两人去混火车，反正都在逃难。坐在位子上的一个妇女怀中的婴儿哭得嘶声哑气的，他要喝水，可是到哪里去找水呀，别说车上锅炉房没有烧水，就连厕所也坐满了人，冷水也没有。火车在广元的一个小站停了，临时停车，亦琼从行李架上爬下来，拿着一个吃饭的大茶缸，从车窗翻到站台上去了。她去给婴儿打开水。站台没有开水，有米汤，好多人在抢。亦琼挤不进去。突然所有抢米汤的人都散了，拉铃了，火车要开了。亦琼不管那么多，还是舀了一缸，转身就跑。列车往后一耸，启动了。宁子在前面车厢探出半个身子，拼命叫，亦琼，在这边，快跑呀。怎么跑得快呢？手里端着米汤呀。快点快点，把米汤倒掉。不行不行，好不容易打上的，那个奶娃儿

在哭呢。她把米汤高高举着，车厢里伸出几个脑袋，五六只手，快，快把缸子递上来，把手伸上来，抓住。好几只手把亦琼的手抓住了。里面的人拼命往上拉，亦琼使劲用脚往上跨。不行，不行，车窗伸出的脑袋叫起来了，过洞子了，过洞子了，停住，不要动，抓紧。又有几只手来抓住亦琼了。亦琼身子贴着车厢，两腿直直地下垂着。嗡的一声，眼前一黑，火车响起了两倍三倍的巨响，震得耳膜痛，列车进隧道了。一股热浪冲来，浓烟直往鼻子耳朵眼睛嘴巴里钻。亦琼闭着眼睛，死死地抓住车上的手。眼睛突然亮了，声音突然变柔和了，出洞了。车上的人把亦琼连身子带屁股的一起倒拖了上去。亦琼爬起身来，车上的人都说好险呀，那个妇女端着米汤，连说谢谢你了。宁子靠着座位在那里哭。

这么说来，为别人她也是不怕死的。真的不怕死吗？为什么连献血都不愿呢？还给自己找借口，农村连吃的都没有，还要我们知青献血。你队长得表扬，我们不活了？我不给你明抗，我回重庆有急事，躲了。看来她又是怕死的。

辅导员最后作总结性发言了，昨天晚上的小偷事件表明就是在校园也是有坏人坏事的，同学们要有敌情观念，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脑子里要时时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张亦琼要好好总结自己的教训，这件事就算了。

散会了，走在后面的学习小组长老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亦琼，别往心里去，我们几个机关来的男同学都在议论，一个女生遇上两个坏人，没有出事就是万幸了，还叫人家怎么斗争？

亦琼一听就火了，那你们怎么不在会上主持公道，说句公正话呢？

老田一愣，嘿嘿笑了两声，你呀，就是人年轻，遇事毛躁，什么都硬碰硬，鸡蛋能碰过石头吗？你吃亏就在这点，太耿直。你看今天开会的气候，能当场硬碰硬地跟老师、跟班委会唱对台戏吗？我是好心，才下来跟你说说，我们是向着你的。

亦琼把头扭到一边说，谢谢你的好心，你们这些党员的斗争精神到哪里去了？口口声声说我不敢与坏人坏事作斗争，你们敢吗？你们比我平头百姓还不如。她气昂昂地，掉头就走了。

老田原是地委机关办公室主任，是班上做了父亲的老大哥同学。不想他这个老大哥被小他十多岁的亦琼抢白了，他站在那里很尴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亦琼背着一包书到图书馆找周老师还。周老师关心地问，怎么好些天不见你来呢？有什么事吗？

亦琼摇摇头，也没什么事。她想了想，也有点事。她把小偷事件讲了。

周老师听着，一脸的不屑，这么点事，有什么好批评的？我倒在想，你们那学习组长会上不说，会后提醒你，是他的弱点，但是应该看到他提醒得好，幸好你没出事。我看你一个女孩子以后再也不要晚上一个人在教室看书了，万一被坏人摸到了规律，把你害了怎么办？

亦琼给听愣了，在宿舍和图书馆看书他们要说我只专不红，晚上到教室又有危险，星期天教室又不开放，那我到哪里看书呀？不看书我又耍不来，还来读什么大学？

周老师抬头看着天花板，连连叹气，哎呀，这个大学怎么搞成这样，摆不下学生的一张书桌。他想了一下说，总之教室晚上是不能去的，你再去，我就不借书给你了，一个女娃娃，要学会保护自己。

亦琼听着周老师的话，感到很温暖，一个图书馆的老师还那样关心她，而她的老师同学却只是一个劲地给她上纲上线，这人与人有多么不同呀。她说，我一定不再去教室了。

周老师说，我看你星期天可以带着书到街上区图书馆去看书，又清静又没人管你。大学的人是不去那里的。

亦琼说，真是的，怎么我就没有想到呢？

星期天一早，亦琼就从上铺爬起来，收拾书包。她把床头的书呀本呀使劲往包里塞，把上下床弄得吱吱响。

下铺的蓉蓉把头伸出蚊帐说，怎么，又要上街？

亦琼说，是呀，星期天嘛，轻松轻松，到街上转转，也去看看熟人。

蓉蓉说，又不回来吃午饭了。

亦琼说，不回来了，要玩就玩个痛快。

蓉蓉笑着说，你近来也爱玩了，和大家一样了。

亦琼说，是呀，还是大家都一样好。

外面在下毛毛雨，亦琼头戴一顶边沿已经破损，颜色难辨的麦秸草帽，穿着蓝色工作服，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支钢笔，手里提着饭盒，斜肩背着那个塞满书的军用颜色的黄书包，象牙齿印一样的污迹把整个镶嵌的布边沿围了一个圈。她从杏院的背后走，穿过果园的小路，头上的柑桔树枝头上结满了青青的果子，亮光光的。在市中区可是看不到这样的果树林和真的结果子的果树的。果园的尽头是奶牛场，黑色、白色、褐色相兼的奶牛正在吃干草，不时发出哞哞的声音。真是难得的田园风光。亦琼禁不住又要赞美这美丽的校园。可是这美丽的景色怎么就不能净化人的心灵呢？充满野心的人把这美丽的风景都糟蹋了。

转过防空洞的山岭，她走上三叉路口，下坡到了学生食堂。她买了一两稀饭，二两馒头，摘下草帽放在长凳上，坐在饭桌前把早饭吃了，把饭盒洗了，擦干，又到买饭窗口去买了四两馒头，五分钱咸菜，用勺舀点咸菜到嘴里，边嚼边把饭盒盖上，装进布袋子。临走把草帽往头上一戴，提着布袋子，一甩一甩地从学校后门出去。过街走对面山坡的小巷，巷子窄得走两人都嫌挤，却起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响的名字：“黑龙江巷”。这是北碚区的一个特点，街里所有的大街小巷都以全国各省市名来命名。亦琼从黑龙江巷的山顶一直下石梯坎，来到街上。街区的建筑布局与重庆其他几个区截然不同，它象成都那样，街道分成一个个豆腐干式的方块，只要你按照“十”字路口永远朝一个方向走，你又会回到原地。街区没有一幢高层建筑，楼房最多不超过四层，两层的居多。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长得特别粗壮，象一把伞一样篷开来，两边的树叶连到了一起，给整条街搭起了一个绿化篷。这样的梧桐树，完全可以和南京市街区的法国梧桐树媲美。

沿街都是重庆小吃，小汤元、担担面、锅贴饺子、刀削面、牛肉面、小笼包子，阵阵烟雾从临街食店里飘出。亦琼皱着鼻子吸了吸，心里想着下午回去时，一定要到菜市口去吃碗牛肉面，她感到喉咙热起来，冒出一股辣乎乎的牛肉汤味。

区图书馆座落在北碚公园大门外的马路边，是一座精致的老式平房，嵌着深褐色的雕花窗栏和雕花漆门，古色古香。说是图书馆，其实是个阅览室。并排三间厅房，中间是借书服务部，两边厅房是阅览室，外边有个回廊，放着茶水。

亦琼选了一个角落，背对着门口坐下，拿出自己带来的书和笔记本，看书，作笔记。她就伏在那里写。中午了，室内的人很少了。亦琼也就站起来伸个懒腰，提着布饭袋，到门外走廊里，打开饭盒，拿出馒头，到茶桶去接开水，盒里的咸菜漂起来了，亦琼用勺搅动一下，咸菜叶子一片一片张开了，一碗咸菜汤也就做成了。她啃起冷馒头，就着热汤吃起来。

吃完了，她把饭盒盖上，装进布袋，回学校再洗吧。又进到阅览室里继续看书。直到下午5点，图书馆关门了，亦琼也就收拾书包，提着布饭袋，戴着草帽，又一摇一晃回学校了。她把到菜市口吃牛肉面的事给忘了，走到人民会堂才想起。倒回去太远了，下个星期天来吃吧，她这样安慰自己。

元旦节，城里同学都回家了，农村同学找老乡聚会去了，宿舍里冷冷清清。亦琼没有回家，尽管在自己的家乡读书，亦琼平时极少回家，北碚离市区有一百里，回家来回的车费要花两元钱。家里每月给她的零用钱才五元，笔墨纸张牙膏肥皂卫生纸都要靠它来开销了。宁子顶替她的母亲参加工作了，她不时给亦琼一点钱，亦琼就用来买书，舍不得把钱花在车费上。她一般是放寒暑假才回家，别的节假日都在学校过。省钱，也省时间，好看书。可是这个元旦节，亦琼呆在宿舍，感到有种寂寞，她说不清是种什么情绪。那时还没有如今的周末舞会、节日舞会一说，也没有满天飞的贺年卡。亦琼不想看书了，却也没有什么好去处。

她坐在寝室里的大书桌前发呆，不提防蓉蓉隔着桌子，笑着扔了一团纸过来，正好打着她。亦琼一愣，接过纸条，心“怦”地一跳，竟不敢当着她的面拆开。她佯装没事走出寝室，来到楼道口，心虚地往两边瞅了瞅，没人。迅速打开纸条，只见上写：“祝你新年快乐！”

室友蓉蓉”。亦琼吐了一口气，怅然一笑，回到寝室，凑着蓉蓉的耳边轻轻说，“谢谢，祝你新年快乐！”两人相视一笑。蓉蓉是农村同学，但她是结合进县委班子的贫下中农代表，是县委推荐来读书的。比起别的农村同学，蓉蓉见过一些世面，对人也很宽容大度。亦琼和她处得来。蓉蓉的纸团，引得亦琼那种心跳的感觉，在她的青年时代是那样深刻、别致，昙花一现，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许多年以后，当亦琼步入中年，她也没能忘记那种感觉，是那样令人心动。

亦琼到穆向红寝室去，发现她的笔记本摊在穆向红的桌子上，穆向红正在那里画她制作的图表。这是亦琼自己设计编制的，以便直观地看到哲学、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内容、人物和观点。亦琼的笔记是借给别的同学的，现在穆向红辗转从同学手里借来抄。亦琼心中一喜，这正是改善自己和穆向红关系的一个契机，她实在不愿意自己老是被人盯着，老是感到失去了自由，她上大学不是来与人争名争利的，她有自己的追求，想实现自身的价值。她没有精力陷入你争我斗的人事纠葛中，她要主动抛出和解的气球，去打通道路，排除实现理想的障碍。晚上她把自己新作的笔记和新制作的图表主动拿到穆向红寝室去，笑嘻嘻地说，向红，这是我的新笔记，你拿去看吧。

穆向红站起身，把脖子一扭，用她那别具一格的方音慢吞吞地说，我才不会看你的笔记呢。

你下午不是在抄嘛？

那是在检查小组同学的课堂笔记。

竟然还有这样虚伪的人，亦琼收敛了笑容。谁给你权力检查我的笔记？你把我的图表都画过去了，有这样的检查吗？我只能说你在剽窃。你把下午

抄的我的笔记拿来！

穆向红把头仰得高高的，挺着胸口，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转着圈说，我就是不给你，我不是在你手上拿的。

好意思，屁股脸厚。

请你不要骂人，要讲修养。穆向红拉着拖腔说，她是个沉得住气的人。

亦琼拿起自己刚才带来的笔记走出门，嘴里说，算老子晦气，倒他八辈子的霉。她急了，就要骂人，说话带“把子”，这是典型的重庆人的陋习。就是多年以后她离开了重庆，当了教授，硕士导师，也没改掉带“把子”的习惯。愤怒了，普通话就不够表达了，嘴里吐出四川话，“把子”也跟着钻了出来。把那“老子”、“妈妈的”“杂种”说得象刚泡熟的“跳水”萝卜一样，脆蹦蹦的。

穆向红看着亦琼背影，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倒霉，我还得让你倒大霉。她在心里发着狠。穆向红只上过两年小学，父亲是农村的大队书记，他把上大学的推荐名额给了自己的女儿，并在填表的当天发展女儿入了党。她学习跟不上，读不懂那些原著，这也确实难为她，连认的字都不全嘛。她心里不免又自卑又窝火，嫉妒吞噬着她那尚不健全的心智，使它变得卑琐。怎么恰好班上学习最好的亦琼在她这个组？害得她象一面镜子一样天天在出自己的丑。她想起上次搞社会调查的事。

一月份系里组织学生到南桐矿区搞社会调查编写教材。规定一个小组选一个，由两个教授作指导老师，老书记是其中的一个指导老师。辅导员提出二组让穆向红去，系里审定名单时，老书记提问了，怎么从来不见亦琼承担任何写作任务呢？她学习好，应该让她到实践中去丰富理论嘛，工人出身，自己也是工人，这也是我们培养的苗子嘛。辅导员显得很难堪，说，名额有限，我想应该让二组的党小组长先去，张亦琼就下次吧。老书记说，这不是选先进，这是写教材，得讲质量。我担心穆向红完成不了。老书记向来说话直来直去，辅导员不说话了，也不说不让穆向红去，也不说让张亦琼去。老书记停了半晌说，这样好了，穆向红去，张亦琼也去，增加一个名额不就解决了？这个名额是我要增加的，就归我指导吧，不增加王教授的负担。哈哈，皆大欢喜。他自个儿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大笑起来。

穆向红想着亦琼成绩好总是得任课老师的宠，心里不是滋味，好在她政治面貌不行，不是党员。哼，班上两个学习好的女生都不是党员。老书记还说要培养亦琼入党，要她这个党小组长多关心她。这种人是不能入党的，入进来会如虎添翼，我穆向红更要靠边站了。她入党首先在我这里就通不过。我会有办法抵制的，她还有哥哥关押的问题，别以为没人知道！

好吧，既然我运气不好，跟你亦琼同在一个组，那我就要时时处处把你跟我绑在一起，叫你不得动弹。

1976年4月，政治系的学生结合学党史，到贵州开门办学搞步行拉练，走红军长征的路。每两人一组，一人背褥子，一人背被子，两人合铺。穆向红把亦琼和自己编在一组。

坐了七小时的火车到遵义，在遵义党校住下。广播里正在播出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反革命事件，一群反革命暴徒借清明悼念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演讲、宣传。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四人帮”在台上时对人民群众的最后镇压，当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政治系拉练的空气一下子给搞得紧张了，不许乱说乱动。穆向红让亦琼倒大霉的机会来了。

穆向红急急忙忙地到辅导员那里说亦琼看不起她是农村同学，不愿和她合盖一个被子，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分裂。

辅导员当即在全系大会上批评亦琼闹不团结。不要在国家动荡的时候，来搞一唱一合。

亦琼大吃一惊，这可是政治问题呀，她散会后找辅导员声明，她不是搞分裂的人，穆向红说的事是没有的，这是政治陷害。明明是两个人合用一床被子和褥子，是班委会编好组的，她不愿和穆向红又和谁呢？岂不连她亦琼自己都没得睡的吗？

辅导员笑着说，原来是这样，我了解情况了，你就不用介意了。

亦琼也就算了。不料辅导员在班委会上讲，谁知张亦琼说的是不是真的呢？他仍在班委会上把亦琼当闹不团结的典型来批评。亦琼知道了，她对辅导员的作法很不满意，一个人，不论他是老师还是学生，怎么能够对人没有一点基本的信任和信义呢？怎么能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要她不要介意，又背后搞她的小动作呢？这才是“笑官打死人”，“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她的牛脾气上来了，“当面鼓，对面锣，不要背后使绊脚”。这回她一定要找穆向红当面对质，说清楚。

当着老师的面，亦琼对穆向红说，你是党员，我是群众，我们凭良心说话，你给老师讲的是事实吗？

穆向红用她那别致的方音抑扬顿挫地纠正说，我们不能凭良心，良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要凭党性。

亦琼忙说，好好好，不要良心要党性。我就怕你不凭党性说话，才给你降一格要凭良心。既然你还知道有党性，那么我问你，凭党性说话，你给老师说的是事实吗？

穆向红把头一昂，是一事一实！她心里在发出哼声，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这回是被我踩死定了。

亦琼傻眼了，竟还有这样不要良心要党性的人？其实这也是亦琼自己不策略，把事情看得太认真。这种当面对质，对方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在老师面前搞挑拨是非呢？何况对方还是蓄意制造这个谎言的。

亦琼觉得一股气直往脑门冲，她伸出手，上前“啪啪”给了穆向红两耳光，嘴里说，你就是这样不要良心要党性，我要教育你这种两面派党员，你要记住，挑拨是非就要挨嘴巴！

穆向红心里正在得意，不提防挨了耳光，她捂着脸扑到辅导员身上大哭起来。辅导员恼了，他扶住穆向红，站稳身子，指着亦琼喝道：张亦琼，你太不象话，竟然当着我的面打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全年级停止拉练，就地整顿，不把这股歪风邪气整下去就不走了！

老书记代表系领导也随队参加拉练了。老人听说亦琼打人也很生气，他连晚找亦琼谈话，你打人不对，一定要承认错误，承认了就是好同志。

他又去找辅导员，要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大批判，这是文化革命的做法，亦琼承认错误就行了，好好把这次拉练搞好。

这个老头子，上次当着系领导的面，要亦琼参加编写教材，说是穆向红不如亦琼学习好，他当辅导员的没什么好说的，这是事实。可是他没想过自己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就以为什么都可以说了算了，在迎新会上大放毛主席“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的厥词，都体谅他是老干部，由他说了，现在又想包庇亦琼蒙混过关可不行。他只是开门办学领导小组的副

组长，我是组长，就要开张亦琼的批判会。

负责打前站的老田悄悄找到亦琼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打人不对，一定不要和老师同学对抗，免得犯了众怒。就承认自己打人不对，一定要记住低头认错，下矮桩。下得越矮越好。

亦琼看了他一眼，她想起上次“小偷事件”他也是这样台上不说台下说的。

老田说，我是好心，不愿看到别人对你落井下石。我不是卖老资格，我比你多晒十几个太阳，我见得多了。你相信我，就一定承认自己打人不对，别的你可以什么都不承认都不说。

老田那句“你相信我”把亦琼打动了，她说，好吧，我承认。

全年级65个人，情况很复杂。有49个党员，多数都是农村同学，文化很低，象穆向红一样，多是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的子女，他们除了有政治资本，别无优势，自然对成绩好的城市同学有仇恨。还有一部分是县区干部，小学校长什么的，班委会就由这拨县区干部和小学校长把持着，他们和成渝两地来的干部学生有矛盾。县区干部和农村同学形成农村派，城渝干部和城市同学形成城市派。班委会想制服那些心怀不满，野心勃勃的城市干部，这下终于在亦琼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拿亦琼开刀，把整个城市派都打击了。亦琼和穆向红就成了这城乡之争的两只棋子。农村派使劲长穆向红的威风，城市派怕引火烧身，不敢靠近亦琼一步。

亦琼又一次站在众人面前接受批判。当年为不愿下农村，她被罚站高板凳。这次为打人，她又受批判，没有站高板凳，而是在党校的大宿舍里，全年级同学和老师坐在周围的床板和凳子上，她笔直地站在中间的空地。

批判她的话，翻来复去都是说她不改世界观，只专不红，才发生了这样的打人事件。

穆向红靠着有老师和班委会的支持，在那里指着亦琼的鼻子批判她不改世界观。亦琼知道自己被人抓住辫子了，她记住老书记和老田的话，要承认，要下矮桩。

她很诚恳地说，我来自工厂，家庭是工人，本人是工人，工农一家人，我打了自己的贫下中农姐妹，这是我感到很痛心的。我打人不对，我错了，我违反了纪律，我向挨耳光的穆向红和全体同学、老师赔礼道歉。

接连三天，亦琼都站在房子中间的空地，反复说，我打了贫下中农阶级姐妹，我打人不对，我破坏了纪律，我公开道歉……

穆向红在那里吼，她的世界观有问题，她的哥哥也有问题！

她提到了哥哥，真是太奇怪了，哥哥的事，她谁也没讲过。亦琼两眼直视着她，仍然一脸威仪地说，我打了贫下中农阶级姐妹，我打人不对，我破坏了纪律，我公开道歉……

她把给同学、给老师、给穆向红本人的道歉次数都记在本子上，说一次画一笔“正”字，别人的批判她也认真记在本子上。她就站在众人中间，满脸诚恳地记下别人批判的话，然后向大家道歉，再记上道歉的字数，本子上划着一排“正”字。有这样接受批判的吗？莫不是她还想秋后算账？那些想给她上纲上线的人，话到嘴边又缩回半截，怕亦琼都给记下来。

亦琼倒没想到秋后算账的事，她只是用这方法来表示她的虚心和诚恳，并遏制那些打胡乱说的人。

她就这样口头承认，口头道歉，书面检查是一个字不写的，她才不让

这些人装档案呢。

小便把她憋呀憋呀，胀得腰痛。她说，我要出去方便。穆向红跳出来，老实点，不许逃避批判。辅导员不开腔，默认了亦琼是逃避批判。城市同学都不敢说话，人人自危，害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亦琼最终也没能中途去上厕所。她现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么一帮人手里，她只得乖乖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现在是该她低头的时候，她就得低头。

她想起从图书馆借出的《18世纪法国哲学》里，有一段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话，“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一切种类的一切动物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可惜她的同学都没有看，她的老师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资产阶级有上厕所的平等，无产阶级认为上厕所也要突出政治，不能逃避批判。

批判会一开就是半天，亦琼散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厕所冲。接连三天，小便就这样憋呀憋呀，胀得腰痛。一散会她就象离弦的箭，嗖嗖地直往厕所窜，忙不迭地脱裤子，由那股尿水哗啦啦往外淌。

批判会开到第三天中午，老田从床板上跳起来，把手上的报纸一甩，嚷嚷道，搞什么名堂？开了三天会，咱们出来就是在这里开批判会？打人的、挨打的，双方都是我们二组的，张亦琼和穆向红早就有矛盾，这是全班都知道的。张亦琼打人不对，但是她为什么打人？这也是有远因近因的吧。

亦琼听着，喉头直发哽，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老田！她挨了三天批，没流一滴泪，现在止不住的泪水哗哗往下掉。

一个通江的农村男生附和老田道，是呀，你们按住一个人整，是要打翘的哟！

另一个成都男同学说，你们都说穆向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听见她在食堂骂老书记是“狗日的老头子，还想包庇张亦琼，老子要跟他算帐！”这是什么话？不说要尊敬领导，就看老书记有60岁了，当她的爷都够格了，还这样骂老人的脏话，哪有点党员的气气？

看来这个城市派、农村派也不是那么绝对的哟。和亦琼最要好的钟同学没说话是有她的原因的。钟同学出身医生家庭，她和亦琼是班里学习最好的两个女同学。比较起来，钟同学才是真正的才女，多才多艺，亦琼就只有学习好，别的都不会。尽管农村同学对钟同学的“骄傲”恨得牙痒痒的，但她当文体委员是别人不可替代的，辅导员也得依靠她。她有幸不在二组，穆向红对她是鞭长莫及。但打亦琼，也是间接打钟同学，此时她是不敢说话的。

那些远离是非的男同学骚动起来，辅导员左右看了看，大声喊，安静，安静！

老书记站起来，走到辅导员身边跟他嘀咕了两句，然后说，今天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中午，班委会的人找穆向红，关着门谈，外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商量什么对策。但谁都知道，原为小学校长的班长、穆向红与辅导员都是南充人，他们是老乡。在下午的全系大会上，穆向红首先站起来，很激动地跑到老书记面前，握住他的手说，敬爱的老书记，您是革命老前辈，我不该骂您“狗日的”，我向您赔礼道歉。然后又转身跑到亦琼身边，拉住亦琼的手说，张亦琼同学，让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亦琼很愕然，全系同学一片哇哇哇的叫嚷和哄笑，喜剧、喜剧！只有老书记热泪迎眶地说，这就好，这就好，年轻人免不了有错误，改了就好，改了就好！

批判会以喜剧性的结局收场，亦琼的小便得到解放了，但她却再也拉不出来了。膀胱仍然胀得痛，她照样忙不迭地跑厕所，可是她怎么也拉不出来了。钟同学悄悄陪亦琼去遵义医院看病，找她父母的老同学。化验小便，红细胞、白细胞都有，肾脏给憋出了毛病。医院给亦琼出具了不宜拉练的病假条。

亦琼拿着假条，怕别人知道是钟同学带她去找熟人医生看病有诈，第二天又单独一人去看病。不同的医生经过化验，出具了相同的病假条。亦琼拿着两张假条去找辅导员，特地说明两张假条的来历。她以为她的这番诚实和耿直会取得老师的理解和信任，同意她请假回家。谁知辅导员一脸严肃，得班委会讨论。明摆着的在他那里就通不过了，更何况在班委会。

刚刚受了批判，就想逃避拉练，逃避改造世界观？辅导员答复亦琼说，集体的意见，你不能请假。

亦琼同寝室的蓉蓉和另外两个患感冒的女同学坐上了客车，亦琼没有得到允许，她得在步行中改造世界观。她背着行李，一言不发地跟在一群有说有笑的男同学后面，走在公路上。那些城市的女同学为了避嫌，都不敢和她一起走。亦琼走了不过十来里，就觉得不舒服，她赶快拐到路边一个农民的茅厕里面，这回痛痛快快地拉出来了，不是尿，是一地的血，鲜红鲜红的。亦琼吓坏了，她穿上裤子，慌慌张张从茅厕里出来，她一定要告诉同路的男同学，让他们帮她背一下行李。

她走到公路上一看，一个男同学的影子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亦琼原地四处张望，都不见一个同学的影子，只有一条白茫茫的公路伸向远方。一个农村妇女见她东张西望，便问她，你是和那些背行李的男娃一起的吧。

亦琼忙说，正是。你知道他们上哪里去了吗？

妇女说，刚才有个路过的卡车，他们全都爬上卡车搭走了。

亦琼一听，完了，这下完了。她一点不敢告诉农村妇女说她在生病，她怕被人害了。她只好鼓起勇气，一个人背着行李，在贵州山的国道上走。她数着里程路标，心里想，已经走了十里，还有二十里就到目的地了。早上出发的时候，交待了的，当天走三十里。

终于走到三十里处的小镇上，亦琼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但是不见一个同学。树干上和地上都画着箭头，“取消此处驻扎，继续往前，走到鸭溪”。亦琼去问当地人，鸭溪还有多远？别人告诉她，还有七十里。

亦琼心里叫苦，天啦，这怎么得了呀，还要走七十里呀！

她孤零零地坐在路边等候，想看看后面还有没有掉队的同学，她好和他们一道走。她现在生怕自己一个人走在半路上栽倒了。坐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一个人。

亦琼绝望了，无可奈何起身来，继续往前走。行李越背越重，从家里出发时，她心大，带了很多书，还有四本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现在这些书，全成了她的累赘，捆在被卷里，象石头一样沉。她一路血尿不止，一步一步地数着里程碑走。走快了，走不动，走慢了又怕走到天黑都不到。偶尔遇到过路的卡车，她不敢象当年当知青那样去招手拦车，她是单独一个女孩子，又在生病，她怕卡车司机把她拐跑了。偶尔一段路，遇上有回家的妇

女，她就去跟着别人走，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她不敢说自己有病，不敢把行李拿给别人背，怕别人把她的行李背走了。

她就这样一人走在寂静的公路上，没有房舍，路人极少。她感到世界象是一个荒原，就只有她象只虫子一样在荒原上爬行。活着有多么艰难呀，她得咬着牙关挺下去……

太阳下山了，鸭溪还没走到。亦琼已经走得很机械了，是一种惯性，支撑着她一个劲地往前走，她怕停下来，一停就要倒下去了。她就数着里程碑，不停地数，不停地走。天快擦黑了，她远远地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迎面来了。她终于叫一声，啊，总算有住家人了，看来快到了。

骑车人到身边，她才发现是老田，他打前站安排了住宿，现在骑车来看后面掉队的同学还有多远。

亦琼见到他，话没说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她哭着说，我病了。她手里端着一个装血尿的小瓶。只等到了目的地，就到医院看病。

老田听了，心疼了，说，快把行李给我，你别哭。前面就到了。你先慢慢走，我还到后面去看看，还有几个掉队的同学。老田骑车到公路后面去了。一会儿又骑回来了。他说还有四个在后面，也没有多远了。他让亦琼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把亦琼送到鸭溪镇。

当晚，老田陪亦琼去看急诊。晚上化验不了小便，医生做了应急处理，给她打止血针。

第二天再去看。

亦琼睡在住宿地的课桌上，一身都痛，两边腰象打了木楔子一样发胀。那天她走了一百里，第二天起不来了。但是她还得起来到医院去。

这是一所小学，她扶着一根棍子，问在院坝里扫地的小学生医院怎么走。昨晚老田陪她去，她也没有看路。小学生带她去医院，小小的医院挤满了人。亦琼拿出学生证，对看病的人说，她是过路的大学生，病了。山里人朴实，让她到前面第一个看病。小便作了化验，全被红细胞淹没了，化验单上打了四个“+”号。医生说，他们除了打止血针，没有别的药。

要她回重庆去看大医院。给她出了“绝对卧床休息，不宜拉练”的病假证明。

亦琼打了针，回到住地，把证明交给了辅导员。说她要回家。

她在课桌上躺了一天，没有吃一点东西，只有钟同学悄悄给她送了一杯糖开水。她想着自己落得这个下场，真是心灰意冷。人还敢生病吗？就是猪病了，狗病了，主人还要去管嘛。这个人在外面病了，连看望的人都没有一个。她说什么也得回家去了。

晚上辅导员来告诉她，班委会讨论了，她不能请假回去。她病了，同学们要发扬红军精神，阶级友爱，就是抬，也要把她抬起走。他们出来65个人，回去也要65个人。

亦琼一听，躺在课桌上歇斯底里发作了：老子不走了，哪个要来抬，就来抬吧！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道？老子今天滴水未沾，一粒米都没有下肚，你们这些阶级兄弟，阶级姐妹，谁给我送吃的喝的了？老子不希罕你们这个红军精神阶级友爱，你们整人也是太黑良心了哟！

亦琼嗷嗷地大哭起来。老书记闻讯赶来看亦琼，把辅导员和班委会都批评了。他弯腰点头，说得嘴里白泡子翻：你们这样要搞出人命来的。她昨天掉队，带病走了一天，没有出事，这已是万幸。赶快就此收场，派人把

她送回重庆治病。

靠着老头子的这番话，亦琼被送回家就医。她这个大学，读得真是伤心了。

山城的天气，在走出冬季的浓雾之后，就来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春天在山城是听得见，看得见，也摸得着的。润湿的土地冒着肥气，草木发出吮吸空气、土壤水份的吱吱声和长出芽苞、伸展关节的喳喳声。象素描一样的树枝干上点缀上了一颗颗青绿的小点，豌豆粒一样大小。一天一个样，豌豆粒鼓胀成了椭圆的黄豆粒，黄豆粒生出了豆芽嘴，豆芽嘴眨眼变成了两瓣绿叶，绿叶伸出了细细的绿色枝条，绿色枝条勾满了褐色、灰色的树干，它们憋着劲在夜里悄悄生长，为的是要给你一个惊喜。早晨你猛然推开窗户，满山遍野都是刚刚长出的新叶。你的眼睛发出惊喜的绿光，要把身子伸出去好好看一看，好好闻一闻。春天，春天，她已经来到山城，给这座灰色的城市披上了绿装。

春天在不断扩大它的时空，把粉红色的黎明，明媚的阳光，紫罗兰的傍晚，晴朗的夜空，习习凉风，散布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令人神清气爽。五月是春天成熟的节日，劳动节、青年节、“红五月”歌咏比赛，把春天振奋得热情洋溢。在打倒“四人帮”的第二个春天，五月的山城还多了一道人文景观，被禁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重印了，再版了！荒芜了十二年的书市也有了新绿。“书店卖名著了！”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城市的青年和那些有文化的中老年都被这个春天接连不断的佳音振奋了。先是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接着是中央召开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央电台开播英语讲座了，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了，现在又是名著再版了。还会有什么呢？令人兴奋的好事还会有的，等着看吧，赶快行动吧！

亦琼在厂里收拾起她的黄色挎包，带上所有的工资，要赶去沙坪坝新华书店买名著。她在大学读书时搞出来的身体疾病和精神创伤都在这大好的时光里得到了将养。她原以为她已经对读书寒心了，对大学深恶痛绝了，却不知那只是暂时的蛰伏，就好比是“冬天的大蒜——根枯叶烂心不死”，一旦春天来了，它又会发芽，心儿也跟着活起来了。

亦琼工厂在石桥铺，她在宣传科做干部。这是政治系学生的去向呀。下午下班了，她背起挎包就出厂了。走小路翻过一道山梁，她来到石桥铺转盘的街上，等从城里来的二路电车。一大群人都等在马路边，车来了，一拥而上。上车、下车都是一个“挤”。那时，公共汽车是重庆人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或者说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是很少的，弯弯拐拐的山路和爬坡下坎的地形使骑自行车极不方便，常常是下坡人骑车，上坡车骑人。北碚小城相对自行车要多些，在市中区，一天难看到五辆。

要坐公共汽车就得挤车，沿着车身拼命往车门挤，人人都挤得呲牙咧嘴，衣服领子转到了脖子后面，汗水淋漓，象在车上冲了浴。电车慢悠悠地走上坡，拐弯路，好不容易到了小龙坎，亦琼随着人流下车了。她整整挤得皱巴巴的白衬衫，到宁子工厂去。宁子最终给留城了，但是分不了工作，宁子妈妈只好50岁就办了退休手续，让宁子顶替她工作。可是宁子妈妈是国家干部，子女是不能顶替做干部的，只有工人的子女可以顶替当工人。小弟就是顶替父亲当模型工的。宁子的顶替名额最后改派工厂，她进厂当了划线工。她在上职工大学，学工科，还没毕业。

半夜12点，亦琼背着包，从宁子厂里出来，往沙坪坝三角碑走，她

要去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候买书。天上有月亮，还有几颗星星，街上已经没了白天的喧哗，空气很爽。她来到新华书店门前，不禁吃了一惊，原以为自己半夜就来已经是最早的了，需知要等到明天早上书店才开门呀，不料还有更早的人，已经在书店门口排上队了。

夜晚寒气大，但似乎已经忘记了冷，到下半夜两点钟，陆陆续续又有人来排队。沿着书店门面到沙区文化馆的围墙，排队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墙头，互不相识的人象老朋友一样聊起天来，说的全是跟书有关的话题。有的说，我还是在文化革命前看过外国小说，有的说，我在农村抄《红楼梦》……

熬过了两三点钟阴阳不分的时辰，四五点钟天就在开始麻麻亮了，马路上跑动的脚步声多起来，为了维持秩序，先到的人自制了一些排队号数的小纸片，以免后来的人加塞“插轮子”。早上八点钟了，书店门口围起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亦琼紧紧靠着书店的门板，怕被涌上来的人挤出去了。书店工作人员开了一道小门钻出来，给排队的人牵上绳子围住，值勤的保安人员戴着袖章维持秩序，把在书店门前围着的人一个一个拉出去。这下可以放心了，不然这一晚真得白站了。书店已在头天晚上就把要卖的书堆放在门里了，拦上了桌子。九点正门一开，售书的在店里边，买书的在店外边。

每个买书的人都笑呵呵地捧着一摞书出来，买书是没有选择的，几乎有几本名著，就买几本。书荒太长时间了，饥不择食呀，有什么书，就都买。那天卖的书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亦琼都买上了。土黄色封面上描着青色的单线图案，印着深褐色的书名，哎呀，这名著，摸摸都过瘾呀！

亦琼就站在那里自顾自的笑，在扉页用笔写下“1978.5.22。购于沙坪坝书店”。写好了，她就在那里看起来。不提防有人叫“亦琼”，亦琼抬头一看，是哥哥，穿着干干净净的工作服，理着平头，神采奕奕地站在那里，胳膊下面也夹着书。他是从解放碑新华书店赶过来的，在那边买了书，想到沙坪坝来看看都有什么书。解放碑书店卖的和沙坪坝书店卖的稍有不同。老大手里拿着《东周列国志》，有的书还是两本一样的。怎么买两本呢？拿来交换呀，换自己没有的呀。亦琼可没想到这一点，老大总是要贼精一些。

亦琼买了书就返回石桥铺厂里了，她住集体宿舍。她兴冲冲地上楼，和牵着儿子的大李闯个正着。

亦琼很惊奇问，你的？

大李满脸通红，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地要儿子叫阿姨。

亦琼苦涩地笑笑，心里有些酸溜溜的。说来她和大李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分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所以两人都觉得有些别扭。

亦琼上大学回厂后，过去的工友很多都结婚了，亦琼多少有些失落，但是她不及细品这种失落和酸味是种什么东西，她心里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在鼓舞着她，她要去考研究生，要摘掉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上回那个大学没有读得好，还是她不喜欢的政治系。这回她要去重读一回大学，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她要学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她要改变自己政工干部的职业。她憋着劲，天天下了班就在办公室里看书，复习英语。

她只有初中二年级的初级英语底子，上大学时，工农兵学员把外语课给造反掉了。亦琼现在要捡起外语就格外吃力。趁宁子姐姐从成都回来过暑

假，她去向她请教英语。宁子姐姐早在去年底考上了77级大学生，继承的是她爸妈的专业。蓝家的家训是不要读文科。她是畏惧学文科的，尽管她的考分是全考场第一，但是她没有报重点大学四川大学，而是报了非重点的四川财经学院，谁知以后还会有个风吹草动又来一次文化革命呢，还是学经济要稳当一点。宁子姐姐把英语音标和基本语法、句型教给亦琼，然后让她去自学。

亦琼拼命复习外语，背单词，路上背，车上背。嘴里成天念念有词。她把她在大学偷着学的“副业”——美学、文学理论书籍找来一本一本读。她在文革期间读的那些外国文学名著全都派上了用场，准备起专业课来一点不吃力。在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二年，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外国文学研究生。考了下来，她的近视眼镜增加了两百度。

她心里一直惦着一件事，要回离开了三年的大学去一趟。她去看当年帮助她说话的老书记程老师。告诉他，他救了她一命，她没有辜负他的帮助，她考上研究生了。这当中，也有她的另一个隐蔽的动机，她要报当年挨批判的一箭之仇。亦琼心胸很多时候都是开朗的，但也有她的狭隘的时候，比如她要报这一箭之仇，你读研究生是你自己的追求，人家碍你什么事了，干嘛想着是可以出口气呢，岂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追求？当年穆向红凭着和辅导员的关系好，留了校。让这样的人留校教书，能教好吗？教整人？还是教文化？她有文化吗？亦琼打心眼里看不起她。

亦琼考上研究生，老人很欣慰，他已经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专搞教学，也在带研究生。

他留亦琼吃饭，两杯酒下肚，话也多起来。他说，亦琼呀，有些事你还不知道呀。就为当时我同意让你回家治病，回来他们批我右倾，说我包庇你。要给你处分。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你们把人家整成这样，还要给人处分。她打人不对，但她认错了。她打人不是无缘无故。

你们不能只按住一个人整嘛，对被打的人也要批评教育，这才合乎辩证法嘛。后来刘书记采纳了我的意见，才没给你处分。

说着这些，他突然停下来，摇着头说，76年是个多事之秋，四五事件、唐山地震，毛朱周去世。你呢，出了小偷事件、遵义挨批，我呢，出了一月吃喝事件、四月右倾包庇你的事件，真是国家不宁，个人不安，国风极左，个人遭殃。

亦琼不知道老书记说的一月吃喝事件是什么事，老书记说，你还记得那年一月我和王教授带着你们七个同学到南桐搞社会调查的事吗？

亦琼说，记得，她想起那次参加编教材还是老书记点名要她去的。可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我要你参加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当时赶上周总理去世，那天我们正在我的老学生家里吃瓜子还记得吗？那个学生在南桐矿区教书，听说我去了，一定要请老师到她家里去作客，我和王教授还有你们七个学生都去了嘛。

是这样的，我记得她家不宽余，我们去了这么多人，她端出一簸箕葵花子请我们吃，你还用葵花子下酒。

是呀，人家在山区教书，生活艰苦，还请我们吃葵花子，“瓜子不饱——是个心”呀。

我看见别人那么困难，才拿出20元钱叫同学去买点菜来一起喝酒，

也感谢人家嘛。可是你知道吗，王教授回校以后，告了我一状，说我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大吃大喝，对周总理有感情问题。这成什么话，他不是也一道吃了，喝了吗？怎么知道周总理在那时候去世呢？况且我们一听见广播，就赶快离开学生家了，还是我掏钱去买了青纱布，一人戴一个嘛。周总理过去领导南方局，我们川东地下党也归他领导嘛，这种感情很深厚嘛，怎么说我大吃大喝，对周总理有感情问题呢？紧接着又是四五事件，我又帮你说了话，这下子上纲上线全给联系在一起了，要批我右倾，从牛棚一解放出来就猖狂了。都扯到哪里去了。我们有些同志，天生敏于阶级斗争，宁左勿右，总是想整人，才好有成绩，好晋升提拔。

亦琼说，程老师为我受累了，穆向红留校后没参与批你吧？毕业后她很希罕地在红房子碰见过她一次，自然两人都没有说话，亦琼冷冷地从她面前走过了。

还有不批的，批得更积极了。她留校当辅导员，同时担任系党支部委员。她是新生力量，上管改的贫下中农代表呀。在系里的党员大会上，她对我拍桌子打巴掌，把当年她在遵义承认错误的权益之计全忘掉了。引得系里老师议论纷纷说，我们怎么留下这样的毕业生哟！

她拍我的桌子倒没关系，她对我不满嘛，可是她当支部委员，坚决反对黎教授入党，人家是争取入党几十年的老教授，学校向国家教育部报的博士导师，她坚决反对，你说这成什么话？自己不学无术，还动不动拿党性吓人，这是品质问题。这回我就跟她不客气了，黎教授是早该入党的，你根本比不上！

老人似乎看出亦琼对穆向红不服气的心思，又说，过去的事也就算了。一个人的一生要受很多冤枉，要犯很多错误，但是只要你有正气，你不气馁，别人就打不倒你。我就没有被打倒嘛。文化革命剃我的光头，让我扫厕所，我扫得很干净嘛。到现在，别人还说我的厕所扫得最好。

亦琼听了，不语。她觉得自己在挫折中长大了，成熟了。她知道该怎么去走自己后半生的人生路了。1979年9月12日，亦琼告别家乡，乘火车到湖南读研究生了。那年她28岁。

第六章 老大

在那个二百多人的工厂，电工是一个很有技术的工种。老大穿着蓝灰色的帆布工作服，屁股上挂着电工工具包，一甩一甩的，就象背个盒子枪一样。工厂流行这么一段顺口溜：“车工紧，钳工松，吊儿浪当当电工”。人人都羡慕电工，有技术，又轻松，可以四处走，不象当车工那样硬站八小时，撒尿都要跑快一点。

老大做电工，没有成天四处走，他有空就看书。读书时他想工作。现在工作了，他爱上书了。文化革命全国旅行，又和那个偷越国境的大学生一拍即合，对他的启发很大，他上班看技术书，下班看杂书。那些杂书，都是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他特别对西方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书看得起劲。

在老大的书中，有一本用毛边纸印的管理书籍《驭人哲学》，象草纸一

样发黄。他还带回家给亦琼看过。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一本公共关系学书籍。里边讲的是怎样做人，当好统帅，做好售货员。一个好的售货员，从不伤害顾客的自尊心。面对矮个子的人，注意不说他矮，而说你的个子没有他高，适合穿这样的款式。面对胖顾客，注意不说他胖，而说，你没有他瘦，适合这样的打扮。见面打招呼，一个点头微笑，比一分钟说一千句话更有效。一个好的经理，对员工永远和蔼。一个好的统帅，挑选士兵的原则是留下那些忍住干渴不踴向河边喝水的人，而把那些喝水的士兵遣散回家。理由是喝水的士兵没有敌情观念，在他喝水的时候，已被埋伏的敌人打死了。书中所举例子，全是用的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诸如罗斯福、丘吉尔。

这天，老大躲在堆放线圈的工具房看《驭人哲学》，他正看得津津有味，设想如果是自己做经理，做老板，做领导，这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他一定会是一个有智慧、讲现代文明的好领导。看看现在革委会领导都是些什么水平呀，怎么可能把工作做好，把工厂搞好呢？他又在那里空操心了。

身穿黄军装的复员军人穆向东路过工具房，听见里面象是有什么声音，他顺手推开了门，是老大在里面看书。他哈哈一声，原来你不懂权力，却懂得偷看“黄书”呀！浓厚的南充口音里面又夹着几丝倒土不白的焦盐普通话，表明他是一个走四方的人。

那书的纸确实是黄的。但内容却不是“黄色”，并非色情淫秽的描写。但纸是黄色的，这就有问题了，必是封资修的无疑。穆向东就是这样来推断的。

老大说，里面一点色情淫秽的东西都没有，是讲怎么做人民公仆。

人民公仆？人民公仆是“黄的”？

这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老大懒得和他说了。

穆向东是南充农村兵复员到城市来的。他小学文化，在云南边境当了八年炊事兵。他当兵的时候，正是三年灾害的时候，掌菜勺子的炊事兵特别吃香，干部战士都对炊事员很客气。穆向东是个头脑机灵，口齿伶俐的农村人，他时时想着复员后很有可能回农村，这是他不愿意的。因此到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取入党，以便复员有本钱。他在部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很积极，一心想跳出炊事兵，学点技术。谁知他太积极了，被当做安心炊事工作，热爱本职工作的标兵，反倒换不了兵种了。他心里叫苦，只好认了，更加认真地搞好本职工作，搞好部队领导关系，和上上下下的人都能打上哈哈，说句笑。文化革命来了，他立即给自己改名“向东”，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并给自己的妹妹改名“向红”，永远都是红心向着党的。

穆向东几次都差点上了复员名单，但都给他挽回了。毕竟炊事兵不同于连队战士，穆向东在部队待了八年。1968年，终于轮到穆向东复员了，他找到他的同乡战友，已经提干的老卫，要他帮忙说情复员到城市。他当了八年炊事兵，把青春都献给部队，献给边防了，现在不该给他一点补偿吗？要求不高，把他复员到重庆城，那里既是大城市，离老家南充也近。

他入愿以偿了，复员到重庆，分到机修厂。他死活不当炊事员了，带着他从云南带回来的白药和土特产去见革委会的领导。领导由他挑工种，他挑了电工。自然他对修电机一窍不通，电工组只好安排他管厂里生活照明换保险，上灯泡一类的事。老大是修理电机的电工，平时跟穆向东没什么来往，也少打交道。但穆向东是工厂党支部委员，他管电工组的政治学习。

穆向东把老大看“黄书”的事向工厂最高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报告了。

革委会要老大把书交出来。老大固执，不愿交，把书藏在车间房顶的瓦下。说是书放在宿舍里，不知被谁拿了。

合当有事，穆向东上房拉电灯线踩滑了瓦，发现了瓦下的书。他把书拿到手，发现它比“黄色”的问题还大，全是些资产阶级的货色，罗斯福丘吉尔什么的，这不是教唆人向无产阶级夺权吗？怎样待人接物，这分明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搞阴谋诡计，伺机向无产阶级反扑！他把书交给了革委会。

那天，两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纠查来到老大的宿舍，老大正准备出门，托人请美术教师，给小弟辅导美术家教。两个纠查对老大说，跟我们走吧。

老大莫名其妙，去哪儿？

纠查说，开批判会。

老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开什么批判会？今天我不当班。

纠查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一边一个架着老大的胳膊往门外走。

老大嘴里说，开什么玩笑！已推推搡搡到了会场。穆向东在领呼口号：“清除工人阶级的败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老大一看那架势，心里知道不好，是冲他来的了。

老大被罚站在主席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着台下。老账新账一起算，从他进厂挖防空洞假装积极开始，到当逍遥派不关心文化大革命，穿着整洁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看外国书籍思想反动。车间工友上台揭发他，其中最起劲的是穆向东。老大说过他没技术，是外行领导内行。穆向东最忌讳别人说他是外行，没技术，老大挑到了他的疤疤上，只痛得他嘴歪，对老大结下了冤仇。有点技术就不得了了，尾巴翘上天了。这下子，两人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穆向东报复的机会到了。

老大对穆向东揭发他的罪状是“背着手撒尿——不扶（服）”，钻研技术有什么错，当工人就得有技术！他看的书，都是公开出版的，没有黄色下流的东西。

台下有人喊，不许他猖狂，不许他诡辩。穆向东踹了老大几脚，头被狠狠地按下去了。

革委会人一声吆喝：“把资产阶级顽固分子押下去！”老大被纠察扭到了防空洞。

山城是一座有很多防空洞的城市，大大小小的防空洞，难以尽数。几乎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都有。最早的防空洞是50年前挖的，那是为了躲日本鬼子的空袭。那时的防空洞挖得很简单，郭沫若的耳聋，就是在教场口的防空洞躲空袭的时候给日本人炸的。年深月久，那些洞子早已风化，泥土石块堵塞了通道，壁上渗出的地下水齐脚背深。红房子的后山坡有一个防空洞，红房子小孩捉迷藏钻进洞里，阴风惨惨，没有光亮，一股霉臭直冲鼻子。受到惊动的蝙蝠，呼啦啦象鬼魂一样扑上身来，吓得大家哇啦啦叫，连滚带爬逃出洞，浑身沾满泥水。

距躲日本鬼子空袭20年后，山城又掀起了第二个挖防空洞的热潮。那些废弃的洞子重新清理，新的防空洞又在遍山挖掘。老大参加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挖防空洞，那是一个旧洞子，位于工厂边缘的荒山脚下。山上长满灌木丛，还有几棵枝枝桠桠的杨槐树。在洞口上沿的山坡上，竖着巨幅标语牌，是用油毛毡钉木条框做成的，上面刷了白色的油漆，每个标语牌都写着一个红油漆大字，在灌木丛中，不多远跳出一个，连成一条20来米长的线：

“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

老大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力气，他用锄头挖，撬棒顶，钢钎打，肩膀抬，手打起了血泡，肩又磨厚了一层老皮。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如今老大跟父亲一样也是工人阶级了，这个血统工人在挖防空洞。他不会想到他在给自己挖墓，日后他的囚室，他的冤孽。更不会知道他后来的命运，阴差阳错都跟防空洞联系。他只是感到兴奋，总算没饭吃的日子过去了，他独立了，再不会挨父亲打了，再也不用拉纤挣角子钱了，他有工资了。不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小钱，而是一块两块，五块，甚至十块的大钱。尽管他是一个学徒工，每月只有18元。

老大参加工作挖的防空洞，没有用来躲过一次空袭，在文化革命中成了革委会的隔离室。洞门是用石头砌的圆拱门，地上打的三合土。洞里拉了一盏电灯，有一张铁床。旁边有个小铁桶。石壁上长满青苔，渗水顺着石壁往下流。洞脚有条小沟排水。再往里走，就不行了，洞壁没有砌石头，地上也没有打三合灰，全是土坷拉，洞子深处一片漆黑。是个盲洞，没有另一个出口。防空洞口安了一扇铁门，上了一把大铁锁，门外有守卫。

老大被推进防空洞，上了锁。他气得发狂，摇着铁门大声喊叫：“你们私设监狱违反国法！”“我究竟犯了哪条法？”

防空洞在山脚下，离车间较远，老大的喊叫化成袅袅余音，在空中回荡。每天上班的时辰，老大就对着洞外喊：“我要出去！”没有人路过，没有人理睬，老大被防空洞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他双手抱膝斜靠着石壁坐在地上，两眼直楞楞地看着洞口。这可不是夏天乘凉的洞天福地，这是人鬼之间的阴阳界。洞外，是自由的天空，阳光世界，洞里，是禁锢的牢狱，无边的黑暗，他还没做成一件事呢，就这样被困在洞子里，他象掉入枯井一样绝望。自由，自由，走在阳光下的叫化子都比他幸福。对人精神的摧残，莫过于关防空洞，不打不骂，什么刑法都不用，保管叫你感到埋了还没有死的恐怖。黑暗、潮湿、霉臭紧紧包围是老大，他心中充满了死的绝望与恐怖。

老大的吃喝拉撒都在洞里。屎尿拉在洞里的小沟，用自来水冲去。时间久了，洞里有股难闻的骚臭味。洗脸——如果他愿意洗脸的话——用小铁桶。守卫是个单身，每天他去食堂吃饭，就用食堂的搪瓷罐把老大的饭菜带回来，账记在老大名下。老大吃了罐罐饭，把搪瓷罐往铁门外一扔。把个搪瓷罐摔得稀烂。守卫有意见了，老大，我没得罪你，罐罐饭没有得罪你，你吃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不想吃了？

老大不再扔搪瓷罐了，也不再喊叫了。革委会要他写检查，他一口回绝，没什么好写的，他没错，更没罪。那劲头，倒象是坐牢的革命志士，不肯变节投降。

老大这人，就是缺少变通，认死理。小时候是犟，遭父亲打，大了是固执，为本书弄得关防空洞。有那个必要嘛，他又不是真的革命家。大概，他是把自己看作革命家，或者要象革命家那样给世人一个新典型。他还是颇为得意的。

老大开始又唱又跳。唱毛主席语录歌，跳毛主席忠字舞。他象一只蝙蝠在洞里四处窜，时而飞高，拼命往顶上蹦，时而飞低，使劲把脚踹，时而张开手脚，把身子紧紧贴在石壁上不动。无论他怎样折腾，他插翅也难飞出

防空洞。后来老大唱不出，跳不动了，他整天一动不动地躺在铁床上。母亲去给老大送衣服，老大已说不出话，母亲看着他直流泪，他抓住头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如果不是老大真的病了，革委会怕闹出人命，这出荒谬的闹剧不知还要继续多久。防空洞的潮湿把老大的手脚拉扯蜷曲了，老大周身关节疼痛，得了风湿病。两个月后，老大从防空洞放出来的时候，连腿都迈不开了。

老大被两个临时工扶回家来。他躺在床上，抬不起手，伸不直腿。母亲跪在床边，给老大搓手揉腿，用煮熟的鸭蛋给他滚背，滚额头，抽出体内的寒气和湿气。鸭蛋变成了黑蛋子。母亲到处求方子，熬中药。全家都戒肉了，把凭证供应的猪肉都给老大滋补身体。每月每人供应半斤猪肉，半斤菜油，全家不吃肉，也难补老大的身体。

父亲在家起劲地做大鱼钩和车竿鱼盘。大鱼钩有弯曲的手指那么大，父亲又是锉刀锉，又是磨刀石磨，把鱼钩磨得尖尖的，非常锋利，没有通常鱼钩尖那样的倒钩。买上能承重30斤、40斤的尼龙线做鱼线，卷在车盘上，线端挂上几个鱼钩和铁坠子。

半夜12点，父亲扛着两根钓竿，背着工具包出发了，他走路，过嘉陵江大桥，经红旗河沟，到四十里外的江北两路口水库钓鱼。天还没亮，他赶到水库，放下包就开始钓，钓白鲢鱼。钓法很特别，不要鱼饵，叫“刷白竿”。把手里的钓竿往外一扬，铁坠子带着鱼钩鱼线唰唰地往外奔，线放完了，把钓竿横着朝里一拉。没有挂上鱼，赶快卷盘收线。然后又把手里的钓竿往外一扬，铁坠子带着鱼钩鱼线又唰唰地向外跑了。线放完了，又把竿往身前猛一收，这回挂住鱼了。试着把竿往里拉拉，拉不动，鱼还在蹦，把腋下的竿夹紧，手抓牢，跟着鱼往前跑几步，这下挂牢了，鱼还不小呢。赶快收线。卷线卷线，鱼露出水面了，拖到岸边了。慢慢慢，用手网把鱼网住，拉上岸。真不小，足有6、7斤。赶快拿出工具包里的米口袋，把鱼装进去。不能太贪，扛起就走。

“久走夜路要撞鬼”，遇上看守水库的，就免不了麻烦。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两毛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递给巡查的。陪着笑说，我大儿病了，城里就供应半斤肉，想给他弄点鱼，补补身子。遇上好说话的，放过了，不好说话的，把鱼和竿都没收了。好在也是早有准备，已经把鱼盘取下了，损失根竿没关系。回到来路的草丛中，拿出另一根备用的竿，折回水库。这回到水库的另一端，放下包又开始钓。钓上就走。绕过水库从草丛走，只要走上大路就不怕了。

天擦黑回到家，把口袋往地上一掬，就去厕所方便，厨房洗脚，半腿子的泥巴，都已结了块，好象下了田一样。然后靠着门，架着腿，抽叶子烟，等候开饭。母亲早已把鱼拿到厨房，切下鱼头，给爷儿俩熬鱼汤喝。父亲吃饱喝足，就上床休息。今天还算顺利。

老大靠着床头吃鱼喝汤，心里只想早些恢复，老这样让父亲去钓鱼，他心有不安。

也不知老大吃了多少父亲钓的鱼，他的身体恢复好了。父亲也不再去钓了。毕竟，这种钓法不合规矩，也难为50岁的老汉去做这样的事，让人提心吊胆紧张。

老大能下床了，能走路了。他去找革委会说清楚，算个什么性质？难道你还想得个革命家的鉴定不成？头头说，就为你这“为什么”，我也要关

你。已经进入革委会的穆向东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怎么，还没关够？老大瞪着他，哼了一声，走了。除了上班，老大不过问厂里的任何事。他为弟妹的学习忙乎去了。

1972年，亦琼招工返城进厂当了车工。随后，小弟顶替父亲，进厂当了模型工，小妹是木工。老大连连摇头说，一家清一色的工人，文化没有翻身。

一天，老大带了一个与他同龄的年轻人来家里，那是老大给弟弟请的美术老师，金老师。金老师是个业余画家，颇有点小名气。他看了小弟的画说，你画的都是临摹，要画写生才行……。

从此，小弟每天在家画素描，每个星期天老大带着小弟去金老师家求教。老大为小弟找纸笔颜料，给金老师家安电灯，安电表，送去各种东西作为回报。

老大常常守在小弟身边画，把小弟盯得很紧。他常常指手划脚，要小弟按他的见解画。

小弟不服，不是这样的。

老大说，怎么不是这样的，按我说的没错。

小弟不满，自己不懂，还自以为是。

老大用手指戳小弟的头，什么自以为是？给我画！

小弟把笔一罢，我不学了，要画你自己画。

老大劈头盖脸朝小弟打去，大声咆哮：你不学想干什么，当一辈子文盲工人？

小弟伤心地哭，老大一把把他抓起来，要他继续画。敢说不画，究竟我为谁好？

小弟一边哭一边画。

老大要小妹学数学，说女孩子当木工，太苦，找对象都困难。小妹爱打扮，学数学学不进。老大讽刺说，文化都没有，光打扮有什么用？一定要学好数学，改变工种。

小妹心里不高兴，隔壁几兄妹，不学习也生活得蛮好。可是哥哥的严厉，叫人不能反驳。学就学吧，你愿请老师就请吧。

老大那点工资，已无力再请家教，他亲自复习数学，自己先学，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单位的技术员。然后天天回家教小妹。老大说字是打门槌，找回字帖，要小妹练字。还请老会计写下各种漂亮的阿拉伯数字，要小妹摹写。

对亦琼，老大不敢采取对小弟小妹的武断作法，他还是看人说话的。亦琼不是好惹的。

再说他也指导不了亦琼了。他对亦琼说，哥帮不了你，你需要什么书，只要开个口，哥一定替你找来。也真是的，不论亦琼说要什么书，他总能找到，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用什么办法弄来的。

那个时候，正是老大的青春年华，谈情说爱的时光，他以超人的胸怀把他的青春都献给了他的弟妹。以后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当年老大逼弟妹学习的东西全都发挥了作用。小弟上了美术学院，亦琼读了研究生。小妹上了财会校。老大的预言实现了！他对母亲说，妈妈，妈妈，你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大学生，你该笑了吧。其实老大笑得比谁都开心，他这个工人兄长，成就了三个大学生弟妹。老大高举着小弟刚一岁的儿子说，

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张家打了一个文化翻身仗，以后就看你的哟！不过这已是后话。

厂里传达上级文件，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山、散、洞”搞的，即把那些重要的国防工业、重工业搬到山里去，分散开来，车间修在洞里。让那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任何侦察卫星都发现不了我们的地面目标，要炸也不知该往哪儿丢炸弹。

去三线厂工作，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有许多优惠政策。诸如解决农村家属户口进城吃居民口粮，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迁到一起，解决子女就业安排工作。这些优惠，使得很多“困难户”报名去山区工作。

老大没有结婚，没有解决老婆孩子一类的困难，他对支援三线建设的动员和宣传都不在意，他为弟妹的学习奔忙。谁知公布名单时，有老大的名字。老大一下子跳起来了。他从未表过态要去山区工作。再说，在他还未完成帮助弟妹成长的大事前，他是决不会离开重庆半步的。他去找厂领导。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 - 是不是搞错了？

- - 没错。你没家庭拖累，人年轻，又有技术，会积极争取的。

- - “水里打屁——乱鼓（估）”，我什么时候表态要积极争取的？不是自愿吗？我不自愿。

- - 自愿和组织决定相结合。年轻人要听从党的安排。

- - 我不是党员。

- - 不是党员也要服从党的领导。

- - 我不理解。

- -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你的人事工资档案已经调出我们厂，转到三线单位了。

中国七十年代，还没有市场经济，把一个人的人事档案工资关系断了，等于把一个人的生路断了，命都掐死了。要老大去的那个三线建设单位是造军舰主机的，工厂部分是从上海迁来的，研究所部分是从天津迁来的，厂址在在远离重庆的山沟沟，经长江，进乌江，走了水路，再走旱路，车间修在防空洞里。说起防空洞，老大就心有余悸，黑暗，黑暗，无边的黑暗，他顿时感到莫名的恐惧和心的窒息，他连呼吸都不畅了，他畏惧与世隔绝的防空洞。

他跑去找公司领导说理。把个造军舰的国防工厂、研究单位搬到山沟沟里算个什么事？还修到防空洞里，简直是异想天开。飞机炸不了你，它不可以把你的水路陆路都封锁了吗，活活卡死你。造军舰要在海边，跑到我们四川大山里来干什么？他们上海、天津的工人都不愿来，还要我们这些四川人去垫背！

要你去三线，你还说三线的坏话，你老大可要当心呀。

我是不去的，我不跟着胡来，这个三线厂早晚是要短命的，我不能跟着打短命，把我的最好的青年时代都赔到山沟沟里去。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这是中央精神，什么胡来打短命的，你老大想“二进宫”？

我是在给领导反映情况谈心，希望你们把我的档案要回来。我说这些，表明我心里对这些事情看得太明白了，所以我不去的。我的态度是坚决的，我爱我的家乡，我与山城共存亡。我死也要死在这里，这就是我的态度！

说理没用，绝决的诅咒发誓也没用。老大成天爬坡下坎，跑遍山城上

上下下的领导部门，八方申诉，没人理睬。他没有工资，没有粮食。成天在外面晃晃荡荡。

母亲四处找老大，我的老大呀，你到底到哪儿去了呀？天已经黑了，她一人爬上观音岩的石梯坎，在七星岗公司的院子里找到老大，他正坐在地上靠着门廊打瞌睡。母亲摇醒他。

老大叫声妈，嗓子发哽再也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跟我回家。拉起老大就走。

母亲把老大安顿在家，单独给他铺了一张小床。你就在家吃住，有妈吃的，就有你吃的，“天塌下来地接着”，“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参加国民党”，就好好待在家里，惹不了事。她背着一个竹背篋出门了。

粮食定量，每人27斤，只有三分之二的细粮。家里就父母的口粮，36斤细粮，18斤粗粮。亦琼读书，每次回家没有粮食。家里的口粮就更紧张了。母亲背着竹背篋，走学田湾、上清寺、牛角沱，到市中区边缘的李子坝炒房去买沙炒胡豆。两毛钱一斤，母亲买了20斤，一路歇气背回家。来回大约有二十来里。

母亲在厨房放下背篋就开始烧火煮饭了，她在大铁锅里加上水，放上碱，倒两碗沙炒胡豆在里面，上面放两罐米，盖上拱型的竹锅盖，边缘扎上湿布条，她把小板凳拉到灶前坐下来，旁边放着锯木屑箩篋，那是为了省煤钱，她去锯木厂背的，一毛钱一背，母亲每次总是背一个可以在里面站两个人的特大背篋去背锯木屑，象驮着一座山一样驮回来，把她那本就矮小的身躯压得更扁了。

母亲手里拿着吹火的竹筒，撒一把锯木屑到灶膛，对着吹火筒，鼓着腮帮吹一口火，从灶门钻出的浓烟熏得她直流泪。轰的一声，灶膛又冒红火了，浓烟减弱了。母亲不时用火钳把火掏空，让木屑充分燃尽，她的岁月是在浓烟里熏过来的。

胡豆煮烂了，饭也蒸好了。揭开锅盖，取出罐罐饭，端着铁锅耳朵，把煮得黑黑的胡豆倒进滤水的竹箕里。然后把滤过的水倒回锅里，把罐罐饭放进去，汽在灶上。

母亲坐在灶前开始吃胡豆了，她的身前放一碗开水和一盅辣椒酱。她抓一把胡豆在手里，一颗一颗往嘴里放，干沙沙的胡豆满口钻，胡豆壳半天嚼不烂，噎人，母亲伸着脖子使劲往下咽，喝口水把壳壳渣渣面面送下去。她哧一下嘴巴，又把胡豆往嘴里送。没味，实在不好吞，她把胡豆蘸一点辣椒酱，放进嘴里。太辣，她扯起嗝嗝来。扯一下，停一下，又嚼一下，咽一下，喝口水，打囫囵吞下去。

她的头上已经有了白发，灶里的火光映着她满是灰尘的脸膛，忽明忽暗，透出一道坚毅和安祥，她象一个吃苦的观音，端坐在那里。她总说，变个人是要吃些苦，光享福，要你变啥子人？她整个的就是一个吃苦的观音。

她哎呀一声，吃饱了，放下开水碗，拍拍手，把剩下的胡豆放进灶房案桌的抽屉里。取出锅里的罐罐饭和一碗青菜，端进屋里饭桌上，从泡菜坛抓一把酸咸菜，用手撕碎，放桌上，就叫老头子和老大吃饭。老大见饭桌上只有两罐饭，问妈的饭呢。母亲平静地说，我已经吃了，炊事员是饿不着的，我在厨房里偷了个嘴。说着，轻轻地耸下肩，摇个头，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笑，好象她真的偷嘴了。

收拾完碗筷，母亲靠着饭桌，东张西望，典当东西是不可能的。屋里

除了有两样木壳壳家具外，就没有一件东西是能卖钱的，张家一辈子也不沾金器，没有金银手饰项链什么的，连结婚戒指也没有打造过。母亲工资只有31元。亦琼在上大学，没有工资，小妹把她的学徒工资都拿回家，也经济紧张。得想个什么办法弄钱呢？她突然面上有了光彩，找老肖去。

邻居肖家是卖血“专业户”，两口子都卖血，母亲常说他们可怜。这一回，母亲端了一大碗胡豆去肖家，打听卖血的事。

老肖有些迟疑，张师母，你年纪大了，卖血恐怕不合适。

母亲说，没关系，你不是说只抽一杯子吗，我身上的血总有一大桶吧。

母亲没有告诉儿女，让老肖陪她去临江门的川东医院，她不知道找医院的那道门，也不会写字填单。老肖填单时说，就抽两百西西吧。

母亲问，两百西西是多少？

老肖比划说，就象喝老荫茶的杯子那样有一杯。

母亲问，你们每次抽多少？

老肖说，抽三百，我们要年轻力壮一些。

母亲说，你们两口子也年轻力壮不到哪里去，抽一回算一回，我也抽三百吧。

母亲抽血前喝了一碗糖开水稳心。抽血时，她不敢看那粗大的针头，把脸扭到了一边，平时她是怕见血的，连鸡也不自己杀，她说看着不忍。现在她为了大儿的生活，自己把手伸出来抽血了。她的手瘦骨嶙峋的，青筋突出，血管很好找，针一推进去，殷红的血就流进针管了。她感觉到身上的血在往手臂上涌，她闭着眼睛想，这是没关系的，儿女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现在再在她身上抽一杯子血又有什么呢？一杯不算多，如果需要，就是要她的命，她也是要豁出去的。她为儿女挨丈夫的打，不是豁出去了吗？

母亲从注射室出来，靠在走廊的座椅上，她感到有些头晕，一起身眼就黑，她也就闭着眼睛在那里休息。她还是身体太虚弱，加上劳累，没吃过饱饭，尽管是第一次抽血，她还是不适应。

她手里紧紧捏着三十六元钱和一张优待的猪肉票，跟着老肖，顺着临江门的下坡路，慢慢走回家。

她仍然感到头晕，毕竟她已是50岁的人了。她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显得特别瘦小可怜。老肖怕出事，把卖血的事讲了。

老大知道了，进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母亲床头大哭，妈，你好糊涂哟，我讨口要饭也不吃你卖血的饭。

父亲进来，飞起脚尖向老大踢去。老大哎哟一声倒在地上。

父亲又踢又骂，你就是这样孝顺你妈，让她去卖血。她吃什么了？杂粮，苞谷，胡豆，你让她去卖血。张家有谁卖过血？三年灾害都过来了，你让她去卖血。你就是这样孝顺你妈，你在追她的命！

老大任父亲踢他，踹他，伏在地上不动，哭声闷在胸腔里。

母亲从床上挣扎起，靠着床头。哭着说，老头子，别打了，是我自己糊涂，不关老大的事，我以后再不卖血了。

父亲鼻子里哼一声，抹一下脸，出门去了。

刚好亦琼放假也在家。三个弟妹有的靠着床头，有的靠着窗台，都哭丧着脸，不说话。

小弟在那里不断跺脚，鼻子哼哼的，也不知是怨母亲，还是怪哥哥。

老大坐在地上，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这是自己的耻辱呀，身为老大，

不仅没有孝顺妈，反而让妈去卖血，叫他怎么有脸见人呀！他心里难过得痛。

母亲叫亦琼，把你哥扶起来。

亦琼去拉哥的胳膊，哥，起来吧，不怪你。说着，自己流下泪来。

亦琼赶去菜场，凭卖血的优待票，买了三斤猪蹄肉和一斤花生米。拿回家洗净，全放进铝锅里炖汤。炖好了，亦琼给母亲端去。

母亲说，都吃吧。

小弟说，还都吃，你要我们喝你的血了。

母亲就做出笑脸说，我吃好了。

她眼里含着泪喝汤，心里感到慰藉，她的儿女都是孝顺的。那罐汤，母亲一人吃了两天。

三十六元卖血钱，放在抽屉里，谁也不去动它。后来，老大拿去人和街储蓄所，给母亲立了个户头，存起来了。他把那36元的存折放在母亲手上，母亲横翻竖看那折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字“陈荣贞”，说来这名字还是她自己给自己取的呢。她当姑娘时在农村，从来没有名字，是她嫁到重庆的时候，给自己取了这个大名。她的四个儿女的名字也都是她取的。

亦琼曾以为他们四兄妹的名字是父母请教书先生取的，问母亲，才知是她取的，没有请教过谁。亦琼有些惊奇，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也能取出这样不俗气的名字，就问她怎么想到的。母亲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叫着顺口，好听，有上进思想就行。母亲是个很心秀的人，如果她有文化是一个真正干大事的人。母亲把存折夹在她修隧道得奖的笔记本里，那是她有生以来，头一回有私房钱。

父亲又开始打骂老大了。28岁的人了，还在家吃闲饭，莫非还要你妈卖血？防空洞工厂有什么不能去，那么多人去了，未见死人？

老大默默地承受了。父亲说的是对的，他老大不能靠母亲卖血过日子，但防空洞工厂，他是不会去的。老大越来越少在家里吃饭了，他去单位找事做，抢着干杂活、脏活，好在那里吃碗饭。单位游行，他抢着去扛红旗，只要有人叫老大一起吃饭，他也就“黄泥巴做磨心——不推”，“沙土里的萝卜——一带就去了”。过去那个死要面子的老大不复存在了。

老大找领导申诉越来越频繁。那个时代，大小事都得找领导，小孩在农村没有招工出来呀，进厂工作想分一个好工种呀，家庭困难要吃补助呀。找领导得送礼。送什么的都有。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最起码的也得送上一条红塔山香烟或者一瓶茅台酒、五粮液。老大找领导是要把人事档案从防空洞工厂退回，这可是个大事，得送大礼才行。可他老大，连吃饭都靠母亲卖血，能送出什么大礼来呢？

老大送礼，希罕得别人想象不到，叫人无法接受。他送的是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穿不能穿，用不能用的花。谁希罕花了？而且他送花不是送一束，是送一支。从一束花里抽出一支来送。这不是寒碜自己也讥笑领导吗？发什么神经？即使在今天，送花成了一个十分时兴的见面礼，但求人办事，也万万没有送花的道理。也亏他想得出来，想送上一支花，就解决他的工作问题，真是异想天开！

老大为自己送花是颇为得意的。送吃的用的，少了，拿不出手，多了，他没钱买不起。

送花，是既不俗气也不花大钱的，这是只有他老大才能想出的绝招，现在中国文明还没到这一步，早晚也会时兴送花的，他老大走在了时代的前

列。他只顾想着这送花有多文明，多高雅，花钱还不多，完全忘了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情和人心。他没想到这只会给人一个神经病的印象，他送花失算了。他以为送花富有诗意，怒放的鲜花将把他和领导的心都溶解得甜蜜蜜的，不再有隔膜。可是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是不时兴抒情的，送花不合时宜。说来他是没钱，才想出这么个送花的点子，还编排出那么多的理由。没钱就不要送了，如今送这花，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尴尬万分。那么个大男子汉，手里拿着花，在街上晃荡，见着领导就迎上去，谦卑地送上一支，又是点头哈腰，又是死缠软磨。要多难堪，有多难堪。

老大究竟送的什么花，是春天的桃花，夏天的黄桷兰，还是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过去这么多年了，亦琼已经想不起来了。在重庆市中区，是很少见到鲜花的，路边常见的只有夹竹桃花。只有郊区的校园，才能看到一年四季的鲜花。

亦琼问母亲，哥哥当年送的什么花？母亲也记不起了。她说，总是草花吧。说话的神态，就跟当年她看着老大摆弄那些花一样，一脸的无奈。鲜花容易凋谢，也许哥哥送的花是假的吧，是什么绢花、绸花、纸花吧？亦琼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么一个念头。母亲说，恐怕是真的哟。

姑且不论真假，老大送花算他想绝了。

老大捧着一大把花回家，也不知是买的，采的，还是——还是偷的？小时候家庭那么困难都没偷过，老大是很爱惜名誉的，现在会不会逼到绝路上去呢？实在说不准。老大在家里修剪那些花，也不搭理母亲。大概，他也觉得难堪，没什么好说的吧。母亲见了，也不问，由他去包花，由他去出格，什么面子都丢尽了，他自己都把脸抹到荷包里去了，当妈的又能管他到哪里去呢？

老大拿着花出门了。他去找领导。大多数上级领导，是连人带花把老大推出门去。嘴里说去去去，不要胡来。他们的秘书则附和说，烦人，送什么鲜花，神经病！市府的门卫把老大认熟了，不许老大进到大院里。老大就手持鲜花站在大门外等领导上下班路过。

清晨，老大总是比一般上班人更早地站在门外恭候领导的到来，傍晚，他又总是在下班前等候在门外。每出来一辆小车，老大都弯着腰去看，有没有他要找的领导。那次，老大见到小车的领导，高举着鲜花迎上去，司机伸出手把老大往后面推，嘴里叫骂“神经病”。

老大跌倒在路边，手里的鲜花洒落一地。

神经病？神经病！这终于提醒老大了。他找人开的所有病假证明都不管用，说有神经衰弱，这算什么大不了的病，说有风湿病，又不要命，说腰痛，这是谁也查不出来的最好的装病籍口。老大的招数都用上了，连送花这样令人尴尬的办法都想出来了。还是不行。那就装疯吧，这才是真正的绝招，怎么早些没有想到呢，如果一年前就装疯，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用他打送花这张牌。装疯，老大有神经病，这真是太好了，他再不用象个龟孙子一样在人面前低心下首，他要随心所欲地疯说疯笑疯跑疯闹，老大是神经病！哈哈！老大疯了。

在会议饭厅里，老大端着碗就跑。服务员满饭厅追。他边跑边用手抓着吃。就象一只苍蝇一样，赶出去了，又飞回来。看见的人就说，疯了疯了，老大也狂笑着说，疯了疯了。大家议论，是真疯还是装疯？怎么知道？试试他。于是炊事员进厨房，往饭里倒了半瓶煤油，搅拌了，端出来说，你要吃

饭，给你吃吧。老大接过碗就刨，有那么一个短暂的停顿，紧接着是端着碗往嘴里倒。炊事员说，看来是真的了。老大跟着学他的话，嘿嘿，看来是真的了。

一时间，老大疯了的消息传遍全公司，也传回家里。那天晚上，弟妹在家陪着母亲，大家都无话可说。忽听有人用树枝敲打窗户，窗上印着人影，是哥哥。他要亦琼打开窗户。亦琼把锁住的木栏杆打开了，老大抱着一束鲜花从石栏那边飞身进屋，一脚踏在饭桌上，再一脚，就跳到地上。弟妹又惊又怕，须知这是二楼，窗户和石栏之间隔着一条壕沟。

老大神情兴奋，满面红潮，说话声音嘶哑。他说他不能从楼梯回来，不能被人看见。他要回来给妈妈打个招呼。妈妈别难过，我没疯，我是装的，我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又对亦琼说，你要多照顾家，多关心弟妹，我无能为力了。这是老大第一次说自己无能为力了，看来他也真是绝望，真是感到自己不行了，才说出这样的话。他只有豁出来了，要疯下去，以疯相拼，誓死捍卫自己的城市居住权。

他把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要说的都说了，不容大家开口，他又拿着花从窗户飞出去了。

从那以后，老大没有再回家吃住，成天在外疯跑疯闹。

老大把公司闹烦了，领导对他说，我们派人陪你去医院看看病吧。老大坐上公司的吉普车，和公司派的两个人去医院。一路上，老大从吉普车的窗口往外探望，他不知是到哪家医院。车子顺着中一路、中二路，驶过了三人民医院，他心里疑惑，怎么没停呢，要往哪里去呢？接着，吉普开过了两路口、上清寺，上了嘉陵江大桥，往江北开去。

老大感到不对劲了，江北有什么医院呢？金子山？金子山精神病医院？他心里一震，搞不好骗他去精神病医院，他没有吭气，有些坐卧不安了，再看看吧。

吉普车沿着江北的公路开了一段，就转向旁边的叉路了。开始上山了，前面传来开山采石的放炮声，石匠挥舞大锤吆喝号子的声音和叮叮当当敲击鑿子的手锤声。满山遍野的条石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采石工人象蚂蚁一样布满了工地。这是重庆著名的江北采石场，红房子里有好几个石工在这里上班。采石场的上面就是金子山精神病医院。

老大终于明白了吉普车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了。嘿，就这样麻到麻到的把我往精神病医院送呀！

他对司机说，停车，停车，我要小便。

护送人员说，忍一下，马上就要到了。

老大说，“水火不留情”，憋不住了。

吉普车停了下来，老大钻出车，背着吉普做小便状。突然，他转身向山下跑去。吉普车上的人发现了，连叫，回来，回来！司机赶快掉转头跟在老大背后，往下山的路追。

老大回头见了，离开公路往采石场的乱石堆里跑。车上的人下来了，直叫，抓住他，神经病！

老大腾空而起，从三四米高的石崖上拼命往下跳。采石场的石工都停止了手上的活路与吆喝，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没有人上前去抓他。追他的人象被钉在那里了一样，不再叫喊，不再动弹。

老大在石崖下滚，爬起来又跑，逢山跳山，逢崖跳崖，终于瘸着腿，

一拐一拐地消失在采石场的山崖后面。

静寂的采石场又开始沸腾了，再次响起了号子声、锤子声。吉普车一颠一颠地下山，往市区去了。

老大在家养好了腿伤，他又到公司去，想找领导谈。办公室的人一见他的身影在公司出现，赶快打了一个电话给保卫科，叫派几个大汉来。办公室的人跟老大说着话，那边四五个大汉拿着绳子进屋来了。

老大还来不及转身，就被人按在地上，五花大绑捆起来了。只等汽车一到，就要把他送精神病医院。

有人给家里报了信，母亲急得颤惊惊的，两手直抖。“儿多不可牛踩死”，她要去阻止，要去把自己的大儿带回家。她连门都没有关，发疯一样冲出家，跌跌撞撞地沿张家花园街爬上观音岩，赶到七星岗的公司去。

汽车停在公司门口，一群人正在把老大往车上拖，嘴里塞着他的袜子。母亲一下子扑上去，拼命喊叫，你们不能这样，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家去。

母亲分开众人，抱着儿子哭，老大，听妈的话，跟我回家，有妈吃的就有你吃的，不要在外面跑。

老大嘴里发着嗯嗯的声音，眼里流着泪。

母亲又对公司的人哭诉，求求你们不要带他走，看在他爸是公司老工人的份上，就放了他这一回吧，他再不会乱跑了。

穆向东吆喝着把母亲拉开，让开让开，什么老工人不老工人的，这不关你们的事。

他们重新捆老大。老大拼命挣扎，无济于事，被人象甩麻袋一样抛进车厢。

看着远去的汽车，母亲披头散发地坐在七星岗的马路边哭喊，天啦，天啦，谁来主持公道呀！我的老大呀，他不是疯子呀！我的孝顺儿呀，你的命怎么这样苦啊！

在精神病医院，老大坚持说他没疯，拒绝治疗。越说没疯，越是疯。老大挨电棍打，在地上滚，浑身抽搐，蜷曲成一团，就象当年在防空洞隔离时那样，直不起手脚。他蜷曲在地上，再不敢说自己没疯了。医务人员把他从地上拖起来，老大眼里含着泪花，听人摆布，乖乖地伸出手，打针，张开嘴，吃药，接受精神病人的所有治疗。

不久，亦琼在学校收到哥哥从精神病医院来的信，要她给他带书去。他想看《马克思传》。还说他要争取入党提干，他能做好多事。他要亦琼也争取入党。亦琼很反感哥哥管她的事。还是小时候要哥哥来操心弟妹的事呀？自己都住精神病医院，这跟关监狱有多大差别，还想着对弟妹指手划脚，还想着入党提干。哥哥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干嘛那样狂妄？

亦琼乘长途汽车回到家，带上《马克思传》，去了江北的精神病医院。精神病院围着黑灰色的围墙，很高，在外面看不见里面的设施，不熟悉的人，不知这围墙里是个什么单位，看它那样森严的样子，或许被认为是个保密单位或者军事单位吧。山城的军工单位是很多的，象这样的围墙也是很多的。

医院有两道门。第一道门是大木门，刷着和围墙一样的黑灰油漆。进了木门，是一个厅堂一样的屋子，会客的家属在这里登记，等候见病人。第二道门是大铁门，是焊接的铁条门，门是锁上的。透过铁门，可以看到里边是个大院子，一排平房在院子的那头，挡住了视线，亦琼看不见医院的面貌了。

一会儿，亦琼见护士带着哥哥从院子的平房背后绕出来了。老大麻木地跟在护士身后，慢吞吞地走，一脸痴呆相，脸浮肿得有两个脸大。亦琼很紧张，使劲盯着哥哥，都快认不出来了。护士把老大带到铁门边，隔着铁门对亦琼说，和你哥哥好好谈谈吧，开导开导他。

护士坐一边去了。亦琼隔着铁门，叫声哥哥，哭起来了。

老大脸上有了表情，他手抓着铁门，笑笑说，别哭，没关系，都是打针造成的，以后出去就好了。

亦琼说，这样做值吗？玩命呀。

老大说，有什么不值的，总比一辈子蹲山里的防空洞强。我会憋死的，真的要发疯的。

我不会老待在精神病医院，要不了多久就会出去的，我以后要做好多事。

他问亦琼，我要的书带来了没？

亦琼赶快打开包，说，带来了。

老大从铁门里伸出手接过书，翻起来，扉页是马克思夫人燕妮相，老大停下来，说，真美。瞧了一会儿，他又往后面翻书。边翻边说，这里看书要受检查，这书没问题，一会儿交给护士过目。

看哥哥说话的光景，头脑很清醒，脑子不会有问题。亦琼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来了。

护士往这边走来了。老大说，我要入党！出了医院就争取入党提干。老大连比带划，显得很兴奋。亦琼感到吃惊，怀疑哥哥是不是真的神经有问题。你怀疑我是吗？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不要怀疑，这是千真万确的，入了党我就翻身了。我可以做好多事，我比好多人能干，我的计划都要实现。

亦琼说，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院，不要东想西想的。

老大说，你真的认为我有病？

亦琼一下子语塞了。你没病也得早些出来呀。老住在里面，没病都搞得有病了。

护士来到铁门边，拿起书，翻了一下，说，马克思的书可以看。把书给了老大。对亦琼说，时间到了，下次再来吧。然后对老大说，走吧，该吃药了。

老大脸沉下来，又一副痴呆相，麻木地点点头，跟着护士往里走。亦琼看着哥哥远去，他回过头来，亦琼隔着铁门摇着手。他转过平房去了，亦琼看不见哥哥了。

去防空洞工厂工作的同事，把老大疯了的消息带进了大山，防空洞工厂的领导听说了，把老大的同事找去了解。

- - 真的疯了？

- - 真的，还喝煤油汤。

- - 进精神病院了？

- - 进了。在医院读马克思，还读给其他病人听。书上有幅马克思夫人的相，也被人撕下来了，疯子都抢着看，说是美人相，争着要娶她。在单位都传开了。

防空洞领导又把老大的档案调出来看。看照片，理个齐齐的平头，很精神，脸很方正，还算英俊，嘴唇很薄，闭着，似笑非笑，是嘲弄还是倔强？真的疯了就可惜了。出身很好，父母都是工人。本人表现一般，文化革命中

为看反动书籍隔离审查。身体健康，没病，更没有神经病。

材料中还有一封老大给防空洞领导的信，说他没有申请到防空洞工厂工作，原单位领导整他。恳请把他的档案退回去。他跟他们没有冤仇。他不会来的，他们永远只会得到一个“纸人”——档案——又有什么意义呢？

“纸人”？防空洞领导陷入了沉思，第一次听人说档案是“纸人”，那决定人的命运的档案竟是纸人！两年来，他们接受的只是一个纸人，对这个纸人的真身——老大，他们连见也没见过，就把他算为在册职工了。多么荒唐的事！防空洞领导迅速和人事部门开会研究，决定退回老大的档案，不要了。宁可补发他两年的工资，也不接受了。

防空洞工厂给老大的原上级单位去函，说老大两年没去报到，他们不打算要了。听说老大生病了，他们愿意付给老大两年的病假工资，把“纸人”退回原单位。靠着这种恻隐，老大的档案在防空洞工厂置放了两年之后给退回重庆。

六年以后，防空洞工厂解散了，从上海迁来的工厂部分回上海，从天津迁来的研究所却进不了天津，没有地盘了。中央同意他们重新选址，研究所迁到滨海城市大连。从重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人回原单位。经营了十多年的三线工厂破产了，就象老大说的那样打了短命。

工厂迁走的那天，通往乌江的公路被当地农民挖断了，全村男女老少拿着铲子，扛着锄头，堵在防空洞门前，不许把机器运走。

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哟，我们的蔬菜卖给谁，我们的鸡蛋卖给谁？我们到哪里去做下力的零工？你们这一走，不是把我们全村的活路给断了吗？要走把我们也带走，给我们安排工作！

这个村的农民，在三线厂搬来之前没有见过汽车，一家人合穿一条出门裤子的农民就有好几家。工厂迁来了，工人好奇地看见缩在床上没穿裤子的一家农民，把自己的裤子丢给他们。工人用两分钱一盒的火柴换农民两个鸡蛋。靠着工厂，村里跟着富起来。建厂占了农民的地，农民就在厂里干杂工，修房子用的砖瓦也是在村里农田办的砖瓦厂烧的。工厂赔钱买土买地，安排农民的工作。这一走，不是要把富裕起来的农民重新推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中吗？从穷到富的日子好过，可是从富倒回到穷就难过了。农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拦在公路上，死活不让走。要走，就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吧，反正也是不活了！

搬迁停了两天，县里来人了，把公路重新修好了。三线厂的人走了，剩下修的厂房、宿舍、防空洞却不能搬走。这里离县城远，房子县城用不上，农民自发接管了厂区，宿舍用来养猪关牛，防空洞车间用来储放红苕、苞谷，堆放农具。搞三线建设究竟损失了国库多少钱财，这是个天文数字，而那些在三线建设中沉浮的个人命运，则象乌江风浪中的小船一样，在旋涡中打转转。

第七章 恋爱

老大从精神病院出院了，他的脸肿得象个刚出笼的馒头一样。头一次

肿，是三年灾害缺乏营养，喝水撑的。这一次肿，是精神病院打针吃药造成的。老大在家调养，母亲每天给他煮两个鸡蛋。这回父亲没有说话了，鸡蛋是老大的工资买的。单位送来了防空洞工厂补发的两年病假工资，通知他什么时候回厂上班都行。

直到脸上的肿消得差不多了，老大才去上班。他不再对电工技术感兴趣。那些发动机，那些线圈，他早已烂熟于心，要修理安装不费大脑筋。再钻研，也没什么搞头。更主要的是，老大感到这些东西都是死家伙，一点不能实现他做大事的理想。他对电工活，对付着干了。他也没有要亦琼帮他写入党申请书。他说他天生当不了刘邦，但却是辅佐刘邦的肖何。天生做不了宋江和刘备，却是吴用和诸葛亮。亦琼搞不懂哥哥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能建立什么样的功勋，使他说话这样充满自信。她姑妄听之，不和哥哥争辩。

老大想方设法去接近领导，表露自己的管理才华。他曾提出去公司做清洁工，这样可以多和领导层接触。自然，没有做成清洁工。一个技术工人自愿提出去做清洁工，这本身就不正常，何况这提出的人，还进过精神病医院，问题就更大了。公司对老大的戒心很重。

1978年国内八种副食品第一次提价，刚刚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还难以接受涨价的事实。工厂里的工人牢骚满腹，骂什么的都有。老大又扮演预言大师的角色在工厂宣布：

- - 中国的农副产品太廉价了，这只是微调，还必须涨价，而且要大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发展。

- - 杂种，你没老婆孩子，站着说话不腰痛？你装什么屁眼痛，拍领导的马屁！

- - 我没老婆孩子，但我有领退休金的老父母，涨价对他们比我们上班的还不利。但是我仍得说涨价好，这是大势所趋，合乎经济规律。

- - 他妈的你不是靠着工厂吃饭吗？吃里扒外，卖弄什么经济规律？

- - 我靠工厂吃饭，但我们的工厂，以至整个工业体系，都是在剥削农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涨价对农民有好处！

一场自发的辩论遭到工人的谩骂，老大没有赢得工人的拥护。新上任的经理欣赏老大的见解。但他不敢公开使用老大，老大成了他的私人参谋和清谈客。就是这样，老大也很兴奋，有人听他的建议了！

吃罢晚饭，老大就出门了，他大步流星地爬着上观音岩的石梯坎，脚步轻盈，这条石梯坎，他不知爬了成百上千次了，但都没有现在这样感到催人向上，精神振奋，他到七星岗公司去和经理聊天。他老大先天不足，是做不了领导的，但是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给领导听听，供他参考，不也是很有意义吗？老大想着，他有好多的想法都是值得经理参考，甚至实施的呢。并不是因为他老大特别聪明，而在于这些问题他已经思考很长时间了，也想得很成熟了。老大心里这么想着，不觉已到了公司，他跨进大门，对传达室的师傅抬抬手，笑容可鞠地进去了。他已经忘了前两年他在这里睡门廊、装疯胡闹的事了。

可惜好景不长，这位使老大看到希望，精神振奋的经理，终因不合潮流引退了。别的领导再不买老大的账。

就在老大感到一片茫然，失去精神依靠的时候，一个姑娘走近了他。她是老大同厂的女工小倩，小倩是局里一个中层干部的女儿，“新三届”毕业的高中生，下了两年乡就到机修厂当车工了。她喜欢听老大高谈阔论，说

老大不是一般的工人，比好多知识分子还有思想，是个思想家。这番表白把老大恭维得舒舒服服，他又找回了自我良好的感觉，回家连说知音呀，知音！

过去老大从不和女工谈恋爱，说她们俗气，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谈话对手。老大心气高，一心想找一个知识女性为妻。他曾喜欢宁子，只要宁子一上家里来，老大特别殷勤，和她聊天，借书给她，为她做事。宁子也觉得老大很有吸引力，那样有思想头脑，彬彬有理，体贴周到。你说需要什么，他马上就能为你去做，而且总是做得比你想象得要好。她感到很有幸，她有亦琼这个好朋友，而且她的哥哥也那么好。但是还说不上她爱上了老大，她只是对老大的印象非常好，她十分尊重老大，看见他微微有些不好意思。如果没有来自宁子家的干预，他们两人是很有可能发展恋爱关系的，那么，宁子就不仅是亦琼的好朋友，还会变为亦琼的嫂子。对这点，亦琼是高兴的，母亲更是欢喜的，她喜欢宁子，说她斯文懂理，把个“张妈妈”喊得糯巴巴的。但是母亲从来不掺乎儿女谈朋友，那是你们年轻人自己的事，你们自己去拿主张吧。所以她看着老大喜欢和宁子说话，为她做事，她一点不开腔。就看你老大有没有福分了，妈是没有意见的。

宁子妈妈见宁子经常回家说起亦琼的哥哥怎么怎么的，她家安电表老大还去帮忙。她也喜欢这个带有书卷气的小伙子。但是她的喜欢，只是对女儿好朋友家的喜欢，是不带更深的感情联系的。她和宁子爸爸家都是世代书香和大户人家，是不能接受一个工人女婿的。她一看出老大对宁子的心思后，很委婉地告诉张妈妈，他们在给宁子考虑选什么样的大学生朋友。并要宁子不要老往亦琼家跑。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母亲一下子就明白了宁子妈妈的意思。母亲很自尊，决不愿意为这事失了面子，伤了两家来往的感情。既然老大没这个福分，就不要去难为宁子了，她和亦琼还是好朋友呢。

老大一时没有明白这中的变化，他见宁子不来了，就要亦琼帮他给宁子传信。。亦琼心里明白这是一种无望的恋情。亦琼说，你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冷，一头热”，这是不可能的，要送你自己送。

老大很生气，说，哥哥对你无所求，你就不能在哥哥的婚姻大事上帮帮忙？

如果能帮忙，亦琼何尝不愿意？这是把她引上文学之路的哥哥呀。她多么愿意哥哥有一个幸福的家，那样对哥哥才公平，是对他受那么多苦难的一个补偿。要是宁子做她的嫂子，那才是亲上加亲，妹妹的同学做了哥哥的妻子。但是宁子家是不会同意的，宁子也没有明白的意思。在知道老大的心思后，那段时间极少上亦琼家来了。

老大说，怎么没意思，她还说我象《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呢！

亦琼说，你象达西并不等于她是伊丽莎白，我们家跟宁子家不一样。

老大说，有什么不一样？父母厚道，我有技术，弟妹都是大学生。

亦琼说，但是你不是。

老大说，胡说，拿破仑什么职业？军人。毛泽东什么出身？农民。我哪点比你们那些大学生差，你们都是我教出来的。

亦琼一听，又来那一套了，开口闭口都自比伟人，他究竟做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要和伟人媲美呢？她嘴上说，你是比好多大学生强，可是人家要那个名份，你差那个名份呀。

母亲在一旁静听两兄妹的谈话，这时插一句说，什么事是要讲一个门

当户对，我看你还是找个工人好。你不嫌我，我不嫌你。

老大一下子泄气了，没话说了。他一向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连母亲都不支持他找宁子，决不能为了这件事失了他的风度，更不能让宁子妈妈笑话。他再不提这件事，见了宁子很恭敬地对她点点头，而后就干自己的事去了。但他的自尊显然受到打击，他也为自己没有文凭感到自卑。他绝口不在弟妹面前说自己恋爱的事。他的弟妹都是大学生呀，他跟他们也不一样了呀。

老大和小倩相爱了，他感到自己有了一个精神依靠，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爱人，温柔体贴，有教养有思想，还很崇拜他老大。这就把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提得高高的，他老大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让女性觉得他很可信赖，很可依托的男人。他甚至觉得，即使他做不了大事，但是有了小倩，也是有了知音，一个很大的慰藉。小倩先带老大回家见她的父母。小倩的父母是很厚道的中层干部，女儿是工人，他们从来没有框框一定要她找干部、找大学生什么的。他们和老大说话，对老大的谈吐礼貌很满意。

那天，从小倩家回来，老大兴高彩烈，嘴里哼着歌子，他对母亲说，妈，我说不着急吗，我会给你带个好媳妇回来的。

母亲见他那高兴劲，知道他这回是真满意真动心了。她说，还不着急，都三十出头的人了。什么时候带回家来，我也看看。

老大擦着他的皮鞋说，好的，我星期天约她来。

穆向东复员到机修厂以后，就忙着在女工堆里钻，想找一个老婆。可是厂里没结婚的女工实在太少，工厂一直没招工，年轻姑娘都下乡当知青了，哪来的没结婚的年轻女工？那些已经工作的女工，都不愿和农村籍的男工谈对象。罗罗嗦嗦的一大帮农村穷亲戚，没得个清静日子过。尽管穆向东是复员军人，党员，人也长得有模有样，还有一笔复员费操办婚事，可是他那农村人的身份令他还没有向城里姑娘发起攻势，就宣告他已打了败仗。他免不了气恼，灰心丧气。农村当大队书记的父亲来信说，城里找不到对象，就回家找个农村姑娘，生产队里有一大把姑娘由他挑，她们巴不得找个城里工人呢。穆向东说什么也不回家找村姑，那样把他那么多年在部队的算计和辛苦都泡汤了，他一定要在城里结婚，缺胳膊少腿的女人也要，只要是城市户口。但在他心里，他认为他还不至于找个城里的残疾女吧。他希望天上能掉下一个大馅饼，能让他接住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完完整整的城市姑娘。

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真的找到一个有胳膊有腿，四肢健全的城市姑娘了，她是厂里罗师傅的女儿罗开英。罗开英1965年离开重庆在外面修铁路，风餐露宿，其中的艰苦自不必说了。四年后，铁路工程完了，民工队解散了，所有的人重新分配工作，一拨拉，全都到泸州气矿当石油工。

罗开英这回说什么也不去了，总是在野外，在山沟沟里转来转去，她吃尽苦头了，她回到红房子了，宁可在家耍起，等着嫁人，也不离开城市了。

天上掉美女了！当罗师傅找到穆向东说，他的女儿修铁路回来了，穆向东一蹦老高，没工作有什么关系，有城市户口呀，工作还可以慢慢找嘛，这个户口可是天生就的，找不来的呀。他急急忙忙提着礼物到红房子来相亲，进门就甜甜地叫声罗妈：妈。

等着嫁人的罗开英虽然对穆向东家是农村人不满，但她自身的条件硬不起呀，她还在家待业。但她是个有心计的女子，就象她的妈是家庭妇女当了她爸的家一样，她和穆向东的这个家也得由她来当。穆向东并不笨，他乐

得开英当他的家呢，老婆嘛，再当家也是他的老婆，外面跑社会的事还得靠他。

两人闪电般的结婚了，日子过得还滋润。把婚姻大事解决了，进入革委会的穆向东就想法把开英弄到厂里做工了，双重身份嘛，既是厂里老工人子女，又是厂里新干部家属，还不该照顾？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上下奉承的嘴，就没有穆向东办不成的事。开英不仅进厂做工了，而且还安排了一个轻巧的工作，在医务室打扫清洁，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还要让她当护士，打针拿药。罗家两口子几十年都不能为自己的儿女谋个好工作，一下子就被这个农村女婿搞得巴巴实实，不得不对女婿刮目相看。穆向东在城市站稳脚跟了，他不仅自己是城市人，连他的儿子也是城市人了。

罗开英在医务室干着刷瓶子，洗痰盂，打针拿药的工作，没事就操着手站在医务室外的走廊里看下面来来去去走动的人，嘴里说着这个那个的事情，她毕竟是厂里的家属子女，熟悉情况嘛。

老大和小倩在下面厂区马路并肩行走，男的有个好衣架，长得笔笔挺挺，脚步稳健，女的有几分矜持，走在旁边轻轻盈盈。一看就知道是一对爱得很深的恋人，很般配，很悦目。

罗开英在楼上走廊注意了两三天，老是见这对男女这么引人注目地过上过下。她和穆向东都结婚好几年了，还没有这样成双成对地走过呢。穆向东没那个情调，而且走在一起，是个一望而知的粗人。

她眼里看着老大和小倩走过去，嘴里对旁边站着的人说，想不到关防空洞的人还攀高枝了，找了个干部子女。说那话，酸酸的，一副“愿人穷，恨人富”的心思。她猛然想到自己的兄弟开全，开全从农村招工回来，一直还没有对象呢，他在轮渡公司工作，成天守在河边，要找到一个干部子女谈何容易。轮渡公司有什么干部子女的，就是在他们这个二百来人的机修厂，也没有几个干部子女可以求的呢。老大和小倩恋爱的事，把她提了个醒，你老大，家庭不党不派，父母无权无势，凭什么找个干部子女，她家老公穆向东，好歹还是厂里头头脑脑的人物，她必须把老大的对象夺过来。

罗开英回到家就对穆向东嘀咕这件事。穆向东想着文化革命他把老大整了一家伙，关了防空洞，后来又在支援三线建设的事情上踹了他一脚，关了精神病医院。还捎带把老大读大学的妹妹也搞了一下。真没想到，向红跟老大的妹妹是同学，还一个学习小组，向红到他家玩，说起他们班的亦琼总不开心。张亦琼，张亦琼，老是张亦琼，这名字象是跟老大有什么关系，一问，果然是老大的妹妹。哼，在厂里老大使我不开心，在大学，老大的妹妹使我的妹妹也不开心，是什么灾星使我们兄妹遇上张家兄妹？决不能心慈手软放过，得帮妹妹一把，她一定要把张亦琼打下去，一定要想法留在城市，最好的路就是留校了。他把亦琼哥哥的事都告诉她了，在入党上卡亦琼的脖子，她就翻不了身了。要找机会下手，一定把她打下去。穆家的人终归是穆家的人，他的妹妹干得不错，让亦琼挨批了，她留校了。这些，这些，已经对张家兄妹做得够绝了，他老大在机修厂已是翻不起来的人了，再去端他的蒸子，夺他的爱，他有些不忍了。他说，这样做还是有些不好，怎么去夺呢？开全还可以找嘛，又不是找不到。

能找到也没这么好。小倩是干部家庭，错过这个机会，开全能找到干部子女？他那个样，凶神恶煞的，我们不帮他，他能找到好的？

你们家除了你爸老实，你们姐弟和你妈都是凶神恶煞的，你看你总是

对我吆三喝四的。

鬼扯什么，你只有在我面前装出一副绵羊相，你在外面对人不凶？别在那里“和尚敲木鱼——口善心不善”。我弟弟这个事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不然我抓乱头发给你打到革委会去，你别想再提拔。

穆向东说，不要乱来，不要乱来，这忙我帮。是我的舅子嘛，还有不帮的？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就当真以为我不帮了。

他心里对罗家人的厉害还是有些发怵的。如果这事让丈母娘知道了，他休想再进罗家的门，让开全知道了，更不得了，搞不好他会跟他动刀子的，他才不认你是他的姐夫不姐夫的。在农村当知青，他就是远近出名的偷鸡杀狗的人，搞得农民把他恨之入骨，可又怕他。他手里有刀，动不动往桌上一栽，谁敢说半个“不”字。要不是他托人把他招工回来，这小子，早晚是要杀人偿命的。你老大命不济，谈个朋友也得不到，你也就只好倒霉了。不是我不放过你，是罗家不放过你。

穆向东这样把自己开脱了一番，轻轻地抹去了他内心深处泛起来的那丝恻隐。那丝恻隐，是那样弥足珍贵，如果他真动了那丝恻隐，放老大一马，日后也不至于演出那一幕幕的惨剧，令人触目惊心。

他把箱子里洗得发白的军装拿出来穿上，对着镜子照了照，还是很威风的，这样去见小倩的爸，会给他一个很可靠的印象。他很容易又进入了过去整老大的那种心理状态。把他的蒸子端了，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小倩的老爸是局干部，自己正可以和他接近，也有个官场里的亲戚好照应呀。

穆向东以汇报工作的名目去到局里，找到小倩的爸爸，说想去他家谈谈老大的问题。老人一听就很警觉，有关老大，也就是说有关他女儿的幸福。他要穆向东当晚去他家。

穆向东很诚恳地以一个党员的党性说话，老大有政治问题，关押过，装过疯，思想特复杂。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家庭，找这样的女婿不可靠，影响不好，以后少不了给他们添麻烦。

小倩爸妈给吓住了，别的都好说，有政治问题就麻烦了，不仅影响他们，而且影响女儿，以及女儿的孩子。他们对老大改变了态度，坚决反对小倩和老大好。

第一步成功了，必须趁胜追击，穆向东旋即把自己的舅子罗开全带到小倩家，推荐给小倩爸妈做女婿。小倩爸妈居然答应了穆向东的提亲，对女儿晓以利害，找对象还得看政治成分，否则影响三代。穆向东的成分好，是党员干部，找他的舅子放心，穆向东在厂里对她也有个关照。

小倩不同意，继续和老大约会。为了避开罗家的纠缠，他们往大溪沟河边走，乘过江轮渡到江对岸的刘家台码头。沿着嘉陵江，他们逆流而上，江边有一片礁石滩。那是片伸到江中去的礁石，礁石高低不平，象座石头山，中间有一幽一幽的水，存活着一些小生物，蝌蚪、小螃蟹、小鱼，礁石滩的水流很急，江岸是淡黄色的河沙和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老大和小倩在那里掀开石头扳螃蟹，在礁石高处用石头和泥土筑了一个堤坝，围成一个水幽，把捞的蝌蚪和小鱼放进里边。

他们在那里读书，聊天，打水漂漂。老大对着他心爱的姑娘，谈他实现工厂改革的方案。小倩听着，问，能行吗？老大站在礁石滩头，任凭风吹衣角，看嘉陵江水东流，他想起了苏轼的《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想起毛泽东的诗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

户侯”。他心里分明有些焦急和失望，已过了而立之年，他还没有一样建树。他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小倩说，能行，只要实行民主选举，工厂的领导班子就会大换血，我就可以拿出我的方案，和新的领导共商大计。

老大和小倩到江北约会的事，被暗中监视的穆向东报告了小倩爸爸。既然他决心要让自己的舅子做成小倩家的女婿，那就决不能成了老大的好事。那个星期天，小倩被父母阻拦在家，说好的，那天她去老大家看他的父母。可是父亲说什么也不准她出门。

老大是在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得到通知，星期一一早的轮船，到武汉电机厂出差，测试安装新购买的电机。老大想和小倩告别，要她晚上从家里出来走走。接连两晚上，老大都在小倩家外面等待，小倩没有出来。老大给小倩的工具柜里塞了一张条子：等我回来谈。

罗妈家闹嚷嚷的，人来人往，罗开全办喜事了。很多客人都是机修厂的，不是冲着罗师傅上门祝贺，而是冲着大女婿穆向东的面子来的。这么一个送礼的好机会，谁不想借此表示对革委会头头的舅子的祝福呢。

亦琼家关着门，母亲不愿意出去，她听说开全的新娘小倩就是老大说要带回家让她看的未过门的媳妇。结果那个星期天她在家等了一天，小倩也没有来，“王大娘的皮蛋——变了”。现在老大刚去出差，这个原说是张家媳妇的姑娘怎么眨眼功夫就变成了罗家媳妇了呢？她实在有些搞不懂，这个人怎么变得这样快哟。老大该有多伤心哟，“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他的命真是不好哟。

不时有人来敲张家的门，母亲去开门，是机修厂到罗家祝贺婚礼的人。他们问声母亲，你是老大的妈妈张师傅吧？

母亲疑惑，是呀，有什么事吗？

敲门人说，没事，没事，我们到罗师傅家参加婚礼，听说张师傅家也住在这层楼，就顺便看看。打搅，打搅。

头一拨人敲门，母亲以为人家是好心，真的顺便看看她，她和父亲早就退休了，也不认识厂里新来的人，自然别人也不认识她。看看，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当第二拨人敲门还是一群她不认识的机修厂人来看看老大的爸妈，她恍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是好奇，想看看张家对这门婚事的反应，看看张家妈妈是个什么样子。在厂里，谁都知道小倩原来是和老大一起排街的呀，现在突然做了罗师傅的媳妇，张家怎么没见吭一声呢？都说张家是一个带传奇性的家庭，老大的故事够传奇了，他的三个弟妹还都是他一手教出来的大学生，这就更神了。说是老大的妈妈把“叫化子养儿——一辈不强二辈强”的咒语一念，她的儿女们就马上埋头用功，比拿棍子打还有效。这个念咒语的老太婆是个什么样子呢？

母亲送走了第二拨人，再次把门关上。她靠着床头，心里一阵阵难过，她可怜她的大儿。原来想和宁子好，宁子妈妈不同意，老大连怪话都没说一句，把它吞了。现在他找到自己满意的对象了，又被罗家霸占了，他还不知道呢。他回来以后怎么受得了哟？

又是敲门声，母亲不想去开门了。敲门声停了一下，又响起来，很轻很轻，这回不象是到罗家祝贺的人了。母亲用手抹抹眼角，拍拍头上的头发，起身去开门，站在门前的是个姑娘，她还是不认识。那姑娘小小巧巧的，穿着一件簇新的花衣裳，她象是有心事的样子，站在门口既不说话也不进来，就把母亲看着，母亲也茫然地看着她，她知道姑娘是谁了。

好一会儿，姑娘说，你是张妈妈吧，我是小倩，我本来早就要来看你，后来情况变了，我没有抽出身。对不起，我来晚了。老大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没有他的消息，他们老逼我，我顶不住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母亲看了她好一会儿说，我猜到你是谁了，我听老大说过你，我等你，今天总算见到你了。谢谢你来看我。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去吧。老大知道你办喜事也会祝福你的。去吧。

母亲忍着眼泪笑笑。小倩也含着泪花对母亲笑笑，谢谢张妈妈的祝福。她转身到走廊那头去了。

亦琼上得楼来，听见罗妈笑得哈哈的，罗妈在说什么多亏你哥哥操办这事呀，你以后也常到我家来走动呀，我也有个大学的女婿妹儿，也光彩嘛。一个南充口音在说，姻伯妈，你就不要送了，我二天到哥哥这里来，还会来耍的。

这声音好熟悉，亦琼觉得有些诧异，她路过罗家的门口，往里面瞟了一眼，正好和出门来的穆向东、穆向红兄妹打个照面。穆向红也一愣，毕业两年了，这是她们第一次碰面。她虽然从哥哥那里早把亦琼家了解了，但是没想到在嫂嫂的弟弟结婚的时候碰上亦琼了。

亦琼掉头就走过去了，就象不认识一样。她心里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在红房子碰到穆向红了。她只知道罗开英和机修厂的一个复员军人结婚了，这个复员军人是整老大的人，但她不知道这个复员军人就是穆向红的哥哥。现在看来，什么事情都明白了，难怪在大学的时候，穆向红两次都说到亦琼家有问题，她哥哥关押过，原来她是穆向东的妹妹。真是什么家出什么人哟，连整人也出在一家了。

楼上的王妈拿着一个小本子，到各家登记收钱，为罗家办喜事出“份子”，一家五毛。

亦琼见到穆向红，想着过去的事，心里一直不舒服，又听母亲说，开全的新娘原来是哥哥的对象。她想起上楼时听见罗妈对穆向红说，这件事还多亏你哥哥操办呀。原来都是罗家、穆家在联手捣鬼，夺了哥哥的心上人。她见王妈来登记出份子，沉着脸说，不出。

母亲想了一下，这个份子还是要出，毕竟是办喜事嘛，图个吉利。她拿出五毛钱交给王妈。王妈点着头，到下一家去了。

王妈走了，亦琼还在那里嘀咕，妈也是的，善良一辈子，也没得过罗家的好报，还出什么份子。“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难怪罗家要在我们头上屙屎屙尿。

母亲说，善良不吃亏，耍小聪明吃大亏。妈一辈子不做可恶事，生你们四个儿女都长得饱饱满满的，没得哪个丑的。不象有的人家尖脸猴腮，贼眉贼眼的。相随心变嘛。

亦琼给母亲说笑了，妈还很有理论吗，还夸自己生的儿女漂亮，那意思是说你自己也很漂亮哟。你还“扣着屁股上楼——自抬自”哩。

母亲不好意思笑了，我没说我生得漂亮，妈一个扛扁挑的劳动人，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我只是说，人不做好事，相貌都端正。心思用到正道，工作学习也好。我也不是“高粱粩，自己夸”，你看罗家“又歪又恶，吃豆芽不掐脚脚（根须）”哪个儿女有大出息？张家不整人不害人，你们还上大学嘛。人要积德，要善良，“变猪有猪同槽，变人打得拢堆”。再说我今天要出份子，也不是怕罗家，要巴结她，我巴结她什么？“一根田坎烂三段，一

个人要遭三难”，烂田坎都是我各人走过来的。我是想着也该祝福一下小倩，她刚才还来看我。

“不成一家人，莫要变仇人”。

两个月以后，老大押运电机回来了，他满怀心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月他在武汉给小倩写的信没有任何回音。在离开重庆的时候，他没有见到她，心里总有一些不放心，他不知道小倩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在武汉商场特意给小倩挑选了一条纱巾，她的肤色白，人年轻，适合这种粉红色的头巾。他没有回家，带着给小倩买的纱巾，下了车，匆匆去到车工组找小倩，她不在。别人告诉他，她在半个月前和穆向东的舅子结婚了。

老大象遭了雷击一样哑了。他回到家，望着母亲，说不出话，只用手比划，嘴里冒出一股臭味。母亲仰着头，看着老大，用手去连拍他的肩头，说，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你坐下，你坐下。老大直愣愣地坐下来，他的头发又开始一把一把掉。

厂里人都传开了，老大被穆向东端了蒸子，被舅子夺了爱。调皮的小青工坐在球场坝的看台上对老大唱：“王老五，白白活了三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

老大躺在厂里宿舍抽闷烟，一地的烟灰烟头。他心灰意冷极了，他的女友被人夺走了。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女人是除了母亲外，唯一能够给他温情，给他自信，给他力量的女人。

他那么小心地呵护着她，用自己的生命去关爱她，没有她，他的心就不能活。可就是这样，他还是失去了她。他成天把管理、谋略、伟人挂在嘴上，可他的恋爱，却被一个女人玩弄的小小把戏和权术打败了。

他确实是个有智慧的人，但他只懂得象拿破仑那样指挥军队与敌人面对面地打正规战，可他遇到的敌人不管那套正规的战术，象俄国农民一样跟拿破仑打游击战。如果拿破仑遇到的敌人也跟他打正规战，拿破仑将是天下无敌的，他会战胜俄国的。可是俄国人跟他打游击战，没有章法，不讲战术，拿破仑就傻眼了，在斯莫陵斯克大道惨败了。

老大成天看西方哲学、经济、管理，他的思维方式不知不觉也给西化了，他喜欢公开的东西，喜欢拿破仑。哪怕是与情敌较量，也是要公开的好，面对面的决斗。可是他面对的是典型的中国人，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他的敌人躲在暗处，背后进谗言，打小报告，搞阴谋，他根本没有看见他的敌人，还没拔出自己的枪，就被敌人命中了。西方的东西不能说不好，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能说都好，老大看那么多的西方的书，但他忘了看一个必读的中国人的书，鲁迅的书。他没有看，也就不知道鲁迅讲的一种对付中国小人的战术——横站（战），这是很可惜的。

回顾他的前半生，他的个人奋斗全都是失败。可是他还没有老哇，他才刚刚31岁。安德列看见那棵重新发芽的橡树，就说31岁不算老，生活从31岁开始呀。老大躺在床上，定定地看着窗外那棵长在岩壁上的黄桷树，那么小的一棵黄桷树，根都裸露在石头的表面，青筋直暴，可是它不管自己悬在半空中，牢牢地把身子贴在石头上，拼命地把根须往堡坎缝里钻，它悬空伸出那满是分枝的手，托着与小身子不相称的椭圆型树叶要去与遮避它的树木、房舍、山岭争空气，争阳光。

这样的黄桷树，大大小小，满山城昏昏晃晃儿都是，不管有土没土，

水多水少，都能成活，并绿盖成荫。它是山城人的魂。以它命名的街道就有九龙坡的“黄桷坪”、南岸的“黄桷埡”，它和山城的石梯坎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以至重庆人拥戴它为市树。老大看着这棵黄桷树，他感到他内在的生命力也在不可压灭地要生长，要伸出手去接住外面的阳光，要吸收新鲜空气。他一个翻身坐起来，我干嘛一定要留在市中区呢，黄桷树哪里不生根，不发芽呢？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被姓穆的、姓罗的那种小人踩死，不如走出市中区，到郊区去开辟自己的新天地，黄桷树在哪里都会长成大树的。

老大又有希望了，他埋头收拾自己的东西，清理那些书籍。他好象觉得屋门的光被什么影子遮住了，他抬起头来，小倩倚在门框看着他。

他站起身来，嘴里叫声小倩，平静地看着她微笑。你都好吗？

小倩点点头，好。走进屋里，摸摸床上的书。听说你要到郊区分厂去，都是我害了你。

我对不起你。

老大说，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我在这里待得太久了，积下的恩怨也太多了。其实我早该走的，就是心里舍不得你。现在好了，你也有自己的家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

小倩说，也是我软弱，经不起爸妈的哀求，经不起穆向东两口子的游说。我好悔哟，心里好苦哟。她呜呜地哭起来。

老大把她揽在身前，拍着她的肩头，为她拭去眼泪。别这样折磨自己。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们都要好好地活，只是你以后要自己多长个心眼，不要受你那大伯子的利用，那人心术不正。还有就是罗开全是个亡命徒，霸道，小时候在我们红房子都是打架出了名的。你时时注意保护自己，不要挨他的拳头。

小倩点点头。

老大说，那就给我笑一个，我们高高兴兴地道个别。

小倩笑了，笑得那样楚楚动人，带着几分伤感，几分清纯。老大捧起她的脸，吻了她一下。

老大决没想到这是他和小倩的永别。他还没有来得及离开市中区，厂里就传出一个震惊的消息，小倩被她的丈夫用菜刀砍死了。那个时候惹是生非打架，文化革命带着小虾米抄家，下农村提着刀偷鸡杀狗，上班吊儿浪当的罗开全，竟为了说话不顺心，一时兴起，真的把自己新婚的妻子杀了。砍得是那样咬牙切齿，小倩身上有27道刀印。一朵鲜花被魔爪捻碎了。

大溪沟、人和街都轰动了，红房子的崽儿，把自己的老婆杀了！罗妈一向仗势，耀武扬威的，这下儿子杀了人，她象个扎了眼的气球，一下子瘪气了。但她马上又一跳而起，披头散发，到处求爹爹告奶奶的哭诉，想减去儿子的杀人罪。

小倩父母悔呀悔呀好悔呀，不该逼小倩结这个婚呀，她和她喜欢的老大又有什么不好呢？前途前途，影响三代，现在连她自己都命不保了。穆向东，你做好媒，你把我们的倩害了呀，你把我们老两口坑了呀。决不让步，决不私了，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杀人要抵命！

穆向东被小倩父母的气势吓住了，他不敢再掺乎了，他自己的宝座都摇摇欲坠，厂里要起用那些老大学生了。归根结底说来，他是以工代干进入革委会的呀，现在革委会就要寿终就寝了，他也得下台了。他对舅子的命案，再也帮不了忙了。

案子拖了大半年，罗开全给汽车押到小龙坎转弯的岩壁前枪毙了，那里是专门枪毙人的。回过头来，十分钟的时间，汽车就把尸体拖到石桥铺火葬场烧了。

老大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反应，他把他所有的爱与痛小心地包裹起来，放在心室的一角，不去动它，任谁也动不了了。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谈过恋爱。谁给他对象，他说他的对象在火星上。

第八章 出走

老大坐在李家沱江边，望着长江水出神。涨水了，长江把两岸的河滩都吞没了，江面辽阔，江水翻着黄浪，浊浪滚滚，气势汹涌地向下游奔去。大自然在充分显示它的威力，发着它的大脾气。

李家沱分厂比老大待了十多年的厂还要小，只有一百来人。离开市区到郊区，是老大自己的选择，他鼓起劲，还想重振旗鼓。

他该怎样去重振旗鼓呢？望着江水，他脑子里响起了毛主席的诗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他对毛主席搞文化革命是有很大的看法的，他自己深受其害，但他特别喜欢毛主席的诗词，气魄大，雄心壮，是伟人之作。由毛主席的诗词，他脑子里又出现了一段毛主席的语录：“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不禁念出了声，我怎么把它给忘了呢？老是想想着去接近领导，去出谋划策。既然领导不需要我，我干嘛要去巴结领导呢？一个人活着，是要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成一两件事，也就足也。不能为领导做事，为群众做事也是好的，我活着总得有人需要我呀，我得把我的智慧与别人共享。对，就从这里做起，长江为证，我没有私利可图，我只是不想枉活一世。

他转身爬上了回厂的石梯坎，身后的长江在笑，在跳，好象在说，我为证。

老大不再接近领导，连说话都不多，碰上了只是点个头，微微一笑。他去和工人亲近。

哪个工人有疑难问题不得解决，老大就去帮着出主意，仿佛他是民间智多星和及时雨。回到家里，老大谈起他的那些小谋略、小胜利和给领导的难堪，又不得不照办的事情，总是沾沾自喜。

工人拥戴老大当工会主席，老大没有谦让，连句客气话都没有，好象他当工会主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分厂上报公司，公司不批，说老大文化革命有问题，要批，只能批工会副主席。副的就副的，只要对别人有用，只要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老大不在乎当副主席。他还颇有点阿Q精神和奉献气度。工厂哪里有困难，老大就出现在那里。他很少回家，一天到晚比厂长还忙，好象他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一样。

老大皮鞋擦得铮亮，穿着笔挺的西装，腰板挺得直直的，除了他装疯的时候，老大始终都是很注意仪表修饰的。他在公司大院里遛达，他到得太

早，开会的代表都还没有到呢。他笑了。他太兴奋了，今天，他作为分厂代表，到公司参加先代会了。天气多么晴朗，太阳多么暖人，他抬头向天，那么细眯着眼睛，摇晃着小平头，去感受阳光的照耀。他低下头来，跺跺地，啪啪响，多么坚实。这是一点不假的，他是先进代表，正站在公司的院子里，头一回做主人。他这里走走，那里瞧瞧，当年，他就是在这里蹲门廊，在这里被人五花大绑，送进精神病医院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就不要去想了。要有伟人的胸怀，把那些痛心的往事都一挥而去。他这么想着，真的那么一挥手，他看着自己的动作又一次笑了。他的生活已经露出了曙光，他要迎上去。他就这么转悠着，想着，拍着手里拿的杂志，忘了身外人和事。

从老大跨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一直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眼光跟着他转悠。这个人是公司医务所的何医生，据说他把老所长整下去了，如今做了所长。当年老大找老所长开病假条，他在旁边说风凉话，没病装病，有再多的假条也不行，只有乖乖地去防空洞工厂，赖在城里不行。

老大听着，不往耳朵里钻，不搭理他。

何医生守在老所长身边不走，在那里说了又说。老大烦了，“口袋里装茄子——叽叽咕咕”，你有完没完，我没找你。

你没找我跑到医务所来，影响了我的工作，你出去，滚出去！

哇！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就这样出口伤人，修养还没有他老大高！老大一把抓住了何医生的衣领，你说话干净点。

你打人。

老所长忙起身劝开，冷静点，都冷静点。

老大放下何医生，谁打你，打你还脏了我的手。

老大知道，不能动怒，不利于解决问题。他又态度和蔼地去和老所长说话。

何医生在旁边气得鼻子哼哼的，有对老大的气，有对老所长的气。这种人，轰出去得了，还跟他解释什么？

这一抓之仇，何医生没有忘怀，他从老大踏进公司大门的那一刻，就引发了宿怨。居然还那么得意地看天跺地，目中无人，好象他是这里的主人一样！何医生按捺不住，走下院子，来到老大面前。老大没有反应过来，微笑地点个头，又自看自的了。

何医生象当年喝斥老大那样厉声说道，不在厂里好好上班，跑来干什么？还是文化革命呀，还可以抢饭吃呀？

老大一听，火了，怎么这样说话？谁来抢饭了，我代表分厂工会来开会，你别搞错了。

收起你那副左派腔调。

我左派？你又跑来捣什么蛋，你这个疯子！

“打人莫打脸，说人莫揭短”，老大一声怒吼，谁是疯子？他又一把抓住了何医生的衣领。

何医生恼羞成怒，大声喊，疯子打人，来人呀，把捣乱的疯子赶出去！

来了几个值勤人员，在何医生的指挥下，硬把老大往外拖。老大大声申辩，我是来开会的，不是疯子！

就象当年老大拼命挣扎不愿去精神病医院一样，现在他也拼命挣扎，不愿被人拖出会场。值勤人员犹豫了，回头看何医生，究竟是不是疯子，穿得那么整齐？何医生手一挥，是疯子捣乱，拖出去！

医生的话是有权威性的，他说是疯子，就是在给人诊断下结论，必是疯子无疑。没有临床诊断，是不能轻易说人是疯子的。当年的老所长，感到拿不稳，不敢给老大戴上精神病的帽子。如今的新所长，在事隔多年后说老大是疯子，那总是有依据的了，他比老所长强，他是党员。既有医生的判断，又有党性的保证，老大被拖出去了。他摔倒在地上。笔记本抛到一边，西装沾满泥土，扣子拉掉了。

老大从地上爬起来，绕到会堂背后刷掉身上的泥土。他一辈子痴迷知识分子，这次他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丑恶面，他不再痴迷了吗？人的素质的高低，不完全是以文化的高低来决定的呀。“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三千，怪相八百”。

开会了，老大悄悄从后门进入会场，端坐在大会场的最后排。他还得把先代会的精神带回厂里去，他必须忍辱负重，实现他的“长江为证”的承诺。

老大被何医生拖出会场的事当天就传回了分厂，连同老大文化革命隔离审查和进精神病医院的事，分厂也传开了。原来我们的工会主席是这个样呀！如果传闻是假的，老大怎么不去找领导平反，干吗要为大家忙乎呢？图个啥？如果传闻是真的，那这个工会主席就有很深的城府，他那么积极为大家办事，就是有企图的了。

“宰相肚里能撑船，百姓肚里撑草鞋”，老大把他受辱的事象踏灭一堆烟火一样，从心中抹去。他老大的活动天地在分厂，不在公司。老大振作精神，跨过长江，回到分厂，一本正经地向领导汇报先代会精神，召集工会委员会开会，布置任务。

人们把他的这个举动，概括为一个“怪”字。世上竟有这样沉得住气的人，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真是不可思议。由“怪”生“怕”，大家开始疏远老大，找这个“怪人”办事的人少了。

积极了有问题，不积极也有问题。老大陷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他真正不知所措了。好在他还有书。老大又一头扎进书里。这次看的全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星移斗转，老大把他的讲坛摆到红房子来了。这回讲的是：中国的出路在搞市场经济，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老大的固定听众有一个是提前退休的车工杨老头，党员，他和罗妈一唱一合，常常蹑手蹑脚地在张家门前走来走去，看张家老汉是不是偷了工厂的材料在家干私活。亦琼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铝锅烧漏了，父亲确实用工厂的下脚料在家补锅。他让亦琼在门口看书，给他放哨。杨老头听见楼这头有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从门里探出头来张望。亦琼见了，忙告诉在屋里忙乎的父亲。父亲不敲了。杨老头背着手走过来，见亦琼自顾自看书，父亲在屋里卷叶子烟，没人理他，只好嘿嘿干笑两声走了。等他前脚走，父亲又敲起来了。杨老头又转回身往张家走来。父亲只好再次把手上的活停下来了。那一次搞得很讨厌，铝锅补了半天也没补好，母亲着急，还得用它来煮饭呢。这杨老头，亦琼全家都不喜欢，就老大看得起他，可以说上几句国家大事。

另一个是隔壁子扫街的工人，酒鬼王老汉。这家人很霉，王家妈迷信，有点钱就去买只大公鸡，请端公到家里来跳神，一屋子搞得乌烟瘴气，叫隔壁也不得清静。大儿手脚不干净，专偷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卖了乱花。王家妈被儿子偷怕了，只好把家里的被面床单都放到亦琼家来。母亲替王家保

管，但不敢声张，怕把王老大惹恼了，也偷起邻居来。小儿不偷，象王老汉一样喝酒，有时两父子发起酒疯来，就“鸡公打架——立起毛毛鼓”。小女跟街上的妖精学，和男孩鬼混，因她幼年时得一场大病，奄奄一息。王家妈绝望了，硬把孩子拽给母亲，要母亲救她一命。母亲可怜孩子，就一口汤一口水地喂她，居然把她带活了。带了两年，王家拿不起保姆费，母亲就说算了，她积个德。王家女长大了，王家父母常对女儿念叨母亲的救命之恩。母亲和亦琼姐妹见王家女妖妖精精的样，时不时要说她两句。

第三个听众是在亦琼家楼上的一个青工。这家人有七兄弟，老汉是卖肉的，妈也做临时工，还有一个老家婆，一家十口人吃饭，也够父母操心的了。全是些男孩，没人管得了，半夜拉尿不上走廊中端的公共厕所，就站上窗台，朝窗外楼下拉。一个接一个，象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啦啦往下冲。亦琼家里不敢开窗，朝楼上喊，楼上的，怎么搞起的，又往楼下屙尿！喊也没用，照样拉，一个晚上睡觉不得清静。

再有就是四楼的一个青工，父亲是肥料站的工人，哥哥黑娃在文化革命武斗中攻打市委招待所给打死了。

还有一个听众是老大的社会朋友，是个石油工人，说话口吃，留一撮小胡子，常年待在城里，不愿回油田。亦琼见不得这个留日本鬼子小胡子的人，听他说话更痛苦，结巴得让人憋气。老大说他肚里有货，会写剧本，叫《伟大的井架》，但是没有发表。

有了这么四五个听众，老大的讲坛就摆起来了。很难说这些听众听得懂他讲的，或者对他讲的感兴趣。你想老大每次都准备了盖碗茶和香烟招待听众，社会朋友来了，还备几样小菜。有吃有喝有抽，免费招待，烟酒茶齐全，那就坐在那里随你讲什么吧，比坐茶馆还舒服。烟客在那里使劲抽，老大在那里起劲讲，一个屋子烟雾腾腾。父亲从来不信老大讲的那一套，他不抽香烟，所以根本不进吃饭这间房。母亲有鼻炎，闻不得烟子，她端个小板凳坐到门外去打瞌睡。常到半夜，茶喝完了，烟抽尽了，菜吃光了，烟客起身了。连说老大讲得好，下次再来。老大两手拍着邻居的肩膀，连说，好好好，下次再来。

母亲从瞌睡中惊醒，进屋收拾屋子。只见杯盘筷子横七竖八摆一桌子，烟缸墨水盒装满烟头，满地胡豆壳。

母亲说，老大，“挣钱象针挑沙，用钱象水冲沙”，你何必把你的工资都拿来给别人吃喝了？

老大说，吃点喝点抽点有什么关系，你有个事，别人也好帮你。

母亲说，我看你那些朋友是“高粱杆做门闩——滑的（靠不住）”，你生病的时候，谁来过问你了，还不是靠妈老汉。你连自己的出路都没有搞好，说那么多国家出路有什么用？“风箱做枕头——空（响）想”，“抱鸡母（无蛋母鸡）抓糠壳——空事”。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事，“糠壳做枕头——上半夜响（想）别人，下半夜响（想）自己”。好好安个家，我给你带孩子。你看你没安家，弟妹也没有安家，“一个和尚疯了，一庙和尚都跟着疯了”。你要带个头。人终究要安家，不然心是飘的，“池塘里的浮萍——生不到根”。

老大说，妈妈，你就不要为我操心了，弟妹会安家的，张家不会断后的。

有时候，老大还没回家，邻居就来问，张师母，老大回来了没有？巴巴儿是想抽那不要钱的烟。老大也意识到他的听众是冲他的招待来的，只要

有烟，哪怕坐到半夜也是不走的。

老大是个要面子的人，他还是把他的招待维持下去。

一次亦琼回家，见吃饭的屋坐了一屋人，烟雾缭绕。她到另一间房去了。一会儿，老大进来说，今天来了几个朋友，一会儿我叫你，你就切点香肠来。亦琼正看自己的书，随口应着好吧。

果然不大一会儿，老大站在门口对着对门屋叫，亦琼，没有菜了，帮我切点香肠来。

亦琼应声来到吃饭屋，打开碗柜拿香肠。哪有香肠，碗柜空空的。亦琼问，香肠呢，你要我切的香肠呢？

老大说，不是在门后面挂起吗？

亦琼说，那是生的，没有煮，怎么吃？

老大说，什么，还要煮？我还以为就这样切了吃哩！

众人哄笑，你老大，真是不当家，连香肠要煮熟了吃都不知道！

老大说，我看菜吃完了，想添点菜。还要煮就算了，下次再煮。

老大送走客人，来到亦琼这间房，很兴奋地说，你今天配合得很好，表演得很成功，就象真的一样。

亦琼一惊，什么配合？什么表演？

老大说，就是切香肠的事呀。

亦琼一下子生气了，原来你把我耍了，你是知道香肠不能生吃的呀。

老大说，哥哥看了那么多书，就那么傻，连米是哪儿来的，香肠是生吃还是熟吃都不知道？

亦琼说，你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老大说，一群酒肉朋友，我懒得把他们伺候得那么好！

亦琼说，你不愿招待就算了，干嘛要做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呢。你休想要我再帮你做什么事。

老大讪讪地说，我也没有什么要你帮的，你读了书就变了，不认哥哥了。

亦琼说，我没有不认你，你做事总得让人接受，你那样哄人，叫我怎么接受？

老大讨个没趣，好好好，都是我的错，我不跟你说了。气愤愤地出门了。

以后老大给烟客准备的烟酒茶少了，烟客也就不来了，老大的讲坛垮了，他也就不讲了。只有隔壁的王老汉，始终都帮张家的忙。父亲不喝酒，母亲常把酒票送给他。

家里风平浪静了，老大又掉过头来为自己的事折腾了。他凭着多年训练出来的眼光，看到了经济学必将成为热门学科，毅然拿出当年防空洞工厂补发给他的病假工资，到重庆大学报名自费学经济管理。他有个愿望，学成后，离开分厂，离开公司，甚至离开家，到别的行业去工作。然而天不遂人愿，单位坚决不同意老大去自费读书，不许脱产，不给出具单位证明。

老大去找公司领导说理，我自费学，为什么不行？

学管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学的。

那你说说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就不能学？

我们不需要经济管理的人才，所以就不能出具证明。如果需要，我们会公派，不用你自费。

我可以学了去别的单位，不会挤占公司的位置。

那不行，你是我们公司的职工，我们就不能同意。

公司早对老大是“后阳沟看竹叶——越看越深沉”，任老大“说齐天，触齐地”，就是不同意。

学校把老大交的一千元学费退给他了。说很抱歉，他们只收单位选派的公费生和推荐的自费生。

老大35岁了，早已超过正常的考大学年龄，读自费生，是他的最后一次上学机会，但这条路也走不通。老大拿着钱，仰天长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却无用武之地！他泪流满面，把这笔送不出去的血泪钱存进了银行。

1984年6月，老大在家休病假，回单位后发现他的床没有了。宿舍放的是别人的东西。一打听，说是来了新的干部，没有住处，领导就叫人把老大的床搬到堆废物的防空洞去了。又是防空洞，老大听了心惊，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一晚，老大没有去防空洞他的床位住，他忌讳那个地方。老大在车间的泥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高烧不止。

老大开了吃药回家，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他翻阅那本叔本华的大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极力思索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他活着有什么意义。书中说，人生充满痛苦，这是符合他的实际的。出路在于禁欲，这，他也做到了，37岁了，连老婆都没有讨。怎么还是不能解脱呢？慢慢慢，还有涅槃，自觉死亡，这可是他没有做到，也不愿做的。“宁愿世上挨，不愿土头埋”，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呢。他随手在书上写下杜甫《蜀相》诗中的两句名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老大眼里噙着泪花，嘴里喃喃叫着：老大，老大，你的抱负实现不了，是不是也要自觉死亡呢？这可得好想想。“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老大多么希望这时能有人来看他啊，他就可以有人商量了，就能决定自己是活下去，还是不活了。他凝视着窗外通观音岩的石梯坎，静听着门外的脚步声，指望着有人来看他。可是事情往往是越是在需要人来的时候，越是没有人来，他的朋友没有来，他的弟妹没有来，甚至连过路的人都没有一个。只有那些先哲的幽灵围绕着他。叔本华的面容是那样愁苦，哈姆莱特的精灵是那样踌躇，拿破仑早已死在他身体内部的滑铁卢，项羽、刘邦，以及那威振一时的三国英雄，都早已被历史尘封。世事成败转头空……

老大合上了书。

他回到李家沱分厂，到防空洞里去清理他的东西。这个防空洞，比当年关他的那个洞子要小，象个老鼠洞，除了洞门有光亮以外，里面黑黢黢的。顶上的渗水滴到老大脖子里，冰凉冰凉的。老大一惊，一缩脖子转过身，抬头往石壁顶看，上面是青苔和密密麻麻的小水珠，它们往一个地方聚成大水滴，水滴在顶上挂不住了，就“啪”的一声掉下来。地狱囚室，老大脑子里又出现了十五年前的情景，他又进防空洞了。他想起他被关在防空洞里，象只瞎眼蝙蝠一样扑腾，他四面碰壁，始终飞不出去，找不到那块充满阳光，充满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实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地方。他飞了十多年，还是在防空洞里，他的前景就象这封闭的洞子一样，也是黑黢黢的，没有希望，没有光。

洞外的一抹光照在洞里，但是洞里的黑暗却不接受光。他把手在洞壁上摸索，在黑暗行走，没有亮光。他在这没有光亮的黑暗中，完全靠自己

的信心来生活，他期待着走出防空洞的一天。可是十五年过去了，他作了种种努力，种种挣扎，结局却是一步步下跌、下跌、下跌，他又跌到了这防空洞的黑暗中，他凭信心发出的光熄灭了，他心中的黑暗再也没有光来驱散。

他打开箱子，面上是一条粉红色的丝巾，他拿起它，手直颤抖，他的爱人早已离开了人间，他连为她哭一场的机会都没有。他的肩膀抽动起来，把头伏在丝巾上，只有在坟墓里他才能再见到他的爱人。现在他已经来到坟墓。他揩去脸上的泪水，把箱子底下的那些照片，那些串起他一生历史的照片都一一拿出来放在纱巾里。他用爱人的纱巾把他一生的历史包好，放进了随身的黄色挎包。只有这纱巾、这照片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别的都不重要了。现在他把这生命带在了自己的身上，他就要上路了。

他背着挎包，穿过毛纺厂下到长江边，沿着江边经水轮机厂来到李家沱渡口，他站在渡口，最后看一眼长江。人们常把长江、黄河称为母亲河，可是这母亲河养育了长江人，却并不管人间的是非成毁悲欢离合。六月的江水平静地在脚下流淌，没有浪花，没有歌唱，它不愿意再诉说那“我为证”的豪情，掀起滚滚黄浪。证明了又怎么样，人间的身前身后事，它见得太多太多了。

过了长江，他爬上九龙坡铁路，穿过五七货场，顺着铁轨往菜园坝方向走。这铁路，是重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动脉，它曾载着老大出去寻找真理，寻找人生的意义，跑遍了大江南北。他怀着得道的心情回到重庆，要把他的抱负实施，他失败了。他踩着满是油污，颜色发黑的枕木，一步一步跨，多少有些机械，更大的步伐他迈不动了。火车在身后长啸，车头冒着巨大的浓烟，驶过来了。他本能地往兜子背隧道壁上一靠，火车震动着路基、铁轨，轰隆隆地开过去了，他仍然靠在隧道壁上，奇怪自己怎么没有睡到铁轨上去。一个心中没有光的人，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他走到菜园坝火车站，象个刚到重庆城的流浪汉一样，四处张望。眼前王家坡山头挡住了视线，下半城的路沿长江通朝天门，不，他不再走长江了。他刚从长江来，他要去看嘉陵江。他没有坐缆车爬上两路口的山头，而是穿过菜园坝隧道走到牛角沱，他今天是安心要走路的，他象个盲人一样，在穿越他心中黑暗的隧道。他来到嘉陵江大桥，在桥栏边走来走去，轮船在桥墩下通过，江边已经没有拉船的纤夫了，小时候拉船，他常在这一带跑的。为了大船好过，江中的暗礁，早已被清除炸掉，江水在桥下流得很欢畅，争先恐后地往桥墩下钻。他从没想过要在这里跳江。

他从桥头的小路下到江边，顺着下游往大溪沟走。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真是太熟悉了，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哪里有个滩，哪里有块礁。他来到四维桥河边，一片光漠漠的沙滩，连片菜叶都没有，这里早不做蔬菜水果码头了。过去挑桔子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在原地转着圈寻找，就象当年他挑着箩筐在浓雾中转圈一样。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哪里是囤船，哪里是他要去的地方？化不开的浓雾罩住了他的双眼，包裹了他的心。要有太阳雾才能散，他等了十五年的太阳都没有出来，其实它就要出来了，已经出来了，老大面临的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浓雾散了必是一个大晴天。1984年的神州大地已经擂起了开放的鼓点，可是老大对它已经无动于衷了。那鼓声是敲给别人听的，那太阳也不是给他出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跨进地狱的门，到了黑暗的中心。

老大回过头，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河沙又往大溪沟水厂那边的轮渡码头

去。他从河滩爬上岩壁上的碉堡，盘腿坐在碉堡的平顶上。碉堡是抗战时候修的，白色的石头堡垒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还是完好无损。它早已失去了警卫的功能，纯粹是嘉陵江历史的见证。它的两个了望孔始终看着江水，它目睹了红房子儿女背着菜筐，拉着纤绳，顶着红色游泳衣裤从它下面走过，而后又看见他们穿着工作服，急急忙忙去上班，还看见了老大和小倩每次都到这里来散步，过轮渡。

老大俯视着脚下沙滩来来去去乘轮渡过江的行人，他们是那样悠闲与平静，不时张开手臂在石滩上跳，免得鞋子进了泥沙打湿水。他们是那样的轻松，一边看脚下的路，一边还不停地与同行的人叽叽呱呱说着话，他们不象有痛苦的人。《圣经》上说，头脑简单的人最幸福。老大心里充满痛苦，只在他的头脑太复杂。他不安心做个安分守己的小工人，不甘心消失在芸芸众生中。母亲早生了他30年，他要超前地把30年后的思想都变为现实。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梦想家，他太不合时宜。他象堂吉诃德一样，提着一杆矛枪要去实现他的理想，他的种种努力不被社会承认，不为人们重视，人们嘲笑他是疯子。世界的荒谬使他的献身行动成为一种受苦难的悲剧。

一声汽笛，打破了老大的沉思，他从碉堡上爬下来，下到沙滩，踏上了过轮渡的跳板。

他扶着船舷，看着船尾吐出来的白浪，象是两道犁沟一样，犁头横江犁过去，白花花的犁沟不断在江面涌起，荡漾开去，又被江水抹平了，而他心中的犁沟却是永远也抹不平的。船在江北靠岸了，他沿着刘家台河滩往上游走，来到了他和小倩筑堤坝、打水漂漂的礁石滩。他弓着腰，在礁石上慢慢找，终于找到那个堤坝了，水早就干了，堤坝缺了一个角。他找来石头、泥沙，细心地把那个堤坝补好，而后看着它出神。小倩走来了，抚摸着他的肩头，他抬起头来，只能听见她的声音，看不到她的人形。她是在另一个世界呀。她说她好想还和他一起亲手来筑这个堤坝呀，她好悔哟，她不该被政治利益所引诱，想着可以沾穆家的光。她死得冤呀。她什么时候才能与他见面哟。

人鬼情未了，老大拍着肩头那只看不见的手，别难过，别难过，我就是来和你见面的，你是我在世上最亲最爱的姑娘，我什么时候都是只爱着你的。他缓缓地打开挎包，拿出红头巾，把里面的照片又放回挎包。他用双手展开那张四四方方的纱巾，要给小倩看。他在武汉买来要送给她的，还没送出手，小倩就结婚了。他不能再送了，不要给小倩惹家庭麻烦。可是小倩还一次都没见过呢。现在看吧，我提高一点，你看吧。他把纱巾高高地举起，抬起头要小倩看。透过粉红色的细纱纹，他看见嘉陵江水一片红色，小倩一身红霞，婀娜娜娜向他走来，这是他的新娘。他赶快放下罩在眼前的头巾，好把他的新娘看清楚一点。小倩不见了，江水碧波粼粼，象万把梭子一样不停地穿梭。他四处张望，礁石滩上除了他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小倩的身影远去了。

他拿出口袋里的打火机，把纱巾点着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看着缕缕青烟在空中飘扬，红纱巾在火光中卷曲着烧焦的身子，不断上爬，化成灰了，老大双泪长流，点点滴滴掉进灰烬中。想当年，他和小倩在这里谈抱负，谈志向。世事变迁，山川依旧，他老大一事无成，连自己的爱人都没能保护住。枉做五尺男儿！他匍匐在修补的堤坝上恸哭，嘉陵江水带走了他的哭声。

他捧着纱巾的灰烬，走下滩头，张开手，灰烬从指缝中飘落到江中。

他坐在岩石边，打开挎包，从里面拿出照片。这是老大在工作以后照的所有照片，包括文化革命出外旅行的照片，这些照片，老大曾象珍宝一样爱惜，他拿回家去，一张一张讲给弟妹听，这是在广州照的，那是在上海照的。每个地方都照一张，连起来就是一个人的足迹。什么事都会被时间淡忘，唯有照片，是一生的记忆，终身难忘。

老大一张张地看着照片，感慨万千，它们唤起了他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全是苦痛与失败。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处境步步下跌，一直跌到床铺被搬进防空洞。他痴痴地看着那张在广西南宁照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是个地道的流浪汉。他想起了那个偷越国境的大学生，他现在在国外怎么样了？要是当时他跟他一块走了，他现在又会怎样呢？无论怎么说，他也会比在国内混得好哇。可是他没有走，他舍不得他的父母，未成年的弟妹，他对他的前程还有希望和幻想。这个喜怒无常的世界，容不得他来实行他的理想。什么都不用说了，没有后悔药卖。当年他没走，他丢不下父母弟妹。现在他的弟妹都大了，不需要他的照顾了，父母也还不是很老，他可以无牵无挂地离开他们了。这个世界没有给他真正的快乐，他和这个社会那样格格不入，留下这些照片又有什么价值呢？他漫不经心地撕着照片，把它们撒入江中。碎片在水面上漂漂浮浮往下流，不多几个白浪，便把它们卷入水中，沉下不见了。

太阳下山了，夕阳映在绿色的江面上，敷上了一层彩色，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白的，它要给老大的心祭披金盖银。老大站起身，提着空挎包，往刘家台轮渡走去。

老大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吃罢饭，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存折，把它交给母亲说，我不在厂，存折放在厂里不安全，还是妈妈保管好。那个存折，他已经换来变去，改了多少次存款期限了，全是跟着存款利息跑。怎么从三年期变为一年期，又从一年变为三个月，三个月转为两年，从中赚利息的差额。他在家给邻居讲存款诀窍，讲得津津有味，说银行的人说，没见过这样精的存户，他该到银行工作。他叹口气，哎，我能做的工作太多了，就是没人让我做。亦琼听着不以为然，认为哥哥是个注重蝇头小利的人，尽打经济算盘。这回，他把存折转为最大的存款年限八年期，交给母亲。

母亲赞同说，一个单身汉把存折放宿舍，是不安全，妈妈保管，你一百个放心，你每月给我的零用钱，妈都没用，全用你的名字存起的。

老大说，存它干嘛，想用就用，妈妈的恩情债，儿女一辈子也还不清。

母亲说，“养儿不算米饭钱，要还哪能还得清”？只要你们好，我就心满意足了。

老大说，我这个存折上的钱是准备给你和爸急用的。你也不要太节约，把平时的零用钱都存起来。

母亲说，我有公家的烧埋费，不用你们的钱，你留着安家用。

老大说，好好好，我安家用。先放你那儿吧。

他今天走了一天的路。他倒头便睡了。

这天是1984年6月30日，星期六，老大一觉睡到大天亮。该办的事，他都办了，就还有带妈妈出去逛街了。大妹小弟带父母去过北京、桂林，他连带母亲到解放碑都没去过呢。刚刚时兴黑白电视的时候，邻居家买了一台12寸的，母亲总是戴着两副眼镜在自家门口，靠着小板凳往里看。邻居要她到屋里看，她说什么也不进去，我只是随便瞅瞅，并不认真看的。她是个不串门的人。老大回家看见了，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到解放碑买回一

台电视机。喜得母亲摸着电视机直惊奇，就这么个箱箱，里面关了那么多声音那么多人呀！母亲总夸她的大儿孝顺，给弟妹带了好头，可老大总觉得欠着母亲的。

他对母亲说，妈妈你一天到晚在家辛苦，我还没有带你去逛过城，今天我们进城，就在外面吃午饭吧。

母亲说，难得你有这个好兴致，咱们娘儿俩就去进城吧。

老大带母亲在大溪沟车站乘车，经过黄花园、一号桥，在临江门下车了。老大牵着母亲的手走，他身材高大，母亲矮他一个头，喜洋洋地由儿子牵着。在城里，还很难看见一个大男儿和老母亲手牵手走路的。老大自自然然地牵着母亲，不时弯下身子和母亲说话。过了临江门的马路，进解放碑的路口是家老字号的重庆小吃“川北凉粉”，十多平米的店堂，塞满了吃凉粉的人，屋里装不下，门外的街上也是端着碗的人。一个个嘴巴吃得红鲜鲜的，张着嘴巴哈气，辣。老大停下来，对母亲说，我们也去买两碗来吃。

母亲说，刚出门就要吃，还一点不饿呢。在街上吃着也不好看。

老大说，吃小吃哪里是要饿了才吃呢，没有熟人看见，不怕人笑。再说好久没吃过了，我的口水都来了。

母亲说，要得，要得，那就一个买一碗嘛。

老大端着凉粉，把碗递给在路边的母亲，两人背对着行人，站在那里吃起来。母亲吃得嘴里发出“嘶嘶嘶”的吸口水声，太辣。老大看着母亲的样子直乐，好吃吧。母亲连说，好吃，佐料配得齐，舍得放蒜水辣椒，油都淹起了。要是加点醋就没有这么辣了。

老大忙去夺母亲手里的碗，我去给你加点，我去给你加点。他转过身挤进店堂，拿起桌上的醋壶壶倒。然后又挤出来笑嘻嘻地递给母亲，加了。路边等电车的乘客看着这母子俩，露出一副羡慕的神情。

老大牵着母亲继续往前走，围着解放碑的十字路口转。先是顺着江家巷到群林商场，转出来到小什字，进大阳沟菜场，又转回到解放碑，进冠生园糖果店，三八商店，红旗棉布店，一路吃老字号的“九园包子”、“吴抄手”、“担担面”、“醪糟汤元”。母亲说，不要吃那么多了。老大说，难得吃一次，就都尝尝吧。母亲一路笑呵呵的，紧紧拉着儿子的手。

老大原想给母亲买件衣服，可是老年人的衣服不好买，不是长了，就是瘦了，不是花了，就是样式太新了。试来试去，没有一件合适，最后买了一块布料。两人又转到解放碑来了。老大说，妈妈，歇歇吧，你也走累了。母亲就坐在解放碑下的石阶上，那里坐着很多逛城歇气的人。

老大拿出烟，点燃了，狠狠地抽了一口，徐徐地吐出烟雾，他带母亲逛城的心愿了了。

他站在那里，仰头打量解放碑，昨天把长江嘉陵江两江三岸都走了，现在他要用最后的时间来好好看看解放碑。解放碑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也是他心爱的家乡的一个象征。他爱他的家乡，他爱这座碑。小时候他多么敬仰解放碑，那么高，那么大，那么庄严神圣，他只想着长大了，也要象解放碑那样有挺直的腰身，有豪迈的气概，有远大的理想。解放了，人民象解放碑那样挺着腰板站起来了，有饭吃，有衣穿了。可是这就够了吗？这座城市从抗战胜利到现在已经40年了，变化不大，房子还是破破烂烂的，街道还是那样狭窄拥挤，到处是纸屑口痰，脏物满地都是，解放碑是这座破旧城市的见证。文化没有解放，经济没有解放，就是政治，也只是半拉子解放。身为

重庆人有愧呀，你解放碑名不符实呀。即使你不能低下你高傲的头，不敢向外界报导你的贫穷与落后的真情，你也脸红一下吧。为了这个解放的梦想，他用他的孱弱的肩膀拉过了50、60年代的贫困，他还想为他的家乡建设出一份力，为这解放添上一匹砖瓦，你解放碑不接受他的这份盛情厚意哟，你把他抛出了你的轨道，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你冷了他一颗赤诚的心。醒来吧，解放碑，听听你的儿子刺耳的批评，这离别人才是真正爱你的！

高大的解放碑和脚下这个理着直立平头，身穿白色短衬衫，米色短外裤，脚上套着棕色塑料凉鞋的年轻人对峙着，阳光沿着解放碑的碑身正好投下一条斜线，在老大和它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碑下是块阴凉坝，老大站在光线的亮处，浑身发着反光，他在最后的时刻也没有得到解放碑的庇荫。他一脸肃穆地站在那里，抿着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解放碑，解放碑对他是善意还是恶意，是成还是毁，他都不在乎了。

一片云翳挡住了天上的太阳，解放碑的大钟敲了三下，老大和解放碑之间的那道分界线消失了，解放碑一片阴凉。它是听见了老大的批评，真的脸红了，还是要用它的粗胳膊把这个受尽苦难的人也包容到怀里？如果是这样，它来得太晚了。那个心中一片漆黑的人，看不见一点亮光，他独自在黑暗中行走。

老大牵着母亲的手，回到大溪沟，他陪母亲到大溪沟裁缝店量了衣服。快到家门了，老大对母亲说，妈妈你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就回来。

母亲叮嘱老大说，早点回家吃晚饭，外面太阳大。

老大说，好，你放心。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叫，妈妈，我走了。

母亲站在那里对他挥挥手，你走好呀。

老大走在烈日下，背影笔笔挺挺的，那头修剪得很整齐的直立式的平头头发，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着反光。母亲看不见他了。老大消失在马路的转弯处。那月，他刚满了。

第九章 寻找哥哥

小弟接连两天都眼皮跳，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他这么想着，可是他连着几天都上课，教美术和别的课不一样，一上就连着上几天，上午下午都得守着学生画画。星期六一下课，他就赶到杨家坪车站，乘车到两路口，急冲冲地从文化宫中门旁边的石梯坎下到春森路，穿过学田湾菜场，翻过犹庄巷山坡，下到人和街，回到红房子了。

他进门来不及放包，叫声妈，哥哥呢？

母亲说，下午和我分手，说好早些回来吃晚饭，他没回来你倒回来了。

小弟哦了一声，下午都在，没事。

吃过晚饭，小弟没出门，他等哥哥回来。他随意翻书，靠着圆饭桌打起盹来。猛然惊醒，已是晚上12点了。哥哥还没有回来。小弟感到不妙，忙推醒也在那里陪着的妈妈，问哥哥在家怎么样。母亲就把当天的事都说了。

小弟一听，不好，哥哥肯定出事了。这几天我都眼皮跳，总觉得家里

要出什么事。我该早一点回来就好了。

母亲慌了，那该怎么办？

小弟说，我现在先出去找一下，明天再找。

小弟冲出红房子，外面一片漆黑，只有昏暗的路灯，照着静静的黑夜。他顺着人和街往学田湾菜场跑，一口气跑到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桥上没有逗留的行人。他从桥的这头走到那头，不断朝桥下看，两岸的灯光映着江水，波光粼粼，一团一簇地朝下游涌。江边的大石头黑幽幽的，看不真切东西。小弟从桥边小路溜滑到桥下，弯着身子四处瞧。只有石头和汨汨的流水声。他摸着岸边的大石头，磕磕碰碰向下游找去……。

7月1日，亦琼刚给学生考试了，抱着一摞试卷回到宿舍，一个不认识的理科学生带来小弟的条子。上面写：速回家，找哥哥。

亦琼一下子心慌慌的，问送条子的人，知道些什么情况。

那学生说，我正在牛角沱长途汽车站候车，准备返校。见你弟弟在那里挨个问，有人到北碚大学的吗？我见他焦急的样，就说我要到。他就托我带这个条子找教工宿舍的亦琼老师，说是人命关天的事，要我一到校就找你。别的情况他就不知了。

送走学生，亦琼一边抹眼泪，一边收拾东西，提着挎包就去找系主任周老师请假。她和周老师早在她读大学时就认识了，她对他无话不说。她把哥哥的事告诉他了，要他不要告诉别人。

老头子一听，学校的事你就先别管了，卷子交给我，我替你改好了，找人要紧。

亦琼从学校后门出来，穿过石崖峡口，直奔汽车站。哥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她有好些日子没回家了，她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是他在院子里带小弟的孩子玩。但愿哥哥只是到哪个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但愿哥哥现在已经回家了……

亦琼三步并着两步，跨进了红房子。家里只有爸妈在。母亲一见亦琼，就哭起来，老大失踪了。父亲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忍着没有掉下泪。亦琼忙安慰母亲，别急，我们再好好找。小弟已去向单位报告了。小妹去那些熟人家打问，都说老大没去，好久没见了。

小弟回来后，亦琼和小弟陪着母亲去七星岗公司反映情况。母亲对着领导，诉说老大的苦水，泣不成声。亦琼和小弟都陪着母亲流泪。公司同意马上登报找人。给长江下游唐家沱捞尸处联系辨认死尸。

亦琼回到家找哥哥的照片，准备登报用。竟然找不到哥哥的照片。她心里很震惊，怎么哥哥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了？她把所有的抽屉都倒出来找，终于在父母那本《学文化字典》里找到一张哥哥的登记相，赶快拿去公司了。

亦琼和小弟一道，带着手电筒去红房子附近的几个防空洞找。在那些潮湿、黑暗、空气浑浊的防空洞里，亦琼摸索着往前走，心里想，哥哥当年关防空洞是怎样过的哟！住在这样的洞子里，心都会长出青苔。

亦琼和小弟又跑到火车站，在珊瑚坝找。长江中间的这块陆地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岛，很平展的一块平坝，把长江水分成了两股。流过了坝子，两股水才又合为一股。解放前，珊瑚坝做过飞机场，飞机跑道的印子依然可见。小时候亦琼和红房子的小孩到这里来捡过铁瓜子和圆铁片，当玩具玩。母亲到这里来筛河沙。如今上面搭着大大小小的棚子，住着人家。珊瑚坝上藏不住人。

两人上得岸来，到火车站的候车室看。候车室是个平房大棚子，屋梁上隔着简易的天花板，天太热，候车室里装上了电扇。可是天花板是层薄木板，挂不住电扇，得把电扇直接挂到屋梁上。因此在挂电扇的地方，天花板都被打破了一个大洞，洞里的梁上挂着电扇。一个候车室的天花板上都是些破损得不规整的洞，洞里挂着电扇，好象是叫化子的破烂屋里有了一个奢侈的享受，怕人笑话，就把它遮遮掩掩地藏天花板的窟窿里。电扇叶子离天花板太近，产生不了风力，尽管它转得呼喇喇响，下面候车的人还是摇着扇子，揩着帕子，直叫热死人。亦琼觉得自己象进了蒸汽室一样，热得透不过气来。

出了候车室，姐弟俩顺着铁路往兜子背隧道走，这正好在逆着走前两天老大走的路。铁轨沿着长江岸边铺设，河流、铁路和右边山上通鹅岭公园的公路并行着向前伸展。它们是山城的交通运输动脉，把鲜活的生命输送到各个角落。只有滔滔江水，闪亮的铁轨，不见哥哥的任何踪迹。他们又在大溪沟沿江两岸找，在江北，他们经过礁石滩，上面有一个人工拦截的水函，小弟心急往前赶，一脚把那个水函堤坝踏坏了，他不知那堤是哥哥前两天重新筑过的。

唐家沱捞尸处打电话通知公司，打捞到一具无名尸首，速去辨认。公司马上派人通知亦琼家。亦琼和小弟一跳而起，赶到公司开介绍信。迅速乘车到朝天门码头，乘快班船去下游捞尸处。

唐家沱是长江下游的一个回水沱，水流到这里，就折回绕一个大圈子往上流，然后再顺水往下流去。很多上游冲到这里来的东西，都被回水荡上沙滩。回水沱停着一艘打捞船，有船工专门在这里捞尸体。在上游淹死的人在三天后浮出水面，也就冲到唐家沱了。只要通知寻找及时，一般都能在唐家沱打捞到。

亦琼和小弟跳下船，就往捞尸处赶。只见沙滩上匍匐着一具男尸，也穿的短衣短裤，船工用钩子钩住尸体后背的衣服，把他翻过来。亦琼见了正面吓一跳，尸体已经被水发胀了，头有一般人的两个大，鼻子、脸、耳朵已经被鱼吃掉了。亦琼弯身去看，又像是哥哥，又不像是哥哥。小弟用树枝在尸体的头部和脚底都划了一条横线，然后用卷尺量尸体的身高。只有1.66米，比哥哥平时的身高少8公分。头发足有两寸长，哥哥理平头，至多只有一寸长。可是也难说哥哥的头发没理呢，人死了，身高会不会萎缩呢？这个破了相还不好辨认。

亦琼突然想起哥哥的上牙缺一颗，那是小时候挨父亲的打，碰掉的。但尸体的嘴唇把牙齿包住了，看不见。亦琼战战兢兢伸出手，去扳死尸的嘴唇。谁知手指刚一触到，皮就破了，吓得亦琼缩回手来，把手在沙里使劲擦。

死尸完全泡胀完了，就象泡了水的馒头一样，一触摸就破。亦琼要小弟去扳开死尸的嘴唇。小弟大起胆子去扳，嘴唇全烂了，露出里面的牙齿，亦琼凑近看，上牙全是满的。亦琼吐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不是哥哥。哥哥是死还是活呢？

那段时间，只要一听说哪里发现无名尸，哪里有走失的人，亦琼家人就赶去辨认。没有下落。哥哥会去哪里了呢？他们怎么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1984年7月5日，一位老工人在市委大门附近看见老大。

1984年10月，一个青年工人在电车上看见老大。

1987年2月，一女工在人民路街心花园匆匆忙忙地和老大打了一个招呼。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

1995年11月的一天，老大的一个老同学突然来到小弟的家，说他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听见老大的声音了。他说他始终不相信老大会去死，他有理想、有抱负，一定会去干他所想干的事。

每次消息都给亦琼一家带来希望，但都不能落实。三姐弟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一共三千五百元。他们一次次登报，要重金酬谢知其哥哥下落的人。每次收到提供信息的信函，他们总是一阵兴奋，马上取得联系，结果不是。

那次，他们收到一封宜宾地区来信，斩钉截铁地说他知道老大的消息，就在当地的社办企业。但必须付了酬金才提供确切地址。姐弟分析，这是极有可能的。社办企业不要户口，最好隐名埋姓。哥哥有技术，在社办企业可以发挥作用。说不定他想去社办企业干出点成绩来，来实现他的理想。但是又怕有诈，万一人没找到，反而被坏人害了呢。但不能失去机会，还是得去看看。小弟给对方写信，约定在当地的镇府办见面。

这次是小弟一人去的。他调了课，换乘了两次长途汽车，赶了两天路，经泸州来到宜宾那个偏僻的乡镇。小弟提前一天到的，他找到镇府办，了解情况，四处走走，熟悉环境。

第二天，约定的人来了，是个中学生。他畏畏缩缩地走进镇府办，说他提供的消息是假的。小弟跳起来，你开什么玩笑？坐下说，坐下说，怎么回事。

中学生说，他偶然看到省报登的寻人启事，就想写封信试试。以为他说了知道失踪的人，就可以得到一千元酬金。谁知小弟提出要和他见面谈，他有些心虚了，但又想见见找老大的亲属是什么样子。所以就答应见面了。事到临头，他又害怕了，他已经到镇府办来转了一圈，看到小弟在那里。他怕小弟着急，所以又鼓起勇气进来了。

小弟听他讲，哭笑不得。只好打道回府，又颠簸了两天的长途汽车回到家。亦琼一家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盼着小弟带回好消息。小弟一头乱发，浑身灰尘地出现在家门口，亦琼站起来，还未等她发问，只见小弟沮丧地摇摇头，亦琼一下子心凉了。母亲又擦起眼泪来……

找哥哥都找得恍惚了，一次在外地出差，亦琼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人行道上有个梳着直立式平头的人，极象哥哥，竟忍不住大叫我要下车。下车了，亦琼在人行道上一溜小跑，气喘吁吁地赶到平头前，一看不是，忙对小平头说，对不起，认错人了。

亦琼的同事老刘长得特象哥哥，也理一个平头，脸型微胖，壮壮实实的身材，连说笑的神情都象。每次单位集中学习，亦琼都痴痴地盯着他看，就象见到哥哥一样。一天，在路上，老刘迎面走来，亦琼猛一抬头见到他，心里一震，以为是哥哥。老刘见她受惊的样子，对她打招呼，怎么啦？亦琼回过神来，说，没什么，却禁不住眼泪花花转。看着他，她停了好一会，终于说，你使我想起一个人。谁？我哥哥。他怎么了？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亦琼哭了起来。老刘陪她走了一段，一个劲地说别的事，要宽慰她。就连这方式，都象哥哥。后来亦琼把这件事写进了散文。

那年普查人口，派出所要吊销老大的户口，姐弟急了，说，哥哥还活

着，他会回来的。

户籍警说，回来了，再登记上。他们感到哥哥回来的希望越来越小了。老大走时，留下一个八年期的定期存折。母亲每到6月30日，就拿出存折说，老大走了又是一年了，他会回来的，他说让我保管，他知道妈不识字，他会自己回来取的。母亲年年拿出存折看，把那样的话又说上一遍。她年年盼，年年看，八年过去了，老大没有回来，九年十年，十一十二年，老大还是没有回来……

就象儿女大了，对父母产生逆反心理，三个弟妹也对帮助培养他们的哥哥起抵触了。三姐弟各忙各的，回家少了，和哥哥说话的时候少了。老大就说弟妹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家，不管父母。亦琼不明白要怎么顾家，父母都还身强力壮，不需要照顾。家里也没多少事要儿女操心的。亦琼以为哥哥说他们不顾父母是假，不敬他老大才是真。但要亦琼事事都听哥哥的，都要向哥哥请示汇报，她做不到，也不愿这么去做。

小弟是四姊妹中最早谈恋爱的。女朋友是他的同学，也是美术学院的大学。他把这事告诉了亦琼，亦琼告诉了妈妈。母亲高兴极了，总算四个儿女有谈恋爱的了。她要小弟把女朋友带回家来。星期天小弟果然带女朋友来家了。很文静很小巧的女孩，母亲自是欢喜。老大也回家了，看到一家人喜气洋洋的，原来是小弟有对象了。他似笑非笑地应酬了几句。待小弟送走女友回到家来，两兄弟就大闹起来了。老大坚决反对小弟谈对象。问题不在那姑娘是不是好，而在小弟根本就不应该谈。

老大说，你以为你读个大学就到头了，先立业后成家，你应该有作品参加全国美展。

小弟说，你以为那全国美展是你家办的，那么容易参加？

老大说，没有志气的东西，你才24岁，起码应该奋斗到30岁才考虑个人问题，大的都没谈，小的倒急了。

小弟说，24岁又怎么小了？恋爱不分先后，莫非你一辈子打光棍，也要我们跟着陪葬？

老大说，胡说！你会画点画就说话气粗了，告诉你，你差得远！

小弟说，我才不高兴画画，都是你逼的。

老大操起茶盅向小弟掷去。我逼你画画，你怎么不说我逼你上大学？我不逼你，你能有今天，你能找到大学生对象？你搞清楚点，这些是怎么来的，哪样不是靠我。

小弟大吼一声，向老大扑去，老子跟你拼了，你帮我请了家教就不得了了。成天挂在嘴上唠叨，比个老太婆还不如。老子不希罕读这个大学，老子不读了。老子不读大学她也要和我好。你信不信，敢不敢打赌？

老大说，我是为你好，你应该向姐姐学习，不谈对象，读了大学读研究生。

小弟说，姐姐不谈对象关我什么事，我不希罕读研究生。

亦琼一直在旁边看着两兄弟打闹，气得一鼓一鼓的。但她懒得管，由他们闹去。她见哥哥把自己拉进去作砑码了，也就耐不住跳出来说：

小弟谈对象关我什么事，拿我做什么榜样？快30岁了还没谈对象，算什么能干？少拿我做样板！

老大腹背受攻，气得大叫，反了，反了，全是白眼狼，翻脸不认人了！你亦琼读了研究生，就不想弟妹读了，你就可以高高在上，成为家里的王了。

你也未免太自私了！

亦琼气得发抖，什么自私？你做你的老大，谁希罕当这个王！

母亲本对小弟的事高高兴兴的，没想到老大反对得这么厉害，她一时无话可说，看到几姊妹越闹越不象话，就说，丑死了，都说些什么呀，也不嫌邻居听了笑话？都给我少说两句。

几姊妹见母亲发话了。都忍口不说了。

嘴上不说了，心里的疙瘩没有消除。从此亦琼避免和哥哥冲突，也不接受他的任何帮助。她对小弟说，用东西爱惜点，不要什么东西都伸手找哥哥要，哥哥的东西都是花大力气换来的，要知道珍惜。

亦琼得了一笔稿费，刚好小弟要去北京看美展，亦琼就把钱寄回家，要小弟带父母去北京旅游。后来亦琼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又带父母去游桂林。她以为她尽了最大的力在孝敬父母了。可是老大仍然对亦琼不满，说她自私，不管弟妹。

亦琼说，弟妹都大了，怎么管，你不是也管不了吗？

老大说，他们听你的吗，比如教他们怎样处社会呀。小妹就会打算盘，算帐，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亦琼说，这处社会都是能教的吗，我还不会处呢！她不理老大的碴。

放假了，亦琼在家看书，其中有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老大翻着了，就说，象这样的书，就该让小妹也看看嘛。

亦琼说，小妹不喜欢。

老大说，那你怎么喜欢呢。

亦琼说，各有各的爱好。小妹搞财会，成天和数字打交道，我不喜欢。同理，我爱文学，小妹不喜欢。这很好理解嘛，职业不同。

老大说，我也不是说要小妹也喜欢文学。这本《伪君子》是关于处社会的书嘛，你就应该让小妹看看。

亦琼说，开什么玩笑，《伪君子》是处社会的书？你看书看邪门了！

老大说，什么邪门不邪门，看书就是长知识，正面的，反面的，都应该知道。

亦琼感到和哥哥说不清楚，拗死人。就说，好吧，我叫小妹看。

小妹回家了，亦琼把莫里哀喜剧拿给她看，小妹，这是莫里哀喜剧，很有意思，喜剧性很强。特别是《伪君子》，它是莫里哀的代表作，世界名著，值得一读。

小妹说，你放那里吧，我有空再看。

一个月后，亦琼把书还了，包括《伪君子》。老大说话了，我让你把答尔丢夫给小妹看，你怎么没给？

亦琼说，怎么没给？她不看嘛。

老大说，你可是把答尔丢夫那一套学得好，用来对付你的哥哥妹妹了。我问了小妹，她说她不知道这本书，你没给她看。

这才是闯鬼了，我怎么没给小妹看，我还特别要她看《伪君子》，小妹怎么这样说话呢，她一定是忘了。

老大说，我说你自私你还不服，这些关键的书，你就留一手了，不想别人也学到了。你也太虚伪了。

又是那一套了，亦琼听着就烦，你才是个答尔丢夫，虚伪到极点！

父亲听见老大和亦琼吵架，幸灾乐祸地说，我早说你老大是个资产阶

级，这下子弟妹都起来反对你了吧。他坐在门口小板凳上哼川戏。

晚上小妹回来了，亦琼问她，小妹，我要你看《伪君子》，你怎么给哥哥说，你不知道，我没给你呢？

小妹说，哥哥没问我《伪君子》呀。

亦琼说，怪事怪事，有个鬼了！突然她想起来了，又问，小妹，哥哥是不是问你看过答尔丢夫没有，你说你不知道，姐姐没有给你。

小妹说，他是问了答尔丢夫，我是不知道，也就说知道了。

亦琼说，答尔丢夫就是《伪君子》的主人公呀。答尔丢夫是书的原名，一般翻译成《伪君子》。我要你看，你不看，闹出这么大的矛盾。

小妹说，我怎么知道答尔丢夫就是伪君子呢？哥哥又没有问我《伪君子》，如果他问我看过《伪君子》没有，我就会说，姐姐要我看，我没看。我去给哥哥解释一下好了。他也太小心眼了。

母亲一直听着两姐妹说，她插话，你们要原谅哥哥，他有病。

亦琼不服气，他有什么病？疑心病！

母亲说，话不能这么说，他没病怎么住精神病院？

亦琼说，他装疯。

母亲说，他住精神病院还是有点来头，完全没有点引子，怎么装得出来。他以前不是这样小气的。吃个蚱蜢都要分个腿腿给你们。“饮水不忘挖井人，吃菌不忘树根恩”，你们要记着哥哥的好处。

亦琼无话可说了。

事隔不久，老大又和小妹闹起来了。老大不赞成小妹和单位的一个男孩交朋友，说他去打听了，那人在外面很流气，就会说哄女孩欢喜的话。小妹恼了，说哥哥监视她的行动，干涉她的自由。她又哭又闹，歇斯底里喊叫，我要自由，我不要谁管我的事！老大急得团团转，怎么哄也哄不好。越哄，小妹哭喊得越起劲。老大吓坏了，赶快跑出家门去找小妹的好朋友来劝。那是个有大姐风度的姑娘，她来了，劝住了小妹，批评小妹不该跟哥哥发脾气。老大站在一边不说话，象个憨厚的家长一样，任两个女孩去说悄悄话。在朋友的劝导下，小妹断了和单位男孩的往来。

老大不记恨小妹的哭闹，小妹那么老实的人，都敢于和哥哥对抗了，这不是亦琼在背后支持调唆吗？亦琼觉得哥哥的思维方式太奇怪了，她不再和哥哥说话。

三个弟妹都跟哥哥翻脸了，母亲夹在中间，调解这个，劝说那个。但她也没有幸免老大的战火。母亲的亲妈在她十岁时就病死了，她的父亲娶了继母。母亲嫁到城里后，就和老家少有联系，一则是穷，无力往来，二则是不识字，写信得求人，也就不写了。母亲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外面修铁路，他长老大十岁，这年到了重庆附近，遇上放假，他进城来找大姐。母亲心慈，重人情，见兄弟来了，尽管是异母兄弟，也高兴万分。舅舅见大姐热情，以后每个星期天都进城来，在亦琼家吃住。老大不高兴了，做脸色给舅舅看。也不知是舅舅懂不起，还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去处，他还是放假到亦琼家来，只是自己带了本书来看，是《三国演义》。这下子把老大惹怒了，竟然有这样不识趣的人，还带本书来，安起心要在这里白吃白住了。

老大要母亲下逐客令，母亲自是不肯，好歹是自己的兄弟，虽然父母都不在人世了。老大见母亲不愿伤感情，他就自己找舅舅说了。你来吃干饭，舒服，你走了，全家吃稀饭、杂粮。还没喘过气，你又来了。“一回香，二

回臭，三回四回脸皮厚”，你还好意思这么白吃下去？

舅舅给搞得脸红筋胀，对母亲说，大姐，我走了，我也不是来吃干饭的，城里就大姐一个亲人，我重姊妹情。

老大插嘴说，你重姊妹情，你对你大姐作了什么贡献呢？你来剥削我妈！

母亲喝斥老大，你胡说些什么？吃干吃稀有什么关系，人得有个情。又对舅舅说，老大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一定要再来看大姐。

老大叫起来，请都请不走，你还要他再来！

舅舅被这句话气胀了，我走，我走，请我也不会再来！提着挎包就出门了。

老大在后面追上一句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骨气就不要再来。

母亲气得打颤，老大，老大，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了哟！你和弟妹吵架，现在又要来拆烂你妈的姊妹情了。“蛇咬三十怨，狗咬对头人”，“岩鹰不啄窝下屎，好鬼不害自己人”，你赶走的是妈的兄弟呀。

老大说，要这种情有什么用？一辈子被人利用，脑子不开窍。

母亲说，你一向孝敬妈，就是这样来丧我的德！

老大说，我是为你好，就是要断绝这些没用的亲戚。

母亲说，一个人不能太势利，要积德，要讲情，不然要遭报应的。

老大说，那就报应好了，我不在乎。

母亲气得胸口痛，但又奈何不了老大。以后舅舅再也没有来过母亲家。

老大把一家人都得罪完了，鬼呀神呀都不来了，自己也没趣。只有母亲没有计较他，三个弟妹都不爱回家。老大焉焉的，不再对弟妹的事发表意见。只是在小妹结婚的时候，老大要母亲把他给家里买的缝纫机抬给小妹，他自己给小妹买了两床杭州产的丝绸被面。后来弟媳——就是小弟为她和老大打架的女大学生——生孩子了，老大买了团鱼送去。小弟把儿子送回家让母亲照看，每个星期天老大回家，逗小侄儿玩，晚上和母亲相伴，说说家常话，老人睡了，老大就在灯下看书。那是他最后的寄托了……

亦琼错过了一次和哥哥谈心的机会。那是老大出走的前一年，亦琼买了一把落地式电风扇，没办法拿回学校。刚好老大回家了。亦琼已有好一阵子没和哥哥说话了，她不想叫哥哥帮忙。是老大自己说，我来扛吧。就把电风扇座子扛起了。亦琼拿扇叶。两人一道去乘长途汽车，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到亦琼宿舍了，老大放下电风扇，已是满头大汗。他顾不上擦汗，就从挎包拿出螺丝刀，把扇叶上到电扇头上，接好电源线，电风扇摇头扇起来了。老大喝了口水，就收拾他的挎包要走。亦琼说，哥，吃了饭再回去吧。老大说不用了，食堂开饭还早。他执意要马上回去。

这是老大第一次到亦琼这里来，他不熟悉出校门的路。亦琼送哥哥到校门口，看着哥哥的背影，她心里冒出一种怜悯，觉得哥哥很可怜。但是她没有抓住自己朦朦胧胧的思想，没有对哥哥大叫一声，哥哥，你回来！老大的背影远去了。

那是一次多么好的谈心机会啊，竟被亦琼错过了。亦琼也是气量小，哥哥已主动和解了，她还在那里记哥哥的仇。要是那次她跟哥哥谈谈心，老大心里舒畅，以后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还想到象过去那样找大妹谈谈，那么一年后他就不会离家出走了。亦琼一想到这件事，就后悔不迭，她觉得哥哥出走，有她一份责任。

那一次，亦琼匆匆回家，看见哥哥牵着小侄儿在院坝学走路，孩子拖着大伯往前奔。老大两手扶着孩子，对他说，抬脚，上梯，上梯。院坝静悄悄的，就这伯侄俩，他们的说话声显得特别响亮。亦琼欢快地叫着侄儿，奔上去，老大抬头见到亦琼，淡淡地一笑，说，回来了。亦琼说回来了。老大又弯下腰去招呼孩子。这是亦琼最后一次见到哥哥。直到多年以后，亦琼回想起当年院坝的情景，才明白哥哥是多么孤独。她和哥哥打招呼是那样冷淡，是不是又给哥哥离家加了一码呢？每每想到这点，她便感到揪心的痛。

亦琼写过一篇散文《心祭哥哥》，小弟看了，说太短，太轻，没有把哥哥的面貌反映出来。小弟看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苏雅的故事》，大受感动，连连说，我们家也有“苏雅”呀！我们家的“苏雅”不知要感人多少倍！

他连夜编写电视连续剧《张家老大》，要把哥哥的故事写下来。这个美术教师在剧中写道：

我们的哥哥，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
我们的哥哥，一个伟大的成功者；
我们的哥哥，一个痛苦的失败者；
我们的哥哥，一个可怜的小人物；
我们的哥哥，一个超群的人、超前的人；
我们的哥哥，一个难以理解的人。

小弟无力完成剧本，他把这个电视剧的草稿给了亦琼，希望姐姐能把哥哥写出来。亦琼感到自己离哥哥太近，怕写不好，总也动不了笔。

小弟去李家沱厂里清理哥哥的衣物。把哥哥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家来了。亦琼看着桌上那些东西，有好几套西装和猎装，老大一直都是很讲究衣着打扮的。看他气质穿着，是很难猜到他是一个工人的。还有一大摞书，管理学、领导科学的书居多。老大一辈子都迷恋那些管理科学，改革方案，而他的身份，却是八竿子也达不到的工人。翻着这些书籍，亦琼想起了那本给哥哥带来灾难的书《驭人哲学》。她曾去图书馆查过这本曾被认为是“黄色书籍”的书，找遍了图书馆，没有。可以证明哥哥无罪的证据永远在文化革命中消失了。如今它的接续之作，以管理科学、领导科学的面目堂堂正正出现在大学课堂上，图书馆的书架上。

亦琼急切地找一样东西，哥哥的照片。那次登报，在家里找哥哥的照片就没有，亦琼想在哥哥留下的东西中找到它。翻遍了所有的东西，没有看到一张。她问小弟，哥哥的照片放哪儿了？小弟说，没有。他清理哥哥的衣物时也觉得奇怪，把宿舍、车间都找了，没有一张照片。老大在工作以后照的所有照片，包括文化革命出外旅行的照片，一张都没有留下。

消失的不仅是老大的照片，还有他十多年做的笔记，一页都没有了。他那些读书心得、体会，建议，包括书信，全都没有了。大概它们和照片一起被烧了，撕了，处理了。他没有留下一个字就走了，让活着的人费尽猜详，令弟妹感到了哥哥的神秘。

老大在好些事情上都是有些神秘的，他是真的神秘还是做出的神秘？也许他把自己看作是从天而降的先知，来到人世受苦受难，帮助三个弟妹走出蒙昧，而他在大功告成之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连灵魂带肉体都从这个世界隐遁了。他没有带走人世间的任何东西，他的手表、钢笔，都在走的那天留在了家里了。证明老大无罪的书没了，证明老大存在过的照片没了，证明老大追求过的笔记没了，怎能让人相信，在文化革命发生过那样一件荒谬的

事情，它把一个人毁灭了？老大究竟去了哪儿，这是一个谜。

没有一个老大的朋友到家里来安慰父母，询问老大的情况。这是让母亲难过的，也是让三姐弟难过的。为哥哥难过。哥哥帮助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真心朋友，没有一个知交。如果有，在哥哥想不通的时候，充当一下他的“垃圾捅”，让他宣泄一下心中的积郁，开导一下他，也许哥哥就不会那样毫无留恋地离开人世了。哥哥看那么多的为人处世的书，给他终身带来灾难的也是一本为人处世的书。他嘱咐弟妹要怎样去适应环境，处社会，可他自己却偏偏不能适应这个环境，落了个“骡子吃面粉——一张白嘴”。

老大失踪12年了，亦琼越来越常梦见哥哥。大概，到现在，她才真正明白了，没有哥哥早年的帮助和指引，她将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傻女人，根本不会走上学术的道路，当教授、读博士。是哥哥的牺牲，换来了她的思考机会和发言权利。逢年过节大家聚集在一起时，只要一个人说我梦见哥哥了，马上其他的人就响应：我也梦见了，我也梦见了！每次梦见哥哥，都象真的一样，他笑盈盈地迎面走来，给小弟带来画笔颜料，给小妹带来数学课本，给大妹带来文学书籍。有时在梦里，亦琼问哥哥现在在哪里，他还是那样神秘，只说在很远的地方，他会在他们想他的时候回来的。就象现在他回来看他们一样。有了这样的梦，亦琼总相信哥哥有一天真的会回来。

亦琼的哀痛，只是失去了哥哥，而母亲的悲痛却是失去儿子。母亲一直保存着最初登的那则寻人启事，上面有老大的照片。另外她手里还有一个老大的工作证，上面也有老大的登记相。有时家里来了客人，问起亦琼几姊妹，亦琼说，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母亲则总是说，她还有一个大儿。就摩挲掌地去拿出老大的工作证，让客人看老大的照片。这让亦琼一惊，她手里没有一张哥哥的照片，母亲却有。以后亦琼和别人说起家有几姊妹时，就象母亲那样说，她还有一个哥哥。

母亲剪着短短的头发，两额别着黑色的钢丝夹。亦琼专门买了一把理发剪，给妈妈剪头。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白得象银丝一样，不多的黑发、灰发杂在里面。她穿着一件浅色的小花格布衬衫，坐在桌子前，手里拿着老大的照片，定睛看着，又是6月30日了，那天的天气是多么好哟，她的大儿牵着她的手去走解放碑。都说儿子大了，就跟妈生分了，可是她的老大还是照样牵着她的手去进城。解放碑的人好多哟，马路窄，挨到挨到都是人，老大紧紧牵着她的手，在人群中给她开路。看他满头大汗的，还不停地用手去排开人群，让一下，对不起，让一下。

商店里闹哄哄的，挤得身子都转不动，我说算了算了，不买衣服了。还是出去吧。他说，没关系，就是一楼进出口人多，到了楼上就好了。他在前面拉着我去爬楼梯，果然上了楼就不那么多人了。到了妇女服装柜台，他对售货员说，有我妈妈穿的衣服吗？他拿着衣服让我伸手进袖子里试，试了这件试那件，老年人的衣服哪里买得出嘛。商店都是给年轻女娃儿开的。老大还去给人家提意见，说别人不会做生意，怎么不进一些老年人的服装，重庆城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呢，还有远郊的，川东方向的，不都是把解放碑看作他们的购物天堂嘛。

购物天堂不给老年人准备服装，真是说不过去，也丢掉一大笔生意呀。这个老大，硬是“较场口的土地——管得宽”，说那么多道理干什么，谁听他的，听了又有谁信？我直拉他的手，快走，快走，不要说了。走出来了，他还在咕哝人家不会做生意，不为老年人着想。

不买衣服了，买布。买了一块白底浅泥色的碎花布，他说老年人穿衣服要穿亮一点，喜色点，有点花好看。他拿着在我身上比，我也喜欢，就买下了。

买了布就去挨着吃小吃，我说吃不了了，他说不行不行，难得吃一次。现在想来，他是要我陪他吃上路饭呀，他自己掏钱给自己饯行。他生病在家，没有一个朋友来看他，就只有我这个妈在他身边，他把我当做他的朋友呀。可是妈又不懂他那些事，他也不给我说。他要是说了，也要好一点呀。他都闷在心里，还忙着招呼我多吃一点。

那天，他象个大小孩一样，妈前妈后的叫个不停，还在大阳沟买了五香豆腐干，说是嚼来耍。他拿着一袋豆腐干，不时递到我面前，要我拿。我们就一路走，一路嚼。硬是嚼来耍。我说，老大，你今天好高兴哟，妈看见你高兴我也高兴哟。“和尚生得命又苦，半夜起来擂钟鼓，心想转去睡一觉，又怕老和尚打屁股”，你莫要一天闷在屋里看书，也出来散散心，到处走走。“老年人爱的油煎咸菜，青年人爱的花花世界”。他说，是呀是呀，我散心，你也要散心呀。以后你也不要光守着我在屋里煮饭，也到处去走走，到弟弟妹妹那里都去走走，住一下，开心开心。现在想来，他都是在安排他的后事了，要我不要难过。我怎么不难过，这么大个儿，好好的，突然就不见了，再也不回来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我什么都没见到。

那天天气好好哇，红火大太阳的，他兴致勃勃，一路跟我有说有笑。我就看见他去给商店提意见，“裁缝的脑壳——荡针（当真）”提得非常认真，别的都没什么不高兴的事。后来走累了，我坐在解放碑下面歇凉。我说，老大你也来坐一下吧，今天把你也走累了。他说，不累，我站一会儿，烧根烟。所有的人都坐在碑下歇凉，就他站在那里抬起头看，解放碑有什么好看的呢？立了几十年，他又不是没看过。他就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解放碑，不时有过路的人撞他一下，他也就偏一偏，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好象周围都没有人似的。

只有那时候，他又跟在家里时一样想心事了。

我们从解放碑回来，他都是象在想心事一样，话也不多了。我还只是累了，我也有些不想说话了。我们在大溪沟下了车，他陪我去做衣服，帮着裁缝量尺寸，还说妈妈以后还要多做几身衣服。他陪我往家走了几步，就停下来了，说，我还有点事，妈妈，你先回去吧。

我还以为他要到哪个熟人家里去。就说你早点回来吃晚饭。他还答应了的。我看着他走，他又回头跟我打招呼说，妈，我走了。我还跟他挥手，要他走好。他就笑了，点点头，转过身又走了，再也没有回头。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在太阳下面走，浑身都发着光。我一向都说他有个好衣架，长得匀称称的，他就走在太阳下面，也是标标致致的，很好看呀。我就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心里说，我的大儿很好看的，就是磨难受得多。太阳晃眼睛，我有些看不清他了，只看见一道白光在马路上，后来白光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他就那样走了呀，我早知道，我就把他留住，拉他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小弟不就回来了吗？就相差那么两三个钟头，我就把我的大儿丢了。那一天玩得多开心呀，我跟我的大儿去进城，突然就把他丢了。我没有把他抓牢。

母亲坐在那里，眼不望亦琼，只是嘴里说，你哥是今天走的。她嘴巴瘪了几下，头一点一点的，用手抹抹脸，没有哭出声。亦琼听着，看着，不

敢和母亲说话，她知道一说，母亲的哀痛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她就什么也不说。母亲拉扯四个儿女长大，她一生都在拼命地抓呀，抓呀，可她到底没有把她的大儿抓住、护住，那样的伤痛是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

第十章 得与失

那还是1979年春，亦琼正埋头在宿舍里复习功课，准备报考研究生。她收到宁子的信，叫她收到信务必到她厂里去一趟。

亦琼不知道宁子出了什么事，急急忙忙赶到小龙坎。

宁子说，我给你介绍对象。

亦琼听了笑起来，哎呀，我还说你又遇到什么困难了。原来是介绍对象。自己的稀饭都还没有吹冷，就来帮别人吹？有心给别人介绍，不如留给自己。还有两个月就要考试了，我哪有功夫见对象？

宁子说，你听我说嘛。本来这个对象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我回去给我妈说，她说什么也不同意见面，嫌对方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后来了运动又是麻烦事。你看打倒“四人帮”都两年多了，她还对家庭出身耿耿于怀。我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宁子是清楚她妈妈的心思的。她总说她不管女儿的婚事，要两姐妹自己拿主意，她没有什么划好的框框，一定的条件。其实，这越是没有一定的条件，它的条件越是高，什么都可以成为拒绝的理由。原来老大对宁子有意，宁子是明白的，她没有反感，可是妈妈嫌老大是个没有文凭的工人，说服宁子回避老大。宁子顺从了，她还不知道爱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想着自己是可以找个条件更好的对象。现在妈妈又嫌给她介绍的对象家庭出身不好，她也一点不敢违背。家里人没有谁敢违背妈妈的心愿，她动不动就要发神经，谁还敢惹她呢。爸爸对她象老鼠见了猫一样，对女儿的事从不过问。你妈说了算，她说行就行，你们别征求我的意见。妈妈要找的女婿既要有文凭，又要家庭没问题，一下子也难得有合适的，宁子也就只好被她妈妈摆布来摆布去。她知道她只有通过妈妈才能有自己的对象，也就索性不管了，让妈妈去找吧，她只管结婚得了。

这样的悲哀都因宁子姐姐招工返城引起的。

1971年开始知青招工返城了。宁子姐姐是高度近视，下农村没有一天脱过眼镜，招工是很成问题的。为了女儿能出来，宁子妈妈不惜血本让宁子姐姐请假回家，让她上北京住姨妈家，配隐形眼镜。配罢眼镜，宁子姐姐急急忙忙赶回秀山了。

然而招工走了一拨又一拨，宁子姐姐还是没有招回城。已经是72年重庆最后一批大招工了，别人告诉宁子妈妈，要给招工师傅送礼，这回再招不出来，就没望了。

城里居民每月供应半斤猪肉，菜场干干净净，只有早上才卖一点凭票供应的豆腐，摊子上空空的。买鸡买鸭是不可能的，连匹鸡毛鸭毛都看不到，更听不到鸡鸭叫了。宁子写信给亦琼，让她从乡下买只大母鸡回来。

宁子妈抱着大母鸡，外加一条中华牌香烟——据说这烟是贡品，毛主

席都抽它——去到单位对口的招工师傅家。

见到招工师傅，宁子妈还没说话，眼泪就下来了。她一向心气高，第一次做这种求人送礼的事。

师傅高矮不收她的礼。说，我是工人阶级，工厂派我下乡招工，我尽力就行了，礼物不能收。

宁子妈说，你不收，就是不想招我的女儿回来了。

师傅说，哎呀呀，你可不能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把屎盆尿盆往我头上扣呀。我把你的烟收下，抽抽毛主席吃的高级烟是个什么滋味。嘿嘿，“抽烟拉屎——前呼后涌（拥）”。老母鸡你就抱回去，喂着它，还可以捡个蛋吃。你放心，我一定去招你的女儿，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有儿女当知青呀。

宁子妈天天盼着宁子回家。宁子没有回来，是师傅闯到她家来了。进门就说，沈同志，我是“一篮茄子，一篮豇豆——两篮（难）”，事情我办不了，我作不了主，档案上写着“内控特务嫌疑”，厂里不敢要。我来报个信，免得你们“口袋里里装茄子——叽叽咕咕”，还以为我“蒙着被子打屁——独吞”了。

宁子妈听了，站起身，眼睛直瞪瞪的，用手指着宁子爸爸，嘴里说，你，你……，眼一黑，昏倒在地上。

宁子、宁子爸爸和师傅都围着宁子妈进行抢救，掐了好一会儿人中，宁子妈才醒过来。

但她一看见宁子爸爸，就大呼，特务，特务，出去，出去。

宁子爸只好退到外面去。

宁子妈疯了，成天哭叫着我的女儿，我的女儿……

邻居都是单位的同事，局长也住在同宿舍楼。大家都嚷着去找局长，叫局长来看看，把人都逼成什么样了？不解决老蓝女儿的招工是要出人命的。太寒心了，谁还有心做事？保不准档案里也给装了什么黑材料！

局长被邻居拥到宁子家来了，宁子爸老泪纵横，哽咽咽说，局长，你说要台湾解放才作结论，这个台湾要什么时候才得解放呀。我愿意第一个报名解放台湾。我和党是同心同德的，干嘛要给我搞个“内控特嫌”，牵连我的女儿呀。

局长跺脚说，哎呀，这些事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你放心，问题会得解决的。

他去看睡在床上的宁子妈，宁子妈见了局长，一骨碌坐起来，满脸堆着笑，哑着嗓子说，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头碰在床沿上，嘭嘭响。

宁子抱着妈，流着泪说，妈，不要这样。

宁子妈还是挣扎着，一个劲地说，我磕头，我磕头。

局长对宁子妈说，老沈，你安心养身子，我一定要把你的女儿调回来。他对屋里的邻居说，大家都听见的，可以作证，我一定把老蓝、老沈的女儿招回来。大家都回去上班。

大招工已经过了，对口的招工单位已经满员了。局长亲自到大溪沟劳动局去交涉，搞到一个调剂名额，宁子姐姐给特招回来了，在工厂伙食团卖饭票。宁子妈却落了个精神病根下来，一点不能受刺激。

宁子姐姐在77年第一届高考的时候，考上四川财经学院，到成都读书去了。宁子妈妈对她是管不了了，再说宁子姐姐的年龄也大了，宁子妈妈

对她也就要放松一些。这下子在她身边的宁子就成了她全力管束的对象。宁子常常叫苦，我完了，我成了我姐姐的替罪羊和我妈妈的牺牲品，我是一点自由都没得了。

宁子对亦琼说，我拗不过我妈，我想到这个对象别的条件不错，就来介绍给你吧。你出身好，不在乎家庭出身。

亦琼插嘴，你怎么知道我不在乎呢？

宁子说，我的出身不好，你也没有介意嘛。再说你家爸妈又不管儿女的婚姻事，都是自己拿主意。我有时真是羡慕死你了，还是工人家庭好，象个自由战士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亦琼听宁子夸她家自由，咧着嘴笑，她有心逗宁子，那也不一定，说不定我妈也不同意这件事。

宁子说，我还不知道你的事了。就连你哪根蹄子动一下，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连准备考研究生，也没有告诉你爸妈，见个对象你就那么听你妈的话了。

亦琼说，考研究生不一样，他们不懂是怎么回事。还没考上就象打锣一样让我妈知道，叫她难得望。她是很想儿女多读书的。

宁子说，那当然。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我想，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你不会介意我作的这个介绍的。现在也难得遇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你就见一见吧，不会影响你准备考试的。对方是老高三的，叫王全昌，在读电大，独子。父亲死了，家里就一个妈。家庭人口挺简单的。

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介绍人了，对方表示愿意见面。都约了时间了。

亦琼连连摇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办事呢，也不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去和对方约时间。

宁子说，算我求你了，我也是想为你做点事，你就答应吧。不然失约也不太好。

鹅岭公园座落在长江边，两路口通大坪的山顶上，它象是伸着长颈子的鹅头耸立在山头。这里是市区最好的绿化带和园林局的育苗点，满山都是郁郁葱葱的小树苗。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山崖下的长江象一条白色的丝带一样围绕着山城，稳稳地托着这只巨大的石鹅。亦琼一早从石桥铺工厂出来，乘车到鹅岭公园站下了车。这毕竟是她第一次见对象，她生怕迟到，早早地到了。没人，她就在公园门口掏出了兜里的单词本，在那里背起来。直到有个声音对她说，你好，你是张亦琼吧。

亦琼猛地抬头，一个穿中山服戴眼镜的男子站在她面前。她忙收起单词本说，是的，很抱歉，我没看见你。

王全昌买了门票，两人一道进了公园，走到一块大石头旁，王全昌说，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吧。

亦琼说，可以。

王全昌掏出一张手帕，要给亦琼垫上。亦琼忙说，不用，不用，这样就可以坐。说罢一屁股坐到石头上。

王全昌就收起手帕，也坐在石头上。第一次见面，还不认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头，两人都盯着对方看。亦琼有些不好意思，先自咧开嘴笑了。说，都是我朋友做的好事，我事先一点不知道。

王全昌说，没关系，介绍人跟我说过你。

王全昌就跟亦琼讲起他的事来。都是知青出身，经历也是大同小异。

当知青，当工人。

只不过王由于出身不好，老是调不出来，在农村待了八年。

亦琼听着很吃惊，八年？一个抗战都打下来了。她禁不住好奇问，你父亲究竟是什么问题？

王全昌一下子来气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父亲解放前是兵工厂的工人，发套制服给他，要他守火药库。那么危险的工作，不是他老老实实守，国民党跑台湾，还不给炸了？文化革命硬说他是宪兵，发制服就是证明，真是活天冤枉！把他拖出来批斗，他有心脏病，活活给吓死了。

亦琼听了，觉得自己问得太冒失了。忙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样。

王全昌说，我好恨，我恨这个社会，恨这一切！

亦琼吓一跳，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样大仇恨？她一时不知该怎么劝解他，也就沉默了。两人都不再说话。

后来王全昌问，你读了工农兵学员，还想考研究生？

亦琼点点头说，是。

王全昌说，还是你们出身好的好，什么都是你们的份。

亦琼说，我上大学是比你幸运，但是现在考研究生不讲成份了，什么人都可以考。

王全昌鼻子哼了一声，都是说的好听。打倒“四人帮”，我去考大学，我的成绩是全区第一，结果重点校不要我，转到非重点校也不要我。还不是说我出身不好。

亦琼心情很沉重，她想到她的哥哥，跟王全昌同年，出身好又怎么啦，文化革命还不是挨整，关隔离室，发配山沟沟。她不是也因抗拒下乡游街吗，上大学挨批斗吗？看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水水。可是人还得活呀，不能总是背着历史的重负来过日子，那不是给自己套上索子，找死罪受吗？

她选择着字眼说，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还是要向前看，不然怎么活呀。

王说，只能是赖活呗。不说它了。

他们又随便说起别的事来，亦琼感到轻松了，也打开了话匣子。后来他们起身来，一起在公园里走。离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不远处，有一个很陡的山丘，王全昌先爬上去了，转过身来，伸手要拉亦琼上去。

亦琼下意识地摆摆手，嘴里说，不用，我自己能上。她这一辈子，还没有接受过男人的帮助，也没和异性拉过手。她抓住坡上的树枝，鼓着劲自己爬上去了。

王全昌站在坡上面，很尴尬地把伸出的手缩回去了，毫无表情地看着亦琼爬。亦琼上了坡，喘着气说，上来了，走吧。

两人一路说话，来到大门左侧的池塘回廊前，该分手了。王全昌问亦琼，你说我们还见面吗？

亦琼说，你看呢？

王全昌说，那就见吧，下次就不用找介绍人了，我找你联系比较方便，我给你打电话到办公室。

亦琼说，行。把办公室的电话给了他。

亦琼回到厂里，心里很愉快，这个见面也没费多少时间。吃罢晚饭，她又埋头看书。突然想起办公室里有很多打字纸，何不给王全昌做一些做数

学题的练习本？说干就干，她回宿舍，把工具包——这是她走到哪里都带上的包——提到办公室，拿出锥子、钳子、电工刀、榔头等，在屋里装订起练习本来。她装订本子的技术很娴熟，拿电工刀把道林纸裁来做封面，把回型针扳伸，用榔头敲直，再用夹钳把回型针做成大的订书钉。拿锥子把叠整齐的打字纸钻上孔，安上自制的订书钉，用夹钳扳弯钉子，用榔头把钉子敲巴实，一本练习本就做成了。

以前，她经常做本子，给小妹用，宁子用，也给自己用。这次是她第一次给对象做，她做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心要让对方欣赏一下她的手艺。她一口气做了十本，厚厚的一大摞，她很满意，把它放在柜子里，只等王打电话来约她下一次见面，她就把这些本子都带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王没有打电话来。她怀疑是不是她刚巧不在的时候来过电话。就问办公室的老师，有我的电话吗？回说没有。她就想，准是他读书很忙，也就忙着看自己的书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对方还是没有电话，也没有信。八九不离十，准是对方不愿意了。她心里多少有些受挫，这是第一次见对象呀。但她没有动声色，继续复习自己的功课，不再理这桩事。

一个月后，宁子来信了，问亦琼见面的情况怎么样，怎么这么快就把“红娘”撇一边，自己去打得火热了。

亦琼看了信，淡心无肠地笑一笑。她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准备考试，不能受外界干扰。

她给宁子简单回了一信说，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不回家，也不能到你那里去了，对象的事等我考过了再和你谈吧，你不要再去瞎张罗了。

亦琼这人，越是受刺激，越是来精神，不愿意服输倒下去。她憋着劲参加了考试，接连三天，她住在沙坪坝宁子姐姐原单位宿舍，这里和考点建工学院只有一墙之隔。她一人住在那里，每天早上去食堂吃了饭，然后雄纠纠地到大学考场去。她把她的所有看家本领都拿出来，考得中气十足。连选做题、参考题，她也平均分配最后的考试时间，一骨脑儿全做了。收卷子，她还记着在括号写上一句话，“打铃了，暂写到此”。她是改行自学来考外国文学的，她得让阅卷老师知道她的知识面和析能力，这些题她都是能做的。她不相信王全昌说的话，“你的出身好，什么好事都有你的份”，她只相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她尽力了，没有放弃那“万一”存在的希望，考不上也不后悔。但她这次分明是抱着志在必得的雄心来参加考试的。她一定要考上，一定能考上。

三天考罢下来，她跑到宁子厂里去，在她宿舍呼呼大睡。直睡得饭不吃，话不说。睡了两天，她爬起来了，给宁子讲了和王全昌见面的情况。

宁子说，这就怪了，他既然答应再见面，怎么不打个招呼就算了呢？是不是你觉得自己要考研究生了，比他优越，让他自卑了。

亦琼叫起来，我有什么优越的，我还没有那么俗气吧！

她回到厂里，把那摞练习本都给宁子搬去。说，这些本子我没用了，都你拿去用吧，我不能白做。

后来宁子托介绍人打听王全昌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他的母亲担心找一个会读书的媳妇，苦了自己的儿子要成天做家务。女方太好强，男人是要受气的。王只想找一个温柔顺从的妻子，过过温馨日子。亦琼显然不属于那样的姑娘，连爬坡都不肯接受男人的帮助，太强悍了，叫他受不了。

宁子把这些意见学给亦琼听，简直叫她闻所未闻，哪有读书的女人就不做家务的呢？就要欺负自己的丈夫的呢？亦琼这辈子可是没少做家务，里里外外都靠她一双手。亦琼叹一声，哎呀呀，他都听他妈的，完都完了。

宁子笑起来，你也有不是，人家要拉你一把，你就让他拉吧，干嘛要说自己能行？

亦琼说，我哪里是有意的嘛，我想都没有想到这点让他耿耿于怀了。我要知道，就扑到他怀里去。她边说，边做了一个夸张的姿势，直往宁子怀里钻。

宁子吓得大叫，别这样，太肉麻了，太肉麻了！

亦琼抱着宁子说，你看，“木”也不行，“麻”也不行，我也完了。说罢嘴里发出“骨碌碌”的声音，两腿一扭一扭地瘫坐到地上去。

她不愿再去挽回这个对象，搞得来她太掉价了。当然，初见对象，她表现得不温柔，缺少魅力，没有引起男方的好感，这是她的不足，或说是致命伤。但她感到对生活的看法，她和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她跟他解释不清，也懒得解释。她满心想的还是她的读书。

她这人，一辈子都有个读书情结。文化革命把读书耽误了，她总是想着要把它补回来。

她对宁子说，我是“走着吃甘蔗——走一步，看一步，剥一节，吃一节”，现在只能顾读书了。别的，读了书再说吧。

她相信只有自己的不断上进才是立身之本。失去了对象，但她读上了书，她心中不免暗自庆幸，看来不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丢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不然就是“扁担挑缸钵——两头失落”，蛋打鸡飞，血本无归。

她象插了翅膀的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走了，飞得那样丢心落肠，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亦琼步入了学术的殿堂，她心中唱着一支“放卫星之歌”，她的第一篇学年论文对《荷马史诗》的战争观念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古今中外的有关军事题材的作品，对参战者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惟有《伊利亚特》例外，史诗把战争当做既光荣又有利的事业，歌颂战争，崇尚勇武，没有涉及战争的道义问题，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1982年获得湖南省文学艺术奖。她的第二篇学年论文，用图表来展示《巴黎圣母院》的圆心结构，提出小说人物围绕女主人公爱斯梅哈尔达形成了一个圆心结构，它在围观的圈子中形成，在相应的圆形场所中确立，在具有吸引力的情感氛围中牢固，并通过在情节中的反复再现而完成，它具有圆形的象征意义。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关注，报刊评价是国内最早借鉴西方结构主义的文学论文。

第三年做硕士论文，她把国内刚刚兴起的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方法用来研究文学现象，把哈代的一组小说看作是一个大的悲剧系统，它由人物悲剧命运的复合系统、环境描写由暖色调向冷色调过渡的绘画系统、情绪渲染由轻快向沉重移调的音乐系统、人物社会批判逐渐否定的认识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这四个子系统的排列组合，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系列的立体网络体系，它们作为一个运动过程而展开，有序地、稳定地向着悲剧目标发展，实现了悲剧系统的整体化，取得了最佳悲剧效果。

亦琼带着论文到上海答辩，她要为她使用的方法论和论文观点据理力争，她不知道那些前辈学者是否接受一个新学后起者的大胆创新。但她有信心，她相信自己的胆识。

答辩老师给予了极高评价，诸如“独辟蹊径”“从方法到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是多年评审硕士论文中一篇成熟的，卓有成效的好文章”。还说把文字音乐和文字绘画的交融关系描述成“色彩音乐”和“音响画”是神来之笔。亦琼听着这些赞美有些坐不住了，评价太高了，她成功了！

这篇论文是国内最早运用系统论研究文学的论文，后来它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三等奖，报刊评价说，八十年代初，一批中青年学者率先运用横向科学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在这方面，张亦琼打响了第一炮。亦琼的论文不尽完善，但毕竟是第一炮，这让她感到创造的欢乐。生命的本质是创造。

毕业往哪里去呢？导师希望她留校，她却是一个心思想回家乡。她脑子里总是浮现出那两棵塔松、黄桷树，那两排柏树，那长长的石梯坎，那一片樟树林，还有迎春花、桃花、李花、三色堇、紫罗兰、美人蕉、玫瑰花、茉莉花、桂花、玉兰花、茶花、菊花、黄桷兰、梅花，一年四季都有鲜花常开，这样的校园是少有的，它的美丽在全国高校中都是闻名的。她想去的，是她上大学挨过批斗的母校。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她去的已不是政治系了，学校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极左了。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教育部的重点大学，是一个适合做学问的地方。就冲这一点，她也要选择回母校去。

小弟不是一个把学问看得重的人，北碚，那么偏远，重庆的地理位置本就不好，被称为内地的边疆，那北碚岂不是边疆的边疆？到沙坪坝的大学多好，文化环境好，生活环境也好。重点不重点有什么关系，人还得要生活呀！他是在读大学时谈的恋爱，刚毕业就结了婚。

怎么能够因为工作、学问就影响生活呢？这是他和哥哥分歧的地方，也是他和大姐行动不一致的地方。

亦琼只好同时给沙坪坝的大学和北碚母校的中文系去了信，算是对小弟和她自己的意见的一个折中。她写信不足十天，母校的回信就来了，中文系斩截铁地要她去，并把要人的函件也寄来了。这么快就回函了，她不知道有一个出乎她意料的人在里面促成这件事。沙坪坝的回函还没有到，她不想再等了，她就要到母校去工作了。就在学校把派遣证发给她的那一天，沙坪坝大学同意接受的公函到了。如果她还多等两天，她就多一个选择，如果她听了小弟的劝告，毫不迟疑地选择到沙坪坝的大学，也许她日后就不会有那样大的伤痛和不幸了。

可是一个人的命运怎么能事先料到呢？她当时对母校充满热情，对自己的前程充满希望。

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她的必然。在考虑对象和读书时，她选择了读书，如今在选择近郊非重点校和远郊重点校时，她选择了远郊重点校，她的追求趋向始终是偏向于学问、事业一极的，而把生活放弃了。这样的选择，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她，本就是一个性格有所偏激的人，有了这样的选择，就形成了她的一个惯性，一遇到生活与事业发生冲突矛盾时，她总是把天平偏向事业一边，降低和掩盖了人性的要求。这是小弟非常不赞同的。

按照亦琼和小弟的商量，亦琼将趁她毕业返回重庆的时候，带父母到外省作第二次旅游。第一次是小弟公费到北京看美展，亦琼把自己得的稿费寄回家了，对小弟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他带父母去北京旅游。那一次，他们乘船走三峡，然后在武汉乘火车去北京。

母亲当时快60岁了，第一次坐轮船火车，她与住旅馆要把床位费睡回来的陈奂生相反，整天都站在船舷上看两岸的风景，不肯进船舱。她的想法是，花了钱来旅游，不看风景太可惜。小弟给亦琼写信，谈到母亲一路惊叹奇山怪石、江水峡谷的美，连连赞扬母亲欣赏水平好，带母亲旅游值！游北京，使母亲难以忘怀的三处地方是故宫、人民大会堂和长城。她说故宫是过去皇帝住的，而她一个扛扁担出身的妇女也来到皇帝的宫殿，她感到神圣和兴奋。去参观人民大会堂，门卫看了她的退休工人证，不收她的门票，她感到真是“人民”受到尊重，她来到国家领袖开会的地方了。爬长城对生活在山城的母亲来说，是一点不困难的，一个外国老太太连连对她伸大拇指，小弟拍下了她们的合影。后来当母亲翻看那些旅游照片时，总要说到这个老太太。儿女就说，在她眼里，你也是个外国老太太。母亲听了，笑得格格格的。

出了一趟远门，母亲在人前说话变得胆壮了，时不时还对别人说说武汉的小吃、北京的风俗什么的。这是她一辈子封闭生活中开的一扇天窗。

父母又将第二次出远门了。亦琼从湖南去桂林，小弟从重庆把父母送上去桂林的火车，让亦琼先一天到桂林接父母，带父母游览桂林山水后再一道回家。哪知亦琼出发那天，遇上湘桂段铁路塌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修复。她立即打电报告知父母，不去桂林了，她径直回重庆。

清晨五点钟，亦琼到家，门上一把将军锁。父母没有收到电报，已去桂林了。亦琼急了，两个老人从未单独出过远门，又没文化，人生地不熟，找谁接待？她放下行李，赶到小妹家，让小妹通过火车站与桂林站联系，在父母下车时广播通知，让他们就地住旅馆等待亦琼的到来。亦琼则跳上当天去桂林的火车，追赶父母。

亦琼到桂林已是半夜，这么大个桂林城，她到哪里找父母？突然，她想到了车站留言牌，兴许他们会给她留个条子在那里。她赶去留言牌，看着密密麻麻的留言条，心里直嘀咕，父母从来没有做过留言条的事，他们会留条吗？她挨着看，只见一张巴掌大的纸上歪歪扭扭写着：“亦琼吾女……父字棣”。她屏住呼吸，一把扯下条子，心里欢喜蹦了。条上说他们住在火车站对面的大旅店。亦琼急急忙忙赶去旅店，心里连连对自己说，我聪明的父母，真聪明！

亦琼在登记处查到母亲的房号，当她轻轻悄悄来到母亲的床位前，她睡得正熟。亦琼唤醒她，母亲见是女儿，一骨碌爬起来，抱着亦琼说，亦琼，我的女儿，你来了！亦琼笑嘻嘻地说，我来了。她带父母游桂林游阳朔，说到留言条的事，亦琼夸父亲真是想得到，想得好。母亲急忙接过话头说，是我想到的，我听车站说湖南塌方，心想你晚一天总会到。催他几遍写条子，他还说有啥用。我说你女儿是读书人，她会去看留言条的。这不就去看了，找到我们了。亦琼暗想，妈和女儿之间还有一点灵犀呢，不由笑了，说妈妈真聪明。母亲有些得意，说，我要是有文化，还会聪明一些的。

亦琼乘上去北碚的长途汽车，公路沿着嘉陵江岸边直通北碚，公路边植着一棵棵大树，树干的下半截疤痕累累，有老痕迹，有新伤疤，都是给过往汽车撞的。也多亏这些树，它挡住了不知多少辆不听使唤的客车、货车、小车开到山崖下和江中去。

涨水天已经过了，九月正是河水逐渐下退恢复到原有水位的时候，江水仍有些泛黄，两岸被水淹过的河滩现出一道整整齐齐的水迹印，使得靠水

边的树上半截是绿色的，下半截是稀泥，吊脚楼房子下半截还挂着一些河里飘来的垃圾。前面就是鹰嘴崖了，那是一块伸出在公路上空的石头，象鹰嘴一样，一边是江水，一边是崖壁。外省人看见这样的公路情景，常常是胆战心惊的，一怕鹰嘴石掉下来砸到车顶上，二怕汽车一偏，栽到江中间。重庆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还把这鹰嘴崖作为一个自然景观，它也是进入北碚的标志。过了两个隧洞，汽车就到北碚了。亦琼已有几年没来了，小城仍然保持着小成都的建筑格局，城建规划不能在老城区修高楼。因此只有在进北碚街区的入口处修了一幢十层楼的公寓，街内建筑都控制在四层楼以下，显得街道格外清爽。这样的风景区是适合养老的。

亦琼特地走大门进入学校，她想看一看她已经六年没有见过的大校门了。大校门的四根石柱还是巍然不动地屹立在那里，格外雄壮威风。大门马路对面是几棵巨大的黄桷树，象伞一样，篷成了一个阴凉地。亦琼看着它感到特别亲切。走进校门，让亦琼感到吃惊的是，校门广场里的毛主席像依然耸立在那里，怎么还是有些象搞文化革命的气氛？只有在文化革命中，各个机关、学校才是到处都竖着毛主席像的，而且一个比一个竖得高，竖得大，好象要以此表白自己单位的革命态度和革命决心似的。但在打倒“四人帮”后，肃清文化革命流毒的一件重大事情就是推倒毛主席塑象。重庆各所大学的塑象都被推倒了，怎么母校的塑象还竖在那里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要以极左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突出政治吗？亦琼顿时感到了一种紧张和压力，她心里隐隐有些后悔，不知自己回母校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吃惊之后的喜悦是见到了周老师。她决没想到她读大学时，在图书馆补书，借书给她看的周老师成了她的领导和同事，他是现任的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这有多么奇异和巧合呀！

亦琼已有六年没有见到周老师了，他更见清瘦，鼻子象座山峰一样兀立在金丝眼镜中间，小眼睛总是带着笑，脸上没有一丝阴暗，很开朗。一眼看去，他是一个典型的肝精火旺的小老头。他热情地握着亦琼的手，欢迎她到教研室来一起工作。她那分配的公函发得如此之快，抢在了沙坪坝大学的前面，就是他一手办理的。他一看见亦琼的来信，马上对系里说，这个毕业生不用再作任何考察，我们要，越快越好，不然别的学校会抢走的。他亲自去找学校办理回函，亦琼也就这样被周老师挖来了。

周老师是50年代初期外语系毕业的，搞俄苏文学。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俄语不吃香了，他转到中文系搞欧美文学，到吴宓先生门下求教。

吴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25岁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21年归国，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主持国学研究院，主编《学衡》杂志，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流派学衡派的代表人物。1949年国民党撤离陪都重庆的前夕，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和教育部的人找到他，动员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也不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的聘请，“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49年11月30日，在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第三天，重庆解放了。解放军经江北，过嘉陵江，同由长江破浪而上的登陆艇汇合朝天门码头，浩浩荡荡的入城式开始了。

重庆人民夹道欢迎，欢呼声震撼山城。下午两点，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全市高等院校师生举行共庆解放大会，吴先生参加了。他没有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却留在了重庆，从1950年起，在北碚的大学任教授，先后执

教于外语、历史、中文系，而大部分时间在中文系，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28年。这最后28年，他在学校一直受到冷落。因他重国学，尊孔孟，用古文写诗词文章，因此说他反今学，反白话文运动、反鲁迅；解放后他不主张汉字简化、拼音化，说这样不能保存古典文化，因此说他反对文字改革；文化革命时，他反对废除古典文物书籍，反对打砸抢，反对批孔孟，因此说他反对文化革命，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顽固不化分子，被罚劳动改造，每月只发几十元的生活费。他是个极其慷慨，急公好义，助危济困的人，凡有落难的亲友学生都尽力帮助，因此说他同情包庇地富反坏子女。

学校迁到农村，在梁平平锦铺，他被两个学生抓去陪斗，学生捉住他的双肩飞奔急走，他倒地跌断了两个膝盖，被拖到了批斗现场。从此他成了跛足。1977年，他向学校提出申请回陕西老家投靠亲友。学校同意了，他回去不到半年，饿死在老家的窑洞里，终年84岁。

吴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因首倡比较文学研究且富有成果而被尊奉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因执教过多所著名大学且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而被公认为教育家；因对古典名著《红楼梦》独特的感悟、理解和诠释而领有“红学家”的一席之地；因创作了不少尚侠任气又温宛情浓的诗词华章而拥有诗人的桂冠。周老师一直敬仰吴先生的贤者德操，学人风范，他在文化革命中对批判吴先生从不发言。不但不批判，反而背后说怪话，30年代的学术之争，有什么大不了的，鲁迅也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他要是活在今天，保不准要当头号大右派，头号反动学术权威。

周老师的言论也受到了批判，原准备下放农村，但靠着他的妻子殷老师的八方周旋，周老师被罚到了图书馆，亦琼看见他在图书馆补书，正是在这之后的事情。殷老师是个“12月党人妻子”式的女性，她出身上层民主人士家庭，有很多社会关系。她对丈夫始终是信赖的，忠贞的。无论周老师怎样受批判，她总是挽着他的手在校园散步，象是给世人一个样板，无论你怎么批，我们是恩爱的。打倒“四人帮”，周老师平反了，重返中文系任教。在外界对吴先生已经作出高度评价后，学校不得已给吴先生补开了追悼会。但在各种悼念吴先生的纪念活动中，周老师没有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亦琼感到奇怪，他说，写悼念文章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真切怀念、追慕他的人，一种是过去作他的学生、助手，是批判、冷落他的积极分子，今天又成了大会上发言、刊物上著文赞颂的歌手。这后一种人，我还跟他们一起共事，可怜可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然，这一切之过，不在个人，既然当时没看清，对吴先生翻脸无情，不认老师，那么今日反省自己，就最好不要跳出来歌功颂德，好象自己一直对吴先生都是衷心耿耿的，从中捞取个人的资本。我不愿与这种人为伍，我不写文章，吴先生的平凡亲切，卓越崇高已被人们重新认识了。

对于母校这样一个国际文化名人，亦琼在读工农兵学员的时候见过一次，那正是1976年，亦琼在贵州挨批判，搞出病来之后，她手里提着中药，走在通三教楼的马路上，马路对面是一片生物系的实验田，田埂上走着一个人拄着棍子的老人，很瘦小，他的头发胡子全白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白发，这样长须的白胡子老人，走得颤颤巍巍的，没有人搀扶，就一人在田埂上走。亦琼真有些担心他万一棍子拄到田埂下，老人不就得摔下坡去吗？她就站在那里看，直看到他上了马路。系里的陶老师路过，见亦琼看得那么专心，问一句，你在看什么，看吴宓？亦琼一惊，啊，是吴宓？就在我们学

校？她在偷着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是知道吴宓的名气的，陶老师说，这个老头儿，顽固得很，反鲁迅，反文字改革，反文化革命，他的名气大哟，现在不行了，反动学术权威。亦琼想起陶老师说过她读黑格尔的《美学》是看资产阶级的东西，她没答陶老师的腔，看着远去的吴宓，自个儿提着中药包走了。真不能想象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就是那个大学者，这样大的名人，挨这样大的整，他都没有倒下呢，真是了不起。

上课是亦琼最感开心的事，她从小爱讲故事就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和表达欲。如今站在讲台，她是见官大一级，见官小一级的教师，面对上百人的课堂，她如导演般大将风度，指挥若定，由她抒发自己的感受，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学生交流共鸣，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享受。她那自由无羁的性格融入到教学中，更使得她的讲课充满灵气，幽默生动，渗透人生哲理。她是个从来不注重穿着打扮的人，走路都没个吸引人的好姿势，但是在课堂上，她的风度格外优雅，迷住了她的男男女女大学生。她用心在倾诉，以自己的生命热忱和对生命的感悟去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生命去感染另一个生命，提高另一个生命，她感到这是她做教师的最大幸福。

讲中西文化交流，她说“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是舶来货，我们祖国语言里原没有这个名词，只有屈原创造的诗歌体裁骚体的“骚”字与“浪漫主义”有近似含义。但由于“骚”字有多重含义，容易被人理解为轻佻、下流，因此，我们不能说屈原是个骚诗人，李白是个骚诗人，郭沫若的《女神》是个骚诗集。只能借用“浪漫主义”这一外来语，说这些诗人诗作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浪漫主义诗作。

讲拉伯雷的《巨人传》，分析巨人形象，她说巨人懂得“穷寇莫追”的兵法，下面一个学生接嘴说，为什么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呢？毛主席该没说错吧？全班都笑了，想看看老师怎么处理。她顺势回答说，当然没错，毛老人家说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你们这些工农子弟今天才可能上大学，也才可能在课堂上配合老师讨论是“穷寇莫追”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以为这是个常识问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想到你问得这么耿直。我就作上面的回答，不知满不满大家的意。全班自发地鼓起掌来，表示通过。

分析巨人们的大笑大乐精神，她说是人文主义者对个性的抒发和对生活抱有的乐观主义态度。从心理学角度讲，会笑的人说明他的可塑性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笑。

她给学生读高士其论笑的诗：“让全人类都有笑意、笑容和笑声，把悲惨的世界变成欢乐的海洋”……

“啊哈——”座位上一个男生假笑一声，打断了她的话头，引得全班同学都转向他，而后憋着笑，盯着她看。望着面红耳赤的学生，她不加思索地举起了桌上的手表，“现在全班实践，跟我一起大笑一分钟，让严肃的课堂变成欢乐的海洋。哈—哈—哈—”她仰着头，张大嘴，带头笑起来，学生欢呼起来，拍的拍桌子，敲的敲碗，跺的跺脚，全部开怀大笑。亦琼一边笑，一边得意洋洋地摇着头，对那个最初假笑的男生眨眼睛，怎么样，你没有难倒我吧！

下课了，学生鱼贯一样走出教室，凑近讲台收拾讲义的亦琼说，张老师的反应真快，服了服了。

小弟站在杨家坪车站等车，这是新设的从杨家坪到北碚的直达车站，

就在通沙坪坝的四路电车站前面，对面是新华印刷厂。他要去北碚叫大姐上他家见对象。是弟媳瞒着亦琼看征婚广告，挑选了这个她认为学历和年龄都比较合适的男人，和他联系，约定见面的。

小弟和小妹都结婚了，有孩子了，可是大姐32岁了，还没有对象。爸妈管不上，哥哥是从不说对象的事的，他自己都是一个光棍，就只得他这个当弟弟的来操心了。可是难得有合适的。年龄大了嘛，哪里去找？现在是“公鸡”涨价的时代，象大姐这样高学历的女子就更是没戏了。男人哪里看那么多学问的，要温柔，要年轻漂亮，刚好大姐没有。论相貌，张家兄妹，他和哥哥可以得5分，小妹4分半，身高不到1.60米，不然也可以得5分。大姐只能得4分，线条太硬，脸上没有一点柔和的曲线，不温柔。走路两只胳膊总是离身体的间隙太大，雄赳赳的，要她往里收拢点，夹紧点，管得到两分钟，又恢复了原态。什么事都那么直爽，连喝酒也豪气十足，在酒桌上要么不喝酒，沾都不沾，要么象个男人一样端着酒杯，和男人对喝，一仰脖子酒杯就见底了，还把杯子倒立着，看看看，没有滴一滴残酒。两个姐姐都是这个德性，不仅喝酒，还哇哇啦啦地划拳，把个“四季财呀，八个八个来呀”“独一根呀，二红喜呀，三桃园呀……”说得比他还熟，腾（结巴）都不打一个。哪象成都女娃那样，端端地坐在饭桌边，看着别人划拳喧闹，说是要喝酒，尖着嘴嘴抵来抵去，喝了半天，一两酒还剩九钱九。弟媳就是成都人，硬是和两个姐姐不同，不多言不多语，娇娇小小，说话都是细声细气的。

大姐也有优点，吃苦耐劳不说了，她幽默，可是现在的男人哪个要女人的幽默？动不动跟你咬文嚼字，还冷嘲热讽的，叫人难以招架。家里有个讲平等的老婆，叫男人活得好累哟，说话都要注意点。还是低眉垂眼的好，只有听的，没有说的，不费脑筋。小弟太知道这些男人的心思了，他不免为大姐抱屈，我的大姐是个好女人呢，你们这些男人怎么这么没有眼力？抱屈也没用，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小弟是有劲使不上，干着急。他又不能去拽着哪个男人说，做我的姐夫吧。大姐去读研究生他就说过，不能光顾了读书，把个人问题耽误了。她还说有得有失。这下是得失分明了，找不到对象了。

小弟比老大整整小八岁，比亦琼小四岁，他是家里的老小，小时候家里的贫困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饿”字。全家都上班上学去了。5岁的小弟一人坐在门口哭喊，我饿呀，我饿呀！终于，他自己搭板凳，爬上灶台，揭开锅盖，把母亲罐罐里的米抓到他的小缸里。中午大家回来吃饭，母亲罐里的饭稀得象米汤水，小弟缸里的饭，全是硬米粒。接连两天都是这样，母亲发现秘密了。她去拿小弟的缸，要给他重煮，小弟把着缸，不放手，又哭又叫，我饿，我要吃饭。母亲听着心酸，我知道你饿，你那饭是生的，我拿去煮煮，你再吃。以后，母亲和小弟换了罐罐饭吃，不要他爬灶台抓米，危险。

贫困对小弟的伤害不是那样重，他对事情的理解也不象两个大的那样死心眼。事业重要，生活也同样重要。当初哥哥还要他向大姐学习，先事业后成家。他成了家也没有影响工作呀，还不是照样在奋斗。这极左思想哪里去找？哥哥和大姐不就是极左吗？把事业奋斗与享受生活对立起来，这实在是左得不能再左了。幸好二姐不象这样，要不然张家三个大的都是一个独桩立在那里，就他这个小老幺在领导家庭婚姻的潮流，完都完了。

亦琼只有学历高，青春早就象一阵风一样和她拂面而过，在她还没有

感觉到的时候，就不知吹到哪里去了。她也就成了城里大龄文化男士的淘汰对象。她唯有的机会，就是和山沟沟里那些漏网的有文化的大龄男士谈对象。亦琼听小弟说要去他家见那个67届毕业的医科大学生，她自是同意，结婚不就是男女在一起生活吗？她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和对方谈得来，什么事都好商量，有个温暖的家就行了。现在见面的是个老大学生，医生。这很不错，家里有个医生，生个什么病，也有个依靠，不致于惊惊吓吓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亦琼和小弟返回杨家坪，在十字路口的建设电影院门前见到等候的医生。很白净的一个中年男人，长得很端正，斯斯文文的样，提一个小旅行包。亦琼看着觉得很顺眼，很舒服。

她心里一下子觉得很满意，抿着嘴对他点头一笑，男的也很稳重地回她一笑。然后三人一道去小弟家。小弟让他们在客厅谈，他忙乎自己的事情去了。

医生还没坐下，就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亦琼不知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看他打开折成几叠的纸。医生向亦琼走来，亦琼忙迎上去。一看，是一张崭新的重庆市区交通图。

医生把地图凑到亦琼眼下，直接了当地对亦琼说，你指给我看看，中心区在哪儿？

亦琼觉得有些唐突，她指给医生看地图上的那一片蓝色。说，在这里。

这么大一片，你家在哪儿？

亦琼又指着那片蓝色中的一小点大溪沟。

医生说，也在中心区，是你父母的家吧。你常住家里吧？

这种说话有些好笑。但她还是老老实实地说，是父母的家，我住学校，不常回家。

医生仍然执着地看地图，在上面找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说话的地方在哪儿？

亦琼指着地图上的一片黄色说，在这里。

医生说，是郊区了，离市区有些远了。这个中心区划得太大了，最中心在哪儿？

亦琼感到医生有些滑稽了，那么念念不忘市中心。她心里对医生的好印象被冲淡了，她讥讽地指着地图上画出的解放碑说，在解放碑的塔尖上。

哦！医生猛抬头，看见亦琼似非笑的面容。他知道他的作法有些得罪女方了。但他仍然按照他的思路说，是这样，我很看重地方。地方很重要，什么都可以改变，就是地方改变不了。他收起地图，把它放在桌上说，我们还是先谈调动吧。我想问一问，你能不能调成都？

亦琼觉得奇怪，问了半天的重庆地图，最后问她调不调成都。好象他是专为地方调动来的似的。她说，我在重庆的大学教书，干嘛调成都？

医生一下子来劲了，这你就没看到你的优势了。你在大学，调成都的大学不是很容易的吗？成都是省城呀，平原，气候条件，生活条件都比重庆好，你先调去，我也就有理由从专县调入了。这叫曲线救国。我在那些应征者的信中，对你朋友为你应征的条件琢磨了半天，就是这个条件最打动人。

医生那样直言不讳，令亦琼惊讶。原来她的容貌、人品、学历、甚至谈吐，都对医生没有一点吸引，她的价值都在她好调动上。一个老大学生，一个医生，说话不着三不着四的，一会儿市中心，一会儿省城，神经兮兮的。

亦琼想逗他一下。她稳稳地说，其实成都并不理想。

哦？还有更好的地方？

当然有，只是我不清楚你以什么标准选地方。如果是选高度，高有世界屋脊城拉萨市，低有世界低地国荷兰。如果是选闹度，繁华闹市有东京，幽静城市有维也纳。成都要高度没高度，要闹度没闹度，所以不理想。现在找对象，女多男少是一种国际现象，老青年走遍天下都吃香，政策也允许国际通婚。你完全可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来考虑你要选的地方。

医生忙说，别误会，看来你对成都的印象不太好。我到重庆来也可以，只是你得往城里调，我好进市中心的大医院工作。

亦琼笑起来，这男人说话怎么一副支使人的口气。她说，哪有大学建在市中心的？你也读过大学，不是不知道。

医生说，你不到市中心，我做医生到你们学校干嘛？

亦琼说，有校医院。街里还有市立医院九人民医院。

医生很傻眼，我才不去校医院，看个头痛脑热，脚扭伤手破皮的，两年就把我的医术毁了。郊区市立医院有什么意思？我要在市中心的大医院主刀。

亦琼见医生这么说，心里不免凉了，今天这见面是没希望的了。但她觉得医生太傲气，“三张纸画个人头——把自己看得太大”，她想杀杀他的威风。她说，这么多年你在山区乡镇医院，也不过跟农民打交道的多，说不定又医人，又医牲畜呢。又比校医院强多少，恐怕更难比上大城市的郊区市立医院吧。

医生竟然很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还要医牲畜？

亦琼说这话，本来带有讥讽味，没想到歪打正着，还把医生说中了，更没想到他还天真地承认自己又医牲口又医人。她不禁乐了，象和一个熟人朋友说话一样，说她下农村当知青时，就看见镇上的医生到生产队来，给社员看了病后，社员又要他给猪、牛也看看病，开点牲畜吃的药。

医生接过话说，是呀，我在乡镇医院干了十多年，说是医院，不过就是一个卫生所，人呀，牲口呀，什么都得医。干得没劲，才想回城里大医院工作。我父母的家都在城里，可是父母身边还有我的弟妹，我没有理由调回城。照顾什么呢？城里找不到对象，又不愿在乡下找。看着都不对劲。

亦琼没想到医生快四十岁了，还这么率直，那批在文化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都分配不好，很多都被分到山沟沟。医生常年在专县小医院工作，一心想通过婚姻调到大城市来。这也是为什么直到39岁了，他还没有结婚的原因。

亦琼想着自己下乡当知青时，是坚决不愿在农村谈恋爱的，那样就一辈子也别想回来了。医生在乡镇卫生所，比知青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他是领工资，吃国家粮食的干部罢了。成天也得下乡，就象村里的赤脚医生一样。她不免对医生有些同情。就说，其实你的那些医学理论，也是文化革命前的东西了，也更新得差不多了。外科医生要眼疾手快，你差不多四十岁了，又没有做大手术的临床经验，市里大医院就能要你主刀？也不过去打个下手，递递刀呀剪呀。说不定递刀递剪都不要你，那是护士的事。

医生想了想说，那也是。不过人有个体差异。你看我这副好身体，腿长胳膊粗的，天生是做外科医生的料。外科医生要身体好，力气大，一做手术就得站几小时，没有好身体能成？我这些年在乡下，成天在山里跑，医人

医牲畜的，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别人都说看不出我快40岁了。

亦琼打量着医生，确实如他说的，身体很棒，还有些帅，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可惜在山沟沟埋没了。她觉得很动心，笑着说，你看上去再怎么年轻，可你的年龄不小了呀，“后颈窝摸头发，看不到，摸得到”。大医院接受你，就得考虑你的年龄。

还有，你还不能把你在农村医牲口说出来，不然一下子亮底了，原来你是个打杂匠！

亦琼说到“打杂匠”，觉得这样说医生太妙了，禁不住笑起来。医生也给说笑了，连说，好，好，我不能暴露我给牲口看病，不然大医院把我看白了，我们这里又不是畜牧站。

亦琼听医生这么老实地赞同别人对他职业的形容，更加乐了，这是一个多么逗人开心的谈话呀！她完全没了和生人说话的拘束，很随意地问医生，你到重庆待多久？安排了住宿吗？

这话一下子提醒了医生，他“哦”了一声，跳起来，抬手看看表。说，我在你这里耽误时间太久了。我到重庆来，还约了几处见面的对象。你这里是第一站，我就告辞了。

亦琼惊得目瞪口呆，天啦，这人怎么啦，是存心说笑，还是真不懂事？她和医生说得痛快，以为他已经对选地方有所改变，想不到他没有改变选地方的初衷，还说出来还有几处对象要见。亦琼心里不是滋味，收敛了笑容，勉强说，好吧，我送你下楼。边走，边说客气话，祝你重庆之行顺利，祝你成功。心里却是酸酸的，觉得气直往下落。医生没有看上她。

医生连说，打搅了，打搅了，不客气，谢谢，谢谢。

看这两人在下楼说话的情景，不知的人，会以为是一般的主客关系，那样的客气和有礼，决不会想到是两个见面没有相中的对象。

亦琼转身回到屋子，想着刚才的一幕，心里觉得难过，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难得遇到一个对自己倾心的男人？小弟安慰她说，好事多磨，我们也没有抱今天见面就要成功的希望嘛。见一见，不错过机会，也长长见识。

两姐弟正这么说时，听见有人敲门了。小弟去开门，是医生站在门外，气喘咻咻的样。

小弟一喜，回来了。

亦琼也不由得站起来，脸上露出了生动的微笑。

医生连说，打搅，打搅，我把地图拿掉了。

小弟忙说，哦，地图？在这里，快吃晚饭了，在这里随便吃点吗？

医生说，不了，不了。他把地图放进旅行包，又走到亦琼身边，轻声说，我想再落实一下，你能调到市中心吗？我把你记下，还可以再作考虑。

亦琼本就很不尴尬，这下听了医生还这么固执地问她“你能调市中心吗？”她感到哭笑不得，这人是呆还是傻？好象选对象的主动权都在他手里一样。亦琼懒得再和他说什么，但她还是想保持她和他说话的玩笑态度。她说，我到市中心能干什么？到解放碑的塔尖上耍杂技吗？

医生这回是一听就明白，连说，有趣，懂了，懂了，你不愿意调市中心就算了。

事情也是有喜剧性。那医生拿着一摞应征信，带着地图，按约定地点去见了一圈对象，都没找到他的理想中的市中心爱人。他给亦琼写信说，很欣赏亦琼的幽默和直爽，他愿意和亦琼交朋友。亦琼给他回了一信说，交朋

友也得要尊重对方，不能把人当货物一样挑来选去。医生来信说，是我征婚，不是你征婚，当然是我来挑选，我选谁不选谁，是我的权利。我手里有几十封挑选出来的对象信，我当然得一个一个作比较。你是经我比较后，打算挑选的对象之一。我不能打保票就一定选中你。不能说，我选不中你就是不尊重你。

亦琼见把话说拧了，她不愿再这么说下去。你征婚有你挑选的自由，但只要两人一见面，女方也就有挑选男方的自由。都由你挑完了？她没有给医生回信。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又来信了，问她为何不回信，他还等着听她的态度，好作选择呢。亦琼有了报复心理，傻瓜，你挑你的去吧，我不得由你挑。

其实，医生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好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外科医生，在文化革命中，一拨拉，给发配到山区去了。结婚对他已经不是一个追求男女两情相悦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走出山区的一个法宝。想一想，好好的一个男人，拿着征婚信函和地图，满天下提着旅行包，颠颠颠地去考察对象的工作地址在不在省城，在不在市中心，有没有调动能力。在山区待久了，猛然来到城里，说话也古里古怪，不通人情，叫人痴笑是个傻瓜，怀疑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做医生当然想到大医院工作，他的这种一心想到大医院主刀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还可以说是事业心强，有敬业精神呢！亦琼没有看到医生合理追求的一面，也没设身处地想想医生的难处。他凭什么就该发配山区工作呢？苦苦地在山区挣扎了十多年，只想有出来的一天，这中间有多少辛酸？

给亦琼介绍的对象注定都是一些山旮旯儿的，邻居给亦琼介绍他的中学同学，在专县的一个中央保密单位子弟校教书，是82届毕业的中文系大学生。亦琼听了，觉得也不错，学中文的，可以说是大同行，可以互相交流，谈文学，谈文化，谈什么都可以。不会有说不上话的现象。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没话说，是很难过的。

说来亦琼也真是对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没有一定的标准。当初和医生见面，她觉得家里有个医生不错，生病不愁。现在介绍一个学中文的，她觉得也行，可以说到一块。想来那时找对象，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婚姻问题，一起过日子，并没有多少对感情的追求。

亦琼和保密单位的何富贵通起信来。何富贵讲文学，谈理想，头头是道，表达很流畅，文采飞扬，还有点国学的根底。亦琼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就说到见面。在见面前，何富贵来了一封信，对亦琼说，他希望在见面前，能够对调动达成一致的意見，否则就没有必要见面。免得大老远地从山区出来跑一趟，瞎折腾。

亦琼见信里这么说，心里格登一下。又是调动？开门见山的提出，一点弯子都不绕。这些男人是怎么啦，一个二个都那么关注调动？亦琼和山沟沟的人谈对象，当然想到了调动。

只要两人真好了，调动是不成问题的。学校为了留住这些高学历的骨干教师，同意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调动。连中央都下达文件要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帮助他们解决住房、调动嘛。各个城市还纷纷成立婚姻介绍所来促成这个事。

何富贵提出的调动条件，出乎亦琼的意料。对方并不是要亦琼帮他调出山区，而是他不愿离开保密单位，要亦琼也调到保密单位去，要么双方自

愿分居。

亦琼觉得很奇怪，哪有不从山区出来的呢？当年，老大不惜装疯，也要逃避到山区保密单位工作。那个医生，到城市的郊区都不愿意，一定要到城中心。如今还有甘愿留在山区的！

她写信问他为什么。何说了实话，由于单位是保密的军工单位，他所在的子弟校也享受保密单位的职工待遇，每月除了领取一份正式工资外，另外还有20元的保密费，这是普通单位没有的。他离开了，就少了这笔收入。如果亦琼也去了，还可以增加这笔收入。

20元钱，在今天说来算不了什么，简直就当两元钱用。可在14年前，20元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亦琼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工人，才是一个6级工，只有68元工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就53元。每级工资的级差只有6元、7元，研究生工资比大学生高一级，有60元。亦琼参加工作早，比研究生的工资又要高一级，也就68元。20元，等于加三级的工资了，还不知猴年马月能加上一级。

可是亦琼在城里大学教书，跑去保密单位干嘛？她教文学课，有什么密好保的？她觉得男的太俗气，怎么就被20元的保密费打瞎了眼睛呢？到城市，无论如何都比山区好，眼界宽些，发展大些。生活方式也要文明得多。结婚不就是为了在一起过日子，现在为了挣保密费，还要自愿分居，那结婚干嘛？为探亲奔来跑去，劳命伤财，值吗？2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可是并非挣不来。她没有答应何富贵的条件，她不可能到山区保密单位去，也不愿自愿分居。她都32岁了，还自愿分居，不是把有限的青春全浪费了吗？她没有给他回信。她不知说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人事的变迁也真是说不准。在亦琼和何富贵吹了两个月后，邻居兴冲冲地拿着一封信和照片到亦琼屋里来。亦琼莫名其妙地展开这封写给邻居的私信，原来是何富贵来的。信中说，“愚弟今有一不幸消息向你报告，我所在的保密单位数月内将迁回石家庄，而我任教的子弟校却不一道迁，将划归给本地县教育局。此事搞得人心惶惶。我感到天昏地暗，没有出路，前途渺茫，心里十分悲观绝望。不知兄在寒假时介绍的亦琼另找对象没有，想来不会那么快吧。祈兄从中斡旋，替弟美言，本人愿与她缔结良缘，调去你校，再展宏图。附上照片一张，以表诚意。”

命运弄人，短短六十天，何富贵就失去了他继续留在山区的意义。学校有什么密要保的，无非是学生考试，老师出的试题对学生保密，但这是老师应守的职业道德，没有保密费好给的。子弟校下放给当地的县教育局，何富贵少了20元的保密费，就痛心疾首，要抓住亦琼这根稻草缔结良缘了。这说起来，多少有些滑稽，太有喜剧性了。

亦琼想起自己的恋爱总是不顺利，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男人挑剔，想吹就吹，想干就干。亦琼心里陡然起了报复的恶意，我宁可不要，也不能让你这种势利眼的男人得意，以为怎么着也能找到条件好的女子。这是个“公鸡”涨价的时代，可也不能漫天要价，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呀。

亦琼心里有抵触，把那照片正眼也不瞧一下，往邻居手里一拽。说，你这同学也是好笑，丢了20元保密费，就如丧考妣一样难过，让他慢慢去咀嚼痛苦吧。

邻居说，人有考虑不周的时候，你就宽容他一次吧。我这老同学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就是有些事情上有些迂腐，只看眼前利益。

亦琼说，我对他宽容，他怎么没对我宽容？试想，如果不是他所在的子弟校要下放县教育局，他能回头来找我吗？我就那样没价值，由他挑挑拣拣？

邻居后悔，说他不会做媒，不该把那封信拿给亦琼看。而亦琼却庆幸看了这封信，知道何富贵的真实想法，真的跟他好了，难说什么时候又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翻脸不认人。

没过多久，邻居到亦琼屋里来，很神秘地对她说，他来了。

亦琼奇怪，谁来了？

邻居说，富贵呀。我家人多，我带过来吧。

邻居带何富贵到亦琼屋子来了。亦琼和他通信时，光看信，印象还好。现在见了人，她的感觉不是那样舒服。“农民上街，夹手夹脚”，土里土气的。邻居作了介绍后，就回自己的家了。

亦琼还没想着该怎么开口，何富贵竟扑通一声，在她面前跪下了。亦琼没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往后退。嘴里叫，怎么啦？

何富贵跪在地上说，都是我眼光短浅，求你原谅我了。我心甘情愿拜倒在你的脚下。

这话未免说得有些夸张，象学生背台词一样。亦琼忍不住笑起来了。何以为有了效果，更加起劲地在地上对亦琼唱赞歌，还背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来。

表演太过火了，亦琼听起不自在。她不笑了。对何富贵说，你起来，起来，不然我没法跟你说话。

男的从地上起来了。老是垂着头，承认他的不是。亦琼觉得不舒服，她对何富贵的好印象全没了。人怎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把什么低三下四的动作都做出来呢。这个学中文的怎么这样酸哟！

亦琼说，很抱歉，我已经有对象了。

何富贵听了，忙说，不能再挽回吗？

亦琼摇摇头，我答应他了。不能出尔反尔，再反悔。

何富贵直跺脚，唉，唉，唉，都怪我一念之差，我本想春节前来找你，又想你不至于那么快就有对象了吧，就现在才来。我晚了一步。

亦琼听着他说“你不至于那么快就有对象了吧”，心里的气一下子被发胀了，臭男人，死皮赖脸的给我下跪，还那么趾高气扬！三条腿的蛤蟆没见过，两条腿的男人还没见过？老子就是嫁不出去，也不要你！

第十一章 死婚

亦琼和男的一道去领取了结婚证，男的去街里办事，亦琼一人返回学校。难得的好天气，居然还有太阳。山城多雾，初冬的日子，有太阳是十分希罕的。亦琼细眯着眼睛，抬起头，把脸朝着太阳左右转动，脸给照得暖烘烘的。

她用手摸摸口袋里的结婚证，心想，今晚一定要把男的留住。

她想和男的睡觉。她去男的那里的时候，就有过一阵冲动，想和男的

住在一起。可是不行，还没有办结婚手续。她守了30多年的处女贞节，不能被一时的冲动糟污了名誉。还要婚前体检呢。怎么交待，体检表上赫然写着“婚前处女膜已破”，怎么向医生说明，怎样面对嘲笑的眼光？又怎么把这表拿去登记结婚，被那登记人员颠三倒四地一再盘问？太羞耻了，叫人受不了。亦琼绝对不愿落到这种地步。

再说，留给男的一个什么印象？以后发生矛盾，他就有得说了，你婚前就跟我睡了，就那么守不住，又怎能保证你不和别的男人睡觉呢？这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黄泥巴滚裤裆——不是屎（死），也是屎（死）”了。亦琼不做这种授人口实，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

12年前从农村招工返城体检身体，对女知青多一样检查，检查处女膜。亦琼排队等着妇科检查。她看见站在一旁哭哭啼啼的女知青，被医生阴一句阳一句地挖苦盘问，毫不留情地将写着“处女膜已破”的体检表扔到一边。放声大哭的女知青又跑到城里来的招工人员那里去哀求。招工人员沉吟着，要她讲是怎么破的。女知青看着众人，碍口说不出来。招工人员拉长了脸，女知青吓坏了，顾不了羞耻，讲起和男知青睡觉的事。是在竹林坡。招工人员叼着烟，吞吐着烟圈，一副莫测高深的样，要她交待详细一点，不能隐瞒。女知青把头垂得低低的，被一群垂着头听的听众包围着。

亦琼感到一阵痛心，她转过头，象是自己受了侮辱。在上午的视力检查中，她因作假，也被抓住了。还好，视力不象处女膜那样关乎道德。医生没有训斥亦琼，给她把0.2的视力写成0.8，刚好符合招工要求。

她亦琼是能把握自己的，她决不会在农村恋爱结婚，尽管农村的诱惑是很大的。天天看着公鸡站在母鸡背上，用嘴啄着母鸡的头，屁股后头迅速地滑出一根肠子，插到母鸡屁股里。亦琼最初见了，赶快掉过头去。村头那只猫，象孩子死了娘一样嚎叫，社员就说那骚猫在叫春了。房东家养了头母猪，专搞配种，产小猪。亦琼看见，总是脸红心跳。

乡下跟城市完全不一样。农民在出工的时候不停地开玩笑，那些粗话，是牛都踩不烂的。什么比喻都跟性联系，就象打性牙祭一样，一饱口福。说这话时，没有姑娘插嘴的份，全是一帮小伙子和大婶大嫂打趣，甚至在地里滚做一团，姑娘们只有躲得远远的。亦琼听着看着，硬起心肠不动心。

在村里，她是有名的邋遢人，衣服正面穿脏了，就穿反面。出工歇气时，她就势靠着坡地打盹，也不管脏不脏衣服。收工回家，别人是夹着一泡尿，跑也要跑回家，屙在自家的茅坑和自留地。亦琼相反，她必定要在坡上或者是路过的社员家的茅坑把屎尿拉干净了，才回去。她不愿回去后坐自家的尿罐，还要提到屋后队里的肥料塘子里倒，又刷又洗的。社员老说她是吃家饭屙野屎的。那里面有对她的不满，知青用肥料是队里猪圈的粪便，亦琼把屎尿拉到外面，对队里积肥是一点没照顾的。亦琼当了两年多知青，屎尿拉在外面的居多。反正她就是一个懒，队里的活她不敢怠慢，可自家的事，能少干的尽量少干，能省事的尽量省事。

队长老婆对她一百个看不上。老笑话她说，姑娘家家的，你还是要爱点收拾呀。你看你的衣服穿得起油板板了，灶头的烟灰起吊吊了，你还是打扫一下嘛。你们城里来的知青，男娃都不象你。你这个样，就是嫁给农村做媳妇都没人要。

亦琼听了，咧开嘴笑了，她心里亮堂得很。没人要才好呢，她就怕男人打她的坏主意。

她想起她看的哈代的小说，苔丝吃的亏。苔丝吃了亏才把自己往丑里打扮。她决不吃男人的亏，要把邋遢相做在前面。她不是农村人，她迟早是要回城市的，她不能在农村被男人占便宜，决不跟男人睡觉，管他是知青还是农民。

去医院婚前体检，男女分开检查。妇科检查了处女膜。这是亦琼骄傲的，她是处女。心里高兴，出来告诉男的，检查处女膜没破。听说有的搞体育把处女膜弄破了，那才冤枉死人。

男的说，现在的人不计较处女膜破不破。

亦琼很吃惊，也很扫兴。她为这个叫做丈夫的男人保持了33年的处女贞节，居然他不在乎。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

她问，都检查什么了。

他说，有什么好检查的，就问我有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没有，就把所有的公章盖了。

亦琼心里老大不悦，但也说不出所以然。

一张桌子缺条腿的时候，怎么摆都摆不平，一旦有了那条腿，一放桌子就摆平了。这是亦琼母亲说的。现在亦琼就是摆平了，心安神定，不浮不躁。她就要结婚了。

老是高不成低不就，如果不是家里发生了老大出走的事情，也许她还在那里踟躇不前，不肯降低条件。老大出走，母亲悲痛欲绝，心里还背着大女没有出嫁的包袱。亦琼想快快解决自己的婚姻给母亲冲喜。经人介绍，她认识了那个该称作丈夫的男人。

那男人在乡下镇上工作，是城里下去的，未婚，瘦瘦的，有些娘娘腔，面相也有些女人气，不长胡子。介绍人说他老实，亦琼也是有些奈不何了，答应了。她怕不放心，去男的那里看了一下。男的早在那里做了安排，因此亦琼去时，都知道是男的对象来了。亦琼对这种张扬很不以为然。但也没法。都说男的好话，老实。亦琼也觉得男的老实。他给亦琼安排了住处，从来不来骚扰她，这让亦琼心安和满意，这男人还不象那些色鬼，一副猴急了的样子。

男方不动手脚，但催得很急，他家住北碚，三天两天往亦琼学校跑。亦琼架不住催，又挑不出男的毛病，没有学历这是明摆着的，也是亦琼没有计较的，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话说呢。

亦琼带回家让母亲看。母亲自是一喜，说，只要人好，人品好，有没有文凭又有什么关系，你哥也没有文凭呀。过日子不是谈学问，谈学问，你和你的同事还谈不够，一定要在家里谈？

亦琼想，也是的，哥没文凭，可他比好多大学生强。这就是亦琼的盲点了，怎能拿一般没文凭的人和老大比呢？老大是阴差阳错没有读上书，他梦寐以求也想做个知识分子，他是个还没有变成蝴蝶的蛹虫。事实上，他读的书比亦琼上大学读的书还多。和亦琼结婚的这个男人，无论从哪方面都是不能和老大相比的。但亦琼这次降低条件，很大原因是为母亲高兴，既然母亲赞成这门婚事，亦琼也就同意和男的结婚了。

在结婚这一点上，亦琼和母亲有惊人的相似。母女俩都不是为什么爱情结婚的。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文化，传统婚姻不讲爱情还有得一说，亦琼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大学教师，没有爱情结婚就让人感到惊骇了。但亦琼身在其中，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她压根儿对爱情没有想象力，她认为那是很奢侈的东西。人还得务实，不能画饼充饥。

亦琼看着桌上的结婚证，心里很安慰。那时结婚没有象现在这样的仪式，到大酒店去包宴席，门口贴出大红喜报，某某和某某连姻喜宴。还照婚纱照。十多年前，没有这种隆重的仪式。在学校，办喜事比社会上更要简单，办了手续，买上十斤八斤水果糖，再买上两条香烟，把各种水果糖搭配起来，装在小塑料袋里，每袋放两根香烟，然后用订书钉钉上口皮。

拿去请系里的同事吃，一人一包。教研室的就是每人一大袋。两亲家再请吃饭。结婚就算被社会承认了。新人可以名正言顺住在一起了。

亦琼结婚，就在她的宿舍。没有添置家具。请系里吃糖定在明天，让教研室的老师把糖带到系里去，就算宣告结婚了。亦琼想，尽管要在明天宣告结婚，但她已经领了结婚证，她在法律上算是结婚了，因此她心里打定主意，今晚要把男的留下。她想和男的睡觉。

睡觉究竟是怎样睡的呢？她想不具体。那书上的波浪曲线一直画到顶点，那是男女的高潮契合。这个高潮究竟是怎样快乐呢？是个什么感受呢？她怎么也琢磨不出来。看到农村那些猪狗鸡鸭的交配，是辨不出它们的高潮的。这就是人的了不起了，能把那高潮说出来，画出来，男女睡觉的魅力也在这里了。那睡过觉的就是和没睡过觉的不同，他们比亦琼多一种体验和享受。

高潮的波浪线印在亦琼脑子里已有22年了。亦琼上初中时，每天都带小说去学校看，同学常找她借书。有一天，所有的女同学都围着一个姓杨的女同学，排着队找她借一本书。

那些找亦琼借书的人都不找亦琼了。亦琼听见闹哄哄的，不知是本什么好书把大家吸引了。

她凑上前去打问，才知大家要看的书叫《性的知识》。

和亦琼玩得好的宁子问亦琼看过吗，有吗？

亦琼摇摇头，没看过，也没听说过。她看的书，大多是哥哥提供的，有的是书店租来的。从没听说过有《性的知识》。亦琼从同学手里要过书，翻了一下，只见里边有女阴图，还有一个表示性高潮的波浪线。

亦琼好奇极了，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书！她赶快也去找那个杨同学，也要排个队，看那书。

还没轮上亦琼看，就出事了。一个女同学上课看这本书，被老师发现了。她缴过书，看了一眼书名，脸上一下子红了，她象受了侮辱一样，说，放学后，全体女同学留下。

大家知道不妙了。老师是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还没有结婚呢。

放学后，全班女同学都端坐在位子上，等候老师的发落。老师首先追问这本书是谁带来的。姓杨的同学乖乖站了起来。

老师问，哪来的，

杨说，哥哥嫂嫂的。

老师问，你们知道这种书不能看吗？所有的人都摇摇头。老师说，连我都没有看过，你们就在那里传看起来了，这书有毒，是女孩子不能看的。都有哪些人看了，举起手来。

有十来个人举了手。亦琼不知自己算是看了还是没看，她迟迟疑疑的，放下又举起，举起又放下。

老师见了，说，怎么，敢看不敢承认了。

亦琼站起来，木讷讷地说，我没看内容，但是看了图，不知该不该举

手。

老师说，图也不该看，那是妇科医生的事，你们女孩子看什么，硬是没有羞耻了。

大家全都把头低着，感到无地自容……

那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中央电视台播映苏联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怎么这么对亦琼的心思。那个好强的莫斯科女人最后找了一个工人。这点和亦琼一样，也是下嫁。

莫斯科女人是失身的女人，她不断奋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那个工人高大伟岸，男子气十足。亦琼钦慕那样的男人，她有些遗憾，她的男人缺少那股男子气。不过这没关系，重庆也不相信眼泪，男人弱小，也是她的男人。她很自豪，她是一个处女，这是她和莫斯科女人不同的。她溜了一眼一旁同看电视的男人，这个瘦小的男人是有福的，他有一个保持童贞的妻子。

亦琼一直很看重自己的处女贞节。多么令人骄傲呀，活了33岁，还守住自己的贞节！

这在结婚，对丈夫是有得说的。什么解释都不需要，就可以知道亦琼在这33年的人生中，是无可挑剔的。丈夫是谁？不知道，总是男人。男人要女人贞节，亦琼有贞节。亦琼的贞节是为那个叫丈夫的男人保持的。现在，那个叫丈夫的男人就坐在她身旁。

今天晚上，亦琼就要和男人独处一屋了。现在看电视，还有邻居也来看，等演完了，她一定要把男人留下。

电视上那强壮的工人，正俯身向着莫斯科女人，他的身体压在她的身体上，在那里上下抽动。

亦琼感到心动，脑子里冒出一缕火花，不断的冒，啪啪啪的响。心跳到嗓子眼了，它跟着火花往上冲，冒出来了，啪的一声爆炸，开放成了一朵六角形的花，亦琼眼前一片红光。

她闭上了眼睛。男人在她耳边说话，亦琼猛地睁开眼，电视里的女人在呻吟，男人在喘息。

说话的是电视外的男人。

他说，我不打扰你看电视了，我回自己的家住。

这，这，亦琼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离开？这么好的电视他不喜欢？她还想他留下来呢。男人已经往门外走，亦琼起身跟着他到屋外。

她问，怎么啦？

男的说，时间晚了，我回去了。

女的说，回去干嘛？不回去了。

男的说，还是回去，定的是明天。今天是7号，明天逢双，8号，是个大吉的日子。明天，我们正式在一起。

亦琼说，讲究什么，我要你留下来。

男的说，日子长得很，不急这一天。婚假满了我还得回单位，那你怎么过？在我没有调回来之前，你都得经受这个考验呢。

亦琼说，吓，还没住在一起，就疑心了。我急这一天？随你便好了。

男的转身走了，亦琼进了屋。

屋里邻居说，这男的还挺腼腆的。

亦琼叹口气，苦笑笑。

电视完了，邻居走了。亦琼一人坐在屋里出神。这就是登记结婚了，怎么一点都没有结婚的欢乐和狂喜呢，那男的怎么象个榆木疙瘩一样，一点都懂不起？莫非还要她主动扑到男的怀抱不成。

她走到穿衣镜前，打量起镜子中的人，镜中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有些忧郁地看着她。亦琼做出个笑脸，镜中的她顿时变得神情开朗，薄薄的嘴唇笑得很生动，成“一”字型，嘴角露出浅浅的酒窝，有些俏皮，也透出俊气，她摘下眼镜，眼睛大大的，眉毛长得好，一道弧线长长的，象画过的一样，长相端端正正。皮肤很好，非常滋润，那是山城丰润的水土滋养出来的。

这张脸，显然不属那种温柔型的甜姐儿脸，但有一种灵气和秀气，照说也有它的魅力和迷人之处，只是得懂它的人才能欣赏。

亦琼细细打量自己，虽说33岁了，额头眼角都没有皱纹，还不老哇，怎么就那么没有吸引力，连自己的男人都挽留不住？她索性把自己的羊毛衫和长裤子都脱去了，她中等个子，镜子里是一副壮实的运动员身材，四肢丰满，长得非常匀称，一身皮肤象缎子一样细腻和发亮，那是游泳打磨出来的。亦琼挺直了胸膛，乳房挺得高高的，她用手去抚摸，象胳膊肌肉一样结实。这样丰满的胸脯，是男人休憩的福地，是孩子乳汁的源泉……

亦琼对着镜子抚摸身体，她感到非常享受。她就要这样裸体把自己投入男人的怀抱，也接受男人的裸体……

裸体是美的，男女的结合是美的。亦琼钻进被窝，还在想这事。真是烦心，今晚他不愿意留下。一人睡了33年了，亦琼觉得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过不去。他在吊她的胃口，这是不厚道的。亦琼心里这么想着，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男的来了，直接走到亦琼面前，说，我们是夫妻了，我吻吻你。

亦琼笑盈盈地抬起头，满怀热情地等待男的爱抚。心里想，我昨晚错怪他了，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男的象抿酒一样，用嘴唇在亦琼的脸上沾了一下，再用胳膊把她紧紧地抱住，亦琼趁势用双手把男人的脖子环围住，腾空了自己的双脚。呵，她在男人身上荡起秋千了。

男人把她晃荡了两下，用手解开亦琼的手说，好了，我们都做自己的事吧。我答应过你，结婚后不影响你的工作。我得从第一天做起，争取做个模范丈夫。

亦琼满心等着男的和她疯狂，想不到他来这一手。她感到很煞风景，想发作又怕邻居听见笑话，这是结婚第一天呀。

男的见亦琼不高兴，说，别急嘛，晚上我会好好爱你的。

亦琼摇摇头又点点头。

周老师来了，小眼睛笑盈盈的。我打扰了你们吧。

亦琼说，哪里，我正要给您老人家送糖去呢。

老头子是来找亦琼商量祝贺喜事的。他说，你们新事新办，不搞请客送礼，也还得有个气氛嘛。人生大事，就这一次，总得热热闹闹的。我们晚上想来祝贺一下。

男的说，就不必了。何必搞那些花架子，这是在学校，也得考虑影响。

老头子说，你可别太委屈我们才女了。我们都很爱她呢，当然要来表

表我们的心意。

亦琼听着，眼睛湿润了，心里很感动，这老头子说点话比新郎还中听。她很爽快地说，老人家，你说怎么办好呢。

他说，我已给系工会讲了，下午要来一些女老师，帮你布置一下房间，晚上让大家来喝喝茶水，吃点瓜子糖。

亦琼说，挺好的，我就谢谢了。

亦琼和男的分头去做些准备。下午，系里的女教师来了，大家嘻嘻哈哈，忙忙碌碌地布置新房。挂上了花布窗帘，插上了鲜花，贴上了大红喜字，屋里气氛一下子出来了。亦琼觉得很开心。

晚上系里的同事来了，向新人祝贺，喝茶吃糖，他们问亦琼的恋爱经过，亦琼瞎编了一套。说是冬泳认识的。大家都欢欢喜喜，亦琼心里也乐。

送走了祝贺的客人，屋里就只有亦琼和男的两人了。男的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象是在养神，又象在想什么心事。

亦琼兴致勃勃地上前问，怎么了？

男的欠起身说，没什么，你先上床吧，我一会儿再来。

亦琼很没趣，很窘，她感到自己做什么动作都不自然，连笑都不自然，也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上床的。她躺在那里，想轻松一些，但嗓子发干，说不出一句话。她心里想，我是完了，变傻女人了。她只企望男的快些来缓解这种气氛，把她从难堪中解脱出来。

男的背对着亦琼站在床下，磨蹭了半天，才上得床来，亦琼舒口气，终于来了。她一下子感到轻松，很自然地把身子靠过去，用手去环抱着男人，把头埋在他的怀里。男人轻轻抚摸着亦琼的头发，这是很舒服很温馨的，亦琼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休息了。她觉得自己快要眩晕了，快要睡了，差点忘了同房还有更实质的内容。倒是男人的话把亦琼从似梦非梦，似睡非睡中惊醒。

男的说，看来你也累了，这些天我也有些身体不适，我们今晚就互不打搅，睡个好觉，明晚再同房吧。

亦琼一惊，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天你怎么累了，我看你老是对我躲躲闪闪的，究竟怎么了？

男的见亦琼步步紧逼的样，有些慌乱，说，没什么要紧，这段时间我都有些身体不舒服，下身那东西挺不起来。亦琼凑上去看，第一次看真切了男人的生殖器。她心里凉了半截。

那玩意儿，比口哨大不了多少，象水龙头一样耷拉着，怎么拨弄都不见点变化。

亦琼一脸沮丧地起床穿好衣服，坐在桌边。

亦琼问男的，有多长时间了？

男的说，有一段时间了。

女的说，这么说，你是早就知道了的，你明知自己不行，为什么还要结婚？

男的说，我以为结婚就会好起来，我没跟女人睡过，怎么知道不行呢。

女的说，你撒谎，你知道自己不行。

男的说，就这一晚上，怎么就能说我不行呢？别生气了，明晚我们一定大干社会主义。

亦琼一夜无眠，她独自流泪，可怜自己命不好。男的自顾自睡了。

第二天，亦琼去到介绍人家，把这事讲了。介绍人一惊，啊，这个样，从没听他家说过呀。她要亦琼别声张，告诉了她一些帮助男人兴奋的方法，看看再说。

亦琼又告诉了那个在她那里看过电视的同事。同事感到不妙，但也要亦琼沉住气。她去请教中医，看吃点药能不能好起来。

介绍人和同事都积极帮忙，亦琼心里踏实一些了。一场新婚变成了毫无情趣的治病救人。

药也吃了，法子也使了，仍没效果。亦琼心烦了。男的说，别烦，别烦，要不你玩我吧，我很愿意女的玩我的。

阴阳颠倒，亦琼听着恶心，谁希罕玩你。

男的说，你也别怨我，你那处女膜太硬了，老处女，连处女膜都又老又硬，叫我进不去。

什么“老处女”？亦琼勃然大怒，你放屁！

男的也怒了，说，就是太硬了嘛！

他一把把亦琼推倒在床上，哗啦一声扯下她的裤子，倒骑在亦琼身上说，让我来开开路。一脚踏住亦琼的右腿，一手扳牢亦琼的左腿，用空着的手去抓亦琼的下身。亦琼拼命挣扎，大叫放手。她死命推男的肩膀，想把男的推下去。男的在亦琼肚子上猛力下坐，亦琼感到胸口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肋骨象要被坐断了一样，她用手去抓男人的背，男人扬起手往后一拳打过来，正好打在亦琼的太阳穴，眼镜腿折断了。亦琼“哎哟”一声，眼睛痛得要爆，脑袋发木。

疯狂的男人喊道，我来开路，我来开路！他在亦琼的肚子上一颠一颠往下坐，上下挥动手，不断乱抓乱拧乱戳……

亦琼一声惨叫“啊——”，男的猛地抽出手，一股血射出来，喷了男人一脸。

亦琼捂着下身，忍着剧痛跪坐起来，大声叫骂，流氓，强奸犯，法西斯野兽！向男人扑去。

男的一闪身，亦琼从床上跌到地下。男的跳下床，从亦琼身上跨过，一抹脸，开门走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亦琼从昏迷中醒来。她看见自己趴在地上，一条血迹从床上拖到地上。亦琼摸着血迹，匍匐在血里呜呜哭起来。她守了33年的贞节，就这样被男人破了。

生命的狂潮正一点一点地从她的身上退去，远去，渐渐归于平静，亦琼心中一片死寂，那是生命的死亡……

亦琼哭累了，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珠。

第二天上午，男的回来陪不是。说他昏头了。

亦琼蜷曲在床上，一动不动。男的凑上去，看见亦琼头上隆起一个血包，眼睛肿得核桃大，眼泪扑簌簌掉。他轻轻说，对不起。

亦琼只是嘴巴动了一下，男的凑近听，他听见了“你出去”三个字。

亦琼把自己一人关在屋里，不吃不喝，蜷曲在床上。一动就剧痛，头痛、眼痛、胸痛、肚子痛、下身痛。周身都痛，她也就不动了。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她百思不得其解。

她能下床了，靠窗坐在藤椅里，脸朝窗外，背对屋里。她象一尊雕塑，一脸肃穆，就象是在给死婚服丧一样。阴沉沉的天和阴沉沉的脸对望着……

男的说他要回单位，慢慢作治疗。

亦琼仍坐在藤椅上，不理他的碴，反复说他骗人。

男的说，我怎么骗人，这病又不是癌症，可以医嘛。

女的说，你婚前没有告诉我，就是骗人，天明白你那毛病是怎么回事？你医就该在婚前医好了来，我没同意结了婚等你治病。

男的说，已经是一家人了，我就慢慢治吧。

女的说，谁跟你慢慢治，你去骗个二十岁的小姑娘可以，人家年轻，有时间等你慢慢治病，我33岁了，没有时间了，你不是不知道。我跟你结婚，图你什么了，还不图你老实健康，是过日子的男人，我要生孩子！你老实什么？健康什么？你不行，还那样施暴，你还是人吗？禽兽不如。

男的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怎么这样说话呢？

女的说，我和你是什么夫妻，睡觉了吗？

男的说，咱们办了手续，这就是夫妻，你是研究生，大学教师，别忘了你的身份，怎么一说夫妻就是睡觉？

女的愤怒了，滚你的蛋！你还好意思取笑我，大学教师也是人，怎么就不睡觉了？趁早离，我跟你说不清。

男的说，离也没有那么容易，不是你一人说了算，要离，你先把我从下面调回来，不然，休想！

女的高喊，你混蛋！

男的提着包走了。

亦琼又是一个人，她把墙上的大红喜字撕了，取下花布窗帘，她看着刺心，屋里又恢复了老样子。生活似乎恢复了原状，但又和过去截然不同了。这中间隔着一条婚姻河。无论她的婚姻是怎样的徒有其名，她在法律上都是一个已婚妇人了。亦琼每每想到这中间的变化，就悲从中来。这是怎样的一个死婚呵！早知道会是这样，她说什么也得在婚前跟他睡一觉。一睡觉，不就把问题暴露了吗，不就可以就此刹车，打消和他结婚的念头了吗？

亦琼想到了离婚，但她还没有这个决心。她有些害怕，那还是1984年，离婚还是一件少有的事，常常受到舆论的指责和议论，更何况亦琼是为男方生理问题离婚，这在当时还是闻所未闻，奇而又奇的了。她不知该怎样来独自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她很踌躇，她在思忖，应该想出一个什么样的妥善办法。因而，她的外表反倒显得很平静。

这桩婚事是为给母亲冲喜促成的，喜没冲成，反而成了这副模样。亦琼每次回家，都心虚地躲着母亲的眼光，强作镇静。母亲刚刚经历了哥哥失踪的事情，再知道她的婚姻出事，岂不是对她雪上加霜？亦琼想拖一拖，自己还没作出决定前，她不想让母亲知道。

终于，母亲先发问了。那是个星期六，她象闲聊似地问亦琼，最近月经正常吗，有没有什么反应？

亦琼一下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她拖着哭腔说，哪来的反应，结不结婚有什么两样？

母亲脸一下子变得铁青。说，我早就看出不对头，哪个结婚象你这样灰溜溜的，一点神光都没有！

心细的母亲从亲家请她吃饭时就心存疑窦。桌上，亲家说，她的儿子一向红光满面，这段时间气色不好了，以后就拜托女家了。

母亲听着不往耳朵里钻，说，自家的儿女自家了解，哪家都有自己的

打米碗。母亲心里搁得住事，她不声张，也不对亦琼说这事，只是暗暗观察亦琼的行色。

母亲知道了亦琼结婚的真相，边哭边数落，天啦，天啦，报应呀！我究竟做了什么缺德事，要让儿女遭这种报应？老天怎么这么不公正呀，你要一再惩罚这家人呀！母亲号啕大哭起来。

亦琼从未见过母亲那样的哭法，那样的悲痛，都是哥哥和自己的事把母亲压垮了。她越想越发后悔难过，积在心里的悔恨、委屈象开了堤的河水一样冲出喉咙。她哇啦啦地哭起来。

母女俩哭成一团。小弟对那男的恨得牙痒痒，大声咆哮，格老子的，欺人太盛，老子找他算帐！

母亲哭了一阵，一抹眼泪，拍着桌子站起来说，不行，不能认这个命，坚决跟他离婚！

第十二章 官司

亦琼的婚姻短得来只有从嘴巴到喉咙那么寸来长，别人吃的喜糖包在嘴里还没有融化到喉咙管，她这里又要离婚了。而且是为不能睡觉离婚，这对亦琼的亲人，母亲和小弟都是十分难堪的事情。

母亲为儿女可以挨饿、卖血、忍受丈夫的拳头，她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但是她一点不能忍受她的儿女遭受不幸。她成了亦琼离婚的最大支持者，坐在家里指挥她的儿女去办理这事。

她对小弟说，不许乱来，你要帮姐姐来办离婚的事。你们的哥哥已经没有了，你们三姐弟不能再出人命。你们要团结，互相帮助，不要说埋怨的话。

亦琼听着，忍不住又大哭起来。

小弟见姐姐哭得伤心，他也心酸。现在他是张家姊妹中唯一的男丁了，也是母亲唯一的儿子了。他象是陡然成熟了，担起了过去哥哥在家庭的责任，他成了张家的小老大。他对亦琼说，姐姐，别难过。也怪我没有给你当好参谋。从今以后我们一定要齐心合力抱成一团，决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张家人。明天我们去走访法院和法律顾问处，了解离婚程序。再打电话叫小妹和小汪回来商量。对邻居严守秘密，爸妈到我那里去住一段时间，避开人们说三道四。

亦琼听小弟这么安排，心里感到慰藉，也有了主心骨，她收住了哭声。

第二天，两姐弟进城，到市中区法院咨询。法院说，这种情况离婚，一百个有理。

亦琼心里感到实在了。她买了起诉状，又和小弟一起到解放碑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婚姻法、诉讼法的书。解放碑总是热闹非凡的，亦琼一点心思都没有在那里逗留，回到家，她和小弟就忙着翻看法律书，以熟悉诉讼程序和怎样写起诉状。有了这么一件具体的事情可做，亦琼感到心中的压力小多了，情绪也没有前两个月那样压抑。

过去总是亦琼对弟妹给予指点，现在完全颠了个个了。小弟坐在桌边，

用手撑着头，不时抬起头，用手对姐姐指点。亦琼拿着笔，身前摊了一张纸，小弟怎么说，她就怎么写。她在给男的写信，要男的在约好的时间回来，商谈协议离婚的事情。如果到期不回，亦琼就单方面起诉法院，出现的后果由男的自负。

母亲坐在床头，两手握在一起，放在胸前，她听着两姐弟说写信，添加说，做事做在理上，先放他一码，信里告诉他，只要他同意离，不给他声张，由他说什么离婚原因都行。

亦琼写好信，小弟说，寄挂号信，免得他赖帐说没有收到。

亦琼的第二步行动是当晚赶回学校，找系主任周老师谈这事。小弟问了周老师的性别年龄，男的，快要退休了。小弟要亦琼当着周老师和他的夫人殷老师的面一起谈。争取他们的谅解。由他们向系书记反映这事，再由系里向学校反映。

亦琼上周老师家。热心的周老师丢下手中的笔问，什么事？

亦琼停了半晌说，我想给你和殷老师说说我个人的事。

周老师“哦”一声，忙到厨房对夫人说，华，你来一下，亦琼想跟你说话。

亦琼口讷讷地，嘴巴张了好几下都没能说出话。说实在的，她心里太紧张了。她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这件事。

周老师鼓励她说，没关系，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看我和殷老师能不能帮你的忙。

亦琼说，我想离婚。

周老师两夫妻互相望望，没开腔。

亦琼赶快把她的婚姻象竹筒倒豆子一样，一股脑儿全倒出来了。

殷老师首先说话，怎么是这样的呀，那当然得离哟。

周老师起得身来，连连跺脚，哎呀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就自己憋在心里。其实我早就觉得你结婚有哪点不对劲。你记不记得我问你要不要排你的课，我怕你有喜了。你说哪会有那事，排课排课。回家我还跟殷老师说，亦琼怎么说“哪会有那事？”我还要她关心关心你。你还是有些信不过我们呀。

亦琼忙说，没有没有，我要信不过，就不会第一个找你们了。

周老师说，这就好。我们这样熟了，应该说是十年的朋友了，有什么事别忘了找我们商量。

亦琼点点头，总算迈出了第一步，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可怕。

周老师自告奋勇，连晚到系书记家去报告这件事，以求得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现在她只等男的对协议离婚作出答复。她不愿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唯愿男的通情达理，同意就此离婚。但是男的会同意吗？亦琼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她只有等男的回来再谈。

男的没有按约定时间回来。他写了一封信。说他不回来了，现在也不考虑离婚，首先是把他先从下面调回重庆，然后才能谈离婚的事。

亦琼赶回家商量。小弟对亦琼说，学校调他，是为了照顾你，既然你要离婚，还让学校调他，就是坑学校了，也对不住学校。决不能以调他为条件离婚。

亦琼即写了离婚起诉书，向男方所在地的陵县法院起诉离婚。接着，

她去找学校人事处谈，如果学校为了照顾她而调男方，那么她现在撤回她的申请，如果学校是因别的原因调男方，她没有意见。

人事处说，我们当然是为了照顾你才调他，你撤回了，我们自然不调了。

亦琼的离婚新闻在学校炸开了。她想不到有那么多的人到她宿舍里来劝她不要离。

男的同学说，病可以医，又不是癌症判了死刑。我都帮他抓过几付中药。

男的介绍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离，也不要那么急，把男的调回来了，再离也不迟嘛。

亦琼的介绍人说，这桩婚事我没介绍好，我以后再不给人介绍了。你要离婚还要考虑后果。搞不好男的不活了，你就欠条人命了。男家要找你算帐的。

亦琼被劝得心烦，说，离婚是没得说的，以调动为条件没有道理。他要寻死觅活，那是他的自由，我管不着。

最为奇怪的是来了一个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干部，她拉着亦琼的手说，哎呀，你是一个难得的新女性，敢于下嫁，这是新人新事新风尚。值得上报宣传。如今遇上丈夫身体有病，如果你和他“白头偕老”，正好表现妇女的自我牺牲精神。把它宣扬出去，更是奇而又奇，东方女性的美德在知识分子中发扬广大了。这是很荣誉的事情呀。

亦琼听着恶心，自己的婚姻，竟然被人当做宣传工具使了。她结婚，不是为了得到官方的支持与称赞，同样她离婚，也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名誉摸黑。她要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她冷冷地问妇女干部，如果你的女儿遇到这种事，你是要她去得光荣，还是鼓励她离婚呢？

那干部语塞了。她只是从她的工作性质来劝导亦琼，想树一个典型，来一鸣惊人宣扬她们做妇女工作的成绩。她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和自己的女儿联系过。

和亦琼要好的一个女同事，给亦琼讲了她结婚半年也不知道怎样和丈夫睡觉的事。丈夫倒是身强力壮，可就是把身体放进女的身体后不知该怎么办了。就那样静静地睡在女的身上，那根桩子就那么立着，既不软下，也不射精。每次就这样睡一小时半小时的，然后把桩子取出来。俩人都感到泄气，不知什么原因。又不好意思问别人。这么睡了半年，都不射精，也无快感。俩人绝望了。以为是阴阳不合，看来只好算了。结婚又不是为睡觉，都是革命同志和战友嘛，还要互相关心。俩人就少有在一起睡觉了。但是有一次，男的又把身体放进女的身体里，又那样一动不动地睡了半小时。男的没注意取出自己的桩子，就那么斜着身子往女的身子旁边一倒，身体一下子被触动了，他哎哟一声，精液流出来了。俩人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摸着那粘糊糊的精液，喜出望外，有了，是好的！俩人赶快又睡下，这回男的在女的身上使劲地上下抽动，象钻井一样，弄得女的直呻吟，不一会儿就射精了。成功了，原来是这样睡觉！俩人又粘在了一起，一直折腾到天亮。

同事对亦琼说这事，还有些不好意思。尽管她的孩子已有几岁了。她从未对人说过她和丈夫睡觉的悲喜剧，怕人耻笑。她之告诉亦琼，也是想说，如果当初她和她丈夫真的不能睡觉，她是不会离婚的。就那么守着吧。还得爱惜名誉。

亦琼听着，觉得好笑，居然两个大学教师不懂睡觉？她问同事，你们也当过知青，在农村天天看着鸡呀鸭呀，猪呀狗呀干这事，还不知道怎么做？

同事笑着拍了亦琼一下肩膀，说些什么哟，怎么把人比猪狗？再说那畜牲做这事，人怎么知道它在里面是怎样搅乎的呢？

亦琼噗地一下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她还是第一次和别人这么放肆地说睡觉，一时间竟把自己的悲哀忘了。待说笑够了，她对同事说，我与你们的情况不一样，你们是不懂具体怎么做，一旦知道怎么做了，也就没有问题了。我遇到的是男的不行，不能做，我干嘛要守一辈子？这是不人道的。

送走同事，亦琼想起同事睡觉的笑话，竟觉得一点也不可笑了。她笑别人不懂睡觉，她亦琼又懂吗？她笑别人还不如笑自己。只要她稍微有点常识，在婚前还是能够发现男的毛病的，最起码能够知道一些疾病的迹象。比如，男的几十岁了，长不出一根胡子，说话高出四度音，娘娘腔重。从来没有激情的表现，连想和亦琼接吻的举动都没有。时时处处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和亦琼亲热。这些即使不说明他不能睡觉，起码也表明他的雄性激素不够，缺少男人的阳气。但她亦琼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是男的对她的尊重，男的是个谦谦君子。

这就是亦琼的无知了，33岁了，还没有一点性的接触和体验，对男人一无所知。这样的“纯洁”有什么用？已到谈婚论嫁这一步了，还那样端着贞节的架子，自以为是尊重，也不过多读了一点书，干嘛就一定要男的象个木乃伊一样“尊重”自己呢？把活活的生命都扭曲了。这只能是她亦琼的傻、蠢，读了研究生又怎么啦，没用，还是一个性盲，傻大姐一个！

早春的气候乍暖乍寒，亦琼感冒了，她去校医院看病。中年女医生看了她的病历，抬头看看亦琼说，你就是亦琼，因为男的不行要离婚？

亦琼没有思想准备，她想不到医生竟然问出这样唐突的话。她支吾着说是。医疗室里已经围了一群人。有听亦琼和医生对话的，有专门伸着脖子要来看看亦琼是个什么样子的。亦琼感到很狼狈，象是被人当众脱光了衣服一样，教师的尊严受到伤害。

女医生没有理会亦琼的难堪，象是无心，又象有意地说，外面都在说你用了男家一大笔钱，都买了些什么呢？

亦琼感到受了侮辱，她想走，又被一大群人包围着，这么走，似乎表明她确实用了男家的钱。她忍着心里对医生的不满，说，你说我会用男的钱吗？男的工资还没有我高，我干嘛用男的钱？

医生说，也倒是。外面说得可离谱了，说你象武则天，要男的那个东西立一晚上，怎么可能立一晚上？大概得吃春药了。

屋里人轰地一声笑了。亦琼气得肺炸。要比武则天，她还不知那男女合欢是个什么滋味呢。这个医生怎么这么低级趣味！亦琼抬眼一看，围观的人已是满满一屋。有的瘪嘴巴，有的哧哧笑，有的头碰头地咬耳朵，还有的象打激灵一样耸耸肩，摇摇头。亦琼脑子里一下闪过《红字》里的场景，海丝特胸前佩戴着一个红色的A字（那是英文adulteress“通奸女犯”一字的第一个字母），站在耻辱的示众台上。海丝特犯了“通奸罪”，她亦琼犯了什么罪，要象海丝特一样示众，给人观看呢？她很后悔，怎么就没想到校医院是个是非之地，什么人都有，老师、学生、家属、后勤工人，她干嘛要来看病，送上门来被人审问呢？

多年以后，亦琼想起校医院被围的一幕，竟为自己没有理直气壮地辩

解感到遗憾。如果这事搁在90年代的今天，那个医生问起她的离婚，她会拍着桌子给医生讲一大篇理由，她要把那间医疗室当做一个讲坛，给围观的人上一堂性平等、性权利课。就象她现在新单位的一个同事，曾经以一种异样的口吻问她，听说你为做爱的事离过婚，你还很有能耐嘛。亦琼当即把头一扬，说，是有能耐，怎么啦，不该吗？这事是你遇上，你会怎么处？你是忍受还是离婚？男女性平等，有权享受天伦之乐，我干嘛要守着一个废人过一辈子，还有没有人道？

可在当年，亦琼被围在医疗室里，口干舌燥，半天也找不出开解的理由。竟不伦不类地甩出几句政治话语：“造谣的可耻，传谣的可鄙，信谣的可悲。”一把拿过病历，拨开人群，逃一般地奔下二楼，药也不取了，直接出了医院。

亦琼明明有理由，却象做了亏心事一样逃出了医院。她有禁忌，对性有观念上的压抑。

怎么能把结婚睡觉的事说出口呢？更何况是想睡还不能睡，这可是难言之隐。那时整个社会对性爱都很封闭，不象今天的人，说起性来，就象见面打招呼“你吃了饭吗？”一样顺溜无阻碍，同事在饭桌上可以把“亲爱的”，“想死我了”，“kiss you”的玩笑话在桌上滚来滚去，饱享口福，打性牙祭。可是在80年代初期，在公开的言语中就听不到一个爱欲的字眼。男女同房不说“做爱”，而说“睡觉”，或说“睡了”，“把她睡了”，“干了那个事”。“睡觉”本是连婴儿都有的生理需要，也是心静如水的老人必不可少的每日休息，却把它用于成人做爱的术语，可以想见这性有多么暧昧。这“睡觉”、“干了那个事”的字眼是多么猥亵隐晦，它把整个社会风气都毒化了，把人类美好的性事变成了一件令人抬不起头的龌龊事。它刺激了人的低级趣味和观淫癖。

亦琼回到宿舍，心里还难以平静。看来她的离婚触犯了众怒。但她心有不甘，不能就这样屈服，她要与舆论较劲。用母亲的话说，“自行车走下坡——不踩”，在乎了舆论，苦你一辈子，又不关别人的痛痒。可是这舆论是怎样的风刀霜箭，叫亦琼难以抵挡。她什么事都做不了，看不进书，写不了文章，吃不香，睡不着，心里只是一种烦，一种难以摆脱的压力。

男家妈气急败坏地从街上跑到亦琼宿舍来，她气没喘定就指着亦琼骂，你怎么这么狠毒，要撤销调我儿的申请。你这是要断我儿子的后路。老娘跟你拼了。

亦琼跟她说不清，那么大年纪也不好和她对骂。她说，有话好说，泼什么泼？你儿要调动他自己想办法调，调不调，那是单位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男家妈说，你怎么没办法，都是你在中间捣鬼，本来学校同意调他的，都发了商调函。

你不同意了，学校就不调了。你是个妖精，一肚子坏水水，狼心狗肺！

亦琼忍着气，对男家妈说，老人家，你都是吃米不长的人了，好好歹歹也有几十岁。你不要仗着你是个大老粗，就可以乱说乱骂。你要骂到球场去骂。边说，边把她推出门，嘭地一声关上门。

男家妈隔着门在外面又是打门，又是叫骂，你还是个大学老师，我看你是个骚婆娘，你把我儿弄出一身病来，你就不要了。祖祖辈辈都没听说过女人发骚要离婚的！

亦琼在屋里听着，气得打抖。她怎么这样有眼无珠要跟这种泼妇家庭的人结婚呢？下嫁也得要有一个起码的标准呀，男的没文凭，男家也没文化，现在她是滚在烂泥里了，不是屎（死），也是屎（死）。跟这样的人搅缠在一起，她别想清静了。亦琼只觉得自己好悔哟，她这么多年的艰苦奋斗，努力上进，当知青、当工人、当干部、读大学、读研究生，做大学教师，现在全都栽在这个婚姻上了。天呀天呀，外面都骂些什么呀，她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哟？

男家妈在门外，见屋里没有动静，骂得更厉害了。你这个骚婆娘，怎么象乌龟一样缩在屋里不敢出来了？哪个男人满足得了你？你屁眼大，我儿骚不够你！

亦琼听见走廊里有跑动的脚步声，都是朝她的房门来的，闹嚷嚷的一片。还听见有人小声喊，快点，快点，干起来了。象是对这场泼闹等待已久似的。男家妈被人围着，又是哭又是骂，拿着鞋子使劲打门。骂的话越来越难听，听的人越来越多，象集市一样喧闹。

亦琼在屋里坐不住了，她本以为把门关了，不理男家妈，她骂几句没趣了，也就自己走了。现在看来，她估计错了，有人围观，男家妈越骂越有劲。没有人制止。看来亦琼不露面，男家妈在门外是不收风的，围观的人也是不会散的。亦琼气得从藤椅上跳起来，去到门口，一把拉开门。只见门外黑压压地围满了人，有老师家的保姆、农村媳妇、后勤工人，也有老师。男家妈坐在地上，手里拿着鞋子。

众人见亦琼出来了，一阵骚动，多少有些吃惊。碰鼻子触眼睛的，太逼视，前面的人有些慌乱，急着往后退。亦琼死死地盯着一个围观的老师，象要看透他的内心，到底出于什么心思，要围在她的门口听老太婆泼闹。那老师似笑非笑地对亦琼点个头，转身钻出人群。后面的人正踮起脚尖往前看，推了人堆里钻的老师一把，挤什么挤？好好看嘛！老师没吭气，仍然往外钻。亦琼看着老师的后脑梢，心里一阵悲哀，也有一种鄙弃，这就是她的大学同志。围观的人中，也有邻居家的从农村迁到城里来的“农转非”老婆，比亦琼大不了几岁，有三个孩子。刚才亦琼在屋里，还听见她呱呱地给男家妈打气，现在她不再吭声，一脸不屑地看着亦琼。大概，亦琼的离婚，也对她是个冲击，这些高学历的人要想甩掉他（她）们这些农村的、乡镇的家属，是一个都不能饶恕的。

男家妈从地上爬起来，就往亦琼身上拽，嘴里连说，骚婆娘，骚婆娘，你骚给大家看看。

亦琼心头火星子窜，她这个大学老师被这个老泼妇搞得一点面子都没有了。她没了理性的管束，对着男家妈向开机关枪一样回骂过去了。你说骚，不错，我是想骚，祖祖辈辈就是这么骚过来的。你不骚吗，你不骚生得出儿来吗？是呀，我满足不了，你满足得好哇，你从二十岁就骚起，骚了几十年，骚个儿六庚不全来害我。听着，老太婆，你还有什么脏话，尽管吐出来，看我敢不敢全都还给你！

男家妈说，我不怕你“能说会道——流屎流尿”，你不把我儿调回来，就是离不脱。你抽我儿脚下的跳板，老娘就要用索子套住你。我儿就是不离，把你拖老，拖得嫁不了人，生不出儿。

这一下戳到亦琼的痛处了。她之所以下嫁，不计较男的名利地位，就是想生孩子。那是她埋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她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过一回

做母亲的瘾。她坚持了两年多的冬泳，全是为了生孩子做健康的准备。如今结了一个死婚，把她的梦想全打破了，她之要摆脱这个死婚，也是为了日后能够再安家，她想了生孩子的愿。男家清楚亦琼的处境和打算，现在老太婆用把她拖老拖得生不出孩子来咒她，这无疑是在亦琼的疮疤上再撒一把盐。

亦琼大吼，老太婆，你不要太恶毒了，你儿已经是你的报应了，再用烂心肠，谨防你儿要暴死。

男家妈跳起来，你咒我儿死？你安的什么心？

亦琼说，问问你自己安的什么心。

正在骂得不可开交时，周老师闻讯赶来了。老头子拨开人群，来到亦琼身边，吆喝老太婆说，这是大学宿舍，你跑来闹什么，还不快走，要我把你带到保卫处去？又对围观的人喊，有什么好看的，谁家没有姐姐妹妹的，你们就是这样无动于衷？

围观的人悄悄散开了。

男家妈没趣了，但她嘴巴并没有软，边走边骂骂咧咧，你等着，不怕有人帮你说，你嫌我大儿骚不到你，我叫我二儿三儿来日你个够。三个儿都来，没离婚就要住在一起，看你亦琼怎么骚！

周老师陪亦琼进到屋里，亦琼呜呜地哭起来，她受的是什么样的侮辱哟。

周老师拍着她的肩头，象哄孩子一样说，别哭别哭，有事叫我们一声，男家不敢怎么样。

他点上一支烟，坐在藤椅上抽起来，待亦琼平静下来，他说，你也是命苦，怎么结这么一门婚？现在看来，就是那男的没生理疾病，你和他结婚也是不合适的。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家庭教养？如果不是儿子支使，老太婆敢来闹你？你这个婚姻不般配，迟早是要散的。只是我不明白，你究竟看中了他什么，学历吗？人品吗？人才吗？钱财吗？他都没有。这些没有也没关系，但起码要有爱。你爱他，他爱你吗？好象也没有。如果有爱，他就是有病，你可以等他治病，他也不会婚前瞒你。你们结婚没有感情基础，才会弄出这么大问题来。

是不是？

亦琼呆呆地盯着老人，点点头。

周老师叹口气，哎呀呀，被我说中了。没有感情怎么可以结婚呢？记得我去听你的课，分析《傲慢与偏见》，你说书中的婚恋观就是讲“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没有爱情千万不要结婚”，怎么你自己就不能实行呢？

亦琼咬着嘴唇，嘴角有了一丝笑意。那是书上说的嘛，现实又是一回事。你要我有了爱情才结婚，可是我就没有哇，也找不到哇，叫我怎么办？

周老师说，那你就凑合了，说来不怕你生气，你把结婚当做组织“合作社”，两个人在一起打饭平伙。

亦琼“噗”地一声笑起来，这个“合作社”、“打饭平伙”太生动了。

周老师见亦琼笑了，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他说，我也不是批评你，我只是觉得你们这代知青出身的人，好象不怎么注重婚姻的质量，不讲感情。你看系上，就77级、78级毕业的老师家庭问题多。

亦琼叹口气，那也是没办法呀，谁让我们生不逢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呢。哪象你们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生活秩序都是正常的。该上学就上学，该工作就工作，谈恋爱找自己的同学，既有共同语言，又有感情基础。象你

和殷老师，又是大学同学，又一起留校，一儿一女，品种齐全，家庭当然幸福美满了。我们这代人有这个福分吗？

周老师说，是呀，是呀，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问题。知识分子爱打肚皮官司，就是有问题也不暴露出来。只是大多数婚姻都能凑合着过，离婚的还是很少的。象你这样的婚姻，一结婚就出问题，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说到这里，我又有些不明白了，你学文学，教文学，看了那么多的世界文学名著，怎么对结婚一点经验都没有？

亦琼说，看归看，教归教，这和现实是两回事呀。再说你看那些世界文学名著，哪本讲过怎么睡觉脱衣服？就是《安娜·卡列尼娜》把爱情写得那样有名，可也没有写怎么睡觉呀。从古希腊到19世纪，写爱情都停留在恋爱阶段，哪里写了婚后的事呀，我怎么能从书上得到这些经验呢？

周老师一下子被提醒了，也真是的，传统文学都没写婚后的家庭生活，只把那恋爱阶段写得缠缠绵绵，催人泪下，也真是害人，好多年轻人以为家庭生活就象恋爱一样浪漫美好，结婚后就闹家庭矛盾。这个发现我要回家告诉你殷老师，当初她选择我没有被那些花花俏俏的恋爱描写迷住，这是她的英明。

周老师一向是个爱逗乐子的人，亦琼又被他的话再次说笑了。

周老师站起身说，好了，你能笑了，我也该走了，事已如此，你不要怕，我老头子是永远站在你一边的。

亦琼说，谢谢。

说是不用怕，亦琼心里还是害怕，单是男家妈这样骂，她已经招架不住了。男家有几兄弟，真要施暴，她亦琼是敌不过的。到那时她又怎能分身去找周老师帮忙呢？又没个电话。

亦琼越想越怕，跑回家去了。

母亲听说了，大怒，说，上门冲击？还有没有王法？找组织，要他们保证你的安全，知识子也要拿点杀气出来！

亦琼被点醒了，她横了心，回学校找到保卫处说，你们管是不管？不管，我就要正当防卫了，我已准备好榔头、菜刀。谁敢来冲，我就砍翻谁，叫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这么一放话，竟没人敢上门闹事了。闲言碎语的话却是不断。舆论比亦琼想象的还要杀人，亦琼给搞得心力交瘁。看报纸，不断登载大龄女子自杀的消息。一会儿是上海的大龄女子跳楼自杀，一会儿是南京的大龄女子自杀。一会儿是新疆的大龄女子跳水自杀。多是婚姻不幸，也有老不出嫁，家里兄弟要赶着姐姐出嫁腾房的。亦琼看得心碎。所幸的是亦琼有家里的支持，如果她也象那些自杀的上海女、新疆女遭到家里的嫌弃，她亦琼也真是不想活了。为了母亲的悲痛，为了小弟的热心，她亦琼也是不能死的，哥哥才刚刚走了，她要去死，等于是追母亲的命。可是这么活着，有多么难呀，法院那头还一点消息都没有。可以想象，法院是不会向着她亦琼说话的。这场官司打得赢吗？即使能打赢，起码也得掉她亦琼几层皮。亦琼想到这一点，就禁不住心里发怵。

陵县法院收到亦琼的起诉书，见是城里人要 and 乡镇人离婚，地位高的告地位低的。竟然为睡觉离婚，这成什么话？必须维护本地人的利益，保护弱者。县法院当即把案子下放到区法庭，依靠乡镇群众的力量来教育城里的知识分子吧。

案子下放到区法庭的消息立刻在镇上传开了，一拨又一拨的人涌到区法庭，坚决要求法庭为本地人说话，决不容许女的抛弃男的，地位高的抛弃地位低的。法庭对男的单位的领导说，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维护本地人的利益的，不然还要我们法庭干什么？我们法庭就是为乡镇人民说话的。

男的本来对离婚的事心里发虚，这下有法庭的支持，胆气壮了。他给亦琼写信说，你告法院没用，陵县法院是不会为你说话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亲自到陵县来看看民心所向。

明智的作法是撤消诉状，把我调回重庆，我们再在重庆办离婚不迟。

这男的也是太天真，明知自己身体有病，却想通过结婚来谋求调动。以为大龄女子本就结婚晚，不好意思再张扬自己结婚有问题。他不就达到调回城里的目的了吗？不曾想，他遇到亦琼这样不顾脸面不管舆论的女子，也是把他搞得焦头烂额。盖着不臭的一堆屎，现在是挑着臭了。

亦琼收到男的信，毫不动心。继续给区法庭去信催案。半年后，亦琼收到区法庭不予离婚的判决。所诉理由是：（1）夫妻应以感情为重，女方诉男方有病，但女方并没有在结婚第二天提出离婚，而是在两个月以后提出，这说明结婚这两个月还是有感情的。至于两个月后，女方因故感情发生变化，但已和男方有病无关。（2）离婚要双方自愿，男方不自愿，千方百计想调回城，要和女方一起生活，搞好夫妻关系，这说明男方对女方是有真感情的。

女方不应该中止男方的调动，破坏夫妻和好的感情。（3）男方的病并不是什么传染病，以致夫妻不能一起生活，也不是危及生命的绝症，是可以医的。家庭有病自己克服，不能给社会增添包袱。女方地位高应该高姿态，不要把自己的个人困难推给社会。不要逼男方走绝路。出了人命，女方是要负责任的。

男家妈带了一挂鞭炮到亦琼楼下燃放，笑得哈哈响。这时候的老太婆，已经没有要和亦琼重新和好的心思了，她知道也和好不了。她只是要实现男家对亦琼的报复，要把亦琼拖老。现在看来这不是不可能的。

男家放鞭炮的举动，立刻在学校传开了。亦琼败诉了！这下子，那些不赞成亦琼离婚的人，可以说都是有些得意的，或者说看笑事的。舆论又开始对亦琼说三道四了。什么亦琼说男的有病是假的；法律是要公平的，保护弱小，怎么能让这些高学历的人想离就离？这回算是报复了知识分子了，给弱小者出了一口气。

亦琼看着判决，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结果。她不是没有一点准备，但当这个事实摆在亦琼面前的时候，她仍是感到受不了。难道她的后半生就要被这个死婚拖住吗？她应该怎么办呢？她现在的处境真是尴尬极了。她没有获准离婚，也就是说，她不能谈恋爱。

亦琼的一个女同事给亦琼出了一个主意。她平时对亦琼不是那么很服气，常说些咸不咸酸不酸的话。亦琼也不过多发了几篇论文，得了省政府科研奖，学生喜欢听她的课罢了，就那样大红大紫。她的婚姻不好，是当知青时结的婚，大学毕业后教书，总觉得和丈夫差距大，两口子常闹架，系里调解多次也没用。这次亦琼栽在婚姻上，也不知她出于什么心思，她劝亦琼不要离婚，另外找一个情人，借腹怀胎。就象《遗产》中的珂拉，丈夫不中用，但同意珂拉和别的男人养孩子。珂拉就和她的同事弄出个孩子来。亦琼完全可以做珂拉式的妻子。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因生理原因提出离婚，岂不太庸俗，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吗？现在你离婚已经失败，再告下去，只会

把自己搞得声名狼籍，连你的事业都会栽进去。

亦琼听得眼睛都瞪大了，做珂拉式的妻子，这怎么行？只要我还有口气，我就要争取我的人身自由，坚决和他离婚。

嘴上这么说，亦琼心里沮丧得很，自己真的就这样栽在这个婚姻上吗？她对法律感到太失望了。哪里是法治，完全是人治、传统观念治。她回家对母亲和小弟说起结果，不知该怎么办。

母亲心里窝火，亦琼的婚事把她一向守的贞节面子都丢掉了，她这张老脸也无处搁了。

但她还是咬住她的道理不放，话丑理端，一定要离，不能就此罢休。

小弟听亦琼说起同事的建议，说，这人是怎么想的哟，出他妈的烂主意。这个官司我们是坚决支持你打下去的，关键看你自己的选择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那么传统，一定要生孩子。以后侄儿侄女都是你的孩子，送你，你还不一定要呢！孩子有什么？要靠他烧你，埋你？官司肯定会打赢的，要有韧性，要有耐心。你不要去听你那些同事的建议，全是幸灾乐祸的馊主意。只有家里面的人，才是真心关心你的生活，真心为你的幸福着想。

亦琼被小弟说亮堂了。是的，她吃亏都在太传统上，包括贞节，包括生孩子。她反省她的婚姻失败，也在想孩子上。把找对象的条件降得太低，反倒没有自己的价值了。如果为了生孩子，去做珂拉式的妻子，她连自己的人格都没有了。哪怕是这辈子不生孩子，她也不能再拿原则做交易。官司一定要打下去，大不了拖到生不出孩子，当一辈子老处女，但她要捍卫一个信念，争得一个自由的身子。她不在乎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不在乎别人喜不喜欢她。

周老师不断为她的事找领导谈，希望给她帮助。老头子特地在出事的那学期不排她的课，让她避免了讲台上面对学生的尴尬。他去向系里和学校争取，派她到外语学院参加出国人员集训班学外语。亦琼暂时离开了学校，避开了男家的骚扰和舆论的风头。

男家妈跑到学校人事处去闹，你们把什么样的人派出国去？法院判了不准离婚，她不跟我儿睡觉，不准我儿进屋，现在又想跑到国外去。你们要包庇这种坏女人，我就不答应。只要你们敢派她出国，我就要告你们，我儿就要找你们要他的人！

亦琼通过了出国的外语考试。高高兴兴回到学校。领导找她谈话，问她怎么考虑离婚的事。她一下意识到了，她的婚姻没有最后解决前，一般是不考虑出国的。亦琼既委屈又遗憾，偏偏在这个结骨眼上，好事坏事都搅在一起了。但她知道有关出国人员的规定。她就说，我想出国留学，也要离婚。当然鱼和熊掌难于兼得，如果因为离婚影响出国，那就不考虑我好了，不给学校增添麻烦。

多年以后，亦琼回想起她在出国和离婚问题上所作的选择，觉得她本来也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就是同意不离婚，选择出国。出国了，还不好离婚？到以后法制健全了，一脚就可以把这个死婚蹬掉。可是在当时，她选择了离婚，这对她后半生的命运来说，她走错了关键的一步棋。

她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离婚案离起来那么困难。她对法律始终抱着尊严感，把它看得太神圣。她一本正经地抱住一个原则不放。在最初提出离婚时，她没有同意以调动男的来达到离婚。后来她同样不能为出国而说她不离婚了，把男的请进家门。这是原则问题，不能作交易。这就是亦琼的认真、

死心眼。要是换了今天，她才不会对法律那样认真呢。她已经没有了那种历史的信任感。她会以玩笑的方式来对待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你跟我开玩笑，我也跟你开玩笑。可惜，她觉悟得太晚。

亦琼再次给陵县人民法院写起诉书。法院不理睬，音信杳无。她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写信，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没有任何消息。她又给省妇联写信，给《民主与法制》杂志写信。省妇联回信了，原则上支持她的行动。《民主与法制》说他们管不了具体的案子，要亦琼继续找当地法院申诉。利用到成都出差的机会，亦琼到省法院去上访，反映自己的离婚案。民庭的负责人接待了她。说他们已经收到亦琼的反映信，他们已经把信转给陵县人民法院了。要亦琼再和陵县人民法院联系。亦琼又给陵县人民法院写信，但陵县人民法院仍然拖着不办。

系书记派了陵县籍的赵老师回陵县人民法院出差，表明女方组织的态度，希望尽快给予解决。县法院民庭庭庭长接待了老赵。他对老赵说，我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不能纵容知识分子喜新厌旧，做陈世美。尽管亦琼结婚前后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但思想上还可以后悔找了个地位低的嘛，她离了婚还可以再找研究生嘛。我们要保护弱者的利益，为弱者说话。亦琼实在要离，也得要时间嘛。我们这里有个在外面做事的工程师，提出和农村老婆离婚，我们挽留了十多年，至今他也没有离掉。现在他不提离婚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老婆感激我们为她当家作主，村里群众也满意。亦琼提出离婚前前后后才一年嘛，怎么可能就解决呢？别说下面群众通不过，就是法院的办案人员也转不过弯。

老赵办事精细，他又去到通常说的专为妇女说话的妇女的娘家——县妇联，请她们从妇联的角度为异乡的妇女说公道话。县妇联领导说，我们为妇女主持公道，但亦琼的案子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保护范围。她不是农村受欺负的小媳妇，丈夫也没有打骂她。男人不打女人，这个男人已经够不错的了嘛，说明他们还有感情。还可以调解好。现在是女方学历高，要找男的离婚，我们妇联就不能向着女方说话了。

老赵回校后，把陵县之行的结果告诉了系书记和亦琼。社会不辨是非地同情所谓弱者，保护弱者，令亦琼感到这种人性的非善性和野蛮性。她亦琼和男的离婚跟陈世美变心完全不沾边。她和男的只有职业的差别，文化高低不一，这是婚前就存在的。男的婚前隐瞒疾病，婚后不承认自己有病，还施暴，还全家来闹，已经完全没有恢复感情的可能了，她凭什么是陈世美？要论强弱，她是个女人，外乡人，她受男的欺负，弄得东躲西藏，她才是弱者，应该同情的。可是社会、法院，仅凭亦琼的文化比男方高，就颠倒黑白，栽赃她是变心的女陈世美，这才是“棺山卖布——鬼扯”。

亦琼愤愤不平，她给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妇联写反映信，讲自己的婚姻，讲下面执行新婚姻法的情况，讲国家婚姻政策缺少延续性带来的社会后遗症。1976年底，中央宣布文革结束了，可它给每个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又岂能在一朝宣布结束就结束了呢？这批跟政治毫不沾边的大龄女子，要比别人多吃一重婚姻亏。“正做不做，豆腐蘸醋”，她们在求学时代去下乡当知青，婚恋阶段去重新读书。偏偏又遇上不稳定的婚姻政策，国家在70年代提倡晚婚，规定结婚年龄男28，女26，男女年龄相加必须55岁以上，提前结婚受罚，怀了孩子要打掉。这就使大龄男子不敢随便找年龄小的，也使得那些向往上进的女子忽视了自己的婚姻。1980年，国家公布了新婚姻法，重新规定结婚年龄男22，女20，就象天下大赦婚龄似的，那年春

天，登记结婚的人数倍增，如洪水决堤一样凶猛，人们担心，这放宽的婚姻政策说不定哪天又会变回去。与大龄女子同代的大龄男子，一下子有了本年龄层和下一个年龄层的女子供选择，他们眼光向下，纷纷找比自己年轻十岁八岁，甚至十多岁的姑娘为妻。那些上大学、读研究生的大龄女子正在完成她们的学业，撰写毕业论文，她们的毕业，比新婚姻法的公布慢了半拍。就象经历了一次婚龄地震一样，横在她们面前的是年龄断裂层。她们落在了新旧婚姻法出现的结婚年龄差的空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好似脱节的车厢，被甩出了时代的婚配轨道。就是这样，在她们的婚姻发生不幸时，法院还对她们施加压力，百般刁难，既无理性，也无人道，强迫文明向野蛮就范，法律的公正何在？

亦琼把她的婚姻不幸都算在了文化革命和国家婚姻政策缺少延续性的账上，从理论上可以这么看。但她忘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还有她自身的原因。她处理婚姻有盲点，就象周老师很婉转地批评她的那样，她根本没有考虑婚姻的感情基础，缺少对爱情的追求和理想。她口口声声强调现实，到头来她不仅没有务到实，反而吃了太过现实的大亏。

亦琼终于接到县法院的传票了，那已经距她写第一份起诉书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亦琼赶快去找系书记。毕竟是为隐私离婚的呀，案子拖了一年半才通知开庭，又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情呢？系书记当即找赵老师商量，要他陪亦琼再去陵县跑一趟。

毕竟是他的家乡，熟悉情况。光有老赵去，还怕男的骚扰亦琼。系里又找了从中文系到学校工作的干部肖玲，要她也同行，两人代表组织出庭。小弟不用说是姐姐的私人保镖，他也一道前往。去陵县要乘7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一路上，小弟和老赵、肖玲有说有笑。亦琼两眼望着窗外，想自己的心事。她不知道这次去出庭究竟是凶是吉。是不是又是一个“二进宫”，打不赢这官司呢？一路上她心里沉甸甸的。

第十三章 调解之战

整整颠了7小时的长途汽车，在半下午的时候到了陵县。陵县很小，只有一条主街，石板路老长老长的，两边是铺面，县里各种机关、部门也在两边的岔道上。亦琼四人刚一在街上出现，就引起两边铺面里的人和住家人的注意。这里很少有城里装束的人来。老赵陪亦琼来对簿公堂，和他在县商业局当头的老同学取得联系，到商业局招待所安排住宿。到了招待所，老赵和小弟登记一个房间，亦琼和肖玲登记一个房间。小弟交的房费，他认为这是姐姐的私事，不能让公家出钱。

老赵对亦琼说，放心，住在这里绝对安全，双层保险，对方不敢来骚扰，他单位的人也不敢来冲的。

亦琼说，我知道。

把旅行包放下后，亦琼四人走出招待所。他们很顺利地到了法院，门卫已通报民庭庭长，重庆打官司的人到了。庭长中等个头，黑脸膛，满脸的

皱纹。不知是天生的不苟言笑，还是对亦琼的案子从心里不满，他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只是点点头。都没有什么好说的。连寒暄都没有。

庭长说，明天早上9点开庭。

老赵说，我们明天9点见吧。

出了法院，亦琼松了一口气。到陵县来的第一关过了，没有什么意外。现在就看明天开庭了。

亦琼和老赵、肖玲，还有小弟，提前十分钟到了法院。由于是隐私案，不公开审理。没有旁听的人。

审议庭设在法院后院的会议室。室内的乒乓球桌做了审案的办公桌，书记员搬来一堆三角体木条，上面写着“审判长”、“副审判长”、“书记员”、“原告”、“被告”的字样。庭长作审判长，他穿着全身披挂的法警服装，戴着大盖帽，比起头天穿便服的样子神气多了。

大约9点20分，男的一个人无精打采地走进来了，他穿一件灰色衬衫，有些空荡荡的，更显得身材的瘦小。他讪讪地对庭长打个招呼，来了。

他看了亦琼一眼，没有说话。又转身看到后排坐的老赵等人，急忙回过头，一屁股在被告席上坐下。

亦琼两手交叉坐在藤椅里，她看见男的进来，就象见到一个陌生人一样，无动于衷，两眼平视前方。而在她的内心，恨死了这个男人，他把她的个人幸福全毁了，把她的名誉都败坏了。她表面的平静，只是火山爆发前的沉静状态。

小弟看着男的进来，死死地盯着他，毫不掩饰脸上的鄙视与仇恨。这个人，把他的姐姐害得太苦了，搞得满城风雨，还那么无赖地拖着姐姐，要调动，真他妈的好意思，连点男人的骨气都没有。他盯着那男的看，然后扭头往门口看，怎么就男的一人出庭的，没有单位的人陪同，也没有亲属参加。这次开庭，男的已经风闻上级法院过问了此案。单位领导知道不占理，不愿为男的出庭作证。单位的职工见领导都改变了最初支持男的态度，也感到闹事不妙，谁也不敢到县城来起哄了。

小弟看看前面坐着的姐姐，身边的老赵和肖玲，女方的阵容是强大的，有单位的人，还有亲属。可是男方就一人，身单力薄地坐在那里。小弟看着男的，脸上的怒气慢慢消了，他心中有些不是滋味，竟对这个男人起了怜悯。他身体有病，给弄得人人都知道，尽管当地人帮他说话，但笑话他无能，可说也是在所难免的。乡下人的舌头说起性无能来，是不饶人的，男的并不一定就好受。他家的兄弟没来，恐怕也是拿这个哥哥很恼火的，说不起话。真的要讲道理，要辩论，男的绝对不是姐姐的对手，那么男的就一个人，女的有一群人，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

他想着有些不好受，起身走到亦琼身边，轻轻说，姐，男的就一人，没有家属来，我也不参加了。有老赵和肖玲出庭就够了。不要急，我相信你会辩论赢的。

亦琼回过头说，那好吧，你不参加。

小弟笑了，祝你成功，我在外面等你。

然后他走到庭长面前说，被告没有亲属参加，我也就不参加了，求个公平。

小弟退出了法庭。

庭长拉长了声音，宣布开庭审理张亦琼诉男的离婚一案。他没有马上

对亦琼提问，而是把一摞材料往桌上一放，板着面孔说，你到处写信告我们！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省妇联。

亦琼一下子警惕了，怎么这样说话？她呆滞的面孔有了表情，抢答式地回答说，我给上级法院写信反映情况，是履行一个公民的权利。

她边说边打开随身带的文件包，从里面拿出一大叠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摆在桌上。她决不给法院一点空子钻。

庭长瞟了一眼桌上的材料，口气软下来说，当然，我们也没说你不该反映，我们本来就是准备现在解决这个案子嘛，只是你操之过急了。我们去年就给北碚法院去了代讯函，请他们代为向你方调查。不是我们不办，是你们当地法院拖延了时间。你看这是我们发函的存根。

亦琼大吃一惊，还有什么比法官当面撒谎，嫁祸于人更叫人惊讶的呢？亦琼已经习惯了凡事掌握证据。她对庭长说，请把你们的发函存根给我看看，我要抄下来，回去调查此事。

如果真是北碚法院敢于如此目无党纪国法，严重违背民事诉讼法第171条，扣压兄弟法院的函件，拒绝协助办理此案，我就要告他们。

亦琼起身凑到乒乓台前去，这算什么存根？没有法院发函编号，没有公章，只是一张便条，新崭崭的一张纸，没有一点折皱，墨迹新鲜得就象是这天早上6点钟才写的一样。她心里哼一声，骗鬼！嘴上却说，这里面恐怕有技术问题，我更要把它抄下来，看看究竟是谁的责任？

亦琼伸手去拿那张纸。庭长象翻烧饼一样迅速，一把把存根翻过来用手压住。绷紧的脸皮，绽开了象花卷那样的螺旋状。他用发沙的嗓音说，慢点，你不必这么认真，我只是说说，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把纸条揣到了警服兜里，拍了两拍。

亦琼似笑非笑地看着庭长的动作，室内所有的人都没有出声。庭长干咳了两声，又板起面孔，拖着长腔说，原告张亦琼，你是个研究生，大学教师，为什么在结婚两个月内提出离婚？

从起诉离婚到现在，亦琼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机会陈说自己的理由。谁知她不可控制地浑身打起哆嗦来，抖得说不出一句话。她只好对庭长摆了一下手，表示停一下。她的发抖，并非是害怕，而是一种肌肉紧张的颤抖。抖得来她浑身肌肉突突地跳，牙直磕，说话不成句数。在场人都看得明白，亦琼心里着急，老这么发抖怎么成？赢官司都要打成输官司了。她使劲地咬住牙关，使颤抖停下来。然后回答庭长的提问。

她说，我是研究生，大学教师，但我也是一个普通女人。人到中年，我想望安定，建立一个普通人的家庭，尽为人妻母的本分。我没想到男的有病，他婚前没有告诉我，这就是欺骗。他把我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希望全都变成了泡影。我问他为什么瞒着我，你骗一个18岁的姑娘，人家年轻，有感情就等你几年，不愿等可以再嫁。你骗到我33岁的门下，骗得我爬都爬不起来，我跟你还有什么情份？

亦琼说到这些，不免有些激动。她没有讲男的施暴破膜的事，那个恐怖的情景，令她终身难忘。单是那一幕，也是叫亦琼万难接受男的。

终归说来，亦琼不能接受这个男人，有病不是绝对的因素，根子是完全没有感情基础。

本来象男的不能过性生活的毛病也不是不可医的，也可以商量，值得同情。现在连艾滋病人也要同情嘛，何况一个性功能有毛病的人呢？

男的之所以婚前没有告诉亦琼的身体疾病，大概是过去谈恋爱失败过，这次就抱着侥幸的心理，结了婚来说。生米做成了熟饭，女方就只好象别的妇女那样吞下这杯苦酒了。还有太监也娶老婆的嘛，女的照样过得好好的。他忘了这不是皇帝坐天下，女人依靠男人吃饭的时代了。他想自己的利益太急迫，完全没有为女方着想。因而一结婚就闹翻了。

亦琼陈述她的理由。根据婚姻法第6条，性行为是夫妻生活的重要部分，共同生活下去是不人道的。又根据婚姻法第25条，婚前感情基础差，婚后因男的有病没有建立起感情，无调解和好的可能。她想起了区法庭的判决。现在她得把那些判词都驳回去。

她激动起来，说，区法庭说我怎么没有在结婚的第二天提出离婚，而是两个月后。我得说结婚离婚不是百货公司买衣服，可以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我没有在结婚的第二天提出离婚，而是在两个月后，是经过反复再三考虑的。在这两个月中，我多次与男的协商离婚，希望好说好散，不让外界知道离婚的真实原因。男的不同意，一定要以调他回重庆为条件。这里是他有关谈调动，谈疾病的复印件，白纸黑字，证据都在这里。

区法庭说我不该中止调动男的，说他想调动，是为了搞好夫妻关系，对我有真感情。我看不出哪儿有什么感情，纯粹是把我作为一块跳板加以利用。包括他隐瞒疾病跟我结婚，都是为了达到他利用我调回重庆的目的。他利用我可以，但起码他得有个好身体，好人品。他隐瞒疾病，既无健康，又无人品，我干嘛让他利用？我提出离婚，就不存在照顾夫妻两地分居解决调动的事。真的把他调回去了，法院会准予离吗？你说男的有病，你还把他调回来，这说明你们还是有感情嘛。况且单位也不会同意，你要求照顾调动，我们给你调动了，你又离婚了，给学校添一个包袱，我们把这么一个没有文凭的人调到学校有什么用？试想我以后还要结婚，难道我又去找学校要求照顾调动？学校问我，你已经照顾一次了，你究竟还要照顾几次？我怎么回答？我就那样脸皮厚，好意思说，我结一次婚，就请照顾我一次。什么时候不再结婚了，就不照顾了。单位不是我老爹开的，凭什么要一次二次照顾我？我不能把自己的包袱往学校甩。不能为了顺利离婚，就拿调动做交易。他把我的名誉全破坏了，尽管我跟他没有性生活，可是我在法律上是个已婚妇女了，我离婚以后就背了一个离婚女人的名了。你们法院想没想过我的处境，想没想过我所受到的伤害？

亦琼越说越激动，到最后，说到她空背一个离婚女人的名时，竟发了疯似地吼起来了。

庭长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亦琼象个波妇一样对着庭长咆哮，我冷静不了，这个婚把我害得好苦，法院还拖我一年多，谁来赔偿我的名誉损失，谁来赔偿我受到的精神伤害？

她突然转过身去，对着被告座位上的男的吼道，你，你想过你这样做对我的损害没有？你还支使你妈来泼我闹我，骂我骚婆娘，扬言要让你家兄弟来破门而入，还说出让三兄弟来日个够的脏话。你是个人吗？你还好意思要我调动你，你是个什么东西！

庭长大声喊，有话好说，法庭上不许骂人！

亦琼伸着脖子对庭长喊，他泼我那么多污水，还不兴我骂他一句“东西”？我就要骂，“你是个什么东西？！”

话一出口，庭长、副审判长、书记员、被告、老赵、肖玲都愕然，这

究竟是骂庭长还是骂被告？还是两人都一起骂？

亦琼已近于疯狂了，她完全不管不顾，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在来出庭前，她曾反复思考，她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打这官司。完全按大学教师的斯文、理性来辩论，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些乡下的土皇帝才看不起你城里人酸溜溜、文绉绉的样，“狗屎做鞭——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他们服的是恶人、歪人！中国人说“离婚”是“打脱离”，基层法院审案，首先是问两口子打不打，不打，那还有感情，各人回家去。亦琼没有跟男的打，区法庭和县妇联就说他们还有感情，不予离婚。“打脱离”就得打，不打，就离不脱。亦琼畏惧这种野蛮的离婚，可她不服也得服这种传统的离婚方式。她想好了，她得闹、得泼，以泼以闹代替打。她要拿出泼妇的样子，让法院看看，他们究竟是有感情还是没感情，她究竟是好欺负还是惹不起。于是她选定了自己出庭的姿态，一重证据，二加泼闹。

亦琼以为她在法庭上是在按照她的计划扮演角色的，实际上，她的心境真的被这个离婚破坏完了。她害怕法院又要判她不离，她得抓住这个机会拼命说。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停，不能停，我要说，我要说，我要喊，我要叫，我要吼，我要拼命闹，我要拼命叫。

于是她就象个疯子一样，在那里不停地说，不停地喊，不停地叫，唾沫飞溅，把结婚以来所有的苦水水都一股脑儿往外倒。

她用手挨个指着庭长、副审判长、被告、老赵、肖玲，说，今天当着您，当着您，当着您，当着您，当着您……她象个神经病一样，用手指了一圈，最后又指着庭长说，还是当着您，大家评评，这个婚该不该离？这个婚我离得有理不有理？这个婚法院该不该阻拦不准离？

亦琼满脸通红，象是作了百米冲刺一样，坐在藤椅上直喘气。庭长脸上红一阵，黑一阵，身子在藤椅里一挺一挺的。大概他没有料到原告这么泼，象个母夜叉一样。这知识分子就这么个玩意儿！

哈哈，亦琼要的正是这个效果。

庭长挪动了一下身子对男的说，请被告对原告的陈诉作出答辩。

男的脸色煞白，汗水直流，他本就有些女人态，这下更被亦琼阵势吓住了。他扭扭怩怩说，我的功能是正常的，这是县医院的证明。我只是结婚时候不行，现在已经恢复了。

亦琼气还没有喘定，腾地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说，恢复了！恢复到零点几？瞎子恢复视力，能看见0.0001，也叫做看得见了，性功能病者，医到0.0001的程度，也可说是功能正常了。无论他现在吃了什么激素，走了什么后门，得到这张证明，我都是实际受害者！

她歇斯底里吼起来，我尊重我与他结婚两个月的婚姻事实，我对他的疾病最有发言权。

我想，此时不会有哪个女人敢于出庭来驳斥我说，男的性功能正常，她跟他睡过觉。男的也举不出他跟哪个女人睡过，他没有问题。凭一张县医院的证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当然男的不可能举出他跟哪个女人睡过。他有病，不可能睡，退一万步说，他睡了，也不能说出来。说了，不就表明他在婚姻期间乱搞男女关系吗？那对亦琼离婚不就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在中国，离婚就是有点怪，身体有病，法律上认为是过硬的理由，但人们的观念却认为不是原则问题。原

则的是作风有问题，乱搞男女关系。如果亦琼离婚是为男的作风有问题，管保大家都同情她，离婚也顺当。可她是为生理疾病离婚，城里人的同情就大打折扣了，乡下人则是完全不同情。

亦琼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她又重复问道，他能举出他跟哪个女人睡过吗？她想，要是男的能举出人來，那才热闹呢！她这心理，多少有些病态了。

男的一声不吭。庭长大声说，原告，不要把问题扯远了。

亦琼不说了，昂着头，看着庭长。庭长翻着桌上的纸卷，慢条斯里地拿起一叠纸，说，这是被告给原告的信，我念几段。“我的身体有病，跟我长期在乡下生活艰苦有关，把我调回重庆后，加强营养，是会好的。”“我一直在治病吃药，希望你给我时间，不要提离婚。”

庭长又拿起一封信说，这是被告给原告弟弟的信，信里说“我跟你姐姐结婚不能过性生活，这只是暂时的，会治好的，可是你姐姐坚持要离婚，也不考虑自己的身份，希望你劝劝她。离婚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离，也得有个前提，把我从乡下调回重庆。”庭长又拿起一张纸说，这是被告吃药的单子。刚才念的几段材料，都是被告的笔迹，被告没有反对吧。

男的低着头，没说话。

庭长说，身体疾病是可以医的，原告说话不要那样尖刻。你不愿意等待男的治病，也是可以离的，我们也没有阻拦，不准离婚。庭长拿起一张单子，转了话题说，原告，被告说他的衣物在你处没有归还，是不是事实？

亦琼说，是。忙从带来的一摞材料中找出一张单子。说，这是我开的男方在我处衣物的清单，有两件西装，一件衬衫，一条短裤，两双皮鞋，两个温水瓶，一个果盘，一盏8瓦日光灯，两个玻璃罐。另外还有三百八十七元五角现金。这是清单，请庭长核实。

亦琼念清单时，男的身子前倾，听的很专心。及至亦琼念完了，他才把身子靠到椅背上去，舒了一口气。他一直很看重这些东西，造了不少舆论，说女的吞他的钱财。

庭长问男的，这些东西都没错吧？

男的摇头，没有。

庭长问，被告对原告说离婚还有什么说的，同意离婚吗？

男的干涩地说，没有。同意。

庭长说，既然没有异议，那么这个离婚案还是按协议离婚处理。原告和被告的结婚动机是良好的，只是婚后事与愿违，出现夫妻生活不协调才导致离婚，如果不是身体原因，这个家庭就不会破裂，而会好好地存在下去。考虑到被告医好病还要再婚，建议在调解书上不写离婚的真实原因，不知原告同不同意。

亦琼没想到庭长说得这样合情合理，跟过去一年他们的拖延、设置障碍完全是两回事。

她爽快地说，同意。

书记员把拟定的离婚原因念给双方听。“张亦琼要求离婚，被告同意离婚，法院准予离婚。男方在女方的衣物按照清单数目由女方如数归还男方。起诉费女方同意独自承担。”

亦琼和男的，都在这份离婚调解书上签字按了手印，也在书记员的记录上签字按了手印。庭长说，这个调解书要一式两份给原告被告各一份。现在还没有打印，你们回去后，我们按调解书打印好再寄给你们。本案审定，

到此结束。

亦琼这才感到了刚才吼叫的劳累。她身子靠着藤椅，用手撑着头，沉默地坐在原告席上。

男的故作姿态说，我早说过好说好散，你偏要闹到法院来解决。哪里需得着找法院嘛。

亦琼没接他的话。男的见没人理他，自觉没趣，他摇晃着身子，轻飘飘地出法院了。

老赵和肖玲起身来到庭长面前，感谢他们的秉公办案。庭长干笑着，没什么，这是我们的职责。

肖玲走到亦琼身边，拍她一下肩头，走吧，还坐着干嘛。亦琼起身对老赵肖玲勉强笑笑，又对庭长点点头，轻轻说了声谢谢。

庭长没说话，只是嗯嗯了两声，算是对亦琼的回答。

小弟早已在外面等着，他先见男的出来，看他灰溜溜的样子，知道案子已经解决。及至见到亦琼三人出来，他迎上来说，还顺利吧。亦琼点点头。

肖玲说，亦琼今天好激动，简直吓人一跳。她也是大方，处处让步。诉讼费明明是一家一半，她是胜诉，干嘛要答应自己一个人出。

小弟说，离得顺利就好，诉讼费自己出没关系，让男的也求个平衡。他心里仍对男的有种怜悯，那是一个健康男人对一个有病男人的同情。

坐上回重庆的汽车，亦琼又象来时那样两眼望着窗外，没有说话。旁边的肖玲碰碰她，怎么啦，还是不高兴？

亦琼摇摇头说，没甚么。可她就是高兴不起来。

肖玲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今后有什么打算？

亦琼说，没有。

她也真是没有打算。在还没离婚的时候，她一门心思对付舆论，对付男家的泼闹，想着怎么打官司，人给搞得紧张紧张的。现在离了，她达到目的了，她反倒对今后怎么办感到茫然。

小弟说，你还是给陵县法院写封感谢信吧，好歹他们给办了。告了他们的状，也让他们好过一点。

亦琼在信里说，“昨日我以获得解放的轻松心情从陵县返回学校。这次在您的积极办案下，我的离婚案得以圆满解决，为此我向您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我将以有效的积极工作来感谢您们给予我的人身解放。请向所有关心此案的领导、司法人员致谢。”

十天以后，亦琼收到了陵县法院的调解书。她满心欢喜地拆信，就是这张纸头，是她获得人身解放的凭据。她打开信，看了禁不住大吃一惊。调解书上没有按她和男的签字达成的离婚协议写，在离婚原因一段里，在法庭签字的原文没有了，另外增添了原本没有的109个字。这份打字调解书指责女方“草率结婚”，“婚后生活不久，因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遂发生矛盾。自此，张不愿与丈夫共同生活。”

满心欢喜，兜头一瓢冷水。亦琼决没想到，法院竟然可以不顾事实，篡改已经签字的调解书。这个婚没结好，是她的不幸，有什么可让人指责非议的？特别是一级法院来指责她。

男方也接到调解书了。调解书上的离婚原因不仅对他有利，还把亦琼置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男方自是扬眉吐气，他只求调解书对亦琼的打击，并不在意“草率结婚”对男方也是不尊重。他让他的两个兄弟拿着调解书，

带着一个大口袋，兴冲冲地到亦琼宿舍来，要拿回他的东西。

亦琼说，问题没有重新解决前，我不能还，你们有意见，也找法院反映，以便早日改正调解书的错误，我好还东西。

亦琼是把周老师请到宿舍来说这话的。老头子对两兄弟说，东西会还的，张老师也说得很清楚。离婚时，张老师考虑到你们哥哥今后的利益，同意不在调解书上写你哥哥的病。现在法院不负责任，篡改调解书，这又对女方不利了。我们做事都得为对方着想嘛。只要法院改正了调解书，东西会还给你们。如果张老师不还，到时候你们来找我老头子好了。

男家兄弟被周老师劝走了。

本来，这个婚亦琼已经离掉，她也可以接受县法院的调解书，不再和法院为调解书的不实之词认真。在中国，没有个人价值可言，个人总要受一些委屈，除非你不生活在中国。象亦琼这个案子，法院准你离了，已经是一种恩典，你亦琼给法院写感谢信，不也有感激法院恩德的含义吗？法院即使把你的离婚原因歪曲了，你也得忍气吞声接受，不要再想法院改正的好事了。可是李家大女婿穆向东的妹妹穆向红和亦琼在一个学校，保不准会把亦琼离婚的传过来呢。尽管罗家儿子罗开全挨枪毙以后，穆向东不再到岳母家来了。他对死了的舅子是怀恨的，那门婚姻是他硬拉的，女方的父母对他也结下了仇。遇上革委会取消了，他不仅没有爬到局里的高位，反而重回电工组当工人，还是负责修理电灯开关保险一类的事。

母亲在小弟家住了一个月就和父亲回红房子了，还把孙子也带回家。她担着两头心事，一头是亦琼的离婚案子，另外心里还总惦记着万一哪天老大突然回来了呢？家里连个人都没有。她是家里一把锁，她还要再等等他呀。要议论就议论吧，她经历的事情还少了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过堂（趟）风”。母亲拉扯大她的四个儿女，本就不容易，儿女大了，她还是不得清静，这个不出事，那个就出事。母亲的苦难太重，心中装着太多的儿女的不幸，以致在十多年后她突然查出脑癌，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发现就是晚期了。也许这脑癌在现在就已经潜伏下来了呢。

亦琼走到人和街路口，看着远处光树桠枝后面的红房子，那已经褪色的暗红色砖房，就是她的家。房檐的大红瓦破裂了，排列得参差不齐，有的缺口直齐砖墙，红砖墙上也就留下一道道屋檐水迹印。檐顶的石灰早已脱落，露出已经发黑的腐朽的木条，窗口伸出的晾衣竿搁在对面的堡坎上和梧桐树上，穿在竿上的衣裤呈“大”字形和“人”字形在半空中飘摇，行人走到竿下，偏偏头，免得被垂得低低的“人”字形裤子扫着了脸，或是用手拂一下白色的被单，以便从被单下钻过去。小时候红房子的小孩经常躲在晾晒的被单后面捉迷藏，白被单上常常留下黑黑的手指印。

楼上走廊堆满了杂物，不时碰倒扫把撮箕的。罗妈在儿子枪毙以后不再当居民委员了，谁也不买她的账。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表，罗妈没理由再在走廊吆三喝四骂这骂那了。少了她的鸭青（公鸭）嗓子，红房子格外清静。

亦琼走进红房子，感到很亲切。每次回到红房子，母亲都会说，最喜欢你回家。父亲则说，“出门要用叉叉，进门要用钩钩”。意即她到家了就不出去，得用叉子叉出去，出去了就不回来，得用钩子钩回来。她想，她该早一点回家来，就不会一个人关在宿舍里东想西想了，差一点走了绝路。为了她亲爱的母亲，她也是不能够死的哟。

小弟带着亦琼的信和材料去走访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接待站。头两次都

被不客气地挡驾了。挡驾的人说，不要以为你住在北京就可以天天来找了。

小弟发火了，你们是最高法院，怎么能对人民来访这个态度？

接待站收下了他的材料。

小弟仍不放心，又去第三次。这次一个50岁光景的干部接待了他，他是管西南片的，已经看了亦琼的反映材料。他对亦琼离婚的有关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高度赞扬北碚区法院调解亦琼和陵县法院僵局的作法。

他问小弟，现在你姐姐还没有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调解书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上级法院也不便给予解决。告诉你姐姐，先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寄给陵县法院，同时向陵县法院提出申诉，要求纠正不合理之词，然后才可向上反映。不用怕签字，按这个步骤去做，不会错。

这才是帮在点子上的忙。亦琼收到小弟的信，马上按最高法院的意见做了。寄回签字的送达回证，并给陵县法院院长写了申诉信。然而，陵县法院还是没有理睬亦琼的要求。

亦琼想横了，又给最高法院写了一封措辞更加激烈的信。“普及法制教育，不仅是教育人民群众，也包括教育司法人员。强烈要求最高法院拿我和陵县法院民庭庭长作为普及法制的典型开刀，决不允许陵县法院钻我们法律不完善的空子，以为只有他们有权以法整人，公民无民主以法治他们。”“我不相信在一个讲究社会主义法制的国度里，充满的是封建时代的人治和法霸。希望最高法院发挥最高法律监督权的作用，直接责成陵县法院纠正调解书的错误文字。”

小弟又带着亦琼的信去最高法院找那个管西南片的干部。干部看了这封信，沉吟良久说，最高法院不越级处理基层法院的案子，既然你来反映了，情况又很特殊，我就写个给地区中级法院的公函给你吧。

他让小弟等一下，然后进到里面，很快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最高法院的信封。他把信封交给小弟说，让你姐姐带着这个函去找地区中级法院，请他们过问此案。问题会解决好的。

小弟接过信封，信封没有封口，他打开来，从里面抽出一张象挂号单那么大的公函笺，上面什么字都没有，只盖着一个“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接待站”的鲜红公章。

小弟觉得很惊奇，问干部，就拿这个去找中级法院？行吗？

干部说，行，你姐姐要是去不了，让她把它寄给地区法院也可以。

小弟见干部这么说，也就不好再问了。他带着满腹的疑问离开了最高法院。把信封和盖有公章的空白函寄给了姐姐。

亦琼收到信，按小弟说的，把盖有公章的空白函寄给了地区中级法院。她心里也象小弟一样感到奇怪。就这么一张空白纸片能解决问题？

寄出公函才两个星期，亦琼就收到了陵县法院按原文改正的调解书。这最高法院的空白公函还真起作用了。亦琼突然发现它的威力竟有些象封建时代的尚方宝剑，只要皇帝赐与的尚方宝剑一到，没有谁敢不执行的。

但这是法制还是权力意志呢？还是她凑巧遇到了一个充满人情的“青官”——或者用老大早年说过的一句话，是“贵人”呢？当年亦琼下乡遇到巴县的老胡，老大就说是“贵人在助你一臂之力”，如今在她经过千难万难都打不下这死婚官司时，她又遇到了最高法院的“贵人”来助她一臂之力。她不知道除了最高法院给小弟的这个空白公函以外，他们法院内部还有什么联系。这个空白公函对亦琼和小弟始终都是一个谜。

从1984年冬到1987年春，亦琼为这个离婚案整整打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官司，从33岁打到35岁。她回想起这两年间发生的事情，简直象做了一场恶梦。一个普通的离婚案，就这样折腾了两年多。真是拿她在碱水里煮，冰水里泡，生不如死，死不甘心。说来她也是有文化的人，还有打官司的能力，都打了两年的官司才解决问题。她想，要是她没有文化，没有打官司的能力，遇到这样的死婚，也只有认了。她除了接受的路，还有什么路可走呢？生活在这块重视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价值可言的土地上的人，就得受这样的委屈。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的。

亦琼的官司打赢了。可是打赢了又怎么啦？社会、法院给她造成的极大伤害和摧残，没有任何赔偿。举目茫茫，她已经35岁了，是名符其实的老姑婆了，叫她还到哪里找对象，还有什么婚可结？在这两年中，她处于婚不婚，离没离的状态中，谁还敢和她谈对象？男家是清楚这一点的，他们达到了把她拖老，拖得她嫁不出去的目的。法院也是清楚这一点的。

他们存心不改调解书上的错误，在给学校和本地法院的公函中公开威胁，“告诉张亦琼，在她没有归还男方财物前，不得另行结婚，结婚就视为犯重婚罪。”法院的目的也达到了。现在她完全自由了，她也是难得再结婚了。她不知道该怪谁。

还有她事业前程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80年代初期，她是批评界崭露头角的新人，现在她的同仁大踏步地赶超到前面去了，她却因身陷离婚的泥淖影响了学术的研究。

还有，和她一起在外语学院参加出国集训学习的同事，在国外攻读学位、做访问学者，寄回在纽约自由女神塑象前照的照片，风姿绰约，叫亦琼好不羡慕和痛惜。离婚官司的拖延，使她失去了出国的机会。可以想象，她出去以后生命的大书必将掀开新的一页，她后半生的生活也将是另外一副光景。无论如何，都比她现在过得好，她肯定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有一个爱她、疼她、长相知、长相守的丈夫。

还有精神上的创伤和痛苦是一口无法测量的古井。很多年里，她不敢回忆那次离婚的细节，她对人讳莫如深，从不裸露她的心伤。即使十年以后的今天，她回想当年的离婚，所造成的摧残还象烙印一样打在她的心上，令她不寒而栗。就象《红字》中的海丝特刻在胸前肉里的耻辱红字“A”一样，永远抹不去。

第十四章 天使之吻

长途汽车在川西高原行驶。公路凿在半山腰，弯弯拐拐，很险。一边是峭壁，另一边是悬崖，山脚下是象绸带一样的岷江。有高血压的人，是不敢伸头看山崖的，眩晕。汽车在悬崖壁上爬行，不时有泥石流从山崖上涌下来，把公路切断。亦琼乘坐的汽车，被泥石流在半路上阻截了7小时。不得不在汽车上过夜，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也难耐高原寒冷。

经过两天的颠簸，汽车终于开进被称为童话世界的九寨沟。

当亦琼的眼、耳、脑、胸，被铺天盖地流泻的水势，排山倒海的轰鸣

涨满的时候，她的心稣得来象喝了碗鲫鱼汤，一股清新的精神流贯她的四肢。她和车上的年轻人把头伸出车窗外，挥舞着手欢呼，“呵呵呵，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空谷里的回声，激起缎子般的蓝色水面一圈圈涟漪。

亦琼急急忙忙奔下车，张开双臂迎上去，一个俯卧撑下地，她喝上了甜丝丝的雪水。

亦琼打了两年零三个月的离婚官司在春天结束了。官司赢了，她身心受到的伤害却难以恢复。暑假她出门独自旅行，她和车上结识的9个男女大学生组成了“熊猫党”，党徽是一个有熊猫头象，印有“九寨沟之旅”的纪念章。

九寨沟由高原上的几个海子，也即自然天成的大湖泊和一片原始森林组成。它以它的原生状态展示着大自然迷人的美丽和沉彻透明的朴实。与九寨沟同样质朴古老的是住在沟里的藏族人，大风车，木索桥和用整棵树干挖成的独木舟伴随着他们。

亦琼戴着黄色旅游帽，蓝花衬衫扎在牛仔裤里，外面罩着米色的茄克背心，敞着衣襟，胸前挂着水壶，脚踏旅游鞋。一路上，她和年轻人一道大呼小叫，又扭又跳。从《丢手巾》唱到《天仙配》，从《语录歌》唱到《国际歌》，凡是会唱的，都从记忆里挖掘出来。那种张狂相，一副快乐仙子样。

九寨沟以它的水美闻名。水下景致比陆上风光更加令人流连忘返。山的倒影，在澄明碧透的海子里形成幽幽深谷，风吹动着漫山的绿叶红花，水中的倒影也不停地摇曳。湖里倒置着整棵整棵的大树，在投入水中的红霞似火的枫叶的映照下，好似一丛丛巨型的红珊瑚。大树间的枝桠，在水流的轻轻推动下，不断摇摆，好象成百上千的鱼儿在来回游动，怡然自得。在这充满童话气氛的水晶宫，亦琼在海子之间转悠。时而在湖上划独木舟，时而到水滩上去玩水。走走停停，不觉到了诺日朗瀑布。

远远望去，诺日朗瀑布好象一排排悬挂在山崖上的银丝面，任风吹拂，一动不动，形成鳞次栉比的天然屏风。来到崖脚下，方可知瀑布本色。震耳欲聋的轰鸣，令人热血沸腾，头皮发麻。仰望崖顶，只见蓦地涌现出的水，以排山倒海之势飞流直下，好似成千上万的白马，意气风发地跃身山崖。

亦琼异常兴奋，脱去鞋子，光着脚下到沟底。她尽可能地去靠近瀑布。瀑布扬起的阵阵水雾使得沟底雾蒙蒙一片，风扑打在身上，象沙子一样细细密密的水粒抚着脸面，湿湿的，痒痒的，就象吃豆沙一样面面的，润心润肺。想不到竟在九寨沟吃到了家乡的夹沙肉！亦琼贪婪地转动头，细眯着眼，张着嘴，笑盈盈地用脸去接受水雾的抚摸，细细领略吃夹沙肉的滋味。

身上的衣服被水雾打湿了，脸上终因水雾太重，已经水淋淋了。亦琼摘下眼镜，擦去镜片上的水，撩起衣襟抹把脸，心满意足地爬坡上崖。她象孩子一样连蹦带跳，也不管会不会摔倒。好久好久没有象这样自由自在打着赤脚踩烂泥巴了，那可是小时候她最喜欢的游戏活动。

踩着满地的烂泥，她心里一动，何不温习温习童年的功课？她停下步来，蛮有兴致地把脚趾张开，往泥上轻轻一压，黄褐色的稀泥从她脚趾缝里冒出来，一片一片的，不厚不薄，整整齐齐四片。呵，我的脚艺没有回潮，我的猪肝做成功了！脚做出的猪肝，当然是脚艺，不是手艺了。

她呵呵直笑，低着头，走一路，踩一路，可是过够了猪肝瘾。可惜不能做饺子，那得用锄头尖轻轻往地皮上一挖，然后将挖开的地皮顺势翻过来，一块一块的，全是半圆形的饺子。当知青时，在田埂上点豆子，她弓着腰，

边挖田埂，边数个数，一口气挖了三百个饺子，挖到田角，算是打了个精神牙祭，人却累得腰酸背痛，饥肠辘辘。童年留下的饥饿印象，使她的联想，全都是吃。想着吃喝，是令人愉快的。

穿过矮树丛，亦琼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片开阔的石灰质坡地上撒满了银光闪闪的水花。它们好似奔驰在草原上的千军万马，一泻而下，又好似成百上千欢快活泼的孩子，争先恐后地赶着浪花奔跑。它们嬉笑，跳跃，大声喧闹。亦琼突然觉得自己听见了一种声音，是孩子在呼唤母亲，还是母亲在呼唤孩子？她不及细辨，急急忙忙挽上裤腿，跑上了珍珠滩。她在齐脚背的水滩上奔跑，湍急的水流在脚下激起两尺高的浪花，把她的裤子全打湿了。不小心，摔了一跤，四脚着地，空悬着身子。她抬头往滩上望，不由得呆住了。覆盖在鱼甲型石滩上的水流弯弯的，圆圆的，亮亮的，层层叠叠，由远而近，好似无穷个从天而降的天使之吻。她心里一阵热，翻身朝着滩上爬去。她的唇触着水花，她吻着了天使，天使也吻着她。

游人都在笑，笑她对水的贪恋，笑她浑身湿透的莽撞。她也笑，对她的天使笑，对永不停息的流水笑。

她听见一个声音凑近她的耳朵轻轻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什么？她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

想孩子。

是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孩子？

为什么？

做一个上帝赋予的完整意义的女人。

是的。亦琼不得不承认，那是她埋藏心底多年的一个心愿。看见水，她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孩子。她又感到喉头有些发哽。两年前她结的那个死婚，把她想生孩子，想做母亲的愿望击得粉碎。为了摆脱这个死婚，挣得一个自由的身子，离婚官司把她的元气都伤尽了。她心如槁灰，她已经35岁了，还到哪里去找对象，又怎么可能生孩子？她以为她已经死心了，谁知那压不灭的心愿仍然埋在心的深处，吮吸她心的乳汁，悄悄生长。如今象破土而出的幼芽探出她心室的窗口。把着头张望。

那一个个层层叠叠的象天使之吻的流水圆圈触动了亦琼的心思，她想做母亲，想有一个真正是她自己生的孩子。想有一天能有一个男孩或者女孩也叫她“妈妈”，而不是象个局外人一样，只有她听别人叫，别人答的份。

她不知这对她是不是非份之想。她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已经31岁了，面对茫茫人海，她还不知谁是她可以称作爱人的丈夫，她还没有恋爱结婚，在她可以生育的有限年限里，她能有自己的家吗？能有自己的孩子吗？每次回到市区老家的红房子，逗着侄儿侄女玩，她就禁不住生出一种渴望，我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该多好啊。我把他（她）抱在怀里，我给他（她）喂奶，我抚摸他（她）。到那一天，她还会有奶吗？她突然想到，如果到她安家的那一天，她的年龄还许可她生孩子，而她的健康却不许可了，她会后悔一辈子的。她得从现在起就加紧锻炼身体，为迎接那可能有的健康小儿做生育的健康准备。

这个为生孩子做健康准备的愚蠢念头，象魔鬼缠身一样，怎么赶也赶不跑。多么可笑呵，还没结婚就想着要生孩子，让人知道了不把人笑话死？这是她心中一个小小的秘密，她干嘛要让人知道呢？她不说，有谁会知道呢？

对了，就是爸妈小弟小妹也不让知道的。

她开始挑选适当的锻炼项目。打羽毛球得与人合作，牵制太大，再说到哪儿去找那么合适的搭档呢。跑步太单调，每次出通大汗，洗洗换换太罗嗦。滑旱冰得去公园溜冰场，来去一小时太花时间。望着窗外校游泳池的一泓池水，她心里一动，冬泳？！这太刺激了。只有冬泳可以单独行动，不要搭档，花样多变，没有汗出，还不费路途时间。想一想，自己在寒冬腊月都能跳进冰水里去，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就在亦琼分配到大学教书的那个冬天，她开始了冬泳。

都说变女人苦，生孩子苦，多少职业女性都遗憾自己是女身，大有二辈子变麻雀也要变公的决心。可亦琼偏偏还要自讨苦吃，还要为没影的家庭做什么生孩子的健康准备。她也是够痴的了，够传统的了，单单这对孩子的看重，就和现代人的观念有差距。她说是，上帝既然造就了她的女身，是苦是乐她都该欢欣鼓舞地去领略。

重庆的气候，到12月份的时候，已经是真正的冬天了，人们纷纷穿上了羽绒服，气温在4、5度左右。那些坚持冬泳的人呲牙咧嘴，咬着牙游到元旦，就算今冬的冬泳告一段落了。元旦以后，游泳池里就剩下两个理科实验室的小伙子和亦琼了。放寒假了，两个年轻人也回家了，亦琼是游泳池里最后一个冬泳者。

每天下午四点半，亦琼穿着大衣，带上浴巾和游泳衣到游泳池去。在更衣室里，她把那根本不可能晾干的湿游泳衣穿上身，湿衣贴着肉的那一瞬间，真是冰冷冰冷的，她总是禁不住打个冷噤。哆嗦着在水管下冲冲身子，嘴里嚯嚯地发着颤抖声。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到池边，弯弯腰，跳跳脚，搓搓手和脸，再做10个俯卧撑。把着扶梯下到水里。一股寒气嗖的一声，顺着脊梁骨往上窜，简直是令人恐惧的寒冷。牙齿咬得紧紧的，使劲把身子往水里一沉，忍不住“啊”地叫一声，就拼命地游起来。手脚不停地动，嘴里不住地倒抽冷气。游上十来米后，身体慢慢适应了水的寒冷，人也游得自如了，身上还有一种热辣辣的凉意。凉晶晶的水，象冰激凌一样浸润着她，簇拥着她，托付着她，拥抱着她。划动水的啪啪声，好似喁喁情话，被搅动的池水，激起一个个涟漪，就象一个个吻一样，她把这叫做天使之吻。那是她的爱人的吻，她的孩子的吻。她奋力划动手臂，用身子去接触那天使之吻，看着前方，一个一个吻过去，寒冷被忘掉了。

夏天游泳，她每次不歇气地游一千米，不管别人泡在水里玩，她径直起池穿衣了。冬泳不行，她每次游两百米就起来了。爬上池来，身体还是麻木状态，没有一点知觉。待淋浴后穿衣时，全身才象筛糠一样冷得打起颤来。那是恢复知觉的开始。穿好衣服后，便围着池子跑上四五圈，边跑边搓手，全身的寒气逐渐由上向下一点点退去，从乳房头一直退到脚指头，最后驱除寒气回暖。那时，提着游泳衣，悠悠闲闲地回宿舍。冬泳又过了一天。

每月例假来了，这是不得不停游的几天。重新下水很难过，格外畏寒。因而她倒宁可不停游那几天。这是不可避免的事。一想到重新下水的痛苦，她是不敢间断游泳的。节假日，她在家洗冷水浴，而后急急忙忙赶回学校游泳。下水很艰难，有时硬是眼泪花花转，恨着自己往水里跳。心里直发狠，将来我真有孩子了，他（她）不听话，我一定要狠狠教训他（她）一顿，为了他（她）的出生，他（她）的母亲当年在吃什么样的苦头哟！

她从冬游到春，春游到夏，又从夏天向秋天、冬天游去。生命在游泳

中循环，那种感受，亦琼觉得奇妙极了。她哭哭笑笑，一年四季都泡在水里。她的体型被水的压力和阻力左一拍，右一拍，上一压，下一压，前一挤，后一挤，锻造得更加匀称，肌肉更加结实。皮肤比原来黑多了，但更光滑，更有色泽，还有点东南亚人的韵味。亦琼对自己的身体是颇为得意的，她很欣赏自己穿着游泳衣的健美。

她决没想到，她想生孩子的梦想，在她坚持了两年冬泳后，被那个死婚击得粉碎。碎得那样叫人猝不及防，那样叫人头晕目眩。她遇到一个身体有病的男人，不能同房睡觉。她抑制不住内心的狂暴，一人关在屋里满地乱滚。她想有孩子，用她的血，她的肉，她的聪明才智去铸造他（她）的身体。那是她活着、活过的一个凭据。待她老来化着一缕轻烟，扶摇直上去数火葬场高烟囱砖头的时候，她会轻轻悄悄，毫无痛苦地放弃自己的独立存在，因为她所关怀的事情，有她留下的孩子继续进行下去，红尘中有她的身影。

孩子是她理想的翅膀，希望的种子，他（她）将代她在这个世界呼吸。如今她的翅膀被剪断，种子被粉碎，呼吸被窒息。她空有子宫不能播种，空有乳房不能哺育。她的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使她感到那是她的子宫在收缩，她的皮肤的每一个折皱，都使她看到那是她的乳房在枯萎。人类伟大的子宫，果实累累的乳房，竟在她这个拼命想创造的女子身上荒芜了。这让她想着，心痛得来象打吊针滴盐水滴一样，颤悠悠的直甩。她的心在哭泣，哗哗地淌着血泪。她哭她的孩子不能出世，他（她）生生地被他（她）的母亲扼杀了，永远永远不能来到这个有悲有喜的人世。

她没想到在九寨沟的珍珠滩，那天使之吻再次唤起了她对生命的热忱和对孩子的渴望。

她感到奇怪，难道她还对生孩子没有死心？她怎么还不接受教训，还对生孩子抱着痴痴的想头。现在看来，她拼着命也要离婚，在她的下意识里，就是为了争取为人妻母的权利。她选择到九寨沟来旅行，看来也是大有讲究的了。九寨沟有水，亦琼与水是早就结下不解之缘的。水里有她的希望，水里有她梦想的孩子。那是生命之水，生育之水。

那一次，她为离婚受着法院的困扰和威胁，产生轻生的念头，想在游泳池里把自己淹死。她任其身子往下沉，水偏偏把她往上托。她呛了两口水，对水又砍又杀，回报她的是不软不硬的水的反弹力。水不要她死。起码，她在水里死不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她似乎看到了水的幽默与本性。水是她生命的原汤，给她复活与新生。她的孩子也将诞生在水里。

五彩池是九寨沟最小的一个海子，它在九寨沟的最高山头上。由于山顶的水源不足，海子不断干涸，五彩池就象一口大锅里的锅底的水一样，只有两个游泳池那么大小了。阳光照着湖水，变幻着各种不同的颜色，因而被称为“五彩池”。“蓝色、绿色、黄色、金色……不对。蓝色、绿色、红色、紫色、青色……还是不对。红色、黄色……”亦琼站在池边，看着池水变幻不定的颜色，怎么数也数不准确。人的命运不也常这样倏忽变化吗？她掷了一粒石子到水里，池水的颜色又有了新的变化，一圈一圈的涟漪，又使她看到了天使之吻。她禁不住心动，到岩石背后去换上随身带着的游泳衣，纵身跳进了五彩池。

虽是八月盛夏，高山里的湖水还跟冬天里的冰水一样寒冷刺骨。她又体验到了冬泳的滋味。周身都是针刺般的疼痛，她张着嘴，哈着气，只一会

儿的功夫，就全身麻木，皮肤失去了知觉。她在麻木中感到周身热乎乎的寒冷和辣乎乎的凉意，更有在这原始汤中才能体会到的身体的轻盈与洁净。斑斓的色彩，纯洁的水质，人生就象这五彩池湖水一样色彩缤纷，同时又保持着最纯洁的本色。亦琼迅疾地挥动胳膊，两腿打水，向前游去。游上一圈，她摆脱了疼痛感对她的控制，五彩的涟漪把她紧紧拥在怀里，吻遍她的全身。她踩着水，咧着嘴笑。

她爬上岸，冻得周身通红，五彩池水为她涂了一层淡彩。她已不年轻，但水给了她青春。“熊猫党”的伙伴对她敢于下到水温不过摄氏1、2度的湖水里游泳，惊讶万分，却不知这是她几年冬泳的劳绩。当听说她已经35岁了，也就是说，比他们整整大15岁时，姑娘小伙一起大叫起来，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两天跟他们一起游山玩水的张老师比他们大那么多，而且还有一个8岁的孩子，在上小学。

他们当然不会想到这孩子是亦琼的鬼扯。她不愿回答别人没完没了的闲问——结婚了吗？孩子多大了？——干脆说她有孩子了。

不过她会有孩子的。她看见她的孩子的精灵在九寨沟里飘忽不定，就象那英国童话里的顽童彼得·潘一样，在空中不停地飞呀飞，他在寻找他的小母亲。她听见小精灵在呜呜咽咽地唤着母亲：妈妈，妈妈，你干嘛要躲着你的孩子？别的小孩都在大地上欢乐歌唱，唯有我，妈妈，你的孩子却在空中飘荡。我没有筋骨血肉，我感到自己好轻好轻，好冷好冷。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铸以血肉，回到家中？

亦琼不觉有些哽咽，她不能给孩子以体魄，这是她最痛心的事情。她张望着空中，对她看不真切的孩子说，快了快了，孩子，你别急。不要羡慕别人的孩子，你有你自己独特的经历。

你老是快了快了，你都说了两年了，还不见你行动。

妈妈离婚就是行动，妈妈不离婚就可能永远没有你，我就永远当不了你的妈妈呀。

为什么？

因为和妈妈离婚的那个人不能和妈妈一起共同创造你的血肉之躯。

妈妈离婚已经好几个月了，干嘛还不接我回家？

还要等待。

等待什么？

等你爸爸。

爸爸？我会有爸爸？

真是一个傻孩子，没有爸爸，怎么会有你？

要是爸爸不回来呢，就一辈子不会有我吗？我就一辈子飘在空中吗？

会回来的，到了那一天，爸爸会来叩妈妈的门。

你也去叩爸爸的门吧，就可以快一点了。

好的好的，我也去叩你爸爸的门。然后我们一道把你接回家来。

会有这么一天吗？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亦琼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向她召唤，那是爱的力量，是她对生命的热爱，她决不可以灰心丧气，决不可以摧残自己。一路上她在心里默念着，会有的，会有的。只要你不绝望，就会有的。

她肃立在原始森林前，这是九寨沟仅存的一片原始森林了。在进九寨

沟之后，亦琼就见路边有不少被砍倒的原木横七竖八倒了一片，有的已经腐烂了。大片的树墩却是新砍伐的痕迹。听说九寨沟被划为国家保护的自然景观，当地人连夜砍树，一心想卖大钱。可是交通不便，这些原木根本运不出去。唯有这片在沟里的林子，免遭了人类的乱砍乱伐。

黑压压的林子仿佛朝亦琼倒过来。她禁不住后退一步，运足内心腾升的勇气来抵御大林莽对她的压迫感。那些长得笔直的树木，双手合围才能抱住。林子里的光色很暗，偶尔有一抹阳光透过树隙，照着林木，斑斑点点。千百年来结成板块的厚厚地衣，好似棕毛垫子，又象焦酥酥的锅巴肉片，踩在上面嚓嚓直响。

仰头望天，脖子太酸，她索性躺在地衣上，望着遮天盖日的树梢，舒展四肢，凉丝丝的自然之气在她筋骨间川流不息。她闭着眼睛，心里痒痒的，享受极了。要是这样得天地之灵气，让她有个孩子该多好哇，那她得睡着了，也笑醒了。她就这样久久地躺在莽林里，任思想自由飞翔。

亦琼对她“乌有乡”的孩子是很有想象，也很有感情的。这是她这个人的一种很独特的体验。别的女性，说起生孩子淡得很，惟恐生孩子影响了事业，影响了自己的发展。她则不然，还真的想生孩子，这也许是受了她母亲的影响。母亲总说，哪有女人不要孩子的，那不象巫婆了？哪有生孩子不辛苦的，变个人光享福了？有了文化就说生孩子是农民思想，那以后的人都有文化了，就都不要孩子了？劝别人不要孩子的人，不是自己都有孩子吗？拖累是拖累，可是也没有象你们说的那样拖得来一点不能做事。只要有根苗苗，还愁他不长？

亦琼在梦想里勾画她的那根苗苗，可就从来没有勾画过带给她苗苗种子的那个男人。她从来没有梦想过爱情，想象她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爱人。她的脑子里少一根爱情神经，冤枉还是讲外国文学的大学教师。

是什么使得她不谈爱情，不追求爱情呢？这样的问题，对亦琼来说，是比写论文还要难的。她回答不了。

她压根就没见过爱情，从小到大，她的生活环境，似乎都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爱情打动过她，吸引过她，使她暗自羡慕得不得了，以至发誓等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去亲自实践一下。

她的父母是没文化的工人，说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成天为生活操劳。并且，母亲是耻于在父亲面前做出娇气的样子的，她一辈子都没有娇气过。亦琼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父母同住一间房，更别说有什么亲热的表现了。

直到离婚后，亦琼和母亲拉家常，她才知道母亲在生了他们四姊妹以后，父亲就结扎了。那是50年代中期，男性的结扎手术不过关，父亲结扎后就失去了性功能了。亦琼算了一下，那时母亲刚30岁，父亲也才30多一点，他们就没有性生活了。母亲说，当时政府号召结扎，工厂开会动员，已经生了四个，不结扎不行。厂里结扎了一大批，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家发生打架离婚，哭哭闹闹，一个厂象开了锅一样。

亦琼问母亲，你怎么没有和爸爸离婚呢？

母亲说，死女子，问妈妈这个问题，也不嫌丑。我和你爸生了你们四个，要一起抚养你们，还离什么婚？再说也不能怪你爸，他不结扎，就是我结扎。你爸也命苦，没结扎好，老是滴滴答答流水。

亦琼可怜她的父母，她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那么凶暴，要打母亲，母亲为什么那样坚决支持她离婚。她和她的父母，作为人的一部分生命都死

过一次。

宁子的父母该是正宗的知识分子，世代书香了，可是亦琼也没有见过宁子爸妈有什么缠缠绵绵的感情表现。尽管宁子妈是一个说话风趣的人，但对宁子爸则是不苟言笑的。宁子爸在妻子面前，连出气都怕响了。

宁子爸没有活到给他恢复名誉的那一天。临终时，他抓住宁子妈的手，连说，解放台湾，解放台湾！宁子妈也抓住老伴的手，哽哽咽咽说，解放台湾，解放台湾。她知道老伴这一生的冤屈，可是她控制不了对他时不时发火，她心中的苦水水没处倒呀。

亦琼没有见过实实在在的爱情，她也就不去憧憬它，懒得费那个神。她以为爱情都是书上写的，是外国文学才有的，在她生活的现实中没有。就是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不写爱情的。写的是桃园结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唯有矮脚虎王英谈过爱情，但他受到众好汉的嘲笑。看来，爱情对这个民族都是一件奢侈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亦琼既然没有爱情的追求，她怎么可能得到爱情的结晶呢？就算有了孩子，她又能幸福吗？她的精神园地里竟有这样一个荒芜的死角！

亦琼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婚姻悲剧所在，她在林木间自得地盘桓。越往森林里走，光色越来越暗，远远传来熊猫党人的相互呼唤，她也呵呵地大声作答。

突然间，她心血来潮，竟招魂似地高声大叫“亦——琼——，亦琼——，会——有——的——，会有的——！”

她紧张地倾听那林莽中的回音，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了那远处传来的回声“亦——琼——会——有——的——”，尽管声音微弱，但亦琼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她抿着嘴对自己笑了。

第十五章 错位

亦琼从九寨沟旅游回来，她从门口信袋里取出好几封信，都是她不在学校时来的。有一封北京来信，抬头仍象亦琼的亲朋好友那样称呼她“亦琼”，但信末的署名“连英”，亦琼却是陌生的。她怎么也想不起连英是谁。

连英在信里说，在文琦那里看过她的信，并要来亦琼的地址，给她写信的。亦琼就想，连英是文琦的女友了。

文琦是亦琼的好友，她们结成朋友是非常偶然的。1985年冬，亦琼正在打她的死婚官司，她去深圳参加一个学术会。在大厅听报告，她的钢笔没水了。她正不知怎么办好，后排有人轻轻拍她的肩头。她回过头去，看见陌生的她，热情的笑脸，正对着她点头微笑，手里递给她一支圆珠笔。亦琼接过笔，也对她一笑。就在那一刻，亦琼觉得心都充满了笑意。

她有了一个学界朋友，遇到一颗友爱的心。

散会了，亦琼把笔还给陌生的朋友。她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她知道了她叫文琦，学文学的博士，从北京来。她们坐在一张桌子吃饭。亦琼见她买

两份肉菜，心里便想，这也是一个爱吃肉的人。不觉自个儿笑了。因为她自己是很馋肉的。她从不吃零食，但喜欢吃肉。不吃肉就象大脑缺氧一样难受，熬夜都没有精神。

文琦抬头见亦琼望着她笑，以为是笑她买两份肉。有些不好意思说，北方学校的伙食很差，油水很少。到南方就买两份肉菜了。

亦琼见她误会了，忙说，我也喜欢吃肉。我作的联想全都跟肉有关。我小时候用脚趾在稀泥上去压，做黄泥猪肝，一片片地从脚趾缝里冒出来，象猪肝极了。说罢，还咽了一下口水，好象还真馋一样。把个文琦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亦琼就又知道了文琦还爱笑。笑起来，胖胖的脸变圆了，嘴巴咧得很大，映得整个脸都很明朗。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和善，很好相处的人。

亦琼觉得她和自己有些相象。只是文琦要高大些，粗壮些。再后来，亦琼才发现更多的相象是她们的经历。她们同月生日，文琦比亦琼小两岁，也当过知青。她们是同一年读工农兵大学生的。后来亦琼在工厂做干部，文琦在中学做教师。恢复高考后，文琦是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亦琼是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后来都在高校教书。就在亦琼陷入死婚官司泥淖的时候，文琦在上博士生。她早已是四岁儿子的母亲了。

亦琼到深圳参加学术会时，她的离婚还没有解决。因而她的情绪不是很高昂，外表显得很平静。她着一条牛仔蓝裤，一件黑色的飘柔短衫，头发波浪式的披到肩下。每天早上，她独自拎着一个包，到游泳池游泳，个把小时后，披着一头湿发回来，去食堂吃早饭，象个独行侠一般每日操她的早锻炼，晚锻炼。这是她冬泳养成的习惯，走到哪儿，都带着游泳衣。

文琦把她注意上了。也可以说，亦琼一来开会，她就注意上了这个不爱说话，独自游泳的女子。她在来开会前，就风闻亦琼离婚的事情。自然谣传是对亦琼不利的。说她是武则天式的人物，欲望强。她听着，没有去细想这回事。她读过亦琼早期写的论文，觉得很有才气。

这次开会，名单上发现亦琼来了，她就在一旁细细打量。怎么看，怎么也不象一个风流娘儿们。不仅和与会的男士不来往，就是和同性也说话不多。那天开会，亦琼坐在文琦的前排，没墨水了。这是天赐的要让两个女学者手拉手的良机，在那历史性的一刻，文琦拍了亦琼的肩头，把笔递给了她。亦琼回头接了笔，会后她去找文琦。从此亦琼有了一个朋友了。

文琦有一种天然让人信赖的亲合力。在会上，亦琼就很依恋文琦。她把她的事都告诉文琦了，还把她哥哥老大的事也告诉文琦了。她们坐在招待所前的石阶上，谈心到深夜。文琦说，老大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小人物，你怎么不把你哥哥写出来？亦琼才知道，文琦不仅做学问，还搞创作写小说。

后来亦琼都感到奇怪，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她家的事，怎么见了文琦就有一种倾诉的渴望呢？她把这归于是上天把文琦送来给她做朋友的，所幸她悟到了其中的奥妙，她向着文琦迎上去了……

文琦有很多朋友，但那一次，文琦肯定是专为亦琼来的了。她没有在会上和别的人结下以后长达十多年的友谊。而亦琼这一生，除了中学时代的朋友宁子外，她再没有象文琦这样的挚友了。文琦的论文材料是开会中间才寄到的，亦琼陪她到很远的县邮局去取邮件，她们一道去逛了深圳的市场。她又知道了文琦对花呀绸呀，小装饰小摆设很喜欢。爱穿白色和红色。她身上还带有港币和兑换卷。她是世家出身，亦琼觉得更奇了，她们是来自两个不同阶层的妇女，追求学问使她们从社会的两极走到一起来了，现在做了朋

友。后来她问文琦，我们第一次见面怎么就要好上了呢？文琦想了一下说，倒不是你离婚引起我的好奇，还是同气相求，我喜欢你的才华。

文琦是个不爱表露自己感情的人。她对亦琼的爱，就说了“同气相求，喜欢你的才华”几个字。弄得亦琼琢磨了半天。她想起她和宁子结成好朋友是很容易的，现在和文琦做好朋友，也一点不费力。一个人的好朋友不可能多，但既然能做成好朋友，那一定是不费力，不费心的一件事。

文琦回北京后，常来信鼓励亦琼，决不要因离婚官司消退自己的斗志，中国做学问有成就的女性毕竟不多呀，要爱惜自己的才华。她还让她的朋友给亦琼写信，开导她。这个连英就是其中之一了。

亦琼不经意地把连英的信放在了一边。到了晚上，她一一给朋友回信，又拿起了连英的信。这人是谁呢，要不要回呢？她说她给她来过信，写的什么呢？亦琼实在想不起文琦的这个女友了。

突然，她想起来，连英不是文琦的女友，他是文琦的男同学。亦琼急忙在抽屉里去找文琦和连英的上一封信。果然，连英是男的，他和文琦是研究生同学，文琦读博士，连英读硕士。亦琼禁不住笑了，她想当然地把“连英”看着是一个女性的名字，结果却是个男的。

真是马大哈！

她想起她和上海文友龙平通了两年信，后来龙平去加拿大了，来信说到西方的女权主义。并说她也是个女权主义者，所不同的是她是要结婚生孩子的，并是一个六岁儿子的母亲。

亦琼收到信，一蹦老高，原来龙平是女的呀。她跟她通信，从没想过她的性别，还以为她是男的呢。她急急忙忙给龙平写信讲自己的感受，龙平也很惊讶，她是上海的答辩老师推荐她和亦琼通信的，自然知道亦琼是女的，也就以为亦琼也会知道她是女的。两人在信里说起这些都感到很开心。象亦琼这样一个缺少性别意识的人，忽视的不仅是对方的性别，也包括自己的性别，难怪对异性没有吸引力，更不可能去主动追求异性了。

亦琼看着连英前后的两封信，他是从文琦那里看到她的有关离婚材料给她写信的。第一封信说她对男人有偏见，并非男人都是得意者。应该把焦躁的诅咒化为深情的呼唤。第二封信里附了两份研究生小报，信写得很短，信里说，“也许，我们还有些话可以说一说，，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如果你愿意，可以来信。我暑假的地址是青海。最后，该解释一下信的称呼，我觉得用‘同志’不免过于严肃，就没有用，不知这是否冒昧？”

亦琼从信里的地址知道连英是青海人了。没有哪个男人象连英这样小心谨慎地和亦琼说话的，亦琼也从来没有这么小心谨慎地和别人说过话，她是个属于说大实话，大白话的人。

我手写我口，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笔下怎么写。用她早年在工厂做工人时的行话来说，就是“开创床的——直来直去”，或者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一根肠子通屁股——弯都不转一个”。亦琼一下子觉得连英说话很好玩，心里有种活泼泼的感觉，要跟这个不认识的陌生朋友调下皮。于是，她把他信中那些“当然”、“也许”、“如果”、“解释”都挑出来，连成串，给他写了回信。“你来信那么谨慎和委婉，有那么多‘当然’、‘也许’、‘如果’、‘解释’，我在理解你怕伤害我的苦心的同时，感到非常好玩，禁不住笑了。谢谢你的好意。‘也许’，我这么跟你写信，这种调子，这种口气，你不一定喜欢，‘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来信指出，并提议我最好采用哪种方

法写。‘当然’，你的提议是得你愿意来信为前提，以后，我对什么都不作‘解释’了。我跟‘解释’打的交道太多了，我想回避这两字。”

她很快又收到连英的来信。这一回写了几大张。他解释与人通信有两种。“一种是把话说得差不多了，人家就接不上话，另一种是留下一个缺口，能在这上面另套一个环儿。我似乎觉得还有话和你说，又不知从何说起，刚好我们办的研究生报出来了，我心里一动，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原来他寄研究生报，是做的一个环儿呀，究竟要套住什么呢？信里似乎已经说得很明白，他是委培研究生，原单位出钱送他读书的，他必须毕业后回到青海去。但他想走出青海，托付亦琼帮他在重庆联系一下，有无愿意为他出委培费的大学，他好离开原单位。

居然有了这么一个为别人帮忙的机会。亦琼立即给连英去信，要他把个人简历，本人要求寄来，当然还包括他的家庭状况，以便接受单位考虑。

不久收到连英的回信，在信中，他用散文性语言，给亦琼介绍他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他是老三届初66级学生，当知青是不可避免的了。77年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专科学校教书。现在读委培研究生。妻子做普通工作，没有文凭，有一个10岁的儿子。连英也是老三届知青，就这一点，已足以让亦琼觉得对方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了，他是初中三年级的，而她是初中二年级的，他们是同龄人。

在那些年里，老三届的知青，只要说起自己当过知青，就象不同国籍的工人唱起了《国际歌》，一下子找到了同志。现在亦琼收到连英来信的感觉，也就象听见《国际歌》找到同志一样，她一下子有了侠肝义肠，要帮助这家人，帮助连英走出青海。

可是这是给私人的信件，怎么能作为向单位介绍的简历呢？哎哟，这人做事怎么这样随意呢？叫人帮忙也得认真点，要让别人好帮呀。她根据连英信中写的，代拟了一份简历，把它复印了几份。她急急忙忙去找周老师。周老师的关系多，知道的各校情况也多。

周老师对亦琼的事一向是乐意帮忙的。他和亦琼为连英的事向本校和几所大学打听，都没有结果。主要问题是，接受连英，就要为他出委培费，这是任何学校都不愿意的。不要委培费的研究生多的是，干嘛要一个单位出钱的研究生呢？除非他自己出钱解决他的委培费，否则是不可能考虑的。

亦琼听了各校对接受连英的意见，她也觉得要单位出钱是不可能的，也不合适。他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走出青海，要单位出钱是靠不住的。可是连英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出钱。他一心想找一个为他出钱的单位。靠单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做法不是亦琼的做人原则，她从来都相信自己救自己。可是每个人都有他的行为方式，亦琼犯不着去对别人的做法指手划脚。她把结果告诉了他，还回信安慰他一番，只要有决心，是会走出青海的，不要在乎一定到内地的哪座城市。哪里有接受单位，就往哪里去。

她就这样把自己置于和一个陌生男人推心置腹的情景。她对别人热情，这是她至死也变不了的本性。她对男人的防范心理一向很重，和连英的通信，她没了一点防范，连一丝一毫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异常，可能和这是不见面的通信有关，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有什么好防范的？他有家，并没有隐瞒，透透明明的，没有什么好怀疑别人有什么不良的居心。还有就是跟亦琼的心境有关。她刚刚经历了两年的离婚官司，人给拖得精疲力竭。她太孤独，太寂寞，她需要朋友，需要友谊，需要为别人做事，来转移自己的注意，

走出孤独。恰好她刚出去旅游调整自己的心态，兴高彩烈地回来了，就收到连英的信，要她帮忙联系工作。她寂寞的心被朋友——文琦的朋友——的事填满了。如果这时不是连英来信，而是别的什么人来信，她也会象对连英那样热情帮忙的。

中午，亦琼下课了，夹着讲义急急地往宿舍赶。她算计着该收到连英的信了。邮递员送信一般都在上午10点半左右，亦琼刚好上课去了。她快步奔上三楼，来到宿舍门前，伸手就从信袋里取出了一封信，北京的。亦琼对自己一笑，掏出钥匙打开门，把讲义往桌上一放，就拆起信来，厚厚一叠，亦琼又要打信牙祭了。

她把信放书桌上，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在藤椅上慢慢地看起信来。看连英的信是种享受，他的知识面广极了，有令人惊讶的好记忆。他和亦琼搞的不是一个专业，但他引用外国文学作品的细节文字，却是一套一套的，信手拈来，皆成妙例，笔下是滔滔不绝的学识与联想。这封信里，他说到彗星和流星的區別，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彼埃尔看到的是彗星，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描写的是流星。在亦琼的同事中，还没有谁象连英那样好记忆的。亦琼读着连英的来信，叹服他的笔下文章，禁不住连连对自己说，好香，好香。

他们通信，几乎达成一种默契，一收到对方的来信就回信。从北京到重庆的信要走5天，一个来回要10天，每10天，他们就能收到对方的信。这成了规律，几乎没有耽误过。

在这封信的最后，连英谈到，他从一个同学那里看到他在山城拍的夜景照片，“山城的夜景，看上去很美，真有点心向往之。”

亦琼见连英那样赞美山城的夜景美色，自个儿笑了。她边吃午饭，边想，这还不好办吗？送他一套明信片，不就解决问题了。下午她去街上邮局买了一套山城风景的明信片，装进信封里，给连英寄去了。

连英收到明信片，又来信了。他笑话亦琼象《聊斋志异》里的婴宁，人家只要一枝花，她送了人家一捆，实在有些憨。

亦琼读了信，有些警觉。婴宁送花，讲的是一个恋爱故事呀。她压根没想到，她买一套明信片和婴宁那一捆花有什么联系，连英怎么作这样的联想呢。她心里有了抵抗。她回了很短的一封信说，“一套明信片就引起你的条件反射，作‘婴宁’的联想，由此想到你前番来信谈到喜欢北方的冬天和南方的夏天，或许是一种寓言式的谈话，我有多么愚钝，竟没想到它的寓意。我感到不安。但我不想解释，只是请你不要介意。”她不想和他那样频繁地写信了，让对方以为她在自作多情。还是副教授呢，岂不是太失面子了？

很快，连英又来信了，对婴宁的玩笑作解释。“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我很希望我们能保持一种真诚的，无拘束的友谊。它是很珍贵的。我也真心地希望你快乐，愿意使你快乐。

”

亦琼和连英讲和了。她已经习惯收到连英的信，并在信里随意地倾诉自己的思想。她开始有些惦着连英的来信了。她算着该收到连英的来信时，那两天就有些坐卧不安。每次收到信，她把手头写的文章都放下，一心看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差不多要把它背下来了。

这样的迫切，其实是一种情感饥饿，亦琼并没意识到她的感情变化，她只是很想收到连英的信。她心里常常一阵活泼，就想跟连英开玩笑。她听

连英说，很想品尝到山城的风味。

她立刻想到在信封里给他寄点吃的。她去买来合川桃片糕，分出两片，用白纸包上，平放在信封里。信皮写：“请勿折叠”。把个连英收到信，惊奇得不行，拿着桃片，四下张望，嘿嘿，还有这样寄吃的方式！连英把他的惊讶告诉亦琼，她十分开心，又十分得意。

那个冬天，亦琼仍然在冬泳，每天下到冰水里，她都觉得不那么冷了，她有一个远方的朋友在惦记着她，关注着她，希望她过得快乐。

她感到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仅冬泳都不能满足她对运动的渴望了。还活动什么呢？她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山城出门就要爬坡下坎，骑车的人不多，亦琼买车，纯粹为了锻炼，就在校园骑。每天早晨，她就穿着运动衣在校园骑车了，她喜欢去没有人的大校门，从坡上的荷花池直冲到坡下面的大校门广场，简直是飞起来了，风在耳边呼啸，头发全都吹立起来了，一只停在半坡上的麻雀，来不及飞走，竟被自行车碾上了。自行车在广场围着毛主席塑象的大花台转圈减速，然后又从广场骑“之”形爬上坡，使劲踩，屁股都离座垫了，两脚站在车踏板上，双手拽紧车把，把手肘、胳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空气特别清新，湿漉漉的草气味直往鼻子里钻，周围的松树、柏树、花草上面都挂满露珠，衣服碰上树枝，露珠儿纷纷掉到她的头上、脸上，凉晶晶的。她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在大校门俯冲、爬坡，累得满头大汗。隐隐约约听见学校广播站在播音乐了，她骑着车慢吞吞地回宿舍冲洗。她那样疯狂的骑车，与其说是锻炼，不如说她是在发泄体内过剩的精力。早晨骑车，白天上课、写文章，下午5点钟又去游泳池。她就这样来安排一天的生活。

周老师兴冲冲地到亦琼宿舍来，他来给亦琼介绍对象，他过去的学生，刚从外地调回本市的一所大学。他回母校看周老师。周老师知道他还没安家，就想到亦琼的事了。男的听说了亦琼的情况，表示愿意和她见面。亦琼听周老师说这事，反应并不是那么热烈。这半年多和连英通信，她差不多把还要谈恋爱的事情给忘了。

周老师奇怪了，怎么啦，有对象了？

亦琼摇摇头，没有。

没有，没有就见一见。不要放过机会。

亦琼觉得没劲，她被那些挑剔的男士挑得一点自信都没有了，她很怀疑她能找到一个对自己倾心的爱人。

周老师说，怎么找不到，只要别人了解了你，就会喜欢你的。如果我年轻30岁，我作你的候选人，只怕你还选不中呢。

一句话把亦琼说笑了，她连说，会选中的，会选中的，你将是唯一的人选。

周老师也笑了，叹口气说，这也是说笑了，总之你要知道，还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只是条件不具备。你要有信心。跟我去见对象吧。

亦琼跟周老师上他家去见了。很漂亮的一个中年人，不仅漂亮，还很有风度，高挑的身材，五官非常端正，笑容可掬的样。如果要打分，亦琼只能得四分，男方却可以得五分。大家在那里聊天，男的说的多，亦琼静静地听，不时插一句话。

中午在周老师家吃的饭。亦琼心里惦记着该收到连英的信了，吃饭有些心不在焉。吃罢饭她很快告辞了。三步两步跑回宿舍楼，从信袋里抽出一个黄色信封的信，当然是连英的了，只有他的信是黄色信封。

进到屋里，亦琼拆开信，里面有一期新的研究生报。她把小报放一边，靠着床头看信。

信里说，“今天中午研究生报出来了，寄给你一份。看你的信时，我就在脑子里构着你的形象：有时你是调皮的，如一次你学用我信中的几个词，有时你是爱冲动的，哭他个天翻地覆，有时你是天真无邪的。你的性格中有着某些纤柔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些很美的东西。也许，你自己也没有很好地感觉到这些。泰戈尔有一首小诗，讲诗人遇到一个盲女孩，她拿着一个花环，诗人感动地说，你象花一样盲目，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礼物有多美丽——我又扯远了，打住。前天，我们去看了一个西班牙影片《重新开始》，其中一个同学是山城来的，谈起山城风情，我想到你，不知近来在做什么？”

亦琼读罢信，坐在那里出神。她近来在做什么呢？她刚才去见了对象。她的心都在连英的信上了，准确说，是在连英身上了，打动她的是写信的人，他对她那样理解和体贴，这是她从来没有从别的男人那里得到的。可是连英是有家的人，亦琼没想过要和连英有进一步的感情发展，这也是不可能的。亦琼不愿和一个有家的男人谈感情。她只想，就这么不见面的通信，也是很不错的，似乎够了，被人思念，牵挂别人的感情，她都体验到了，她还需要什么呢？不谈恋爱似乎也很满足了。这就是为什么她这半年多，对谈对象的事一点不着急，今天去见了对象，也不起劲的原因所在。连英把她牵挂住了。

下午，周老师又到亦琼宿舍来了。他来问亦琼的态度。他说男方对亦琼的印象非常满意，说她很文静，并不是人们说的那种“女强人”，叫人望而生畏。那两年她荣誉不断，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全省第一批破格提拔副教授，千分之二人员奖励升工资一级，评为重庆市的“女能人”和教书育人的先进个人，照片还上了报。仅仅看亦琼本人的工作业绩，获得这些荣誉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问题是这些荣誉都是在她打死婚官司期间取得的，就让人奇了，不免对这个女人感到有些神秘，这是怎样一个厉害的女人呀，换了别的女人早趴下了，她不但没有趴下，还在那里不断上进。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来承受这一切呀！人们想着这么一个打不败的女人，钦佩之余有了畏惧。而在亦琼，她却把这一切看得很平常，那是她生命的支撑点呀，只有自己的不断上进，才能解放自己的一切！

那天见面，亦琼心里想着连英，对男方的谈话听的多，说的少，竟被男方误认为是亦琼的天生文静了。这实在是亦琼的坏，见这里，想那里，还给男方一个好印象。

亦琼听周老师说，只是笑。周老师急了，你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亦琼吞吞吐吐说，还是算了吧。

周老师连声问，为什么，哪点不满你的意？

亦琼说，没有。他太漂亮了，我怕靠不住。

这是什么理由，哪里漂亮的人都是花花公子的？

亦琼仍是摇摇头，她心里想着连英，说，不容易搞好。

周老师气得不行，我不知你是怎么想的，都36岁了，还不着急？

在亦琼心里，对这个漂亮对象的抵制还因他是介绍的。“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她上次的死婚吃了介绍的亏，以后说到介绍，她就打心里反感。两个毫不认识的人，就象两头待价而沽的羊一样，被介绍人牵到婚姻市场来讲条件，谁知双方都有些什么企图呢？她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一棍子把介绍认识的对象都给打死了。

好冲动，好走极端是亦琼始终都没能克服的毛病，而在她的婚姻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婚姻市场上，大龄知识男性的挑剔，使她感到屈辱和掉价，她发誓不找有文化的男人，免得被人挑挑拣拣。结果她上了个那个没有文凭的男人的当。这个失败的婚姻又使她象钟摆一样，摆回要找有文化的男人，而且发誓不要介绍的，要自己去认识。可她自己又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在生人面前一点放不开，又到哪里去自己认识呢？她的偏激使她失去了又一个处理好自己婚姻的机会。

这样的偏激很难说不再出差错，不导致她以后的恋爱婚姻悲剧的再次发生。这在她后来的生活中，得到了证明，而在当时，她是一点认识都没有的。

亦琼骑车到三教学楼的急转弯处，车子直着往坡下冲去，她的刹车却失灵了，眼看就要撞到坡下的教学楼了，吓得她丢了车把就往路上跳。车子嘣的一声撞到墙上，两个轮子骨碌碌转。她的臀部大转子骨扭伤了。她挣扎着站起来，赶快去扶起自行车，她怕老师学生看见她的狼狈相。

她每天去校医院作20分钟的理疗。她躺在那里想连英。这个连英是个什么样子呢，亦琼躺在那里怎么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她就想他写的那些信，想他在北京读书的情景，想他收到她的信时的心情。这样的胡思乱想，时间很好过，不觉就是20分钟了。第二天到医院，又是想同一个人，同样的问题。

扭伤好了。她给连英写信说，她摔伤了，就在那里想他。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连英收到信一惊，这样大胆野性的女子，居然说她想他。他很感动，马上给她寄了一张登记相，要她看看“北方农民”的样子。

亦琼拿着那一寸登记相，感到很陌生，原来和自己通了快一年信的连英就是这个样呀！

沉着脸，憨楚楚的，人很年轻。她记得他比她大一岁。她也寄了一张照片给连英，她跟他开玩笑，只寄了一个背影照，她弯腰在给她的侄儿系鞋带。弄得连英说，“竟然寄来一个背影，你就不能转过身来吗？”

亦琼去信说，那是“不堪回首”的。

春天来了，大校门马路岩壁上的迎春花开了，小小的黄花花，象满天星一样缀在那象瀑布一样写在岩壁上的藤条上，葡萄架上干枯的藤蔓抽出了嫩嫩的，卷曲的绿须，亦琼扶着单车站在黄花绿须前，她很久没有收到连英的信了，她不知他的情况，心里很惦念。终于，连英从青海家里来了一封信，说，“在家里写信，我总觉得静不下来。”

亦琼一下子感到心惊了。她这才想到另一个女人。她给连英写信，觉得并没有影响别人的家庭，她从不和连英谈家庭，谈感情。也就没有想到另一个女人的存在。现在连英说他在家写不出信来，她感到某种不安。她把连英的所有来信都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尽管没有一个字谈感情，但感情是处处可见的，并且是一天天加深的。她对连英的好感也是一天天加深的。连英来信从来没有谈过他的妻子，她也没问过，只以为他们之间的通信是一种很纯洁的异性朋友交往。这种交往，是一种神交，他们常常为一个事情产生共鸣，可以说是东钟西应。他们至今，连面也没有见过呢。

亦琼感到了一种道德的压力，他是有家的，她是没家的，这样的通信是不是在扮演一种“第三者”的角色呢？她是60年代的中学生，她所受到的教育，她的人生观，都是耻于插足别人的家庭的。如果他们的通信完全

是纯洁的，她干嘛不把她和连英的通信告诉好友文琦呢？要知道，连英是文琦的同学呀。这就有问题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在北方有这么一个通信朋友。她拒绝了对象，连对她那么铁爷们帮忙的周老师也没告诉原因。她心虚，她怕丑，她的心是不坦荡的。

她辗转难眠，怎样处理她和连英的关系呢？她真舍不得他那些信，再也收不到他的信，她感到是一种损失，一种遗憾。但理智和道德都在告诫她，应该就此结束了。不要陷得太深。

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也许我们的通信，增加了你妻子不必要的担忧，我感到不安。你在外读书，她在家操劳，还要担一头心事，负担太重了。我想了好一阵，为了求得良心的安宁，少些麻烦，以后我不再给你写信了。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请来信，我会尽力而为。谢谢这一年你给我的帮助，我将永远记在心里。”

几乎同时，连英接连来了三封信。“我从青海回北京后，马上给你写过一封信，过了十多天，没见你的来信，我又写了第二封信，后来，还写了一封信。可是，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我觉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一算，才二十多天。”“那些天，我想的是你，那天我回学校，我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自然没见到亦琼的信，很想念她。也可能，她不会来信了。我有一种若有所失之感，这样热情、率真的女性是很难遇到的……大概，我没有及时在假期给她写信，叫她不悦了。这该怪我自己。’”

亦琼看得心里直软，她真是想马上又给他写信去，说，她还会和他写信的。但她又一想，不对，他在家不能写，离家了就拼命的写，这算个什么事呢，一点不光明正大。似乎她和他之间，确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还是硬着心肠没有给连英回信。

连英很快来信，对亦琼不再写信作出答复了。“你来信说到的不再来信的理由，我觉得不应该成为理由。我不愿说‘再见’。‘再见’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表示‘不会或不必再见了’；二是希望‘不久的将来再次见面’。我不愿意在第一种含义上用它。”

亦琼收到信，心里很难过。她不知该怎么办了。连英还是给她来信，只是不再说任何感情的话题，讲的全是他读有关拜伦的书的感想。他说他在亦琼信中知道她在写拜伦的文章，就想着把他对拜伦的一些感想写给她。

亦琼读着信，眼里流着泪。她抵挡不住连英的来信了，这是一种攻心战术。她又拿起笔给他写，“既然你说不成理由，那就不成理由好了，我还给你写信。我这就给你写，不然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她写不下去了，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亦琼和连英的通信更加频繁了。亦琼三五天就能收到一封。后来亦琼把所有来往的信件都编了号，并给每封信都标了一个标题，按时间顺序，后面这段时间的信件竟排列成了这样的标题：

连英：“在家里写信，我总觉得静不下来”

亦琼：“以后我不再给你写信了”

连英：“‘杜鹃’和‘猿鸣’都与四川很有关系”

连英：“我有一种若有所失之感”

连英：“不再来信的理由，我觉得不应该成为理由”

连英：“让你笑一笑吧”

亦琼：“既然你说不成理由，那就不成理由好了”

连英：“我们之间的相互认识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亦琼：“一种终身不渝的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连英：“...竟然梦见了你...”

亦琼：“我以为我对你是无话不谈，...凡是人所经历的我都经历了”

连英：“心中的未来总该美丽一些才好”

连英：“每一个时刻都既是结束，又是开始”

亦琼：“竟有这样的童心和罗曼蒂克.....”

连英：“你只应该想到彼埃尔对娜塔莎讲话的情景”

连英快研究生毕业了，他又给亦琼来信说到调动的事。他问亦琼，“有可能联系到一个新的单位吗？”他谈到文琦要他根据高校目录，广泛寻找接受单位。但他不想采纳。“只有去重庆才不同，因为你在那里”。

亦琼收到这封信，再次感到了连英对自己的侵犯和逼迫。干嘛把他的调动和她所在地联系在一起呢，非重庆不去，这是什么意思？她对连英有了意见。做人怎么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处境和想法呢？和连英通信，已经搅得她不能正常恋爱了，他还非重庆不去，要把她置于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境地？连英啦，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呀，你让我好为难哟。她摊牌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你走出青海的目的我有些糊涂了。去年我就问过你，到底追求什么，自己心里要有主张。现在看来你还是糊涂的，又冒出个非重庆不去，真叫我哭笑不得。你把你的前途去向和我的所在地联系在一起，我感到了我在信的开头所说的‘严肃’。为了完成你的学业和达到你走出青海的大目标，你应该采纳文琦的建议，给内地有关高校去推荐信，毛遂自荐。如果重庆有望，就到重庆，重庆无望，就到其他城市。这才是对生活的艺术态度，决不可采取宗教态度，吊死一窝树，非重庆不可。”“我知道你喜欢我，这是我的福气。可是你把自己的前途和这种喜欢联系在一起，却是不理智的，也是不现实的。你不是一个自由人。

仅仅因为我在重庆，你要来这里，来重庆你就满意了吗？我不能与你朝夕相处，你会有一种幻灭感，怨恨为什么来这个鬼地方。我爱莫能助，看见你受苦会很难过，你的家人也不幸福。你又不是自由人，你能叫我怎么办？”“和你通信，到最后，心情很沉重，总有一种道德的压力，我从没作过损害别人利益的事，特别是对方也是一个弱女人。我竭力维护着我们的通信，我不知道能维护多久，也许哪一天来个‘内部的滑铁卢’，会把这一切捣毁得干干净净。我受不了！”

连英接连来了几封信，对他的想法作解释。谈到他的家，他的妻子。结婚11年，有7年时间在外面。妻子性冷淡.....

亦琼不想听了，再继续下去，她真要成为“第三者”了，这是和她一贯信奉的道德观念相冲突的。

她的内心痛苦极了，又找不到人倾诉。她急得在屋里团团转。终于，她把事情告诉周老师了。

老头子听了直摇头说，你和连英都是感情错位。

亦琼眼泪汪汪地说，我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呢，我确实喜欢他呀。

老头子连连叹气，该喜欢的对象，你不喜欢，不该喜欢的男人，你喜欢了。痴女子，痴女子，人都没见过，就在那里发痴。这男人也是太有福了。他也是不争气，不负责哟，你不能再为他伤心了。你不能把自己都搭进去了。到头来吃亏的是你。

亦琼感到震惊，她一下子清醒过来。是的，她不能再跟连英写信了，她得走出这个感情的误区。

就在她慢慢平静自己的感情时，她收到了连英的电报：“11日10次车11车厢到你处连英”。

连英要从北京来重庆，是专程还是路过？来干什么？亦琼一概不知。她的心还处于一种大悲大痛后的麻木，看着连英的电报，她很平静，不喜也不忧。明天就要来了，还得去接站。总是朋友，还是很亲近的朋友，她当然得去接他了。她还没有见过他呢。

她去周老师家，告诉老人家这件事。自从亦琼把自己和连英的事告诉周老师后，老头子就成了亦琼的“死党”。他的反应比亦琼热烈些。他说，来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把事情谈开谈透。不再来往，你心里也平衡，免得成天打不起精神。——这老头子鬼得很，他是把亦琼看透了——就是还要和你好，他也得有个行动。我不赞成你们做情人，把你耽误了。

老头子这么说，亦琼觉得开朗些了，她说，好吧，我跟他谈谈。他来怎么住呢？住她那儿不可能，她就一间房。住学校招待所，她怕暴露了两人的事情，弄得别人来议论。

老头子说，住我这里好了。儿女都离家了，我还空着一间房，和我们老俩口的房分开出入的，不会影响他什么。这样你也洒脱。

亦琼很感激老头子的安排。她心里感慨，怎么在她的同龄人中，就遇不到象周老师这样的男子汉呢？真正的理解，真正的侠气，无私的忠心。殷老师是有福的。

亦琼乘车去市里，看着车窗外的嘉陵江水和公路上的汽车一起在奔腾，车轮在江面上飞快地旋转，它们要一起把她送到市中区去。看着流泻的江水，不断往后闪去的树木、农田、房舍、山峦、井口、农药厂、二钢厂、烈士墓、杨公桥、沙坪坝三角碑、公共汽车站、电车、行人、土湾、棉纺厂、龙隐路、红岩村纪念馆、化龙桥、阀门厂、橡胶厂，远远的，看见嘉陵江上托起一座大桥，象一幅水墨画上勾出的线条，横跨两岸，把市中区和江北连在一起了。亦琼的心变得安定了。她要去宁子家，她家住人民路。

修解放碑是国民党的一件大事，解放后共产党的一件大事是在人民路修了“人民大礼堂”，那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仿古建筑，形如北京的天坛，也有多重飞檐，琉璃瓦顶，红色、黄色、蓝色的屋檐、窗栏、柱头，透明的玻璃，顶端硕大无比的镀金圆尖，一起在阳光下发着灿烂的金光，一座梦想的皇宫在现代耸立。礼堂里面的堂座可以坐几千人，环形走廊从底楼到四楼，都是座位。亦琼读小学到人民大礼堂参加过万人歌咏比赛，那是她第一次进人民大礼堂看节目，参加比赛。她抬头望着大厅的圆顶，环绕着楼座，交叉着铁的梯子和铁的固定架，象是一张螺旋型的铁的丝网，一圈一圈地伸展到圆形的顶盖上。巨大的穹窿镶嵌着玻璃，阳光映在玻璃上，照得殿堂光芒四射。潮水般的人流象旋涡一样不停地向各层回廊涌去，声浪阵阵，在穹窿上回响着巨大的共鸣。旋涡的人流、旋涡的声浪、旋涡的色彩，赋予这座宫殿热烈的生命，它们和螺旋型的铁架丝网，螺旋型的玻窗构成了一支向上飞升的运动旋律，亦琼感到头晕目眩，神圣之极。

平时，她倒是经常钻进大礼堂的篱笆，在草地出入，拔野草回去喂兔子，扯马丝苋、酸芹菜、折耳根，人吃。后来在文化革命中，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经常在大礼堂开会演节目，演得最多的是杂技，亦琼和红房子的小孩

是每场演出必到的。他们成群结队，从人和街穿过蒲草田，来到大礼堂门前。没票，混。跟着人流往前走。大门好进，进礼堂的门难进。执勤有时验票，有时不验票。遇上验票，就把头往后面一甩，让执勤人员以为后面的人拿着票，这里一个箭步蹿上礼堂内的阶梯，往侧面的回廊一闪，混在上楼找座位的人中。“内部电影”《阿诗玛》就是在大礼堂首场演出的。查票很紧，很难混，亦琼给抓出来两次，终于换了一个门洞给混了进去。小弟紧紧跟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后面，到门口时，他伸出手，轻轻拉着那人的衣角，一起进了门厅，缩回手就往回廊跑去了。红房子别的小孩都没看上这场电影，把亦琼和小弟羡慕得要死。小弟最得意，老大直夸他机灵。亦琼则给红房子的小孩讲《阿诗玛》的故事。

在50年代，大礼堂俗称“中苏大楼”，红房子的小孩都这么叫。据说是有苏联专家参与修建的。后来有一回，母亲给亦琼纠正了，你还是读书人呢，怎么是“中苏大楼”呢？是我们自己修的嘛，叫“人民礼堂”，我都去挖过土石方，参加义务劳动。母亲对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是很积极的，梨树湾修铁路，她响应号召去挖隧道，把家里的风箱也捐献了。工地指挥部奖给她一本红皮硬壳笔记本，它在家里的写字台抽屉里保存了40多年，没有用来写字，里面夹着一些照片，有一张1958年的全家福，个子矮小的母亲站在高大的父亲身边，两人都那样年轻，那样清秀，母亲搂着三岁的小弟，两边站着老大、亦琼和小妹。老大的大脚指露出鞋洞了，小妹的膝盖上打着补丁，亦琼瘦猴儿一样的脸上紧锁着眉头。还有一张老大35岁时的登记相，直立式平头修剪得轮廓分明，抿着的薄薄嘴唇，带着笑意。后来小弟把笔记本拿去保管了。

亦琼站在七层楼房的窗口，看着马路对面的大礼堂，它的琉璃瓦顶在夕阳下发着五光十色的光芒，和天上的晚霞交相辉映，多么宁静美丽的图画呀。她的心中慢慢地出现了霞光，泛出心的表层了。她回过头，平静地对宁子说，明天要接一个客，从北京来。

宁子一听就来劲了，凑上来问，是男朋友吧？

亦琼摇摇头，不是，是我一个朋友文绮的同学，路过重庆，要我接待一下，买个票什么的。

她没有对宁子说实话，她自己对连英的到来还没有底，也就不知该怎么说了。

明天就要见到连英了，亦琼在那里想，不知连英是个什么样，能顺利接到吗？她找宁子要来笔墨纸张，要写一个接人的纸片。她认真展开纸。在上面写了两个字“连英”。端祥了一下，觉得写得不好看。她好久没有写过毛笔字了，笔也差劲，齐刷刷的。她又重写。又写了两张，还是不很满意。可是已经没有纸了。亦琼从中挑选了一张，把它折叠起来，放进挎包里。

宁子的丈夫袁成出差了，就宁子一人在家，忙着招呼四岁的儿子睡觉。等孩子睡了，宁子对亦琼说，你也要留心自己的事情，我又帮不上你的忙。反正你要知道，结婚也就是过日子的事情。日子总得要过呀。

亦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宁子姐姐在成都读书，宁子妈妈是管不了她的婚姻了，她和她的老师结婚了，毕业留在了成都，在省计委工作。她的先生年龄大了，她没有生孩子，就两人过。

宁子谈的几个对象都不能让她的母亲满意，不经意也滑到了大龄青年

的行列，这可把宁子妈妈急坏了，到处托人替宁子介绍对象。总是高不成低不就。谁知最后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抗战时期，宁子妈妈和她的中学同学琴一起从北京沦陷区跑到大后方来读书，她们都在陪都安家了，留在了重庆。两个身在异乡的北京妇女也就成了再好不过的朋友，就象亦琼和宁子那样要好。琴的丈夫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搞俄语翻译，多次随团访问去苏联，曾被打成“托派”，在文化革命中再次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一家人都跟着倒霉。所幸的是，他熬到了平反的一天，不象宁子爸爸没有等到。琴特地到宁子家来报喜。

一则为自己家能落实政策高兴，二则也是带了一桩心事，要为大儿子袁成说亲。袁成下乡到黔江插队，一直出不来。等正式招工无望，琴提前办了退休手续，把儿子从农村“顶替”回来上班了。

恢复高考了，袁成考工科，考上了，刚要到学校报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有人把他告到招生办去了。说他玩弄女性，抛弃农村谈恋爱的女友。招生办来调查此事，把袁成母亲气得吐血。原来袁成在下乡时和同队的女知青林有了肉体关系。后来招工时，林先调出来了，在清洁大队扫地，嫌袁成还在农村，就和袁中断了联系。袁成顶替母亲回城后，去找林。

林嫌他只是当一个工人，没什么油水，且家里还有历史问题，就不愿恢复过去的关系。两人彻底告吹了。

袁成考上大学，林知道了，从清洁大队跑来找袁成，要和他结婚，袁成坚决不干了。这下惹恼了林，你一个黑五类出身的“狗崽子”还把尾巴翘上天了！她一封信告到了招生办。

77年恢复高考，好多破罐子破摔的知青婚姻破裂了，原来在农村草草结婚，在工厂随便找个城里卖菜的服务员，现在都因男方读书而现出裂痕了，鸿沟越来越大，终于不可弥合了。大学招生是决不允许新生有伤风败俗，抛弃地位低的恋人的事发生的。学校通知袁成了，如果他不处理好与林的关系，不和林结婚，就取消他的入学资格。上大学是袁成梦寐以求，改变工人地位的机会，他父亲有历史问题，读书是很难的，靠了父亲的老战友帮忙，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义通过了上大学的“政审”关，如今怎能又栽倒在男女问题上呢？

袁成和他的母亲给林说尽了好话，愿意赔偿她的青春损失，只求放过袁成，不要误了他的前途。女方坚决不答应。上学在即，袁只好同意和林结婚，要女方和他一起去登记。

林说，结婚就那么撇脱，登记就行了？得做全套家具，还要有“三转一响”（当时流行的家庭设施，“三转”——手表转、缝纫机转、自行车转，“一响”——收音机响）。

袁成母亲忍着气给这个恶媳妇买了“三转一响”，袁成自己买木料做了一套家具。做好了，他对林说，走吧，去登记吧。

林和袁成去登了记。袁成拿着结婚证书就去学校报到。等他回到家，发现屋里的家具和“三转一响”全没有了。原来是林叫人拉走了。

袁成气得不行，你这是成心不想搞好这个家了！

林说，谁希罕和你搞好这个家，我就是来扫你的皮，叫你臭老九“斯文”不如“扫地”（她是清洁工）！咱们等着离婚吧。

袁成自顾自去读书了，他懒得念这本经——反正也是一个死婚了，他

也不马上去办离婚手续，免得把他读书耽误了。

林靠着那套结婚家具和“三转一响”，和别人好了，她跑到学校来催袁成办离婚手续。

袁成也就象送瘟神一样赶快和她办了这件事。

袁成毕业后在电子公司搞计算机，长期住在家里。别人问他结婚的事，他手一扬说，“不摆了”。山城方言“摆”就是“谈”、“提”的意思，袁成说不摆了，他也真的没有再摆再提再谈了。

袁成母亲早想着她的老同学家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宁子迟迟没有对象。但她不敢对宁子妈谈这门婚事。她知道当年招宁子姐姐出来的那场“内控特务”的风波，两个好朋友家的成份都不好，她不敢来说亲了。如今袁成的爸爸平凡了，而且还恢复了老红军的待遇，一下子风光起来，她也就满面春风地跑到宁子家来报喜和说亲了。

这门亲事两个北京朋友是一拍即合，真是再好不过，再合适不过了。而宁子却是老大不愿意，她嫌袁成“三杠子压不出个屁来——闷生”，心里还梗着他是结过婚的人。

宁子妈说，“闷生”老实，你姐夫不是也结过婚吗？她从不轻易说起这个比你小不了多少的大女婿，跟她平辈。可是也是没办法的事哟，女儿愿意，还在成都，那么远，她也是管不了。大女婿她见过一次，宁子姐姐倒是经常利用到重庆计委出差的机会回家。宁子姐姐知道母亲不高兴大女婿，她回家也从不和母亲谈到自己的丈夫。她敬仰她的老师，同情他的包办婚姻的不幸，喜欢他那种智者的风范。她对她是非常呵护的，是丈夫对妻子，也是父亲对女儿。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对她宠爱有加。她愿意和他结婚，别的她就不在乎了。

宁子妈对宁子说，袁成结过婚和没结过婚有什么区别，和你年龄相当，谁知道他结过婚呢？又没有孩子的拖累。也不想自己的年龄有多大了，还挑三挑四！

宁子搞不懂是她挑三挑四，还是母亲横挑鼻子竖挑眼？她喜欢的，母亲不喜欢，母亲喜欢的，她不喜欢。

她说，我还想读研究生。

宁子病缓留城后是靠了母亲退休才工作的。77级高考时她在上职工大学，以后在职读重庆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读了五年才拿到本科的正式文凭。她想着她的成人教育的文凭听着总是不舒服，一直打着再考研究生的主意。

宁子妈一听她还想考研究生，就急了，说，你发什么神经？还读什么研究生，亦琼已经是你的榜样，读的书比男人还多，有谁敢要？你是存心要当老姑婆了！

宁子考研究生也是说说而已，她也觉得花的代价太大了，时间输不起。她和母亲喜欢的袁成结婚了。婚后相安无事，生了一个儿子。

亦琼曾问宁子，和老袁的感情好吗？

宁子说，过日子呗，他话少，不吵架。也不干涉我的工作，不管我的事，这倒是很不错的，很自由。更重要的是，我独立了，不再受我妈管了。小时候我妈成天忙工作，不管我和姐姐，我长大了，倒把我管得紧，我说她是变态，患了运动恐惧症。

宁子读完工科大学就转行到了财政系统，她一早带儿子出门，送幼儿

园、上班。留下家里的钥匙，让亦琼接待客人用。亦琼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就去火车站了。

她身穿白色的短袖衫，套着黑色的西服裙，挎着花格挎包，走在熙熙攘攘的上班人流里。只有这时候，她才有了有一种想见到连英的渴望，心中对他的气也没有了。她从两路口坐缆车下到菜园坝火车站，买了站台票，进到站台里。

重庆火车站是和火车轨道迎面对着的，成“T”型，火车开到重庆站就象进了一个死胡同，火车头的前面是候车室，没有路可走了。要发车，必须原路退出胡同口，到小南海分道，往左是川黔线，走綦江，通贵州方向，往右是襄渝线，走达县，通武汉方向，往中间，走江津，通成都方向。这样的铁路布局是山城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它的火车站形式也许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以致发生了列车脱钩，火车直接往前冲进候车室的特大事故。亦琼背对候车室，两眼朝前看着在前面王家坡山脚转弯的铁轨，离火车到站还有半小时。她在站台里来回走动，心里想着那封电报，想着连英的信。

她想起连英有次很可笑地自报身高和体重，又没有谁问他。他说他有1.73米，体重75公斤。身高她能知道个大概。连英跟她的哥哥老大一样高，比小弟矮三公分。可是150斤的体重有多大个质量呢，她就估摸不出来了。她去问邻居家的大个子，有多高多重。

邻居的妻子在家，说丈夫有1.82米高，体重有147斤，这几天瘦了，大概有142斤吧。邻居觉得亦琼问得奇怪，亦琼觉得邻居答得滑稽，居然还那么认真地说，这几天瘦了。亦琼敷衍邻居说，她在学习估量人的体重，对重量级还没估量过，好确认对方是否患了肥胖症。邻居知她开玩笑，大家乐了一阵子。亦琼也就对连英的体重150斤有了一个估计。这样的身高体重明显偏胖是不用说了。

她给连英回信说到向邻居询问体重的事，跟连英乐了一番。后来连英寄了一张登记相来，只给亦琼留下一个壮实憨厚的感觉，实在说不出有什么特点。仅凭那张登记相，是难于认出本人的。那张照片，她早已寄还他了。她曾经给连英寄去一个背影照，把他给捉弄了。后来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她才给他寄去她的正面相。想着她对他的一些玩笑，她自个儿在那里抿着嘴笑。

火车在前面转弯处的铁轨出现了，拉着汽笛，缓缓地驶过来了，停得很远。亦琼手里拿着写着“连英”的纸片，张望着车号往前走。她来到11号车厢门前，眼睛死死盯着下来的旅客，没有大约三十多岁的北方人。都快下完了，才从车厢里下来一个背黄挎包的人，北方人样，她凭着她的第六感官，举着“连英”的纸片，笑盈盈地迎上去。他朝她点头，她来到他身前，偏着头对他一笑，把纸片朝他眼前一推，心里对自己说“好年轻！”一下子觉得很喜欢。

并肩走在连英的身旁，亦琼感到自己的心就象少先队员敲起了队鼓一样欢快、活泼、有节奏，她踩着心灵的鼓点，走路也有弹性了，她觉得精神极了。她还是第一次这么和一个和她有感情联系的男士并肩走在一起，她觉得太骄傲了，她和那些成双成对并排走着的男女一样。

有两三次，她忍不住扭过头去瞅他，他发现了，冲她一笑，弄得她很不好意思，赶快把头掉过来，心里却是心花怒放。脚下走路弹性更大。

到了宁子家。放下挎包，亦琼让连英先去冲凉，坐了两天的火车，一

身够脏够乏了。她去给他准备早饭，今早在火车上还没吃呢。卫生间的门关不严，连英在那里捣鼓半天，把门关得啪啪响，还是闩不上。亦琼正在厨房打鸡蛋，听见了，脱口而出说，“你放心，我不会过来的！”

她没有觉得这话哪里没说好。事后连英老笑话她，副教授说话一点也不沉着！又说他喜欢。亦琼琢磨那话，是觉得有些冒失，谁会担心她过去呢？她也就自个儿笑了。仔细想来，是她那时太紧张。

连英冲洗了，换了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人显得更加年轻，还很漂亮。人很壮实，站在那里象一根圆柱子一样，还真是一堵挡风的墙。一张红扑扑的圆脸，下巴的轮廓十分分明，长着密密麻麻的小胡楂，嘴巴小小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听，声音很亮，还有一些共鸣。她想起他说过，他喜欢唱歌，练过嗓子。亦琼坐在桌边，看着连英吃饭，细细打量他，她不知他到重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吃罢饭，亦琼很小心地问他在山城待多久，是路过吗？要乘船走三峡去武汉吗？买船票还是火车票呢？票不好买，得预先找宁子帮忙订票。今天就得落实。

连英的眼睛一直看着亦琼说这些，临了，他说，我是专程来看你的，待三四天吧，还是买火车票原路回北京。

亦琼低着头，没话说了。她觉得喉头有些发哽，心里感到委屈。他是专程来看她的。她真想守着他哭一场。她忍住了，抬起头，淡淡一笑，既然是这样，那就订火车票吧。

他们去宁子办公室，亦琼告诉宁子订一张火车卧票。

连英忙说，就订硬座吧。

亦琼说，你来不容易，返程票我买吧，就订卧票。

宁子已经看出这不是一般的过路朋友了，她说，听说你还在读书，就亦琼买吧，没关系的。

连英笑笑，没说话了。

在回学校的长途汽车上，亦琼和连英并排坐在一条座椅上，她觉得象在做梦一样，恍恍惚惚的，连英来到她身边了。她说不出她喜欢连英哪里，总之，心里觉得很喜欢。看着就喜欢。他们在信中已经很熟悉了，见面只是一种适应。对方长相不丑，也就一下子有了好感，比想象中的样子要棒得多呢！亦琼心里非常欢快。过去见对象，她从没有这种欢快感，这样让人心动。

尽管亦琼已经有过一次死婚的教训，她仍然不知道自己选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在她的记忆中，让她动心的男人也有一个。那是读研究生时，他们那届研究生就她一个女生，开研究生会时，她认识了那个物理系的研究生，是从昆明考来的。每天，他们都要在食堂碰面，互相点头招呼。食堂乱哄哄的，买饭排很长的队，加塞的学生不少，但他从来不加塞。哪怕是卖好吃的菜，他也稳入泰山那样站在那里，随着缓慢的队伍往前排。很多次轮到他买饭了，已经没有菜了，他就买点咸菜。咸菜总是有的。宁可买咸菜，他也决不加塞，决不把手越过前面的人，把碗递进买饭的窗口。竟然还有这样文质彬彬，注意个人修养的人，亦琼觉得非常动心。

春节从老家返校，她从家里带了山城的土特产怪味胡豆，请同学吃，也想请物理系的同学吃。但她终于没有鼓起勇气，她心虚，怕人家不接受，怕遭人笑话。如果当时她能坦然一些，胆子大一些，或许两人的往来就自然了，或许他就不会最终回家乡找对象了。那么，亦琼的生活就将是另一副模

样了。她失去了一次机会，错过了一个让她动心的男人。她想都没有想过，就是姑娘，也是可以主动追求异性的。研究生毕业，她回到家乡，但不加塞的物理系同学永远印在她的脑子里。

连英碰了她一下，亦琼转过头，看着他笑，她已经不怕看他了。但她还是说话很少。她觉得自己还是云里雾里的，她心里老在念叨一句话，连英来了，连英来了，我和他坐在一起了。她感觉到连英的手紧靠在她的身后，就那么靠着。亦琼有些紧张，动也不敢动一下，笔直地坐在那里，两眼望着车窗外。她喜欢他的手靠着她，她怕她动了，他就把手拿开了。一直到站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的姿势。

那天晚上，他们谈到很晚。连英作了很多解释。他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中断联系。他要来亲自对亦琼说，他没有捉弄她的意思。他的家庭生活不如意。他和妻子搞不好。他喜欢她，这是真的，可是在没有见到人之前，在没有得到亦琼的承诺前，他不能冒然和妻子分手，走出家庭。

亦琼听他这样说，直摇头，她不接受他的观念。你的家庭生活不如意跟我有什么相关？你怎么能把自己和妻子的分手与我的承诺联系在一起呢？你和妻子搞不好，在我亦琼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你把和妻子分手的责任都加到我的头上了，这是不负责任的，是自私的。象你这么说，如果没有我，你就不离婚了，有了我，才离婚。那么你和妻子是在过一种什么样的虚假生活呢？既然你现在的家庭生活还可以维持，还能够忍受，你就维持下去好了。我决不再打搅你的生活，我已经这么做了。

连英说，我知道你受着一种道德感的压迫，我何尚不是这样。和妻子分手是早晚的事，我想知道你的态度，才能作出下一步的决定。这就象一棵树，要长出了新叶，老叶子才能掉。

亦琼说，这是投机。我离婚就没想过要有了新人才离婚。那么多离婚的单身人，都没有说要长出新叶，才掉老的叶子。不能过，就离。“吃着碗里，瞅着锅里”，“肚子胀得青筋鼓，眼睛还在盯胡豆”，怎能找到新的对象再离呢？我今天是你的新叶，明天我也可能象你现在的妻子一样变成老叶。还有更新的叶子会长呢！“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该自己下地狱，就下地狱好了，该自己受惩罚，就受惩罚好了，干嘛一定要别人来承担你自己应付的责任，包括妻子对你的不满和舆论对你的不利呢？

连英说，当然，我得为自己做的事负责。正因为要负责，我才来看你。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我是自由的，你能和我一起生活吗？

亦琼一下子愣了，她没想到他说得这么直接。她有些慌张，这，当然，当然可以，可是你并不自由。我是不做你的情人的。

连英见亦琼慌张的答话，笑了起来，你不要怕，我也没有要你做我的情人。这么大老远的，抱也不能抱，吻也不能吻，做情人不是太“心苦”了吗？

亦琼扑哧一声笑起来，我是认真的，你还开玩笑。

连英也笑了。说，你怎么那么反感做情人，你还搞外国文学，怎么那么传统。其实做情人也是很美的。所有的浪漫和感情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了。

亦琼说，是呀，情人很浪漫，安娜和渥伦斯基够浪漫了吧，结果怎么样？卧轨自杀。吃亏的是女人。如今的时代，流行婚外恋，找情人非常时髦。对于那些出于种种原因和已婚男人做情人的女子，我不敢妄加评议，只是我不做情人。如果我也有家，你也有家，我们做情人可以，大家是平等的。连

连对连连，排排对排排，师长对师长，军长对军长，碰了，打个平局。你有家，我没家，我们做情人，这就不平等了。你的家庭生活不如意了，和妻子吵架了，性冷淡了，——你不是说妻子性冷淡吗？——就到外面找情人解闷了，寻求个慰藉，补充补充。烦腻了，掉头就走。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家，美其名曰“浪子回头”，老婆孩子乐融融。而我呢，靠你的施舍度日，嚼你的感情残渣。也许有短时的快乐，最终吃亏的还是我。孤灯伴随终身。你来了，我不能象妻子那样欢欣鼓舞、怡然自得地迎上去，对你说一声，“你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到家了。而只能象小侍女一样怯生生地问一句“你来了？”“来了”就是还要走。你要我的时候，你就来了，我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就是我做情人的下场，我只是你的一个驿站。

连英说，你说得危言耸听，哪有那么严重？你要知道，即使我们真的做情人，我虽然有家，可是我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已经很不幸，也许比你更不幸，因为我一方面得不到爱，一方面又受一种家庭情感破裂的痛苦，这是双重的痛苦。再说，我与你的爱，是相互的。

我得到慰藉，也以自己的全部感情对待你，把我的感情倾其所有，交给你了！见不到你时，我心里一片暗淡，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见到你的一瞬间，这是我的节日，其他的日子我活着，却没有爱。所有的日子都象是为这一天做准备，所有的感情都为你积蓄，然后，我全部带给你。不错，见面的时间可能很短，可这是没办法的，况且，你可以伴孤灯度过一生，但我身处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中，可能还不如“伴孤灯”呢！我们至少同样不幸，你何必只看重自己的痛苦，轻视我的痛苦呢！爱是一种相互给予。这些话，只是我就客观情况我们做情人来说一说的，也许我说的不准确。我可能过于同情自己和我的男同胞了。我想同情女同胞，可是在我认识的人中，我没有见到哪个人是如你所说的：她全心全意地爱一个已婚男人。

亦琼不喜欢这种试探和暗示，她愤怒了，不！凭什么要让单身女子全心全意爱一个已婚男人？这完全是你的自私，是对两个女人的损害。你想屋里占一个，外面霸一个，脚踏两只船，还要人家全心全意爱你。你空谈什么爱情？你要觉得你的家庭已经破裂，你可以离婚，干嘛要守着家庭，还让另一个女人“伴孤灯”？其实在你的心中，始终有一架天平，不论你怎么厌恶妻子，砝码还是偏向她的。你们是共过患难的夫妻，是一条战舰上的人，谁也没有权利来破坏你们的家庭。谁都看得清楚，你看得更清楚，心里明白我在你心中的位置。我有文化，我会写漂亮的信，我会让你感到开心，不断给你惊奇。我还有性，还是副教授，你讲师能让一个副教授做你的情人，这是你的骄傲，你在我身上找你妻子没有的补偿，而后把我踢开，你就来演一出改邪归正的戏，让你妻还把你爱怜个够，同情个够，你就舒舒服服过你的享福日子，当你的老太爷。这太残酷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爱你，你一下火车我就很喜欢。但我要警告你，我是带刺的，我决不做你的情人。我的占有欲是很强的，要么，我整个得到你，要么，我不要。“宁可玉碎，不要瓦全”。我决不跟别人分享可以属于我的人！

说到最后，亦琼哽咽起来了，眼里噙着泪花。连英被震惊了，他上前来拍亦琼的肩头，你太激动了，你对男人有偏见。你对我的误解太深了。

亦琼一扭身子，大喊，别碰我！她泪流满面，望着连英说，这一年我过的什么日子，从一开始你就做着“环儿”来套我。看看你的信说得有多么好，纵有千山万水横在我们中间，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友情的加深。我们

并非为一种暂时的慰藉而相识、相处，我们相处是因为发现了生活有了新的意义。这是一种纯洁高尚的关系，一种纯洁高尚的感情。想到你的热情亲切，我觉得不再孤单，想到你的鼓励，我感到自己有了新的价值，你的这种鼓励和督促，又使我渴望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成为一个更好，更善良，更有才学的人。当我想到，生活中有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人，我感到温暖、快乐，‘人生有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感受。我觉得你有一颗很好的心，我为你的心而与你相识相处。

”

你为我的心而与我相处，可是你想没想到，你这样步步紧逼地和我谈感情，叫我不能和别的男人正常地谈对象，你把我的心全占完了。我节节败退，没有招架之势。你让我的心受痛苦，到头来，你说我把你的浪漫情感和真诚的友谊全破坏了。我说不过你，我甘愿认输。

我凭我的最后一点理智觉悟了，我不跟你来往了，我自己救自己，你还跑来干什么？

亦琼号啕大哭起来。连英连说，轻点，轻点，邻居都会听见的，不知你出了什么事。

亦琼仍不发声，我不管那么多了，我憋了一年，还不兴我哭吗？你把我害苦了哟！

连英说，我知道你的痛苦，不然我干嘛赶来呢？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坏，那样不负责任。就是要负责任我才来看你嘛。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即使我们不能发展新关系，也要好说好散嘛。你说呢？

他象哄孩子一样，哄着亦琼慢慢止住了哭声。临了说，你呀，就是爱任性，爱冲动，真象你信里说的，要哭，就哭它个天翻地覆。我今天算是领教了。

亦琼抹着眼泪，不好意思笑了。

连英从书包里拿出一叠纸，递给亦琼说，这是我在来之前写的一点感想，你看看，就知道我的想法了。

亦琼接过来，看了一眼标题：“一个幻想者的梦”。太厚了，一下子看不完的。她一看时间，已经凌晨1点钟了。她说，时间不早了，我带你去周老师家住吧。他把房门钥匙都给我了。

连英说，好吧。让我抱抱你。

他把亦琼搂在胸前，双手使劲箍着她的腰。亦琼用头抵着连英的胸膛，没有反应。他没敢吻她。

第十六章 豆腐脑

已是深夜，校园静悄悄的，只有沙沙的下雨声。亦琼撑着伞，送连英到周老师家去住宿。单独的一间书房，原是周老师的儿子住的，进出很方便。

亦琼说，你休息吧，不要再看书了。睡个好觉。早上我来接你。

连英抱着亦琼，在她耳边说，你也好好休息吧，累了一天。

亦琼嗯了一声，挣脱连英的怀抱，告辞了。

独自撑伞，走在夜雨中，亦琼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还夹着两声哭后的抽搭。她确实感到累了，回到家就上床睡了。突然，她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灯。刚才连英去周老师家时，给了她一个他来之前写的东西。亦琼翻看起来……

一个幻想者的梦

……火车在浓绿的山岭间行驶。他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窗子是敞开的，他可以随时伸头朝前看。前方出现过一个山洞，又一个山洞。个个山洞，从远处看都象巨人的眼睛，带着不同的表情：或活泼，或沉静，或呈笑意，或现出怒容。

见到她时，她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呢？

他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校园。树，很多很多，每一棵大树都温柔地守护着一片清水般的凉爽的绿荫，象是在守护着一个静谧而美丽的梦。天色渐晚，几片玫瑰花瓣一样的云彩飘在天空上。校园中浮动阵阵悠远的香气，这香气仿佛是从云霞中散落下来的。

他进入一幢楼，来到一个房门前，轻轻地敲着门，他觉得很怪，不懂这门是什么材料做的，敲出的声音跟他心跳的声音一模一样。……门自己无声地开了，他迟疑地走了进去，看见了她。她正背对着他，坐在一个很大的镜子面前，细心地梳理头发。他从没见过她本人，只看见过她的两张照片。可是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她也从镜子里看见了他，但没有站起来。

“请你等一下，我得好好地把头梳完。”她说，“因为我要结婚了。”

他呆住了。好象喃喃地对她表示祝贺，可是他自己也没听清说了什么话。

“你家里好吗？”她转过身，问道。“我记得，我在给你的信中告诉过你，应该好好与妻子相处……”

是的，他想起来了，她是这么劝过。要不是这么劝，他还不会在给她的回信中，表明他爱自己的妻子。他是一个男人，有自己的自尊心，当他爱着的人向他反复劝告，要他爱自己的妻子时，你叫他能说什么呢？……后来的事情不知怎么记不清了。好象是，他回了次家，同意了妻子提出的离婚要求。

他是自由的了。他很想到她这儿来看看，看她时，说什么呢，他没有想清楚。因为她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告诉他，她不想再与他打交道了，要他把她的信都退还给她。他翻看她的信，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副副图画，她对他讲过自己哭、笑，自己在哪儿休息。她告诉过他，她的整个经历。他眼前不时地浮现出她的面容，她的身影。她还对他讲过，自己小时候穿家里人做的凉鞋，上学是中队长，放学是野丫头，她的脚趾至今可以象螃蟹爪一样张得很开，开玩笑时能把好友挟得直叫痛……她把这些都告诉了他，他觉得她是信赖自己的。也许，该怪自己写的那封信……可是，她又能叫他怎么说呢？她那么聪明，应该能理解……

他这么想着。

“……现在，我也要有一个和美的新家了。更得这么劝你了。”她说。

“可是，我已经没有了。”他说。

“怎么……”她认真地打量他，表情在迅速变化：惊讶、怀疑、嘲讽。“噢，我明白了。所以你到这儿来了。对吗？也许，你可能还想对我说，你

爱我，是不是？大概你还要告诉我，因为这种爱，你失去了原来的家？……可惜，已经晚了。”

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心里想的，好象真的是这些。她怎么知道的呢？不过，问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话可说，应该知趣：自己该走了。“祝你幸福……你就要有一个和美的家了。”他说，“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也许不该问，可是你知道，我再也不会来了……在我们通信的那段时间里，你爱过我吗？”

“爱过，”她的声音变得柔和，表情也有些凄然。这叫他了心疼。

“那时我多么盼你的信呵。给你写信时，我常常是流着泪的，”她说着，俯身从桌子下面找出一个墨水瓶，“你不知道吧？我写信，不光用墨水，也用泪水。我流泪了，就让泪水滴落到这个墨水瓶里。在那段时间，我写给你的信，墨迹是很淡的，就因为，墨水中有泪水呀。后来，当我不再爱你的时候，就用另一种墨水给你写信了……墨迹淡，说明我对你感情深，这是用泪写的；墨迹颜色深，就表明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你是聪明人，细心的，怎么就没理解我的这种暗示呢？”

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好象分成了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听了她的话，要流泪了；另一个则嘲笑他，不相信她说的话。

他觉得自己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他爱她。他多么想能为她做点什么事！他想告诉她，她误解了他的那封信。她的信来了之后，他多难过，最后，他终于同意了妻的要求。他就这样来到她这儿，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只能为她祝福了。

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目光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觉得她似乎懂得了他要说而没说的这些话。这真奇怪呀！

“你说的，真的吗？”她问。

他想，我没说呀，可是他说道：“是的，这次，我本来是想……不，我不说了，已经晚了。”他说着，把带给她的信递给她。

她却并没有接。

“这些信，不是我的呀，你再看看！”她笑了，“我的信，你早已寄给我了。”

这么一说，他忽然也觉得，手中的信原来是他的信，是他用那么多中午和晚上，写给她的。大都是他在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之后，他写的。他记得，这些信只是给自己看的，写完，看一遍之后，就撕掉了，现在怎么又都整整齐齐放在一起了呢？

“这是信，也是你的心”她很感动。“我替你保存吧！……要么，我们共同保存吧！”

“共同？”他不明白，“我们……已经晚了。”

她站起身来，看着他，并走上前一步，依偎在他胸前，拥抱他。他也一下子拥抱了她。

“没有晚……”她说，“我刚才说的话，是骗你的，你呀，真不灵光……我，还是一个人，没有爱人，只有你……”

“那么我们一起生活吧！”他不敢放开手，仿佛一松手，他就会立即失去她，失去一种最珍贵的生活。

“晚上，我们一起去看夜景，好吗？”她抬头问他。他用热吻代替了回答。

他们登上了这座山城的最高处，这座山，曾引起过他多少想念、憧憬和盼望，那时，她似乎在遥远的天外。可现在，她就在自己的身边。他们一起望着山城的繁星般的灯光。

她深情地依偎在他身旁，对他说：“你在给我的信中，已经描绘了这里的灯火，你还说，千万家灯光，每个都有一个美丽而忧郁的故事，可我不愿意过忧郁的生活，你也不该忧郁。你说，我们将来的生活会快乐吗？”

他无限温柔地拥抱了她。

六月六日夜——六月

七日上午

亦琼读完连英写的“一个幻想者的梦”，眼里噙着泪花，又禁不住自个儿笑。她想起她最初给他写信的墨水颜色确实很淡，他却扯到是泪水写的了。那时，他们之间一点事都没有，她一心帮他找接受单位。要是他们之间的通信就停止在用浅墨水写信的时候就好了，就不会陷入以后的感情旋涡，有那么多的内心冲突和大悲大痛了。可是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料的，就象今天连英来重庆，她也不能完全猜透他的心思。他倒是想得美，她在这里痛彻肝肠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在幻想中和她一起爬山，看夜景，还热吻她了。男人和女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她上床睡了。

一早醒来，亦琼伸了一个懒腰，跳下床，就忙乎去买早点，并准备中午的菜。她住一间18平米的单间，有一个小厨房。母亲住在她这里，这两天正好到小弟家去了。收拾停当以后，她到周老师家去接连英了。

她刚走到门前，房门就自动打开了。连英拉着门把手，站在门里，对她笑。她也对他咧嘴笑。连英一把把她拉进屋子，关上房门，搂住她说，昨晚休息得好吗？

亦琼说，应该问今天早晨休息得好吗？

连英仰起头来“噢”了一声，笑呵呵地说，我们是凌晨1点钟睡的了。他点着亦琼的鼻子，你可是一个鬼精灵。

亦琼躲着他的指点，咯咯咯地笑。她仰起头来，看着连英说，我看了。

连英注意听，什么？

亦琼说，《一个幻想者的梦》。

连英说，嗨，你昨晚好大的脾气。他边说边拍着亦琼的背。

亦琼把脸贴着连英的胸膛，双手围着他的腰，轻轻说，对不起。

连英说，看来你以后发火的时候，我不能跟你争。我是男人嘛，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亦琼一下抬起头，女人见识？我昨晚说的都是女人见识？我说得对的也是女人见识？

连英忙说，又当别论。我不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免得破坏了我们见面的气氛。

亦琼说，回去吃早饭吧。都准备好了。

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了一天，连英对他的作法又再作解释，他没有欺负她的意思，也从没想过捉弄她的感情。只是他确实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遇到事情难于一下子作出决断。况且这是离婚的大事呀，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比亦琼的离婚，比较单纯，连婚姻存在的基本条件都不完善，结个死婚，谁能认命？他最初和她通信，也有对她的同情和惋惜。

亦琼听他讲，态度不那么激烈了。她说她能够理解。只是他得有个明

确的态度。如果他仍然留在原来的家庭，她不怪他，两人把话说清楚了，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但她决不再和他联系了。

连英说，就真的不再联系了吗？

亦琼说，当然。一年一度寄张贺年卡可以，甚至连寄贺卡都没有必要，平时通信就更没必要了。既然我们的感情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朋友感情，还这样通信就显得矫情了。不利于你搞好家庭关系，也不利于我去建立自己的家庭。

连英说，我是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我也会去办离婚。只是我有担心，万一我自由了，你却变卦了，和别人结婚了。叫我怎么办？我是爱你的呀。

他说到这儿，声音有些发颤。亦琼垂下了头，心里不好受。她说，你真要办离婚，我变卦了，那不是连做人的起码道德信誉都没有了吗？

连英停了一会儿，换了一种轻快的声音说，你说你看见我下火车就喜欢，我一看见你拿着张纸片迎上来，对我笑，我也喜欢呀。你上身穿白色的衬衫，下身穿黑色的西服裙，很好看。心里想，这就是活生生的亦琼呀。我们并肩走在一起，我发现你在扭头看我，我也在看你呀。当然，也许我看你不是那么纯洁。我看你脸，也看你的乳房，你穿的短袖衫是能够透出里边的胸罩的。这也许是有罪。

亦琼听他这么说，瞪大了眼睛，天啦，看乳房？她“哇”的一声叫，然后捂住脸，扑哧哧地笑起来。哎呀呀，你怎么这么坏哟！

连英也笑得喘不过气，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了。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对任何女士都这么去看乳房的，那不成流氓了吗？你是我亲爱的人呀，我当然要看，要欣赏。我还没有欣赏过你嘛。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我还抬手去把车窗，碰了一下你的胸脯，当然，是很谨慎的，你没有发现。在车上，我始终把手放在你的身后，靠着你的背，表示我对你很喜欢，很满意，这是我在给你发信号。

亦琼一下想起昨天在车上的情景。她说，你把手放在我身后，害得我动都不敢动，原来你是在发信号呀。

连英说，是呀，可惜你对男人的经验不多，没有领会到。虽然你已经36岁了，可是你的外貌，你的身体，一点不老，也很年轻呀。可能跟你坚持锻炼，冬泳、骑车有关系。

亦琼很得意地说，当然，我还想生孩子呢，没有好身体能行？

连英收起了笑容，很正经地问，你真的那么想生孩子？

亦琼说，是呀，我是女人呀，女人就要生孩子呀。母性是女人的天然本性。

连英说，现在好多知识女性不要孩子，你还要生孩子。其实你的年龄也不小了，完全可以不要孩子，和丈夫一起把日子过舒服一点。好多女人要为自己所爱的男人生孩子，可以理解。我已经有了孩子，我就不要求你一定为我生孩子。

亦琼听了，一下警觉了。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是为你生孩子？你有孩子是你的，原则上我们结了婚，也是我的。但是我没生过，我就要生。这是我的权利，上帝赋予女人的自然权利。一个男人爱他的女人，就应支持她生孩子，否则就是不善良的，自私的。我们的关系还没到谈生孩子那一步，现在说到这里了，我就表明我的态度，不论我跟谁结婚，我都要生孩子，生

我的孩子。我生不出来了，那又当别论。任何人要阻止我生孩子，我就跟他过不去。你搞清楚点，这可不是女人见识。

连英说，你看，你看，又严肃起来了。你一严肃，就让人生畏。我只是觉得你这人很奇特，思想言论很现代，写出那么些在学术界有轰动效应的论文，怎么在家庭生活，生孩子问题上这么传统？

亦琼说，这不矛盾，现代也是传统来的。我只求活个实在，尽我做人的本分。大概这跟我的家庭影响有关。我家就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从没想过要做一个违背自然的现代女性。为了自己过得舒服，不愿生孩子，这样的现代女性，我不敢苟同。

连英不言语了。

亦琼对连英说起北碚街里有个恐龙博物馆，是重庆博物馆的分馆，她问他有兴趣吗，要去看吗？

哇，恐龙博物馆，连英一下子兴奋了，他没想到走到恐龙的故乡了，这里离发掘恐龙的合川只有一百里呀。他一向喜欢自然博物知识，当然得去看。于是在连英到重庆的第三天，亦琼和他一起去恐龙博物馆。

他们从学校的后门到文星湾，沿着下坡路到博物馆去。博物馆座落在上北碚正街隧洞外的老街上，弯曲的马路，路面很窄，三和路十分陈旧，已经露出了下面铺的碎石子，街道两旁长着茂密的梧桐树，古色古香的，非常幽静，还有些五四时代的街道风情。

连英对老街欣赏不已，他喜欢古老的东西和节奏缓慢的生活，多么幽静的老街呀，那样有思古之幽情。亦琼总觉得他的心态有一种惰性，这和她从小从抗争中走过很不一样。

博物馆象个植物园，所有的陈列室都掩在树木花丛中，展览分两部分，一个是生物进化展览，一个是恐龙化石展。连英对陈列的恐龙化石说出一套套的知识。走到合川马门溪龙的化石展厅，看到庞大完整的恐龙化石骨架，他说，这是蜥龙类，你看它的脚象蜥脚，它的头部很小，牙齿象细木棒一样，一点不锋利，它是食草的。要是食肉的，牙齿就很锋利了，颈部也不会这么长。这么长的脖子，好树上树下都能吃到树叶草木呀。你看长颈鹿的颈子长，它的重量轻，脖子是朝上长的，这种蜥脚类恐龙的脖子是朝前长的，还有些朝下，知道为什么吗？它的骨架大，太重，支撑不起来。你看它的脊椎，多么粗大笨重。它毕竟是侏罗纪时期的爬行动物，从进化的角度看，还没进化得那么好嘛。

亦琼对连英讲的感到很惊奇，他连说明介绍看都没看呀。她问，你怎么知道的呢？

连英说，书上看的。

亦琼说，你的记忆真好，什么都能记住。

连英说，有记忆，也有我的合目的性解释。你看我刚才说那恐龙的长脖子和长颈鹿的长脖子的区别，就是我灵机一动的合目的性解释。把你蒙住了吧。咱们继续看，我还能说出别的道道来呢。

不觉到了嘉陵龙展厅。连英说，你看，这种恐龙就比刚才的马门溪龙小多了，体态比较轻盈，它是剑龙类。为什么叫剑龙呢，你看它从颈部到尾部的背上长有两排左右对称的尖板，象剑板一样，所以叫剑龙。它前肢短，后肢长，尾部生有骨棘，你看是三棱形的，长来干什么？抵御后面的袭击。它也是食草类。

还在一个展厅里看到飞龙的化石模型，连英就说，其实飞龙并不是真的有翅膀，只不过它的前肢第四指和体侧之间有一层皮膜连在一起，成了翅膀，它的飞行能力并不强。它的身子很小，牙很细，吃点沼塘湖地的鱼类，牙齿就完全退化了。

连英每说一种，亦琼就将信将疑地凑上前看介绍的说明牌。上面写的和连英说的一点不差。这不能不让亦琼佩服，这人确实有非凡的记忆和广博的知识，还有那么多聪明的合目的性解释。身边有这么一个能干的解说员，亦琼觉得跟连英看博物馆真是一种享受。连英见亦琼喜欢听，颇有些得意，大脑袋一摇一晃的，脸上笑开了花。他说得更有力了。

他们看罢展览，在馆内花园里转悠。不是什么节假日，参观的人很少，幽静的花园里就他们俩人在那里转。到了一片竹林，他们停下来。连英对亦琼说，让我亲亲你吧，这儿没人。

亦琼转过头四周看看，确实没人。她回过头来，望着连英笑。连英捧起她的脸，亲吻起来。亦琼心里一阵潮起，她用手围住连英的脖子，踮起脚尖也去吻他。连英用胡楂去扎亦琼的脸，弄得亦琼又痒又痛，她咯咯咯笑起来。这是怎样一种享受哟！她又象嚼到了豆腐脑中的黄豆粒，硬硬的，吃在嘴里有嚼头，扎在脸上，痒痛得舒服。她不由得仰起脸，左右转动，去和连英的胡楂摩擦。连英感觉到了，就用胡楂更加起劲地去扎她的左脸右脸和下巴。亦琼觉得心都酥了。

这样的享受。亦琼在童年时体验过一次。那年亦琼12岁，父亲受了工伤，被机器轧断了两个手指头。他出院回到家里，靠在床头，精神很好，瘦削的脸和一向突出的腮骨都长饱满了，还泛着红光，下巴的胡子是修剪过的，刚长出浅楂。亦琼觉得父亲美极了。

他笑眯眯地望着儿女，要四个儿女挨个让他抱抱。他拍拍老大的头，打打小弟的屁股，拧了一下小妹的脸蛋。亦琼一直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父亲的举动。就她还没上去了。父亲伸着手，来呀。亦琼慌忙上前，她凑着父亲的耳根说，“神仙保佑爸爸。”父亲捧着她的头，用胡子扎她的脸。弄得亦琼又痒又痛，咯咯直笑。她边用拳头擂打着父亲，边大声叫“爸爸疯了！”父亲用胡子更加起劲地扎她。小弟小妹扑上去搔父亲的胳肢窝。三个儿女和他滚成一团。老大站在旁边憨笑，母亲在那里抹眼泪。

父亲就这么和儿女疯过一次。亦琼感动不已。爸爸是爱他们的。也就是那一次，她体验到了胡子的感染力，就象豆腐脑中的黄豆粒，硬硬的，吃在嘴里有嚼头，扎在脸上，又痒又痛，非常舒服。以后每次嚼着豆腐脑中的黄豆粒，以至红油小面中的榨菜粒，饺子中的虾仁粒，汤元中的冰糖粒，亦琼总想到父亲的胡子。虽然每次回家她都要和母亲亲热拥抱，却不敢对父亲也如法炮制。好不容易在父亲60大寿时，她鼓起勇气，以极大的夸张上前去和父亲拥抱。她把脸靠在父亲的耳根后，却没有勇气用脸去碰他的胡子。当她正想那么去试一试时，父亲呢，这个糊涂老头子被女儿的亲热冲昏了头脑，把头仰得高高的，呵呵大笑。亦琼忍不住在心里叫“哎呀呀，真是懂不起的老头子呀。”但她嘴上却叫，“哎呀，我的老爸呀！”

二十多年过去了，胡子的豆腐脑效果，深深印在亦琼的脑子里。连英用胡子扎她的脸，一下触发了她心中压抑多年的女性意识，她呵呵呵地欢叫起来。就象粘在连英身上了一样，舍不得分开。

她由着连英扎她的脸，心里有种欢喜和悲哀交织在一起的感动，她感

到喉头发哽，鼻子一阵抽动，想哭。终于她没能忍住，伏在连英肩头嘤嘤哭起来。连英忙问，怎么啦？他想扳开亦琼的手，扳不动。亦琼死死地抱住他的脖子，只顾哭自己的。她的所有委屈，所有等待，所有渴望都在这哭泣中发泄出来。连英只好拍着她的肩头，由她哭。

过了好一会儿，她止住了哭声。连英小心翼翼问她怎么啦。她说，说不清楚，一股气直往上冲，就想哭。她说了豆腐脑的感受。

连英很惊讶，说，你的感受总是很特别。说来也有道理，痛快痛快，有痛才有快嘛。这也是合目的性的。

他突然又说，回家，回家，赶快回家，我要让你痛快个够。他拉着亦琼就走。

连英第二天走，亦琼和他在下午就乘车到市中区了。他们去枇杷山公园。观音岩上的枇杷山公园是市中区的最高点，山顶的红星亭象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在那里翘首远望，和两路口方向的鹅岭公园遥相呼应，就象是两个相思的情人，站在高山之巅，默默地注视着对方，那样的深情，那样的专注，一点不为山脚下的铁路、公路、长江、嘉陵江、火车、汽车、轮船、行人、喇叭，人世的所有喧哗所动。

站在红星亭，看山腰的公共汽车象甲壳虫一样盘桓在通往解放碑的公路上，整个半岛是星罗棋布的房舍、建筑，上空罩着一片朦朦胧胧的雾霭，隐隐听见雾霭下面传来的嗡嗡声，宛如机器在发动，远处的人民大礼堂鹤立鸡群，耸立在一片灰色的房舍中，好象平民层中站着一个撑洋扇的贵妇人。大溪沟的红房子是看不见的，它只是一个小黑点淹没在那片房舍里。

夜幕下垂，远处的景物变灰了，黑了，红星亭塔尖的红星率先亮了，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能看到。一点、两点，一片、两片，突然，象是红星亭一抖精神，点了一下它的魔杖，城市的所有灯光都亮了。车灯、街灯、窗灯、招牌灯、桥灯一起闪闪发光。一圈一圈的，一层一层的，一团一团的，层层叠叠，连成线，象蛇形，人字形、十字形，构成块，象方形、三角形、圆形、五边形、六边形，还有些说不出是什么形、什么线状的灯光，象天女撒花一样随意地点缀在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天上有银河的星星，地上有山城的万家灯火。在天与地的边际，黑色的苍穹下，分不清哪是天上的星，哪是地上的灯，山城的灯在夜空中进入银河系的轨道，银河落到了山城……

亦琼和连英从枇杷山下来，一直下、下、下，下完观音岩的石梯坎，红房子的窗口在黑夜中亮着灯。到家了，亦琼拉着连英的手，小心地在漆黑的走廊中间走，摸到自家的门了，开了挂锁，划上火柴，点上桌上的蜡烛，屋子亮堂了。红房子的家很久没有住人了，父母轮流住在三个儿女所在的大学宿舍，红房子烧煤炭，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大学里烧天然气，煮饭方便。尽管红房子还是一个总电表管着，但各家各户早就安上电表了，用自己的电，出自己的钱。可是不再当居民委员的罗妈还是有意见，你这个房子时常没人住，就是用了电也不知道呀。小弟不愿跟她罗唆，把屋外通电表的电线拔了，这下该没意见了吧。买把蜡烛放在桌上，万一谁回来了，就点蜡烛吧。

连英坐在桌边歇气，还从来没有爬过这么多的石梯坎，腿都发颤呀。亦琼摸索着到厨房里去打水，把屋子的灰尘抹了，今晚住在家里了。收拾妥当了，她打开挎包，拿出买的卤猪舌、鹅翅膀，还有一瓶酒，她拿着瓶子，在连英眼前晃了一下，泸州老窖。连英眼睛都在笑，好东西！

两人就着烛光，吃着卤肉喝着酒，你一口，我一口，是真正的喝，嘴

巴呷出了声，杯子放得笃笃响，象是两个兄弟在对饮。

连英问，你平时也喝酒？

不，逢年过节喝一点，有什么聚会、活动也喝。当知青男女都喝酒的。重庆女是自带三分酒，喝白酒，不醉的。

我也喝白酒，天天有酒都可以喝的。

吃饱了，喝足了，亦琼收拾桌子。连英说，别收了，别收了，睡觉吧。

亦琼停下手来，看着连英问，你说怎么住，是铺一间房的床还是铺两间房的床？

连英喝得脸红红的，说话比他平时说话干脆，一间一间，开两间房干嘛？我都要走了，你还跟我说铺两间房。你就真的不想跟我住？

亦琼的脸也是红红的，她咧开嘴笑了。

她背着烛光，连英看不清她的脸，追问一句，你真的不想？

亦琼用手捂着嘴笑，嘴里说，想。声音在喉咙里打转。

亦琼从柜子里拿出枕头被子，弓着身子铺床。连英从后面双手围住她，按住了她的乳房。她不免有些紧张，直起腰，反手抓住了连英的手，只觉得心跳气短。

连英用嘴贴在她的耳边说，别怕别怕，把手放了，听我的，转过身来。他取下亦琼的眼镜，让我好好吻你。他吻她的眼睛、她的脸，她的耳根，她的嘴。他用胡子去扎她，亦琼痒得咯咯咯笑。

怎么样，好吧？

好。

把嘴巴张开，舌头伸出来。

他一下咬住了她的舌头，吸吮起来。亦琼觉得心里热辣辣的，她也用她的舌头去进攻了，在他的嘴里扫荡。连英的舌头伸过来了，她张开嘴，使劲往里吸，好象要把那舌头吞下去似的。

连英拍着她的肩头，来来来，别动，别动，让我把你举起来。他用双手夹着亦琼的双肩，往上一举，亦琼的身体立在了一个直挺的硬物上，尽管是隔着一层裤子，她还是非常敏感地知觉到了那是阴茎。她惊呆了，哇，承不住的。

连英使劲扣着她的腰，身体往后仰，嘴里憋着劲说，别动！

亦琼象是立在耍杂技的棍子上一样，也真的不敢动了，她怕一动，把下面顶棍子的人伤了。她轻轻地把自己的身子往连英身上靠，想减轻棍子的压力。

连英放下她，亦琼松了一口气，你真是不要命了，我把你伤了怎么办？

连英很得意地说，这就是男人的了不起，一个生殖器托起一个地球。

亦琼说，你怎么就挺起来了？

连英说，我一碰着你，就唰的一下立起来了，几天都这样，把我憋得难受。看看吧。

亦琼点点头。连英解他的皮带，亦琼拿起一支蜡烛，在桌上的烛火上点着，拿在手里，转身向着连英，连英赤裸着下身站在她面前，两条腿的肌肉结实得象青蛙腿一样一股一股的，粗壮的阴茎骄傲地竖着，象根火腿肠。她用手去抚摸那大腿，手感非常光滑细腻，她禁不住嘴里发出啧啧声，多么美的肌肉，多么美的腿呀！她在两腿之间跪了下去，放下手里的蜡烛，双手抱着臀部，把脸埋在阴茎上摩挲。了不起的生殖器，多么令人崇拜呀！

烛光把这个连体的影子映在墙上，大大的，不停地闪动。

亦琼用手紧紧地抓住连英的胳膊，她感到痛，汗水都出来了。

伏在她身上的连英说，别紧张，放松，放松，进去就好了，进去就好了。慢慢的，慢慢的，你看，你看，没有那么痛了吧。

他完全放进去了，亦琼出口气，真的没那么痛了。

连英说，歇会儿，歇会儿。两人伏在一起，一动不动地休息。

连英开始上下抽动了，亦琼又感到痛了。轻点，轻点。

好，轻点，轻点，慢慢就好了。

连英抽动一阵，停一阵，他怕亦琼不适，对性爱没了兴趣。可怜见地，36岁了，还没和男人睡过觉。不过她的感觉很好，那么由衷地赞美裸体，赞美生殖器，她会喜欢性爱的。

他要引导她。

连英上下不停地抽动，时而左右摇动，摩擦得亦琼又是呻吟又是叫，不得了，不得了，不来了，不来了。

连英学着四川话说，要来，要来。抽动的声音出现了咕噜噜的水响，满出来了，满出来了，亦琼只觉得自己全被淹住了，一点不痛。

连英用嘴对着亦琼的耳朵，轻声问，感觉好吗？

亦琼搂住他的脖子说，好。

怎么好？

舒服。

怎么舒服？

痛、痒、胀、酥、触电，还有刺激、惊心动魄。

你的感受真是好啊，你先前那个男人真不中用，真没福……

不许乱说，这么美妙的时刻不许说别人。有了他的还有你的吗？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你的身体就象二十几岁人的身体，你看我一动，你那水就哗哗响。

象在通下水道，想流尿。

什么，什么，通下水道？哎呀呀，我的教授呢，这么美好的性事，你说是通下水道！

亦琼咯咯咯地笑起来。你不是要问我的真实感受吗，我听着那水声，那抽动，真的象是通下水道。

有你这样比喻的吗？你应该比喻美好一点嘛，象是轮船驶进了港口，象是铁犁在富饶的土地上耕耘，或者象是把魔鬼打入了地狱，都比你那“通下水道，想流尿”美呀。

亦琼笑得蜷曲着身子，她被连英怪模怪样的摹仿腔调逗得直乐。我知道，我知道，书上都有。你听听《俄狄浦斯王》是怎么说的：“哎呀，闻名的俄狄浦斯！那同一个宽阔的港口够你使用了，你进那儿作儿子，又扮新郎作父亲。不幸的人呀，你父亲耕种的土地怎能够，怎能够一声不响，容许你耕种了这么久？”还有那魔鬼下地狱，《十日谈》里也讲得有。都是书上说的，我不要。

这么美的东西你不要，你要什么？他去搔她的胳肢窝。

亦琼拼命躲，我要吃的，糯米团裹油条，面包夹火腿肠，还要擂钵舂花椒，又酥又麻。

我看你野得很，让我来舂你。不要乱动，在哪，在哪？

哈哈，《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说：“爱情本来是盲目的，让他在黑暗里摸索去吧。

”

他那挺直的硬物，直楞楞地摇晃着在沟里撞，象是一挺机枪在扫荡。

亦琼哎哟一声，进去了。她突然来了兴致，猛地把连英拽下来，她翻到连英上面去了，火腿肠还紧紧地夹在面包里。看我来倒着耕耘你那心爱的犁头吧。

她把双手撑在床头，使劲前后犁，犁头触着了沟底，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都同时发出了哎哟的颤声。她咬着牙，忍着那传遍全身每一根神经的战栗，继续冲撞。连英被撞到床沿了，嚷着，不行，不行，要掉下去了。

我要你行！亦琼身子前探，象狗一样，双手触到了地，她和连英都掉到了床下。

两人汗流满面地坐在楼板上，直喘气。连英说，你可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亦琼说，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棋逢对手。

旗鼓相当。

两人呵呵呵地笑起来，拍一下对方的屁股，爬上床去。

连英吻着亦琼的头发，问，还要吗？

亦琼在他的胳膊弯里动了一下，把一条腿搭到他的大腿上，不要了，我累，我要睡觉了。她说罢，就在连英怀里睡着了。

连英抚摸着贴在自己肉体上的另一个肉体，多么热情的女子，多么真率的感情，难得呀，美呀。他也累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有这样的体验，而且还不一样，没有这样独特，这样享受。他的手停在她的背上，他也睡着了。

天亮了，窗外早就有了上下观音岩的脚步声，屋里的两个人还缠在一起大睡。有人在抚摸她的乳头，围着它打转，手是那样轻，那样细。亦琼睁开了眼睛，翻过身去，连英正看着她。她望着他笑了。连英用手指去抹她的嘴唇，别动！他在上面划了一个“一”字，你笑起来很好看，还有点顽皮。我一下火车，看见你偏着头笑，就发现了。你的笑是有魅力的。

亦琼忍不住又咧开嘴笑。你看你看，就是这样的，很美。他顺手拿起床头的火柴盒，打开拿出一根火柴，平举着说，你看，就是这样的“一”字。

亦琼说，你是第一个说美的人。她用手去搂他的脖子。

10点多钟了，我们再来一次就起来了。

你还行？她用手去摸他身体的下面，软的呀。

我不放进去，让我来慰劳你。

他下床来，跪在床前，把亦琼的身子往床沿拉。听我的，把腿分开。他用手指去轻轻地摸，好吧？

好痒。

你呀，你是我所遇到的最爽快的女子，好就说好，痒就说痒，舒服就说舒服，一点不惺惺作态。

你那意思你还和很多女人了哟？

哎呀呀，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男人在一起，总要议论一下女人嘛，交换一下经验。

他把头俯下去，用舌头去代替手指舔。

好细好细的触摸，比手指还细，象是在研磨珍珠一样。好痒好痒，亦琼张着嘴，呵呵地吐气。舌头象虫子一样在阴道口钻，摩挲着往上爬到阴蒂，在那里掂着舌尖跳芭蕾舞。飞到空中去了，又轻轻地降落在阴蒂上了。滑下去了，又爬上来了。亦琼的身体开始涨水了，漫出来了，连英用嘴巴去接住。怎么接得住呢？是嘉陵江发大水，1980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呀。

温柔的嘉陵江变成了咆哮的黄河，它在没有堤坝的嘉陵江两岸肆虐。大水迅速地把沙滩、礁石、鹅卵石、树丛都淹没了，河床在不断地变宽，涨到碉堡了，大溪沟轮渡停开了，四维桥下面的肥料站、铁工厂全被淹了，大水和四维桥桥身齐平了，粪便、菜垃圾漂浮在水上，滞留在水的边缘，形成水和马路的临界线。大溪沟马路的对面堆满了从河边逃上来的住家的包袱、锅瓢盆碗。一片浩淼的黄汤，上面飘着草房顶、散架的柜子、死猪、狗，向下游冲去……

怎么大水涨到红房子来了，须知这里离河边的水位很高很高呀。大水漫到了大腿，亦琼赶快把腿抬起来，涨到腰部来了，她用手去撑起身子，要把下身悬空，还是不可遏制地上涨，亦琼慌得直喘气，赶快逃呀，洪水在后面紧紧追赶着她，跑不过呀，它追上来了，漫到胸口了，她出气不畅了，她往前面的山峰爬，那里，只有那里还是一个制高点，那是红星亭，可以呼救，可以逃命。洪水掀起了巨浪，也跟着往山峰爬，终于它把爬上红色乳头的亦琼淹没了。那一刹那，空中一个霹雳炸响了，阴电和阳电相碰，乳峰崩裂了，两座山头被洪水推倒了，亦琼一阵痉挛，救命呀。她用手拼命地在洪水下面抓，终于抓住了一把救命的稻草，她把连英的头往上一提，嘴里叫，不要碰我！

她夹紧双腿，蜷曲着身子，捂住眼睛，呜呜地哭起来了。她的身体内部的肌肉还在有节奏地一张一弛地搏动，水在缓缓地流。

连英俯上身来，用毛巾擦着她满头、满身的汗，她真的是从水里打捞起来的。他抚摸着她的背，轻轻说，不要紧，不要紧。

江水退了，亦琼把头露出了水面，她又能呼吸了，她伏在滩头，慢慢平静下来。

你好凶呀，感觉好吧？

说不出来。

好哇，你也有说不出来的时候，那是最高境界了。你那么一激动，我的也起来了，现在让我进去，是最好的时候。

你真行啊，也不年轻了。

我不行敢来找你？那你不说又遇上骗子了？今天我是舍命陪君子，好在不是经常这样，我上了火车就睡觉。

他站在亦琼两腿之间，放进去了，两手把着亦琼的腿，象是推着独轮车一样，他轻轻地上下抽动。亦琼坐起来了，她觉得累，用手紧紧抱住连英的腰，双腿夹在连英背上去了。连英也就象怀中抱着一个婴儿那样不停地摇晃。亦琼闭上了眼睛，多么享受呀……

一个屋子乱糟糟的，桌上杯盘狼籍，楼板上甩着衣服裤子。亦琼下了床去找裤子穿，嘴里说，咱们住了一晚狗窝窝。

嘿，又成狗了。

你是狗哥哥，我是狗兄弟。

从宁子那里取了票出来，亦琼送连英去火车站。他们靠在两路口山城电影院的石栏上，看着石梯坎下两路口转盘穿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电影院正在三岔路边的山头上，象是一个面向三岔口的大舞台，右边是两路口百货公司，通文化宫中门、上清寺，左边是两路口糖果店、通文化宫大门、三人民医院、枇杷山、观音岩，正前方是重庆图书馆新馆、大田湾体育场的跳伞塔、重庆急救中心、通鹅岭公园、大坪。在三岔路口与电影院成对角线的一个平房门面，不断吞吐出人流，那是缆车站进出口，旁边是下火车站的石梯坎。下面一层马路是菜园坝火车站。昨晚在红星亭上看这里，象是雾里观花，只能听见一片机器的嗡嗡声，现在它撩去了黑暗的面纱，一切都是亮堂堂的，急救站那白色的建筑体上嵌着大大的红十字，格外醒目。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人流精神抖擞地，又是匆匆忙忙地过街、赶路。过了那个只穿青蓝二色的时代，漂亮的重庆女人永远都是花枝招展的，一个比一个美。在山上听见的那片嗡嗡声是这座城市大机器在运转的声音，夜游银河的山城人，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连英说，南方的城市比北方的好，到处都是绿色，很生动，很有动感。重庆真是出美女的城市呀，在北京都看不到这么多、这么漂亮的姑娘，北方女人很大个，很铁板，不象这里的女人很滋润，热情洋溢。还是水土关系。北方风沙大，燥皮肤，重庆潮湿，水份重，成了女人天然的化妆品。

亦琼笑着说，所以你就来了。

是为你来了。我都有些后悔了，该晚订两天的票，再好好和你住两天。把票退了吧。

别瞎说了，你还要回去读书呢。你以为卧铺票就那么好买？

我真怕我一走了，你又和别人好了，你都知道性爱的乐趣了，能守住自己吗？

你都说些什么呀，那乐趣，那笑谈，也是只有我们两人才有的呀，能说出来？我不是说了等你吗，说话算话，我不开玩笑。

9次列车驶出了重庆站，在前面王家坡山脚转弯了，看不见了，送行的人早已后转，出站了。亦琼站在站台的尽头，呆呆地看着前面的铁轨，转弯的山头。太阳斜照在那两条并列的铁轨上，闪闪发光，它们把自己的闪光映到对面的铁轨上去。枕木把它们钉死在两边，它们是永远没有相交的时候，只能这样寸步不离地互相守着，看着。她的身体里还有夹着硬物的痛胀感，凉悠悠的，她和连英的轨道什么时候才能接轨相交呢？她心里是充实的，又是空空的。

第一次见面，亦琼就和连英定下了关系，答应死等他。她对他的内心深处并不了解，对他的家庭生活也只是听他一个人说，没有向任何友人调查和打听。离别前那令人眩目的性爱让她心醉，也增添了等他的砝码。她过去没有得到过，也就十分看重它。她缺乏与男人交往的经验，当她后来与别的男人有了肉体关系后，她才知道那性爱永远都是令她心旌摇曳，乐趣无穷的，只不过连英是第一个启蒙她的人。她喜欢性爱，就象她喜欢吃肉一样，她是一个食肉动物。

但在当年，她就这样相信他了，把自己吊死在一窝树上。这不能不说是她的冲动和莽撞，她没有计这种承诺的后果，也没考虑这种承诺对她将有多大的压力和多大的牺牲，并对她后半生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

多年以后，她反复追问自己，是什么使得她一口答应了连英呢？尽管

她已经36岁了，但在她的生命中，作为人性的热情从来没有被激发过，她的心态，还有一些年轻姑娘的小儿女心态，只是她不自知罢了。不管是遇到连英还是别的男人，不管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这座沉睡的火山，注定是要喷发一次的，她注定是要尝试一下那地动山摇的浪漫激情的。何况她这人，骨子里是一个易于冲动的人，做起事来常常不管不顾。死婚的挫折，更使她对好多事不管不顾，只求要把那爱情的禁果尝一尝。

这一点，她曾经是骄傲的，她感到她比宁子幸运。你看宁子，尽管结婚安家了，可是她和她的丈夫连情书都没有写过。没有写信的倾述，没有盼信的焦虑，没有收信的快乐。都在一座城市，家又离得近，哪里需要写信？加上袁成不善言谈，写信就更是笨拙了。他给宁子写的第一封信就称她是“心爱的宁子”，把个宁子羞得不行，哪有第一封信就写“心爱的”？何况宁子心里对他还肿着一块包。但袁成的理解不一样，这个学工科的人，以为象宁子这样喜欢文学的姑娘，是喜欢这样称呼的，他也就没去深究宁子究竟是不是他“心”所“爱的”，就把“心爱的”抛给她。

宁子常说，你这人怎么不懂“音乐”，不看小说？

袁成说，男人的小说是写给女人看的，看小说的都是女人，搞文学研究的男人也是带女人气的。

现在她亦琼遇到一个懂“音乐”的人了，不仅看小说，而且是搞文艺理论的研究生，说起文学来一套一套的，她被他的高谈阔论迷住了，没有细辨他有什么企图。她不免沾沾自喜。谁说她亦琼没有恋爱能力呢，你看她现在不是“抓”到一个研究生吗，如果别人知道会大吃一惊。又如果别人知道他们的认识经过，是会感到惊奇的。在当今的社会，在大龄女子中，有几个人的恋爱是这样浪漫呢？人都没有见过，就闭着眼睛在那里通了一年的信，写了一百多封，都是够发表水平的。这样的情书编成“两地书”才是够生动，够让人羡慕的呢！亦琼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她还没有感动别人，就先被自己的想象感动了。

连英离开后，她就把自己禁锢在专思专恋连英一人的氛围里，竟破天荒地写起了日记，对不能见面的连英滔滔不绝地讲说自己不尽的爱意。她和连英做爱，那只是一种肉体的高潮，她的这些日记，才是她真正惊醒的灵魂的高潮。与其说她是爱连英或是爱男人，不如说她是爱自己这份被激发起来的热情，对着她的空幻的恋人诉说自己的衷情。在等待连英的那一年里，她每天不停地写，她的笔又哭又笑又唱又跳，那是心的恋歌。她独自写下了60万字的日记——准确地说，不是日记，是自恋的情书，她爱的是她自己。

但她没有觉悟，象发高热一样，要把自己的感情记录下来，完全没有考虑是否符合她和连英的实际，是否她对连英真有那么多的相思，是否连英值得她这样去付出。她只是要浪漫，要浪漫，要惊世骇俗的浪漫。

这个现实主义者第一次陷入了浪漫主义的泥淖里，她陷得太深，不能自拔，她又有了盲点，忘了浪漫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在她，根本就浪漫不起，以致她后半生要为这种浪漫饱尝苦果，苦得她晕头转向，死去活来。

第十七章 破裂

小弟总是惦着大姐的个人问题，哥哥走了，好象姐姐的事应该他来操心一样。寒假他到北碚来了，既是来看父母，也是再来给亦琼介绍对象。根据亦琼的职称和年龄，她分了两个单间的住房，把父母接到她这里来住了。

去年周老师给亦琼介绍对象，她都因连英拒绝了，现在她已经答应等连英，当然更是不愿见小弟介绍的对象了。她给小弟讲了连英的事。

小弟很意外，对方还没离婚？要离婚？等他？等到什么时候？他是不赞成的。你怎么这样傻，你把自己耽误了。你不想想自己多大年龄了，还要等一个还没离婚的人，能等到吗？就是等到了，还是两地分居，他的单位还不放，要出委培费才放，什么时候才能调到一起？不行，不行，单是两地分居就不行，要出问题的，把你最后一点好时光都赔进去了。你还想生孩子，你生了孩子他还没有调来，你一人怎么过？累死你！我们是两个人带一个孩子，都忙得鸡飞狗跳。

亦琼答应连英的时候，没有象小弟考虑那么多，事情到了这一步，她也不想反悔，人家连英正在办离婚呢，他也不容易。她又讲她的道理。

母亲在旁边一直听着，她说话了，连英第二次来我见过，说来他们两人也还是很般配的，都是做学问的，谈得来，年龄也差不多，身体壮实，人也长得漂亮，两人站在一起，都是饱饱满满的，很相当，就看他是不是真心了。他真的离婚了，也还是可以的。有了孩子他还没调来，我和你爸帮着照顾好了，自己的女儿有难处，怎么也得帮一把呀。“亲为亲，邻为邻，和尚为的出家人”，“人老骨头绵，正好帮长年，年轻骨头脆，正好睡瞌睡。”我早就说了，你们几姊妹要早点考虑个人问题，早点安家，趁妈老汉还动得，也好帮你们带娃儿。

你们不信，现在我和你爸年纪大了，帮你们就难了。好歹就亦琼一个要生娃儿了，我们人多，说什么也要把亦琼的娃儿带出来。

母亲说了那么多护着亦琼和连英的好话，但她没有说她对连英的意见，他见到母亲从来不招呼她，理都不理。事后母亲对亦琼说起很有意见，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你跟亦琼有说不完的话，怎么对她的母亲连个招呼都不打？我是外人吗，跟你们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这一点，亦琼感到很恼火，宁子和周老师都发出了同样的抱怨。宁子说，你这个朋友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在我家吃饭，我给他买车票，他怎么对我一句客气话都没有？你说他还没离婚不好意思，我惹着他了，嘲笑他了？你看我们办公室的人，就是20岁的小青年对人都很有礼貌，很有教养，他连英还是什么大学教师、研究生，怎么连个社会上的人都不如？他离开我家，我还送他到门口，他连哼都不哼一声。周老师也有看法，这个连英有些不懂事，他在我家住了，我还那么热情地请他喝酒，他离开我家门，连谢谢都不说一个

亦琼为这事很气恼。他临毕业回青海前还来了一次，商量他回去办离婚的事。两次来，他对人都没礼貌，亦琼给他指出了，他还不以为然，你帮我应酬了不就行了。

这是应酬？这是我的妈，我的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他们掏心掏肺对你，你怎么连点情感反应都没有？

连英只得说，好好好，我以后注意。

连英走了，亦琼再次写信给连英指出这事。连英老大不高兴，这么点小事还值得说了又说？重庆人的盆地意识也太重，亲戚朋友结成大家帮来讲

义气，我跟亦琼好，管他们什么事？但他怕事情砸了，坏了他要和亦琼结婚走出青海的事，他知道亦琼是个很认真的人，大事小事都认真，不承认说不定会翻脸的，于是就在信里表示向他们道歉，他以后改正。亦琼这才罢了。

小弟见母亲也向着连英，亦琼等连英的态度又很坚决，没话说了，好吧好吧，既然妈妈都不封建，同意等，就等吧。

母亲用手摸着脸笑，我有什么封建的，“戏上有，世上有”。我现在也是把这些看惯了，不惯也得惯呀，时代不同了，我们那时候哪里象现在这样说离婚哟，还要等一个没有离婚的人，好丑人哟。哎呀，火石落在脚背上，自家的儿女都遇到这些事了，我看不惯也得要看得惯呀，还得要很开通哟，不要给儿女增加思想负担。“挡不住的事情不要挡，拦不住的事情不要拦”，免得去背那个封建的名。

小弟说，妈妈也是没得文化哟，妈妈要是有文化，是个做大事的人，当领导的人，太明智了。

母亲说，砍脑壳的，说话恁个张狂！妈是什么做大事的，当领导的？人家听见不笑死人。妈没文化好造孽（可怜）哟，信都写不起，帮不到你们的大忙，只能帮你们煮点饭，做点家务，带带娃儿，工作学习就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了哟。

小弟说，姐姐要等也得有个时间限度，等一年。一年还不离婚，就不要等了。再等就要当仙姑了。

他突然一转话头说，做家具吧，我来设计。

亦琼和母亲都瞪大了眼睛，啊，刚才还那样的反对，突然要做家具了？母女俩笑起来。

小弟也嘿嘿笑，好笑嗦，妈妈都发话了，“挡不住的事情不要挡，拦不住的事情不要拦”，妈妈不当老封建，未必我还当小封建了？家具当然得做了，妈妈还要在这里给你带娃儿，屋里连套家具都没有，吃的、穿的、用的放哪里？过起也不舒服嘛。要享受生活，我一直都这样说，姐姐也是奔40岁的人了，还没有一套家具，怎么生活？连英来了，做套家具迎接上门女婿，连英来不了，自己过日子啥，再找嘛。你一辈子不结婚，就不要家具了哟？妈妈你说是不是？

母亲边笑边点头，是是是，有理有理，做做做。

小弟说，就是这个寒假做，不然我也没时间。

亦琼说，好吧，做。

说干就干。小弟带上卷尺，亦琼带上钱，两姐弟从后校门上街买木料了。街边正在拆房子，码了一堆房梁。小弟走上去，用脚踩，用手去掐，木头结实得很，一点没有发腐。他站起身，问老板，卖不卖？卖。两人在那里讨价还价。小弟讲价钱一向精得很，他不上课就在外面搞室内装修，懂行，麻不倒他。讲好了价，他就和老板量起每根料的尺寸来。老板每量一根，他就去复量一根，对厚度的尺寸，一毫一厘不让步，和老板争得火星子溅，在量长度上，他有时就承认老板量的尺寸了。选了10根房料，他让老板找人扛回学校去。路上他对亦琼说，量方，厚度多算一厘都吃亏，那么长，一根就不是少那一厘的事。长度不那么要紧，无非就是多一点头头，少一点尖尖。所以我不要你多嘴。你们学中文的，不懂行，只有挨棒棒敲的。穷教师没钱还被人敲竹杠，心头不是个滋味。

他们又到河边菜场去看层板，走了几家，最后选定了，三层板、五层

板买了几十张，雇板车拉回学校。小弟量了两间房的尺寸，赶回城里去了。他是来介绍对象的，没想到做起家具来了。他还得回家打招呼，给别人回话，在家里设计家具图纸。

三天后，小弟带着图纸又到北碚来了。他设计了两套，一套给他自己，一套给亦琼。他把按比例缩小的家具图摊开，平面、剖面的都有，讲给亦琼和妈妈听。他和弟媳是搞美术的，所以组合柜就有一些放画纸的长条柜和放笔、放颜料的小柜，亦琼学中文，对她不合适。

亦琼做一壁封闭式的组合柜，不要开放式的，到处都开些裸露的玻璃柜放装饰。这个组合柜是用来放衣服棉被的，露得太多，不实用，又不好看。全封闭，三件组合在一起，两头的柜子各150公分宽，每个做三扇门，门不封到最上面，最上面做斜板门，就可以破一下三扇长门的单调，门也不封到最下面，留出一格空位。中间做一个70公分宽度的开放式的格架，柜子下面再做相应的三个平柜，比大柜子厚30公分，把大柜子放在上面，平柜上面就有了一个一个的空格和平台，用来放电视机、录音机什么的。以后房子宽了，也可以把大柜子放下来，平柜照样可以用。总之很实用，很大方，还遮丑，把什么东西都放里面，外面一点看不到。这是18平米大房的设计，爸妈住的，床就用旧床，吃饭、看电视也在这里。

另外把现有的四个100公分宽30公分厚的书架全部装上开关的门，和组合柜相配，不要滑玻，取书不方便，隔板压弯了，滑玻还滑不动。门的下半截是层板，上半截装玻璃，四个书柜成一组，下面做四个100公分长70公分宽的抽屉座子，把书柜放在座子上，留出40公分宽的位置当座位。这样下面是抽屉，上面是座位，背靠书柜下半截，也不会靠坏上面的玻璃，绝对好看又实用，是跟任何书柜样式都不同的，大方不俗气。再做一张床，做成长条的床头柜，和书柜相配，又放东西，又靠背。这是14平米书房的安排，亦琼住的。

小弟对他的设计颇为得意，他对亦琼说，姐姐，总之你相信我，这套家具是你们学校所没有的设计，何必要去跟别人的一样，也去搞那么多开放的格格呢，家具要讲线条单纯，明快，要大气，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小家子气，一点艺术品位都没有。这套家具弟媳都是很喜欢的，不要以为只是我一个人觉得好。

亦琼听着他说，禁不住笑。她知道小弟和弟媳对审美的见解常常是一致的，这是小弟对弟媳最满意的地方，说他们两人在对服装、对画画、对家具、对建筑样式常有惊人的一致看法和审美眼光，这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除了弟媳，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人的欣赏水平和他那样默契的了。这是他感到自豪的。

小弟从黄桷坪找到的四个木匠第二天到北碚来了，他们在小弟的学校做过家具，小弟信得过。小弟给他们讲怎样做，自己上街买材料，钉子、交连、玻璃、乳胶什么的。样样亲自去买，虽然辛苦，但是不被人“斩”，包工不包料，不被师傅吃材料。他自己都搞装修，知道工钱是明的，包料吃材料钱就厉害了。就象街边卖水果的小贩，没有不吃秤的。

差几张层板，小弟到街上买，临时请了一个拉板车的女娃。到学校一路是上坡路。女娃拉不动，小弟只得一路帮她推车了。到学校满头大汗，女娃有些不好意思说，让你帮着推了，少给我两块力钱好了。

小弟没吭气，看了她一眼，那是个不到20岁的姑娘，看上去也是没

有多少力气的，她不适合拉板车。小弟拿出10元钱说，5元工钱我不少你的，另外还给你5元好了。你就不找补了。

女娃接过钱，惊奇得不得了，今天遇到个发善心的老板了，不少她的工钱，还多给她5元。她接过钱，连说，老师，多谢多谢。

亦琼看着小弟付钱，没言语。小弟叹口气说，这种女娃还是有志气，不学妖精，凭自己的劳力吃饭。拉不动也可怜，我都拉不动。那些包工头，挣钱好容易哟，我才不得多给钱呢。

张家儿女象母亲，看不得别人的苦戏。

亦琼看着女娃拉着板车走了，她想起了哥哥小时候拉板车。

小弟守着木匠做了十天，把家具做完了。家具没有做流行的塑贴面的，一是价钱贵，容易脱落，二是塑贴面给人的感觉太硬、太冷，还发光，不好看。他主张用不反光的及时贴，便宜，好看，自己贴，不花工钱。总之，他是处处在为他的姐姐省钱了。

那十天，母亲做饭特别高兴，亦琼做家具了，这是一件大事。她的两个儿女都一天跟她在一起吃饭，饭桌上有说有笑，小弟尽跟她说开心的话，妈妈长妈妈短的叫，逗她笑。她觉得象是她的大儿子回来了。她看着小儿子说，小弟长大了，越来越象哥哥了。你们都是很有孝心的儿女哟，这是妈妈的福气哟。

小弟就说，都是妈妈教得好哟，模范作用好哟，一碗水端得平，对儿女没有偏心，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哟。我们不孝顺，真是说不过去哟，天都不容哟。

连英的离婚拖了一年，亦琼一再写信说，好说好散，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把她牵扯进去。但是他到底还是把亦琼端出来了，说他是为这个重庆女人离的。把亦琼气得来在这边跳，直骂他是叛徒，推卸责任。青海女人自是不依，你为她离，就让她拿钱来吧，不多，两千。显然青海的女人是在嘲弄他和重庆的女人了。连英身上是没有一分钱的。

连英来信说这事，要她拿钱他才离得脱。否则，他就离不了了。说那话，不知他是真无能，还是也在嘲笑亦琼了。亦琼哭笑不得，天下竟有这样做事的男人。她不摸连英和青海女人的底细。

小弟听了，沉着脸说，我早说了，找个没离婚的人，要出问题，现在不是麻烦事来了。

谁知道以后还会冒出些什么事情来呢？

亦琼和母亲靠在沙发上都不言语，一脸无奈。小弟埋着头，用手撑着膝盖，想了一阵，他抬起头来，很果决地说，寄，给他寄钱。既然他已经把你暴露，对方知道了有你这么个人，要钱，就给。两千元也不是一个大数，就下这最后一注，摆得平就摆，摆不平，坚决跟他断。寄钱要把话说清楚，是借给他的，在汇款留言上写明白，是借。不要授人口实。把存根留下。我看姐姐呀，姐姐呀，你做事不动脑筋呀，女方做了家具，还要负责男方赎身，这个连英真是有福哟，遇到我这个傻姐子。你这回是在给我当兄弟的买一个姐夫哟！

亦琼只有摇头，这事她打不出喷嚏。事情这么定了，可是亦琼心中并不轻松，她做了家具，手里拿不出两千元钱来了。她自然不敢给小弟说这事，做家具小弟帮了大忙，难道还要找他借钱？他会感到屈辱的，也会看不起她和连英。那她这个当姐姐的真是太伤自尊，太没面子了。想了一晚上，她只

有找母亲说了。

多年的单身生活，母亲一直是她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倾诉自己苦恼，分享快乐，相依为命的伴。发表文章了，出书了，获奖了，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尽管母亲不懂那文章，那书写的是什么，但她知道那是女儿的工作成绩，总是为她高兴，还要做上好菜犒劳她，笑嘻嘻地问，要喝酒吗？喝一杯吧，我陪你。亦琼说声要得。母亲就去洗酒杯。尽管不常喝酒，母亲可是帮亦琼把杯杯碗碗都买齐了的。她喜欢买那些她说“乖”的瓶瓶罐罐盘盘碟碟，遇上过节摆出来，总要让亦琼大吃一惊，妈妈什么时候买的哟？母亲就说，“过去小姐坐绣楼，现在小姐坐书楼”，你就知道做学问，哪里管家里的油盐柴米哟，就是别人把你偷光了，你也没得个数。

遇上烦恼了，不顺心的事了，她也对母亲嘀咕一阵，在她那里发泄一通。而母亲总是开解她，“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人正不怕影子歪”，“你有弯弯田，我有大脚板，你有桠桠柴，我有长扞担，你有翘扁担，我有长箩索”，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母亲心中装着每个儿女跟她说的悄悄话，但她从不过话，不在这个儿女面前暴露那个儿女，不去打听儿女的钱财。亦琼的个人问题不顺利，她对她特别操心，对她的事“当说就说，不当说就不说”，守口入瓶，和亦琼同喜共忧。这就是为什么她见过连英也没有早些告诉小弟，“锅盖莫揭早了一—散气”。

想着出钱的事，亦琼叫声妈，半天开不了口，自个流起泪来了。我，我太不中用了，老是给妈妈添烦恼。

母亲说，“一家人不说两家人话”，有什么添麻烦的？是不是没得钱嘛？亦琼说，是。

我就知道是这事，你那家底我还不知道？做了家具哪还有钱？你是“一步跳了鬼门关，再不回头看牡丹”，只有进，没得退的了。钱就拿我的去好了。还是你哥哥给我立了个存折，以后这个儿给点钱，那个女给点钱，我都没有舍得用，存在那里，以防有个什么事，也拿得出钱来。

这是让亦琼想着向母亲开不起口的，那钱，有妈妈当年为哥哥卖血的钱呀，这么多年了，谁都不愿动，现在要拿来给她去付连英的钱。

亦琼流着泪说，我向妈妈借，等我第二本书出了，我拿稿费还你。

母亲起身了，从柜子里去拿出一个衣服卷子，解开鸡肠带，打开，拿出一个布卷子，又打开，拿出里面的存折和一叠10元张的钞票，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你数一下。你哥哥的存折不要动，其余的你都拿去。

亦琼算了一下，妈妈的钱有三千多元。她说，我拿两千，还剩一千多，你收起来。我拿的，以后还你。

“姜丝萝卜丝，假巴意思”，还啥子还，剩的钱你也拿去，你做家具妈也没帮你，你就拿去用好了，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呢。我不存钱不管钱，轻松，“吃得饱，睡得着，免得蚊子咬脑壳”。你自己好好收起，我到外面去转着耍了。说罢，她出门去了。

亦琼把钱给连英寄去了。她在心里发誓，以后要好好孝敬妈妈，连英那里还有什么意外，她就坚决跟他断了。他把她扯皮也扯伤心了，过去通信、见面、写日记时的那种热情在她身上降温了。

没有节外生枝，连英从青海到亦琼这里来了。没有任何结婚仪式，他们去登记了，成一家人了。

母亲欢欢喜喜迎接新女婿，给他做好吃的。她坐在那里看着连英把饭吃完了，她给他讲她的大儿。她望着他说，连英呀，我丢了一个大儿，现在又找回一个大儿。老大走那年是37岁，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以后你就是我的大儿了啊。她把老大的登记像片拿出来给他看。

亦琼没有想到母亲把连英看得这样重，她没有计较连英不叫她妈，她想用亲情去打动他。凡是跟母亲接触过的人，哪怕是只见过一面的人，都会对她的朴实善良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谁不尊敬她的。可是她的大女婿特别，就是不理这个岳母。他很冷淡地瞅了一眼老大的照片，嘴里唔唔了两声。

母亲把老大的照片收起了，她的热情有些受挫。我的儿女多，我不在乎要他叫我妈，可是人得有个情呀，讲个礼貌呀。他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就会招呼人了。亦琼你不要去强迫他叫，叫起不情愿，听起不自然。

连英在恋爱时就从不招呼亦琼的母亲，人来了，又走了，“大妈”“大婶”“大娘”都不叫一个，只当不认识，只当没看见。母亲有意见了，亦琼也有意见了。当时原谅他了，以为他不好意思。结婚了，他仍是不叫。整整一个假期都过了，他都不理睬母亲。母亲生气了，“人有姓，狗有名，茅厕无名叫东城”，不叫妈也可以，叫张师母、张妈妈，再不叫我的名字陈荣贞总行吧。“阳雀记得千年树，叫花子记得贤慧人”，我天天好饭好菜做给他吃，他碗没洗过，地没扫过，桌子没抹过，哪点把他带外了，这么不懂情哟，太打击老娘的热情了。她对亦琼爆发了。

亦琼很生连英的气，她在书房对连英说，你早就承认你要改正，你到现在也不改，你象话不象话？

连英说，她又不是我的妈，我为什么要叫？

亦琼牙齿都咬紧了，她是我的妈呀，你不尊敬我的妈，也是不尊重我呀。你我也就两个妈，你的妈和我的妈，妈是挣不来的，没有了就没有了，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哟。你妈是怎么教你的，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妈没教我叫别人的妈。

你是个瘟猪子！读啥子书，你还知识分子，怎么你那学问跟你的个人品质成反比哟，你连幼儿园的娃儿都不如。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

你跟我耍什么贫嘴，你怎么这样无赖哟？

我的老师同事对我的印象好得很，一点不无赖。

你在家就是另一副嘴脸！你是存心来气我了。有什么意思，跟我结什么婚？

连英说，好吧，等我下个假期回来，我再叫。

亦琼咆哮了，你还要等到下个假期，你今天就要离开重庆了，你今天不叫一声妈，就不要出这个门。妈妈还把她卖血的钱拿出来寄给你，你怎么一点情不讲，叫我怎么做人哟？

连英被亦琼堵在门里，出不去。只得生硬地对母亲说，妈，我走了。大步跨出去了。亦琼看着母亲，无可奈何地摇头，母亲则望着亦琼瘪着嘴笑，这个大女婿太令她惊奇了，进进出出不招呼人，堵在门口才叫声妈，她不由得笑起来。

每次吃饭的时候，只要饭桌上有鸡鸭鱼肉，连英总要喝两杯，吃得摇头晃脑，满面笑容。吃饱了，喝足了，他就坐在那里发愣，哭丧着脸。

亦琼问他，怎么啦？

连英拖着哭腔说，我的儿子在家没有吃到。

开始亦琼心疼连英，说，等他以后放假来玩，多给他做些。

可是到下一次，连英照例吃饱了，又咧着嘴说，我儿子没有吃到。

“一回香，二回臭，三回四回脸皮厚”，亦琼不以为然了。你儿子没吃到，不是我虐待他，不给他吃，说了等他来了随他怎么吃嘛。你老是这样哭丧着脸，还要不要我吃饭哟？

连英说，寒暑假来也是暂时的，他不可能永远都吃到呀。

亦琼说，他和他的母亲有自己的家，他们吃什么，我们也没有吃呀。现在你是这个家的人了，怎么老是向着那个家说话呢？

亦琼是个执著的人，做爱是绝对的二人世界，不想别的任何人、任何事，她把她的死婚早就丢到太平洋了，她也不要连英再提它。可是连英不行，他总是在做爱的时候说起他的前妻，弄得亦琼很恼火。你早不说，晚不说，偏偏跟我睡觉的时候来说，你是搂着我，还是搂着她哟？

连英记不住，到下次又说了。亦琼来性子了，用四川话骂起来了——她跟他说话，是讲普通话的——你他妈的啥子男人哟，煞风景得很！下床，下床，不要跟我睡！她用脚去踢他下床。

连英自是不下床，我也没说前妻的好话嘛。正因为我们太和谐了，我才想起过去不和谐的事嘛。

坏话也不能说，你已经跟她分手了，还说人家坏话，我不要听。

他老是触景生情，说到他的儿子、前妻。亦琼气得跳，你是真不懂事，还是别有打算？你有病呀？

连英自然是有他的打算，在和亦琼认识前，他就有个通过读研究生来跳槽，把全家从青海迁到内地来想法。青海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可是他读的是委培研究生，单位给他出了委培费，他要离开青海，原单位要他还钱。他本人又没有钱，一心想找内地愿意出钱的接受单位。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认识亦琼正是他找接受单位受挫的时候。

亦琼的死婚，令他惊奇，也令他同情，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亦琼可以帮助他走出青海，还可以满足他从妻子那里得不到的性。他也就安着“环儿”来和她通信了。通信中，他发现了亦琼的薄弱点，一是渴望温情，二是欠缺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

他尽可能地把信写得柔情蜜意，尽可能地在信中写那些古典文学的典故、诗词，不然，他有什么优势呢？

亦琼不知究里，她被这些东西迷住了，连说好香好香。

婚后，连英颇为得意地对亦琼谈起他的“战术”，竟把一个副教授给套住了！

亦琼听了说，你只是外表给人一个憨厚相，实在是太狡猾了。但她并没有对连英说的往心里去。她是看重连英的。

连英对亦琼也并非只是做着“环儿”来套她，他对她还是有感情的，他喜欢她的热情，豪爽，也喜欢她的性。在连英，过去的家庭生活性未得到满足，在亦琼，过去的生活没有性，因而他们的婚姻看重性，他们的性生活应该说是非常和谐的。可是仅有性就行了吗？性满足了，别的矛盾又生出来了。性对这两个中年再婚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万能的。

连英想说服亦琼不生孩子。我们都是快40岁的人了，把生活过得舒服一点，以后把我的儿子接来一起过，不就有孩子了吗？

亦琼说，把你的孩子接来可以，但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生的。

连英又说，我的孩子听不懂四川话，怎么上学读书呢？

亦琼不知这是连英在跟她绕弯子说话，就去附中打听，回家对连英说，学校都讲普通话，你的孩子来上学是不会有语言问题的。她这么做，自然是想争取连英能够高兴她生孩子。

连英又说话了，我的孩子是不会来的，他的妈也不会同意。

亦琼说，那我就没办法了。我们没孩子，为什么不生一个？

连英还是坚持他的看法，我们可以把日子过轻松一点，有多余的钱，也多给我的儿子寄一点，我们给他立个户头，以后他也会认你的。

亦琼一下子生气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辛辛苦苦挣钱，就是给你养孩子？我们付了抚养费，还要怎么啦。我同意他来，你又说他听不懂四川话，我打听了学校不讲四川话，是讲普通话，这已经表明了我对你的孩子的诚意。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高兴，因为我爱你。

你还是不满意，还要立户头。你玩什么吃里扒外的把戏！你跟我结婚不是我强迫你的，要讲勾引，是你安着“环儿”勾引我的。我对你哪点不好，你一个光人到我这里，我嫌弃你了？成天把你当个老爷一样来伺候，你还是不知足。如果你老是生活在过去那个家的阴影里，老是走不出过去的生活，我也跟你搞不好的。

亦琼对连英不高兴她生孩子的事生气，她没看到，这是他和她结婚的动机所在，他一直念着他的儿子，要把他接出来，然后让前妻也出来跟儿子过，这样，他们全家三口人都达到出青海的目的了。

连英对前妻念旧情，爱儿子，这是没得说的了，只是他太为自己的感情需要着想，把算盘打得太精了，没有考虑亦琼的感情和需要，也没有考虑这样做，对他们新建立的家庭是不合适的。这可以说是连英的自私，或者说是他的任性。他把大龄女子的婚姻看得太简单了，以为他和亦琼结婚，是作了好大的牺牲，是给了这个渴望爱情的女子好大的恩赐。那么，别的方面，亦琼都应该听他的，满足他的需要，并且以他的需要为自己的需要。他的北方人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统治这个家了。

偏偏，亦琼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越是要压制她做的事，她越是要做。她自小就是一个独立性太强的女子，不是甘愿被男人统治的。和她，只能合作，决不能统治，连英常拿他家乡的北方女子对丈夫的言听计从来说服亦琼，真是找错了对象。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更加坚定了亦琼要生孩子的决心。

她说，我要有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捣鬼不让我有孩子，咱们趁早各走各。

连英心虚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你生孩子，我只是为你着想，怕你年龄大了，生孩子困难嘛。

亦琼说，你的理论都是最好的，我要的是行动。

亦琼没来例假了，她要连英陪她到区医院检查，连英害怕是事实，把头摇了又摇，你自己去吧。亦琼只得自己去了，查小便是阳性。亦琼很欢喜，她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这个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她忘了连英不陪她去的不愉快，兴冲冲地回到书房说，连英，有了！

连英正在看书，抬起头来说，有了？好哇。

他开始唉声叹气了，我的好日子就要完了，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再也没有人爱我了。小时候在父母的家里没有得到爱，后来有了自己的家还

是没有得到爱。现在找了个高学历的爱人又要生孩子，爱很快就要转移了。看来有文化没文化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我是难得有好日子过了。

亦琼听他成天唠叨，觉得很可笑。说，谁不爱你啦？你要别人爱你，你还得爱别人呀。

我倒是有些明白你为什么搞不好你原来的家了。

在亦琼生孩子前几天，连英从青海的单位赶回家了。他要和亦琼做爱。亦琼说，不行不行，都什么时候了，会影响孩子的。

连英发脾气了，孩子孩子，成天就是孩子！我早说过，有了孩子就不会有我的好日子了，现在孩子还没有生，就没有我的位置了！

亦琼跟他说不清，只好由他了。

亦琼去医院的当天，连英还要跟她做爱。亦琼坚决不干。连英拉着她的手说，你是我老婆，就得满足我。你想，你生了孩子就要坐月。我就这么干望着，那我回来干嘛？

亦琼很生气，你回来照顾我生孩子呀！

连英叫起来，生孩子生孩子，我大老远地赶回来就只是为了照顾你生孩子？

亦琼气得直想哭，她说，连英，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啦？怎么一点没有做父亲的喜悦呢？你过去说我任性，今天都到预产期了，你还要跟我做爱，这不是任性吗？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孩子是我们俩人的呀，又不是我跟别人睡觉有的？

连英听不进，说，我会轻轻的，很轻很轻，不会压住孩子的。

遇到这样不讲理，不顾惜人的男人，亦琼又有什么法呢？她提心吊胆依了他。果不其然，下午她就发作了，连晚饭都没有吃，去了医院。

亦琼被送进了待产室，尽管是高龄初产，但她的身体状况和胎音都很正常，医生一定要她自然产。宫缩一阵一阵加紧，疼痛难忍，中间停歇的间隙越来越短，可是就是生不下来。

医生护士对生孩子见多了，不许产妇哭。亦琼躺在那里直流泪，不敢叫唤。她一把一把抓自己的头发，苦苦挣扎，真是应了“娘奔死，儿奔生”的俗话。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白天接生的医生来了。她哀求医生说，我实在自己生不下来，就给我一刀吧。我受不了了。

医生又来给她作检查，宫门老是开得不够，只有四指，孩子生不下来，而亦琼的疼痛却一阵强似一阵。尽管是冬天，她痛得大汗淋漓。羊水破了。医生同意剖腹产。

上午11点15分，嘉儿从母亲的肚子里取出来了。医生一手抓着婴儿的胳膊，一手捧着婴儿的屁股，抱给亦琼看。嘴里说，看啦，是个漂亮的丫头。

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声音非常嘹亮。一股热泪从亦琼眼里流出来。她问医生，有畸形吗？

医生说，想些什么哟！这么漂亮的孩子，怎么会想到畸形呢？

亦琼说，都说年龄大了生孩子不保险，我怕有畸形。

医生笑了，没有的事，不知看了多少书，光往坏处想。

亦琼也笑了。她的工作就是与书打交道，教书，看书，买书，还写书，她已经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手里还有一个国家项目需

要完成。

亦琼被推出产房，那是个阴天，雾蒙蒙的，尽管是中午，室内的光线都很暗，连英在外面等候。他俯身下来，她对他轻声说，是个女孩。

连英“噢”了一声，还好吧？

亦琼轻轻笑一笑，还好。

连英拍拍被子，好好休息。

医生说是剖腹产，要给亦琼输血，打氨基酸的吊针。其实她的身体是不需要打氨基酸的。打了后，药物反应，突发高烧。各科医生来会诊，也没找到原因。怕高烧传染婴儿，医生不许喂奶。

好好的奶给回了，没奶了。想着可怜的孩子没有吃到一口妈妈的奶，亦琼好绝望，忍不住在医院哭了两场。

连英笑话她是个儿痴。别的妇女是有奶不愿喂，你偏偏没奶还想喂，喂不成还要哭。

亦琼说，怎么不哭嘛，吃了奶的孩子才长得好，有自然抵抗力嘛。

殷老师来医院看亦琼，教她怎么挤奶，还是没有。她说别着急，回家以后继续喂，继续挤，没奶也喂，没奶也挤。还有可能有的。

亦琼这下子有了一线希望。回到家，她按殷老师教的做。连英见了就说，没有就算了，还挤什么？喂了奶身材也变难看了。

亦琼不听，要我的身材，就不要孩子的健康了？

她坚持喂奶，竟然有了，而且奶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亦琼喜出望外，这才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哟！这一喂，就喂了11个月，亦琼心满意足地给孩子断了奶。看来老天是公正的，虽然她38岁才生孩子，但她比好多年轻妈妈幸运，她有奶喂自己的女儿。

坐月子留给亦琼的记忆是哭过来的，连英跟父母搞不好。为了照顾亦琼，他们做了分工，亦琼的父母在家买菜做饭，做产妇吃的和他们三人吃的。连英负责往医院给亦琼送饭。

连英在医院守了一夜，第二晚就有意见了。自己的女儿生孩子，为什么你的妈不来医院换班照顾你？

亦琼的父亲已经70岁了，母亲也快70了，亦琼对连英说这样的话感到难过。照说，生孩子，伺候产妇是丈夫的事，父母只是在帮连英的忙，他们凭什么一定要来给连英和亦琼两口子买菜做饭呢？说来还是为了一种亲情。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是没有理由要70老母来换自己的班，熬夜照顾产妇的。亦琼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连英。她由他嘀咕去。

连英正在亦琼面前嘀咕的时候，母亲自己带着一件大衣来了，她来替换连英回家休息。

亦琼把连英恨了一眼，说，我母亲是你说的那种只顾自己的人吗？一副小肚肠子，要一个快70岁的老人来熬夜照顾自己的老婆，你也不脸红？

连英无话可说。在母亲的催促下，他回家睡觉了。

没两天，连英又在亦琼面前嘀咕了。你妈只顾给你做好吃的，就没想到我。吃饭连肉都没有。到底不是自己的儿子呀，做两样饭菜，两样对待。

亦琼很惊讶，生孩子谁不是做两样饭菜呢？小妹生孩子也是母亲照顾的，妹夫也没见有意见呀。他又不生孩子，当然不能跟产妇一样吃。再说母亲不是那种只顾自己儿女的人呀。

她怎么会亏待他呢？

亦琼已经对连英的小气有所领教，又不知母亲是不是真的哪里对连英不周。她听着连英抱怨，没有答话。

待母亲又来医院看亦琼时。亦琼假装无意一样说，爸妈和连英照顾我都很辛苦，你们也不要光顾我，不顾自己的伙食。大家都吃早点，不要累倒了。

母亲一听这话，就知话里有音。她含着泪说，是连英说什么了吧？都是一家人了，我怎么会另眼待他呢。这样好了，以后我给你的饭菜多做一些，连英也在医院和你一起吃，就不会有什么意见了。

以后连英在医院和亦琼一起吃产妇饭菜，吃得笑呵呵的。再不说他们家乡产妇吃小米粥，而亦琼的母亲给亦琼炖鸡汤太复杂，哪个说生孩子要吃那么多鸡的？

有一次他提前回家取饭，发现母亲就着一碗萝卜汤下饭，桌上没有肉。他回医院告诉亦琼。亦琼说，你不是说我妈偏心吗？她吃了什么？她给我们做饭太累，又要买又要煮，自己宁可不吃，也不愿给自己做好吃的了。

亦琼从医院回到家，换到大屋住了，有厨房，方便。母亲每天到大屋做了饭，收拾停当了，就和父亲到亦琼的小屋休息。为了一点小事，连英指着母亲的鼻子大声喝斥：“你不是我的妈，我不会叫你！这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红房子，你跑来干什么？”

母亲被女婿骂懵了，怕亦琼月子吃亏，忍气吞声伺候女儿。说话做事象祥林嫂一样胆小、谨慎。

但是连英仍然没有放过老人。他发展到出手推母亲，用手肘去撞母亲，把母亲撞在柜子上去靠着。母亲吓得手发颤，连说，连英连英，你怎么啦？

如果不是亦琼在床上亲眼看见这一幕，她怎么也不会相信连英会这样粗鲁，这样不尊敬老人。他还是一个高校教师呀，是一个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讲师呀！亦琼指出他不对。再这样对母亲，她要跟他算帐的。连英嘴上承认推母亲不对，但只要母亲进屋出屋，他就上前甩门，把母亲关在门外。吓得母亲每次端一擦碗进屋，边往桌上放，边说，我会关门的，我放下就关，你不要甩。她不明白这个大女婿为什么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修养气气，一再对她那么凶狠。

亦琼也不明白连英为什么对母亲这样恶劣，看外表，很老实，很憨厚的一个北方汉子，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于是她背着连英问母亲，是不是她在医院的时候，母亲没有给他煮肉吃，他耿耿于怀了。

母亲一听哭起来了。说，你生了孩子，他回来报告你生了。我就赶快给你做饭菜，顾不上做我们吃的了。就在饭里煮了两根香肠。饭好，香肠也好了。我摆在桌上，炒了一个素菜，就没有另做肉菜了。我让连英和你爸吃。连英先吃了走了。我要你爸吃饭，桌上有香肠。

你爸找遍了，哪里有香肠？原来连英把两根香肠全吃光了，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还要吃。我就对老头子说，连英吃了，你就将就吃吧。连英到医院反而说没有吃到肉，你那次要我把伙食开好一点，我就知道话里有话了。我怕你生气，也就没说这事。你今天问我了，我就说出来，就是这么回事。香肠不是肉吗？全是我自己灌的，比买的还大根，两根不止半斤，他怎么吃了不识数，还要有意见哟？

亦琼气得不行，她一定要找连英证实这件事，免得连英“癞子找不到擦痒处——成天猪不是，狗不是的”。

亦琼说，连英，我在医院时，你抱怨母亲说，到底不是自己的儿，做两样饭菜，没有煮肉给你吃。我问了母亲，她说有一次是没煮肉，来不及煮了，但是煮了两根香肠，你把它全吃完了。有没有这回事？

连英想了一下说，有。

亦琼问，香肠是不是肉？你把香肠全吃完了，根本就没有想到老人，你还说你没有吃到肉，你怎么这样小气贪吃，只顾自己哟！

连英说，我是把香肠和肉分开看的。香肠就是香肠，肉就是肉。我们说吃香肠，就是吃香肠，没有说吃肉。我们说吃肉，就是吃肉，没有说吃香肠。

亦琼怀里抱着孩子，气得在床上大叫，你狡辩！我问你，香肠是不是肉，是不是猪肉灌的？难道里面灌的是萝卜吗？你成天看书，就是用来耍贫嘴的吗？

她想起连英耍贫嘴就心烦。他处处挑母亲的错。母亲按重庆人的说法，说温水瓶是“茶瓶”。连英讥笑说，温水瓶里面装的是“茶”吗？怎能说是“茶瓶”呢？不懂科学！气得母亲说，我是不懂科学，我是个大老粗，“茶瓶”里不装“茶水”装什么？就按你说的说法，“温水瓶”装的是“温水”吗，没烧开吗？

哎呀，连英成天就在这些小事上卖弄学问，讽刺母亲不懂科学，亦琼听着烦死人，有本事外面显露去，怎么在家里跟自己的岳母较劲？无聊无聊，实在无聊。

连英不高兴亦琼生女孩，产妇回到家他就开始嘀咕，女孩子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大出息？还是男孩子好。

他老这么说，亦琼就反唇相讥，女孩子没出息，你干嘛讨老婆？

连英说，那又是一回事。你必须承认客观，女人是不行嘛。

亦琼说，女人不行，你这个男人行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你养活我和女儿吗？你行，怎么还要我帮你搞调动呢？

这下子把连英触怒了，跳起来，你笑话我？我要调动还不是为了你？不然你到青海去，我不调了。

亦琼说，你没理说横话，你要走出青海是你最初和我通信就提出的，怎么现在变成你不调了，只是为了我才调呢？一个人说话老耍无赖，老耍贫嘴，有什么意思？

连英说，你过去喜欢我能说会道，怎么现在又说我要耍贫嘴了呢？变得这么快？

亦琼说，我现在在月子里，我不跟你争。你自己想一想，你有多么无聊。

孩子爱哭，连英认为吵了他，成天骂娘，按北方语骂“操”。好象那话从他嘴里出来特别顺溜，一说一个“操”，一天没有不“操”上几十个的。

亦琼越听越有气，你有病呀！她是你女儿，你是她父亲，你“操”什么？你究竟要“操”多少次？你怎么就这样不怕人笑话！

连英晚上是不起来弄孩子的，只要孩子一哭，他把被子往身上一裹，一连串的“操”就从嘴里飞出来。亦琼都有些怀疑她是否遇到一个神经病了，不然干嘛那样不通人情呢？但是连英的神经是很正常的。后来亦琼又把他归于心理阴暗，病态。究竟属于什么呢，恐怕她也搞不懂。

都说产妇坐月的时候，要忌一些东西。不然会落下病。母亲不要亦琼

吃桔子，说是酸的，以后会牙酸。连英买了一些桔子自己吃，也要亦琼吃，亦琼说，老人说的，吃了不好。

连英说，有什么不好？水果是维生素嘛，你妈不懂科学。

亦琼怕加深连英和母亲的矛盾，见他也是一番好心，吃就吃吧，以后酸就酸吧。就把桔子吃了。

但是母亲说，月子里产妇不能动凉水，不能洗衣服，亦琼听了。何况正是冬天。亦琼把换洗的裤子放在一边，对连英说，你替我洗一下吧。

连英不吭气，也不动弹。

所有的裤子都穿完了，连英还是不动。

亦琼说，算我求你了，你就帮我洗一下吧。我在坐月，满月后，我会自己洗的。

连英说，坐月坐月，你就在床上坐一个月，不下来了？

他不洗，坐在那里看自己的书。亦琼没法，只好自己下床，从那堆脏裤子中挑了一样比较干净的穿在身上，然后自己洗起余下的来了。

她边洗边哭，连英呀，连英呀，就是农村妇女也不会受到我这样的屈辱呀，你太不象话了呀，你要记住，我会跟你算总帐的。我说了算帐就是要算帐的。你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不该受到这样的亏待呀！

张家人都是很有个性的，父亲对人掏心掏肺帮死忙，只要别人叫一声，“张师傅，帮个忙嘛”，他把碗一丢就去了。儿女见他太累，阻止他，他一声吆喝，力气使了力气在，出在手上的活推什么？他不知帮了别人多少忙，到头来没有一个人帮他。他成天埋头做事，不知道社会的复杂和应酬，他没有一个朋友。说来也好，他不惹事，历次政治运动从来找不上他。就他个人来说，他这辈子过得很平安，对儿女来说，没有那些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那么多的政治包袱和株连。

红房子烧煤，公用厨房的烟道时常堵塞，使得四层楼的煤烟倒灌，整个走廊浓烟滚滚，呛得人又流眼泪又咳嗽。捅烟囱是件危险的事情，得通过四楼的天花板，爬到房顶上去。父亲是捅烟囱的热心人，他爬到房顶，用棕绳吊一块砖头，放进烟囱里去上下捣腾，落下的烟尘从厨房灶坑里掏出，常常是结起锅巴的煤灰块。

他是个急性子，脾气躁，有一次他在红房子的后山坡赶鸡，怎么也捉不到，气得他吹胡子瞪眼睛，待抓到鸡后，他提起来就把它摔死在石头上，嘴里连说，我看你跑！

父亲对儿女工作学习的事常是糊涂的。那年亦琼考上研究生，地段的户籍向父亲贺喜，父亲不知“研究生”是什么意思，赶回家问亦琼。她给他解释说，研究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又考进大学进行专业学习的人。

他问，这是不是川戏里演的中了举人之后又中状元？

亦琼听着有趣，笑着说是。

父亲大喜，说，原来我的女儿中状元了！

在一旁静听的母亲笑得流出了眼泪。她一边撇撇嘴巴，一边用手指划脸，学父亲腔调说，原来我的女儿中状元了！这下你光荣了，平时从不关心儿女的大事。

父亲搔着脑袋，嘿嘿直笑。他详详细细问亦琼都考些什么，考在哪里，要读几年。亦琼一一作答，父亲就哦哦地应着，然后起身出门了。他要去告诉别人，他女儿考上研究生是怎么回事。

打牌是父亲唯一的嗜好，解放前他赌钱总赢，母亲说，要不是解放，他会死在牌桌上。

解放后他打牌不再赌钱，还是老赢。几个退休老头一起打长牌，别人不时罚站，他总是稳稳地坐在凳子上。儿女逗他，爸爸的牌运好，干脆也去打钱。他说那是败家的，他一分钱不赌，心头轻松。他打牌很专心，出神入化，不知牌桌外的人和事。

一次亦琼回红房子，看见他在院坝打牌，她叫“爸爸”，他没听见。连叫几声，他都没有反应。也许他听见了，但怎么知道是叫的他呢？打牌的老头儿都有儿女，谁个不是“爸爸”呢？他太专心，没有分辨虽然都是“爸爸”，可是各家儿女叫得是不一样的呀。要是换了母亲，就是儿女打个喷嚏，她也会知道是哪一个打的。

亦琼见叫不应父亲，只好带上姓，大叫一声“张师傅”。

这一回，父亲条件反射地应道，“哎，帮啥子忙？”引得在场的人全笑了。他回过神来，女儿也叫我张师傅，干脆叫我张爸爸好了。

亦琼见父亲说的有趣，也就当真叫一声“张爸爸”。

他一愣，随后一搔脑袋，大笑不止。说，你是“出门要用叉叉，进屋要用钩钩的”的人，怎么就回来了？

亦琼说，我就是怕你用钩钩钩嘛。

父亲笑了，“我有七说，你有八说”。

亦琼接过话头，“你有弯扁担，我有长箩索”。

父亲连说，罢罢罢，爸爸一辈子都是“两个碟碟蘸酱油——笨（笨）来笨（笨）去，想不到养了个能女子。

父亲年轻的时候打儿女、打老婆，把身上的穷火往老婆儿女身上发泄。儿女大了，他不敢打了，也打不动了，事事听母亲的调遣，巴心巴肠对家人。在亦琼生孩子前，他突然把抽了40多年的叶子烟戒掉了，怕手痒嘴痒，还称了一斤冰糖块，敲碎，放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放嘴里嚼。所有的烟杆烟叶都送给了他的牌友。亦琼和母亲奇怪，还以为他身体查出什么毛病，医生给他进了忠告。人老了，他特注意健康，最信医生的话。

亦琼问他，医生都说了什么呢？

他说，哪里是医生说什么，你要生孩子了，你妈老说要我抽烟到屋外去抽，别把孙娃子毒害了。老太婆鬼念鬼念的，我干脆戒了，免得进屋都不自由。

他不会表达自己爱儿孙的情感，反说了句恶话：“老太婆鬼念鬼念的”，母亲听了很不高兴，说他做了好事都不受人恭维。这就是亦琼父亲的风格。

只有一次，亦琼见他真正的伤感。三个儿女都安家了，他收拾他的工具箱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了，再没人接我的班，这些工具也没有用了。

亦琼讨好他说，我接你的班，知识分子也要居家过日子，家里的小修小补也得自己动手，哪能事事求人。

他一下子高兴了，把他的工具分成三份，每份都配有试电笔、电工刀、钳子、螺丝刀、扳手、榔头，甚至还有加电风扇轴承用的黄油。

他对亦琼三姐弟说，爸没钱财，就把这些小东西留给你们吧，作个纪念。说着，声音还有些发颤。其实，他给儿女的岂只是这几样小东西，他和母亲给了儿女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智，做人的朴实厚道与真诚。自然，他那急躁的脾气也遗传给了他们。

父亲看不惯连英对母亲的态度，气跑了，回自己的家不来了。小弟觉得奇怪，怎么回来了呢？不是共同照顾姐姐生孩子吗？老人说了连英用手肘推母亲。小弟火气上来了，怎么这样对老人？他立即给连英写了一封信：“你跟我姐姐的关系怎样，我无权管，也不想过问。

但是你对我的母亲不尊敬，我就有义愤。我母亲不是好吃懒做的人，她辛劳了一辈子，现在又为你们生孩子来帮忙，你居然还要动手打她，这无论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的。你必须立即向母亲赔礼道歉。否则，我是不答应的。”

连英收到信，气呼呼的，把信给亦琼看。哼，小舅子来管姐夫的事，他凭什么？我打了你妈吗？就推了两下，你爸可是会告刁状。

亦琼说，你用手掌“推”，手肘“撞”，这和“打”又有多大区别。小弟也不是管你的事，谁让你对母亲没有个尊重呢？我看你呀，聪明一点，给母亲陪个不是，到此为止，不要扩大事态。小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谁对母亲不礼貌，他是不客气的。就连他自己的儿子，对婆婆不礼貌，他也会一个耳光打下去的。

连英听了，去买了一斤苹果，要母亲吃。亦琼松了一口气，总算他能意识到自己不对了，不然他和小弟干起来，怎么得了！

谁知连英并没就此平静。他对亦琼说，我们那里女婿和岳母打骂的事是经常的，我前妻的妈还被她的女婿打破了头，我们在旁边见了，也没有说什么嘛。我就推了你妈两下，你弟弟就不得了了。

亦琼一听，气得心慌。你还好意思说出来，你的岳母被连襟打了，你就那么冷漠？你还有没有善恶是非观念？

连英说，家庭问题有什么善恶是非？他要打岳母，总是有什么矛盾，旁人怎么去管？

亦琼说，即使有矛盾，做晚辈的也是不应该打老人的，还打破头！你连起码的道德观念都没有。

连英说，这是我过去家的事，你生什么气？我不是给你妈买了苹果了吗？你们这方人才是惹不起哟，盆地意识，大家帮。哼，我偏要惹一下，我要写封信去羞辱你弟弟，学美术的，想来教训我！谁搞艺术？考不上理科，考文科，考不上文科，考美术。你弟弟文化都没有，信里有两个错别字，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亦琼听了，气得不行，好好好，你的文化好，你的文化全拿来对付家里的亲友了。我劝你不要写信，你只能火上浇油，你会把这个家搞垮的。小弟是不会吃你那一套酸文化的。

连英说，你是我老婆，你听我的，怎么会把这个家搞垮呢？

亦琼叫起来，你去羞辱我的兄弟，我们是拉着手在嘉陵江边长大的，吃个蚱蜢都要分个腿腿给对方，叫我怎么听你的？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我还怎么做你的老婆？你是安心要把这个家搞垮！

连英没言语了。过了两天，他对亦琼说，我给你弟弟写信了，寄出去了。我就是羞辱他，看他能把我怎么啦。

亦琼气得跳起来，你这人怎么这样无聊哟。我弟弟又怎么对你差了？我们结婚用的这套家具，就是他亲自设计，守着木工做的。你出了一分钱，出了一分力吗？一个人不念亲情，对周围的一切不管不顾，你能搞好家庭关系吗？你看着吧，小弟会来找你算帐的。这个家完了。

春节刚过，小城现出节日后的疲惫，很多店子补休，没开门，菜场冷冷清清，地上到处是烟花火炮的纸屑、花棍。小弟穿着一件黑色雪花呢的大衣，畅着衣襟，露出里面粗条花纹的褐色毛衣，他踩在那些纸屑上，匆匆地往亦琼的学校赶。他心里满腔的愤怒，两个姐夫两个样，二姐夫搞经济法，当律师，讲义气，就从来没有跟岳父母和小舅子闹过矛盾，也不要张家的人来操心。这个大姐夫让张家人操心最多，还公开对小舅子进行挑衅，太嚣张，太得意了。今天不跟他应战，就吞不下这口气。只有打一架才摆得平。

他大步上了三楼，一推门，正好见亦琼抱着孩子，连英在看书。他冷着一张脸问，“妈呢？”

亦琼感到不妙，到校园去了。

小弟把连英的信往亦琼面前一扔，这封信你看过吗？

亦琼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没看过。

小弟气势汹汹地说，你来念，看你丈夫都写些什么。亦琼念起信来。“亦琼是我的老婆。如果不是因为亦琼的关系，我是不会认识你的，你应该知趣一点，不要干涉我们家的事。

跟你妈的矛盾，也不关你的事。说到底，都是因为亦琼，我才认识你们这家人的，否则，你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亦琼念到这里哭起来，她万万没有想到连英写信会说这些绝情绝义的混帐话。她拿着信，一脸的绝望。她念不下去了。

小弟在一旁冷冷地吆喝，念，把它念完！

亦琼流着眼泪，继续念信。“……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是高学历的人，我结交的朋友都是高层次的，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在这里，给你纠正一下你信里的错别字，这是大学教师不应该有的吧。希望你以后写信的时候，对拿不准的字，勤查字典，不要闹笑话。你不至于连字典都不会查吧。最后，祝你春天好！”

亦琼念罢信，把脸埋在孩子身上，号啕大哭起来。

小弟站起身来了。眼里闪着泪光，问亦琼，这就是你的高学历丈夫写出来的高水平信。

我们这家人都跟你们这家人没有关系，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

亦琼抬起头对连英嚷，我叫你别写，别写，你偏要写，说出这么些没水平的话，你还好意思高学历高层次，你太丢脸了！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连英一直架着腿，坐在桌边，不予理睬。

小弟又对连英说，你跟我姐姐的关系，跟我毫不相干，我不想管。你对我母亲不礼貌，我给你指出，你还不接受。你要给我纠正错别字。好哇，你这个高层次的人教我怎么查字典，今天我这个低层次的人教你怎么做人。走，到操场上去打一架。他边说，边把大衣脱下来，往沙发上一撩。

连英说话了，别那么气势汹汹的样子，你能打得赢谁？真要打，你打得过我吗？

连英说的是事实，小弟虽然比连英高，但身体没有连英壮。光是连英那150多斤大肉，也是一般人不容易扳倒的。

小弟说，我不管打不打得过，一对一，打不赢我服气。今天这一架我是跟你打定了。跟你这种高层次的酸文人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三教九流，什么层次的人我都见识过，就还没有见识过象你这样的“宝气”（活宝），“珍珠蘸酱油——宝得有盐有味”，自诩只和高层次的人交往。走，今天我要把

你这个高层次的人拉出去亮亮相，让大家都来看看这个高层次的人是个什么货色，连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都没有，还标榜什么高层次？走不走？不走就在家打。

他一个耳光给连英打去。嘴里说，你高层次，你教我查字典，我低层次，我教你做人。

你吃饭都不长了，你就是这样对老人，对亲友？

他又一耳光打去。第一个耳光，连英没有还手，这一耳光，连英起身扑上去了。两个男人扭在一起打。亦琼抱着孩子，闪到一边，她怕伤着孩子。嘴里叫，有话好说，不能打，你们不能打！

两人在床上翻来翻去打，亦琼不知该拉谁。拉谁，谁都会认为她帮对方。她心里对连英有气，不听我的劝，自以为是，这下打起来好了。她干脆谁也不拉，就看他们打。结果，连英把小弟的眼镜打碎了，小弟把连英的脸抓流血了。

当母亲回来时，两人刚打完。小弟抹着眼角的血迹——那是镜片划的——对母亲说，妈，你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回去。我是来接你的。

母亲见屋里乱糟糟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说，你姐姐需要人照顾孩子，我怎么走得了？

小弟说，你还管他照顾孩子，他们是怎么对你的？不管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管。你跟我回去。

母亲就说，那我过两天走吧，等亦琼找到保姆来。

亦琼急了，妈，你不能走，你走了孩子怎么办？连英过些天就要回青海了。

母子三人一个说今天走，一个说过几天走，一个说不走。那微秒的关系，全看连英的表态。因为他过几天要回青海是事实，母亲早说好要留给亦琼照看孩子的。

连英终于说话了。妈要过几天走，就过几天走好了。

屋里人都不说话了。有那么一个短暂的停顿，连空气都凝固了，忽然小弟一声怒吼，走，马上走！人家都不留你，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母亲哭了，说，我不过几天走了，我跟你今天走，我马上就走。

亦琼气得大吼，连英，有你这样说话的吗？你要赶我妈走，我就赶你走！你给我妈赔礼道歉。

连英说，我怎么赶妈走了？你弟弟说今天走，你要她不走，你妈要过几天走，我同意你妈过几天走嘛。

亦琼气得骂起来，你他妈的“半空中挂口袋——装疯”，“老鼠啃书箱——钻什么字眼”？过几天走和今天走有什么区别？你不是在赶我妈吗？

母亲边哭边收拾行李，你们别吵了，我今天走，马上走，我再不会来了。

小弟扛着母亲的行李，走到门口说，姐姐，你自己去找个保姆带孩子吧，妈是不会来的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母亲流着眼泪跟着小弟走了。

亦琼和连英吵起来。连英说，寒心寒心，自己的老婆胳膊朝外拐，帮着娘家说话。他也收拾行李要走了。

亦琼说，你把这个家搞烂了，你也走了，你安的什么心哟。

连英说，你没有把屁股坐正，没有搞清楚内外有别，这个家是搞不好

的。你知道为什么叫女方的妈是“外婆”，而不叫男方的妈是“外婆”呢？这在语言学上是有讲究的。语言学上的“内”和“外”是有区别的，“内”就是自己的，老婆就是“内人”，自己的人。外婆就是相对于自己的家婆来说，她不是自己的人，她是“外人”，所以用“外”来称呼。

亦琼勃然大怒，骂起来，见你妈的语言学的鬼，全是些男尊女卑的东西。你读书读到牛屁眼去了！六亲不认的家什！

连英说，你骂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亦琼接过话头，是你说过的“女人见识”吧，你这男人见识闻所未闻。

连英说，我是认小不认老。

亦琼说，你放屁，没有老，哪有小？你不认老，你的儿女也会学你的样，到头来不认你这个“老”。一报还一报，你会遭报应的。

连英说，那不一样，我的儿是会认我的。

他背起行李说，等你妈死了，我会回来的。

亦琼怒吼，你给我滚，滚出去！

连英气得脸煞白，你骂我，你骂我，你会后悔的！

亦琼心中对连英的所有怨气和不满都发泄出来，她说，我骂你，我就骂你，你给我滚！

老子瞎了眼，嫁他妈个白痴、傻儿、白眼狼，好坏都不分，一点人情都没有！

连英走了。父母也走了。小弟不再来了。顷刻之间这个家就这样散了，剩下亦琼抱着两个月的嘉儿，两眼泪汪汪。

这两人的婚姻，以感人心魄的恋爱开始，心寒齿冷的破裂结束。刹那间化成了水中的泡沫，只是一场幻梦。

第十八章 多声同奏

她穿着一件很大很宽松的衬衫，站在讲台上，她的身体还有些肥胖臃肿，仍然是她一向的讲课风度，谈笑风生，挥洒自如。只是在讲授中她更有了一种深情，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那是她自己炼狱的体验，没有人知道老师家中发生的风暴。

亦琼没有休满产假，提前两月上课了。她一人工资养三人，孩子、保姆和她自己。她得挣钱养孩子，付保姆费。下课了，她夹着讲义出了教室，蹬上自行车就往家赶。进了家门，她把讲义一放，从保姆婆婆手里接过孩子，解开衣扣，给孩子喂奶。看着孩子吃得叭哒叭哒的响，她的脸上有了笑容。她这才感到上课有些累了，在那里边奶孩子，边靠着柜子歇气。

嘉儿吃饱了，亦琼捏捏她的小脸蛋，把她递给保姆婆婆，交待几句做饭的事，就背起背篋出门了。

她爬上学校电影院旁边的小山头，从山上钻墙洞，走一条众人踩出来的小路，下到山脚的区医院，穿过马路到菜场买菜。城里人背背篋几乎绝迹了，她顾不得别人笑话，背着背篋在市场转悠，她一次买得多，提不动，背背篋省力。她先四处问问价，然后回头来和菜贩、肉贩、水果贩讨价还价，

斤斤计较，采购嘉儿吃的水果、鸡蛋、鳝鱼、筒子骨，和每天要吃的菜。买完了，她背着背篋又从区医院旁边的小路爬山去钻墙洞回学校。背着东西上山，可没有下山那样轻松，路滑，她弓着腰，一路抓住树干草丛，爬到山头，人象拉风箱一样呼呼直喘。但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她得生活。

吃罢晚饭，她夹着讲义到农机厂电视大学兼课。下了课已是9点钟，爬山钻墙洞是不行了，山上太黑，还怕出事。她现在是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的呀，一点都不能有闪失。

她出事了，孩子怎么办？

她一人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走，穿过峡口，往学校赶。还没走到后校门，就听见嘉儿的哭声。她一到晚上就要妈妈，保姆婆婆就抱着她在校门口等。亦琼三步两步走到孩子身边，把讲义夹递给婆婆，从她手里接过嘉儿。就象关收音机一样灵，嘉儿马上停止了哭泣。弄得亦琼叹一声，摇下头，揪紧的心舒展开来。

晚上保姆婆婆是不带孩子睡的，亦琼自己带。她把孩子哄睡着了，就伏在饭桌上赶写她的那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小说模式研究》的书稿。这部书稿快到验收期限了，她必须赶快完成。

只有当她伏案写作的时候，她才进入了一种诗意的境界，把白天的繁忙劳累，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忘掉。她在西方文学的时空中遨游，寻找16至20世纪小说艺术发展的基本模式与本质特征，从中发现带规律性的东西。奥德修斯一人乘船在海上漂流，他漂到中世纪，变成了一个个贵族骑士，从骑士传奇到斯宾塞的长诗《仙后》，一批道德高尚的骑士在海上冒险和陆地旅行，他们从一个岛屿驶向另一个岛屿，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这种旅程文学的传统影响了近代的旅程小说。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流浪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汤姆·琼斯、西木、摩尔·弗兰德斯，以及堂吉诃德、鲁滨逊，都迎面走来了，他们单枪匹马地在陆地和海上浪游，小说记叙了他们争取个人生存权利的行动史，充满宇宙意识和狂欢化精神。19世纪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推斯特》继承了旅程小说的传统，人物继续在路上漂流。19世纪后期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成了连接传统流浪汉和现代流浪汉小说的一座桥梁，哈克漂流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超过了传统流浪汉求生存的物质需要，他的流浪过程贯穿的是帮助别人做好事，而不是象传统流浪汉那样不择手段的欺骗和上爬，他有了善恶是非观念。这些都是不同于传统流浪汉而接近现代流浪汉的地方。20世纪的流浪汉小说《茫茫黑夜漫游》、《奥吉·玛琪历险记》、《雨王亨德森》描写知识分子漫游者寻找自我存在价值的流浪冒险。传统流浪汉追求物质总能心想事成，现代漫游者追求精神总是事与愿违。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进取特征，总是毫不懈怠地积极行动，永远探索，永不满足。这样的寻找，她梳理出了西方小说叙述的一个传统的模式——旅程模式。

她贪婪地阅读了上百本名著，逐一发掘，又总结出以司汤达《红与黑》为代表的传记模式，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为代表的编年模式，以乔伊斯《尤利西斯》、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为代表的内意识模式，以卡夫卡《城堡》、纪德《伪币制造者》、罗布—格里叶《橡皮》为代表的分解模式。旅程模式重视户外空间，传记模式突出个人生存时间，编年模式强调历史时空，内意识模式以心理时间为主，分解模式把时空抽象化。这五种基本模式的叙述重心各有侧重，旅程模式以事系人，传记模式以

人系事，编年模式人事相依，内意识模式心系人事，分解模式物系人事。人的地位逐步在小说中丧失，物的地位逐步上升，人与物呈逆向转变趋势。情节逐步取消，以致没有情节。传统的介入性讲述和全知叙述向现代小说的非个人化叙述转换。

这样的研究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创造呵，她是有创造能力的人，她的野心是要建构出整个欧美小说艺术的复调结构。它象一首多声同奏的复调音乐一样，各个声部各有其独立性，形成几个不同质的层次构造，又在纵的关系上，形成整体的和声关系，按文学史的演变规律，从近代向现代走来。

与叙述模式对应，她又提出了小说人物有四组对比性模式：流浪汉与漫游者、小人物与畸变人、英雄与反英雄、多余人与局外人；小说象征有三组对比性模式：情节与秩序、意象与意念、命名与形象。

她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是精力，尽快地把它写出定稿。她的时间在哪里呢？她只有在深夜拼命地挤，把那些本该流泪，本该叹息自己命苦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她象个铁女人一样，没有在夜深人静的夜晚流过一滴泪，她没有功夫叹息。灯光下，她在埋头写作，与那些经典大师对话，倾述自己的心扉。只有自己的不断上进才能拯救自己，她又一次在心里感到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是她的立身之本，灵魂得救的福地。

又到星期天了，保姆婆婆回家去了，亦琼用背篋背着嘉儿在厨房做事。嘉儿在背篋里哭闹着要去外面玩，抓扯着她的头发。亦琼三下两下把家务做了，赶快背着嘉儿出门。嘉儿一向不喜欢妈妈把她背在背上，老用小手拉妈妈的耳朵，要她转过身去和她对话。亦琼就把背篋背在胸前，象个袋鼠妈妈一样，胸前装个小袋鼠。她就这样背了一年，心里频频唱着“小袋鼠快快长之歌”……

刚下过雨，路面是湿的，天色有些灰暗，校园很安静。亦琼背着嘉儿在路上慢慢走。天又下起毛毛雨来。亦琼要背嘉儿往回走，嘉儿说什么也不愿，她伸手抓住亦琼的头发，不要妈妈往回走。亦琼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只好给嘉儿戴上防水帽，冒着细雨继续往前走。

走到樟树林三岔口的地方，亦琼实在背不动了，就把背篋卸下来，放在石坎上用手扶着。她就那样站在雨地里，手扶着背篋。那一刻，她心里悲凉极了，这静悄悄的三岔口，就只有她和一个少不更事的幼儿。她感到孤独，没有人帮助她，长长的路得她一个人背着孩子单独跋涉。她望着嘉儿流下泪来。她不仅眼流泪，而且心流泪，甚至膝盖都在流泪。她怎么落到这样一个境地啊？

嘉儿四个月生日的时候，照了两张相，穿着红线衫，咧着小嘴笑，下巴的轮廓特别分明，活脱脱一个小连英。亦琼看着心动，这是她和连英的女儿呀。她犹豫着要不要给连英写信，写不写，怎么写，一向爱钻字眼又自以为是的连英会怎么看，怎么笑话她。连英在回青海前，是闹崩了走的。因此，亦琼先写信，等于是她向连英让步了。她一人带孩子真是吃不住了，在放暑假前，她给连英写了一封信，把孩子的两张照片放进信封里，她寄的挂号信。这是她在打死婚官司时养成的习惯，凡是要对方必须收到，不能抵赖说没有收到的信，她都寄挂号信。她必须要他收到，要他放暑假回来。

把信丢进邮筒，她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呀，哪里用得着那样思前想后，犹豫来犹豫去。管他怎么看，只要他回来就好。她开始盼他的回信了。暑假到了，没有信，也不见人。暑假过完了，还是没有信。

亦琼心里对连英更有一个恨劲了。明明是你连英不懂事，把这个家搅乱了，我主动讲和，你连信都不回。这人也真是绝情呀！

孩子一岁生日的时候，亦琼收到连英寄来的一百元钱，要她给孩子买礼物，要让女儿生活得幸福快乐。亦琼一下给惹恼了，你平时不寄钱，生日寄一百元，就能让女儿生活得幸福快乐吗？这才是话只管拣大块的说，歌只管拣好听的唱。她提笔就写：“杂种，我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你要孩子幸福快乐就寄钱回来，不要光说好听的话。”

连英对此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你以这样谩骂的态度对待我，我是不管了，永远不回来！”

亦琼知道自己骂错了，她已经知道连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对搞辩论，耍贫嘴，钻字眼从来都是很有干劲，很在行的。他觉得受了冒犯，是绝对不会服输，决不向对方低头服软的。亦琼尽管觉得自己委屈，她还是只得低头向连英赔礼道歉，她含着泪写她很累，心情烦躁，骂了他，骂人不对，以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她把信寄出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连英并没有给孩子寄生活费来。亦琼恨得牙痒痒的，她又在心里骂一声“杂种”。

站在三岔路口，她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孩子流泪，嘉儿自然是一点不懂妈妈为什么哭泣，一个劲地在背篋里又叫又跳。亦琼终于擦干眼泪，背起背篋，四处张望，到哪里去呢？她心里突然有种渴望，要到河边去看嘉陵江。

她背着嘉儿来到北碚码头，滩头是一大片鹅卵石，就象朝天门码头的鹅卵石一样，只是它比朝天门码头的鹅卵石更白，更洁净。亦琼放下背篋，坐在鹅卵石上，把背篋放在脚前，双手把背篋围住。嘉儿在背篋里转来转去，欢喜得哇哇叫，她还是第一次看嘉陵江呢。

北碚座落在缙云山下，嘉陵江边，依山傍水，山青水秀，使小城更加妩媚。和大溪沟的嘉陵江水相比，这里是上游，江水蓝湛湛的，特别特别干净。正是冬天枯水季节，河床狭窄，江边的水清澈透明，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底的石子和沙粒。河的对岸是小坝果园，青青的桔子林中掩着一幢楼房，那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校址。在这座小城，处处都有过去文化的遗迹，女作家肖红就曾在这里生活过。

水中有生、死、复活、净化、涤罪、生命、时间的流逝和无意识。亦琼在嘉陵江边生，嘉陵江边长，逝水流年，嘉陵江水带走了她的童年、青年，引她走进了中年，她的人生旅途在这里又触了礁。然而江水并不为她叹息，也不责难她的不足和缺失，它只是轻轻地流，缓缓地淌，把它的微波在亦琼心中荡漾。它洗涤她那布满纤尘，伤痕累累的心灵，要以它宽厚的胸怀把她将养。

多么清，多么蓝的水啊，多么平静，多么温柔的江呀，多么香，多么让人醉的酒呀，亦琼好象闻到了嘉陵江散发出的原始的、本色的芳醇，酒浆般清澈的嘉陵江，把它的聪明的秉赋，柔韧的天性，坦荡的情怀，热烈的感情，都送到了她的唇边，要给她馨香和力量。她是不能泄气的，就象这母亲河一样，她要绕过她的礁石向前流淌，她要好好把嘉儿抚养。

亦琼背着嘉儿回学校，在校门口，她看见她的大学同学穆向红和她读中学的女儿从学校走出来了。亦琼回母校以后，她们碰见过几次，相互都是不理睬的，就象不认识一样。穆向红留校后一直做学生工作，当辅导员。她和她哥哥穆向东的战友老卫结了婚，党员身份又增添了一层军属的光彩，她始终都是政治红人。亦琼的死婚风波，她自然知道，但她没有发表意见，她

们已经不是一个系的人了，不再构成竞争的敌手，谁也不是谁的障碍。自穆向红阻拦老教授入党，受到老书记的抵制后，她沉默了好几年，直到头年发生政治风暴，她才活跃起来，积极地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和教师登记名字，检举揭发，搞得同事关系很僵，毕业班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她受到学校的表扬，但遭到更多教师的鄙视，毕竟时代不同了。她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好过了，她想离开学校。正好她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到重庆市委机关，市委也在向学校要干部，条件是要有10年以上党龄的。学校推荐穆向红去。穆向红是74年入党的，已经是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条件令市委满意。目前她正在办理调动手续。她很高兴，虽然在学校臭，走得冷清清，但是这是提拔、高升呀，是到市委呀！除了搞政治，她还能做什么呢？因此这次离开，对她是个难得的机会。穆向红挽着女儿的手，和背背篋的亦琼擦肩而过，两人仍然只当不认识，她们各走各的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

保姆婆婆大年29就回家过春节了，要初七才来。亦琼一人背着女儿，在空荡荡的屋里转来转去。连英没有音信，父母也伤心了，这个春节得她和嘉儿两人过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哟，她没结婚时，和父母弟妹一起过春节，她结婚了，她自己一人带着婴儿过。她眼里噙着泪花，她得忍住，挺住，要有那水的韧性，她要用自己的行动去赢得她的父母、她的弟妹的谅解，赢得周围人的尊敬和理解。她不做跪着哭泣的女人。每每同事、邻居问到她，怎么嘉儿的爸爸暑假寒假都没有回来呢，她就很平静地回答，他忙。

大年30，亦琼从柜子里拿出前几天小妹送来的一包衣服，都是小妹的女儿穿过的，她找出一件蓝色碎花的棉布罩衫，给嘉儿套在小棉衣上。门开了，亦琼回过头去，是爸妈背着旅行包，提着搪瓷碗来了。亦琼，爸，妈，大家都忙着叫起来。母亲从亦琼手里接过孩子，哎呀，我的嘉儿都长这么大了！亦琼觉得喉头哽哽咽咽，她咬着嘴擦眼泪。母亲只当没看见，忙着去侍弄嘉儿，父亲到厨房去，把他蒸的盐菜烧白肉和糯米夹沙肉从网袋里拿出来，那是张家过春节，父亲必做的传统菜。

父亲说了，前几天小妹到黄桷坪去了，告诉小弟和爸妈，她去北碚看了姐姐，她要爸妈春节到北碚去和姐姐一起过。你们还是不要光公正，要讲实际，姐姐一人带孩子好可怜哟！

去年春节，小弟把母亲从北碚接走后，住在他家里。她很少笑意，说话迟钝，她的胆被她的大女婿抽了。她再也没有从嘴里吐出那连串的民间谚语和歇后语了，那土得掉渣的歇后语，常常是谚语书上没有的，令儿女开怀。几个儿女常常跟着妈妈说上一气，时不时父亲插上一竿子，都是男性的语言，象什么“屁股上夹鳊鱼——行势(能干)溜了”，“背着手屙尿——不扶(服)”。母亲听了，就瘪嘴巴，难听难听。小弟就说，要得要得。亦琼则拿个小本来记，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其中是小妹的摹仿最到位，趣话最多，她简直是把母亲的衣钵全继承了，从妈妈的善良慷慨到妈妈的幽默打哈哈。母亲常说，你看人家女娃子，那个细腰杆硬是细得好看哟。妈妈矮，没把两个女儿生出衣架来，我检讨，是我影响了你们的身材，既不高大又不苗条。小妹就打趣说，哪里哪里，缺点都是我们自己的，优点都是妈妈给的。母亲马上作出反应说，哪里，“袜子打溜跟(缝脚跟)——后补”，缺点都是妈妈的，优点都是你们自己补上的。一家人互相打趣，常常笑成一团。

这样的快乐时光再也没有了哟，母亲象个菩萨一样坐在床前，做事恍

惚，动作迟缓。这是儿子的家，不是她自己的家，“当家三年狗都恨，总是不安逸”，谁知道在儿子家会不会发生在女儿家那样的事呢？她从来都把自己的儿女和媳妇、女婿一般看待的，她没有想过这中间的界限，更没想到会发生在亦琼家那样的事。都说是婆媳关系难处，没听说女婿和岳母搞不好的。现在和女婿没搞好，和媳妇能搞好吗？她说什么也不愿在小弟家住。大女婿都说了嘛，“你的家在红房子，你跑到北碚来干什么？”“猪尿包打人不痛——气胀人”，我去干什么，这个瘟精（蠢人）话都不会说，不是帮他们带孩子吗，他连英不是没有调到重庆来吗？我才是“狗捉耗子，多管闲事”。不行，不行，趁现在和儿子媳妇没有矛盾，我要回红房子自己的家，我不要住在儿子的家。

小弟说，回红房子不行，要是没发生妈妈被连英驱赶辱骂的事情，爸妈回红房子住还可以，现在妈妈从北碚扫地出门了，再让爸妈单独回红房子住，就给人一个被遗弃的感觉，妈妈会受不了的。天天在屋里呕气，呕都呕出病来，我们又不能天天回市中区去看你们。我要让妈妈重振精神，笑脸重开，把妈妈的幽默欢笑找回来。财富呀，财富呀，那是妈妈留给我们的财富呀，是金银财宝都买不到的财富呀！

他又开始他的疯了，要逗妈妈开心。他又说，换房换房。别人都舍不得离开市中区，说是黄金宝地，其实有什么嘛，要讲生活舒服愉快嘛，住郊区有什么不一样？

他天天跑解放碑人民公园的房屋交易市场，要换一个烧天然气的房子，把父母的家搬到黄桷坪来。几经周折，换房成功了，就在美术学院隔壁，母亲去看了，还满意。

小弟忙着给父母布置这个新家，厨房全嵌上了瓷砖，两间房铺上了地板胶。母亲说搬家太花钱，要小弟从简。小弟不依，要一切都新。他把哥哥离家留下的两千元钱取出来，给父母买了一台带遥控的长虹牌彩电，又和弟媳商量，拿出他们的积蓄，给父母买了双门冰箱，小妹给妈妈买了双缸洗衣机，厨房炊具全部换新。就这样，张家离开了住了30多年的红房子，把老家迁到郊区了。小弟一家每天到父母房子来一起吃饭，回自己的家休息。母亲脸上的肌肉慢慢活起来了，有了生动的表情。可是她对小妹要她到北碚去过春节的话，半天没表态。

小弟说话了，去吧，你和爸爸都去，团圆嘛，春节都不团圆，还要什么时候团圆？你就那么忍心看着姐姐孤孤单单在北碚过？

母亲点头，我去。她不马上表态，就是要听听小弟的态度。当妈的，哪能总跟儿女呕气，她那口气，过了一年，也消了。但她不知小弟的态度，他的气性大，连英把他洗刷（嘲笑）了，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哪有舅子和姐夫打架的哟，也是气人哟，这个女婿也是太不争气哟。小弟打了架，出气了，摆平了，他带母亲走了，以后你们两口子自己去过吧，过好过歹都是你们自己的事，他才难得管呢。但是他和母亲，谁都不说亦琼的事。

母亲在北碚，天天帮亦琼收拾屋子，洗衣服，洗床单，给嘉儿缝缝补补，春夏秋冬的衣服分类，捆成包，放进柜子里。保姆婆婆是不会这样细致耐心的。有妈妈在屋里收拾，大年初一吃了汤圆，亦琼就背着孩子上街了，她要去给嘉儿照相，要让她看看春节街上的热闹。

马路两边的梧桐树上都悬挂着彩旗、灯笼，上面写着灯谜，花园里的喷泉正随着音乐声，开放着一簇簇水花，象梅花，也象礼花垂着长长的花瓣，

不断流动。天空中到处是飘扬的气球。亦琼胸前背着背篋，在人流中被周围的人拥着走。嘉儿看见气球，仰着头，伸着小手，哇啦啦叫着。人群中卖气球的小贩把一束气球伸到亦琼面前，大姐，给娃儿买一个嘛。好的，买一个吧。小贩帮她把气球的细绳捆在背篋沿上，她继续往前走，嘉儿在背篋里跳，气球在空中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飘荡。她去到北碚街中心的人民会堂广场，进了三叉路口的留真相馆。每个月亦琼都给嘉儿照一张相，但都是彩照。今天她要到相馆给嘉儿照一张黑白照。

黑白像片层次的魅力和暗影的韵味是彩照所没有的，也不象黑白照那样可以年深月久地保存下去。嘉儿一岁零两个月了，她还没有进过相馆照相呢。

嘉儿穿着蓝色碎花罩衫，留着一个小男孩的头发，黑黑的，几绺头发垂在额前，有一绺斜在眉毛上，她睁着大大的眼睛，抿着小小的嘴巴，那嘴巴竟只有眼睛那么大，带着笑容，她略略有点侧身，象是在深思，又象是有意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在刺眼的摄影灯前一点不怯场。摄影师把这个神态抓拍下来了，难得的好。以后亦琼把它放大成12寸，嵌在书柜的玻璃窗里。

重新背起背篋，从相馆出来，广场上的人在看人民会堂门前演出的文艺节目，喇叭里正播放音乐。听着音乐，嘉儿在背篋里一扭一扭地跳，她天然喜欢音乐，扭的全在节奏上。亦琼也感到脚痒了，她喜欢跳交谊舞，生孩子后再没跳过了。听见舞曲她的心儿飞起来，也就合着音乐的节拍，拉着胸前背篋里嘉儿的小手，和她一起跳，她就那样背着背篋在人群中转着圈儿摇晃。全然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个胸前用背篋背娃儿的中年妇女。她是多么高兴哟，尽管连英没有跟她讲和，但是母亲跟她讲和了，来看她了。她多么多么想有人来看她哟，她是需要有人爱她的，关心她的，现在她总算又有了母亲的爱护。

母亲等着保姆婆婆回来了，亲自做了一顿好饭菜，请保姆婆婆喝酒。她说，王婆婆，我敬你一杯，亦琼和嘉儿都拜托你了，我们住在城里，不能经常来北碚，嘉儿的爸爸又不在家，就全靠你了哟。

保姆婆婆笑呵呵，张婆婆好贤慧哟，还请我喝酒，你放心，嘉儿乖，我喜欢，我会好好带的。

亦琼去送母亲，母亲问，连英硬是没得信来呀？

没有。

好绝情哟，各人的老婆娃儿，就那样丢得下哟，就要记一辈子仇哟。我还没有记他一辈子呢。我以后都不会住在你这里，免得影响了你们处好家庭关系。你各人照顾好各人。

我知道。

春天来了，树叶绿了，花儿开了，整个城市精神抖擞地脱去了冬装，春天是山城最美的季节，不象夏天那样毒日头，不象秋天那样下梅雨，不象冬天那样雾蒙蒙。春天阳光明媚，气候温和，一切都是那样开朗，那样热情，那样轻快，连心也在敲着鼓点，突突突跳。

星期六亦琼早早地吃了晚饭，让邻居小刘老师给她参谋穿什么裙子去跳舞好看。床上摆满了从柜子里拉出来裙子、腰带。小刘是从外语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在外语系教英语。两个一大一小的女教师就在那里叽叽咕咕笑。

小刘连声赞叹，哎呀，张老师你早该这样了呀，何必苦自己呢。我欣赏你的坚强，你的学问，但是你有不足，你不打扮自己，你不知道自己美在

哪里。

亦琼一怔，你知道我美在哪里？

嘴巴。你的魅力全在嘴巴。你一说话，整个脸都生动了，全活了。热情、青春、开朗、豪气就都显出来了。

亦琼笑起来，真有那么神？她想起连英也说过她笑起来美，还以为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奉承她罢了。

这是真的，你不说话整个脸就很严肃，很铁板，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优点缺点在哪里，就要发挥你的优势，经常笑一笑，不要板着脸。我去听你的讲座，听神了，内容好就不说了，还有你说话的魅力，你的嘴巴太生动了，带动一张脸都变得热情洋溢。

亦琼听着很来劲，反问她，我的魅力在嘴巴，你的魅力在哪里呢？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我们这代文化革命后的人，才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里呢，才懂得要享受生活呢，你们这代人就知道苦巴巴的做学问，不会玩，也不会享受。我让你看看，你说我的魅力在哪里，女性的魅力在哪里？

亦琼就认真真盯着她打量，她的眼睛特别亮，特别有神，就象要放出光芒来了一样。

她叫起来，眼睛，眼睛！

你说对了，我的魅力在眼睛。我是知道的，我经常照镜子。我是近视眼，不能被眼镜把我的眼睛埋没了，你看我戴的是隐形眼镜，我去跳舞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戴眼镜的。很多男人不跟戴眼镜的女士跳舞，嫌太严肃，不温柔。

亦琼拿着手上的裙子说，那你还鼓动我去跳舞。

这是学校教师舞厅，跟社会上的舞厅不一样，都是一个学校的人，谁不认识谁，男男女女戴眼镜的多得很，你今天就跟我放心去，一定要迈出这一步，不然我看你一天到晚弦绷得太紧，又是教书又是买菜带孩子，总有一天会断的。

亦琼决没想到这个比她整整小十岁的小刘老师，竟有那么多的生活理论和经验。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可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没结婚呢，象姑娘一样活泼爱打扮。她不服也得服了，这才是又会生活又会做学问的一代人，他们那代人已经过时了，也难得改了。

亦琼好好收拾好好打扮，把孩子交给保姆婆婆，就和小刘一起去学校东方红礼堂跳舞了。东方红礼堂在樟树林对面，办公大楼后面，掩在一片小树林中，亦琼对这里是熟悉的，她在这里办了几次讲座，平时礼堂开会、听报告、作学术讲座用，周末就做教工舞厅。都是学校的人，亦琼那些好的坏的传奇性的经历和她一流的上课水平和能言善辩的一张铁嘴，有很多老师都有所闻，她来参加舞会，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不在她的貌美、舞姿的优美，而在她的性格的魅力和人格的力量，大家是敬重她的。

亦琼感到快乐极了，她是个做什么事都很投入，都很专注的人，吃饭就吃饭，上课就上课，做爱就做爱，现在跳舞，她就跳舞，身外事一概丢到脑后。她觉得自己象在练轻功一样，整个身子都变轻了，在飞，飘起来了，越飞越高，飘飘欲仙，醉了，化了，人世间远去了，和太极融为一体了。她就象徐志摩的小诗《雪花的快乐》所描写的那样：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她成了周末舞会的舞迷，每场必到，不跳，听听舞曲也过瘾。

连英回信来了，钱他是不寄的，有困难找你兄弟呀，他那样帮你，也该帮你养孩子呀。

亦琼看罢信就骂起来了，他妈的，“棺山卖布——鬼扯”，耍什么流氓无赖？

她写信去了，你是嘉儿的父亲，你应该抚养自己的女儿，你要寄抚养费！

连英又来信了，现在没有离婚，不存在抚养费的问题，要拿抚养费，也得是离婚以后的事。

这是什么逻辑？要离婚才给抚养费？不离婚就没得给，那就离婚吧，你把离婚证明开来吧。

连英把离婚证明寄来了，她看那张证明是去年12月开出的，距今半年了。没得什么好说的了。就离吧。亦琼心死了。

她是学校女性人才研究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大家敬爱的校工会主席，一个有风度，有热情、有爱心，无私奉献，中文出身的中层女干部，她领导的学校教工合唱团多次在省市级比赛中获奖。她又把学校各个系科的骨干女教师挑选出来组织女性人才研究小组，更好地帮助女教工出成果，出人才。女性人才研究小组准备在“七一”搞一场“女性抒怀”的晚会。除了文艺节目以外，每人都要有一个抒发女性情怀的演讲。亦琼很来劲，她想着下个月连英就要来办理离婚了，她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让别人对自己刮目相看。哪怕是离婚在际，她也是欢欢笑笑，意气风发，春风满面的。她要给世人一个惊奇，张亦琼是垮不了的，老虎不死威风不倒！

那个晚会，她特地穿上了旗袍，那是一件黑底现黄色菊花，做工精致的旗袍，是殷老师鼓动她买的，她说她的身材丰满，穿旗袍有韵味，她在殷老师那里试穿她女儿的，连周老师都拍手叫好，说是五四时代的淑女走来了。她也就让殷老师的儿子到解放碑的工艺商店再买了一件。买了后，她怎么都鼓不起勇气穿，毕竟穿旗袍不流行呀，而她平时是个不讲究穿着的人，这一穿，就穿一件旗袍出来，不是让人觉得太新鲜，太显目了吗？她压在箱子里一直都没有穿过，跟连英结婚也没穿。

她特地去发廊吹了头发，是一个三节式的兰花头，身着旗袍，脚上穿着足有两寸高的灰色牛皮高跟鞋，走得昂首挺胸。她在东方红礼堂一出现，会场一片喝彩，一片鼓掌，好哇，旗袍都穿来了，真是女性的风采呀！

亦琼脸上笑开了花，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乐。她就是要出格，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她是张亦琼嘛，她下个月就要离婚了，那时爆出的新闻也不过就象她

今天穿旗袍这样令人惊奇罢了，还能怎么样呢？

工会主席看着她的这批部下，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美丽，喜得伸出双手说，我的姑娘们，我多么爱你们呀！你们是我们学校的女杰，我们女教工的骄傲呀！

亦琼的演讲题目是《女人难得40岁》，她站在舞台上，把题目一报，下面立刻骚动起来，咦，是恁个火爆的为40岁女人唱赞歌的题目嗦！

她激情满怀地朗诵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40岁都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年龄。人们常说，40岁是女人第二次青春的开始，但对于中国这代从文化革命走过来的40岁妇女来说，40岁，才刚刚进入第一次青春。40岁女人发现了生活的艺术，从多年无性别、无自我的睡梦中惊醒，不再一味忘我地注视儿女和丈夫，惟独没有自己。如今她们也为自己活，也对着镜子欣赏一下自己，给个人的兴趣爱好划出一分‘自留地’。她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爱生活，热爱生命，隆重地推出自己，喜欢照相，爱好跳舞，甚至有了钓鱼的雅兴。她们脱去了文革时代少女的灰蓝衣着，不再象满世界的灰麻雀、黑乌鸦一样缩着脖子。

她们以光彩照人的亮色打扮自己，红色是她们最喜欢的颜色。注意观察，可以发现她们偏爱穿红色，并且每人的红装不止一件。显然她们是在补上青年时代欠缺的色彩课，过一回红色的瘾。别人说她们是在抓住青春的尾巴，她们说，不，我们是在扼住青春的喉咙。觉醒的女性意识给她们带来了推迟的人生花季，她们领略地生活的种种乐趣。在大街上，你看到那神采奕奕，脚步轻灵，穿着典雅，用充溢的生机吸引着人，说不出具体年龄的年轻女子，她一定是40岁。40岁是女人成熟的标志，她们不象年轻美女那样耀眼炫目，美得咄咄逼人，她们拥有的是女人成熟的美，有一颗卓越的女性心灵。自然随和，宽容谦让，心胸坦荡，慈悲为怀，真诚地给人以帮助，热情地鼓励人向上，由衷赞美别人的优点。不同年龄层次的男人乐意她们效力办事，只为受了这种女性倾向的吸引。

漫漫人生路，她们体察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在碱水里煮过，冰水里泡过。靠着本能的指引，凭着直觉的把握和心灵的体验，她们在40岁的那一刻顿悟了。人生苦短，需化腐朽为神奇，化悲痛为欢乐。她们知其恶而为善，是真善，知其丑而为美，是真美，知其恨而为爱，是真爱，知其刚而为柔，是真柔。真善、真美、真爱、真柔熔炼了40岁女人的佛心佛面，铸就了她们蒙娜丽莎式的永恒的微笑。那是从心底里泛出的一丝微笑，温情、恬适。她们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与安全阀，以柔和的笑意抚慰人们的心灵，把现代生活的紧张与焦虑减轻到最低点。

她们对人生通达、乐观，坚信人类有淡忘的天性，再大的痛苦、失败与挫折，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人们淡忘，也被自己淡忘。如今站在40岁的台阶，回头看过去的坎坷，她们一笑置之，就此获得一种幽默，觉得那只是小事一桩，小菜一碟。她们有了强大的心理自由，开始着智慧人生的新阶段，用机智的思想去娱悦人生，和别人说笑，也拿自己打趣，现出活泼泼的真本性。

每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有自己年龄层次的苦与乐，不用说，40岁女人也有自己的痛苦，但她们能自持，宁可在感情上麻木一些，也不愿感情失控，象祥林嫂一样对人喋喋不休。

她们觉得那样做，有失40岁女人的身份和尊严。

40岁女人充满昂扬向上的生命勇气，她们精神抖擞，容光焕发，野心勃勃，跃跃欲试，一心想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再求建树，再作冲刺，要以丰盛的创造去闯过妇女更年期。她们是一代女杰，酒中之酒精，茶中之茶素，盐中之盐。她们全方位地打开自己的生活，活得有生有色，有凭有据，只因不愿白过了40岁。

女人难得40岁，走进40岁真美。”

她在全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中走下舞台，女性人才研究组的姐妹围住她打趣。一个35岁的姐妹说，你把40岁女人说得那么令人神往，我恨不得明天就迈进40岁的门槛。工会主席说，我都超过50岁了，我该怎么办呀？亦琼笑嘻嘻地凑近她的耳朵说，那就选择28岁，永远都是28岁。

后来，她果真写了一篇《选择28岁》，为她敬爱的工会主席，也为她的姐妹和她自己。“年过40岁的妇女，难免有年龄失势的感觉。加上中国人有追问年龄的好奇心，你不答，显得心虚，怕说自己老，你实答，别人一听就掉价，好象你已七老八十岁了。答与不答，都让你感到尴尬。解除这一困惑，也有办法，遇上别人再问你有多大，你不妨回答二十八。

28岁是中年人的最佳年龄选择，它既不象18岁那样娇嫩，也不象38岁那样沉实。

这是个既年轻又成熟，既有朝气又有经验的年龄，你刚刚走过二八少女的豆蔻年华，成为光彩照人的少妇形象。你到48、58都可以选择这个年龄，别人固然知你是在开玩笑，但也从中看到你年轻活泼的生命存在，欣赏你的俏皮幽默。

人的年龄不可能越活越小，选择28岁其实就是选择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自我感觉。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拥有28的一切。你要痛下决心，振奋精神，争取一副满面春风的样子，你给自己定下新的生活规则，热烈、丰盛、快乐。想到“徐娘半老”这个带贬损的字眼，你顿然化开脸上凝固的表情，不露愁容和倦意。

你要脱掉过早穿上的，只图舒适宽松的平跟懒式鞋，重新换上半高跟，不要提前步入老境。生养儿女损害了你的体型，你走路要注意收腹挺胸不迈八字脚，踩着年轻人的节奏，脚下走出弹性。每次出门，哪怕着出去买袋盐，寄封信，也一定换上上街的衣服，精神抖擞象要出席盛典。虽然你没有几件象样的衣服，你也要挖空思想怎么搭配，做到一天一换，不脏不洗也换，给人一个日日新。不要象穿工作服那样，一穿一星期，人不老也给穿霉了。

人有惰性，也许你嫌麻烦，想姑息一下自己。每当这时你就想想，我今天出门要给别人一个什么形象？它会使你象弹簧一样跳起，收收拾拾，一点不敢松弛。

你注意不要唠叨嘴碎，打听别人的隐私，要象年轻人那样干脆利索、爽气豪气大气神气。多年操心丈夫儿女，封闭了你的心胸，你遇事要想得开，不要独自躲在屋里伤心落泪气个半死。你要改变做家庭保姆的心态与处境，也象年轻人那样“象雾象雨也象风”，也有点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自鸣得意。

你雄心勃勃，还有一番自己的事业要干。工作时间还有一二十年，你要再求建树，再作奋斗，不要现在就一副退休的样子。纯粹围着家庭转，一时新鲜，干久了你会厌烦。活着就得干事情，何况你的身心状态都年轻。

28岁是个永远不老的年轻，青春常在的标志。中年选择二十八，是

热爱生命，对生活的挑战。”

“夏天孩儿脸，一天变三变”，七月的山城，天气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亦琼推着单车回校，车前篮子装的是菜，车后背篋装的是米。一路上坡，突然天阴了，哗啦啦下起大雨来。她一身象个落汤鸡一样，在雨中埋头推车。走到后校门的上坡，有人在叫她，她抬起水淋淋的头发，是连英打着伞走来了。没想到在这样一种场景中相遇，两人都有些尴尬。亦琼继续推车回家，连英在一旁撑着伞。亦琼抹了把脸，也不知是抹雨水，还是抹泪水，也许两样都有吧。

他们离婚，没有财产纠葛，就只有嘉儿的抚养费。

连英说，你要了孩子，还要钱，岂不是占便宜，什么都想得到吗？

亦琼说，怎么是我要你的钱？我有工作，我吃自己的饭干嘛要你的钱？你的钱都是好要的吗？我要的是孩子的生活费。抚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怎么是占便宜呢？你要孩子吗？你来占这个便宜好了。

连英说，我要，你给我吧。

亦琼说，给你，你想得好。我屎一把尿一把带女儿，你出了力吗？你那样的自私能把女儿交给你吗？你赖着不想拿钱，就说你要孩子。你要真喜欢孩子，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吗？

连英说，所以说嘛，你是又要孩子又要钱嘛。要给也只能25元。

亦琼说，50元。

是你提出离婚的，不能多给。

可是你寄来的离婚证明是半年前开的。怎么理解？

你不是骂我吗？我怎么不开？

我不是马上回信给你赔礼道歉了吗？我一人养孩子心情烦躁，我累，我苦，你就一点体会不到？你给人家气受，你就受不得一点气？

我没有马上寄给你呀，是你现在找我要的呀。我们那里开一次证明要交10元钱，我也就没有去重开了。

25元能干什么？30元的整数都没有？

我不管你能干什么，我还有自己的生活，多给你了，我还要安家养老婆怎么办？

你就是还要安家，女方也是有工作的呀。还要你来养？

那怎么说得到，我找个农村老婆不要我来养吗？

你会找农村老婆？

这才是“牛无力扯横耙，人无理说横话”，人耍无赖到这一步，她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她只是觉得恋爱时的那些恩爱全都变成了一场梦。

亦琼站起身来，一摆手说，好吧，25元，明天早上在街道登记处见。

连英也起身来，他到招待所去了。

第二天一早，亦琼起来，把孩子交给保姆婆婆，她对着镜子试衣服，拿出弟媳给她做的连衣裙，弟媳搞工艺美术，喜欢服装设计，照着亦琼身材设计的。长袖裙是暗红色的底子，上面现着牙黄色的瓷瓶和白色的图案花纹，上身是日本和服式的衣领，两块衣襟交叉叠在一起，直到腰部，成“V”字型，腰是橡筋收腰，另外再系上用同样绸料做成花的腰带，下身是旗袍裙的样式，裙摆贴着大腿，两边开叉，下沿刚盖住膝盖。穿着十分合身，也十分典雅。亦琼换上半高跟鞋就出校门了。她在登记处见到连英，连英打量着她

的穿着，没有言语。

很快办了手续，两人一起从登记处回学校，连英要带走他的衣物。他随身带了一个双层的大旅行袋，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公文包，递给亦琼说，这是你的还给你。

那个黑色的公文包是亦琼得的科研奖品，她拿给连英做讲义夹用，没想到他带回来还给她。她打开拉链，查看里面的皮包，以为会有连英带来的给嘉儿的生活费，嘉儿已经有一岁零八个月了，他没有寄过钱回来。包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她抬起头看着连英说，空的。

连英回答，是空的，你给我的时候里面也没有东西。

他开始往他的旅行袋里装东西了，拉上拉链了。亦琼觉得心里难过极了，终于忍不住哭起来。说，我们的缘份浅，走到离婚这一步，没想到你没有给女儿带任何礼物，连一粒糖，一件衣服，一样玩具都没有。你太绝情了，对自己的女儿也是无动于衷。

连英一下愣住了，他压根没想到还要买礼物给女儿。但他马上又把他一贯耍贫嘴的本事拿出来了。他说，我怎么不爱女儿？我上次走的时候，还抱着她唱歌。我爱在心里。

亦琼是最讨厌他狡辩的。她想起连英一年半前离开重庆时，确实抱着孩子唱歌，唱得兴高采烈，摇头晃脑，足足唱了一天。也搞不懂他是发了唱歌的瘾——他喜欢唱歌——被自己的歌声陶醉，还是表示对孩子的喜欢。也许两样都有吧。

她泪流满面地说，是呀，你抱着女儿唱过歌，那全是不带物质色彩的精神爱。你爱在心里，谁都可以这么说，你一年多不寄钱也可以说是你爱在心里。爱在心里顶什么用？没有行动，女儿早饿死了，冻死了，病死了。

连英不以为然，女儿会饿死冻死吗？你不给她吃饭穿衣吗？

我给她吃饭穿衣是我给她的，还要你给她吃饭穿衣。你有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爱得用物质来表现。你爱在心里顶个屁用，全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的自私无情找籍口。你象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连一粒糖都没给女儿买，还好意思说你爱在心里！

你怎么知道我不买呢，青海那么远，我到了重庆再买嘛。

你在重庆买也可以，你把买的礼物拿出来呀。你背个空包来，包里没有一样东西呀。就是熟人朋友到别人家去作客，也会带点小礼物的。你是嘉儿的父亲，你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寄生活费，你这次回来又是离婚，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你连买点糖果玩具给女儿都舍不得，都想不到。我的嘉儿好可怜哟，她怎么遇到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父亲哟。亦琼大哭起来。

连英说，我本来是要买的嘛，我原打算就是办了手续再买，结果你抢先说出来了，好象我真不买似的。

亦琼叫起来，你狡辩，你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走了，哪里有买礼物的迹象？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反省过自己哟。

连英说，那好吧，我路过街上的时候就买，你和我一道去带回来好了，我就不再回来了。

亦琼愤怒了，不，我不替你带回来，好象我在向你讨礼物一样。你愿买，自己买了提回来，你不愿买，现在就走好了。

连英没法，只好把收拾好的行李放下，自己一人上街去买了一包糖，一盒积木和一辆电池火车。带回来给亦琼说，嘉儿的衣服我不知穿多大，就

没买，我多买了一件玩具。

亦琼听着就不舒服，她直后悔不该叫他买礼物，就是这样斤斤计较，说一件就一件。以后他还会说，他对孩子多么有感情，又是玩具又是糖。哎呀呀，就算了吧。

保姆婆婆在外面带嘉儿玩，她一直很奇怪，这个嘉儿的爸爸来离婚，怎么也不说去看看孩子呢？她老在书房门外走来走去，有些沉不住气了。连英背着包又想走了，亦琼连叫等一等，嘉儿在外面。连英又放下包，走出门口，他见一个穿着裙子的陌生小女孩在前面一摇一晃走。他没说话，只是弓下身子，象电影里的那些日本鬼子一样对嘉儿招招手。那姿势，那神态好象在说，“小孩，你的过来”。

嘉儿害怕这个不说话的陌生人，直往后退。保姆婆婆看不下去，连连教嘉儿叫“爸爸”。嘉儿终于上前叫“爸爸”。连英抱着她，拍了几下。

亦琼看着直流眼泪。她心里可怜嘉儿，怎么有这样一个父亲。

连英逗了嘉儿十来分钟，把她交给保姆。问亦琼，没事了吧？

亦琼说，我送你吧。她回到大屋，从柜子里拿出旗袍换上，别让连英以为她被离婚打败了。

连英走在亦琼身边，扭头看了她好几次，说，你今天换了两次衣服，我都没见你穿过，没想到你还很美嘛

亦琼昂着头，有些得意地笑，我本来就美，只是你有眼不识泰山！

他们走到汽车站上面一些的餐馆前，亦琼说，你来我家乱糟糟的，又是保姆又是孩子，我也没心情给你做好吃的，我请客，就在饭馆吃顿分手饭吧。

两人进了餐馆，亦琼要了五六样菜，摆了一桌，又要了两瓶啤酒，说，喝啤酒吧，夏天喝白酒不好受。说罢，她倒了一杯酒，放在连英身前。

你不喝？

亦琼摇摇头，不想喝。又说，我不喜欢啤酒，有股馊水味。

连英自个儿喝起来。两杯酒下肚，连英眉飞色舞，又开始谈笑风生了。亦琼看着他，终于忍不住问，我在嘉儿五个月的时候，给你寄了信和照片，你怎么不回信？

连英连忙把含在嘴里的炒腰花吞下去说，我没收到。

看来他说的是真的了。亦琼眼睛有些潮湿，我当时想你回来，还是寄的挂号信，你却没有收到。看来我们的婚姻是只有散伙的，天都不作美！

连英停住了嘴里的蠕动，想了一下说，如果当时我收到信和孩子的照片，我是会回头的。

这句话亦琼听着又不中听。她说，我更加觉得我们的缘份太浅。你要收到我的信才回头，你没收到我的信，你就不回头。我在家那么辛苦带孩子，你就那样无动于衷？而且，导致我们分手的那些矛盾，究竟是谁引起的呀？

连英有些尴尬，他突然蹦出一句，你不温柔。

亦琼说，你今天才知道我不温柔吗？“要想甜，放点盐”，你不是喜欢我的热情豪爽吗？温柔女人不是做爱都没劲，狂不起来吗？搞半天你嫌我不温柔了。“瓦漏椽子稀，人穷怪屋基”，你找不到话说了。

说到最后，亦琼有了哭腔，她把脸扭到一边，不愿再当着连英的面流眼泪。

连英说，我过两年回来和你复婚。

亦琼冷笑笑，过两年复婚？现在都这个样，还会过两年复婚？

连英说，我会的。只要你愿意。

亦琼摇摇头，姑妄听之。

连英说，我们旅行离婚怎么样？反正放暑假了，送我到武汉，或者成都，起码送我到城里，我们好好在一起住两晚上，然后分手。你看怎么样？

亦琼说，你想得倒美，你去搂着别的女人想我吧！

亦琼把连英送上汽车，掉头就走了。她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那一次，嘉儿接连叫了两天的“爸爸”，以后再没叫了。她也没得叫的了。

连英走后的第二天，亦琼也乘车进城了，现在她只能靠自己来独自抚养嘉儿了，她得挣钱。她到沙坪坝的大学去找熟人联系兼课的事，北碚地方小，兼课的机会少，她必须到市里来兼课。得趁假期把这事定下来，不然下期开学就没得课兼了。

她在沙坪坝师院定下了两处，一处文艺理论，一处外国文学。她又赶到市中区，按熟人的介绍到枣子岚垭市团校找人帮忙，又联系到江北华新街职工大学上写作课，解放碑大同路小学里的电大班上外国文学，桂花园职工联校上外国文学。四处地方五门课，三个科目。她拿出小本来，把排课时间算了又算，错了又错，免得和系里给她排的课发生冲突。

她买了一只小闹钟，早晨5点钟，闹钟一响，亦琼翻身爬起来，到厨房去，就着开水吃几块饼干。然后轻轻到保姆床前，王婆婆，我走了，等会儿嘉儿醒了你再给她喝牛奶吧，一定要烧开，免得拉肚子。王婆婆迷迷糊糊地应着，你走吧。

亦琼提着一个大皮包，里面鼓鼓囊囊装了三种教材：文艺理论、外国文学、写作。小城很安静，走在街上一点声响都没有。她到了汽车站，乘头班车到沙坪坝师院去上课。北碚到沙坪坝有一小时的车，掐头去尾除掉两头走路的时间，她必须在路上耽误近两小时的时间，上课是一分钟都不能迟到的，这是做教师必守的规则。她来得远，课专门给她排的半天。中午下课了，她离开学校，在街上小面摊上吃碗面，买一个烧饼，然后又乘车到牛角沱，从牛角沱隧道旁边的梯坎爬到山上的大田湾体育场外围，往桂花园的职工联校去。她在那里上四节外国文学，下课后提着包顺着体育场穿到两路口，在那里乘车到解放碑，赶到29中旁边的大同路小学。她在门口的小面摊上买碗清汤面，再不能吃辣的了，嗓子发痒。从7点上到9点，她赶快出来乘到双碑的面包车，回北碚是没车的了，她要到烈士墓小妹家里去住。面包车走回头路，驶过两路口，从美专街斜插到牛角沱，往李子坝走沙坪坝、杨公桥。她在烈士墓站下了车，爬上路边的大菜场，从中美合作所展览馆前穿过政法学院，越往里走，越幽深，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跨过铁路，歌乐山麓象个黑色的盾牌一样立在眼前，树影在天空的缝隙间时近时退，象是两军在黑暗中混战，松涛在两军之上哗哗地滚动，没有人声。她走进单元房去敲小妹家的门，总算到了，不用再为沿途的黑暗鬼影害怕了。小妹端出炖好的排骨汤给姐姐热上。她中午晚上都只在外边吃点小面，烧饼，连油水都没沾。她坐在沙发前大口地吃起来。吃饱了，和小妹、妹夫说说话。妹夫说，姐姐，你从北碚跑恁个远来上点课，几块钱的课时费，硬是不值得哟。翻倍的课时费，我都不得干。你要缺点钱，开个口，我这个当兄弟的还是可以赞助你一把啥，还上啥子课嘛。

亦琼说，那我这个当姐姐的才抬不起头哟，要靠弟妹施舍。我差的不是点把点的钱哟，我是在养一个家哟，都让你来赞助？我学中文，不比你搞经济法，钱来得快，来得也多。我只能靠上课挣小钱，大的挣不来，小的也不嫌。我真是遇上个生老病死的危急关头，你帮我一把，也想得过味嘛，姐姐不是依赖别人的人。

妹夫摇头说，说也是这么回事，但是我总觉得你这样来回奔跑，早晚要出问题，你各人当心就是了。我和小妹也只能帮你把汤煨起，酱爆肉炒起，你每个星期来就吃一点。我的厨艺还是可以的，不是吹，也要当个三级厨师。说罢，他嘿嘿嘿地笑起来。

亦琼忙说，不错，上回的魔芋烧鸭子和今天的回锅肉都很地道。我是做不出来的。

小妹在旁边使劲点头，给亦琼做手势，嘴里说着不出声的哑语，亦琼听不见，什么，什么？小妹继续在张嘴巴，看那口型，她明白她是在说，粉起（捧起），粉起，粉得越高越好。她笑得喘不过气来。

妹夫发现了，小妹，你做啥子怪相？你煮的饭多，但是掌勺的还是我啥，你看你做菜，尝哪个盐味哟，尝了一道又一道，老是放不准。你看我做菜尝不尝盐味，根本不尝，这才是真功夫。你还认为我是“腰别死耗子，冒充打猎匠”，“耗子爬秤钩——自称”三级厨师，还说要把我粉起。

小妹边笑边说，“半空中吹喇叭——哪里哪”，你是“不打胭脂自己红”，那里要人粉嘛。只是希望你“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和妹妹、妹夫笑够了，亦琼觉得轻松了，她去冲了淋浴，就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她和小妹同时起床，吃罢早饭，两姐妹一起出烈士墓，小妹到沙坪坝上班，亦琼乘车回北碚。她在学校的课是排在下午的，回到家放下包，逗逗嘉儿，忙着做家里的事。吃了中饭，靠着床头打个盹，然后起来看看讲义，骑车到系里上课了。

第二天下午，她又出发了，一车直达牛角沱，转车到江北华新街职工大学上写作课。9点钟下课，乘电车到牛角沱，坐17路末班车到烈士墓，她又到小妹家住宿了。早上起来，她杀回马枪，又乘车到沙坪坝师院上课。中午下课，就直接回北碚了。这个星期她在外面的兼课就算结束。

她成了一架上课机器，狠巴巴地挣钱。大书包里鼓鼓囊囊地装满各种不同的教材。也仗着她头脑清醒，反应灵敏，教学好，那样到一个地方，换一种教材上课，真得把人上糊涂，保不准上文艺理论拿出写作课的教材。一周20节，跑上几百里，就是铁打的身板也得累垮呀。生孩子、写书、离婚、上课、带孩子，这样的多声喧哗让她头晕目眩，而摧毁身体的疾病，正在悄悄地酝酿着要加入这复调音乐。

她左腿疼，是大转子骨和膝盖骨疼，疼呀，疼呀，掐也掐不了，止也止不住。她随身带着一瓶止痛片，每次到市里兼课，她都要吃上几粒。半路上痛了起来，她挎着包，不断弯腰摸着痛腿，就那么弓着身子急速地往前走，得快点快点，上课要迟到了。终于到办公室了，背过身子，从包里拿出药瓶，多吃两粒，不能在上课时候腿疼发作了。一次去解放碑上夜课，她一阵眩晕，直想吐，差点没有倒下去。她赶快乘车到小妹家，走拢就倒在床上。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次头晕之后，腿疼更加严重了。每次坐一小时车到市里，一下车就感到头晕。拖着一条痛腿往上课地点赶。心里对自己喊，天啦天啦，我要倒

下了，我转不动了，我该怎么办呀？可是她不能停下来，那么多的课，她不能上到一半不干了。教书的特殊性质不允许中途随便停课。每月拿到酬金，数钱的时候是特别慰藉人的，不干了就没有钱了，养孩子的费用怎么办？

就象惯性一样，她每次都提着包在街上奔跑，身体有些前倾，她不断对自己喊，天啦天啦，我要倒下了，我转不动了，我该怎么办呀？她还是没停下来。她已经停不下来了。但她终究有一天会停下来的，那就是发条断了，指针停了。

第十九章 绝处逢生

亦琼是在40岁生日那天发现患股骨肿瘤的。那天对她是个黑色的40岁，她坐在小龙坎骨科医院的靠背椅上流泪。她满脑子里都是嘉儿，嘉儿还差8天才满两岁，如今她和连英办了离婚还不到三个月，她就病倒了，嘉儿那么小，她该怎么办哟？

小妹去给她办理交费取片的手续去了。她好几次动员姐姐好好检查一下腿疼的原因，亦琼忙着上课都没时间，后来到大医院去看了两次门诊，都没发现问题，可是疼痛却一天比一天加重。小妹四处打听哪里有偏方，有好医生。当亦琼又到小妹家时，她就坚决要姐姐到小龙坎的这家小医院来看病了。

小妹拿着片子出来了，看见姐姐在哭，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鸭子死了嘴壳子硬”，你知道哭了，说你不听，哪能这样不要命的上课。再拖下去，连命都得丢了。

亦琼抹掉眼泪，站立起来，弓着身子和小妹一起走出医院。小妹送她到车站，亦琼要去黄桷坪小弟家。小妹说，你走不动，就我去好了。不，这事得我自己去，我能走动。她上了车，在杨家坪下车。腿疼又加剧了，使她连伸直腰都困难。她就那样弓着腰，用手扶住左腿，象个佝偻病人一样穿过杨家坪转盘，挂在脖子上的挎包象钟摆一样在胸前摇晃。她瘸着走，好不容易走到汽车站。去九龙坡的汽车来了，她试了几次都跨不上车门，是后面的人推着她上的车。她连说谢谢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对让座的妇女点点头。

她必须亲自去找小弟，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他，让父母到北碚照看嘉儿。她又能找谁呢？尽管她觉得她对不住他们，可是在这个要人命的时候，怎么还能计较个人的恩怨呢？只有家里的人能够对她发慈悲，如果他们都不管她，她和孩子还怎么活呀？

小弟开门，见到姐姐身子直往下滑的样子，大吃一惊。他扶亦琼坐到沙发上。亦琼连叫小弟给她倒杯水。她从挎包里掏出药瓶，一大瓶止痛片只剩十来粒了。

她吃了药，把报告单拿给小弟看，说，我是没办法了。说罢，哭了起来。

小弟看了单子后更是吃惊。哎呀，怎么是这样呢！他对弟媳说，你到妈妈那里去，让她过来，就说姐姐来了。

母亲闻讯赶来了。亦琼叫声妈，眼泪就扑簌簌掉。

母亲听说了，也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这就去收拾东西，和你爸爸一起到北碚去。我的小嘉儿好可怜呀！

亦琼悬着的心放下了。

小弟又陪亦琼去肿瘤医院再作检查。诊断仍是肿瘤。必须住院手术。亦琼在外兼的课都得停下了。她开了好几个学校的地址，让小弟去告诉她兼课的那些学校，她病了，不能上课了。小弟一看地址，叫起来，你怎么一周跑四处地方上课，你不要命了？

亦琼勉强笑笑，那怎么办？我得养孩子呀。

小弟按照地址挨个儿去通知各处学校，把他跑得气喘，才知亦琼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连说他知道得太晚了。他又赶去北碚，安排父母在那里照看嘉儿，把保姆辞了。

小弟、弟媳、小妹、妹夫两家人都到北碚去了，母亲说，我老了，跑不动了，要给姐姐在家看孩子，医院那边就拜托你们两家去照顾了，就这一个姐姐，你们要尽点心呀！

亦琼在沙坪坝住院，弟妹两家每天从黄桷坪和烈士墓的家里给她送来汤水。弟媳又亲自做了时装套裙送来医院，让亦琼试穿。说姐姐一定能保住腿，出院就可以穿裙子了。妹夫的烹调技术更是到了露一手的时候，他亲自做了汤菜，骑摩托送来。同病房的人都羡慕亦琼的福气，说，这家姊妹怎么这么友爱，都有各人的家了，还这么团结？小弟听见问，想了一下说，看来只能归于妈妈平时待我们很公平，没有偏心了。母亲常说，“手背手心都是肉”，她对四个儿女硬是是一碗水端得平。

做了各种术前检查，同位素照片，X光拍片，CT照片，肿瘤长在股骨中段，绕着股骨长了一圈。是良性还是恶性，必须切片才能知道。

手术要家属签字，小弟签了。医生说不行。小妹也来签了，这下算是双保险了吧。医生仍说不行，弟妹签字都不能做手术。必须直系亲属丈夫签。

这下子把亦琼难住了，她不愿说丈夫已和她离婚了。她镇定了一下自己说，我的丈夫在外省工作，赶不回来。所以让弟妹代签。所有的危险我愿意自负，我也给自己签字好了。

医生说，做手术没有病人给自己签字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手术吗？你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我也不瞒你，手术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切开大腿，把股骨上的肿瘤打去。第二种是把中间这段股骨锯断，取出来煮，清除骨头上的肿瘤，然后加钢筋，把骨头放回去。第三种就是截肢。你的肿瘤是长在股骨中段，真截肢，得整个腿锯掉。这么大的手术，你丈夫不回来签字怎行？

亦琼听得心惊肉跳，她也是想过锯腿这一步的。但这马上可能变为现实，她还是觉得难以接受。她忍住心慌，说，我的丈夫太远，一时赶不回来。她说到“我的丈夫”时，不免一阵心酸，她哪里还有什么丈夫？她心里直发紧，但她忍住没有哭出来。

医生说，你丈夫回不来，那就让你们单位来签字吧。以后有什么事，找单位好了。

小弟又连忙赶到北碚，把情况告诉周老师，周老师和他一起找系主任谈。结果，中文系开了一个面包车，十多个代表都到市里来看亦琼了。系领导去见了医生，听他们介绍情况，系书记和系主任在家属签字栏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一起来到亦琼病床前。

系主任对小弟小妹说，学校离市里远，进城一次不容易，你们有什么事，随时和退休的周老师联系，我们就会很快知道的。做手术后，由系里请人护理，但是更多的照顾还得靠你们弟妹了。你们就这一个姐姐，我们也只有这么一个“女能人”呀。前几年，亦琼曾被评为市里的先进，所以系主任说这话。

系主任又对亦琼说，你一向都是很坚强的，一人带孩子很不容易，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战胜疾病，克服困难，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站起来。

亦琼流泪了。她说，就是为了我的好领导，好同事，我也一定不悲观，不泄气。我一定要站起来。

周老师没有马上随车回去。他要亦琼放心，家里有父母照看嘉儿，他也会经常去她家，看看两个老人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临了，他悄悄问亦琼，要不要告诉连英？你写信，我写信都行。

亦琼迟疑了。连英是个吃不得亏的人，为生孩子，成天骂娘，说他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在孩子抚养费上，每月25元，多一分都是不愿付的。

她对周老师说，老人家，我看就不要给连英写信了。我和他已经离婚了。这时候给他写信，他会怎么想，不认为我病了还要去缠住他吗？况且我的病还不知是个什么结果，真的锯了腿，你想，他会怎么看？他本身就是吃不得亏的人，还能帮我？

周老师说，我想给他写封信，他来封信安慰一下你也好。万一有个什么事，嘉儿他还得管呀。

亦琼摇摇头，眼里涌出泪水，他管嘉儿？他连负担嘉儿都不愿意，还能管嘉儿？他就这样都说是我要孩子的，我真是有个什么好歹，他还能要孩子？宁可把孩子送给一个好人家的，给我的弟妹抚养，也比拿给连英受嫌弃强。

她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周老师拍着亦琼的肩膀说，别哭了，别哭了，我只是一个提议，不写信也有道理。我只是觉得当初你和他那么好，那样盼他，等他，都让我老头子感动，即使后来分手了，但人总还有个情吧。哪怕是念旧情，也该在对方有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吧。

亦琼边哭边摇头，这对连英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

周老师说，你也不要那样悲痛。你肯定会好起来的，让你倒下去，老天都没长眼了。系主任都说了嘛，相信你会站起来，你一定要站起来，让我老头子都为你骄傲。

亦琼点点头。

亦琼转到一个两人住的小病房，很安静，亦琼躺在病床上，想着生，想着死。原来觉得死离自己很遥远，现在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明天手术切片，化验是骨癌，那就等于判她的死刑了。截肢也只是权益之计，癌细胞会通过骨髓迅速蔓延全身。在骨科，她见好几个患骨癌的，都是一节一节往上锯。有个妇女，骨癌长在手上。最初锯了手腕，不久又锯了手肘，第三次锯了胳膊。亦琼见到她的时候，她是第四次进医院了。这一次是把整个肩胛骨齐乳房处都挖去了。少掉一只胳膊，她走路身子往一边偏。

亦琼想，下一次她又挖哪儿，锯哪儿呢？看来是离死不远了。亦琼想到自己，她的肿瘤是长在大腿骨上，真是锯掉大腿，下次就没得锯的了。

原来死就是这样贴近她的身子，就隐藏在她的大腿处，时时都想往她

的身上蹿，想要她的命。想着7年前的那次死婚，她曾经都不想活了，要去把自己淹死。她被水呛了，没有死成。她是怕死的。现在躺在病床上，反而没有了害怕的感觉，只是就这样死，她心有不甘，死不下去。还有嘉儿呀！想着她可怜的女儿刚两岁，就要成为孤儿，她就痛心得不得了。她爱嘉儿，那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呀。

她拿起床头孩子的相册，挨着看。第一页就是孩子的出生照。孩子生下那一天，她让医生给她拍了两张照：赤条条的小儿睡在台秤上，秤针指着6斤8两；包在襁褓中的她仿佛是个肉粽子，红扑扑的脸满是皱纹，活象一个小时光老人。象是怕被人使掉包计，医生在纸片上写下赫然的大字——“张亦琼之女”。然而有一张照片上竟然就只写着亦琼的名字。亦琼看了逗趣，襁褓中的婴儿究竟是她还是女儿？她突然想起来了，嘉儿那时还没有取名，她是顶着母亲的名字来到人世的。亦琼感到一阵幽默。真是太有意思了。

她继续往下翻照片，几乎每一张相，都有一个女儿的故事。嘉儿每月生日那天，她先是抱着她，接着是背着她，再后是牵着她，去大校门摄影师那里照相，像片背面记下日子和她给女儿的话。

相册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入院的头一天照的，嘉儿两岁生日。那天，她吃了止痛片，带着嘉儿到大校门去照相。她坐在石阶上，怀抱嘉儿，让孩子举着两个指头，既是她两岁生日，又是保佑母亲的 *Victory*。她不知左腿能否保住，是否截肢，特意让摄影师从她的左腿方向照过去。心里想，如果真的锯掉腿，她要让女儿知道，在这之前，她的母亲是有双腿的健全人。

亦琼细细看着这张母女照。嘉儿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一脸的天真稚气，十分坦然的樣子。她心里很感动，她觉得女儿的 *Victory* 一定会保佑她明天做好手术的。她一定能绝处逢生，保住腿也保住命的。她拿起笔，在像片的背面写起字来，“嘉儿：我的乖乖女，这是你的两岁生日照。明天妈妈就要做肿瘤切除手术了。能否保住腿，凶吉难定。但我想，你一定会保佑妈妈的。”她写到这里，突然把笔头一转说，“即使妈妈失去了腿，妈妈也会站起来，妈妈要好好把你拉扯大，我们会生活得很好。”

亦琼坐在床头，一抹冬日的阳光照在白色的床单上，照在嘉儿的相册上，亦琼心中也充满阳光，她要满怀信心地去迎接明天的手术，嘉儿还在等着她回家呢。

晚上，护士来给她灌肠，把肠内清洗干净。又用剃须刀把左腿的汗毛以及阴毛全都剃掉了。亦琼心想，恐怕截肢还是逃不过的。但她已经没了恐惧，该来的，就来吧。

早晨9点钟，亦琼躺在手术车上，被护士推着，乘电梯到五楼的手术室去。一路上手术车把那些活动门撞得哗哗响，她不禁想起电影里那些进手术室的镜头来。

她被移到手术台上，麻醉师是个50多岁的医生，宁子的熟人。他很和气地和亦琼说话，要她不紧张，没事的。他说，听说你还是省里第一批破格提拔的副教授，不简单呀。

亦琼笑了，说，过奖了。

麻醉师又说，我给你搞局部麻醉，没问题的。我用针扎你的腿，你有感觉就告诉我，直到你完全没感觉。

亦琼说好的。

亦琼对她的下半身完全没有知觉了，她只听见医生在摆弄刀剪的声音，又听见锤子在敲打的声音，还有喳喳的声音，大概是在锯腿吧。她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等到她醒来，手术已经做完。她被推回病房，已是下午了。小弟小妹宁子和周老师都在病床前。周老师说是良性。亦琼轻轻用手去摸摸还没有知觉的左腿，冰凉的，还在。她笑了。她又睡过去了。

待她醒来，已是晚上。打着吊针，小妹守在身边。她和小弟商量的，轮流来值夜。每天两家轮流送汤水来。小妹告诉姐姐，医生说是按第二方案手术的，把骨头取出来煮过，又放回去了，加固了钢筋在里面。亦琼觉得很不错，比锯腿强了十倍，百倍。她死里逃生了。钢筋铁骨，钢筋铁骨。这下她真是钢铁铸的了。

她躺在病床上，脸上笑着，眼里包着泪花。女儿的 *Victory* 真的保佑了她。她保住了腿，也保住了命，这是让她深感幸运的。她想，活着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她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只要她活着，嘉儿就能生活好。一个生命连着另一个生命，这是生命对生命的吸引，生命对生命的砥砾。她为自己拥有这份生命感动。

那是1991年冬天，天气出奇地冷。早晨窗外亮得来刺眼，可是并没有太阳。只听外面的人在喊，好好看的雪景呀，快出来看呀，快出来看呀！亦琼刚动了手术，躺在床上不能下床，她偏着头往窗外看，全是白的。好厚好厚的雪呀，树木、房屋都被大雪盖上了，天空还在飘着雪花，飘呀，飘呀，落在欢喜跳跃的人们身上。病房空空的，医生、护士、所有能下床走动的病人都到院子里去了。这是重庆百年不遇的大雪，亦琼还是第一次看见下雪呢。

她心里急得不得了，怎么这么不巧，她在医院，她在床上不能动弹。要是她在家，她一定会带嘉儿去照雪景照的。多么遗憾呀！

小妹是下午才到医院来的。她们办公室开了一个面包车上歌乐山去看雪景。歌乐山上面的雪还要大，全都结成冰柱了，挂在树上、屋檐上。林区的树象是千年冰封的冰雪世界，从来就没有绿过一样。亦琼听着眼馋，更是遗憾没有给嘉儿照上相。

正在这么遗憾着，周老师进城来了，还带来一样东西，亦琼拿过像片喜出望外，一声尖叫，哇，好好看的雪景呀！照片上是母亲和嘉儿在学校大校门的雪松前照的雪景照。周老师说，他要进城，是母亲让他带来的。

原来下雪的那天早上，母亲背着两岁的嘉儿去上幼儿园，只见所有的人都在往樟树林的方向跑，还在说，大校门的雪景好看，去照相。母亲一听，不上幼儿园了，背着嘉儿跟着大家往前跑。一个穿大衣的老太婆背着一个穿棉衣的娃儿，哪里跑得动，走都累人。等她气喘吁吁地来到大校门时，广场上照相的师傅早就被那些没有相机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她是根本没办法靠过去的。怎么办呢？她突然爬上石梯坎，对着下面喊，小向师傅，帮我的外孙照个相嘛，她的妈妈在住院，我们要把照片给她送过去。

小向师傅听见了，他对周围的学生说，等一下，让一让，我先上去给那两婆孙照，张老师在住院。每个月亦琼都带嘉儿来找他照相，他已经认识了。

母亲和嘉儿在雪景前照了两张，那些松柏，那些灌木，披上白皑皑的大雪，是那样美丽，周围的世界好象都凝固了，非常静谧，这是学校从来都没有过的一种美呀！

亦琼不由得连声称赞母亲，我的母亲真有心，真心秀呀，真是心有灵犀，和女儿不谋而合呀！

医生和亦琼很熟了，他说亦琼的肿瘤长得很希罕，很少有长在股骨中段的。

亦琼问医生，这肿瘤是怎么长起来的呢。

医生说，这就说不清楚了。要找到原因了，癌症也就攻克了。人到中年，正是担子最重的时候，工作呀，家庭呀，都有很大的压力，人的身体，却象一架机器一样，开始磨损了，各个部件也就开始出毛病了。这只是一般而言。有些妇女产后也发现癌症。妇女在生孩子以后，整个身子骨都散了，各种疾病最容易趁虚而入。我接触好些个得癌症的妇女，都是在生孩子以后发病的。这是一个转折，过渡不好，就要出问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亦琼听了医生所讲，格外心惊。她既是人到中年，又是产后发病。她的弦绷得太紧了，长达两年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和极度压抑之中，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都过于沉重，她不病往哪里跑？她仔细分析自己这次的发病。身体长瘤，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但她所承受的婚姻失败的压力，无疑加重了她的身体疾病的突变和恶化。她从坐月子以来，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来没有松弛过。

发条断了。她停了下来。不再上课了。如果不是这样，她不知道这一场马拉松式的长期奔跑，该怎么到终点。

小弟说是坏事变好事，真的还那样一周上20节课，东奔西跑，哪一天突然在半路上猝死都是说不定的。真那样，嘉儿就惨了。

以后亦琼每每想到那两年上课的拼命，就感到后怕。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外出兼过课，一是她身体跑不动了，再就是恐惧。她一想到她去挤公车，拖着条病腿赶去市里上课就害怕。她的脑子里就会响起当年的声音：“天啦天啦，我要倒下了，我转不动了，我该怎么办呀？”她再不外出兼课了。她改在家里给报刊写稿，靠稿费养孩子。

肿瘤给她敲起了警钟，她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如果在和连英的婚姻中，她有什么没有做好的话，那么这次肿瘤，已经惩罚她了。

她是相信报应的。她遭报应了，她谁都不欠了。她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把过去的一切都封存起来，掩埋掉，抬起头来，面对生活，从心灵深处泛出一丝微笑。

生命是美好的，她没有丈夫，还有嘉儿。嘉儿，嘉儿，想起她的小嘉儿还在家里等着母亲胜利归来，盼着把她好好养大，亦琼觉得自己的责任是神圣的，肩上的担子是重大的。她的路还很长，她还一个人单独跋涉，没有人帮助。但她必须象婚姻正常的妇女那样，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态，任何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决不能伤身，丧志，降格。她应该笑。

她擦干眼泪，从病床上爬起来，扶着床沿下到地上，两手抓住床的横档，忍住疼痛把那条硬梆梆的伤腿使劲往下弯，使劲往下压。她要尽早站起来走路。她要回家。

大年初一，亦琼拄着拐杖和嘉儿一起下到底楼，坐在地上给嘉儿燃放礼花，看着嘉儿玩耍。

嘉儿玩得很开心，妈妈终于从医院回来了，现在和她一起玩了。突然她说，妈妈，你没有爸爸。

亦琼说，有哇，外公就是我的爸爸。

嘉儿说，不，外公就是外公。你没有爸爸。

亦琼又说了一遍，我有爸爸，外公就是我的爸爸。

嘉儿又是很着急的否认。亦琼琢磨出意思来了，嘉儿说的“你没有爸爸”，其实是说“你没有丈夫”。但她还不会用“丈夫”的概念，就用了“爸爸”。

亦琼陷入了沉默，她不知该怎么来回答孩子的问题。燃完了礼花，嘉儿拉着妈妈的手，慢慢上楼。嘉儿轻轻问，妈妈，我的爸爸呢？我没有爸爸，是吧？

亦琼一下慌乱了，她没想到两岁小女已经对“爸爸”有了概念，而且有了她没有爸爸的意识。她没想好该怎么回答孩子，就说，每个人都有爸爸，你也有爸爸。嘉儿乖，爸爸就回来看嘉儿。

嘉儿高兴了，我要乖，爸爸就回来看我。

亦琼嗯嗯着，是的。她心里难过万分。她谁也不欠，包括不欠嘉儿的生父连英，但她欠嘉儿的。

春节嘉儿说的话，一直搁在亦琼心里，她的心情很沉重。孩子一天天大了，慢慢懂事了，她对自己没有爸爸还会有更加强烈的反应。她该怎么办呢？她把当初和连英的通信找出来看，又回忆起那些愉快的事情。她心里直痛心连英不争气，月子里发生的事，叫她难于接受。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半了，回头看当时的矛盾，正是处于婚姻极其脆弱的阶段，生了孩子，一切都乱了套。两地分居，使本来可以解决的矛盾，没了回旋的余地。说崩就崩了，也就彼此不回头了。

亦琼已经完全不用拐杖走路了。她到肿瘤医院作复查。结果很好。医生说没有问题了。

亦琼的心彻底落下了。她回到家就给连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嘉儿向她提到爸爸之后，她就想写的。可是她的腿伤还没有完全恢复，她要等她完全好了，才给连英写信。免得他以为她是一个包袱。

她写得很平静，说她半年前做了股骨肿瘤手术，现在已经好了。说了嘉儿也好，前不久发了一次烧，现在退了。

她不知连英现在的情况，更不知道他的心思，因而她没有写嘉儿春节的问话，也没有冒然说复婚这样的事。她只是说，我的经济很困难，过去靠在外面兼课挣点外水钱，现在我的身体和精力都不如过去，希望你能把嘉儿的抚养费从25元增加到80元。连英来信了。信里干巴巴地写了两句：“想不到你也会生病。愿你和孩子保重。”“至于增加抚养费的事，我有困难。即使要增加，也得到明年的9月份，每月增加15元。如果你不同意，可以到青海来告法院，看法院帮不帮你说话。”

叫一个肿瘤病人为了增加几十元孩子的抚养费，从重庆到青海去打官司！亦琼没有想到连英这么无情，这么流气，当初周老师还提议写信告诉连英手术的事，说是念旧情，他也会回信安慰一下的。这才是一厢情愿，她把他估计得太高了。

她当真起诉青海的法院，她从来是不信邪的。她不相信青海的法院就要袒护他们本地的连英。

官司打赢了。法院判决连英每月付嘉儿一百元抚养费，嘉儿的医药费和教育费，两人共同负担。

亦琼拿着判决书，等了一年，也不见连英把嘉儿的生活费寄来。她给

连英学校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连同判决书一起寄去。连英是中共党员，亦琼希望纪委督促连英执行法院判决书，寄女儿的生活费来。

亦琼很快收到纪委的公函，上面写，连英已经在去年9月离开我校到北京读博士去了，他的户口人事档案工资关系都不在我单位了。连英不再跟我单位有任何关系，请你与北京的学校取得联系。

亦琼一惊，这才明白连英当初说的，即使要增加抚养费，也要到第二年的9月以后。原来他是早有打算要逃之夭夭，赖掉抚养费的账了。人活得这样无赖卑鄙，还是什么党员、博士、高层次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连做人的起码道德品质都没有！她很感叹，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善性教育，良心感教育，有学历文凭的人并非人格素质就高，他们的人格素质低于象母亲那样的劳动妇女和老大那样的工人的比比皆是。照说，知识分子应该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人格素质、思想素质和能力水平的人，他们是时代的佼佼者，象爱默生在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中说的那样，知识分子不在于做官，为政府集团效力，他是一个将自己从私心杂念中提高升华的人，是“世界的眼睛和心灵”。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被简化为有文凭的人，中国长期以来考核知识分子和界定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以读书多少而定的。只要读了书，有中专以上文凭，三教九流都成了知识分子。读书多的，是大知识分子，读书少的，是小知识分子。而对他们的人格素质和思想素质没有规范要求，因而也就助长了他们对社会、家庭缺少良知和责任感。连英就是这样的一个畸形的人，口口声声标榜自己高学历，只跟高学历的人往来，其品质低得来令人瞠目，让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由最初的惊讶、愤怒，转为最后的好笑。

母亲听说他跑了，竟笑了起来，你们知识分子的怪事硬是多哟，为了不出25块钱，各人的女儿都不要了，响声都不打一个，就跑了，跑来跑去还是在中国嘛，还是找得到嘛，这个知识分子怎么这么蠢哟，跑又没跑脱，“煤炭修磨子——走一方，黑一方”。好笑好笑真好笑，算了算了，不摆他了。娃儿各人养。

亦琼从心中感到鄙弃，她看不起这种同龄人，她再一次对她的这些高学历的男同胞感到失望。她的感触太深了，专门写了读《爱默生集》的书评《世界的眼睛和心灵》和杂文《人需要善性》。她觉得她和嘉儿跟连英一丝一毫的关系都没有了。嘉儿是亦琼生亦琼养的，她没有这个父亲。

嘉儿过生日，她问妈妈，妈妈，我的爸爸呢？

亦琼看着孩子吃生日蛋糕，平静地说，死了。

嘉儿说，你要说实话，真的死了吗？

亦琼说，真的。他没死，干嘛不来看你，不给你寄生日礼物呢？

有些事情得等孩子长大了才能告诉她的。她不想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被父亲抛弃的阴影。她应该象双亲家庭的孩子那样，正常地生活。

嘉儿说，那是牺牲了吧？

亦琼说，是的，是牺牲了。

是烈士了？

不是，他不是解放军，也没有舍己为人。

那是怎么死的呢？

他出门给汽车撞死的。

我没有爸爸。一生长下来就没有爸爸。

是的，你没有爸爸。你一生长下来，爸爸就死了。你有妈妈。你跟别的

孩子一样幸福。

我觉得我比别的孩子还要幸福。我有一个最好的妈妈。

亦琼搂着嘉儿亲她说。乖乖，妈妈最爱嘉儿。妈妈愿你好好长大。

亦琼彻底打破了对连英的幻想，靠男人是靠不住的，她从来没有靠过，如今她想靠，也靠不上。她再不要想着可以和连英一起来养孩子了。她的脑子里响起了《国际歌》的音乐。

亦琼很久都没有唱过《国际歌》了，其实它告诉了人们一个永恒的真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亦琼养女儿，是“站着靠脚，坐着靠凳子”的人，如今《国际歌》的音符一个个跳进她的脑海，她感到那是上天的声音在把她召唤，她要骑在《国际歌》的歌词上去创造她和嘉儿的新生活。她一丝一毫也不再留恋连英了。

她觉得她尽管欠了女儿的，但世间的事没有十全十美。女儿既然生长在这样一个单亲家庭，长大了也必须坦然接受这个事实。她不能得到父爱，就是不能得到，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她想，她没能为嘉儿争取到父亲，也不能在精神上给嘉儿塑造一个父亲，但她应该在物质上为她创造必需的生活条件，决不能让她再吃经济的亏。

她满脑子的钱、钱、钱！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钱对人的压迫和没有钱的切肤之痛。

钱是生长出明天的肥料和人类生存的沃土，嘉儿需要它的施肥培土才能长大；钱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酵母和带动文明车轮的润滑剂，她得靠它的发酵润泽才有生机活力。她要走出重庆，到一个收入高的地方去工作，有了钱，女儿才能够好好长大。

到哪里去呢？她举目四望，把眼光转向了南方。她要去追“时尚”，到南方去找工作。

第二十章 去南方

金秋十月，亦琼到桂林去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她直接在会上订了去广州的票。她随身带着一个挎包，只身南下了。她的包里带着她的个人简历及研究生文凭、硕士学位证书、副教授聘书、省市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省市先进个人证书，另外就是出版的两部个人专著和一部完成了的国家项目材料。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她的前半生奋斗的结果。现在她把它们都带在了身上。

一夜的火车，她到了南大门的广州。这是她联系工作的第一站，她没有熟人朋友在广州。学校接待她的人认真看了她的材料，说，从你的材料看，你是很有成就的，是个做学问的人。

亦琼听这么讲，笑了。她自己一直认为这些年，婚姻的失败，单亲家庭的负担，带孩子的辛苦，身体的疾病，搅得她身心不宁，大大影响了她的学术发展和科研成就。如果没有这些负担，她会干得更出色的。现在别人一给她指出她有哪些成就，她也觉得是那么回事了。

打死婚官司时，她四处申诉，回到家后，赶快把门关上，静下心来写

书稿。后来，男家扬言要破门而入，法院扬言要来强制执行，吓得她东躲西藏，随身带的，是她的上告申诉材料和写书稿的材料。每次背一大包，累得她直喘粗气。

宁子说她，你出来打官司，躲威胁的，还把这些科研带上干嘛？“孔夫子的褡裢——书袋子（书呆子）”。你就自己休息好一点，看看电视，养养精神嘛。刚才还对我哭一场，现在又趴在桌上写了。也真是少见你这样的人。

亦琼笑了，说，这是我立身之本，我把教学科研都丢了，我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呢？可能我就得趴下了，再也起不来了。

就在死婚官司期间，她完成了第二部书稿《文学批评方法》，交给出版社。

有了孩子以后，她常常是身边放一张凳子，把架着的腿支在上面，然后左手撑在腿上，抱着孩子喂奶，右手写文章。肿瘤手术后，她在医院也趴在床头抄写书稿。回到家里，把伤腿架在凳子上，放平稳，坐在桌边写，就这样完成了国家项目的书稿。她也感到那些日子的艰辛，多声喧哗：生孩子、离婚、肿瘤手术，还要写书稿。后来在这部书稿出版的时候，她在扉页上写：“献给嘉陵多声同奏的日子”，以纪念过去的岁月。

在广州，接待亦琼的人，把她的科研教学赞美了一番，她满心以为有希望，但是，人家又嫌她的职称高了，职称的名额是有限的，你来了，构成了对别人的威胁，无疑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你已经到了该评教授的年限了，你的科研成果也够了，在任现职前出了一本专著，在任现职期间又出了一本专著，而且还完成了一项国家项目，也是一本专著。我们很多老人都还没有专著，国家项目就更没有了。你又有专著，又有国家项目，岂不是一来就要评教授吗？

亦琼想争取一下，她说，我不是有野心的人，我不会和老人争的。尽管我已经到了评教授的年限，我可以不申报。当教授是迟早的事，我可以晚两年申报，决不影响老教师的职称。我是说话算话的。

接待的人说，那也不能那么说，不仅是老人问题，年轻人也会有意见的，他们想进小助教，跑腿的事，就可以不干了。你一来就当了教授，打杂的事总不能让你去干吧？不仅对你的职称不合适，对你的年龄也不合适，你比他们年龄大。

亦琼听呆了，她原以为，这些年她拼死拼活干出来的成绩，会对她找工作有利，可是人家说她太有成就了，不能接受她。她表示不马上申报职称，人家又说她年龄大了，不能用来跑腿打杂。她是进也无路，退也无路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她在广州跑了三处学校，都是这个态度，她对到广州死心了。

亦琼改变了一定到正规大学搞专业的思想，她把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位在收入上。哪里收入高，养孩子不困难，她就到哪里去。专业不专业又有什么要紧，专业已经快把她穷死了，还不接受她。那么她死抱住这个穷专业有什么意思呢？她不能等死。嘉儿要上幼儿园，嘉儿要上学，嘉儿每天要喝牛奶。她不喝牛奶可以，嘉儿不喝不行！她决心放弃专业来求职。

亦琼继续到珠江三角洲的各个小城市去联系。她不相信，难道就没人欣赏她的才干，就找不到一所愿意接受她的学校？她不甘心，她要把珠江三角洲的每座城市都跑到，然后再来权衡自己去哪里。

她沿广州——佛山——顺德——江门——中山——惠州——东莞——

广州的路线跑了一圈。每到一处，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图，简单的行李包里，除了个人材料外，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省地图、市地图。她没有任何亲友，一路上靠地图带路，找学校招待所住。每次住下，她就摊一床地图，边啃面包，边看地图。津津有味地看上一两小时，选择自己的去向。

她象天女撒花一样，各处散发自己的个人简历，向陌生的南方学校推销自己。她不再谈她的外国文学专业了，她讲上公共写作课、大学语文。拿出她获得的“全国洁霖杯散文大赛二等奖”的获奖证书和“重庆市女性人才演讲比赛二等奖”的获奖证书，最后，才把她的专业捎带介绍给别人。她对自己的这种转变，边行动边决策的作法，感到很有趣，很刺激。

亦琼当过沙坪坝区法院陪审员，她在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先进，千分之二人员奖励升工资一级，评为省市先进个人。截止亦琼到南方求职，几乎是年年都在当先进。平时，她是羞于夸说自己当先进的，现在为了求职，她把这些证书都带上了。以证明她不仅科研好，她的人品也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她没有担保人，她用这个来为自己向接受单位担保。

在佛山，亦琼见到她读研究生时的老同学。老同学直夸她的材料丰富，但给她指出一点，在你的先进材料中，有两份民主党派的先进证书，我们这里，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关系没处好，领导看了，可能会影响接受你。

她曾经写过三次入党申请书，第一次是在读工农兵学员的时候，由于她和穆向红的矛盾，两个耳光把入党打脱了。第二次是她毕业回工厂，在宣传科当干部，不是党员搞政治工作很不方便，就要发展她了，她考上了研究生。工厂把她的入党材料转到了学校。研究生党支部通知她参加党课学习，她想着她是自学改行考上研究生的，得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就说她忙，自动放弃了。第三次是分回母校以后，她打完了离婚官司，对帮助她的系领导、校领导真是一片感激之情，党对她真好哇！她写了一份申请书。可是党内对她这个人有争议，她的介绍人告诉她了，你可以凭自己的工作业绩争取到各种荣誉，但是要在入党很难。武大郎开店！老子是思想入党，党外布尔什维克！她有些不忿。

盟支部知道她入党受阻的事了，殷老师和屈老师跟她一起散步，要她加入民盟。她感到奇怪，说，党都不要我，你们还要？还敢要？

屈老师说，我们怎么不敢要？你又没有违法乱纪。我们的条件只有两条，一是业务好，二是人正派。你到中文系6年了，跟殷老师家的周老师一个教研室，大家还不了解？你合乎这两条，为什么我们不发展？你都不发展，还发展谁？

她说，这几句话我爱听，那就入吧。手续麻不麻烦？要汇报思想就算了，假兮兮的，太痛苦了。

屈老师说，不麻烦，不麻烦，一点不痛苦，你填个表就行了，也不要汇报思想，天天都看见的人，有啥子汇报的。你愿意谈心，随时都可以谈，不想谈就算了，每个人都还得有点个人自由，隐私权嘛。

除了父母姊妹，还有什么比一个党派组织给个人的总体评价更能鼓起人的生命的勇气呢？她加入了民盟。说来她入盟的动机很简单，她想有组织的关心，就象家一样，有个依靠，死了也有人送个花圈。

重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诞生地，那里的民盟组织非常有活力。中文系的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是民盟的人，以致学校惊呼，不得了了，教学骨干都往民盟跑了，党在那里干什么了？入盟使她和过去的同事在盟里又有了一层更

为亲近的关系。大家一起说笑，一起出游，一起为修建白宫馆、渣滓洞死难的民盟烈士纪念碑捐资。在白宫馆、渣滓洞牺牲的烈士有一半是民盟盟员呢！她做什么事都是很投入的，对盟组织的事，也一样积极。

盟组织对人的关心，常使她忘了它是一个政党组织，而把它看作一个温馨的家。她入民盟的第二年，赶上6月学潮。在那样一个氛围中，个人不卷入进去，或者说不发言，似乎是很难的。所幸她有了民盟这个家，殷老师和屈老师挨家挨户去盟员家爬楼梯打招呼。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请保持冷静，慎言。在那个时候，有多少父母在家担心自己儿女在外面的政治安全。她已经算是中年人，盟组织还把他们的这些盟员当做它的儿女来关心，怕他们出事。直到后来亦琼想起这件事还很感激。从她的私心来说，她是老三届知青出身的人，个人的学业和青春已经被文化革命耽误了，再也赔不起以生命为代价的政治动荡。她正怀着孩子，她很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她患股骨肿瘤，去医院手术前一天，带着两岁小女去照相，正当她和女儿靠在一起，坐在石梯坎上歇气时，盟总支和盟支部的老师找来了。他们上她家去没人，就出来在校园找了一大圈。最后在大校门见到她正坐在地上。她很感动盟组织对她的关心和慰问。禁不住对自己说，我有这个家，真好。

如今到南方求职，这里的党派之间有矛盾，她就把重庆市民主党派先进个人，和四川省民盟先进个人的证书取下来了。连说，不要了，不要了，我是来求职的，不是来介入党派是非的。反正她现在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切大事，都不及生存事大。生存第一，别的，以后再说吧。

旅途全是乘长途汽车。当她从江门到中山时，已快天黑了，她顾不上吃饭，买张中山市的地图，马上往市区边沿的山顶爬，山上有新建的孙文学院。天黑了，学校没有对外的招待所。她向一个女学生打听，她很热心地带她找一个管内部招待所的人，找了几栋房子才找到。总算住下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又到学校逛，找到一家杂货店，买了两个面包，回到屋里，慢慢研究中山地图。第二天一早，去人事处联系，留下简历。上到街里看了一下，直接买了返回广州的汽车票。

从中山返回广州时，已是下午两点钟。刚下车，亦琼就看见去惠州的长途汽车在发动了，她当即跳上去。她的下一站要去的地方是惠州。

还没吃中饭，头脑饿得发昏。汽车经过流花车站上客时，她一眼看见站台上卖盒饭的，忙把身子探出车窗外，直着喉咙叫，盒饭，快来盒饭！

刚接过，车开了。司机见她狼吞虎咽，直咂舌头。

吃饱了，她拿出广东地图查看，核对沿途经过的地方。那副神态，象是在研究什么作战方案。

中途汽车抛锚，到惠州，天已黑了。亦琼在小贩手里买了一张高价地图，乘私人摩托到市郊师范学校。她不敢住外面的旅馆，嫌贵，怕不安全。她这条命可是丢不起的，嘉儿还在家里等着她哩。

一路上，她心里直打鼓，生怕因天黑，驾驶员把她暗害了。随口胡诌她是回学校的，先生在家。

学校在扩建，没有校门，驶过了学校宿舍她也不知道，只让驾驶员往学校里面开，学校没有围墙，尽头是一座山丘。

驾驶员停下来，说，没路了。

她一听，忙跳下车说，就是这里。

她不愿暴露自己不识路，她跟他说的话都是假的。

待摩托开走后，亦琼望着那座静悄悄的，黑乎乎的山丘大笑不止，太逗了，象演间谍戏一样。一路上把她搞得紧张死了，又怕驾驶员害她，又怕出车祸。这些南方的摩托车骑手，车技不是一般的好，速度快得象开疯了一样。吓得她坐在车后，紧紧抓住驾驶员的腰带说，慢点，慢点。

现在总算到了，下车了，悬着的一颗心落下了。她背着行李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

东莞是亦琼求职的最后一站，从惠州经樟木头到东莞，途中被“卖”了两次“猪崽”（中途车不开了，换乘别的车）到东莞已是下午两点钟，太阳晒得她头晕，直想吐。她实在走不动了，不愿再在东莞停留，想马上离开。这么想着，却下意识地买了张东莞地图，鼓起勇气作这最后一站的联系。

每到一座城市，亦琼联系学校后，首先打听附近有没有幼儿园，有没有中小学。然后去逛菜场，打听物价。她很欣赏南方的菜场，功能齐全，吃喝拉撒用的东西及厨房用具全有，特好看。稀奇古怪的水产、蔬菜、水果很多。菜牌上写的字也是怪模怪样的，不认识，又不好问，人家见你戴眼镜，还不识字，岂不笑话？可那些字，她真不认识，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

在菜场，亦琼回到了家庭主妇的角色，逛得兴致勃勃。这是她旅途奔波的最好休息和娱乐。

就要离开山城了，亦琼越来越常梦见哥哥。她对小弟小妹说起这事，谁知他们也说，我也梦见了，我也梦见了！

大年初四，小弟抱着三岁的嘉儿，亦琼和小妹挽着手，两个大男孩和大女孩在前面跑着，张家三姐弟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回大溪沟了。

大溪沟的变化真大呀，都要认不出来了。柏油马路全部变成了水泥马路，老菜场、罗家院没有了。前些年大溪沟菜场路面下的下水道因沼气堵塞，发生爆炸，把那片房子都震上天了，只剩下劳动局的房子立在崖壁上。如今在那片废墟上，早已修建了功能齐全的现代菜场、花园和银行。四维桥自1980年发特大洪水后，逐步把桥脚用垃圾填了，现在没有桥下桥上的区分了，只剩下桥上的横栏，还显出当年这里是一座桥的痕迹。河边干干净净，不再做蔬菜水果码头了，拉板车也绝迹了。惟有沙滩、礁石、碉堡没变，江水仍在静静地流淌。

三个孩子在礁石上玩水玩沙，大男孩说，爸爸、姑姑，好羡慕你们哟，你们小时候玩得好安逸、好自在哟，我都10岁了，还一次都没有下河洗过澡。

小弟说，你们现在游游泳池，打电子游戏机嘛，你们从小喝牛奶，爸爸小时候没喝过，到现在也喝不来嘛。

大女孩说，妈妈、舅舅、姨姨，莫要看你们小时候穷，精神还是很富有嘛，有那么多的红房子的故事，象听神话一样。我的童年就写不出什么象样的作文来嘛。

小弟说，有理有理。

他们浩浩荡荡地回到红房子，40年的红房子已是一座危房。楼前的墙上钉了一块木牌，上面写：“此房已被白蚂蚁蛀空，属拆迁危房”。红房子旁边的那条通观音岩的老路，石梯坎还是照旧那样窄，那样旧。

小弟对三个孩子说，这是你们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家，你们的大伯大舅，就是在这里把你们的爸爸妈妈领出工人区，走向大学的。十岁的大男孩和大

女孩对着红房子鞠躬，嘉儿也学着表哥表姐的样，对着红房子鞠躬。

亦琼禁不住流下眼泪，就象梦中见到的情景那样，哥哥迎面走来了……

亦琼带着嘉儿去宁子家，正好宁子姐姐也从成都回来了。她一点不显老，好象比亦琼还年轻。她没有生孩子，家庭没有拖累，人保养得特别好。她烫着短短的头发，戴着小巧的银边眼镜，穿着灰色的羊毛套裙，外面罩着牙黄色的羊毛大衣，围着花丝巾，把白净的皮肤衬得更加白晰。她在省计委当处长了，常到重庆来检查工作。这是让宁子妈妈最感欣慰的，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党员，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大女儿当处长，小女儿当局长。总算总算在政治上翻身了，扬眉吐气了，人的尊严找回来了，只可惜老蓝没有等到这一天。她每每想起可怜的老伴，就觉得她对他太不宽容了。

张家儿女和蓝家女儿正好相反，张家成分好，拼命打了一个文化翻身仗，可是没有一个儿女入党，全挂白牌，还丢掉了老大。这个世间的事真是说不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宁子曾经嫌丈夫是个闷生，不看小说，现在日子过久了，人也就变得实际了。她成天在外忙她局长的应酬，巴不得袁成一天在家不出门才好，可以管孩子呀。袁成只管他的业务，对做官一点兴趣也没有，除了上班，下班就待在家里。自然儿子是他管的多，两父子一起玩电脑，打游戏机。他对宁子在外做官只有一点意见，每次宁子回家就煮清汤萝卜，油都不放，说是外面吃的火锅、大鱼大肉太多了，要回家洗油。袁成叫起来，你回家洗油，我连油星星都没有沾到。这样的清汤萝卜要把我腹部的脂肪全都刮去哟，叫我怎么受得了。宁子笑得不得了，就给丈夫儿子炖一锅排骨汤，偶尔尝一尝，袁成就说，各人留着肚子外面去吃。我们是没开你的伙的哟。慢慢地，宁子觉出了袁成的好处，就在嘴上说说。袁成就说，我是青果嘛，回味甜嘛，你以为找个能说会道的老公好，成天跟你耍嘴皮子，看你烦不烦？我是男人都烦。宁子想想，也是有理。

当真要离开这块生她、养她，工作、学习的地方，这些年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亦琼心来。虽然亦琼要为她两次不幸的婚姻，为她窘困的经济远走他乡，但这所她任教了十年的大学，一草一木都令她难以舍下。多么美丽的校园呀，她禁不住在心里再次发出赞叹，就连三叉路口、樟树林边山坡脚下的“白宫”都是那么富有诗意。那是一座公共厕所，贴着山壁修的，厕所外面洗手池上空是用水泥架的葡萄架，葡萄藤缠在房架上，垂下些枝条，厕所墙壁和葡萄架都是全白色的，掩在青山绿树中，象是一座小巧精致的别墅。万丛绿中一点白，人们称它是“白宫”，它不啻是学校的一道景观。

还有那三叉路口另一侧小山上的图书馆，香港邵逸夫出钱建的新馆和老馆连成一个庞大的楼群，外墙都贴上了白色的瓷砖，远远看去，是那样高贵雅致。图书馆楼前的花园，是一个典型的园林造景，自然的花草和现代的建筑，显出园林空间的流变美。庭园中到处塑着现代雕塑，一个不锈钢的圆筒上面开了一个圆洞，圆筒尖象削尖了的竹子尖一样立在那里；长方形的喷水池里，是两个半圆球体沉在水里，球面露出在水面，旁边竖着的金属杆上支撑着辟开的金属半球。这样的雕塑你尽管去想象它是什么吧，它什么也不是，它是现代想象的结晶。球形、半圆形、圆柱形的雕塑、长方形的水池、菱形的地砖路、半圆形的地灯、圆形的路灯罩，弯曲的小径，和对面展览厅的屋顶造型相映成趣。那屋顶，真是别具一格，全是三角体，象金字塔的山峰一样，纵横排列。

从图书馆宽大的石梯坎下来，右手边是一片小树丛，在路边的石坎上，种了一排棕树，宽大的树叶，象扇子一样张开，互相交错，如一道屏风隔着三叉路口通一教楼方向的景致，形成分隔三叉路口景色的空间边界，有连有隔，隔而不断，在视野上增添了园林的空间层次和纵深感。这样的设计真是匠心独具，它非常适合象母校这样地盘宽的校园布局，它的整个风格是大气，而不是象美术学院那样因地皮太小，整个的园林造景象壶景一样小巧，是袖珍式的风格。

还有电影院门前坝子里的两棵巨型黄桷树，象是两个守卫立在那里，粗大的树根在裸露了四十年后，终于围着树修了一个圆形的花台，更好地保护着大树，树枝象一把巨型绿扇一样篷开，它又成了树下乘凉，下相棋、等候看电影的消闲地，那些婆婆妈妈们，常常抱着婴儿在树下玩耍。四十多年前种下这两棵树的人，真是积了荫德哟。

流连在这样的校园景色中，真是叫亦琼依依不舍呀。可是她又不得不离开它，她的感情交织在爱与恨之中。她始终都在贫困里打转，从红房子的贫困走到大学的贫困，从向往这所大学走到离开这所大学，它跟她的个人经历有那样多的宿命的牵连，它究竟是属于她还是不属于她？亦琼真是回答不了。就把它作为她的前半生的一个小结吧，她要把她的后半生的历史重新书写，步子就从这里迈出去。

山水情浓，老单位的人情更浓。这十年，老单位给她帮助的人太多了，老单位给她的支持太大了。象她打死婚官司，是老单位下大力帮了她；象她肿瘤手术，是系里冒着寒风，开着车到一百里外的医院来给她签字。这也是她虽然个人生活一再受挫，都没有离开老单位的原因。舍不得那份情呀。

小弟说，你欠老单位的情太多了，我都替你不好意思了。你走了，还是得表示一下你的谢意。

亦琼也老是惦记在心，可是她该怎么感谢呢？这么大个学校，那么多的人，都给予她帮助。要送礼，就是把她煮来吃了，也不够还人情呀。

小弟帮助她收拾东西，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点歌，为学校点歌。接连点三天。今天听不到，明天能听到，明天听不到，后天总能听到。

亦琼连说，不错，这个主意不错！

两姐弟兴致勃勃来选歌，哼了这首，哼那首，在纸上写来划去，最后选了三首：《祝福》、《爱的奉献》《好人一生平安》。

亦琼去街里人民会堂旁的调频电台点歌。学校的人每天中午、晚上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并且街上的喇叭每天也播出。电台只有生日点歌，从来没有听说为单位点歌的。不给她办。亦琼讲了她要离开北碚了，甚至离开重庆了，她要感谢学校对她的情意。再说电台点歌节目也要活套一些嘛，哪儿都是生日才点歌祝福的呢？电台小姐被说服了，去找他们的领导，毕竟他们没有办过这样的点歌业务呀。领导同意了，还触发了今后要把点歌办得更加灵活的想法。

亦琼交了三首歌的钱，写下祝词：“张亦琼衷心感谢学校所有关心帮助她的领导、老师和朋友，特点歌祝大家新学期好。”定在2月中旬开学的头三天播出。

点罢歌，亦琼背上行装，加入了南下教师的队伍。去年冬，她到珠江三角洲联系工作，陆续收到几个学校的商调函。她权衡了一下各个城市的条件和收入的高低，最终决定去东莞。

这是一所新办大学，说是大学，其实是一个专科学校。亦琼已不在乎那些外表的牌子，她要的是工资高，住房好。调令东莞市里还没有批下来，学校急需上课的老师，要她先以借调的形式去上课，等调令下来后，再回重庆搬家。

母校的人事处长说了，只要你一天没有办理调令，你一天就是我们的人，房子你父母和孩子尽管住。随时欢迎你回来不走了。这样仗义的话，真是让亦琼感动唏嘘。

母亲也说了，你就放心走吧，“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树挪死，人挪活”。嘉儿有我和你爸照顾，等你在那边安排妥了，我就跟你一起去广东。写写划划我帮不到你，帮你看家带娃儿还行。家乡不家乡又有好大一回事，又没走出国，这把老骨头到哪里也是一个“烧”。我喜欢花园，我死了给我栽棵树，把骨灰撒到花园里沤肥，盒盒都不要。

就只有这么个心愿。母亲说这话，让亦琼哽咽。她决没想到四年后真的应了母亲的话，母亲把她的外孙女带到7岁就倒下了，那把老骨头在广州火化。

妹夫赞助一千元，要亦琼乘飞机去广州。不要带行李，到了南方再买。人家出门打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都空着手，到了目的地再买。你一个教授背一个被卷去乘飞机，也太不潇洒了。

亦琼没听妹夫的劝，她要养孩子，潇洒不起来。家里有被子，又去外面花钱买，总是一种浪费。她终于没能达到乘机的气派，随机带上了被卷、凉席和一捆书。怕行李超载，所有行李都只用塑料薄膜包扎，起个防水的作用。里面捆的什么，看得一清二楚，手里提不了，她连旅行提包都没带一个。

她在换登机牌时办了行李的托运手续，然后斜肩背着凉席登机，凉席超出头部一大截，就象背门火箭筒。夹在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旅客中，亦琼的行头显然有些扫同机者的面子，走在她周围的旅客都不言语。

终于一个女士说话了，我还以为我的行李就够长了，想不到还有更长的，居然是凉席！

亦琼听了，稳稳地笑着回答，天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

刚过春节，流花车站的南下民工黑压压的一片。亦琼带着笨重的行李，挤在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民工里，她感到自己都要窒息了一样，满脸流汗，被人流包围着。她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动不了身子。她想，这样不行，她会被民工挤死的，踩死的，窒息死的。

她不再去挤车了，好不容易趁着空隙退出来，站在路边看那拥动的人群和所发的车次。

她终于看出点道道了。当一辆装满旅客去东莞的长途客车滑行到她跟前时，她把手一扬，大叫，我没有买票，把我拉上去吧。

客车猛地停了，售票员朝她叫，要补两张票，上不上？

亦琼连说，上，上。

售票员和车上的人连人带行李把她拖了上去。满满一车去东莞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没有座位，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亦琼爬到驾驶台，坐在车头行李包上，象是漂泊的吉普赛人，任大篷车把她拉向远方。

客车一到东莞汽车站，一大群私摩托就围上来拉客。没有到学校的直达公车，亦琼只有坐私摩托。车主要收她的高价，说她有行李，不好托。反正摩托多，她也到目的地了，不急。

她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要去报到上课，行李都是上课的书，收我高价合适吗？

车主见她这么说，就说，算了，优待老师，不收高价了。

亦琼在车上和车主聊，知他是梅县人，山区穷，就到珠江三角洲来搞摩托运输，晚上住在旅店。一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

第一天到东莞，亦琼一路上的情绪都还好。那天她一报了到，心里就难过了，情绪一落千丈，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爬上了心头。她就这样永远被“抛”到这块土地上来了，失去了内地乡土的根，内地的文化环境和人际关系。她感到惆怅，她来这里干什么？为了挣钱养家，为了一个鼓舞人心，给人希望的发展前景。她将得到什么？最现实的是多一些工资，而失去的呢？她难以比较。

食堂还没有开伙，她向一个过路的教师打听，哪里有小食店，他告诉她去埗头路。傍晚时分，亦琼提着饭盒来到埗头工业区。

埗头路和学校一墙之隔，这是条中小型合资企业十分密集的街。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针织厂、毛织厂、制衣厂、印花厂、玩具厂等，满街是从内地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四川、湖南、广西的居多，还有河南信阳的。

看着压断街的打工妹，亦琼油然而起一种历史的悲壮，想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内地十多岁的小姑娘，稚气还未脱净，乡土味仍很浓重，她们为求生存发展来到沿海，在不知不觉的辛勤打工中，以自己的血和汗书写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她们与沿海人一道，加快了沿海地区的繁荣和现代化步伐，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眼界和生活水平。每年，这些打工妹、打工仔要向内地寄回好几十个亿，穷困的乡村也就这样被带动了。

亦琼与路边饭桌上吃花生、喝啤酒的打工妹和打工仔攀谈起来，他们以为她是记者。亦琼提起手里的饭盒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打工的，只是职业不同而已。她问他们想家吗，他们说，习惯了，不想。只是快到春节时，受探亲气氛的影响，才想起要赶回家去过过年。

看他们那样年轻朝气，不知劳累，也不生病吃药，亦琼受了感动。她想起24年前下乡插队的自己。那时候，她跟他们一样年轻，一无所有，没有坛坛罐罐怕打破，硬是用自己的血和汗写下了他们那代知青的历史。如今她走进南下的队伍，理应把自己的年龄减去十岁、二十岁，退回到当年知青打烂仗的时候，一切从零开始，就不会多虑自己的得与失了。当年插队，没有盼头，前途是凶是吉不可预测。而今南下，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土地突飞猛进地变化，前景看好。

站在埗头路，她禁不住很气概地对自己说，我是打工姐。

亦琼上两门课，金融写作和大学语文。这完全脱离了她的专业，但她已经对专业无所谓了。只要工资好就行。当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亦琼觉得自己简直变成财主了，一千元，一千元呀，这是她在老单位工资的5倍！这钱真好哇，真象新民谣唱的那样，“爹亲娘亲不如‘老人家’亲”。自然，这个“老人家”是指一百元面值的钞票了。

亦琼开始置办必要的厨房用具，购买煤气罐等。暑假回去搬家，把母亲和女儿接来，就得自炊了。

这座小城，过去是个农业县，农民洗脚上田，靠卖地皮，集资修路，引进外资办厂和内地打工者的密集型劳动致富。但文化教育跟不上。学校没有附属幼儿园和中小学。一切都得自己去外面联系。

同事告诉亦琼，我们的孩子就近在大队办的幼儿园入托。是承包给私人的。习惯不太好，小孩都得自己带零食去幼儿园。

亦琼听了奇怪，上幼儿园哪有自己带零食的道理。没带的怎么办？小孩都嘴馋，别人有得吃的，自己没有，怎么好过？

同事说，是呀，所以要给他多带些，放好，不要被别的小朋友偷了。我的小孩的酸奶老被小朋友偷，我只好给他多带一个，偷掉一个，总还能吃到一个。

亦琼说，也说不上是偷，他看着别人吃，当然也想吃了。怪不得小孩，只能说幼儿园没办好。

同事说，收费不少，伙食很差，小孩回来，老说吃的是咸菜。一天也说咸菜，二天还说咸菜。不给他带吃的去，还不是自己的孩子吃亏。

亦琼听着直摇头。她骑单车上街，找到这家幼儿园。房子修得很漂亮，门廊里贴着每日配餐表，象模象样的，表里没写咸菜。院子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铁笼子，里面关着一只脏兮兮的癞皮猴子。笼子外面扔了一地果皮饭菜，把院子也搞脏了。亦琼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心里嘀咕，幼儿园养猴，这不传染病吗？

她继续往里走，看见院子一角，一个小孩趴在地上睡着了，嘴角流着口水。过路的老师从小孩的身上跨过去，没有把他唤醒。

这成什么话？这象什么幼儿园？亦琼看也不看了，联系也不联系了，掉头就出来了。无论如何，她不能让嘉儿进这家幼儿园。

那么，又进哪儿的呢？别的幼儿园就很远了，质量也是不能和她在老单位的幼儿园相比的。骑单车送，最近的也要骑半小时。满街的摩托，开得十分野蛮，就象鬼子进村了一样撒野。经常见路上横躺着撞坏的摩托和单车。亦琼一人骑单车上街都是提心吊胆，以后孩子来了，每天带着她骑单车上幼儿园，没准会出事的。她的心里不免沉重。

亦琼随邻居到她的小孩就读的小学去看看。邻居说这所小学比较好，她的女儿还是找了关系才读上的。小学的院子中央，是一个小卖部，课间休息和放学后，学生就到小卖部买零食。当地人每天给上学的孩子10元钱买零食吃。亦琼感到很意外，怎么生意做到学校来了？这还怎么教学呢？又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呢？

等着邻居的小女孩放学了，推着单车一起往外走。小学离家很远，中午小女孩回不了家，就在学校搭伙，午睡睡在课桌上。只听小女孩叽叽呱呱讲今天上午班上有一个女生和两个男生被脱了衣服罚站的事，老师让其他同学都上前去羞他们。

亦琼听了，心里震惊得不得了，这不是搞孩子的体罚吗？这是犯罪的！她愤愤不平。

邻居已经经过了最初愤怒的阶段，对这里的作法早就习以为常了。她对亦琼说，这里的文化教育就这样，新建城市嘛。这里不象内地，不喜欢提意见，谁提意见，谁遭报复，干脆不说了，忍着点吧。我带孩子来报到时，老师问，是坐新桌椅还是坐旧桌椅。坐新桌椅就要多交150元钱，坐旧桌椅就不用交桌椅费。我一听就有气。这不是巧列名目多收费吗？我就说坐旧桌椅。老师又说，全班都是坐新桌椅，就她一人坐旧桌椅，也不美观吧。我就问孩子敢不敢坐旧桌椅，不怕别人笑。孩子说敢，有什么不敢的？她爸爸坚决不准她坐旧桌椅，交钱就交钱吧，你让孩子一个人在全班坐旧桌椅，不

是损伤她的自尊心吗？这样才交了新桌椅的钱。有什么法，我只能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刻苦学习，不要犯错误，不要受惩罚。不要去跟当地小孩攀比吃零食。

亦琼说，你的小孩没有罚站，可是看见同学罚站，这对她的身心健康的成长也是不利的呀！

邻居叹口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所以为什么很多调到小城来的内地人，把孩子放在老家读书。你的女儿还没有来，家里有老人，其实你可以把孩子也放在老家，就不让她过来入托读书了。每月多寄一些钱回去。在这里，钱是不成问题了。孩子不在身边，你还可以到外面去兼职，多挣一些。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亦琼摇摇头，说，不，女儿无论如何我是要带到身边的。她本就没有父爱，我再把她放到老家不接来，岂不是让她母爱也得不到吗？不知会养出个什么心灵变态的怪物来。

她想起连英对人的冷漠，不尊老，不爱小，只顾自己，生怕吃亏，不是病态的孤儿意识又是什么呢？不，她决不能把嘉儿长期放在老家，只是按月邮钱回去。她不干那样的傻事，挣钱养了女儿，到头来她还和母亲感情疏远。孩子不能没有母亲的爱抚和教育，给她一份健全的心智和正常的情感，是她学习做人的第一步。活着的第一要义是做人，其次才是发财、学问什么的。

她只求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不指望发财，但母女俩必须生活在一起，分开怎能活下去？！

亦琼和邻居分手了，她还要去邮局。她骑着单车慢慢在人流中穿行，心里想着女儿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事。不提防，后面开上来一辆摩托，贴着她身子，“嗖”的一声擦过，她单车篮子里的挎包被抢走了。

亦琼醒悟过来，大叫“他抢我的包，拦住他！”没有谁理会，摩托一溜烟开得没影了。

亦琼心里吓得咚咚跳，心慌慌的，她的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老单位的工作证，通讯处，稿费取款单，钥匙，再就是几百元钱——她准备买煤气灶的——全在挎包里，这一下全没了。

她很丧气，只得回头往家赶。突然想起，不对，挎包里有取款单和身份证，坏人岂不可以拿去取吗？她又掉过头去，匆匆到邮局去挂失。

她急急忙忙赶回学校，换房门的锁头。她怕抢包的坏人，万一凭着包里的通讯处和钥匙半夜来开她的房门怎么办？

晚上睡觉，她在门后抵上一根大铁棍，除非外面用斧子把门劈破，否则是不能进门的。

但是真的劈破了，邻居也早就听见响声了。她已给邻居打招呼，一听见她这里有响动，就起来增援她。

邻居要她放心，不会那么猖狂的。但亦琼心想，怎么不会那么猖狂呢，大白天，在闹市区，活活地把她的包给抢了。这不是活抢人吗？又怎知不会上门盗窃，杀人放火呢？

那一个星期，亦琼没敢跨出校门一步。她相信“祸不单行”，生怕上街又出个什么事。

她干脆不出门了，她要避祸。她在宿舍写稿。反正家还没有搬来，她吃食堂很简单，除了上课，她就在屋里写稿。

亦琼教一个成人班和一个专科班。成人班听普通话很吃力，他们都是说粤语、听粤语广播，看粤语电视长大的。专科班不会记笔记。上课必须有大量的板书，以帮助他们接受教学内容。亦琼在原来的学校板书不多。现在是每上一次课，没有不写四五板黑板的。每天都有课，每天都吊着手在黑板上写得飞快。下课回到宿舍，又写自己的稿子。写字的右手始终没有得到休息。

她把右手写肿了，手肘发炎。她去校医室看，要她休息右手，少写字。这是不可能的，每天都有课。每天都得写几大黑板，擦了写，写了擦。校医室没有打封闭的针药，要她去市里的医院看。

为这一针封闭，亦琼在医院候了半天。打针的药费吓她一跳，收她50元。她记得在原单位打封闭就一元，她带保姆打过。这里工资高，可也没有高出几十倍呀。这样的药费不是太离谱了吗？

她回来对邻居说到这事。邻居说，到这里来不能生病，生个大点的毛病，一是看病不方便，二是把你的工资全塞进去也填不满。一个胆结石开刀就是1万元，你生得起病？孩子能生病？

亦琼听了，这才彻底明白了，市场经济是年轻人的舞台，沿海是那些没孩子不生病的年轻人的天下，对她这样单身带孩子的中年移民是不合适的。在沿海，你没遇到事的时候，拿着高工资，觉得一切都很顺心。可是一旦遇到事，你就感到困难重重，难以克服。就那点工资，连生一次病都不够。你不生病，就不知道医院的事；你没孩子上幼儿园，就不知道幼儿园的事；你没儿女读书，就不知道中小学的事。没事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一遇上事的时候，什么都是事。而这些事，是你联系工作，迁居南方的时候考虑不到，估计不足的。你非得在这里住下来，才能了解到个中的甘苦。

亦琼陷入了矛盾之中。在内地，她一人工资养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身心受着钱的压迫。她背水一战，打出南下的牌，要给嘉儿的成长，创造一个好的物质生活环境。这个选择，意味着把她前半生的追求都抹去了。她放弃专业，放弃名誉地位，放弃和谐的人际关系，把自己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来打天下。要与自己过去的历史告别，而前景还是一个未知数，她曾经哭过，但她没有别的退路，南下，闯得好，可以“死”而后生。如今她卸下了经济的重负，又被孩子上幼儿园的事，读书的事，抢包的事，医疗的事，搞得没情绪极了。她的心沉甸甸的，她不知道来沿海地区，在挣了钱的同时，是否把嘉儿的教育给耽误了。

这么一个乱糟糟的城市，连点安全都没有，她和孩子孤儿寡母的，能不出事吗，孩子能学好吗？她象是《神曲》中在地狱里经受考验的灵魂一样，受着地火的煎熬。

亦琼接到周老师的来信，他说他们都听到她在电台点的歌了，系里的老师都在说，听到亦琼点的歌了，很感动，情义无价呀！周老师也祝她在异乡平安，过得好。如果不满意，老单位随时欢迎她回去。

亦琼问自己，我在异乡过得好吗？走出来了，我还要回去吗？她已经四十一岁了，还在南方受着求生生存的煎熬。难道南下的选择是一个错误而失败的决断吗？她在屋里苦思苦想，她不相信在这里就没有她发展的舞台，日子就无法改变。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还就这片土地发展变化最快，它必将以丰厚的回报给予那些南下闯荡的文化移民。

站在阳台上，亦琼看着繁忙而又零乱的东莞象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

她的万千思绪都明朗起来，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对着前方冒着红光的东莞城，再次从心里喊出：我是打工姐！

为了嘉儿有个好的受教育环境，亦琼最终离开东莞到了广州的大学，她把母亲和孩子都接来了。她已经做了教授，当硕士导师，带研究生。但她心中还有一个读书的心愿，想考博士。别人都说当教授已经到头了，还考什么博士，一点实际利益都没有。她不为任何实际好处，只是想了愿。她就要45岁了，再不报考就超龄了。她鼓着劲要最后一搏，成天忙着复习外语、打电脑。

母亲把家务都包了，帮助亦琼照顾嘉儿。家务做完了，孩子上幼儿园了，她就自己一人到学校周围去转悠了，去建筑工地看修房子，去问那里打工的四川老乡，地基都是用什么东西打的。回到家就给亦琼说，学校旁边有铁路，还有一个杀猪场什么的，每次都听得亦琼很惊奇，我怎么不知道有铁路、杀猪场的？母亲就说，你是“秀才不出门，知道天下事”，我是“老太婆近处走，知道身边事”。星期天了，母亲就带着嘉儿到处走了，春天去捡木棉花，夏天去采茉莉花，秋天采把野菊花，冬天买束玫瑰花，两婆孙手上拿起，头上戴起，哼着《花心》“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喜气洋洋回家来。还总忘不了到菜场去逗一圈，买回嘉儿选的菜。

这下子亦琼不担心母亲到广州来语言不通，住不习惯了。尽管她没有任何嗜好，又不会看书看报，但她会自己排遣自己。

母亲已经71岁了，天天看着电视里讲外国华侨落叶归根，回祖国探亲，她竟有了思乡的情绪。人家住在外国都要回国来看看，我身在国内，40多年都没有回过自己出生的家乡，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呀。再不回去，以后就走不动了。可是她怎么也不好对亦琼说这事，她现在又在关键时刻，要考博士。

亦琼正坐在电脑桌前打电脑，母亲拿了一块广州米花糖到跟前，说，尝尝吧，也休息一下眼睛。亦琼按了保存键，离开电脑桌，吃了一块米花糖，边吃边说，还是我们老家的江津米花糖好，以后有人从重庆来，让他们带点。

母亲一下接过话头，那我回去带好了。

亦琼很惊奇，你回去带？你想回老家？

母亲说，我想回乡下的老家看看，一两个月就回来。我怕以后走不动了。

亦琼说，那你怎么不早说？今天我不提带米花糖你还不说哟？

母亲说，我开不起口呀，你这么忙，又要教书，又要挣稿费，还想读书，嘉儿谁管嘛？

亦琼说，怎么着也有办法，嘉儿也有6岁了，我带着她也是能够对付的。

母亲是难得开口提她的心愿的，既然她想回老家，就一定得满足她的愿望。亦琼当天给重庆的小妹打电话，妈妈想回潼南乡下的老家，你们看怎么接送妈妈。几十年都没回去过，还不识字、识路，回老家要坐长途汽车，还要走旱路，得有人送才行。

小妹说，哟，老太婆还这么有心呀，那就我们送嘛。回来再说，再跟小弟商量怎么走嘛。

母亲在旁边听着两个女儿的对话，点着头笑。她对亦琼说，妈妈是不是有点心血来潮，发神经？给你们添麻烦。

亦琼说，发什么神经，想回老家是好事，有的人，你要他回去，他还回去呢。妈妈一辈子都重情呀。

那天天已晚了，第二天一早亦琼就到南航售票处买了第三天的票。第三天，她把嘉儿送了幼儿园后，就送母亲到白云机场了。在候机大厅找到一个同机的四川打工妹，托她带母亲一起进出航空港。

在重庆江北机场，妹夫开着小车和小妹一起到机场接母亲。母亲和同行的打工妹下了机，看到女婿开车来了。就说，硬是沾你的光哟，还有专车坐。是不是把这个同路的妹儿也送到沙坪坝，她要到汽车站赶车到武胜。进出飞机场都是她在招呼我。

妹夫说，可以可以，互相帮助嘛。

母亲满心欢喜地对打工妹说，妹儿，上车吧，这是我的女婿，他在当律师呢。

因黄桷坪受重庆发电厂的污染大，父母的家在前两年由小妹张罗，搬到沙坪坝来了。小弟从黄桷坪赶来沙坪坝商量母亲回乡的事，最后定下妹夫开车，和小弟一起送母亲还乡。

母亲看着一家儿女商量，自然是乐得合不拢嘴。这个日子真是越过越新鲜，越过越有劲哟。老了跟大女去南方赶海，飞机来飞机去，回乡下还有小包车送，硬是开洋荤，沾儿女的光哟。她说，小汪，你真是体贴老年人，晓得我不识字还不识路哟，还用包车送我哟。我该怎么谢你呢？

妹夫乐呵呵地说，妈妈说话就见外了，都说女婿当半个儿嘛，谢啥子谢？

小妹一下接过话，哪里才当半个儿哟，就象那煮熟的汤圆饺子，你是实打实的一个馄的（整个的）儿。

妹夫笑得嘿嘿嘿的，要得，要得，我是汤圆饺子馄的儿！

小弟连说，妙妙妙，馄的，馄的，二姐的语言实在是太生动了。

母亲笑得哈哈的，都是有孝心的儿女哟。

张家儿女都没想到，母亲这次还乡带有“收脚迹”的味道，她的话在一年以后应验了，她真的走不动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母亲回老家才40天，亦琼突然接到小妹的电话，母亲明天的飞机到广州，你去机场接机吧。

亦琼大大的惊奇，啊，母亲就从乡下回来了，不是说要她多玩两个月嘛。

小妹说，她待不住，回乡下去看了，住了20来天，就急着回重庆了。回来在重庆也待不住，要回广州，小弟说，妈妈，你是哪个（怎么）搞的哟，这是你的家，你都待不住？她说姐姐在广州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娃儿，还要考博士，她要回去帮你的忙。她耐着性子住了两个星期，不习惯，还生起病来了，你说怪不怪，在自己家里还住不惯，还要生病，好笑话哟。我晓得她心头惦到嘉儿的，赶快给她买了机票。

母亲回到广州后，说起她回老家，乡下的人看见小包车开来了，还当她是华侨回来了，都来看稀奇。农村大变了，就是卫生习惯不好，好好的修一栋房子，不修厕所和洗澡房，还是在房子边边的猪圈里面拉屎尿，我说他们，那么宽的房子，无论如何也应该拿一间来做厕所和洗澡房嘛。我是住不惯。

当年被老大得罪的舅舅已经退休回乡了，他见母亲回来了，高兴万分。

母亲送给乡下的舅舅舅妈和娘娘每人一套衣服。几个异母弟妹和母亲一起去给父母上坟，遇上连天大雨，乡下泥路难走，母亲行走不了。两个舅舅要背母亲上坟山，母亲不肯，都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两个舅舅不由分说，硬是把母亲背上了山。母亲对亦琼说起两个舅舅背她去上坟的事还感动不已，一定要亦琼再买些礼品给乡下的舅舅寄去。

1997年1月，亦琼读在职博士已有一学期了，嘉儿上小学也有一学期了。亦琼征求母亲的意见，妈，我成天忙，你也跟着我忙，就要放寒假了，你看是不是我去办一个边境证，带你和嘉儿到深圳去玩玩，你到广州三年了，还没去过深圳呢。

母亲说，你不要为我操心，我有什么忙的，还不是“叫化子走夜路，假忙假忙的”。你忙的才是正事。深圳没有什么看头，要去，等二天（以后）香港回归了，到香港去看看还值得。看看那个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个发达。英国人占了一百年，收回来象个啥样子？

亦琼说，哟，妈妈的境界还高嘛，还要到香港去看看。要得，等香港回归了，就是办个旅游签证，我也要带你去看。

母亲说，不是我境界高，电视天天在演香港百年回归，就还有半年时间了，大家都在盼嘛。电视演那些故事片，我一点看不起劲。

母亲常看《焦点访谈》、《环球45分钟》、《人与自然》的电视。她喜欢看真实的报道和她没见过的事物、没去过的地方。特别对科学进步的东西，她常常提出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天，她突然问亦琼，天上究竟有几个太阳？

亦琼说，只有一个，你还不知道？

母亲说，我很疑惑，都说只有一个，怎么照了中国又照美国，走得那么快？

亦琼说，不是太阳在走，是我们地球在围绕太阳旋转，又在自转。

母亲说，太阳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动都没动，怎么是我们围着太阳转？

亦琼给她解释地球是个圆球，这是几百年前环球航行就证明了的，太阳是恒星，地球是行星，行星围绕恒星转。

母亲说，太阳那么大，怎么我用一把扇子就能把太阳挡住呢？

亦琼笑了，说，你挡住的是自己的眼睛和照在你头上的光线。太阳离我们太远太远，任何人都挡不住。

母亲也笑了，说，这些书上都写得有吧？

亦琼说是。

母亲叹口气说，我都是吃睁眼瞎的亏，不然也不会提这些傻问题了。

亦琼说，不傻，妈妈七十多岁了还有好奇心，精神还很年轻。

母亲受到夸奖，话也多起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人还没老，就显得很迟钝的样子。

亦琼说，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妈妈爱动脑筋嘛。

过春节，母亲一直精神不爽，大年初三就亦琼带着嘉儿到天河体育中心玩具城玩。嘉儿听着音乐，独自一人在大舞台上跳舞。随着音乐即兴发挥，竟引来了几十个游人在台下看。

亦琼拿着嘉儿脱下的毛衣，坐在水池边沿看，她的头上已经出现了白发，她的身心都很劳累，但心里很平静。生活刚刚走上了正轨，嘉儿也上小学了，一切都在开始好起来。再往后，等她把博士读完了，她就可以完全放

松自己，把家里的生活搞好一些，让母亲也享享福。这些年，母亲跟着她颠簸，象支援前线的担架队一样紧紧护随着嘉儿。没有母亲的支持，她是得累散架的。

嘉儿足足跳了两个小时的舞，才尽兴地跟妈妈一起回家。嘉儿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亦琼专门绑了一块板在上面，嘉儿坐着不勒屁股。亦琼推着车，对嘉儿说，这个春节你的愿望都满足了，花市看了，动物园去了，船也划了，玩具城也玩了，餐厅也吃了，那我们的春节就算过完了，明天开始妈妈就要工作了，欠了那么多的文章没有打，没有稿费哪来的钱吃呀，玩呀，对不对？我打电脑，你写日记，以后你也就可以打电脑发表文章了。

嘉儿接过话说，我也挣真正的稿费，给婆婆和妈妈用。

亦琼说，好，你现在写日记是妈妈付稿费给你，以后就自己挣稿费吧。

自嘉儿学了拼音后，亦琼就坚持要嘉儿写日记，写不起的字，就用拼音代替。为了调动嘉儿的积极性，她实行发稿费，要妈妈提示的日记，一篇给5毛，不提示的，给8毛，写得好的，给1元。取消雪糕钱，要吃雪糕，就自己写日记挣稿费。嘉儿馋，想吃雪糕，不得不写日记了。

回到家，嘉儿进门就叫婆婆，我在体育中心跳舞了。

母亲睡在床上，对嘉儿招招手，又对亦琼说，我觉得很不好，右手拿不起筷子了。

亦琼说，今天晚了，明天到医院去看病。

母亲说，都在过春节，医院也休息，还是过完春节去吧。

亦琼说，那不行，医院总有值班的医生，明天就去。

这天是2月10日，大年初四，一早，亦琼带母亲去看急诊，医生判断是中风，要住院留观。母亲就这样住进了医院，这是她第一次住院，也是她唯一的一次住院。起初以为是中风，亦琼给重庆的小妹打电话还有些乐观。她白天带着嘉儿到医院去照顾母亲，让嘉儿在那里做作业，晚上回家就和小妹通报情况。经做加强CT的检查，查实母亲患的是脑癌，已经是晚期了。可事前一点症兆都没有哇，这怎么也不能叫人接受。医生说，不做手术，最多活一个月。要做也有风险，年纪太大了，已有72岁了。

来得太突然了，亦琼没有思想准备，她也签不了字，急着给重庆的小弟打电话。刚放下电话，文琦的电话也来了，怎么老给你打电话都没人接，刚才又是占线？

文琦是在亦琼到广州一年后由北京搬家来广州的，没想到两个好朋友十年后在广州相聚，那个高兴就不用提了，两家也就象亲戚一样走动。年前，文琦的母亲病重，她回武汉了，刚办完丧事回到广州，就给亦琼打电话。

亦琼听着文琦的询问，颤着声音说，看来我妈要步你妈的后尘了。

瞎说，怎么步我妈的后尘？

亦琼把妈妈住院的事讲了。

文琦说，你通知弟妹了吗？

通知了，小弟说他马上赶来，还不知道买不买得到飞机票。

嘉儿呢？你要跑医院，又要管孩子，怎么顾得过来。

嘉儿我上午把她锁在屋里玩，下午就带她到医院做作业，晚上再跟我回家。

那不行，锁在家里对孩子心理不好，带到医院对孩子健康不好，医院都是让小孩去的地方？我马上到你那里去，把嘉儿接到我家来。

你也是刚刚下火车呀。

没关系，朋友是干什么的？朋友就是我回武汉的时候，你过江来帮我上课，现在我来接你的孩子呀！

一小时后，文琦从江南的中山大学乘车过江来，到医院看了母亲，把嘉儿接走了。

小弟放下电话，立即赶去沙坪坝小妹家带钱，没有告诉父亲母亲病了。他赶到江北机场，正是春运期间，根本买不了当天机票。小弟找到机场值班的负责人，说是母亲病危，希望给优先买张票。可是凭什么说你老母病危，又没有电报。哎呀，都什么年代了，还打电报，不就一个直拨电话就解决了吗？不行不行，谁都可以找这个借口。小弟急了，突然想起小妹给他的母亲的户口页和照相底片。他拿出来给机场负责人看。看吧看吧，我一人出门干嘛带上我妈的户口和底片，这不是明摆着的要去广州办理我妈的后事。说那“后事”，他噎了一下，妈还活着呢。负责人相信了，给小弟搞了一张乘务员坐的头等舱票。

小弟当晚11点钟赶到医院，母亲已经睡了，小弟坐在病房外发呆，不敢进病房见母亲。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第二天一早，他提着母亲的CT片跑广州各大医院看专家门诊，问病。都说是只有手术才有活路。下午两点多钟，他提着片子垂头丧气回到医院，那神情，就跟他当年到宜宾去找哥哥，垂头丧气回来一样，他一见到亦琼就摇头，没希望了。亦琼心直往下沉。

从那天开始，亦琼就不断地在母亲耳边说，小弟要到广州出差，要来看你。母亲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摇手，不要来，影响他的工作。但亦琼还是说，他是顺路来看你的。母亲还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亦琼怕她突然见到小弟，情绪激动发生意外。

亦琼先进病房，对母亲说，妈妈，小弟来了。母亲坐在床上，伸着手，小弟拉着母亲的手，说不出话，哭起来了，母亲也瘪着嘴，蠕动了半天嘴唇，才哭出声来。两姐弟和母亲都在那里哭。母亲嘴上说不出，但她心里明白她这次的病得大了。

下午小弟和医生谈话，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在手术单上签了字，就让我们和母亲一起来最后一搏吧。小妹带着父亲，在手术前一天晚上乘机赶来了，谁知是不是生离死别，总得在生前见上一面。

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张家三姐弟和父亲坐在手术室外的座椅上。毫无办法，只能傻傻地等候医生的宣判。什么经都念上了，“佛菩萨，阿弥托佛”，“主保佑”……母亲被顺利地推回监护室。三姐弟一阵狂喜，大慈大悲的主哇，佛菩萨呀，你让我们的妈妈得救了！小弟这才敢去相馆取回给母亲放大的照片，他怕手术前取了，真的早早应了给母亲做遗相的事。

术后要加强营养，汤要龟汤、水鱼汤最好，鸡要江西鸡最嫩。都给母亲买来煲上了。可是术后不到20天，母亲的头就肿起来了。照CT，是脑癌扩散了。增大放疗的剂量，也不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头部的创口处仍在继续肿大。

小妹已在母亲手术后回重庆上班了，亦琼和小弟轮番跑医院，换着照顾白天和晚上。嘉儿也管不上了，上学放学自己管自己。父亲每天去医院看老伴，给母亲活动手脚。没搞几天，败下阵来，腰痛，成天躺在家里。亦琼除了坚持上博士生的和硕士生的课外，别的事情都停了下来，她感到自己快要转不动了，不请保姆不行，可是在广州请保姆实在是太难了，谁也不愿意

照顾病人，要价还高。亦琼只有给小妹打电话，要她回潼南老家去找一个母亲的亲戚到广州，按打工付给工钱，但人起码要比市场上找的可靠。又是妹夫开车送小妹下乡，小妹在乡下住了两晚，带着保姆赶回重庆，给保姆买了到广州的卧铺票，这边亦琼到火车站去接站，把保姆带到医院，让保姆负责晚上在医院陪着母亲睡觉，小弟白天在医院，亦琼在家买米卖菜，做饭送饭，多了一个人手，两姐弟才感到轻松一些了。

拿到新房钥匙了，小弟忙着帮亦琼收拾刚分到的100平米的新房，指挥工人安防盗网、安纱门纱窗、安空调。他买个冲击钻，自己钻天花板安吊灯，安吊扇，钻墙壁安窗帘架，安毛巾架，挂衣钩，镜子，自己锯装饰条，做屏风隔断的玻璃框架。骑车跑家具城买沙发、餐桌、床，他要趁他回重庆上课前，帮亦琼把新房搞好，他要了母亲的心愿，接她回家住新房。时间太紧太紧了，姐姐就管医院那边吧，我搞房子，不要管我在哪里吃饭，饿不着，吃个盒饭就行了。

母亲吃东西已张不了嘴，得一点一点往里塞。稀的喝不进，就塞干的。天津产的手工三鲜速冻水饺成了她的主食。一餐饭要喂两小时，一点一点往嘴里塞。亦琼每天站6小时，往母亲嘴里塞水饺、肉包、香蕉、苹果。但愿妈妈能挺住，能住上新房。5月29日，小弟帮亦琼搬完家，把母亲住的房子收拾出来，就象医院病房那样，也买了新的单人棕垫，铺上了白床单。他到医院去跟母亲道别，母亲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已经不认识人了。亦琼说，妈妈，小弟要回去上课，这学期的课他还没有上，他到广州三个多月了，现在必须回去上课了。

他把新家搞好了，我们下星期一就回家。小弟上完课再来看你。

母亲靠着病床的支撑架，定定地看着儿子，没有任何反应。

小弟含着泪走了。第二个星期，小妹又乘机赶来了。

6月2日，母亲出院回到新家，但她已经水米不进了，没了知觉。亦琼的博士同学每天上门来为母亲打吊针。最终针也打不进去了。两姐妹只能守着母亲，不断地用棉签蘸水打湿妈妈的口，给她翻身，擦洗，换纸尿裤。

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昏睡在不断地扩散，迷雾般的朦胧裹挟着她的意识远去。但亦琼姐妹仍愿意相信她还有常人的意识，每天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话，拉家常，讲新房子的摆设，说电视里演的香港回归的报道。小妹还不断地跟母亲打哈哈，而母亲总是定定地睁着眼睛，僵硬地注视着她们。

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天是1997年6月29日，那天是星期天，离她所盼望的香港回归的时间还有两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母亲在一阵急促的呼吸之后突然没了声息。亦琼把听诊器放到母亲的胸口听，没了，每天象鼓点一样的心跳没了。她和小妹一人握住妈妈的一只手，追逐着母亲手上的体温，一点一点地往手腕、手肘、手臂探去。她们无力阻止这渐渐退去的体温，一个比人力更强大的自然力在把她带走。

连好好哭泣的时间都没有，安顿好父亲，招呼好嘉儿，小妹给妈妈穿衣服，亦琼忙着给小弟打电话，给文琦打电话，给殡仪馆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办理死亡证书……

第二天是6月30日，是老大出走13周年的日子，母亲是不是要提前一天赶到地狱的出口去等候她的大儿子呢？这么多年，老大始终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他的灵魂在地狱里一层一层地往上爬，爬呀，爬呀，终于从地狱口升上来了，他一定是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要赶到母亲的床头和妈妈

见最后一面？要不然小妹为什么在那天早上说，昨晚我梦见哥哥回来了。亦琼听着喉头发哽，但她没有想到母子团聚恰好就在老大出走13周年的那一天。这是冥冥中的安排吗？就象母亲一年前突然要回乡下的老家去看一样，她是回去“收脚迹”，是谁给她发预言，她一年后就走不动了呢？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常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灵感应起作用，那是只有梦魂萦绕的至亲才能感知到的意象。

母亲看见地狱口一片雾气腾腾，老大的身影在雾中时隐时现，他看不见呀，看不见呀，他要回家看妈妈。他在地狱口徘徊。母亲的灵魂飞起来了，向地狱口飞过去了，我的大儿呀，妈妈来接你了，妈妈早已搬出了红房子，你怎么找得到家呢？妈妈找了你好多年哟！“出头椽子先遭难”，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孤苦伶仃了，我要拉着你的手，你要拉着我的手，就象我们手牵手去逛解放碑一样，再也不要分离了。

黑暗的灵魂伸出了手，母亲拉着老大的手，两颗灵魂飞起来了，离开了那个乌烟瘴气的地狱之门，透透迤迤在空中盘桓，向他们地上的亲人道别，向故乡重庆道别。母亲的灵魂在天上发着光，她要把她身边那个心中没有光的儿子带去天堂。飞翔，飞翔，飞翔，那颗紧紧跟着母亲，没有光的灵魂也发出光来了，两颗灵魂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他们化成了天上的两颗星星。

小弟在母亲去世的当晚赶去江北机场。遇上下大雨，飞机停飞，他在机场住了一晚，还是没有票。他到广州也只能待两天，还要赶回去上课。飞机不顺，只好作罢，回到家给妈妈设了一个灵堂，点上香……

母亲在香港回归的那天在广州火化，没有惊动同事，就亦琼姐妹、父亲、嘉儿和文琦到殡仪馆向母亲告别。按照文琦的指点，母亲披金盖银躺在鲜花丛中，她的神情安祥，还带着笑意，就象熟睡了一样。亦琼姐妹最后一次对着母亲讲说知心话，妈妈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呀，三个儿女一辈子都铭记在心呀。妈妈只管放心走呀，女儿一定要好好把嘉儿带大呀……

小妹把母亲的骨灰带回重庆，小弟去机场接机，把母亲的骨灰带回沙坪坝。

母亲一辈子喜欢花，她的愿望是把她的骨灰撒到花树中，不要保留骨灰，也不要修墓立碑，只是给她栽棵树。小妹打电话到歌乐山林场，询问他们那里有树葬仪式吗？可以在他们那里买棵树苗埋葬骨灰吗？林场没有办理过这样的业务，但是他们支持这种移风易俗的树葬。小弟和小妹就去歌乐山看了，小弟不满意，交通太不便了，连路都没有，让母亲一个人在那荒野的树林中，太孤单了，以后怎么去凭吊呀。还是得有个仪式，让妈妈觉得热热闹闹，又可以打哈哈呀。

他主张把母亲安葬到公墓，立个碑。两个姐姐不同意，要尊重母亲的遗愿。母亲老来三个愿望，一是看香港，她没有等到这一天。二是住新房，她住进了，但是没有知觉了。三是不留骨灰树葬，这是要靠儿女来执行的。妈妈一辈子都是新思想，不能在她身后违背她的最后一个愿望呀。

小妹又和民政部门联系，有集体的树葬仪式吗？市中区搞过，但沙区没有。小妹就给沙区民政部门提意见，人家市中区搞了几次了，沙区一次也没有，与文化区的地位太不相称了，她也象老大当年提意见那样，有板有眼地讲移风易俗的好处，还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都扯上了，比起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的丧事风俗太落后了，还要把亡人在街沿口，路边边停放几天，通宵达旦打死人麻将，轮番点唱爱情浪漫的卡拉OK，堵塞了交通，影响了四

周邻人的休息，谁也不敢干涉。什么事你都可以出面干涉，就是这个死人的风俗你不能干涉，你家不死人了？直骂得你八辈子也还不了口。到火葬场火化，还要集体看现场直播录像，把那火化的过程，怎么推进火化炉，炉火怎样熊熊燃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差地放给你看，直让你觉得象是进了法西斯奥斯维辛的焚尸炉，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活活烧死。干嘛对死人活人都搞得这么残酷哟？还是留点美好的记忆给人间吧！然后就是兄弟姐妹分丧事礼品，谁是谁的客人，送了多少钱，多少礼，算盘珠珠拨过去，自己带回去。那一床又一床的踏花被，睡一辈子也盖不完哟，没办法，使劲往柜子里塞，下一回看又去送给哪一家吧。

好累好累的丧事哟，幸好我们的妈妈不要我们这样搞哟，妈妈怕把我们累倒了哟。

没有人登记？那是你们民政部门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呀，别人不知道有这种埋葬仪式呀。小妹就那样不厌其烦地讲，也不知是她在对民政部门作“宣传”，还是民政部门对她作“动员”，总之，沙区民政部门最后说了，要搞也得明年春天植树的时候了。小妹也就登记了。

小妹把母亲的骨灰盒供在家里，谢绝同事烧纸钱的建议，我妈开明，我也不能拉下，要有环保意识，不要污染空气。她不烧纸钱，只是不断换鲜花，妈妈喜欢花，我用鲜花供奉她老人家，等着明年春天的到来。

痛定思痛，亦琼总觉得对母亲还有诸多遗憾。要是妈妈还多活半年该多好，她要把她这最后半年的生活质量好好提高一下，要让她没享受到的都享受到。哪怕是清清醒醒地多活一个月也好，尽管她早已瘫痪，不能说话，但只要有意志，她和父亲、嘉儿，推着轮椅带她到室外去走走也是一种幸福。母亲是在新房走的，但她不知道自己住进了新房，买的轮椅静静地停在小厅里，没有用过一次……。

在三姐弟中，亦琼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先是她结婚晚，老没离家。后是她婚姻不顺，母亲帮她带孩子。她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是她的妈妈，还是她的朋友，忘年交。

亦琼出门穿个什么衣服，母亲帮她参谋；有个什么应酬，母亲给她提醒；嘉儿在她腿上跳，母亲就在一边叫，狗狗——嘉儿一直都是她最心爱的“狗狗”——快下来，你妈的腿不行；对嘉儿有什么教育不当，母亲就说“三天媳妇婆惯使（娇惯），三天娃儿娘惯使”；要到哪里出差，母亲是家里最好的一把锁；一起看了新房子，母亲发表她的选房装修的意见；凡是有字的纸头，母亲抹屋扫地总要替她捡起来，问一声有用没用才作处理；有个头痛脑热，肩胛脖子扭的，母亲立刻就把热水脸盆端来了，来来来，我给你热敷一下。

知识分子母亲做不到这么好，她们太看重自我的人格塑造，追求自我的实现和发展。宁子妈妈做不到，亦琼对嘉儿也做不到，只有母亲这个朴实的劳动妇女才对儿女有这样忘我的热情和献身精神。

母亲刚刚把嘉儿带到7岁上小学，还没享到福，便撒手而去，令人惋叹、伤怀。72岁其实不算老呀，她的身体的各个器官一直都没有毛病呀，即使做了开颅手术，她的心脏、血压、呼吸、消化都没有发生一天的紊乱，始终都很正常，连医生都感到惊讶，这个老太太的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好哇！她的病没有得得好，脑癌带累了她的身体，活活地把她拖垮了。亦琼心里好痛好痛，她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爱她，最疼她的人。以后她要一个人独木撑

大厦，还有谁能分担、减少她的疾苦、劳累和忧伤？还有谁能分享、共受她的欢乐和甘甜？还有谁能知心知肝地关心、体贴、爱惜她身心的一切的一切？世界上最爱她的那个人走了哇！

她再也听不到母亲那充满泥土香气和哲理的民间谚语了，她曾经记了一本母亲说的谚语，可是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调动、搬迁中丢失了，最后当她又重新开始记的时候，母亲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丢掉了一笔大大的财富，直悔抢救民间遗产晚了。

她忘不了母亲怎样教她称呼“亲爱的爸爸妈妈”。那年15岁，她去北京串连，有生以来，第一次给父母写信。从北京回来后，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要亦琼念给她听。亦琼接过信一看，是她在北京写给爸妈的。她很奇怪，尽管妈妈不识字，但爸爸识字呀，他怎么可能不念给妈妈听呢？

母亲见亦琼不解的样，就说，你爸念给我听过，你再念给我听听。

亦琼念：“爸爸妈妈，您们好！……”

母亲说，行了，行了，不念了。你觉得好吗？

亦琼说，没错呀，我还没念正文呀。

母亲说，死丫头，你还是读书人呢，我看你爸拿饭把你喂傻了，说话硬梆梆的，连个“亲爱的爸爸”都不会写。你爸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不图你什么，也该说句温暖的话暖暖心嘛。

亦琼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要“亲爱的”哟，我没有想到。

母亲说，这几个字出在你们读书人手上，写起又不费力，还想不到？你们对北京的老太爷称“敬爱的”，对自家的老太爷就不可以称个“亲爱的”的吗？

亦琼笑了，搂住母亲连连说，亲爱的妈妈，记住了，记住了。

母亲哈哈大笑起来，也拍着亦琼说，亲爱的女儿，亲爱，亲爱。

三十多年来，亦琼给父母写信，总是称呼“亲爱的”。好几次出门在外给父亲写信，被同屋的人瞅见“亲爱的”字样，以为是给情侣的，及至发现是给老爸，便一声惊呼，哎呀，我还以为写给情人呢，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象小孩一样叫老爸老妈是“亲爱的”？她笑答，老爸老妈喜欢，再说“亲爱的”又不是情人的专利，人到中年，在父母面前也是一个小。

母亲是个喜欢照相的人，她在几所大学照的相最多。亦琼三姐弟都在大学住家，母亲说沾儿女的光，她也走进大学的门，心里比吃了龙肉还舒服。还是在北碚，有一次亦琼见母亲从大校门方向来，问她去哪里，她支吾两句走了。回到家，她拿出一张彩照给亦琼看，说她白天去大校门取照片了，不好意思对亦琼讲。亦琼很惊奇，她才在校园照过相。她说没照好，她穿的裤子折皱太多，象搓衣板一样，一条一条的横杠子。她换了裤子去重照，要配得上大学的风景。七十岁的人了，难得有这样的童心和对学校的痴情。亦琼告诉弟妹，记住妈妈去他们学校时一定要多给她照相。

母亲生日的时候，小弟带着儿子从黄桷坪来到北碚，送给母亲的礼物是两册相集，里面夹满了母亲和儿孙们照的相，到北京、桂林旅游的相，好多黑白照片是小弟自己在暗室冲洗放大的。那一次，母亲拿着相册，哈哈打得特别响。

见过母亲和母亲照片的人，都说母亲气质好，修养好，把这个退休工人当做退休的小学教师。母亲听了，总笑。说，成天住在大学，屎屎尿尿听的是知识，熏也熏出来了。

亦琼翻着母亲的相册，看着她在广州花市、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珠江码头、越秀公园、白云山、体育中心、动物园、烈士陵园、文化公园、流花公园、广交会和大学校园照的相，照相时的情景一一出现在她的眼前。亦琼是个喜欢玩相机的人，每年她都要给母亲和嘉儿照几个胶卷，不在那些相照得有多么好，而在每次照相大家都那样开心那样乐，急急忙忙地换衣服，欢欢喜喜地摆姿势，就嘉儿搔首弄姿，挽着外婆的怪象多。花、花、花，母亲的像片里少不了花。现在她再也不能给母亲照相了。

母亲常有些童心童趣，一次亦琼见一把塑料调羹断了，以为是嘉儿搞破坏折断的。母亲听见亦琼怪嘉儿，就象孩子一样承认说，是我掰断的。这就奇了，你怎么要掰断呢？母亲说是弯着不好用，想把它扳直。她见眼镜行修眼镜，把架子放在火上加热，就扳直了。调羹是塑料的，她就放进开水里烫，以为会烫软，然后就可以扳直。自然没有烫软，一扳就断了。

亦琼笑她怎么这样天真，烫都烫得软？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边笑边说，妈妈是天真，很傻是不是？亦琼说不，很聪明，还会发明创造。

说来母亲有很多生动的故事，那是让人听了，一辈子都记得到。还是在重庆北碚的时候，亦琼在家英语电视《选女婿》，母亲背对着电视做针线。听见电视里的英语对白，母亲问亦琼，这是美国人在说话吗？

亦琼说，是。

母亲说，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呢？

亦琼说，这是英语，你没学过，当然听不懂，你说中国话，美国人也听不懂。

母亲说，中国话比外国话好懂，我不识字，但无论谁说的话我都听得懂。看那英语，象鸡肠子一样，弯弯绞绞的，一点不好认。

亦琼笑了。过了一会儿，电视里传出一阵狗叫声，母亲问，是狗在叫吗？

亦琼说，是。

母亲说，这句我听懂了，我还以为美国人说话不一样，狗叫也不一样呢，原来全世界的狗都一样叫。

亦琼一听乐了，从椅子上跳起来，抱着母亲摇晃说，哎呀妈妈，你真是我的妙妈妈。你说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全世界的狗都一样叫！

母亲想想也笑了，说，不许说出去，不然别人还以为你妈妈是个傻瓜呢，连美国的狗叫都不知道。话没说完，她自个儿笑得透不过气来。

如今她再也不能和母亲一起打哈哈了，她的心是一片空洞……

亦琼清理母亲的东西，在衣柜里找到母亲保留的哥哥的工作证，上面有他的登记相，是老大35岁办理新工作证时照的。亦琼把照片拿去相馆翻拍，她把翻拍的照片放大成12寸，照片的右下角，非常清楚地留着登记相上的半圆弧钢印和一个“市”字，但这是没有关系的，所幸还有这张照片哟，不然嘉儿老是问妈妈，大舅舅是个什么样子，她不知该怎么说好。亦琼把母亲的放大相和老大的放大相挂在书房的墙上，她感到自己肩负着三份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她要活得更充分，替自己活，也替妈妈和哥哥活。

她现在觉得彻底的唯物主义一点不好，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有灵魂存在该多好哇，那样，她就能和妈妈、哥哥作灵的交流。在妈妈、哥哥的周月忌日，她举着蜡烛，仰望星空，寻找那两颗手牵手的母子星，她唱着心中的圣歌：我们是您所生所养所爱，您是我们的光，把我们照亮，我们的光荣

都归于您，我们兄弟姐妹在天上人间都热爱您，妈妈。

